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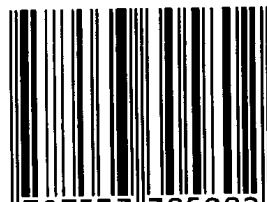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册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册目次

經部・易類

關氏易傳一卷

〔北魏〕關朗撰　〔唐〕趙蕤註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

范氏奇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關氏易傳一卷》提要

關氏易傳

天水趙蕤注

四明范欽訂

蕤非聖人五十安知天命然從事於易雖亂離中未嘗釋卷蓋天命深微莫研其極而子明之傳蕤粗通之然恨此書亡篇過半今所得者無能詮次但隨文義解注庶學者觸類而長當自知之爾

傳（張嵲河東先賢傳與此傳文義畧同蕤爲此傳蓋關氏門人弟子紀師事迹於易傳首尊其道也）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或以占筭示人而不求宦達魏太和末（魏孝文帝年號二十三年而崩）幷州刺史王虬（虬文中子王通之先）奏署子明爲記室嘗謂子明曰足下今之英賢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因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昔嘗言之（事見張太素魏書言之）朕以卜筮之道不足見爾虬曰北人言微道深非彝祚所能知也詔見帝問老易子明寄言玄宗實陳王道諷帝以慈儉清靜爲本而

餙之以刑政禮樂翌日帝謂王虬曰卿誠知人關朗管樂之器豈占筭而已虬拜舞稱謝曰昔伊尹負鼎以干成湯今關朗假占筭而謁陛下君臣感遇固有所因自是使虬與子明著成疑筮論數十篇（即今易傳是也）孝文帝崩明年虬卒子明遂不仕居臨汾山（在汾州）授門人春秋老易號關先生學虬長子彥爲同州刺史亦師焉謂子明曰彥悲先君與先生志不就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何悲乎彥凡就子明占興亡治亂言

無不應然必先人事而後語卦彥不能測從容問曰先生每及興衰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無乃持二端乎子明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則治亂有可易之理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見重於前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言易之變動而成功然也）善人少惡人多（天陰陽半人善惡混然陽畫六時晚皆皆爲陰所侵其用事惟四時而已卦六爻初上皆無正位其用事四爻而已四分善人六分惡人故云善人少惡人多以正前文也）暗主衆明君寡（古今列辟亦善少惡多）堯舜禪代曠世不逢（堯舜善君所以禪也）伊周復辟近古亦絕（伊尹以太甲不善而放之[illegible]亳則復之周公以成王不明而攝之既明則歸之其爲善亦均矣）此非運之不可變化之不可行蓋道攸世促（攸長也）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尠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

必有所由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變則通也）何謂無二端彥曰周公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史傳並言七百獨此言八百蓋周以木德王天下木生數三成數八故卜之三十世八百年必有術也但聖人祕用後人莫能知爾以是明七百傳之誤也解在第十一篇）子明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王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於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定冊意也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以盛而更衰或有過筭而不及或卜得合盛而反衰者或卜得過數而反不及者此蓋人事已弊於典禮天命不靈於龜策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言貴人事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過筭謂卜世三十而得三十七也餘年謂卜年八百而得八百六十世先王謂文王武王也桓文謂齊晉合諸侯朝

王室天意人事豈徒然哉故曰龜策不出聖謀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然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謂人謀龜策皆聖也其用故同彥曰大哉人謀于明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即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彥曰先王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子明曰文質迭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策以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彥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王氏易道蓋宗關氏焉文中子贊易有七卜篇蓋家傳關氏學也子明既卒河東往往立祠祭之所著文集行於世

關氏易傳

卜百年義第一

同州刺史王彥問於關子曰夫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道百世可知彥不佞願假先生之筮一以決之關子曰占筭幽微至誠一慮多則有惑請命蓍卦以百年為斷既而揲蓍布卦得夬䷪之革䷰自夬六變至既濟凡二十四卦夬九二化革六二是二六十二為紀也捨蓍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每一十二年為一運二傳二十四年而從今甲申今為所卜之年甲申魏宣武正始元年也二十四年戊申天下當大亂而禍始宮掖革六二以柔居中離爻之變有蕃臣柄政世伏其強外卦兌九四居三陽之中有乾君之象蕃臣外也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魏宣武正

始元年甲申至十二年乙未而崩明帝立踰十二年戊申亦薨此大運再傳也蕃臣爾朱榮舉兵長驅太后而專魏政此世伏其強禍始宮掖也言用之以道者二端之義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也莊帝立三年誅爾朱榮朱榮子復殺莊帝俱屠地之應也彥曰其人安出子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參代并之分野彥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二雄九五九三兩爻上下有民故分也高歡立魏靜帝號東魏宇文泰立魏文帝號西魏此二雄分中原之應也彥曰各能成乎子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內卦我也外卦彼也內卦九二化為六二隙之象也外卦九四舉三陽而決群陰是動之象也東西魏有隙高歡建齊宇文泰建周動而成之應也若無大賢扶之恐皆不能成名不能建長久功名彥曰請刻其歲子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是時天數轉至此盡也甲寅是魏分東西時也庚子是後周威於隋時也然以卦言夬之乾兌西北位也變革之兌離乃轉南也庚子西北盡矣故曰天之數言夬決盡則將有革命者也離南方之卦而內午應焉義見下彥曰何國先亡子曰不戰德而詐權則舊者先亡革去故也是以舊者不利東魏舊也故先亡彥曰其後何如子曰辛丑之歲當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革盡則變亂窮則治數窮則始故必有布衣恭儉者出爲易理然也彥曰其東南乎彥疑天數盡庚子則地位起東

南恐東南有真主出故問之也子曰必在西北（此以人事易知然也非執一端故曰西北也）夫平大亂未可以文治必須以武定且北用武之國也（此言東南文弊則西北武興崆峒之人武北主殺象也）且東南之俗其弊也剽（剽猶僣竊浮淺也江南六朝文章剽淺終之陳後主江總浮靡放蕩習以成俗遂至亡國故曰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勃然武怒之象參代并氣應乎并州其後唐高祖起太原平大亂則武定之功也）況東南中國之舊主也（自晉東遷未亡中國）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宋而江南弱而中國有後魏都洛陽是江南舊號已廢而中國別有新主也）彥曰東南之歲可刻乎子曰東南不出

運曆三百（江南自吳孫權三分國魏黃初元年壬寅至陳宣帝太康十三年辛丑正三百年是歲隋文帝受周禪開皇元年也然而陳宣帝次辛丑一年而崩後主立七年國亡皆出三百之外蓋閏位餘氣也言定三百者以五行云也）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陳無賢臣幸延七年）且辛丑之歲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隋開皇元年己酉平陳天下始一統）彥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子曰設斯人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無三五之道則必終之以驕加之以亢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得天命者必得人事苟人事不脩其道則天亦廢之）

矣（隋文帝雖混一天下而任非賢才不行三五之道黷黷於驕亢之政果煬帝篡立復大亂焉）天下復亂夫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自漢後蜀國分列而王道墜地日久矣）故改張易調其興實難（常主庸臣守之所以難能改歸王道也）苛化虐政其窮必酷（廢道浸久極則必酷□之理也）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廢耕故也）積亂之後必有凶主（尚怯故也）理當然也（人事當然）彥曰先王之道竟亡乎子曰何謂能亡也（王道如天地雖有弊虧之變而不能無天地也）夫明主久曠必有達者興焉（上無明主行其道則下當有達者修其文仲尼文中子是也）而能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所由繫也（繫于達也）

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此王道不能亡也（關氏知王道久廢當有聖人出焉與文中子數門人與唐室）彥曰請推其數子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成歲之數三百六旬有六日也）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演卦數也三百八十四爻）終則有始天之道也（此關氏占法其精微未詳）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先聖泛言古明王達者也）自魏以降天下無真主（僣亂相仍）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載（魏黃初元年至梁天監三年後魏正始元年歲次甲申）更八十二年丙午（陳後主至德二年隋開皇六年也）三百六十六矣當有

達者生焉（應文中子生是年文中子三歲矣）更十八年甲子當有王者合焉（隋文帝仁壽四年也文中子至長安謁文帝帝不能用亦應王者合也）用之則王道振不用則洙泗之教脩矣（孔子退居洙泗之間脩王道文中子不遇亦然）彥曰其人安出子曰唐晉之郊乎（亦取上文西北義也）昔殷後不王（宋殷後也）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斯人生晉生周者周公之餘烈也（仲尼終周公之道）生晉者陶唐之遺風乎（晉魏之唐）天地之數宜契自然（丙午繫乎天唐晉繫乎地）彥曰此後何如子曰始於甲申止於甲子（仁壽四年歲在丙子）正百年矣過此未

之或知也（卜以百年為斷至是止也）

統言易義第二

乾坤易之門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故言易必先述乾坤也）易變動乎乾坤之中也（惟變動則名易）天動也陽也剛也配地則變（有地則變天故曰變）地靜也陰也柔也順天而行（行亦變也）行而變變而通此所謂易（解易名）孔子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言易始於動靜終於吉凶（反復明上文）聖人所以前知而行其道也道不虛行存乎其人（道謂理天下之道）

是故天道曰陰陽地道曰柔剛人道曰仁義行之則三（三才）變而通之則一（一貫也）子曰百慮而一致此言三才五常參同而用也用之於既往之謂變用之於未來之謂占（關氏易占極變而已）觀其變極其數知其來受命如響乾坤之神（極數窮神乃可言易）夫易極乎神而已矣（未通神則未知易）子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關引繫辭從轉解釋）然則知之可及也藏之不可及也（言知之非難藏之難也藏謂至賾深蘊退密者也）非至聖非神孰能與於此（惟聖神能

藏其用也）蓍以數推卦以象告（蓍數於圓卦定於方）數主乎動（圓而推之）象主乎靜（事定則吉）動言乎遠故可以知來（遠知未來）靜言乎邇故可以藏往（近悔無迹）往來之交逆順之際此吉凶所以前知也（交際謂變處也變吉凶易所以先知也）變化所以會合也（總群變以會乎一則聖人乘之御大器是謂天人合應也）（惟乾坤當之）數會乎上象合乎下（數則天命象則人事）天人相與其深微哉（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關氏極言深微亦可畏也愼之意也）

大衍義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也曰天數
兆於一生於二成於三凡數不出乎三此天地自然而立也三倍其究
亦此義也圓物圓三則徑一以形言之也律命呂應不出三微此以聲言之也畫卦一體不出
三爻此以易言之也故易數大衍卦一以象三其歸一耳此天地人所以立
也行於五成於六偶於十此五行六爻十日所
以錯綜也五行生數即五成數即六也偶位五位偶合故十也六爻成數也初止無
定位故五爲尊位十日爲之以甲乙丙丁之類也錯綜謂布筭因除互相求數也天一
數之兆也水生天一坎中爻是也雖明其兆未可以用也
地二數之生也火生地二離中爻是也有生則滋左傳曰物生而後有
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義與此同滋猶滋蔓也乃可以推之也推策見數
天三數之極也極乎終則及乎始兼兩之義也
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二體相應故曰兼也子曰兼三才而兩之又
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以上文解繫辭五行具下文水
生乎一成乎六大玄準易蓋法於此火生乎二成乎七木
生乎三成乎八金生乎四成乎九土生乎五成
乎十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天一必待地六而
成之地二必待天七而成之不言木金土者省文其體雖
五而成必六體即五行也而數六虛也六者非他天地生成

之謂也人在其中矣天數五地數五五者非他三天
兩地之謂也地二天三合而爲五其二不用者
六來則一去也既成則無生也如水生一至六則成六則一不
用其所實用爲五矣有生於無終必有始又廣言有無之理終始之用慮
學者執一故詳廣言之也既有則無去矣雖謂言如曉則夜去矣老則壯去矣
觸類而明無不然矣故大衍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入有
去無之謂也重疊解具下文張彝問曰何謂入有去無
子曰關子天生於陽成於陰陰成則陽去若一氣生於十
一月成於四月爲正陽之月然既成則無生故必五日陰有則陽無去之也生於陰

成於陽陽成則陰去若一氣生於五月成於十月爲純陰之月然十一月
陽既有矣而陰無去之也六爻初上無位者陰陽相去者也
天數以三兼二上兼下也地數以二兼三下兼上也奇耦
雖分錯綜各等奇耦分爲一奇二耦三奇四耦之類分也錯綜各等謂上以三
兼二下以二兼三等共五也五位皆十衍之極也五行互爲頭輪之皆
至十極爲五十也故曰大衍明小衍之則止一而已矣彝曰然則其
用何謂四十有九其一將不用乎子曰物有兩
大物猶萬事必曰虛盈此以日月言之日使門人易曉耳日往月來日行
遲月行速當望則相盈過望則相虛雖日月同其右轉然相望之際則見日往西月往東壹

極則夜進此以天輪言之也亦晝日夜月之義也盈於此則虛於彼又解物不兩大之義也如相望之際天輪晝時則日盈於此而月虛於彼矣天輪夜時則月盈於此而日虛於彼矣又如見日則晝爲此夜爲彼見月則夜爲此日爲彼盈於小必虛其大此皆月大盡則三十一日小盡則二十九日一歲本剩六日而歲出六日爲閏月此用所以不窮也每一歲大之小之出十二日二歲出二十四日三歲成一月餘六日故五歲再閏循環無已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也言揲蓍本意法象兩儀三才四時并閏一歲既餘其日大行不窮其數十一者所以示其不窮也繫曰凡衍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今云五十而又去其一何謂也繫執滯於蓍草一物爾未能弘通萬類故感而未諭又發問端

子曰蓍不止法天地而已必以五行運於中也焉上文言五位皆才是也大耦而言則五十也上文謂小衍則十蓋小耦爾今言大耦則五十是大衍也小奇而言則五也五無耦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奇耦小大具言之爾若舉大而去小盈奇而虛耦則小奇之五大耦之一皆盈而不用小大耦共去其六也六猶耦六月減六日也繫書而藏之嘆曰吾乃知蓍可遺也神物非謂蓍草一物而已蓋聖人耳

乾坤之策義第四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何謂也曰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三天兩地舉生成而六之也自生至成不出乎六分陰分陽故十二爲率三其十二爲乾策二其十二爲坤策下文亦然三六而又二之故三十六策爲乾二六而又二之故二十四策爲坤三其二十四與二其三十六皆得七十二焉三其七十二則二百一十六乾之策也二其七十二則百四十四坤之策也三天兩地轉相明也陰陽三五陽三陰二初參成五故曰三五每一五而變七十二候七十二其五也變二五而變三十六旬二五日旬三五而

變二十四氣三五半月日爲氣凡三百六十五周而復始日行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日月軌度積於餘分一度一軌餘分謂四分度之一也六十出六三年一多六日閏以六五行所以成閏每一六以五行成月也兩其六五行故五歲再閏三百六十者歲功之用也舉六甲成數用三百六十實奇六者虛一之義也上篇大衍云小奇之大耦之一與此義同五夫生於一成於六一六相虛三五爲用自然之道也一六互相虛位則卦爻六位於初上皆虛是也六者舉成數而虛之者也其實用惟三惟五也聖人立策衍數必舉其三伏羲始畫卦爲三爻兩於六文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行於五

五行布於六爻初上必虛其一合於十兩其五行推萬而變無出乎此積筭倍蓰雖萬變不出此數也張彝問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豈亦三天兩地乎子曰何謂不然爻所以著象策所以推數象六數五三天兩地體象定位也數變推移也先三十而六之三天也一百八十又二而六之兩地也一十有二合百九十二故二篇共三百八十四爻此解爻所以著象者也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先三之百八十爻得六千四百八十策又二之十二爻得四百三十二策共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先三之一百八十爻得四千三百二十策又二之十二爻得二百八十八策共四千六百有八策是二篇合之一萬一千五百二十蓋舉盈數而溢之也萬數象萬物大畧也溢謂萬外有千百十一也萬溢千千溢百百溢十十溢一此一十百千萬蓋五之義也二篇獨無一者亦虛之義也溢過筭也謂過虛也凡過盈爲溢不及盈爲虛上下轉相明也

盈虛義第五

張彝問曰何謂盈虛疊上篇問事子曰當期之數過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六箇三十一日是過六箇二十九日是不及故七十二爲經此所以立歷法也五之爲朞五箇七十二成歲五行六氣推而運也包虛盈義七百二十爲起法倍從下文七千二百爲統法七十二萬爲通法氣朔之下收分必全盡爲率七千二百萬爲大率謂之元紀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行在子位之宿當縮盈先後之中焉漢太初九年冬至甲子朔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觀斯可以爲元紀也是歲丁丑差甲子者一十四年此盈虛者也

闔闢義第六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何也曰坤陰之母無不容在戶爲闔包容於內皆闔義也乾陽之君無不由在戶爲闢由行於外皆闢義也闢往則闔來闔往則闢來此以戶言之也自外入內開門爲往閉門爲來也自內出外閉門爲往開門爲來所以相變也則以氣言之爲啓閉以道言之爲離合以內外言之爲往來解上文往來不窮之意也故卦有內外人有出入下體爲內卦上體爲外卦利用出入以前民用往來相交內外相取上下相刑吉

凶相分君子小人相亨相屯君子亨則小人屯小人亨則君子屯此一闔一闢相反而然也闢變而闔闔變而闢往通則來來通則往故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凡言變則不亨矣蓋易窮則變闔久則開闢久則闔通用常久之道焉故變則通通則久此之謂也天左旋西視之來東視之往日月右行東視之來西視之往此以天日明之天氣下降地氣上躋上下往來亦若東西之視此文以上下明之卦乾來乎內坤往乎外君子闢小人闔此以人事明之故名泰反是名否內為主外為客泰內君子外小人否卦反是言無主矣作易者其闢

君子之道而通小人之闔乎故名以君子名其卦若君子泰則曰泰卦若君子否則曰否卦終不以小人取其卦名也吉來則凶往有變則能通故曰小往大來吉亨凡言往來則上下內外出入大小吉凶相反皆同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否闕氏因言變之義故又以卦名相明之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即通也凡不同即不通此闕氏因言變之義夫同於物者物亦同之故吉洪範言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皆昇吉異於衆者衆亦異之故凶衆叛親離蓋不通天下同人欲故也君子同君子而和小人同謂不言而信不期而會也和謂怨其所不及而使之必不傷和也小人

同小人而和君子小人苟合惟黨但懼彼同君子之為故勉意事上以似異而必通君子各任以所見不待於外而後猶之也故作見之似各異也終久同歸乎道曰必通故和似同而必異君子和小人蓋怨之也小人和君子蓋懼之也其和則同而怨也之懼之必異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吉凶生矣此言君子小人各以群類相吉凶也解上文吉凶相分張彝曰君子小人誠循闔闢之義矣然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何謂也彝謂闢非闔也君子非小人也然則繫辭何以言吉凶與民同患乎子曰爾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乎權者變而合道者也

君子和小人小人和君子豈本性也蓋接物而變已者也物事也已性也君子之性接小人之事則上文怨之謂也小人之性接君子之事則上文懼之謂也怨下懼上而情所以和也夫和天下非權變安能通之是以聖人洗心藏密因權也蓋接物者言接之而已非同之也故洗濯物心無所濟汙謂之洗心洗濯萬物之心變已者言反之而已非異之也反我之情從民之故非異我之道也故藏晦於密無所間然藏謂用也謂之退藏民危者平之易者傾之無吉無凶同歸一致此之謂與民同患以之道無為無思百慮一致所以一闔一闢同乎一戶也

理性義第七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何謂也曰性命之理以天言之曰陰陽以地言之曰柔剛以人言之曰仁義蓋乎一性也人命合天地故謂之天命有生有命天地大德曰生人有性有命有命有性天命曆數是也人命道德是也曆數呂則道德亨曆數否則道德塞是以有命者亨之塞之不離乎仁義之道此謂之有性也性有五仁義爲首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乾剛而言之乾卦純陽則四德五性具矣是以體仁和義合禮幹智是也以信在其中矣四德在天而曆數有亨有塞五性在人而運命有否有泰然而天人相契則性命合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之謂也有性有情一必有二陽必有陰靜必有動故性必有情情者二而不能一也猶陰而不能陽也動而不能靜也在我爲一應物爲二內明

爲陽外昏爲陰情靜性動亦然也情者天之邪氣人之亂行也邪氣水旱瀋蝕妖祥是也此謂天命亂行僭竊賊殺悖力是也此之謂人命也邪氣正亂勝治則情勝性此小人命亨君子命蹇去邪近亂制情則元命立元命者天命人命合布爲名者也易有元命也元者衆性之長群陽之尊天人之理也辭上文乾之四德天元則人仁天亨則人禮天和則人義天貞則人知信其理同矣窮極此二者則知生死之說性命之理得矣二者謂天命人命也張彝問曰夫子之言性命則然也何謂有亨有塞彝未省上文所言時命否泰

子曰亨之塞之遇其時時也者繫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矣得小人之道則時塞也若否泰二卦以君子小人定其時也然而君子亨則時治命也小人亨則時亂命也時命一而已矣天命歸善則人命遇亨君子得行其道若天命歸惡則人命遇塞小人得行其道二者皆繫乎命也聖人知命適時必先天理故曰窮理也聖人順天立性故曰盡性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曰以至於命有亨有塞時行亨也時止塞也今小人多君子少吾安敢言命子罕言命者蓋亦時亂小人多故難言之也惟君子能知命是

則卦以存否泰二時蓋爲君子設也明矣

時變義第八

卦以存時爻以示變時繫乎天變由乎人王弼曰以爻爲人以位爲時令關氏義同繫謂天人和須不可異也卦以爻成時以變生雖云天時人事及其變則合會一也晝動六時也夜靜六時也動則變靜則息息極則變變極則息故動靜交養晝夜之道也晝夜時相變也乾坤分晝夜時也晝六時屬陽故曰乾也夜六時屬陰故曰坤也屯濟時變之際也時未定曰屯時已定曰既濟故乾坤分時既濟交之也六六之用其時變之周流也易曰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蓋亦六時之義是以六十卦循環相生極則變變以久不可禦也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言乎遠則不禦禦門也四卦時之門戶變則開闔也乾坤分時如門戶不移易矣屯濟示變如門戶開闔始終相及也故三百六十變一歲之晝也三百六十爻除四卦為門戶開闔其用惟六十卦而已上文周流六虛是也作易者乘時效變之謂乎仲尼序卦相生雜卦旁行不流序卦六十循環成歲功之序也雜卦旁行一端不復周流矣相生晝也不流夜也重疊解上文晝動故相生夜靜故不流以知相生者動不流者靜而不禦矣有時變之義如此而已謂晝夜如此六六而變之

動靜義第九

張彝問動靜之象子曰天地者也動象天靜象地天常動地常靜常動柔克者也常靜剛克者也故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天陽能柔為常道也陰而能剛為常道常者剛柔得人也子曰噫了未知易矣天地之道無立人之事安足為易哉易行乎天地之中者人也人參天地為才天地有儀象而已有人才故曰三才做天地為爻爻為人爻做也虛其位實其用六位爻則謂之六虛六爻之用同乎一實而已三才相參六爻相做位無定處用有藏密吉凶前知非至神孰能與於此聖人與天地合德則曰三才聖人作而萬物覩則曰六爻者做天下之動也聖人或出或處用則行舍則藏故曰無定處有藏密也萬物化聖人者也故物不能自神蓋神之者人也凡萬物有靈異者若人不貴之則不靈不神也此展轉詳言以曉彝張彝曰聖人通神則聞命矣滔滔天下豈盡通神哉子曰人皆天地之靈五行之秀也靈全秀淳則為君子靈秀不具則為小人千人一靈萬人一秀千萬人始有一靈秀者言君子少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然鼓之舞之盡在其神焉浩浩元氣鼓舞生人無君子小人皆有神也是故神者仁見為

仁智見為智小人亦有智君子見為君子小人見為小人殊塗同歸寂然不動此聖人之作易所以舉君子禦小人約以存博寡以治衆是謂神德行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一君而二民此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皆本於陰陽不期然而然者神也繫辭云陰陽不測之謂神德行常簡易者無他道也滔滔天下通乎神而已矣此所以神無方易無中之謂也至剛非常道也至柔非常道也道在剛柔間則動靜不失中矣動靜亦然至動必多憂至靜必多疑不憂不疑其惟有常乎至常忘機至寧忘樂斯動靜之中

也中常也聖人有六動動不失乎時中卦六爻曰六時人動乎其中靜乎其中不可過不可不及故曰時中也中也者易之六用動靜之適也書之皇極禮之中庸氣之太一人之太寧皆動靜有常之謂也易道無不包詩書禮樂俱在其中矣非知至至之安能適其中哉可以至則至之是中也乾卦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至則知幾知幾則知動幾者動之微知動則知神知幾其神乎知神則知靜矣神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是歸於靜也老子曰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此義合也

神義第十

張衡問曰何謂神子曰神也者易之靈也靈應

冥契不思而得強名曰神猶言神靈肹蠁靈應無迹者也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地也若空中無物不見明也明於地則物顯其光也及易之神在乎道而所神在人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以神道設教神無方道無迹人無至無方見繫辭無迹見老子無至見文中子其幾一也斯可以議易矣張衡曰然則天地至神必待人而存乎衡言天地自有神何存於體滑滑卜也

雜義第十一

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君子用時小人用物易道備矣相雜謂君子小人同乎一卦用時者謂適時之變則用無不利用物者謂物物適情雖微時必變天地萬物賢愚雖殊而無出易者矣故曰備屯六變而比比六變而同人同人六變而蠱蠱六變而剝剝六變而大過大過六變而遯遯六變而睽睽六變而夬夬六變而井井六變而漸漸六變而兌兌六變而既濟終焉今易並至未濟終焉而關氏此則以既濟爲終者蓋未濟者以屯之首也天地不交坎離不接是未濟也天地始交雲雷相遇然後有屯也文王仲尼終之以未濟者時可知矣然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蓋後人傳之誤也夫既者盡也盡濟則終

爲此義爲得也六六而變未詳天地之氣相摩而鳴相擊而形凡鳴者皆氣相摩擊也形謂形于外也人之動者鳴乎言形乎文得其道則吉失其理則凶言成文曰辭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爻有險易辭各言其所之也乾坤以卦之主也六卦用則乾坤何爲乎八卦其致用惟六耳故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六官用我無爲矣此解堯舜取諸乾坤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此所以明分小大之義也若柝臼者一時之用而已殺不常在曰也棟梁爲一世所居不可撓也豫者備也物備不憂乎用事備不憂乎理不憂則樂可知

也故豫樂也人事猶知則能理也屯萬物生也物生無不屯者也動物胎卵植物勾屈其物物生時無不屯難也事成無不由難者也不艱難而能成者非功也蓋已成而人不知其理也需須也人之所須莫大乎飲食故需養也飲食人之大欲小畜二卦之體當小過一爻之義也小畜繫辭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五六爻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是義同小畜一卦然則小之一也畜過異時焉時可畜過他皆倣此臨大也所臨大則天下之民尊無不尊至大也此真主統天下之卦一故曰至臨言無不至也道無不至世無不尊則始盛者由衰而益者也

始衰者由盛而損者也如貧賤者得百金之資九品之祿則自爲盛也蓋衰中得益者也富貴者減萬金之資降一品之祿則自爲衰也蓋盛中得損者也勢相形耳故損益盛衰之始也言富貴貧賤才衰方盛便覺其分別由人心自然也聖人以此施之於典禮推之於時運必使濟其衰戒其盛行乎易中矣易曰危者使平濟衰也易者使傾戒盛也卦爻二五居中少悔吝故禮爲皇極之門也無不由門而出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夏人尚忠至忠則少敬故殷人尚敬蓋政弊則救之也運衰則盛之至也至敬則不文故周人尚文亦救殷政之弊也夫文者和之也和者太過則蕩不及則局促是以循環相救者禮也三十年爲世百世

三千年也此言三王禮則時運可以推也與故夏以金德王四百餘年殷以水德王六百餘年周以木德王八百餘年得其道也數不能逃金生數四成九水生一成六木生三成八夏得生數殷周得成數故四百六百八百年不能逃其數所以然者禮得其時也後王不能應其數者禮不行乎易中者也繫辭謂行乎典禮者蓋明相因相益之道也後王若漢晉而下雖成正統而不及三代之末者蓋不行乎典禮如三代之純懿者也故以言之蒙昧者厥道求乎明昭者求明昧者求賢明夷亦昧也非不明蓋傷之爾名皆昧而實不同咸天地之交也恒天地之久也人不交不久故咸恒人道

之統也凡人相交得其道則久而不開交不以道非交也故不久下經以咸恒爲首者所以統其道也天地之功者也交脩厥道久乃成功㫚變新也變無不動動則觀其變之謂也震動也動無不止形躁好靜艮止也止無不漸漸進也萬物無不有漸漸其聖人之進乎漸進如四時無暴寒遽熱也古者其爲而治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漸之然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得漸之道也兌見也以其陰柔外形乎巽伏也以其陰柔內蘊乎兌陰爻在上是形于外巽陰爻在下是蘊于內人悅必以形容巽必以蘊蓄陰陽之常理也無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者則其所宜非

災之也明乎外物者自睽故曰睽外也離上明外也凡人外能明白則無苟合故曰睽也明白內者家自齊故曰家人內也離下明內也凡人內能明白則無亂行君子泰則小人否小人泰則君子否故曰反其類也君子以君子為類小人以小人為類否泰相反履之而不處其周公歎需之而不進其仲尼歎此解繫辭履卦因人事明之也周公稱政而不處也仲尼所順行其道也道既不行則反魯著書有待而不進也不處不進其時乎不處者以其時有主也不進者以其時無道也

關氏易傳卷一終

關氏易傳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北魏關朗撰唐趙蕤注朗字子明河東人蕤字大賓梓州鹽亭人詳見子部雜家類長短經條下是書隋志唐志皆不著錄晁公武讀書志謂李淑邯鄲圖書志始有之中興書目亦載其名云阮逸詮次刊正陳師道後山談叢何薳春渚紀聞及邵博聞見後錄皆云阮逸嘗以偽撰之稿示蘇洵則出自逸手更無疑義逸與李淑同為神宗時人故李氏書目始有也吳萊集有此書後序乃據文中子之說力辨其眞文士好奇未之深考耳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二卷

〔宋〕呂祖謙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遵義黎庶昌輯古逸叢書影刻元至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繫辭精義二卷》提要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東萊呂　祖謙　編

上繫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程氏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高卑既列則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作方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群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乎中也○又遺書曰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又曰命之曰易便是理一本无此七字只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一扇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强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日著齊物到頭爭○又曰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太始是成德處○張氏曰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則莫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以下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又曰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又曰靜專動直不爲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則乾爲剛果斷然不疑矣○又曰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動地方則須安靜○又曰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又曰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

有兩體健順而已亦不可謂天无意陽之意健不爾何以發散和一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少不順即有變矣有變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於措辭者已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得天爲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法也則是效也效著則是成形成形則地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有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又曰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自鼻息相摩以盪於腹中物既銷爍氣復升騰○又曰天地雖一物理須從此分別太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盖莫知乾成物者語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器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構形不謂之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爲而爲故其成也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至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可大者其德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求推行而可大若其德業措諸事業而言易簡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盖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得人道理自當爾不以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參天地○又曰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成於形器能成物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人今夫虎豹之爲物參之則雖剛人亦不敢遂以易親狎爲其難則推其平易則易知易從一作信則人從信爲以其可從信人斯委任故易有功矣道盡至廣所以有言難有言易有言小者言大究乎不在○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剛乃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又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人況可謂之聖人乎○又曰簡易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經正則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又曰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也○呂氏曰知與能聖人皆有所本盡知盡其大而不盡其細盡其可及而不盡於所不可及皆不害其爲盡也坦然可見者本也本非健不立故君子體乾以易知順而可行者理也理非順不可故君子體坤以簡能簡如簡冊之簡順而有理雖所知者立天下之大本雖有不知不足慮也所能者順天下之衆理雖有不能未足咎也其知其能皆天地之簡易而已易則易知道亦不遠故曰有親親近也簡則其功易成所成近道則可以進德而不息所能有功則可以廣業而不廢一作發○謝氏語錄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能成已又能成物成已德也成物業也君子以其簡易故不孤君子之德業以其易知易從故必有鄰有鄰有親之謂○楊氏易傳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也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其孰爲乾孰爲坤亦天地則乾坤定矣故乾爲君爲父以天尊故也坤爲臣爲子爲妻以地卑故也六爻自初而至於上則卑高陳矣五爲君二爲臣則貴賤位矣乾剛坤柔以其動靜有常也至其變動不拘則剛柔不足以斷乾坤矣乾道成男自坎而至於震東北方也坤道成女自巽而至於兌西南方也此方以類聚也則凡麗乎陰

陽者无物不然矣八卦類萬物之情而不相通此物以羣分也以其所言推其所未言者亦无物不然矣有象有分則同異交攻而吉凶之所由生也○又曰變化者其神之所爲乎无象无形則神之所爲隱矣此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理之不得已焉若其相摩相盪所有錯綜維而然也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盡變化之見而形象之見也乾然萬物莫之爲而爲之也以易知之而已坤代終其作之也以其簡能之故成物而已○又曰无險詐之行則易知而有親事得其要則易從而有功无親焉可以无功焉可大可而已其至也故爲賢人之德業知此則乾坤之次人无一致也○又曰行其所无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而曰无全牛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矣○又語錄曰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无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无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語直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只是亂說○又曰問乾坤則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說乾坤何也曰乾坤直言其健順耳故本體須是陰陽體同名異自然意義燦然○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无體天地之位定則乾坤亦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又曰問天地即謂重濁之氣休降否然天地亦是物也但因變化見其本一物變生則各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是萬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具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爲也其所以變化則於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因云舊嘗解此義云无象无形則神之所爲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吳氏中庸解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尊地卑理也陳與位以曰聖人然後能之此致中和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則萬物育矣見賢遍反下同末同反盪徒黨反大音泰易以豉反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程氏曰聖人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張氏曰

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苦也○又曰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歟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又曰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微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又曰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又曰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楊氏曰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總言易之爲書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總言爻之變動也吉凶者失得之報也失得之理微吉凶之道著觀乎吉凶則失得可知矣憂虞之辭心悔吝則見於事觀乎悔吝則憂虞可知矣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變化之迹也則進退可知矣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則消息盈虛之理見矣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此一氣之往來相爲屈伸也而剛柔之用著矣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聖人所以體神易者以其通晝夜而知也知剛柔一氣之往來則晝夜之道可知矣推此則死生之說皆可默識也吉凶悔吝剛柔變化所以申前義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六爻之動而吉凶悔吝生焉聖人所以明此蓋三才之中而已故曰三極之道也易之序卦是也觀象玩辭故能明吉凶之變觀變玩占故能識時措之宜所以盡三才之道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論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苟玩其占則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必矣其爲不恒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樂音岳祐音右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程氏曰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得失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无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然懼而得无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又易傳曰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者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宜於悔不如是則有咎矣○張氏曰彖謂一卦之質○又曰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者各者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又曰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又曰悔吝吉凶之萌惟介于石者能見幾而作○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幾者動之微處靜則知幾○又曰凡言无咎者以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也有咎而免者善補過之稱也○楊氏曰彖者總言一卦之象若坤言牝馬之類是也六爻交變動不可爲典要故曰言乎其變也吉凶者失得之著有失乃有得无失則无得矣故曰言乎其得失悔吝无大咎也言乎小疵而已无咎者本有咎也以其善補過故无咎卑高陳而後貴賤位則高者貴卑者賤矣然而盡有貴而无位者則列貴賤者固存乎位也陽大而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雖小大不齊而剛柔得位爲一卦之主則均矣齊小大所以存乎卦也觀象繫辭所以明吉凶則辨吉凶所以存乎辭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也古者質有介則介者始萬物之時也震之而後動則震者動之辨形也故憂悔吝者當在交物之初而善補過者當悔於將動之際過此則无及矣泰之時拔茅以彙征則其辭易矣睽之時見惡人无咎遇主于巷此非易辭也而各指其所之則君子所以處之者皆當其可矣○尹氏語錄曰初見讀繫辭至憂悔吝者存乎介因書以銘坐右先生曰汝謂介何也寬曰至纖至細處也先生曰擲下東不以三公易其介諸儒之說異同吾謂介者謂纖微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毫毛无動其心也○爻户交反疵才斯切險易以豉反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周氏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程氏曰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爲倫治絲爲綸彌綸徧理也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爲幽成象爲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似謂同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

故无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楦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无遺決通書云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誠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智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又遺書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又曰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曰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既有情狀又有鬼神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爾又問既有祭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才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卻都不說著只於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與妖曰只妖亦无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爾豈知適然。又曰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不能无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

游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堅者腐存者亡更无物也鬼神只是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无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又曰魂謂精魂其死也歸乎天消散之意。又曰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又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又曰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无窮但以人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中不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識天地之化如此言之其與天地不相似其卒以有窒礙處有人言无四海便使无海亦須是有山无陰陽處便无日月。又曰晝夜死生之道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知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曰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體若如或者曰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卻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又曰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

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甚性須得。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无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曰氣則便是二一作有二言闔闢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闔闢者道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闔闢本无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又曰離了陰陽便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則是密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義理亦不剩亦不欠只是人看它不見。又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也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之惡。張氏正蒙曰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又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又曰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為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彌綸經緝之義綸者往來經營之義。又曰易之為書與天地準易即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為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戒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

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又曰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則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而不見者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乎幽所見一邊爾。又曰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又曰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又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則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以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不存就而人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故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殊歸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我非是故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鬼神知聖人彼直欲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則雖欲免晝夜陰陽之累末由也已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舍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請之而已未始真解也。又文集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氣者自无而有游魂者自有而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顯而為物自有而无故隱而為變顯而為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為變者鬼之狀也大意不越有无而已物雖是

一若謂之兆陰陽亦形而下者而亦謂之道通上下言之也夫通天下一氣亦誰能出不由戶乎則所謂道者即此而已自道而出无非善也故乾之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孟子曰仁者天之尊爵蓋離之則四而性則成之者也說卦曰成言乎艮又曰終始万物者莫盛乎艮則成者終始之辭也性成之則四者之名泯矣仁者而謂之仁知者而謂之知皆見此而已百姓則未嘗見也故由之而不知君子之道所以鮮也。又語解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見初无二致也故問事鬼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子路之問而不隱也蓋聖人之言近矣探索之則賾隱存焉。又文集曰且佛之言吾之道足以斷輪廻出死生放溺其說者爭趍之彼以死生為足厭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言信然耶夫古之大達之道必先明夫德知夫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旬邪說而外求也。又曰天地之間一氣而万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无恤矣。又庭聞藁録曰橫渠謂性未成則善惡混是揚子說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有外也然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雖在我猶須其善反而已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其所為不善乃其不善反亦成之者性豈善惡初有混耶。又曰性非有二也善惡混則性終不能一矣雖曰脩其善則為善人而性之所有焉乎去之是所謂惡者果不能離也蓋性之有不善矣全其實則所惡者固乎其不可入矣故曰成之者性彼為不善者物誘於外而在已者梏亡非有混於性也橫渠謂性未成則善惡混置而繼善斯為善矣惡乃去則善因以存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蓋矣。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斯於穆不已純亦不已之意皆在其中矣繼之者善无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尹氏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死生之意三曰然[illegible]知鬼神之情狀只是說游魂一句。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向以与知与能天下同体亦天地之有一陰一陽晝夜人之有死生進退知此則与天地同功。胡氏知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有三自三而无窮矣老氏謂一生二二生三非知太極之蘊者也。又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陰一陽此太極之所以爲道也始万物而生者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万古不変故孔子曰成之者性。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何也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也給音倫知音智樂音洛鮮悉淺反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程氏曰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跡藏諸用也天地不与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之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生生相續変易而不過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体備法象著矣推数可以知来物通変

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爲剛柔動靜也。又遺書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此所以有憂患。又曰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又曰聖人人也故不能无憂患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也。又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一无神字要思而得之。又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謂它物不與有也。又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又曰天地陰陽其勢高下其相[illegible]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便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而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是有息時只爲无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无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又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也以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張氏曰非神不能顯諸仁不知不能藏諸用。又曰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爾此其爲能弘道也。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人不可知也无心之妙非有仁所及也。又曰天不能生善人正以天无意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來論其治亂殊不知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數有小數故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又曰繫之爲言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豈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天人之道人不可以混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天與天同憂樂垂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爾。又曰神則不屈无復迴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可以无訟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所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地自足矣。又曰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又曰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之道歟富有者大而无外也日新者久而无窮也以顯其聚隱其散。又曰顯且隱幽明所以有夫象散且聚推盛所以妙乎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凝然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又曰生生猶言進進也。又曰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又曰能通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也。揚氏易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其生也其殺也成其自取天地不能加毫末於其間也尚何與聖人同其憂哉蓋聖人者與人羣也其憂樂以天下則與天地異矣仁與用天地之德業也其盛大孰加焉故曰至矣哉以其富有則謂之大業以其日新則爲之盛

德至於不測之神皆若是而已其一物也知所謂一物則凡散殊不一者皆源源自見矣○尹氏語錄曰先生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无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程氏曰易道廣大推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一也直直易也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故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又遺書曰乾陽一本有物字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翕不翕一作噫其靜也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張氏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呂氏曰陽之爲德其動也直寒暑之變隨吾進退而已故自行一周而歲成陰之爲物從陽者也陽之所欲陰亦至焉故日行一次而月一會所以化育萬物而不已者也日行緩无所極也月行疾急於從陽也○楊氏易說曰乾坤易之蘊也而廣大生焉故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无外故不禦以言乎邇則非求諸外也取諸身而已反而歸之於吾心則所謂靜正者可以默識矣乾君道也故其靜也專專則故能直直則所謂方正於天下也故大生焉大則无外坤承順乎乾者也故其靜也翕受乾之施也故其動闢闢受而施生也故廣生焉廣則有方也周官大司徒周知廣輪之數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則廣方也蓋地不滿東南故坤之象曰地勢坤言順而下也此廣大之辨也自廣大至易簡皆乾坤之德也乾坤之廣大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言之觀乎天地則乾坤之廣大可知矣夫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乾坤之闔闢往來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四時言之觀乎四時則乾坤之變通可知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坤順乾而施生月迎日而生明其義一也觀乎日月則乾坤之爲陰陽可知矣廣大其體也變通其用也陰陽其道也雖變動不居其所以示人則易簡而已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則至德者中庸之德也其變不常亦曰時中而已故觀乎至德則乾坤之易簡亦從可知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程氏曰楊

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爲性成之者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又遺書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著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乎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无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无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无間斷不已○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又曰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无體義无方也○又曰知崇天也是道義之門○張氏曰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設位而易行○又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爲德以禮爲業也故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所以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比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出也道義之門蓋由仁義行也○又曰聖人亦以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也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乎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又曰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成也誠爲能成性也如仁人孝子所以成其身柳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亦得爲聖人也然清和猶是性之一端不得全正不若知禮以成性成性即道義從此出乎○又曰知極其高故效天禮著實故效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爲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知禮以成性亦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又曰存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自勉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潔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向却則自信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其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於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已見易與天地準章○呂氏中庸解曰知崇禮卑至于成性則道義皆從此出矣○楊氏中庸解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无禮以範圍之則蕩而无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之所秩也先王之理述天理而已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爲僞或以爲戕事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拘於儀章要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又語解曰易曰知崇禮卑蓋知足矣知性知天故崇禮可履而行故卑崇卑其猶天地設位乎天尊地卑而乾坤定矣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其義一也○胡氏語解曰禮理也知之則爲知知崇天也履之以爲禮禮卑地也○尹先生曰因說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之曰如此論時且須說天地若到極處只是說天更不說地○又曰如易立天之道即曰陰陽立地

之道即曰仁與義才到柔與剛即大段有形象。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易者人也知音智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程氏曰聖人見天下深賾之事賾深遠也而比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无窮也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而言之也自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又曾書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張氏正蒙曰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又曰凡一言動是非可否隨之而生所以要謹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敢求是而已此皆著爻象之辭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之也凡有一迹出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言動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又曰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以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以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他外反曰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則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也禮亦有不須變化者如天敍天秩如何可變。楊氏曰天下之賾至隱也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後見是故謂之象形容者乾爲圜坤爲大輿之類是也物宜者若乾爲龍坤爲牝馬之類是也非聖人有以見之其孰能擬象乎天下之動不居也而其會有元其通不窮觀其會通而後不失乎時中之義可以行典禮矣蓋禮以時爲大故也是故謂之爻爻者陰陽之交也非聖人有以見之其孰能繫辭而斷其吉凶乎彖言萃之時可以盈禮也故用大牲吉先王觀會通而行其典禮則其盈殺皆順天命也故孟子曰禮之於賓主命也象言載鬼一車之類近乎恢詭譎怪疑若可惡矣而聖人之意於是爲焉故不可惡也六爻之動其變无常疑若可亂矣而聖人因之以行典禮故不可亂也擬象而後言議爻而後動則言動斯與天地同流矣其成變化也何有賾仕革反斷丁亂反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孚九二。程氏易傳曰鶴鳴於幽隱之中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繫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明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爲能識之。楊氏語錄曰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害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爾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和胡卧反見賢遍反辟亡彼反行下孟反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程氏易傳曰九五同於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之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反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尙以同於宗爲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張氏曰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與人偕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又曰惟仁者能聽盡言己不欲爲善則已苟欲爲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因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爲利也如金鐵之可斷。又曰義理必至於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已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如[illegible]。楊氏曰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同趨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同歸於仁而止。胡氏曰易是人也有一人而生善千萬人者有千萬人而生善於一。人者大易天火之卦六二中正之人也九五亦中正之人也一人而同於一人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言五失君義不同於天下而

若是一人者所賴以生養天下同天下之本也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益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公仲尼之於顏回先主之於武侯是也雖然二柔者也故有私昵之戒昵尼吉反兆道吉反斷丁乱反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程氏易傳曰初以陰柔巽躰而處下過於卑順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措諸地而藉以茅過於謹也是以无咎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愼之道也愼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愼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物乃爲重愼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愼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愼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又曰復物爲賤復於物爲藉錯七故反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謙九三。程氏易傳曰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爲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爲保其位而爲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也故亦言有令名者爲善之效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乾上九。程氏易傳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之輔助也則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節初九。程氏易傳曰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户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户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唯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解六三。程氏易傳曰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爲可惡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己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楊氏曰方解之時德不足以有其位漫藏之象也乘如字藏才浪反冶音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程氏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又曰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又曰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爲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張氏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爲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此言特示有漸亦理須先數天又必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以反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理比藥治病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无時而不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天理具備元无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万象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万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老子曰无為又曰无不為當有為而以无為為之乃是有為之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為惟言无思也无為也此戒夫作為者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又答与叔書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又遺書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張氏】曰化之於已須臾之化則知須臾之頃一日之化則知一日之頃況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又曰知我其神乎。【又曰】惟神故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則以知神之為也○【又曰】聖人之進豈不自見今在案者區別是非有化於書者猶能知況聖人乎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又曰】變言其著化言其漸○【又曰】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故易道具焉○【又曰】尚言則辭无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以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為孰能与於此知德之難言知之易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象為聖人之道非知之達乎是哉○【又曰】至未至乎知德語皆有病形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須在乎辭言所以顯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曰以言者尚其辭者聖人之所重○【又曰】人言命字極難辭之尽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之道四以言者尚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蔽蓋由精義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脩○【又曰】有不知則有知无不知則无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无為受命乃如響聖人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至精孰能与於此此言易之為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尽精微處中庸所謂至矣○【又曰】既言三五矣一五而上復如何分別○【又曰】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无有无故聖人語性与天道之極尽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无之分非窮理之學也○【又曰】非至精及神不能与故曰神而明之存乎人无知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不知也惟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无知則神矣苟能知此則於神為近无知者亦以其術素備也道前定則不窮○【又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体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物形乃有小大精粗神則无精粗神即神而已不必言作用譬之三十六輻共一轂則為車若无輻与轂則何以見車之用感皆性之流也性是君子上達則小人下達之為別○【又曰】易言感而遂通者蓋語神也非指暴者為神然暴亦固有神亦是化也○【又曰】与所感則化感亦不速雖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又難專謂之化也○【又曰】聖人感

天下之志雖愚人與禽獸猶能識其意○【又曰】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以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以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又不足以成物非象不足以制器非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体則神不能通天下之故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又曰】風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有間則風行風行則聲聞具達清之驗歟不行而至通之極歟○【呂氏曰】天參也兩參天兩地而倚數【餘見大衍】【故席】○【又曰】寂為感躰感為寂用妙於應物非寂則不周應寂而方无幾則難感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應感之際本原常靜共運在衷而方與不叩鳴未嘗已宝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又中庸解曰】人莫不知理義之當然无過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何為乎易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此言何謂也回也其庶乎屢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未發无私以小智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楊氏易說曰】天運乎上地止乎下則天地睽矣然一動一靜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固睽矣然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焉其志則通也飛潛動植之異宜剛柔燥濕之異齊萬物固睽矣然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不相悖焉其事則類也惟聖人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幾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可以合天下之睽而同矣○【又語錄曰】或問蘇子瞻曰有思皆邪也无思則土木也思无邪者惟无思而无所思乎如何曰思曰睿睿作聖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人而君子於視聽色貌言皆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曰易辭曰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无思也惟无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无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与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礼義也其所思止於所思无邪而已○【又曰】唯君子為能先得人之所同然者故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又曰】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亦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與】音預【參】七音反【錯】七各反【綜】宗統反【幾】音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

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說得蓋未之有得。〔又師說曰〕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帝者以主宰而名也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論德行大体通論易道而終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要玩隨辭戒以神明其德矣。〔張氏曰〕理勢既然不能與時順通非盡利之道。〔又曰〕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則主乎動故天下之動皆神之爲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辭謂易之辭也於象固有此意矣又繫之以辭因而駕說使人向之極盡動之義也歌舞爲巫風言鼓舞之以盡神者與巫之爲人无心若風狂然主於動而已故以好歌舞爲巫風猶云如巫也巫主於動以至於鼓舞之極也故曰盡神因說鼓舞之義故取巫爲言。〔又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又曰〕乾坤既列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爲變易苟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可見則是无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既識造化然後其理可窮彼爲不識造化以爲幻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則何以語性。〔又曰〕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乾坤交通因約裁其化而別之故謂之變推行其變盡利而不遺可謂通矣舉盡利之道而措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禮易之事業也約裁其化而指別之則名體各殊故謂之變。〔又曰〕運而无形謂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又曰〕形而上者是无形體者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也形而下者是有形體者也故形而下者謂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即礼義是也。〔又曰〕凡不形以上者皆謂之道惟是有无相接與

形不形處知之爲難須知氣從此首蓋爲氣能一有无无則氣自然生是道也是易也。〔又曰〕常人之学日益而莫自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於他人十五至七十化而裁之其進德之盛者歟。〔又曰〕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爲之春夏秋冬亦化而裁之之一端爾。〔又曰〕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又曰〕上天之載无声无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成之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須待人而後能明乎神。〔又曰〕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邪。〔游氏曰〕非思非慮非視非聽孑然遺昭而獨存者神也神而明之非有此心之所能知也此道之所以明无處无服无從无違確乎其能事者默而成之之謂也性成而成之非有爲之所能得也此道之所以行。〔侯氏曰〕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只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則乾坤者果何物也乾坤其天地耶既曰乾坤非天地也天地其乾坤耶既曰天地非乾坤也乾陽物也陽者效天坤陰物

也陰者法地如是則乾坤者形容天地真非天地也既非天地卦言万物資始資生者何也以形聲言之則曰天地以情性言之則曰乾坤乾健也天行不息故謂之乾坤順也厚德載物故謂之坤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所謂設位与成列者也然而行其中立其中者何也比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天地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其道乎曰非也兩儀合而爲太極乾坤合而爲陰陽易合而爲道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不復爲一二矣然則太極也易也道也其三物乎曰一也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兩儀太極之陰陽也乾坤易之陰陽也陰陽道之陰陽也既謂之陰陽安得不謂之器乎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天地陰陽乾坤形而下故也如是天地雖大民安得天地乎天地既形象於上下者也故曰在天成象象有差成在地成形有小大既有差忒又有小大民所以藏也太極也易也道也天地而乾坤陰陽動乎其中而天由之而始万物地由之而生万物聖人由之而成變化陰陽由之而有盈虛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不可見則太極亦不可見太極不可見則道亦不可見道不可見則天地乾坤陰陽不幾於息乎

紆粉反〔上〕時掌反〔□〕七故反〔□〕音才〔行〕下孟反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東萊呂　祖謙　編

下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周氏通書】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程氏遺書】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易傳序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易傳否曰】有大人之德而遇至尊之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而身有其道咈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也而謂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又曰】富者眾人之所歸推財為能聚人○【張氏曰】變其勞也動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變能通之則盡利能貞夫一則吉凶可勝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人能從之則不習其凶悔吝所謂而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者而不動可以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以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又曰】著天地日月以剛柔立其本也其變雖大蓋不能遷夫正者也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貞正也本也不取不惑不倚之謂也天地之道至大至廣

貞乃能觀也日月之明貞乃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地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能明之天下之動不眩惑者始能見夫一也所以不眩惑者何以正是本也本立則不為聞見所轉其聞其見須透徹所從來乃不眩惑此蓋謂人以貞而觀天地明日月一天下之動也○【又曰】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正觀正明是已以正而明日月觀天地也多為日月之明與天地變化所眩惑故必已以正道觀之能如是不越乎窮理豈準耳目所聞見以從一德見其大源至於盡處則可以不惑也以存默識實信有此苟不自信則終為物役事千萬變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因爻象之既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動情存乎教人而已○又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敘天地生物○又失位則无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楊氏曰】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便知刪後更无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則周孔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耨取諸益日中為市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取諸渙服牛乘馬取諸隨益噬嗑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具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呂氏大學解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故天下通一氣萬物通一理出於天道之自然人謀不與焉○【又曰】利與人同者眾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所以得國者以得眾也以得眾者以有德也有德者利與人同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也故財聚人非仁何以得之【重】直龍反【繫】音係【趨】七樹反【觀】官煥反【確】苦角反【易】以豉反【隤】大回反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張氏】曰此皆聖人取之於糟粕也地之宜如為黑為剛鹵為大塗神明之德通於萬殊萬物之情類於形器○【楊氏曰】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爾如說卦於乾雖言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駁馬為良馬為木果之類豈只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學者觸類而求之爾善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推明之曰此於觀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

物各以例案不尽言也案者備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何所用之○楊時曰係辭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自離以下十二卦千有餘年更六七聖人至大而少備若不待時一聖人之事爾何其久且遠也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張氏曰柔附於物飲血茹毛之教古所先一作无佃音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張氏曰天施地生而損上益下故擧推之○又曰聚而通貨交相有无次之斲陟角反耜音似耒力對反耨奴豆反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既濟彖○程氏易傳曰既濟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通則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必當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其終而无亂○又楊曰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順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以待堯舜而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自无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又曰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舜為弗可及矣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舜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故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張氏曰洪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通其變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民不知其所以然運之无形以通其變不頓革之欲民宜之也大抵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又曰君逸臣勞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別故制以禮樂簡易朴略至堯舜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是伏羲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間故皆有禮文一時磨滅爾又安知上古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礼則不過矣可謂周尺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礼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矣○呂氏[illegible]曰一闔一闢天機自然无作无息以生万物蓋神而化之者也刳音又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楊氏曰書曰服牛乘馬皆出其性而為之胡不服馬而乘牛乎○張氏曰舟車之作舟易車難舟先於車○又曰不勞而得其欲故動而悅取諸隨○又曰有備則无患故豫○又曰備物致用過以為養取諸小過○又曰養道雖至禁網尚疎但懲其爭亂而已睽○范氏曰係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聖人聖人作事无非欲利天下耒耨臼杵舟楫弧矢服牛乘馬皆所以利天下聖人惟言利物之利不言利己之利所謂利已之利者不過富國強兵豐財用實府庫而已必有害於人益於己以有損於人刳口孤反剡以冉反重直龍反柝他洛反暴白報反掘其月反睽苦圭反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張氏曰剛以乘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之象棟屋脊檁也宇椽也若指第一檁為棟則其間已有宇不得為上棟也若指椽為棟又益遠矣宇兩垂而下故言下宇○又曰礼教備養道足而後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又曰易說制作之意蓋取諸某卦止是取其義与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為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爾衣於既反數色具反槨音郭契苦計反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張氏曰陽卦多陰則陽為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為之主雖小大不齊而剛柔得位為一卦之主則均矣奇紀宜反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張氏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又曰陽遍体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与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体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与下皆君子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
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
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
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
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
也咸九四○程氏遺書曰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无易也○又曰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又曰窮理至命以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礼樂劉安節曰孝悌之行何以能尽性至命也世之言者以性命爲高遠孝悌爲淺近而不知其一統道无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上者存焉世豈无孝悌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人見礼壞樂崩則曰礼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大盜賊人之

至不道者必有統屬必有要順然後能羣如而謂礼樂一日亡乎知礼樂之无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也何有○易傳曰天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途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万殊事有万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龍蛇之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潜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潜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与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爲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尽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張氏易說曰不能利用便不思不勉敵多以御故憧憧心勞矣正惟存神尓將陳恬知交

養故序日月寒暑屈信相感之義○又曰君子行義以達其道精一於義使不思而得不慮而中如介于石故能見幾而作○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信之變斯尽之矣○又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斯可矣○又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此一意行其所无事推務崇德但妄意有意即非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固必我已絶今天下无窮動靜情僞止一屈信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无事是以殺其鑿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歸乎理而已矣此章從憧憧往來要其有心至於德之盛也率本此意咸之九四有應在初思其朋是感其心也不言心而言心之事不能虛以受人乃憧憧而致其思咸道失矣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不能虛以接物而有所繫著非行其所无事也精義入神豫而已学者求聖人之学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培安排則至是時有備言前定道前定事前定皆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行之者也惟豫而已撰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何患乎物至事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无不備備則用利用利則身安凡人應物无節則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蓋以養德也若夫窮神知化則是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則猶可勉而至大而化則必在熟化助達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故可致用窮神是窮尽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淺深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不

測皆可謂通乎晝夜之道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僞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一作素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豫之至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体義入神則无方○又精義入神要得尽思慮臨事无疑○又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見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睡雖不与物接然睡得是成熟者○又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豫即神也○又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在思勉力行可以推而至之未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盛德自致非思勉可得猶大而化之則人爲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別隔爲一節又義有精粗窮理則至於精義若尽性則即是入神蓋惟一故神○又通天下爲一物而已惟是要精義入神○又所存能靜而不能動者此則存博李則利用利用則安身安身所以崇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存者復神○又德盛者神化可以窮尽故君子崇之○又化事之変也○又大可爲也大而化之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而德盛仁熟之至非知力能強也○又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尽神緩則化矣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体化急則反神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又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与天爲一豈有我所能

勉哉乃德盛自致爾大抵思慮靜乃能照物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是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又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歟○又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又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智義利用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智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化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无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鬱蒸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捨惡趨善以爲化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物无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无相感則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一信相感而利生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又知幾者爲能以屈爲信君子无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信矣又何爭○又无不容然後能盡屈伸之道至虛則无所不信矣○又君子无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信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又將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進德不少懈於趨時也○又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入神因性其仁而行○又

繫下　七

不知來物未足以利用○又聖人之道豈不自見今在李者區別是非有化於善者猶能知之況聖人乎易言窮理知化知變化安得不知○【楊氏文集曰】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塗雖多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法就其孰與謀矣○【又曰】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則所以爲義知其分殊則所以爲義權其分之輕重无銖分之差則精矣○【又荅胡康侯曰】或問劉賓之事知何曰在易後世之凶始求深也然則宜奈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踈逖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哉○【又荅呂居仁曰】易與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咸其腓九三咸其股九五咸其脢上六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咸物則其應必狹矣惟无心以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其係辭曰正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類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夫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躰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惟天下之至神則无思也无思所以躰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爾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又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光輝之大致知力行之精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知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呂氏曰】窮神知化與知天命之知非苟知而已與聞斯道也其參化與天命

猶大臣專聞朝政○【又曰】陰受上之陽而成躰陽資於陰而發光故月得日之陽然後能成受光之魄日得月之陰然後能成發光之質及合朔望精魄乃交故光爲之蝕故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火不自明火烝而成潤火不自光大無形而有光其是之謂歟○【又中庸解曰】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精義者誠之之謂也○【尹氏曰】横渠論窮神知化不知到化後如何○【五峯胡氏曰】君子居敬所以精義也【纂】呂合反【屈】丘勿反【信】音申【蠖】紆縛反【蟄】直立反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困六三】○【程氏易傳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蔾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蔾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止】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爲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蔾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見乎○【張氏曰】此明不利其用者也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繫下　八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解上六】○【程氏易傳曰】鷙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爲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張氏曰】此明精義以致用者也【射】食亦反【隼】息允反【墉】音容【括】古活反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噬嗑初九】○【程氏易傳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爲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係辭云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張氏曰】明於事變者也【懲】直升反【屨】俱遇反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
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
曰何校滅耳凶【噬嗑】上九。【程氏易傳曰】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閒大噬之極也係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校】胡孝反【去】羌呂反子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
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否九五。【程氏易傳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係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係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係辭曰危者以可保也。【張氏曰】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系下　九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鼎九四。【程氏易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必當求天下之賢智与之叶力而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事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係辭曰德薄正任也徵於所私德薄智小也。【張氏曰】不知利用安身者也【鮮】仙善反【折】之設反【渥】於角反【覆】芳六反【餗】音速【勝】音升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
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豫六二。【程氏易傳曰】見前知變化之道者【編】。【程氏曰】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又理素定然後能見幾而作不明乎理何幾之能見。【易傳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与時合也惟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爲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

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止】万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爲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爲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与彰柔与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万夫之望。【張氏曰】人道之用尽於接人而已諂瀆召禍理勢必然故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又曰】知幾者爲能以屈爲信。【又曰】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盅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者也形則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見皆吉也。【又曰】君子既知其幾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特言吉者不作則已作則所求向乎吉。【又曰】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体柔順以其在中而静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六二常不動故能動之微。【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苟見其幾則即時處置不得欲過何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作事則直須求向吉也。【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爲衆人之表。【又曰】知崇礼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既效天卑必效地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是事之終始也。【又曰】孝必知

系下　十

幾造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入德由微則遂能知其顯由末知本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道也。【又曰】不見易則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知性命則將何謂之性命也太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以何爲有以何謂之无先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爲觀其幾者善之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亦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以尽人道也且如孝所以爲仁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爲幾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至又如言不安其身不欲於親亦不是幾處須要入德以須知幾欲齊易先當玩係辭盖所以說易象也不先只係辭則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大難不知係辭而求易正猶不知礼而看春秋也。【幾】居豨反【諂】丑琰切【瀆】徒谷反【見】賢遍反【俟】林史反【斷】都玩反【寧】双經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復】初九。
【程氏易傳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祇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谷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本與此相連。揚氏曰易曰乾坤易之門所謂門者莫是李易者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謂易爲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爲此言者只爲是不曉易夫易与乾坤豈有二物孰爲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亦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蓋无乾坤則不見易不見易則即无乾坤謂爲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亦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闢變由是生其變无常非易而何又曰輕清者上爲天神應之謂乾重濁者下爲地神應之謂坤以此解易亦未夢見易大抵看易先須識他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自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横渠於正蒙中嘗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其舊雖作明道努辞云通闔闢於一息方戶若其辭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尸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又曰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言其健順亦識破根本須是知体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亦見天尊地卑編。中丁仲反行下孟反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張氏曰諳識情僞吉凶之变故能尽性命**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張氏曰繫辭獨說九卦之德切於人事。又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常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无如舜困於外无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学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云獨智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又曰量宜接物故曰制也。安定胡氏曰柄者人之所操持夫人雖有爵禄之分崇高之位若无謙順之德持其驕盈必至傾失是故君子之人若能居爵禄之位必持謙順之德則雖危而不失雖高而不危如此是謙德之柄也。又曰言君子之人若能復其性明其心至於思慮之間有不善之事必先改之如此是復其性爲德之根本也。又曰言爲德之時常能執守終始不变如此是德之固故常卦爲德之堅固也。揚氏曰易曰損德之脩也而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則德之脩也所當損者惟忿欲而已。又庭聞幕錄曰能懲忿者不伎能窒欲者不求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在易之損則德之脩也此固孝者之事然深造之道又裕於此矣子路終身誦之孔子曰何足以臧盖所以進子路之志也。尹氏曰聖人之象損卦只說箇懲忿窒欲且不說无欲盖能懲窒便是損也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則是成功處繫辭曰損德之脩也尤更分明祁寬曰只是克己也須知先克箇甚如有欲即窒之此是克欲惟忿亦然人病未有自知者先生曰推此以往无所不克然聖人説仁者先難而後獲今人便説作利非是且如懲忿窒欲了後獲箇甚只是无也聖人此語正謂今

先獲故言之如今人凡事執持得定如今已千難万難然不知執守到老後又用做甚使須是到自然不執持處乃成功也若忿慾只管懲窒將去幾時是了期懲窒時只爲克己克到底處更有甚可克老子所謂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程氏遺書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因有此理而就此充長之設是撰造則爲僞也。又易傳曰謙爲思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又曰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時雖困也処而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張氏曰和必以礼節之詮意樂佳履和而至。又曰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以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孝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設謂虛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訟。又曰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益必實爲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虛設也。又曰巽順以從志故事至而意隱。又曰析物平施隨所求小大与之此辯義也。又曰巽則不失其宜也。揚氏曰礼以敬爲本進爲文進而不已則離故以用和爲貴易曰履和而至則不可以有加矣。厭於艷反。易以豉反。長丁丈反。稱尺證反。行下孟反。遠于万反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張氏曰心不有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蓋其爲道屢遷。又曰神武不殺神之大者也使知懼不犯神武者也。又曰其出入以度止如臨父母聖人与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同避易之義也。揚氏易說曰坎陰之陷陽小人害君子之象也宜无施而可然易变也隨時变易以從道則陰亦有時而用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以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係辭曰变動不居周流六虛其斯之謂歟。上時掌反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智

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張氏曰】於一卦之義原始反終究兩端以求中六爻各指其所之非卦之道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又曰】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要之用非內外之主中爻以要存亡吉凶如困卦貞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又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係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易】以鼓反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程氏易傳曰】謙六四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也。【張氏曰】柔之用近也。【又曰】將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進德不少解於趨時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程氏易傳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三分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序曰】夫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張氏曰】爻者交錯之義。【侯氏曰】物相雜故曰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矣會交所以文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張氏曰】剛柔錯雜矣惡見於文王與紂當之矣。【又曰】不爲戒其心則雖百物不廢細无不察也。【又曰】顯道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楊氏易傳曰】明夷賢子以一爻言之也文王以擬一卦言之也係辭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其明夷之謂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楊氏易傳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且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也地亦天也只是人心是人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又曰】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張氏曰】擬議云爲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也。【又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又曰】簡易然後知險阻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盡辭言能研諸慮正是剩侯之二字說者就而解諸侯有爲之主若是若即是以文作慮。【又曰】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越而【又曰】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止】不害象在其中【見天地乎】。至【又曰】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所兆之事而易具者見之器辰處而占則易亦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知能者聖人而已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盡人鬼幽明之助又曰天能謂性人謀謂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曰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滾論之若分別只是薄乎云爾自然人謀之盡一猶也人謀之所經畫亦莫非天理。【又曰】八卦有形故象在其中錯綜爲六十四爻爻象所趨各異故曰情言。【又曰】能變通則盡利貴於其情則陷於凶矣吉。【又曰】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貞變通之宜也如利建侯利艱貞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又曰】屈言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則是專以人事言故有情僞利害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言。【又曰】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僞也【易】以鼓反【說】音悅【惡】烏路反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氏遺書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性須盡得萬物之性一齊盡得

道矣卅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无別非知仁義之訴也四。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止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也不兩則不用。又曰立天之道曰止曰仁與義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在下者也而曰道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張氏曰陰陽剛柔仁義所謂性命之理。又曰易一物而合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又曰一物而兩體者其大極之謂歟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義其性。呂氏曰大氣本一止所雖兩而用則一見天五地六論。又曰奇爲陽耦爲陰初見何義爻必以三見何躰蓋奇見所合耦見所分三者之中必有物爲此爻所以三也三才之道於是乎生。五峯胡氏曰陰與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程氏曰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南坤位東南乾坤任六子而處於无爲之位此大笛无義理雷風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各任以事父母自閑雷風之類於天地間如身之有手足耳目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爲乎。張氏曰數往順知來逆易逆數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也。呂氏曰逆數者原其始順數者要其終要其終者本於數往安已過之逆知其終也盛衰生息皆有常數而已原始者可以知來知末來之事其始也皆出於造化生生之所以然而已造化之所以然乃易之本也故曰易逆數也。尹氏語錄曰祈寬借先生蜀本王弼註周易點法其中有隔書紙上先生題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我之言寬問請曰寬見先生此說機會豈非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儉德辟難先生曰非也吾看易逆數也故有是說若既是時人誰不會做此政在未到泰之上六便知泰將極也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欲傾也此謂機會此吾因易逆數而言。又曰易逆數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彰往察來易之爲書要知則未萌事若已往事何用知之數亦不必逆籌時籌蓋數者理也理有必然如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故也朝食亦反𢧐色具反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

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程氏易傳曰王弼以明內齊外爲家人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者言萬物絜齊乎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又遺書曰冬至一陽生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无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理最妙須研窮此理。易傳曰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終始萬物。又曰以主宰謂之帝遺書曰帝者主宰事而名。又曰萬物相見乎離非离不相見也。楊氏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万物者莫盛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万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又曰不終止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烜況晚反 說音悅 絜吉結反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程氏遺書曰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爲言者也。張氏曰全備天理則其體孰大於此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无窮故謂之聖人心術之運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遺蓋言妙万物而无不在也。呂氏曰指所以妙萬物者始謂之神神固難言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張氏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全備曰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之健不匱乎勞始終乎止。安定胡氏曰言故天舜万物莫疾乎震震者雷之象故不言震而言雷撓万物者莫疾乎風風巽之象乾燥万物莫熯乎火兌說万物莫說乎澤滋潤万物莫順乎水終始万物莫盛乎艮水火之性雖不相入然而相逮有相資之理雷風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澤相懸而能通氣夫如是然後成變化之道生成之理也然而艮不言山而言艮者以其動撓潤燥之功是雷風水火之性終始万物之義於山爲微不言山也然雷風相薄而不言相逆者蓋雷風若相悖則无生物之理故不言悖逆也 撓乃飽反 逮音代 悖必內反

乾健也

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程氏易傳曰乾健也健而无息謂之乾○又曰坎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坎陷也卦之所言取坎險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也故爲水陷水之体也○又曰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体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以虛明之義○又曰離麗也万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所麗矣○又曰震之爲卦不曰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又曰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入○又曰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又曰兌之義說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張氏曰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体○又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又曰一陽生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其勢止也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張氏曰飛升躁動不能致遠雞之象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程氏遺書曰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也雲雷豈无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万物下經是男女生万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与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与六子生理同則有此理謂坎離乾坤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索色白反長丁丈反少詩照反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程氏易傳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体乾者天之情性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体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万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張氏曰乾爲天赤其正色爲寒健極而寒甚也瘠在亦反駁邦角反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張氏曰坤爲文取色也爲柄容載廣也釜房甫反嗇音色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張氏曰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旉皆取蕃鮮也葦韋鬼反馵主樹反旉音孚筤歷當反萑音丸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張氏曰巽爲木萌於下蟓於上也爲繩直順且達也爲工巧目順也爲白因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臭昌又反究九又切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張氏曰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亦其色也隱於允反脊精亦反亟紀力反曳以制反眚生領反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張氏曰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燥也乾古丹反蟹戶買反蠃力禾反蚌步項反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張氏曰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蓏力火反黔其廉反喙況廢反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張氏曰爲附決內實而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止柔則一无柔則二字以折也

序卦上經程氏遺書曰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註○張氏曰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又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小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

一斧可知哉○日亨卦无足疑 又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 程氏易傳曰 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張氏曰聚而不得出故爲盈雖雷亦然 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程氏易傳曰 蒙者物之穉也若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張氏曰蒙冒未肆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飮食之道也 程氏易傳曰 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飮食也故曰需者飮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飮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飮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張氏曰雲上於天物皆有待之象 穉直吏反 飮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程氏易傳曰 人之所需者飮食既有所需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程氏易傳曰 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 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氏易傳曰 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比毗志反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程氏易傳曰 物相親比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 畜勑六反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程氏易傳曰 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張氏曰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程氏易傳曰 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程氏易傳曰 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程氏易傳曰 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 否備鄙反上同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程氏易傳曰 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程氏易傳曰 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程氏易傳曰 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程氏易傳曰 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 以喜

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程氏易傳曰 承二卦之義以爲次也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程氏易傳曰 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爲臨也 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程氏易傳曰 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爲觀 平聲 觀於下則爲觀 去聲 如樓觀謂之觀者爲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爲觀修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 以觀 官喚反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程氏易傳曰 嗑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程氏易傳曰 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程氏易傳曰 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 亨許庚反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程氏易傳曰 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程氏易傳曰 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程氏易傳曰 无妄則爲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程氏易傳曰 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程氏易傳曰 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 程氏易傳曰 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 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程氏易傳曰 離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張氏曰一陷弱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序卦下經○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

小過程氏易傳曰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人之所信則必行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程氏易傳曰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程氏易傳曰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終焉未濟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雜卦

乾剛坤柔楊氏曰乾剛坤柔以其動靜有常也至於變動不居則剛柔不足以斷乾坤矣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也見而不失其居程氏易傳曰以言道也大相親比皆自爲言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張氏曰險在外故不失其居与渙解義反故緩必有所失樂音洛見賢遍反蒙雜而著張氏曰若古者字雜著於物所以爲蒙蒙昧蒙也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程氏易傳曰艮止若安止之義止其所也○又曰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又曰萃之爲義聚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

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楊氏曰兌說在外巽入在隱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程氏易傳曰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又曰復若陽反來復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張氏曰澤无水理勢適然故曰相遇晝竹又反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程氏易傳曰恆者恆久之義又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程氏易傳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又曰縱緩則必有所失○又曰蹇之爲難如乾之爲健蹇有險阻之義難乃旦反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程氏易傳曰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又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又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亨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程氏易傳曰火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大有大有衆庶之義○又曰革者變其故也○張氏曰小過過而未顛也去起呂反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

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程氏易傳曰在二体則中實在全体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困而親寡則爲旅不必在外也○又曰履不不処者行之義○張氏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処爲吉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程氏易傳曰以險在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張氏曰過至於顛故曰大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程氏易傳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爲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又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以化育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張氏曰妹歸而長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程氏易傳曰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言三陽皆失位也○又曰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眞學者病之祖謙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參合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无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女能堯夫鄭山樓鍔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刋諸學官乾道五年十月既望東萊呂祖謙謹書

右元至正己丑積德書堂刋本中鈌宋諱當爲重翻宋本唯首載朱子九圖又精義題晦菴先生校正忍皆是坊賈所爲其東萊一跋此本亦遺之據董鼎周易會通補入按東都事略書録解題並云易傳六卷而文獻通攷及宋志均作十卷(宋志傳九卷繫辭解一卷)二程遺書則併爲四卷惟錢遵王敏求記載有六卷本其參差之故或謂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而其實非也余謂遺書之四卷爲明人所併端臨之十卷蓋據當時坊刻程朱傳義合刋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别有所據傳鈔本也日本昌平學藏有程朱傳義十卷元延祐甲寅孟冬翠巖精舍刋本(余亦得殘本二冊)亦鈌宋諱則其根源於宋本無疑蓋自宋董楷有周易傳義附録十四卷坊賈遂以朱子所定之古文從程傳而以程傳之卷第從本義又刪其所載異同(唯明廣東崇德堂刋本載異同而音義亦刪除)而二書皆失本眞後來各析爲書而二書又互相攙奪近世本義有重刋吳革本始復朱子之舊而程傳原本終不可見此本仍爲六卷又異同兩存其爲東萊定本無疑至繫辭精義書録解題稱館閣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今按所載諸家之説翦截失當謂爲僞託似不誣然此書流傳尤少其中所載龜山易説久已失傳存之亦未必不無攷證焉光緒癸未嘉平月宜都楊守敬記

周易繫辭精義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初程子作易傳不及繫辭此書似集諸家之說補其所缺然去取未爲精審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以是書爲託祖謙之名殆必有據也

水村易鏡一卷

〔宋〕林光世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水村易鏡一卷》提要

水村易鏡序

水村易鏡一卷宋莆田林光世著光世字逢聖敕令所刪定林霆曾孫靖康初霆叔沖之被命使金是時霆爲烏江丞三上書請代往不報沖之竟執節死事具宋史本傳霆博學深象數與鄭樵爲金石交光世淵源家學遍覽藏書因易十三卦取法乾象者著爲圖說以明聖人仰觀之義名曰易鏡淮東漕黃漢章上其書於朝理宗覽而驚異以爲先儒所未發命有司以禮津遣赴闕由布衣授史館檢閱遷校勘歷將作丞知潮州數遷得提舉浙東常平茶鹽進嘉言二十篇賜進士出身召拜司農少卿兼史職俄而去食

祠復起知隆興府以言者寢新命遂用朝請大夫知祕閣歸老林氏世多忠節沖之子郁官福建茶司遇亂罵賊死霆兄震知鎮江府力攻蔡京卞兄弟有聲崇寧大觀間霆與秦檜同登進士不附和議常責檜曰公何忍置二帝萬里外傳一宰相故莆人謂之忠義林氏光世之擢官也以趣賈似道進師還朝被劾而去豈亦爲似道所惡故不安其位邪今不得而考矣所進嘉言理宗比之楊萬里千慮策手書水村二字賜之光世因作亭於莆之嵰崒山以彰其寵吁豈非布衣稽古之至榮歟

康熙丙辰夏五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水村易鏡叙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數語者實先聖夫子敎人入易之序也古之君子天地日月星辰陰陽造化鳥獸草木無所不知不必讀繇辭爻辭眼前皆自然之易也世衰道微易象幾廢孔聖懼焉於是作大象小象又作繫辭明明以人間耳目所易接者立十二象令天下後世皆知此象自仰觀俯察而得也曰鳥獸曰身曰物則次之大象小象者釋易也繫辭者又釋大象小象也十二象者又釋繫

辭也後世諸儒釋易凡天地變化陰陽消長君子小人進退之道言之詳矣不可復加矣獨仰觀俯察之學則置而不言 臣拘拘塵世磨蟻醯雞何能透徹家有藏書萬卷少年父師律舉子業不許讀晚始窺先大父刪定 臣霆手校靈憲圖時泰師垣爲同年屢詆和戎之非掛冠歸莆愴然語鄭夾漈曰吾向在汴送季父主客郎中 臣沖之使虜也至孟津夜見天牀星動未幾國事忍言今約子夜觀星要問何年當太平 臣讀靈憲圖雖知天然未知星與易合歲在丙午朝賢喧陽九之戒天子恐懼修省星之逆者皆軌道 臣時居海上自幸此身不死可以觀星可以讀易從事心目不顧寒暑忽一夕觀天有所感縱觀天澤火雷風水山地八宮之星皆自然六十四卦也遂頓悟聖人畫卦初意 臣何修得此於天隱而不言咈天也敢先以繫辭自離至夬十三卦凡十二象筆之書願與通天地人之君子演而伸之亦以補諸儒之所未言焉

淳祐辛亥仲秋逸民莆田水村螘蝨 臣林光世書

十三卦取法圖象目錄

水村易鏡

莆田逸民林光世述

離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罔罟之象

離爲日爲火爲目在天爲照在人爲視其中虛明見物天也象其虛明結爲罔罟使物麗其中人也罔罟非止一目古字罔爲网全是一箇離字　人視必正面魚鳥則以一目視故不見罔罟而麗其中惟人亦然郤有人焉善觀眸子　聖人曰離麗也天下之物凡可以使之麗者皆離也非止爲罔罟設魚鳥能避人而不能避罔罟君子能避身而不能避爵祿爵字生於雀祿字生於鹿貪著者必麗著也　獵者利於日漁者利於夜生於山者陽生於水者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惟人亦然爲人上者明則麗於我者必君子不明則麗於我者必小人　大象曰明兩作離固曰兩箇離爲一卦然許慎字說兩字古文㒳亦分明如罔罟形此時去古未遠明兩二字互有罔罟象周禮天官籩人掌取互物鄭司農注云有甲之屬又地官掌蜃掌斂互物注云蚌蛤之屬繫辭曰離爲籩爲蟹爲蠃爲蚌爲龜今觀互之一字亙全是一箇離

卦上下皆⚊畫外堅象中⚋畫内柔象爲甲胄
爲戈兵亦取此
離宮卦八星漢志爲水事星經在河側晉志主水衡
水衡漢官至養禽獸漢法天象設此官井宿之中有
弧矢九星狼一星積薪一星積水一星天罇三星野雞一星
狗七星狼一星爟四星曰弧矢曰狼曰狗弋獵也曰
井曰水曰薪曰爟庖厨也火食之始　柳八星漢志
柳爲鳥喙詩註作噣爾雅作咮左傳襄九年咮爲鶉
火晉志柳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宿内有天記一
星主知禽獸齒歲外厨六星主烹庖酒旗三星晉志
主享宴星七星漢志頸爲員宮宋均曰朱鳥頸也員

官喉嚨也頸受食主厨官張六星漢志張嗉爲厨主
觴客天官書嗉作素郭璞云鳥受食處也惟其受食
故爲厨主觴客　離卦上下皆離二至四爲巽三至
五爲兌☴巽宮東南内厨二星在紫宮中屬軫主宴
飲司民食☱兌宮西方奎爲封豨婁爲聚衆胃天之
厨藏内有天陰五星從天子弋獵臣也昴七星曰旄
頭獵則前驅　畢八星爲罕車主弋獵詩有捄天畢
毛注有柄之罔此制器者尚其象之始　畢之上咸
池三星在五車中魚鳥所託魚囿也主陂池澤沼魚
鼈鳧雁之事畢之下天苑十三星主禽獸旁六星曰
芻藁主牛馬畢下一星附耳上窺咸池之魚鳥下睨
天苑之禽獸以佃以漁之義始此　天厨六星晉志
在紫宮中屬南斗斗旁二星曰雞二星曰狗一星曰
魚十四星曰鼈天厨屬斗則坎宮也聖人胡爲取之
坎者離之衝也漢志曰衡乃應厨星有三其二在紫
宮民以食爲天也天厨外厨皆主民獨内厨主君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伏羲氏得於天之自然者也故號
曰包犧氏不知有庖厨之後方有此星耶有此星而
後有庖厨耶包犧不可問問之天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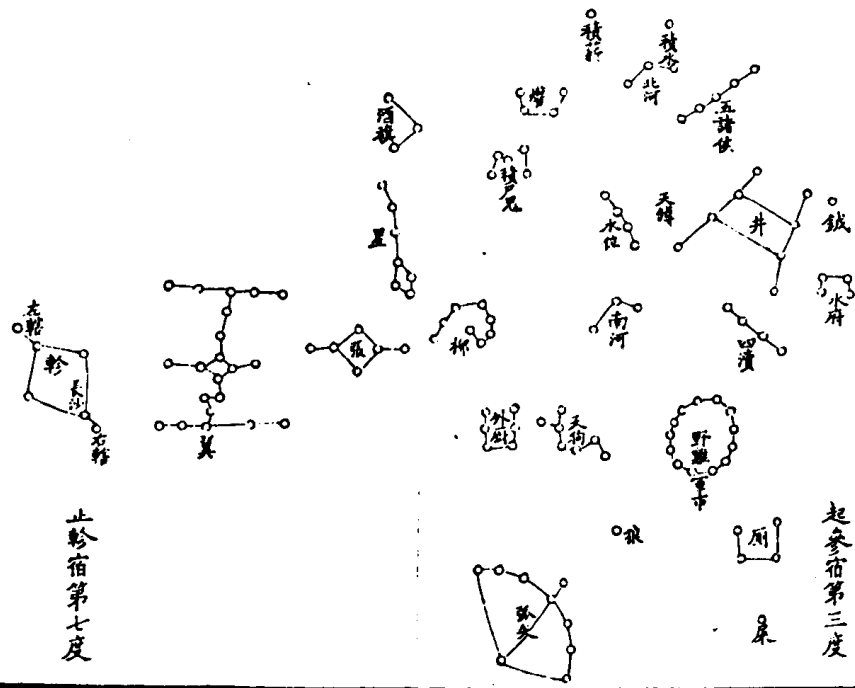
離宮佃漁飲食取象於星之圖
起參宿第三度
止軫宿第七度
積薪
積水
北河
五諸侯
酒旗
積尸氣
天罇
井
鉞
水位
星
水府
南河
四瀆
柳
張
翼
軫
左轄
右轄
長沙
外廚
天狗
野雞
軍市
狼
廁
弧矢
屎
通志堂

兌宮佃漁罔罟之象
起婁宿第八度
止參宿第三度
五車
咸池
天潢
畢
觜
參旗
附耳
天廩
天陰
蒭藁
天苑
九斿

紫宮天厨養民之象

起尾宿第十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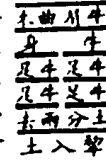
天厨　斗杓　斗　牛　天雉　狗　魚　鱉　龜

止斗宿第二度

臣光世辨證曰聖人固因離方七星有佃漁庖厨之象而設是卦也觀象本出於星然大要皆視日行之所在方得全象孟夏日在畢此秦曆也小滿日在參此太初曆也堯甲子至秦莊襄王元年二千四十八年日差二十八度莊襄王元年至太初丁丑一百四十五年日差二度愈差則入夏之日愈不至於畢尚不與秦曆合況望與堯曆合乎今以古曆參攷之堯時孟夏中氣日在井二十九度日在離星又在離所以其卦曰離易道全與曆通伏羲於此時已知後世之曆每歲有差不以曆示人但以易示人曆有差易不差故也使後人尋易而得之耳聖人用心遠乎哉

易鏡之義何也天鏡庶徵人鏡衆星治象星象常相鏡萬古不歇漢家有董仲舒京房數子粗能代天開口後世君臣視爲寘漠而不之省悲夫離南宮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人君禮修視明則火得其性烜成萬物鳥獸魚鼈咸若供祭祀充庖厨物雖死無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凡殺牲皆有制唐人謂釋氏以宰殺爲非則包犧氏爲地下之罪人乎此言近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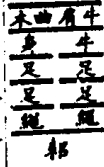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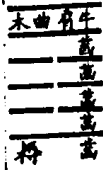
益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耕犂象

巽木震木巽爲手震爲足兒童皆知爲耒耜以喻車輿與他器亦可何必耒耜請觀其象初爻一犂入土象二爻一一土分兩去也三爻四爻二二牛四足也五爻一牛身也上爻一牛背所負曲木耒也

耒耜象

解者謂巽震屬木又謂巽爲繩然牛則何在恐不見耕犂

耒耨象

聖人既有耒耨兩字便當接耒耜之下解耒耨之象農家去草之具全類此

上巽東南角二星在震巽之間諸志左角爲天田主畿內籍田亦名農祥文選農祥晨正此星也角之北二星黑亦名天田又其北一星曰大角兩旁各有三星句之曰攝提建農時　下震東方房側一小星曰牽制牛之器心三星曲而下垂全似耒尾九星句而仰全似耜俗呼爲犂鉤星東作時見箕四星全似箕種時播種熟時揚簸尾似犂半入乎艮艮土也示施于土也艮宮南斗之東亦有天田九星黑在牛星下全是耕犂象曰天田曰牛曰箕曰斗曰斛曰糠曰杵曰農丈人曰雞曰狗凡治穀粟之象皆在西方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六甲六星在紫宮主分陰陽授農時入奎正對巽震角宿之天田八穀八星亦在紫宮明則八穀成以候歲之豐儉一星不明則一穀不成入畢正對震之房心五車五

益卦上巽下震諸星應農具圖
星在兌主五稼候豐耗入畢正對震之房心
起軫宿第十七度
止牛宿第三度

西方秋成諸星應倉廩圖
起奎宿第五度
止井宿第十度

臣光世辯證曰立春斗建寅律中太簇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蓋帥民東作之始也當是時以太初曆求之則日在危以秦曆求之則日在室以堯曆求之其間相去二千四十八年二十八度則日在奎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教民耒耜又在堯曆之前則其法當在奎婁之間奎婁有天倉天庾二星爲積穀之府養民之本在焉神農因天之時與地之利全視日之所行而得之也太玄以益爲正月卦氣固是太初之日止在危十六度與堯曆全不合施於漢則可施於堯之前與後世則不可

民以食爲天也天以東作之象皆應于東方之星天子正月擇元辰冕而朱紘躬秉耒耜率公卿大夫耕籍田天子三推后妃獻種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敬之至也先數千百載有聖人曰神農觀此星而作耒耜後數千百載雖聖智復生無以易此大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五穀能益人農家地有肥磽就肥種有歇滅歲久輒易此遷善改過之義能遷能改則益不遷不改則損上古未有百穀茹毛飲血故離在益前

益貨財在下及民象

上之人
限閒不納
貨財
貨財
貨財
下之人

損貨財在上不及民

上之人
貨財
貨財
貨財
限而歸下上
下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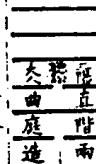
富藏于民爲益初爻廣土庶民象二三四爻貨財衆多象貨財不在上而在下此益道也如損卦則掇貨財三爻而近上不復在民一損一益止爭一畫去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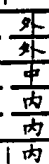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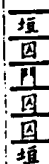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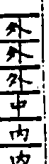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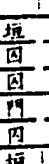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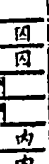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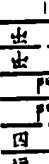
噬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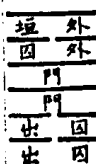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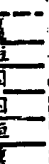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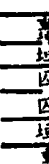
噬嗑決斷獄市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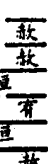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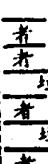
此卦本頤只因四爻是奇如一物梗吾頤中合者頤也以衆齒嚙而合之正類乎治獄市象

訟卦兩造在庭之象

兩造在庭下陽剛大人居於上執幽直兩端以聽之

噬嗑卦利用獄之象

噬嗑明在上囚多在内正孜治得情之時故曰明罰勅法

賁卦無敢折獄之象

賁明在下囚多在外未入於内未有孜治象故曰無敢折獄

豐卦折獄致刑之象

豐内明而外動囚已出在外是已折獄已致刑象

旅明愼用刑不留獄

旅明在上内無垣牆囚入則出故曰不留獄

中孚議獄緩死之象

衆囚在重垣内未有出期兩兑口相向爲議獄象故曰緩死

解卦赦過宥罪之象

内外有垣爲獄無垣爲赦解卦囚皆在垣外故曰宥罪赦過

噬嗑上爻初爻皆一類獄垣囚在其中以明在動上囚心思動我以明敕之故曰明罰勅法賁垣牆亦全以明在下故曰無敢折獄視豐旅中孚皆然解則上下無垣牆囚皆在外故曰赦過宥罪今并畫訟卦以及諸卦便見訟獄象然此乃遠取諸物之象聖人初意則始于天文

離而在上有八卦獨此卦以市取象何也傳習舛訛曆象浸失無能知者今遷固晉志視之曉然下卦震宮天市垣晉志外環侯國二十二爲一市（遷固書作十二非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各得其所帝一星近北門星經曰神農之所居神農作市没居其中列肆二星土

貿易帛度二星主度量屠肆二星主屠宰斗五星斛四星主度量分銖之數車肆二星主百貨貿易之府市樓六星主交易建六星中二星主市天弁九星爲市官之長已上十星並在市垣市垣呀而合如口形正類噬嗑之象　上卦離宮井宿軍市星狀如天錢天軍貿易之市參亦曰天市晉志主權衡近離宮漢志南宮朱鳥權衡孟康曰太微爲衡軒轅黃龍爲權聖人則之畫而爲卦請與諸君子觀象上爻奇衡也五爻左權右物也四爻量也三爻二爻斛也正類斗星斛星初爻度也

曰權曰衡皆屬離所以離在上曰度曰量曰斗斛皆屬震所以震在下

權衡斗斛
度量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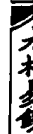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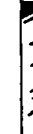
衡 權
物
量
斗
斛
度

權衡度量斗斛皆天象自然之文聖人則之而已致民聚貨賴有此五物自此法既立天下之民至今不爭天下之動至今未已老氏不足知此

大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何謂也下卦震宮折威七星主斷軍獄頓頑二星爲治獄宮在亢貫索九星漢志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星開則囚出七公九星執刑法別善惡在氐罰三星主罰金在房紫微垣大理二星刑獄之官在心皆居東屬震

上卦離宮參伐十星爲天獄又主權衡所以平理東井八星法令所取平也外五諸侯爲帝決疑斷獄在井鬼四星主察奸謀天牢六星繩愆禁暴內平四星主執法平罪在張內五諸侯主刺姦天理四星漢志在北斗內曰貴人之牢執法官端門左右二星在翼平星二星主執法平刑典獄事在軫已上皆在南屬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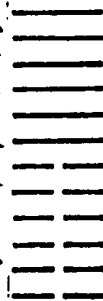
震宮諸星應獄市圖

離宮諸星應獄市圖

臣光世辯證曰震下離上爲噬嗑聖人以獄市之象皆在震與離故設此卦然聖人測天以日爲本堯曆立冬日在箕漢志箕爲敎客宋均曰敎調弄也箕有簸揚調弄之象又受物去去來來之象商賈去去來來也詩緯曰箕爲天口其形四方如口下一星哆張故爲口舌詩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故神農得其象徑以噬嗑名之秦曆孟冬日在尾以歲差之法求之則堯曆日在箕是爲噬嗑聖人觀象則取諸星立卦之名則取諸日六十四卦皆然

虞書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周書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繫辭十三卦離佃漁爲鮮食益耒耜爲艱食便繼以噬嗑交易爲市上古以此三事立定次序不可一日無也中經洪水三事俱斁非聖人能修之天使聖人修之也天不言以星語聖人而已矣在下者或斁天象未嘗斁是以聖人有所依據東南發生温厚之氣所萃食貨之星皆在焉萬物衆多海内殷富非星能使之人君治象實應于星耳

乾坤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乾坤借合之象

十一卦皆止就一卦取象獨乾坤必合二卦言者蓋假借乾坤十二爻以定上下之分非是一乾一坤爲兩卦也聖人但說垂衣裳可見天下之至治夷狄甲兵門禁堂陛都不須說皆暗藏象中今以君門九重喻之則乾上三爻君象乾下三爻宮禁秘密閉而不可遽開象下坤六爻可開可闔象愈近君則愈嚴也以冠冕喻之上乾乾爻冠冕平直象下坤六爻旒象以衣裳喻之上乾六爻黼黻大幅象下坤六爻裳分左右象以殿陛喻之上乾六爻殿宇象下坤六爻左右龍墀象以勢位喻之則大君端正于上百辟左右拱立于下象

紫微垣合乾坤之象

中宮紫微垣晉志西藩七星東藩八星遷固志環以康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蓋子長取其明大者言之求合坤之十二數也　今自坤六爻數至乾下三爻共十五數正合左右兩藩十五星三爻在上一爲帝二北極三天皇大帝主羣靈執萬神在天中爲最尊

太微垣合乾坤之象

起翼宿第六度

止軫宿第十三度

太微垣天子之庭五帝之座康衛十二星藩臣其内五星五帝座黃帝含樞紐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西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據晉志康衛十星遷固作十二星取其明大者言之下十二星假借應坤十二畫上三台六星假借應乾六畫故鄭康成亦有六天之說

上乾六畫天包地外有上下四方凡六畫故其形圓

仰觀俯察之圖

下坤十二畫應十有二州乃地東在天中故其形方

上乾象六卿治于上又乾爲龍時乘六龍象六畫

下坤象十二牧治于下又坤爲馬周人天子十二閑

遠取諸物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五在九中故曰路門

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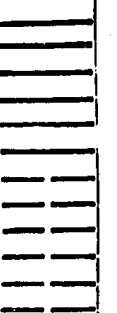
上六畫　下左右十二畫

殿宇象　百辟登降象

六坤六重皆闢乾下三重皆闔者示此處非人可到不可得而開也乾宮有營室又乾爲天門晉志爲天子宮周禮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注云王有五門外皐門二雉門三庫門四應門五路門一曰畢門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是門至於五則禁衛已嚴況至於六乎曰中門者以九門而取中乎則路門也　坤戶本闔因乾而闢喜納陽也乾戶本闢因坤而闔懼納陰也闌入有禁辨色方入虎豹九關豨貅萬旅嚴矣哉

近取諸身之象

上六畫平直冕也　下十二畫數旒也

上六畫黼黻大幅　下十二畫裳分左右

古制衣六幅　古制裳十二幅

荀爽九家集解爲天章後有四一爲衣坤後有八一爲裳意中古及漢儒亦有合乾坤作一象而觀者後世諸儒折之

臣光世曰乾坤二卦爲義甚大繫辭所說之象如何盡得聖人憫念天下之人不知易道全是天象遂立此十二象以示人時暫假借乾坤十二畫以定上下之分未免同共罔罟耒耜交易衣裳舟車等物作一例說此時全不把作乾坤看只是把十二畫看大有意味設使上下之分不立夷狄甲兵不息門禁堂陛不嚴豈有著一通衣裳坐於人上可能致治若折二卦作兩處看是一箇人著衣一箇人著裳更自礙理

渙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舟楫之象

操舟於危之象

天下多有木浮於水者何獨于渙為舟聖人觀其象知其能致遠也初爻水兩去也二爻船底三爻舷四爻楫五爻檣六爻帆也聖人又戒曰汝若愈高則愈危五爻反為底四爻反為舷上爻風將害汝下三爻水將溺汝　大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何謂也須詳王乃在中四字以享于帝四字便見分曉王輔嗣謂王於渙然之中而至有廟於義未盡今觀本象蓋從王所居至於廟所也　南亥離宮輿鬼四星漢志鬼主祠事有天廟天社天稷南郊亦在國之陽王者將至于南則自北而來故下卦坎也坎至離也　西北乾位為清廟為天門王者將至西北則自東南而來故上卦巽也巽至乾也示人神不同居也欲以袞冕車輅之盛教民以敬教民以孝若不告行通都大衢何以示觀瞻假至也春秋曰公至自齊

渙卦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之象

渙卦王假有廟彖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渙散之時王須入至廟中人神方悅服然王者能躬致太平入至廟中以致孝享此豈易事可不慎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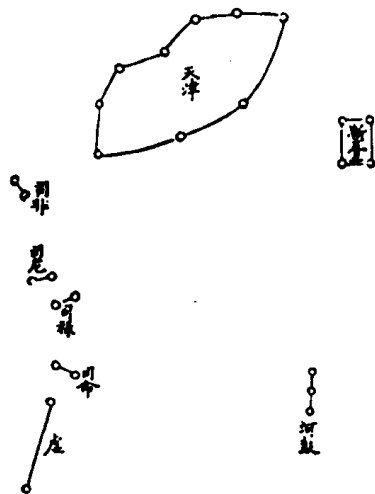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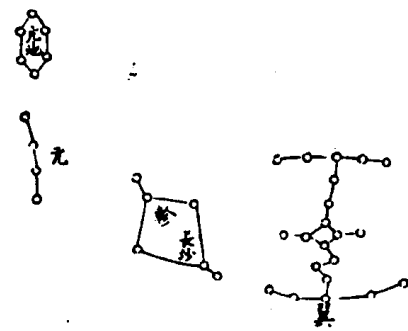
益六二王用享于帝自外來象

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至益之時廟宇既立王雖至門未入于內人心已服非若渙散之時王入於中神人方欣服也

萃卦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之象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彖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萃之時人心已悅服廟宇嚴設王雖未至人神已格

星經晉志天船九星浮于天漢之上主舟楫之事船中有積水一星即戒人以覆舟之象聖人立渙卦象此反渙卦亦象此何也夫船屬兌宮今上卦本巽巽倒置則為兌故有反覆象　下坎坎宮天津漢志八星絕漢曰天橫天江星動以人涉水天官書橫作潢

橫渡曰絶晉志天津一名天江今以九星爲正星經天津不具關梁不通旁有漸臺下有司危漢人曰乘船危又其下有天淵　上巽巽宫天官書張爲羽翼主遠客軫主風宋均云軫與巽同位爲風亢宿北六星曰亢池主舟楫津渡亢近巽宫天文書巽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軫有青丘主南方蠻夷之國蠻夷航海而至非風不行故坎下巽上以濟不通之象

臣光世辯證曰漢曆與本朝曆皆以渙配小暑大暑之間漢用太初曆小暑日在柳五度二十分二十七杪故用渙初六爲小暑氣應不如堯曆日正在翼也聖人立渙卦之時測知日之在翼翼主風主夷狄遠客負海之屬地浮水上惟東南爲天池最廣非舟不濟非風不行聖人視日之所行正在東南故以渙名卦

天包地外地浮水上地亦浮漚耳人又浮漚之中無據者也乃以一葉之舟戲弄其中不知何所據而然舟出於天船柁出於鳥尾帆出於浮萍檝出於魚戟無一件而非天也于是可南可北可東可西浮於江漢浮於洛入于河以至王所無非天也人主智不虧聽不失則得其性山川鬼神安寧風不鳴條水不揚波舟行萬里遠人來格如是斯合風水爲渙之象

隨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牛馬引重之象　用過其力之象

牛馬引重之象	用過其力之象
物 物	物 物
橫 木	又 橫 木
牛 馬 身	橫 木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大 陸	牛 馬 身

初爻大陸也二爻三爻牛馬四足也四爻牛馬身也五爻馱物橫木也上爻負物分左右也聖人旣示人以致遠之象又戒人以過重必覆之意汝若過於重則初爻畜身二爻三爻四足皆上向倒斃象四爻本橫木今五爻添一木以窮其力用人與自用皆然

大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何謂也震宮有氐宿王者休假之宮后妃之府閶闔門内天牀六星解息宴休之寢舍其星入氐房爲天子宮晉志尾傍一星曰神宮爲解衣之内室上兌爲說皆宴息象　隨借牛馬喻君子任重致遠之象朝以聽政夜以安身此君子之四時也古人夜居於外則弔之爲其不當動而動震東也寅賓出日萬物與我隨之以出寅餞納日萬物與我隨之以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此義也衛石程書衛士傳餐孔明日食二升殆矣　卯爲春門屬震故震在下萬物以出酉爲秋門屬兌故兌在上萬物以入蒼頡書卯字丣開門象酉字丣閉門象是

門遇卯而開遇酉而閉也

君子嚮晦入宴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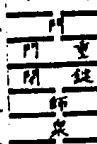
下卦震宮房宿天官書房爲天府曰天駟史記正義房主良馬王者常祠之國語月在天駟晉志房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衆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詩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是也天文書房天馬主車駕房側有天轄二星主乘輿房旁二小星漢志曰鈐晉志曰鉤鈐北一星曰舝史記正義舝一名鍵閉角宿之中有平道二星主除道路平道之官致遠之象皆在震故震在下　上卦兌宮婁左更主牧養天苑十六星養牛馬之所旁六星曰芻藁史記正義芻藁在天苑星西主積藁草以供牛馬之用天廩四星主養犧牲畢宿下九星曰九州殊口主遠方通俗傳驛之官致遠之象皆在兌故兌在上

臣光世辯證曰太初驚蟄前三日至春分後八日隨卦用事葢取其日行在奎一度聖人服牛乘馬取諸隨若日行在奎則全無牛馬之象大失聖人初意今以堯曆測之冬至日在虛一度則驚蟄日在婁胃婁主牧養爲牧師之官胃得馬牧之氣與冀之北土同占其地牛馬蕃息聖人因日行婁胃以其牛馬善於隨人故名曰隨

豫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

重門待暴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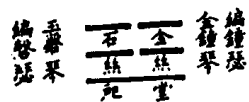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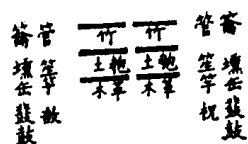
重
鍵
門
閉
師
象

人皆知雷出地曰豫然與重門擊柝何關上二爻重門四爻横木鍵閉也下三爻坤師象也藏兵于内待暴客也四爻一木横亦柝象

堂上
堂下
樂象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皆在堂上

編鍾
金鍾
琴瑟
金
絲
堂
石
絲
死
編磬
琴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皆在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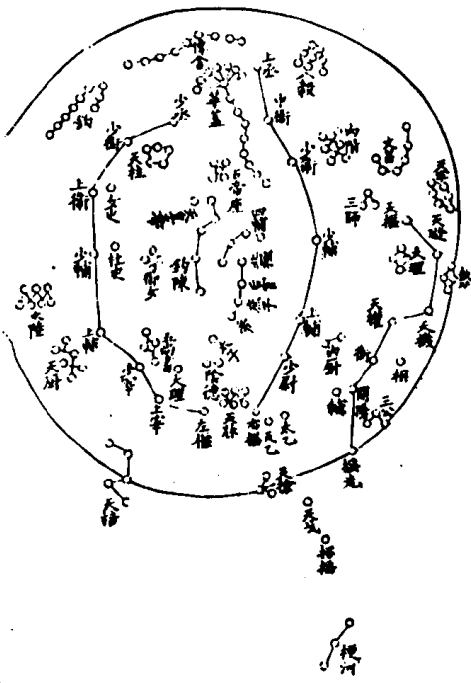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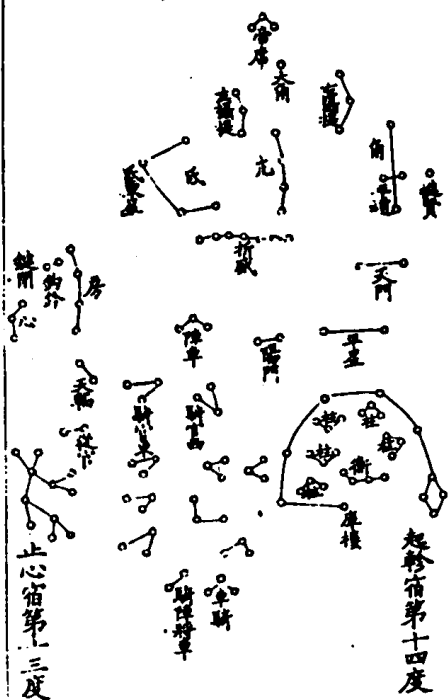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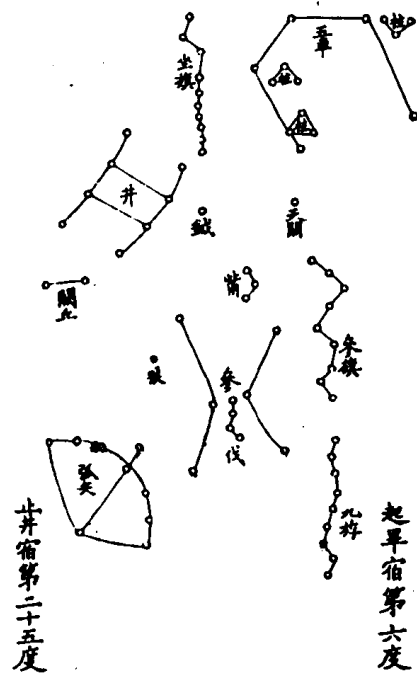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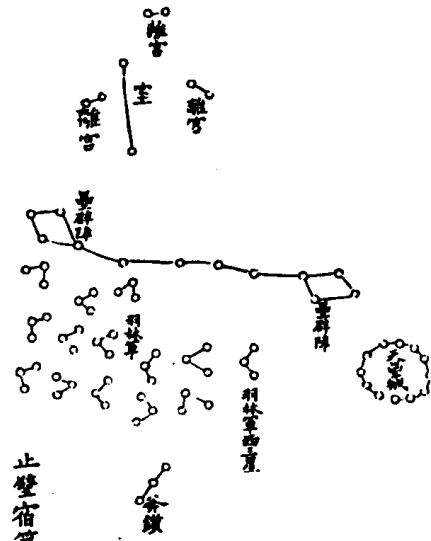
簫
塤缶
鼗鼓
管
笙竽
柷
竹
土鞄
木革
竹
土鞄
木革
管
笙竽
敔
簫
塤缶
鼗鼓

大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人皆知因雷聲作樂然與卦象何關請與諸君觀象上爻金鐘左玉磬右也五爻琴瑟也四爻堂𠀤也三爻以下笙簧塤缶革木也淳祐戊申明禋觀閱樂于貢院因悟虞書古意尚存及質之卦象全是畫出堂上堂下之樂　去古既遠象數廢絕諸君恐疑爲誕請更以四爻斷之諸爻皆偶落落如髮未有所束今四也以一如簪象從中括之朋類雖多一簪可盍故曰朋盍簪者象庶邦庶政之不一也聖人發學者以雷以重門以析以樂又以簪大意只要悟人以象

朋盍

簪象

上卦震也震宮大角一星爲天下帝座則有天矛一星漢志曰招誓曲禮曰招搖在上隋志曰招搖天盾三星漢志曰天蠭晉隋曰梗河南門天門陽門皆二星在角宿下其下則有庫樓十星騎官陣車車騎騎陣將軍房爲明堂布政之宮四星爲四表中間黃道之所從爲天關正如官署之三門其側則有二星曰鈎鈐又一小星曰鍵閉主管籥心爲天王下則有積卒皆在震　下卦坤也坤宮五車五星爲五帝座則有座旗鉞參伐參旗九斿關丘二星天之兩觀下則有弧矢天矢　閶闔帝居漢志紫宮外天搶三星天棓五星天官作四非所以衛帝居而備非常　太微帝座有虎賁郎將郎位　室宿離宮有羽林軍北落師門斧鉞天壘城　天津輦道之下則有河鼓大將軍左旗右旗天桴

紫微閶闔門兵衛圖

太微端門兵衛之圖
起翼宿第一度
止軫宿第三度
水村易鏡
三十七
通志堂
震宮天門兵衛之圖
起軫宿第十四度

坤宮天關兵衛之圖
起畢宿第六度
止井宿第二十五度
水村易鏡
三十八
通志堂
天津輦道兵衛之圖
天津
起斗宿第九度

臣光世辯證曰太初清明前五日候豫本朝清明候豫外是時斗建辰律中姑洗漢律以清明為穀雨穀雨為清明故于日在胃六度曰穀雨氣應與昔者取象曰重門擊柝之義全無相關蓋堯曆清明之候日在參參在西南屬坤宮坤為地戶參有伐又曰鈇鉞天之都尉此正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象歲行轉差日在胃尚不能合此象況愈久愈差後世有聖人作必以易為準

十二象惟重門擊柝正是國家第一件事國家無有夷狄外侮則佃漁耒耜商賈衣裳舟車弓矢宮室埋葬杵臼書契方可浸入條理重門非門也天亦不謂之門也設象也使寇賊姦宄至門方禦之天亦非天聖人亦非聖人也蓋重門者要服之外又有荒服如今次邊之外又有極邊也噫嘻不有荒服而有極邊每一覽豫卦為之悵然

小過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杵臼之象

右手 左手 / 左手 右手 / 杵 / 臼

震動於上艮靜於下杵臼之象天下萬物動於上靜於下者何獨一杵臼也臼也臼卦以震艮言象以形器言下二爻臼也中二爻杵也上二爻兩人對手舂也杵何爲橫用時少也　大壯之柱橫巛坤之字立巛火水二字亦立水坎字火離字

行過乎：衆 / 衆 / 又俛 / 俛 / 拳 / 踊

恭之象：人 / 人 / 俛首 / 首 / 手 / 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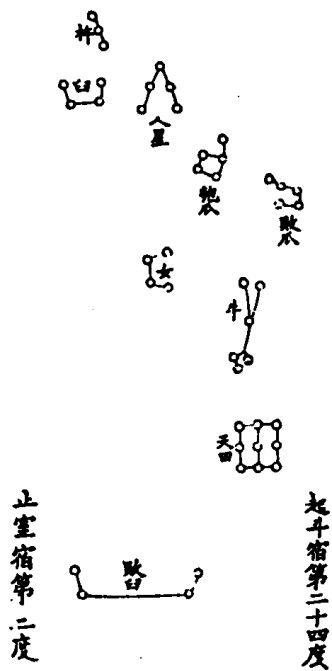
喪過乎：哭 / 又 / 手 / 又 / 足 / 又

哀之象：哭 / 哭 / 擗 / 擗 / 踊 / 踊

用過乎　儉之象：施于外亦此數 / 財施于外 / 財施于外 / 又限閑 / 限閑 / 財在內 / 財在內 / 藏于內亦此數

大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何謂也小過類謙俛首在衆人下爲謙☷爲衆人☷爲鞠躬一爲首⚏爲手足今艮在下誠謙也四爻又俛首是謙而又謙故曰行過乎恭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又六爻皆象人身上爻兩眼哭五爻又哭四爻手擗三爻又擗二爻足踊初爻又踊故曰喪過乎哀　又小過貨財象中二爻限閑象下二爻財在內也上二爻財在外也其中二爻限閑之也今則貨財藏于內者此數施於外者亦此數故曰用過乎儉周禮九式節財用漢人量入爲出者此也

此卦上震下艮艮宮箕宿下有杵三星糠一星天籥八星農丈人一星震艮之間天市中有斗五星斛四星曰箕曰杵曰糠曰斗曰斛曰籥皆治穀粟之器杵星亦倒倚箕近南斗斗亦器也其旁遂有雞星狗星

小過之象即大坎卦坎宮亦有杵三星在臼四星上其臼星正類下二爻下又有敗臼四星聖人測天實前民用不苟如此

臣光世辯證曰漢雨水後一日小過六五用事是時日在室十三度本朝立春候小過二曆俱失之古者聖人固以艮下震上静上動爲小過寔則因震艮二宮有杵臼星而取象也雖然聖人則全視日之所躔方合卦象堯曆雨水日在婁婁有天倉天庾又東北有天囷天廩秋成聚將以養民於是始作杵臼萬民以濟若太初日在室而用小過之義全差於易亦無相關　小過取象至小取義至大稻粱之在臼舂之杵之簸之揚之粃粟方定玉之在礦切之磋之琢之磨之玉石方明惟人亦然天之有杵臼爲去糠粃設也糠粃喻小人穀粟喻君子

水村易鏡　四十四　通志堂

睽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弧矢之象

矢在外 弓已弛 弦已發 弓張 弦張未發 矢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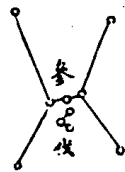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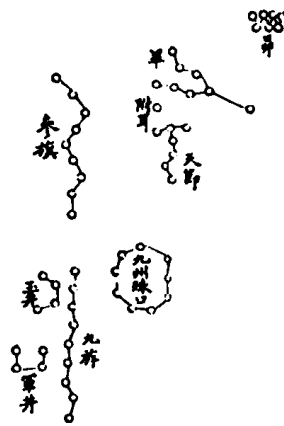
初爻矢也二爻弦也三爻彎弓也矢在弓內未發也四爻弦也五爻弓也上爻矢在弓外已發也始未發今已發爲睽事之將睽也必審之括之矢本在弓內發則不可復合矣適然忿懥非睽也若致爲臣而去則眞睽也　弓矢之威過於戈戟故曰以威天下兌金左旋生坎水坎水左旋生震木震木左旋生離火離火左旋至未而窮却生中央土若順數之反尅兌金睽是象　大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何謂也同者弓矢本同一括異者發則不可復合矣曰同曰異未發已發皆務中理君子愼諸引滿是矢未發若已發則睢雄決羣疑亡也

下卦兌也兌宮九星曰九斿一曰天旗天弓也天文書司弓弩張變之候以戒不虞漢志斿音流九斿之上九星赤如弓狀漢志曰九星句曲三處羅列曰天旗今星曰參旗史記正義天旗指麾遠近以從命者皆屬兌　上卦離也離宮東井下有弧矢九星漢志狼下四星曰弧注弧矢常欲直狼不欲引滿不直狼則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晉志弧矢九星爲是西南

參下有天矢一星彗孛干守天下弓矢用皆屬離

離宮弧矢之象

起畢宿第十二度

參
伐
廁
天矢
野雞
軍市
狼

止井宿第二十五度

臣光世辯證曰太初小寒前三日至立春前三日睽用事其時行在虛與聖人畫爲弧矢之象全無相關漢曆日在虛則堯曆日行當在營室營室有羽林軍四十五星宋均以爲營室陰陽終始之處際會之間常多姦邪故設羽林軍爲衛羽者取其疾也物之至疾者莫如弧矢故聖人因日在室遂設卦爲睽漢曆皆非

物之常合者未爲樂暫離而復合者至樂也周公東山之歸蕭何追亡之返管仲巾車之釋莊公出隧之後其樂又何如詩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喻睽以弓矢其義最深上九一爻天象曉然

大壯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宮室之象

下四爻⚊四柱象五爻⚊析桷象上爻⚊屋脊分兩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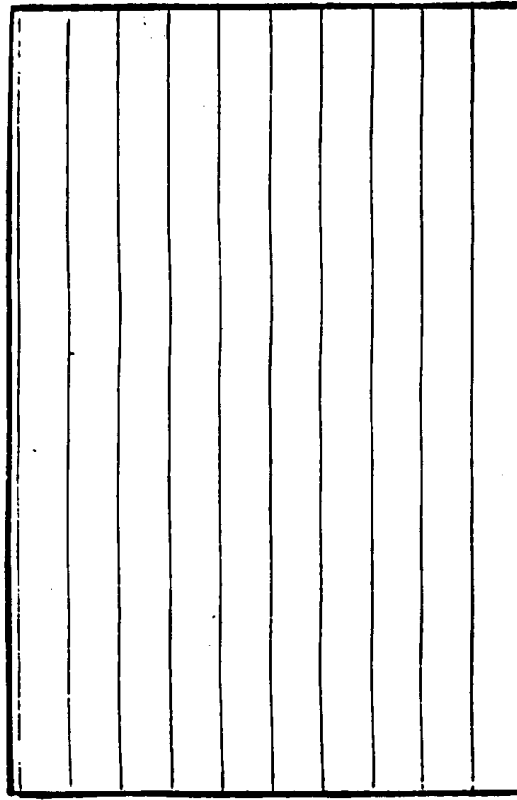
非禮勿履之象

履卦辨上下圖

天不可階升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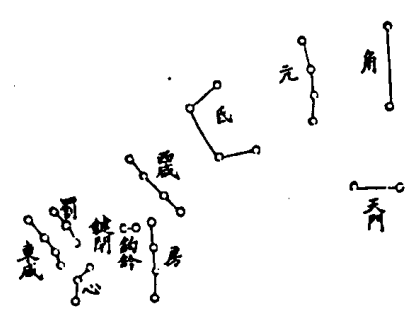
大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何謂也下四爻☰皆殿陛一級又一級象上二爻☱人足一步又一步象人臣所履止此其上不可去矣愈高則愈危以禮自持何危之有陶侃折臂霍光驂乘危矣哉

履卦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何謂也下二爻☱堂陛也三爻⚊足步也象人臣步履只至此上三爻☰天也君也不可得而至也上下既辨民自無邪心蕭何劒履上殿臣位極矣如趙高佩二世璽綬欲登殿殿欲壞者三豈不可畏乎哉

人主最處☰崇高之極所踐所履亦如上二爻⚋止此矣殿庭崇高之外其上不可階而升矣秦皇漢武過求神仙豈有天之上更有天可升也觀象便知下卦乾也乾宮有危營室東壁危還固爲蓋屋宋均注一星高旁兩星垂下似乎蓋屋又史記正義謂蓋屋二星在危南恐文誤案蓋屋雖別有星然危自主蓋屋營室爲清廟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皆以室中星爲正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下有土公吏雷電霹靂雲雨故曰以待風雨東壁二星主土功下二星曰土公主營造　上卦震也震宮有角氐房心角主宮室房心曰天子明堂氐亦主宮室阿房宮賦曰鉤心鬬角用此

乾宮壁室宮室之圖

起女宿第九度

止奎宿第三度

震宮房心宮室之圖

起軫宿第十五度

止尾宿第三度

臣光世辨證曰聖人因乾宮有營室震宮有房心皆宮室象立爲大壯固也然星皆從日非日無以準星太初驚蟄大壯用事凡三十日是時日行自奎三度至胃五度方交清明若援以大壯與宮室全不相合蓋堯時二月日已行昴畢昴畢西也房心東也房心爲宮室正對昴畢以此推之方合聖人設卦初意

大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棺槨之象

槨 棺 棺 棺 棺 槨

君子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之象

陰 陽 陽 陽 陽 陰

中四畫皆奇☰象棺初爻上爻二畫皆偶☷象槨棺小多完木槨大于棺並木初爻上爻皆斷而復並之象既親乎土終期於盡澤滅木也兌爲金以兌金施之巽木棺也兌爲口以兌口臨之巽木哭也兌爲巫以兌巫施之巽木祓也　大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何謂也二陰居外四陽在中四陽皆乾二至四亦乾三至五亦乾君子博厚充實如此何畏乎二陰何懼乎外邪

上卦兌也兌宮胃宿中有大陵主陵墓死喪其中一星曰積尸亦名積京此星有變天下多喪昴宿主喪下有天䰟主醫巫　下卦巽也巽宮軫宿中有長沙一星主任載死喪之事巽四月卦也是時日行在酉經大陵積尸陽氣漸消陰氣漸長人多疾癘棺槨用事　又大過本是一箇大坎卦坎宮虛二星漢志虛爲哭泣之事史記索隱虛舊依字讀而鄒誕生音墟

虛有司命司危皆冥官主人壽筭死喪危爲蓋屋墳墓四星哭二星泣二星虛梁四星主陵廟宋均謂蓋屋中無人但空屋似乎殯宮坎卦之中添乾三奇畫爲四奇畫是一大坎卦坎北方爲萬物歸根復命之地寃氣至是歸息

兌宮大陵諸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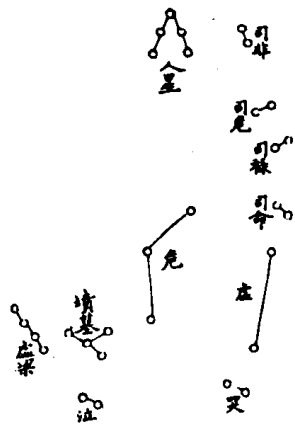
起婁宿第十度

止畢宿第三度

巽宮長沙諸星

起翼宿第十四度

止軫宿第十三度

坎宮虛危哭泣諸星

起女宿第七度

止危宿第十三度

臣光世辨證曰月令孟冬中氣日在尾太初小雪日在箕三度以堯曆推之日當在斗牛斗牛北方坎也大過本是一箇大坎卦其詳見上

楊子雲太玄曰萬物出冥入冥新故更代此皆言與易準又失劇二首温公云準大過其卦氣列孟冬冬坎卦故二首之詞皆悲如曰物陷不測如曰陰窮太泣曰日月之逝改于尸曰出野見虛皆棺槨象也

夬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簡冊開

展之象

上古用簡冊下五爻皆奇簡冊重復象開而視之必從上始上一爻一即開展象上兌卦兌爲口天下高處無如王庭令將簡冊開展以兌之口傳宣於乾九天之上頃刻則播之天下非夬乎在上曰命令在下曰書契其象皆先著于天而後成人文賁卦盡之矣

大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何謂也天子出令於九重之上大臣左右或以此居爲己德不特人將忌汝天亦忌汝天朝制誥曰褒詞顯冊惟日有之削奪之文歲不多見故止曰施祿不言先王與后而獨曰君子謂大臣也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惟我后之德則誰其汝忌　黃帝素問西方主燥燥生金金主辛辛生肺故肺爲喉舌洪範曰二言於五常屬肺肺屬金皆兌也許慎字說號字以口在丂上丂天象也高象也詩緜衣不吳不敖泮水不吳不揚其字皆以口在天上謂鳴于高處也觀吳宛然一箇夬卦家人嗃嗃亦是語聲之高故有嚴厲之象

下卦乾也觀天之象當先觀紫微垣此聖人觀象之始天柱五星天之象魏在紫微垣中入危六甲六星主圖書入奎隋志天柱建政令懸圖法之所東壁二星晉志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曰危曰壁曰奎皆屬乾故下卦乾也　上卦兌也兌有卷舌六星主語樞機之事晉志隋志主口語故上卦兌也兌之爲口其來古矣

乾宮奎壁圖書之象

兌宮卷舌主口舌象

臣光世辨證曰諸曆皆以夬爲五陽之月然聖人觀天之象則又不然漢曆清明日在胃六度本朝日在奎皆與堯曆不合又全無書契象蓋古人設卦之初日在畢正西兌也兌爲天口旁有卷舌六星畢有九州殊口九星皆口象發爲號令著爲言語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實取諸此非有聖人立極于數千年之前天象幾不可明矣聖人不肯著于曆而獨見于易者曆有時而窮易不可得而窮也

東壁爲圖書之府天亦有文書乎非也天之精氣發爲河圖洛書以示人數聖人從而敷揚大教文字浸廣其精氣又從事類列位布散昭明于天無一不與

人物事理相應者如天社天稷靈臺明堂軒轅傅說等類皆非畫易之前所可名者況東壁乎噫六經未作之先橫圖爲萬代文字之祖讀易君子幸留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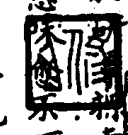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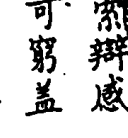
水村易鏡

後學 成德 校訂

水村易鏡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林光世撰光世字逢聖莆田人館閣續錄載其淳祐十一年以易學召赴闕充秘書省檢校文字十二年教授常州文字職事如舊寶祐二年補迪功郎添差江西提舉司事辦公事閩書則謂淮東漕臣黃漢章上所著易鏡由布衣召爲史館檢閱遷校勘改京秩自將作出知潮州開慶元年召爲都官郎中入爲司農少卿兼史館官階頗有異同又稱其景定二年賜進士出身在都官郎中後二年均未詳孰是也是書序稱丙午蓋成於理宗淳祐六年大旨據繫辭之語謂諸儒詁易獨遺仰觀俯察之義因居海上測驗天文悟天澤火雷風水山地八宮之星皆自然有六十四卦遂以星配卦先取繫辭所列自離至夬十三卦推闡其旨以發大凡所列星圖穿鑿附會自古說易之家未有紕繆至此者夫庖犧仰觀天文亦揆其盈虛消息之運耳何嘗準列宿畫卦哉後永豐陳圖作周易起元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謂之察於地理充乎其類殆不至以鳥獸配卦不止矣

易序叢書十卷（原缺卷三至卷五）

〔宋〕趙如楳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序叢書十卷》提要

汝楳善湖之季子史彌遠之壻也易序蓋其家塾
之名經義考引袁清容之言於易序叢書注爲周
易輯聞易雅筮宗三書輯聞別行不入叢書通志
堂經解竹垞以未見此書也此序之馬氏原涵深衣考
刻之
律本義周只記三種浙江經進董里翁家寫本亦同
而以八陣通記分爲通記衍義通記拾遺及太極圖畧
分爲加太極畫地以足十種之數然則此書久無全文
矣癸卯大暑前二日雨窗偶記 芸楣

吾讀易序叢書知
趙公之才之學之識[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於[illegible]索辯感
訛辭謹而嚴條理精密使人[illegible]不可窮盖
公天資冲静家訓染濡二十四　居閑舍觀書了無
異耆二十四季用力于聚書宜有深功山林槁項黃
馘卒歲窮日所不能辨者公能辨之此中之所嗟乎
頫北面為者然思公之成此書也將以破羣疑迪來
世則板而行之與學者共固其所也公方起家守東
甌中豈不能布襪青鞋遠々千里莫公成此不朽又
思公所論八陣如意城略乃制勝之　概切時之長
策醫能治而上未使令
陞辭有日其空聽為上言之以見經濟萬一云寳祐
丁巳人日後學福葛中
跋

易序叢書序

先君子服勤
王事于江淮間閱歲維多征行必載書汝楳侍焉得
所口授于易尤詳下至律曆數度之學不研究汝楳
家居余二十稔蚤夜習讀弗敢怠今齒衰志荒迄未
見其進愧
先訓多矣懼終遺泯因叢粹其說用討誦于家[illegible]可
言著書云開封趙汝楳書于易序

易序叢書目錄

開封　趙汝楳

易序叢書卷第一

開封　趙汝楳

易雅序

爾雅訓詁之書也目張而彙聚讀之事義理物理秩然在前富哉書也經之翼乎厥後廣雅俾雅埤雅離依倣為書大槩於道無所益易雅之作則異于是易變易也卦殊其義爻異其旨萬變畢陳衆理叢載學者如乍入清廟目眩于尊彝幣玉體煩于升降盥奠耳亂于鐘鼓磬簫凡禮之文樂之節且不暇品名況能因之以知其實乎又如泛海若而罔識鄉往之方遊建章而不知出入之會汝楳嘗病焉乃復熟畫辭而為此書庶幾緣是指入易之逕津求體易之實用或曰子何沈錮辭畫不能融渾希微若是哉余曰程子論為學之害曰昔之害乘其迷暗今之害因其髙明自謂之窮神知化實則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嗟夫淺深非二水體用非二物精粗无二理也易之為書言近而指遠不指言何以知其指通乎近則遠固在是倘慕遠而失諸近吾知

兩失之而已尒世或外辭畫以求易則此書爲贅否則不易吾言矣程子之論真爲學之大閑歟

易序叢書卷第一

開封 趙汝楳

易雅

通釋第一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明道也道無形曷從而明之唯寓之象數而已象數非所以爲易非象數則無以易見易不可見則道何由而明哉是故求道者必於易求易者必于象數象數之于易猶本之本水之源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竒耦其寓也像之爲象陽竒而陰耦數之爲數陽一而陰二通此以往則有辭焉辭也者聖人所以發象數之緼而明此道也夫易之卦有體焉有名焉體以數成名以象得易之爻有位焉有吉凶焉位以數列吉凶以象顯何謂體儀象遞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六畫成卦豈非以數成體乎何謂名乾坤是也積六陽有天之象天行健故曰乾積六陰有地之象地順勢故曰坤豈非以象得名乎何謂位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六爻既備六位成章豈非以數列位乎何謂吉凶潛龍安于下則宜履

霜至于冰則陝豕一也吉于積牙凶于躑躅卑一也
積載于二曳輪于初豈非以象顯吉凶乎卦有六十
四一卦一名一名一時爻有三百八十四一爻一位
一位一變彖時辭統一時之義以斷其情爻辭辨六位
々情以盡其變釋彖所以明卦下之辭錯綜其辭所、
以言卦爻之變小象以明諸爻象以明兩體使世無
古今人皆聖知則道不待傳言且可廢又奚象數辭
義之足云包犧卿上古貞樸未漓之時已不能不見
之畫況當中古憂患之日聖人能坐視生人之顛越

而獨于咨言乎故辭所以明象數象數所以形道、
固非囿于象數之中象數則未嘗出於道之外是故
求象數者必本于道求辭者必本于象數謂得道而
象數在其中則可必欲遺象數而求道則遠矣是故
象數者余之所謂水之源末之本也卦有定名獨水
之濫觴木之芽甲定為其水其木六爻卦則流派枝葉
也流派有通塞枝葉有華瘁則諸爻之吉凶也辭則
水之經木之譜也學者觀水經木譜而不尋其源察
其本故不及者囿習而訛經譜過之者牽合經譜以

証己說此易道所以不明也易道貫通萬古之變易
書該括萬變之情玩畫而不採名得之原是謂不知
卦玩辭而不循名卦之義是謂不知言不知卦不知
言而謂之知易未吾之信也知卦矣知言矣然後以
卦為吾所遇之時以爻為吾所居之位以爻象為吾
所為之事深思而詳處之然後玩辭之吉凶以驗己
之所行則一卦一爻一辭皆吾受用大君之宰制宇
内大小之參贊化育達而尊主庇民窮而険德遯世
死入而不自得此聖人觀象玩辭之學沈心憂世之

方也吁言象數於今之世者亦難矣漢儒累之也漢
儒累之故虛无者得以荒之浮辯者得以亂之占驗
者得以訛之余今所云者聖人之象數非漢儒之象
數也以之進德脩業以之傳道解惑庶或取諸

書釋第二

易獨得全非幸也非幸者何聖人所嘗憂也聖人樂
天知命夫奚憂由其與民同患故聖人之憂天下甚
於天下之自憂而易所以作也易為憂世而作詎肯
自寘于不自憂之域則掌于太卜者聖人自憂之深

也是苛法之禁雹麵之燬凡足以經理天地綱紀以王國之書皆爐滅而灰絕唯易得免焉夫易之存聖人非有扼制之術甘誘之具也聖賢達觀夫吉凶之理則安行于易凡人謬迷于利害之中則不知有易唯暴強無良之人棄滅仁義殘刻禍賊外若无所忌憚然其降衷以生疑成慮欺趨吉避凶均有是心倚易為命期自發于怵惕之場意秦皇之私必有甚於眾人則秦之存易直以自存聖人雖憂之若弗與為嗚呼周興而易以興周亡而易不亡則夫卜世卜年聖人豈徒欲知其享國之數而已不然者以靈爻蘊以靈邪聖人豈若欺株枯介之不自靈邪故曰易獨得全非幸也漢興羣經殘闕或口傳於老生或出自屋壁諸儒專門世守鵠首窮研雖斷編遺簡猶捋曲通其義唯易義全書探討最易孰謂其紛掾反甚于他經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獨費氏經與古文同施梁丘高氏亡與西晉孟衰亦不傳陳元鄭眾皆傳費學馬融鄭元荀爽在肅王弼皆為之註今易乃費氏經也馬鄭諸書已不

全見孤行者王弼本爾唐作京作舉正自以為得令王弼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真本于今易有所損益凡一百三條坤初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京本无堅冰二字按此乃舉爻辭以通釋大義謂言履霜而遽及冰者霜為陰凝之始冰為陰凝之極故言始凝以明堅冰之漸儻去堅冰但云始凝則始字无因而發或者京因魏許芝之對而云爾卜史一時之言可據以改經耶比六五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京本失前禽在舍逆取順之上意彼以釋辭在上爻辭在下乃倒顛之按小象類此頗多常九四曰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解初六曰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旅九三曰喪其僮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凡是與比正同此聖人互文明之妙庸理可聽改夫易全書也後人猶扶王韓之名以更古文他經何望焉況自保氏失官書不同文漢魏以來家自為書〻自為說固有一字而數音一音而數字數義而一字數字而一義者學者求之今易而不通乃參以他本甚至或改或損益如郭京輩使學者无所

取裁其用心字學者則斷以許氏說文不知先秦文簡每多假借不特易經為然彼說文作于東都至魏晉間世人未之程式如大過枯楊生稊之類考之字書曾靡有定焉可執以為據唯求音義于經旨則可信矣余既幸以為全書故粗論字義之誤於此

學釋第三

書所以載道易所以名書也包犧開道而寓之畫畫則書之權輿也三代皆有書夏首艮曰連山商首坤曰歸藏周首乾曰周易今之易周易也文王憂世之所演也上篇始乾坤天地之體也終坎離天地之用也下篇始咸常人事之體也終既未人事之用也是乃三極之道也周公繫爻倚物象以明理物象者畫之証者也夫子繫傳本之以性命道德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盛德大業由此乎出于是文王周公之旨大明矣自秦垢莫污其書傳授歷歷可考傳言商瞿受易于聖人歷橋庇馯臂周醜孫虞田何不聞有所述作何傳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易傳丁將軍學最聖有施孟梁丘三家又費直以彖象系辭解說上下經高相亦傳丁將軍學然其書皆亡所可考者梁丘賀以占筮顯名漢宣時費直長於卦筮高相專說災異其後虞翻關子明之徒尤注意于占至管輅雖分筮下卦乃絕口不言易中辭義矣嗟夫夫子繫易之書幸傳漢世而諸大率皆主于筮卦于災異而反遺性命道德何邪商瞿在孔門非名弟子意者止受筮于夫子故其所傳僅如是耶太史公自序謂受易于楊何乃止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則自商瞿以來所傳益可見矣易專為筮未經吾夫子之手之說也言災異則筮卜之遺意也若焦延壽不祖田楊不用筮卜自成一家京房傳之專明卦氣占驗極而至于蘇竟郎顗楊由景鸞樊英之徒則以易兼河洛圖緯風角七政而易儕于讖緯矣西漢之末向長范升諸人好談老易東都則折像魏則何晏王弼崔微皆以玄說易後至杜弼王希夷王績武攸緒輩皆好之唐開元初詔張說舉通易老莊者則易又修于老莊矣孫盛論王弼曰叙浮義則麗詞溢目造陰陽則妙賾无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

歲月五氣相推搠皆揃落多所不關玩亂玩占作跳句是流入文辭不唯舉觀變玩占之事鄙之為星翁[illegible]祝之學且併聖人觀象之妙理而棄之夫易畫備於[illegible]讖辭詳于三聖性命道德之緼夫子盡以發之顧乃交異于西漢圖緯於東都老莊于漢魏之交情絕圖緯唐祖玄元故老易獨行學者瀾倒吁可歎已[illegible]我朝王昭素胡安定諸儒挽而回之伊洛益闡[illegible]指歸然後始復為性命道德之書後學何其學耶然猶有旁支疑似易以惑人者互體非象也而或取以釋象圖緯老莊非辭也而或取以釋辭遊魂歸魂非變也五行納甲非占也而或取以用之變占何異端而多岐邪然易固無惡也若揚子云擬易以作太玄而主乎歷魏伯陽假爻象以參同契而作主乎養生他如洞極元包皆依彷占筮而作下為越方考鬼家亦竊取之又何害于易哉易家有子夏傳儒先多引以斷疑雖于其書不與其人然亦不容不辨蓋由情志以為卜商故後人承而弗察信之者以為京房為之箋疑之者以為近世人以王弼本冒為之傳世有兩書今觀諸儒所引二書中語皆不類洙泗亂象繳繳後人冒作亦決非卜商之書孫坦氏曰世有子夏傳以為親得孔子之緼觀其辭間或取左氏春秋傳語証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則曰縣官嘗疑漢杜子夏之學竊以為卜商但嘗言時未聞明易按欽鄰與鄧彭祖王商萬章會慶之徒皆字子夏二杜于易未聞師授孫氏之論尚為可疑唯彭祖傳梁丘之學如以子夏為彭祖猶有彷彿以為欽鄰則無所依據余未敢以隋史為信世之說經者更詳之

情釋第四

吉凶悔吝生乎動〻者何情也情者何性之動也一氣判而陰陽分鍾之為物得陽者剛得陰者柔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故不動不動則吉凶悔吝之故泯矣靜不能无動故發而為善惡邪正愛惡睽合之情動于中物感情于外以是則吉以是則凶以是而悔吝苟能知幾先見有吉而已否則反是聖人慮後世溺于情而不自制故設卦而類萬物之情以盡其情僞以示後世且經卦既重雖純乾猶貴于利正以其

不免於動也利正者性情也況[illegible]相盪而情已交則一卦自有一卦之情六爻發揮[illegible]純乾猶事于旁通亦以其不能免乎動也旁通者通其情也況剛柔相推而情愈繁則一爻自有一爻之情顯於名爻之情象與物乾坤之合乾下為泰上為否震坎之合震下為屯上為解合卦一而義胥反者情不同也剛居三在乾則厲在謙則吉柔居四在小畜為蓄德在剥為剥膚剛柔一而事胥反者情不同也情之不同如是豈分散無所統一者五為君位端拱于上其經論宰攝乃屬之臣彼爻畫變動周流六虛或屈伸內外或得失當否其為某卦某時則自有主時之爻故諸爻鄉背其情悉繫於此爻然後六位旁通脈絡綜貫爻爻胥為用固自秩然不紊是故卦六之時爻之位皆因情以成吉凶三聖人之辭皆情以明吉凶故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學者當玩聖人之辭以求卦爻之情即卦爻之情以制已之情庶幾情復乎性此聖人繫辭之情也

位釋第五

易關于三畫而三材之象顯卦重于六畫而三材之位備位也者所以殊貴賤明外內虛之以待剛柔之迭居辨之以定趣變之吉凶者也夫兩儀形太極之判四象為兩儀之衍合兩儀四象而象三才故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天人地三材顯矣而位猶未備兼而兩之故六位而成章上五為天四三為人二初為地(天)(天)(人)(人)(地)(地)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乾九五飛龍在天九四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九二見龍在田初九皆勿用三材之道如是析而六之則六位各有所配以類人事則五為君之正位又為陽之正位二為臣之正位又為陰之正位(陰)(陽)(陰)(陽)(陰)(陽)當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蹇六三王臣蹇蹇四為近臣三為公初上為外諸侯(賓)〇(臣)(公)〇(民)泰上六開國承家豫九四由豫大有得大有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屯初九利建侯上又為高尚之臣初又為民及未仕之賢(民)〇〇〇〇(民)蹇上六不事王侯遇九四遠民也民指初六乾初九潛龍析上下卦而論則上為天下為地(天)(天)(天)(地)(地)(地)否天地不交初為內

三為外為終〇〇〇(剛)〇〇〇(柔)〇大有大中而上下應之指五蒙時中也指二比六二之自內指二五比合六爻而論五四三二為中初上為外為初終為上下(剛)(中)(中)(中)(中)(陽)子曰則非中爻不備指五四三二需初九需于郊同人上九同人于郊師初六師出以律以為出初否上九否終則傾乾初九潛龍勿用下也井上元吉在上六四為五純爻之中(陰)(陰)(中)(陰)(陰)(陰)復六四中行復獨由下而上為往由內而外亦為往(上)(上)(剛)(下)(下)(剛)泰小往大來為由下而上也六四往吉由四往初為由內而外由上而不為來由外而內亦為來由主視客亦為來(來)(來)(上)(外)(內)(內)復七日來復為由上而下无妄則自外來而為主于內為由外而內當三人來上為主三人為客

其為是參錯不一者所以極六位之變此爻位之別也剛居陽柔居陰為當位反是為不當位(柔)(剛)(柔)(剛)(柔)(剛)既濟剛柔正而位當未濟雖不當位剛自陰之陽柔自陽之陰為得位反是為失位〇〇(剛)〇〇〇漸六四進得為小過九四剛失而不位下剛柔合為應〇〇〇〇〇〇未濟則柔應也純為敵應(剛)(柔)(剛)(柔)(剛)(柔)民上敵應下上臨下為乘下奉上為承〇〇(剛)〇(剛)(剛)屯六二乘馬班如謂乘初六四乘馬班如謂乘初而乘之蓋初六意承考也謂承五是故五則大明中天臨制萬國如飛龍在天火在天上之類是也二則得時行志尊主庇民如在師中吉

包荒得上于中行之類是也三四居危疑之地故多虞于凶懼初尚為始終之際故罕係乎吉凶此居位之常也然諸爻有當位而反疑不當位而利者反賁為剛柔交賁之時四乃合三而賁初則九四六四雖當位而反疑噬嗑用獄之象柔上進而得中則六五雖不當位而反利此居位之變也九四之為群陰既大吉矣以其近君而擅民聖人必厭不當之戒九三之勞謙屈天道矣以其有功而不得聖人乃明有終之紹此又吉凶无常唯時是適斯易所以能周萬變而不窮者歟王氏略例曰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邪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也若以上為陽位也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吁殆未足以論位之變也聖人言位有指本爻者有指他爻者有析六爻者有摠三爻者萃九五曰萃有位謂九四已萃羣陰九五僅有位而无民此指本爻之位乾上九四貴而无位謂上九居飛龍之上无裁成輔相之位此指他爻之位既

濟曰剛柔正而位當謂六位之陰陽皆當此析六爻之位需上六曰雖不當位謂上三爻為天陽之象於陰為不當此總三爻之位爻位之變不同故爻位之辭亦不同儻拘于析位之陰陽而遂謂初上无陰陽定位則蒙九二晉六三豫九四大有六五禾聞以不當位為嫌是中爻亦無定位庸止于初上乎略例謂之无定位而需爻直註云无位益舛矣雖然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故爾至于範圍輔相所貴又不止此剛居二而帥師猶有毒天下之憂至五則比輔而下順從矣柔居二而同人則有伏戎乘墉之吝至五則大中而上下應矣此由居五而有功者也豫之世臣彊君弱而得常不死者幸居中而未亡需之時陽碍于險其得不困窮者以有九五天位之君此由居五而免咎者也然則聖人之大寶曰位詎非五乎

象辭變占總釋

易者道德性命之書也三易掌于太卜易固專于占也聖人為之辭曰君子居觀則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豈專于占也哉觀于卦余知象之所存乎玩其象余知辭之所由發也觀于蓍余知變之所存乎玩其變余知占之所由立也是故求占者必於變求辭者必於象或曰得象可以忘言知變則又奚假于占然而必貴乎是者變占以前民用象辭以同民患皆道德性命之故也余懼或者偏倚于一故揭聖人之言析而明之

象釋第六

太極混融道函三材之象太極既判道在三材之中是以三才有象而至道無形夫天運于上日月麗焉地載於下山川出焉人物生其間動植分焉莫非象也然則要其所以為象者非道而何故道雖无形而見象即可以見道凡至神至顯之理皆寓于可指可求之象象即理理即象也夫理寓于三才在于昭露聖人通之凡人迷之聖人欲天下後世洞明无形之道故即有形之象而示之且設卦之初將以周萬變而盡情偽似若極精竭神窮搜而冥討者然蹟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曾不過天地人物象之未嘗為希奧奇秘之說以驚世眩俗使人不可思而得學而至

也然象至顯也亦至微也自夫人求理于深僻遂曰象為淺鄙由其淺鄙視物象而象之理遂不暇明象之理不明而曰知易未之或知也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包犧觀象而作卦文王周公因象而繫辭故曰易者象也純陽象天象不止天而剛健之理可求純陰象地象不止地而柔順之理可得震巽以動與之理象風雷艮兌以止說之理象山澤坎離以虛明流行之理象水火互來而六十四卦變動而三百八十四爻物物有象象象具理觸類而格之象不可勝窮理不勝可用則精粗一貫窮達一致其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非誣我也聖人謂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則象非可鹵莽而定也物理精微格知其極然後可得而定也乾坤陰陽曼殊也而坤上稱龍戶庭門庭幾近也而吉凶胥反履之虎不咥于卦而咥于爻小畜之雲雨於爻而不雨于卦言桎梏于蒙之初而言校於噬嗑之上下言鴻於漸之六爻而言飛鳥于小過之初上蹇之五二不稱往來中孚諸爻象皆不類木枯楊金別黃 取

金水指井谷火極焚巢聖人泛理以象物其精微若是雖疑似之間斷乎其不可易奈何漢儒習聞春秋以來筮易之辭不察聖人象物之意於是以象為象不以象為理玩辭以辭不玩辭以象甚而取筮家互體于術家卦氣五行說諸而附益之其淫流蔓茹罔知紀極王輔嗣疾其然則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之論以通之其說曰義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然質諸聖人之言馬乃以畫剛之象健則三畫乾之德在需乾居坎下以剛健而免險陷之災至重坎雖各具一陽而六爻終无出險之象倘指一畫之剛為三畫之健不亦違聖人之情而謬失得之幾乎聖人因卦爻而立物象卦爻所无聖人不輕象以物也輔嗣尤漢儒之棄文責卦乃欲妄象以求義且聖人設卦觀象舍象无所觀也象既忘矣何義之可求使義可忘象而得則聖人何為立象以盡義是漢儒病于固滯輔嗣則流于荒忽矣夫三才有是理則包犧有是象卦爻有是象則文王周公有是辭夫子所謂剛柔當否之類蓋指觀象之法以探

三材之理然則辭也象也理也一物而異名者也至若說卦之象與諸卦之象不同乾卦不言馬而說卦為馬震卦不言龍而說卦為龍大畜稱牛豕說卦乾艮不為牛豕大過稱茅楊說卦巽兑不為茅楊至為布為大塗為心腹為蚌等皆諸卦所無若以作傳筮易之象參之疑說卦後章為占家玩占之象後人或取以附夫子之末說卦猶諸緯皆稱夫子之筆是也況此文失于漢初至孝宣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之又荀鄭馬虞諸家之象多寡不同以故不能不起後世之疑唯得象之理者可以无惑

辭釋第七

天何言哉言不盡意而猶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辭殆不可已也辭昭于當時書傳于萬世聖人非浮于辭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又易之道也時有憂樂故聖人之辭亦有憂樂時樂時憂聖人何容心哉得時則樂得位當位則樂有應有比則樂樂之中有戒焉有懼焉不得時則憂失位不當位則憂无應无比則憂憂之中有謹敬避廟諱焉有幸焉樂之辭暢以約戒之辭懼之辭嚴憂之辭正仁避廟諱以微謹之辭危幸之辭寬連山歸藏已亡其辭莫考若周易則文王之彖周公之爻皆以發其憂樂之情乾元亨利正樂辭也豐亨則示日中之戒臨元亨而猶懼八月之凶剝不利有攸往憂辭也明夷則艱正以致謹遯則猶幸利正而致亨隨孚于嘉言樂也泰三戒于勿恤其孚禺四懼于折足覆餗師或輿尸憂也遯于謹于勿往豫五幸於不死凡此皆事明而辭顯至於變動不居憂樂迭見其微辭奧皆可涉涯涘而窺浩渺坤之五欲顯然辭之曰君而卦為純陰其言黃裳者取居中處下之義示坤之當下於乾隱然有后妃之象他如泰之歸妹剝之宮人明夷之箕子皆有深意以貽萬世之訓玩文周之辭至此无餘緼矣奈何聖恕少而中材多故吾夫子為之辭或総凡或辨揆或足其微旨如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以擬其象健順動巽明險止說以體其德性失得以紀變當否以辨文中正以立本

來承隱比以明位立卦而觀則為上下首足本末升降偃卦而觀則為內外前後往來始終消長若是皆發凡之類无咎一也有雖咎有不可咎當位吉也有當謂而疑有不當位而利若是皆辨疑之類萃九四无咎而尚嚴位不當之戒離六五出涕戚嗟而特尊為王公之離若是皆足其微旨之類若夫辭嚴義明以片言別知蒙而不失之畧蒙曰險而止蒙蹇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只益一能字知蒙分而辭衆理備句為之釋而不失于詳此九五爻義有錯綜如歸妹則上下文不嫌于異上言天地之大義下言天地不交文背馳以理不可易如震則彖象辭不嫌于同釋彖釋初九爻若此者非一所當玩而深求之也嗟夫三聖人之辭或因畫之象或因象之意皆有攸本畫之象有通一卦為象者有析上下卦為象者有指一爻為象者有合數爻為象者象之義有通一卦起義者有析上下卦起義者有指一爻起義者有合數爻起義者各釋之本文雖以枚舉大抵有畫即有象有象即有義曰象曰義名雖不同其為繫辭之本一也子曰將反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又聖人以易觀人之要玩易君子當更求其所以為辭

變釋第八

至哉變乎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无形者不變有形而後變厥初何形亘萬古而長存泊陰陽判而變矣生在天則四時變通在地則變盈流謙人物則遊魂為變舉天地人物皆囿于變而不自已而神則妙乎其中變也者其生生不息之理歟是以聖人化而裁之裁此變也神而明之明此變也據要觀方使使天下之人趣時不倦既成萬物而參贊化育矣聖人知變凡人昧變彼禍福之倚伏吉凶之胥祥成矣而敗忽繼焉是矣而非或胎焉況時有汙隆政有損益益將日異而月不同推而百千萬年之後其變有不勝紀者於是聖人作易畫卦剛柔相推以盡天下之變揲蓍求卦爻象變動以逆天下之變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且自蓍而言自分二卦一至三變而一爻成十月八變而六爻備此蓍而成爻者也六爻成矣爻之中凡得七八者不變九變陰六變陽一卦

之變六十四通為四千九十六卦此因爻而變卦者也万未著之初陰陽之爻猶未别至分而二始寓于兩掛中雖寓也之而猶未見至三變而後見既見矣卦未備也十有八變而後備既備矣卦遇九六者至互變而後定而吉凶可得而占矣嗟夫揲蓍之法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之者也然聖人能立法以盡變而不能逆知其變當分二之後未揲之情莫辨爻之為陰雖至十有七變猶未别為何卦是以其變莫測而蓍之神為无窮然非荒誕茫无有條理也詳玩靜

索實由自然故分掛揲扐若參錯不齊而初變不五則九次變三變不四則八未始少紊三變之余為九者十二為七者二十為六者四為八者二十八其多寡曼絶如是而類之為陰陽各三十二總之為六十四正與卦數等於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存以其不變此至變之所由出也是為變卦復自卦而言其變凡二有卦變有卦變有爻變經卦互重以成六十四卦之體此卦變也爻重為六因各有變自卦下陰陽之純者為始上下互易以極三百八十四爻之變此爻

變也乾坤重卦交而為六三二三三為一陰一陽之始凡爻之一陽五陰者皆由此次第互易而變各五卦三三三二為二陰二陽之始變如上各十四卦三三三三為三陽三陰之始變如初各九卦〻變之辭如健而巽止而説爻變之辭如剛來而下柔〻進而上行皆聖人作易之所取也六卦之變先後有序秩然一定倘一循其變而索之聖人釋彖之意昭然義見矣或曰六十四卦自八卦而變今震坎艮皆自臨變巽離兌皆自遯變豈先有臨遯而後有六子邪

曰合經卦重卦而論則三重為六是八卦為先六十四卦為後但指六畫而論則八卦互重一時同變豈復有先後之分聖人於噬嗑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非先有頤而後有噬嗑也況卦變爻變例各不同烏可比而壹之耶或曰包犧畫卦目擊道存卦變之外復有爻變回視包犧之畫何繁簡若是曰包犧雖未命辭而優世之根柢已寓于畫文王周公因卦爻之變而辭良由萬古之變无窮而易之變包乎萬變之表雖中古所无後世未有之事而易中〻先具其理卦已

變之外復有爻變乃自然之故聖人詎容特秘之故世有此事而易無此變則非所以為易；有此變而不能明此變則不足與言易非聖人之不憚煩也聖人因變而命辭若文王釋卦周公釋爻是也至夫子則無卦與爻極其變以錯綜之文王周公之辭可知已夫子無極卦爻之變請舉隅以示之訟之辭曰上剛下險者釋乾上坎下之體也曰剛來而得中者訟二陰爻卦自䷋變九三來為九二而得中䷅此釋二三兩爻之變他卦皆然特辭有顯晦未易卦之為釋爾无妄之辭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此析經卦而論三為外初為內蓋无妄初爻之陽自䷅下卦九三變來初䷘而為主于內凡是通謂卦變若夫復即是剝夬即是遇以至三陰三陽之卦特在反覆升降之間亦實一理也其他如李之才相生圖邵康節反對升降之說義皆幾近若朱漢上所載虞仲翔卦變則錯雜而无統左傳蔡墨所舉止為一爻變之利一世二世之變流于術矣術无萬取之為元包又其末也焦延壽所變雖與著合其辭不經要非聖人之意第細玩三聖人之辭皆有自來觸類而長其變不可勝窮豈止三百八十四而已乎又豈止四千九十六而已乎其他象位之變各具本篇

占釋第九

心尚虛靈物來先覺占何為者哉自利慾熾良性不君乃有涸吾清明者故辨姸醜莫若鏡別輕重不若權且昭然一定者猶爾況是非吉凶伏於幾先其趣舍殊軌欲決疑似而斷群惑烏得不託諸物之靈失著物之无心而靈者也聖人神明其德心洞隱顯固不假著自夫吉凶與民同患以易洗心於是取物之靈者立為占法非其避就惑亂於胸中特借是以斷天下之疑爾舜之禪禹也朕志先定詢謀僉同而後問之龜筮成王之黜殷也民獻有上夫予翼以予救寧武圖功而攸協之夢卜是禹可禪殷當伐固已灼知於未占之先豈非託之占以人心而成天下之亹亹乎迨箕子之陳疇則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凡以揆諸已而當理又已允愜於人心或有疑焉不能不是於占且人謀鬼謀聖人固有

先後豈曰圖回未嘗是欲寘行群情之逆順不暇計時位之當否不復卹第冀事之必成而一諉之占耶夫蓍非能自靈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使其人明不燭理識不達時是其心方自惜〻豈能玩爻象之變定吉凶之占哉又豈能即巳之神明物之神以開人心之神哉又豈能即巳趨吉避凶以慰聖人憂世作易之心哉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又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周官占人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擇建立卜筮人又曰三人占則謹之重之如此自包犧作卦歷虞夏商未聞其說至周乃班〻可考太卜掌三易占人占八頌八故簭與相簭之時共簭之職亢不單具獨惜其法不傳猶幸其從左傳國語可見其略大抵筮雖掌于卜史至玩占則間出名大夫之議論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則筮者性命道德之事故上聖神其法春官率其屬賢者序其占自聖人沒道散于九流或者乃擅之以名家而不統與儒豈唯斯技自賤其業將併其法有賤之者矣大儒者命占之要本於聖人其法有五曰身曰位曰時曰事曰占求占之謂身所居之謂位所遇之謂時命筮之謂事兆吉凶之謂占故善占者既得卦矣必先察其人之素履與居位之當否遭時之險夷又考所筮論之孟縶與元皆嬖人婤姶之子則身也孟長元次則位也襄公死社稷無主則時也筮享衛國則事也筮元得屯筮孟得屯之比則占也夫繼體為君將主社稷臨祭祝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而孟不良能行成子雖不筮可也疑而兩筮之皆得元亨尚史朝以元為長脉非人之義而吉孟之占是使跛躄為君而蓍失其所靈矣孔成子筮立孟得屯之比史朝以卦辭為占畢萬筮仕亦得屯之比辛廖兼本卦之卦兩象為占非卦同而占異也立君與仕事之重輕已殊孟縶畢萬之身與位時又殊雖使百人千人同得此卦其得焉于而可同南蒯將叛筮得坤黃裳元吉子服惠伯以為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晉文筮有晉國得屯之豫史以為不吉司空季子以命筮之

辭占之曰吉孰大焉是知吉凶無常占由人事故有卦吉占凶卦凶占吉亦有同卦異占異卦同占非參稽五物九以得蓍之情而窮其神也是故業不精不筮志不誠不筮謀不正不蓍事不疑不筮喜不筮怒不筮瀆不筮不時不筮離此八者而後筮可言也不然神亦不告若其用卦或以內外卦為正悔晉語秦卜徒父筮遇曰正風也悔山也或以本卦之卦為正悔晉語公子筮有晉國得正屯悔豫或用變爻左傳事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泰之需曰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禄或不用變爻晉語董因為公子筮得泰之八是謂天地泰亨小往大來或用本卦不用之卦左傳昭十二年南蒯之將叛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或用之卦不用本卦左傳襄九年穆姜筮往東宮得艮之八曰隨元亨利貞或本卦並用左傳昭五年穆子之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曰明夷之謙明或用二卦之下左傳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曰震為土母覆之或用二卦之上左傳僖十五年晉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曰震之離亦離之震其取象或以八卦左傳僖二十五年秦卜偃筮納王遇大有之睽曰天為澤或以互體左傳莊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為天于土上山也山取二三四互艮體其斷吉凶或以卦辭左傳昭七年衛孔成子筮遇屯又遇屯又遇屯之比亦曰元亨或以爻辭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武子取棠姜遇困之大過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或用卦名左傳宣六年王子伯廖謂鄭公子曼滿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有豐義無德有離義貪或用當時占書左傳昭十二年子服惠伯釋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要在玩占者忠信正直達權識變而後其占不忒若子太叔舉復之順占楚子之將死左傳襄二十八年王子伯廖舉豐之離占曼滿之見殺是專以人事逆其吉凶有不待筮而知者此春秋諸臣猶能得聖人觀象玩辭之遺意自時厥往性命道德之學不傳乃盡棄人事離悖禮曰義者一切求吉凶于筮而占法遂變至于納甲五行時日六獸之類讖緯而起焦延壽作易林以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不能周四千九十六爻之吉凶故外易而別為之辭又離以納甲飛伏之說是舍人事義理而專于占者也至王洙林執革流衍析之說遂陷溺于術其別為謂人相地壬遁星命百家自謂能言吉凶于人事未定動之前吁視性命道德之學為何事耶子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方其未動吉凶未兆使慮善以動則凶者可吉謀用不藏則吉者亦凶今云定吉凶于人事未動之前則中材凡所勤凶德无所警此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為鑒于萬世

卦變釋第十

前所言變卦變卦不同蓋卦變者卦自以為變：卦者變因乎蓍㦤學混而為一失聖人命辭之旨故析

圖之太極

兩儀⚊⚋

四象⚌⚍⚎⚏

八卦☰乾☳震☵坎☶艮☷坤☴巽☲離☱兌

儀者一奇一耦之名儀表也有形之始姑以此表陰陽也象者二奇二耦之名自一奇一耦衍而成象：像也漸著于儀未遁于變也卦者三奇三耦之名益著于象以交以重而萬變備矣曰儀曰象曰卦由微至著此說卦之義與先天不同說卦乾坤生六子先天八卦同成

八卦互衆變為六十四卦

此先先後今以說卦之序圖之仍卦附以釋卦變之辭

䷀ 乾下乾上 乾

䷊ 乾下坤上 泰 內健而外順

䷡ 乾下震上 大壯 剛以動

䷈ 乾下巽上 小畜 健而巽

䷄ 乾下坎上 需 剛健而不陷

䷍ 乾下離上 大有 剛健而文明

䷙ 乾下艮上 大畜 能健止

䷪ 乾下兌上 夬 健而說

䷁ 坤下坤上 坤

䷋ 坤下乾上 否 內柔而外剛

䷏ 坤下震上 豫 順以動

䷓ 坤下巽上 觀 順而巽

䷇ 坤下坎上 比 下順從也

䷢ 坤下離上 晉 順而麗乎大明

䷖ 坤下艮上 剝 順而從之

䷬ 坤下兌上 萃 順以說

䷲ 震下震上 震 震來虩虩

䷘ 震下乾上 无妄 動而健

䷗ 震下坤上 復 剛反動而以順行

䷩ 震下巽上 益 損上益下動而巽

坎上震下 屯 動乎險中
離上震下 噬嗑 動而明
艮上震下 順
兌上震下 隨 動而說
巽上巽下 巽 重巽以申命
離上巽下 鼎 柔過剛也
乾上巽下 過 巽而動
乾上巽下 升 巽而動
巽下 常 巽乎水而上水

坎上巽下 井 以木巽火
艮上巽下 蠱 巽而止
兌上巽下 大過 巽而說
坎上坎下 坎 重險也
乾上坎下 訟 險而健
坤上坎下 師 行險而順
震上坎下 解 險以動
巽上坎下 渙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離上坎下 未濟

艮上坎下 蒙 險而止
兌上坎下 困 險以說
離上離下 離 重明以麗乎正
乾上離下 同人 文明以健
坤上離下 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
震上離下 豐 明以動
巽上離下 家人 女位正乎內男位正乎外
坎上離下 既濟
艮上離下 賁 文明以正止

兌上離下 革 文明以說
艮上艮下 艮 艮其止
乾上艮下 遯 浸而長也
坤上艮下 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震上艮下 小過 有飛鳥之象焉
巽上艮下 漸 止而巽
坎上艮下 蹇 見險而能止
離上艮下 旅 止而麗乎明
兌上艮下 咸 止而說

䷹兌下兌上兌　說以先民說以犯難

䷉兌下乾上履　說而應乎乾

䷒兌下坤上臨　說而順

䷵兌下震上歸妹　說以動

䷼兌下巽上中孚　說而巽

䷻兌下坎上節睽　說以行險

䷥兌下離上睽　說而麗乎明

䷨兌下艮上損　損下益上

爻變釋第十一

䷀六陽

䷁六陰

六十四卦一陰陽也乾純陽坤純陰故爲易之門

䷗一陽䷒二陽　䷊三陽

䷫一陰䷠二陰　䷋三陰

六爻兩卦之重也上卦乾坤之體下卦乾坤之變故此六卦爲變之始陰陽各從其類互變各循其序此重卦後之變聖人取以繫釋彖之辭今各釋其下與蓍變先天不同

䷆師　剛中而應初二互變

䷎謙　謙尊而光初三互變

䷏豫　剛應而志行初四互變

䷇比　以剛中也初五互變

䷖豫　柔變剛也初上互變

右一陽爻變

䷣明夷　明入地中二三互變

䷲震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二四互變

䷂屯　剛柔始交而難生二五互變

䷚頤　自求口實二上互變

右一陽爻變九二爻變

䷭升　柔以時升初三互變

䷧解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初四互變

䷜坎　乃以剛中也初五互變

䷃蒙　上下有險初上互變

右二陽爻變初九爻變

䷽小過　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二四互變初三互變

䷬萃　剛中而應初五互變初四互變

䷓觀　中正以觀天下下觀而化二上互變初五互變

䷦蹇　往得中也二五互變初三互變

右二陽爻卦九二初九比爻同變

䷢晉　明出地上柔進而上行二上互變初四互變

右二陽爻卦九二初九間一爻同變

䷳艮　上下敵應二上互變初三互變

右二陽爻卦初二初九間兩爻同變

䷵歸妹　征凶位不當也三四互變

䷻節　剛柔分而剛得中三五變互

䷨損　損下益上三上互變

右三陽爻卦九三爻變

䷶豐　日中則昃二四互變

䷾既濟　剛柔正而位當柔得中也二五互變

䷕賁　柔来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二上互變

右三陽爻卦九二爻變

䷟常　剛上而柔下初四互變

䷭升　乃以中剛也初五互變

䷑蠱　剛上而柔下初上互變

右三陽爻卦初九爻變

䷌同人　柔得位得中初三互變、

䷉履　柔履剛也初三互變

䷈小畜　柔得位初四互變

䷍大有　柔得尊位初五互變

䷪夬　柔乘五剛也初上互變

右一陰爻卦

䷅訟　剛来而得中也二三互變

䷸巽　剛巽乎中正二四互變

䷱鼎　柔進而上行二五互變

䷛大過　剛過而中二上互變

右二陰爻卦六二爻變

䷘无妄　剛自外来而為主于內初三互變

䷤家人　女位正乎內男位正乎外初四互變

䷝離　柔麗乎中正初五互變

䷰革　革而當初上互變

右二陰爻卦初六爻變

䷼中孚　柔在內而剛得中二四互變初三互變

大畜　剛上而尚賢 二五互變初四互變

大壯　大者壯也 二上互變初五互變

右二陰爻卦六二初六比爻同變

睽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二五互變初三互變

需　險在前也 二上互變初四互變

右二陰爻卦六二初六間一爻同變

兌　剛中而柔外 二上互變初三互變

右二陰爻卦六二初六間兩爻同變

漸　進得位 三四互變

旅　柔得中乎外 三五互變

咸　柔上而剛下 三上互變

右三陰爻卦六三爻變

渙　剛來而不窮

未濟　柔得中也剛柔應也 二五互變

困　以剛中也 二上互變

右三陰爻卦六二爻變 二五互變

益　損上益下 初四互變

噬嗑　剛柔分柔得中而上行 初五互變

隨　剛來而下柔 初上互變

右三陰爻卦初六爻變

得失釋第十二

不變不動得失何有得失生乎動者也釋彖之辭凡言得失者皆因乎變動不者言當否固有變動而不言得失者无不動而言得失者今各隨爻變釋之

解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小過　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

蹇　往得中也

節　剛柔分而剛得中

既濟　柔得中也

同人　柔得位得中

小畜　柔得位

大有　柔得尊位

訟　剛來而得中也

㒸　得中而應乎剛

中孚　柔在內而剛得中

䷥睽　得中而應乎剛
䷴漸　進得位其位剛得中也
䷷旅　柔得中乎外
䷺渙　柔得位乎外
䷿未濟　柔得中也
䷔噬嗑　柔得中而上行

八卦釋第十三

乾為天為陽為天德為元為資始為剛健為純粹精為首為龍為六龍為群龍為玄
坤為地為陰為元為資生為厚載為柔順為含弘光大為牝馬為黃
震為雷為動為驚為振為頻
巽為風為木為巽
坎為水為雨為雲為泉為險為陷
離為火為電為明為大明為文明為牝牛為麗為雉
艮為山為止
兌為澤為說

六爻釋第十四

初為初為始為出為出門為童于下為地為泥為干為林為潛為隱為藏為履為藉為涉為拔為入為民為足為趾為臂為屨校為車為輪為徒于外為郊為門為門庭為侯於拇于經卦為內為户庭于前為前趾於後為曳為尾
二為地上為田為耕穫菑畬為井谷為盤為見為中為時中為輿為輪為輹為林辨為門庭為門腹為機為幽人為腓於陽為大人為長子為子為大車於陰為女為中饋為黃牛為正比五為內同五為宗遇[illegible]為巷
三為人為公為負為心為股為衆為輻於陽為重剛於陰為子弟於經卦為上為外為終為陸為高陵為上下卦之際
四為人之上為卦之革為墉為木為丘為輻為躍於陽為金車為鼫鼠于乾為重剛于復為中三四為進退往復來之
五為天為陵為階為正為中為輔車為脢為門耳為黃金為大君為王公為帝位為天位為王居為尊位

為大中於陰為女君為帝子為帝女為宮人應二為宗

上為天為天衢為上為元為高墉為城為巢為鉉為幕為角為頂為首為何校為耳為輔頰舌為公為侯為高尚於終為終為窮為盈為極為冥為迷于後為後于外為郊為野為出為征伐

陰陽釋第十五

陽為九為天為日為雷為大人為祖為父為考為天為夫為子為長子為子為男為老夫為士夫為丈夫為丈人為君子為大師為龍為馬為虎為羝牛為金為金車為金鉉為黃矢為剛為顯為富為實為貴為大為動為東北為右

陰為六為地為月為雹為夕為霜為冰為雲為妣為王母為母妻為婦為女妻為老婦為女子為童為弟子為小子為姊為臣妾為小人為牝馬為童牛為牝牛為豹為鹿為豕為羸豕為魚為鬼為林為叢棘為穴為淵為幽谷為血為囊為冥為不富為柔為含為賤為小為靜為西南為左為八月

陰陽和為雨合為應為婚遇為夫妻（此同）文不則為寇為敵非應為它剛柔節為玉鉉

太極名義釋第十六

今古有極乎曰有物變有極乎曰有然則惡乎極曰極于道夫浩乎萬類分有臧否使凡進脩辟酢咸適厥宜一揆諸道而極雖天地高厚鬼神幽變悉不逃是然則道者事之極也道為事極故即極而為之名（此一節明之所以明）極建于上曰皇極作于下曰民極躰之三才曰三極（此一節明極隨寓而異名）泝而上之八卦四象兩儀之

原曰太極觸類引比則太極為天地陰陽之理而形氣未著是生兩儀則天地其形陰其氣陽（太極之名始于大傳）（本以推兩儀四象、卦之原今假以明道故曰觸類引比）天地奠其區陰陽交其精人物靈焉人為萬物之靈于是父子以續夫婦以耦長幼以序強弱爭而作之君氣稟偏而輔之友誠以為主知以明之勇以行之修諸身放諸四海達諸古今而不悖君極于君道臣極于臣道父子極于父子之道夫婦長幼朋友莫不各臻其極而人極立人極立而天地之極立三極立而太極之體用彰矣（此一

（節明太極泒行之說）然曰極足矣而復云太極何邪曰物曰皆具者曰萬化之極其為萬化之極者曰太極猶尊于皇帝曰太上皇長于諸子曰太子（日為衆陽之宗故曰太陽月為衆陰之宗故曰太陰他稱太者皆類此）太極云者所以別于萬化之極而萬化之極非于太極之外他有極也（此一節明極字上加太字之義）或曰周子太極圖言无極殆幾老列之論乎曰周子主于道老氏主于无槩魁生于蹟老氏未嘗言太極而以无喻道其曰復歸于无極謂復歸于无而極以知白守黑常德不忒而未極必于復歸于道而後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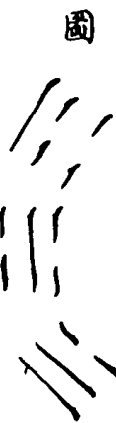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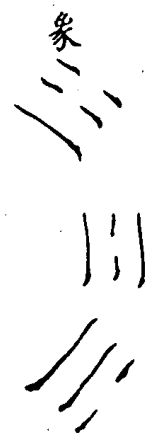
槩魁于上下八方有極盡之間為无无極之對特駕為極茫以肆其辯且極已矣極之外何所求无无即无矣无之外安得更无若然則彼所謂極者未為極无者未為无也且槩魁誠陳矣然有无非所以論道天地未判非无也有太極焉既判而物物皆具此極無聲無臭非有也而老氏以无喻道故知槩魁之言與老氏殊老氏之言與周子殊（此一節明老列无極之義）或曰周子加无極於太極之上而莊周云道在太極之先得无同乎曰不同莊周襲吾夫子太極之名而不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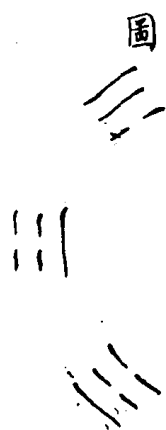
體其曰在六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曰高與深皆指形蹟遂認太極為六極之倚彼蓋習其詩有物混成先天地之說不知老氏曰无曰惚怳曰先天地生皆道之別名亦大傳所謂太極也太極與道安有先後今云在太極之先是太極與天地皆有形之物其失甚遠（此一節明莊周太極之義）若周子云太極本无極本无極未嘗岐而為二亦未嘗以太極為有形而以无極加太極之上安得與莊周同乎學者必洞究三氏之所以失然後知周子之所以得（大抵諸書當通一章上下文以繹其義今通上文則知與周子得失不同）三氏嗚呼太極者道之別明也有名斯有義名義得然後識太極之貞體貞體云何生生萬化其前莫加範圍萬化其變莫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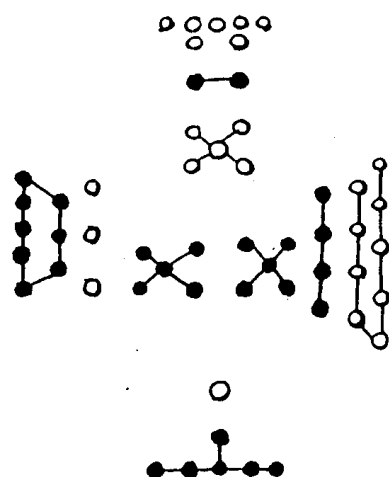
象數體用圖釋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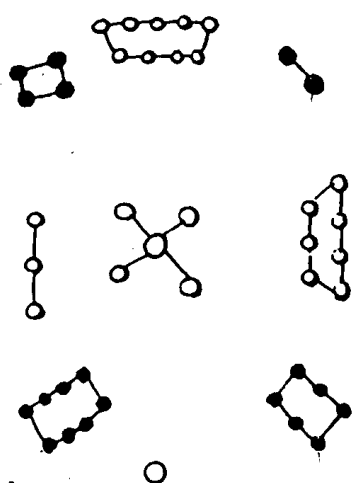
盈天地之間可見皆象可計皆數雖殊類異形千變萬化曾莫越象數之外曰象曰數有體有用為圖凡四乾上坤下為象之體不必曰包犧先天離南坎北為象之用不必曰文王後天一六二七為數之體不必曰河圖一九三七為數之用不必曰洛書各疏其原于左

象體（天地定位以至水火不相射）象用（帝出乎震以至成言乎艮）數體（天一以至地十）數用（參一以至成政）

象體圖

乾上坤下天地之體也離兌由乾體而索本乎天者親上故附乾震坎艮由坤體而索本乎地者親下故附坤此象之體也乾坤定位六子行坎離自然當東西之中而八象對立亦合自然

象用圖

天地位二氣分ゝ必合ゝ必交乾坤而為坎離ゝ之外具乾之體中則坤致其用坎之外具坤之體中則乾致其用由外觀之乾坤之體未嘗變其中則交矣故天地之用莫妙于水火雖坎離也實乾坤也乾坤立天地之體而其用藏坎離具乾坤之體而其用著因乾坤之用而圖之坎離居中乾坤居其旁非退乾坤也既交之後下皆乾上皆坤布以為圖乃見如是震艮從坤父而聚于東北巽兌從坤母而聚于西南而陰陽之群以分乾坤用交余卦布列自有出震成艮之序此乃聖人因類辨方隨方命辭非私出意見以傳會其說也體圖辨天地之體而人居中當立以觀故言上下用圖合天地之用以利斯世當偃以觀故言方所

數體圖

天地既交數體以立故天交于下一居之平視則北地于上二居之平視則南三居東為陽四居西為陰五乃居中自是六合一七合二八合三九合四十合五一三三四五為自然之位六七八九十為自然之合自一至十而數之體備矣由是而億兆皆十之積也

數用圖

體十而用九理之自然九可變十不可變今之因象法可見也其數一百而二南陽三而陰二陰左旋陰右轉一在北一而三之三在東三而三之九在南九而三之七在西七而三之一復其本二在西南二而二之四在東南四而二之八在東北八而二之六在西北六而二之二復其本陰陽数交自然定位不可易置其一而妙用無窮或曰一北二南今二何為在西南曰是亦南也陽數居四方故陰數居四維猶坎離居中而乾坤居其旁此圖之形也識者當以理觀八數析位因莫八方五運于中九位備矣

右泝未圖之前而探其原其體用如此若沿已圖之後而演其說則象體圖有八卦相錯之用象用圖定八方之體數體圖有陰陽合德之用數用圖類五行之體：以致用：不離體：用二名實則一致子傳百家凡合於此者皆圖後之說非圖前之理

易序叢書卷第二

開封　趙汝楳

筮宗序

神哉蓍乎聖人所以決疑定志明凶以成大業斯興治輔化之務君子所當盡心非卜史事也聖人無惑衆人未能免惑聖人不欲以己意觧人之惑天生神物以前民用聖人託之蓍曰神道設教非无是理而矯誣斯世也太極既判氣化而凝寒暑之来往三光之運燭動者植者之榮瘁消長夫孰使然必有妙乎其間者故禍福之至有開必先斯實然之理若而吉若而凶曷去曷就衆人惑焉聖人洞其幾而發其緼而神蓍告焉是以事舉而民信業鉅而名巍若夫進德修業之君子趨吉避凶之衆人莫不以之嗟夫有蓍道々生於庖犧有蓍用著於嬀帝而詳於箕疇用筮有職大宗伯率之楳有法大傳明之占有驗左氏傳國語可考也　孔聖没銷歇至唐始有裔孫推明其法幸經程子朱子之正訂後學得講求之汝楳承先君子訓且俾博考先傳粗得其說作筮宗々聚也

筮之學聚此編也抑常謂太極未判則為陰為陽不可測判則陰陽著矣蓍未分則為九六為七八未可辨分則九六七八定矣人心未動則為吉為凶未可必動則吉凶斷矣方先思无為寂然不動之時吾心猶太也猶未分之蓍也一有感焉圖存而亡兆計安而危伏固不待駟舌之追措諸事業而吉凶禍福已對立于胷中矣是知吉凶界限判于心動之初君子必恐懼于不聞不睹而致謹于喜怒哀樂之未發使此心凝然諶焉昭乎潔如常若太極之未判蓍策之未分則天理全人欲盡念兹擇兹語默出處皆純乎道夫如是有不動々斯吉有不筮々斯神此聖人心筮之妙是為蓍筮之本

易序叢書卷第二

筮宗

開封　趙汝楳

筮宗釋本第一

大衍之數五十

包犧衍太極而為畫一為奇--為耦奇一也耦二也故數始於一一二合為三至五而備備也者備奇耦之數與位也陽數奇陰數耦陽位耦一奇一耦雖形然陰之位尚奇自一至五則一三五為九其數奇其位三亦奇二四為六其數耦其位二亦耦數與位備故曰備於五自五而一衍之為十衍之初也為小衍自十而五衍其為五十衍之終也為大衍衍一也自五十視十則十為小自十視五十則五十為大五之衍衍之變至此而極或曰一至五亦衍也何為不始於一曰一至五積數也非衍也夫衍非如他數之行雖以奇耦其終或以奇臨故未衍之先始于五既衍之後終于五他數莫或干焉為圖如左

一（陽數陽位）二　　三（陽數陽位）

一三合為四反成耦其位二亦耦

一二（陰數陽位）三

二為耦其位一反成奇陰陽不數亦不備

一（陽數陽位）二　三（陽數陽數）四　五（陽數陽位）

一三五參之其數九為奇其位三亦奇

一　二（陰數陰位）三　四（陰數陰位）五

二四兩之其數六為耦其位二亦耦

自一至五陰陽之數與位始皆類而偕而衍之法生焉自五一衍之為十為小衍

○○○○○
○○○○○

初衍為十再衍為二十三衍為三十四衍為四十五衍為五十為大衍

初衍　○○○○○○○○○○

再衍　○○○○○○○○○○

三衍　○○○○○○○○○○

四衍　○○○○○○○○○○

五衍　○○○○○○○○○○

原缺

揲法

四十九策分二掛一揲以四左餘一右餘三左餘三右餘一歸于扐者皆四併掛為五左右皆餘四歸于扐者八併掛為九不為則九為初一變左餘一右餘二左餘三右餘四左餘四右餘三歸於扐者皆七併掛為八不四則八為四次二變次三變如之三變一得五再得四掛扐者十三餘三十六揲以四凡九故名九一得九再得八掛扐者二十五餘二十四揲以四凡六故名六一得五再得八或一得九一得四一得八掛扐者二十一餘二十八揲以四凡七故名七一得五一得四一得八或一得九再得四掛扐者十七餘三十二揲以四凡八故名八

三變用蓍譜

初一變

四十九策

次二變

四十四策

四十策

次三變

四十策

三十六策

三十二策

掛扐譜

一變（畫卦自下始故紀策倣之下為掛一中為初扐上為再扐）

初一

三一一

一三一　四四一

二二一

右得五者三得九者一

次二

二一一　四三一

一二一　三四一

右得四者二得八者二

次三

二一一　四三一

一二一　三四一

右得四者二得八者二

三變（直卦自下始歛紀變倣之）（下爲初一中爲次二上爲次三）

二一一二一一三一一　二一一二一一一三一
一二一二一一三一一　一二一二一一一三一
一二一一二一三一一　一二一一二一一三一
二一一一二一三一一　二一一一二一一三一
二一一二一一二二一
一二一二一一二二一
一二一一二一二二一
二一一一二一二二一

右十二變〻皆十三策此爲九者掛扐之數

四三一四三一四四一
三四一四三一四四一
三四一三四一四四一
四三一三四一四四一

右四變〻皆二十五策此爲六者掛扐之數

四三一四三一三一一　四三一四三一二二一
三四一四三一三一一　三四一四三一二二一

三四一三四一三一一　三四一三四一二二一
四三一三四一三一一　四三一三四一二二一
四三一四三一一三一
三四一四三一一三一
三四一三四一一三一
四三一三四一一三一
四三一二一一四四一
三四一二一一四四一
四三一一二一四四一
二一一四三一四四一
一二一四三一四四一
二一一三四一四四一
一二一三四一四四一

右二十變〻皆二十一策此爲七者掛扐之數

四三一一二一三一一　四三一二一一一三一
三四一一二一三一一　三四一二一一一三一
四三一一一二三一一　四三一一二一一三一
三四一一一二三一一　三四一一二一一三一

二一一四三一三一一
一二一四三一三一一
二一一三四一三四一
一二一三四一三一一
四三一二一一二二一
三四一二一一二二一
四三一一二一二二一
三四一一二一二二一
二一一四三一二二一

二一一四三一一三一
一二一四三一一三一
二一一三四一一三一
一二一三四一一三一
二一一二一一四四一
一二一二一一四四一
一二一一二一四四一
二一一一二一四四一

一二一四三一二二一
二一一三四一二二一
一二一三四一二二一

右二十八變〻皆廿七策此為八者掛扐之數

蓍變卦乾圖

揲蓍得卦本先先後今姑用爻變之序他卦效此

六爻變五爻變四爻變三爻變二爻變一爻變六爻不變

☷☷坤☷☳復☷☱臨☰☷否☰☶遯☰☴姤☰☰乾

☷☵師☷☲明夷☴☶漸☰☵訟☰☲同人

☷☶謙☳☳震☲☶旅☴☴巽☰☱履

☳☷豫☵☳屯☱☶咸☲☴鼎☴☰小畜

☵☷比☶☳頤☴☵渙☱☴大過☲☰大有

☶☷剥☷☴升☲☵未濟☰☳无妄☱☰夬

☳☵解☱☵困☴☲家人

☵☵坎☶☴蠱☲☲離

☶☵蒙☲☳噬嗑☱☲革

☳☶小過☱☳隨☴☱中孚

☱☷萃☷☰泰☶☰大畜

☴☷觀☳☱歸妹☳☰大壯

☵☶蹇☵☱節☲☱睽

☲☷晉☶☱損☵☰需

☶☶艮☳☲豐☱☱兌

☵☲既濟

☶☲賁

☳☴恆

☵☴井

三三蠱

每變用蓍初一唯一等次二等凡二等次三凡三等自一而三序由自然以掛扐言為九者十二為六者四為七者二十為八者二十八總六十四以動爻言一爻動與五爻動者皆六二爻動與四爻動者皆十五三爻動者二十六爻動與六爻不動者各一亦六十四而得卦正六十四析九六變者陽多於陰陽十二陰四七八不變者陰多于陽陽二十陰二十八及合六七之陽六八之陰則皆三十二十二合二十為三十二二四合二十八亦三十二其均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不容偏其不等也物相雜故曰文有不容強一者為六者四一其四也為九者十二三為四也為七者二十五其四也為八者二十八七其四也分合異同莫匪自然莫不越乎四而一三五七皆奇至矣哉故曰蓍之德圓而神

二篇之策陰陽皆百九十二猶陰陽之變皆三爻十二析而計之九六則陽於陰九之策六千九百十二六之策四千六百八猶九之變十二六之變四七則八陰多于陽七之策五千三百七十六八之策六千一百四十四猶七之變二十八之變

二十八當朞之日晝夜各三百六十然夏之晝永於夜冬之夜永於晝亦與掛扐類凡是皆自然之妙

開封　趙汝楳

八陳通記序

有熊氏神明其德爰作軍戎以衛黔首包至數以存
神握几機而制勝由是陳法生焉既萠其尤幅員同
軌皇化貴乎無為聖心退而藏谷不赫厥聲往蹟終
隱已而二帝揖遜干羽格苗三王弔伐革壺徯后陳
法茂開矣乃若春秋諸國魚麗荆尸支離偏伍皆時
尹之淺圖豈神人之秘畫於戲風后無嗣世之職仲
尼闕三墳之書巍巍天象果終闇而不彰乎握其遺
經莫知從出意亦天奇其傳庸保生民之命也炎劉
解紐吳魏爭彊時有其才抱智龍卧妙啟韜略變通
握奇遂乃威南夷辱隣國保有漢蜀虎視中原使天
運適逢將星未隕夫孰得而禦之厥後馬隆西征而
著烈李靖北伐而策勳考其制兵皆本於此蓋主將
中臨諸部外衛威伸令明如臂使指天衛啟八極之
門地軸捍方辰之位匪城匪池守莫彊焉天衛聞風
以成規地衛挾雲以正矩以守以戰變莫窮焉為龍
斯飛鳥突而息之或虎而翼蛇蟠以佐之用莫神焉
正軍整暇兵力不疲遊軍往來敵情以得法莫尚焉
雖有賁育之勇孫吳之智將焉用彼夫圯上一編克
開帝業況天生聖人用究神算其亦河洛珍符之類
欽魚復出其新意而觀者莫知陰經自詭其論而闇
者滋惑蓋神道當塗非賢不與其明也有時其晦也
有數不偶然爾若夫名異說繁何足疑也我
宋受天命奄莫匪夏上沂
璇源亦惟
祖憲
國初因唐之舊以五陳訓兵
慶曆間楊偕始圖上八陳燕安靜繼進於
至和尹胜復陳於
嘉祐然而陳名未備倣擬非真迨至
熙寧郭逵趙卨承
詔講求雖皆殫見竭聞終迷古制
裕陵乃運神謨作九軍之法止則曰營行則曰陳追
蹤上古固非難矣方以秉受為心靡馳武志

龍渡而南今餘百載中華正氣淪染胡腥興復休功未登使勝今故編輯遺文通記其義成一家之言云

易序氣書卷第六

八陳通記

開封趙汝楳

握奇經第一　風后 撰揭孤 及云

八陳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陳陳訖遊軍後從蹋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掠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進以正合以奇勝

八陳通記

握奇贊第二

開封趙汝楳　晉東莞校尉奉高縣侯馬隆李興

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陳

動則為奇靜則為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若均勞輪轍兵前守後隊勿進

奇兵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之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為之百戰不昧

天陳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陳之主為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蛇其意漸玄風能鼓動萬物撓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為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係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胷潛則不測動則無窮形亦然象名為龍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龍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翔鳥

鷙鳥搏鷙必先翺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下有必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蟠蛇

風為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奇之中與虎為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合而為一離而為八

合而為一平川為城散而為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為事先動而輒從

避軍

避軍之形乍動乍静避實就虛視贏撓盛結陳趨地斷續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関戰不失度

鞞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鼻乍背或縦或擒行五交錯整在鞞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警末收麾者指揮角者警覺臨機變化慎無交錯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為利物禁暴隨時救襄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為將夕惕乾乾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

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為陳動則為賊後賢審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

八陳適記

開封 趙汝楳

握奇章指第三

八陳正奇章

八陳四為正四為奇

此章言合正與奇為八陳天地風雲四陳為正虎龍蛇鳥四陳為奇布在營壘則四正而已至出戰則正陳之天地前衡變而為奇曰虎正陳之風變而為奇曰蛇正陳之天地後衡變而為奇曰龍正陳之云變而為奇曰鳥陳名凡八然為四奇者即四正之兵所變非四正之外復有四奇兵也其詳見後文

餘奇章

餘奇為握奇

此章言餘兵及名經之義也凡兵駐隊為四正出戰為四奇而此言餘奇則正軍之外當復其兵蓄遊軍之類皆為餘奇或大將麾下自有精兵入居軸內以為宿衛不在正軍之數故法曰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因名曰握奇然據此以名則所重不在正軍而在餘兵而握奇之奇亦當音羈矣故又有下章

總稱章

或總稱之

此章再釋名經之義兵主於勝兵勝以奇制勝之權大將掌握之故曰握奇正軍餘兵皆可以出奇致勝而大將實制之故握奇之名總二者為稱非止如上章之義

右三章皆名陳數文義之大畧

先出遊軍章

先出遊軍定兩端

此章言遊軍視勢以定陳遊軍者正軍之外別設此軍以探敵往來先出者謂遣於諸部未戰之前定兩端者將陳則先使之定陳地左右為兩端前後亦為兩端握奇四面陳故云是

天地衡軸衡章

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衡

此章析言天地陳之目文稱有者天陳雖總云天而其間有衡與前後衡之別地陳雖總曰地而其間有

軸與前後衝之分故折而言之也下文風雲無別目故不稱有可以互見衝取衡平之義欲其兩端均平軸取軸單之義謂其可結陳而行衝言所向衝擊戰無前敵之意

風雲章

風附於天雲附於地

此章言二陳必有麗附四陳雖分天地風雲而外圍內方取法天地者也風雲天地之氣化非可與天地並匹惟附屬於天地而已風為陽而生於虛故附於天雲為陰出于山川故附地

右三章皆明布陳綱領

衝隊章

衝重列各四隊

此章言分布天衝隊數天衝十六隊重列者副布之也從外視衝後復有衝也衝及地軸皆捍衝之兵軍隊自表至裏步數稍遠故宜重列以防單虛各四隊者握奇四面如一之陳舉一面四隊而言故稱各後章同

天衝隊章

前後之衝各四隊

此章言分布天衝隊数前後非止二方中國尚右右亦屬前左亦屬後夷狄則尚左春秋成公八年左氏傳隨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心左衝八隊四方各列二隊於兩衝之間不居四維而居四方者便於張翼向敵而中進為奇陳之虎龍也

風隊章

風居四維

此章言分布風隊四維者四方之偏隅風隊居之不言隊数者天陳外圓四方四維兩衝間各容二隊四方既容衝八隊則四維所容風隊亦八可知凡一維皆二隊風不居四方而居維者便於出為蛇蟠以圍繞又附屬於天不使居其正方

天圓章

故以圓

此章言天陳圓布於外天衝重列如張八門已具四方其四維偏隅無兼角圓勢漸成至八衝處其方八

風處其維周圍共二十四隊若此布置故令外圍

軸隊章

軸单列各三隊

此章言分布地軸隊数地軸十二隊単列者不副布也内陳四歛而稠概不可重列故一面三隊此列之

地衝隊章

前後之衝各三隊

此章言分布地衝隊数地衝十二隊多於天衝四隊者軸減於衝故此增之然後天地之陳数始均各三隊者如軸比列與軸當在軸之四外

雲隊章

雲居四角

此章言分布雲隊四角者方陳之四觚外與四維雲隊居之不言隊数者亦如風之隊数不居四方而居角者便於出為鳥翔以突擊亦附属於地不使居其正方

地方章

故以方

此章言地陳方布於中軸與衝既四面布之方勢拼其四角各以二雲并布之遂正方矣若此布置故令内外

右八章皆明布陳條目

兩端中間章

天居兩端地居中間

此章言天地陳合而為一天陳圓包地外地陳方居天中然後四面八向觸處為首左右前後皆可言兩端謂由中軍視天陳在外之勢前以天地陳分言之恐疑者謂天地陳可異處而布故此特合言之

右一章明内外陳之大勢

總陳結文章

總有八陳陳訖

此章結盡上文布陳意此八陳非指四正四奇而言蓋叙上文衝軸天前衝後衝風地前衝後衝雲之八陳而言也陳訖者謂依前法布置諸陳已訖

右一章明四正營壘已備

遊軍躡敵章

遊軍從後躡其數或警左或警右

此章言正陳已定遊軍致師遊軍即前先出定兩端者不言隊数及其處所或以魚復圖陳後二列凡二十四隊為之則大率當正軍八分之三獨孤及記亦稱按其後列惟馬隆贊則謂勢無常定竊謂馬贊最得遊義然於躡敵之初則從後出使莫測也躡誚蹤躡之以覘虛實或警左右者驚擾之使不定所以惑亂之如狄美晋師敗于大原吳目越師敗于檇李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音麾出奇章

聽音望麾以出四奇

此章言敵兵既動奇兵欲出則將合戰於是天地衝風雲隊聽音聲望旗麾變為奇陳出戰或為虎蛇或為龍鳥非必同時俱出但舉其概

右二章明出戰次序

虎蛇陳章

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

此章言奇陳虎蛇合戰之勢自天地前衝以下三句皆虎蛇大縣前衝為虎者如虎直前搏噬去敵近也風從虎故佐之風能回旋蛇亦蟠繞之類自虎居于中以下四句乃虎蛇陳之布置虎于中張左右翼以進擊蛇又居左翼之左右翼之右向敵蟠繞使不得出

龍鳥陳章

天地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

此章言奇陳龍鳥合戰之勢亦上三句言其大概下四句言其布置後衝為龍者如龍飛越而往喻中軍也雲從龍故為之輔雲能飛合鳥亦翔集之類龍居中當敵而張左右翼進擊鳥居兩端大較如虎蛇之勢而鳥則突擊激陳使之中斷

右二章明出戰形勢

虛實二壘章

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進步

此章言戰守皆當適宜虛壘謂諸部出戰帷衡軸在實壘謂諸隊皆駐守天文氣候謂象占風雨寒溫之類山川向背謂地勢險易凡戰守必得天時地利故遂其所利而避其所害以合戰之時觀之如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因風縱火晨壓晉軍之類皆遂天文氣候如先據北山毀車為行及背水置陳之類皆遂山川之向背至於立營布壘亦莫不然設遇昏霾風雨阨塞泥淖不可以常法布陳自當隨極立制周官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馬陸伐羌地廣則為鹿角車營地狹則為木屋於車上是皆隨時之宜

合勝章

以正合以奇勝

此章總言戰勝之宜此所言奇勝正與篇首小異篇首以主隊為正合戰為奇至此則合戰亦正而制勝為奇正者堂堂正正部分明整斯可合矣否則未戰而潰況地有夷險情有勇怯勢有衆寡主客有利不利非神之以奇則勝負未可必故曰以奇勝

右二章明用兵之道在于乘時用智

八陳通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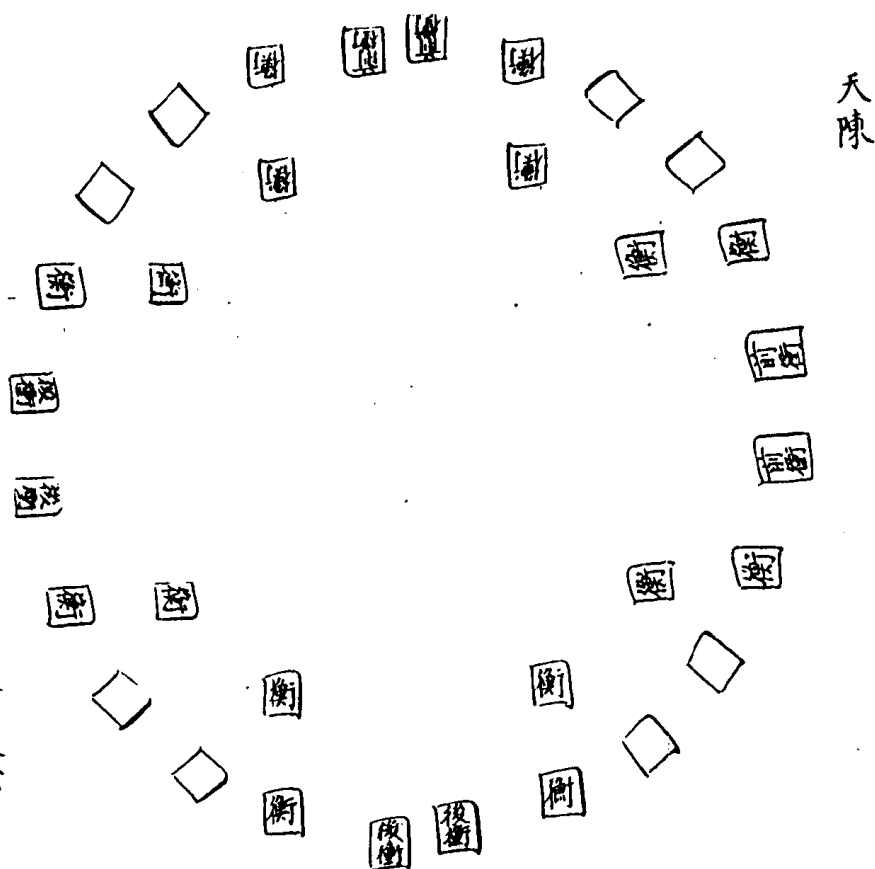
開封 趙 汝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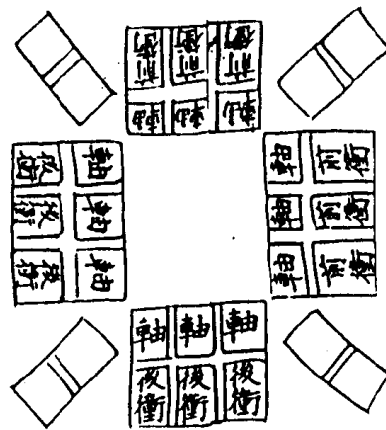
衍義第四

天陳

厦不顛者砥柱之堅木後凋者根幹之固戰危事也而智者能安之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不可勝者守之有道也八陳之兵天衡為守以其持正軍旅有衡平之義焉夫衡之為則物至而後權之衡之在陳敵來而後應之屹然不動而莫之敢抗秦人開關延敵而九國之師逡巡不敢入用衡之道亦如是夫故衡有足恃而衡兵出擊無後顧之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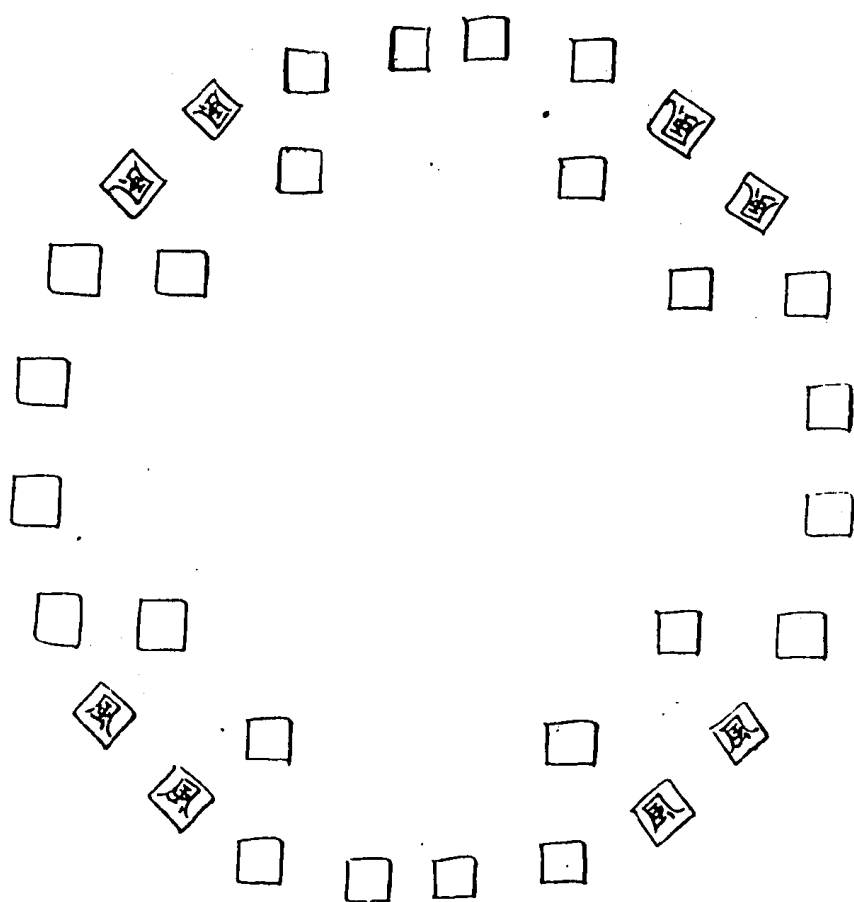
天陳

地陳

将者民之司命國家存亡之主而三軍之腹心也故衛之惟恐不容地陳有軸蓋取居中轉旋之義故最近於将而為内屏焉軸既固矣而曰獨立不可配之於陽者何謂也蓋天包地外衛軸背依有展齒之勢故衛兵于地陳俱出而大将所居廓然鎮聳不如是則兵寡備单将亦何恃焉隆之伐危也為偏箱車且戦且前以為正兵其亦衛軸環衛不失其自固之謀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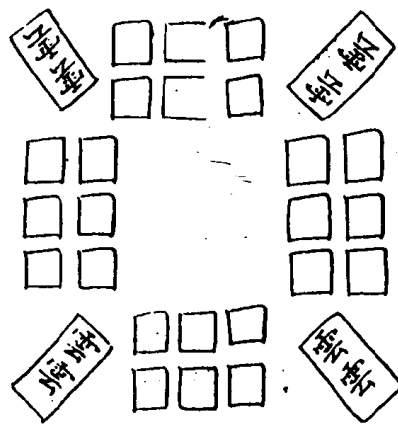
地陳

風陳

用兵之道其動若神然後能勝風若四維已陳而未發也發而不局於四維風為蛇蟠發達而未周也周則何拘於蛇蟠凡風之行鼓撓萬物振山而木摧揚波而舟覆高戾太虛微入纖隙激之成聲視之無形而不可以迹捕者也兵之發揚似之條候欲伐七國而趙涉說以自霸上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使聞者以為從天而下用風之意其若是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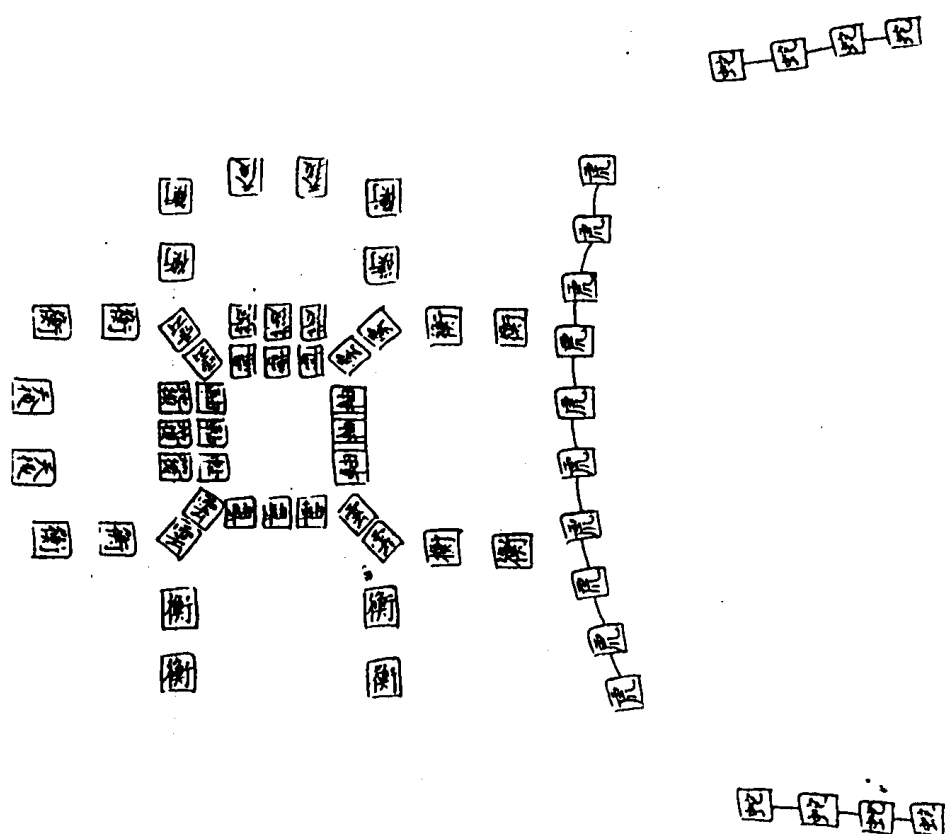
風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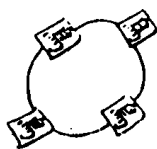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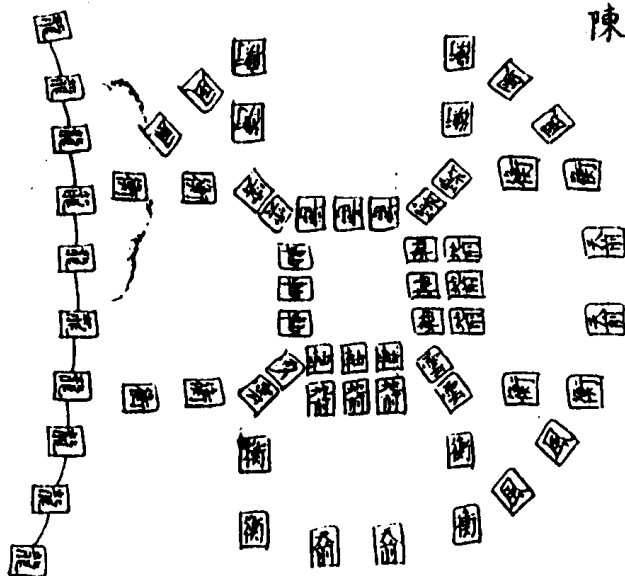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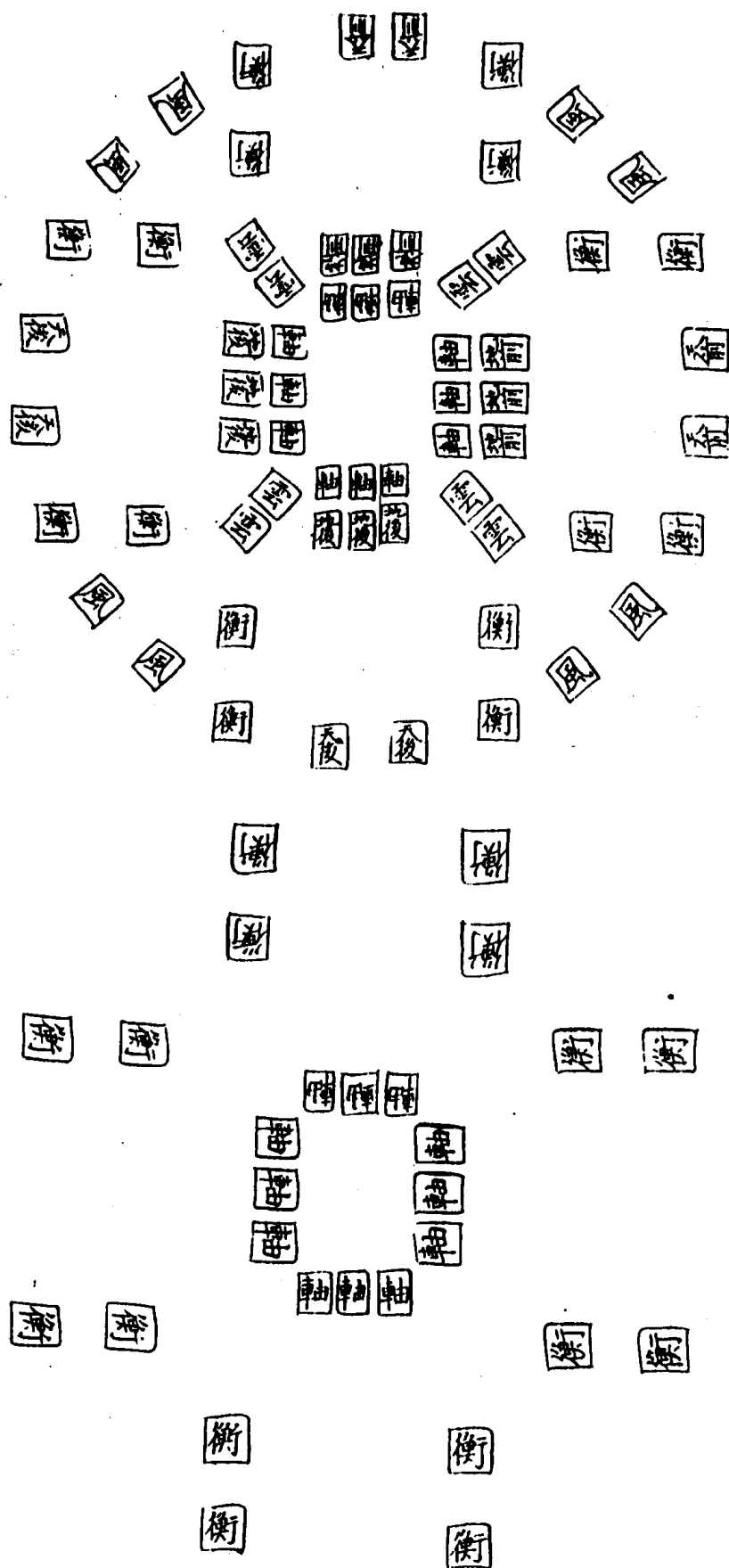
雲陳

兵之為形指頎而離合呼吸而隱見斯適於用矣布陳之初雲居四角陳之常也用戰之除雲為鳥翔陳之變也苟語其變何所不至豈特為鳥乎夫出巖谷騁光景飛揚六合倏聚而忽散者雲之為也有兵象焉項羽至東城分騎為四嚮已而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分軍為三圍之項王復聚其騎旗兩軍角立而使人不知我之所在待其出疑貳之兵而吾始并力圖之其有得于雲之意也歟

雲陳

虎蛇陳

猛虎負嵎百獸畏竄長蛇遊擊跋行莫前聖人為兵豈求逞若是哉蓋以至仁伐至不仁亦威克厥愛而允濟有所不容已者也虎居中延敵蛇從旁繞之敵軍至則如投網之魚入罝之兎其免于亡者未之有也漢楚垓下之戰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皇帝居中即衡軸之勢餘軍即六陳之勢羽為勍敵信深于兵故布此不敗之陳及其進戰淮陰先合虎翼也正也不利而却孔將軍費將軍縱蛇蟠也奇也楚兵不利淮陰復乘之是二軍變奇為正淮陰變正為奇淮陰先却所以致敵而生弍軍之奇二軍既縱所以掩斂而生復乘之奇奇正互生如環無端欲識八陳之體當觀垓下之陳欲識八陳之用當觀垓下之戰明此則兵法千章萬句可以意會

虎蛇陳

龍鳥陳

易曰龍戦於野其血黄玄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兵象于此宜矣飛龍之陳與虎翼畧同而鳥之突撃與蛇之圍繞則異圍繞者旁敵繞攻突撃者遠敵横突漢衛青出塞北令武剛車自環為營縱五千騎當匈奴並縱左右翼繞單于此圍繞也唐兵與宋老生戦于霍邑右軍少却太宗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横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此突撃也奇正之變與抜下畧同但太宗以兵陳分列乃可横衝突撃故兵多如蛇兵少如鳥然猶在因地勢察敵情臨機而制勝韓信撃龍且於半渡皆雎水為鳥突中斷龍且軍則知人力地勢變化又無窮虎龍二陳姑擧其例如此

實壘　諸陳結壘各守部曲之形

虛壘　四奇皆出戰惟衡軸衛大將之形

遊軍

雷將震而電馳雪將飛而霰集大將軍發遊軍先啟于以察見敵情宣揚威武楚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此遊軍也其後為遊騎或斥堠之兵李廣行無部曲行伍以能遠斥堠未嘗遇害況吾總不收之師而可無是乎遊者浮遊靡定之義不止先出後躡而已或設覆或夜攻或致師變動不居故其隊無數多寡惟宜其處無所往來惟時魚復為偃月形別駐陳後凡二十四隊其多寡處所亦梗槩見之

八陳通記

開封　趙汝楳

象数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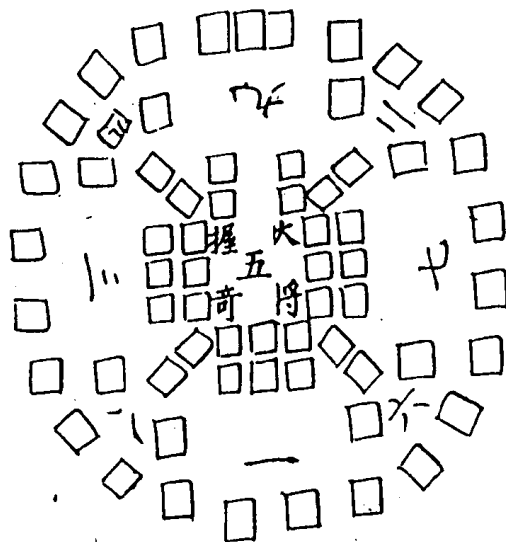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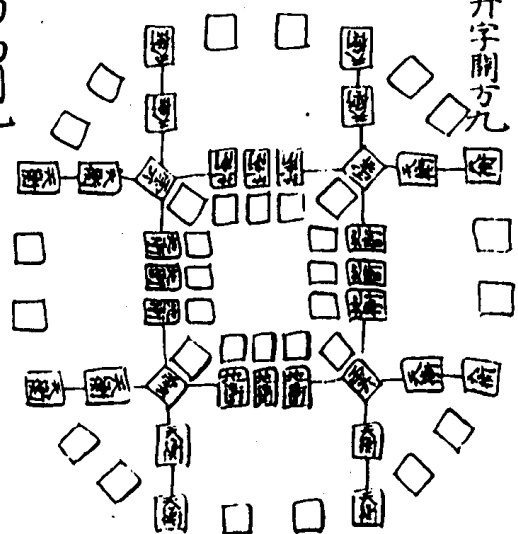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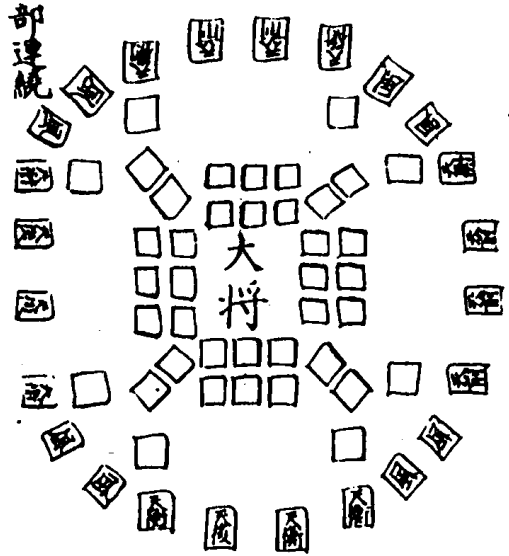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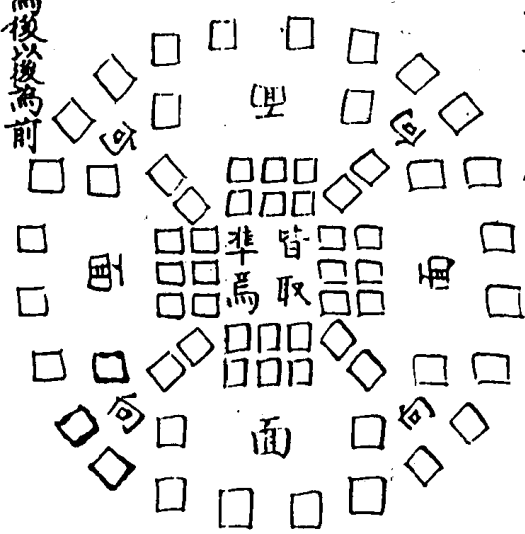
聖皇制兵蓋仁義之師非以毒天下也是故法則天地而擬諸品物天圜地方衡軸生焉乾大坤至外內合焉三才定位將居中焉兵貴神也鼓技無端莫神乎風變化不測莫神乎雲風動於上而附天雲出於下而附地兵尚威也搏擊剛猛莫威乎虎出入震動莫威乎龍從虎者以風為鳥從龍者以雲為蛇壁門峙八極之方主將據龜書之會以養兆民而有丘井之形以疆邦國而有州域之迹範圍兩間開物成務莫不於此乎寓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若其數則合與易參陳有四正四奇合而為八經卦之數也隊六十有四重卦之數也天衡合天衡得二十有四地軸合地衡亦二十有四皆經卦之文數也以衡乘軸得百九十有二以軸乘衡亦百九十有二合之為三百八十四重卦之文數也衡自乘得二百五十有六軸自乘得百四十有四合之為四百以八陳除之得五十大衍之數也衡軸胥乘得百九十有二天地衡胥乘得九十有六風雲胥乘得六十有四總而加八陳焉則當期之數也以隊數乘之則當萬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是故其道也神其變也莫測至於畫地布營方圜斜正形本不齊數皆冥合尤非淺智之所可識也凡為規以圜其外畫井以方其內者畫之八端隱成八觚天衡之外際居之四方四維所以分也凡循井文二畫間而度之則出廣而入狹於算為開方亦為自乘今使角之廣狹

與二畫間齊而其規之徑適當十有六隊之廣十有六者二其陳數也過於此數則四方狹而維廣矣不及於此數則四維狹而方廣矣必徑十六隊而四方四維始均距六隊一步井之内方四雲所距亦如之方六隊一步則斜八隊七步有奇半之爲四隊三步半彊由雲心斜而度之至一軍之正中則其數適當走固易見也至于雲心矩天衡之外際正而度之亦四隊三步半彊一正一斜而其數正同若合符契蓋真數自然巧算所不能損益也然則握奇之法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八陳通記　　開封趙汝楳

考證第六

握奇之法文傳而圖隱僕始圖之雖不悉于斯文然大類謀無以責有難追不知而作之譏及見馬賛乃克自慰後覩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正可爲斯圖左驗因撮其語析圖而識其旁

問對曰陳數有九中

問
對曰其形井字開方九
焉五為陳法四為閒地
問
對曰虛其中大將居
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
大将
問
對曰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
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
皆取準焉
面
面
面
面
向
向
向
向
問
對曰四頭八尾觸處為
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
頭
頭
頭
頭
尾
尾
尾
尾

問對曰數起於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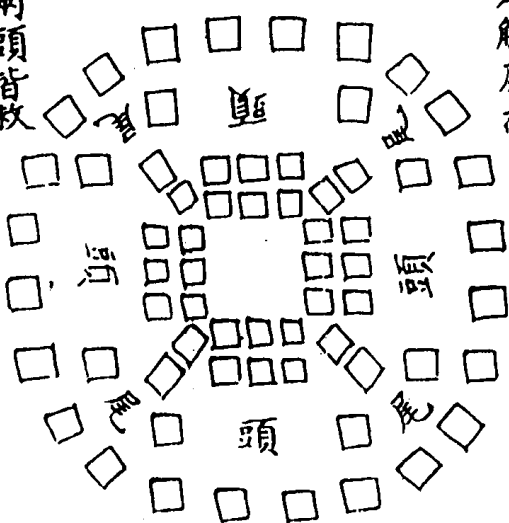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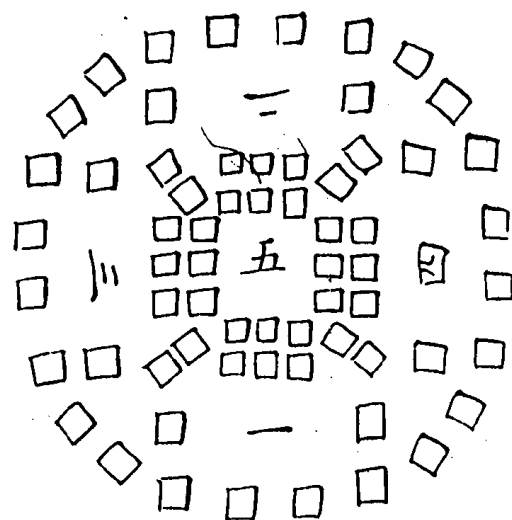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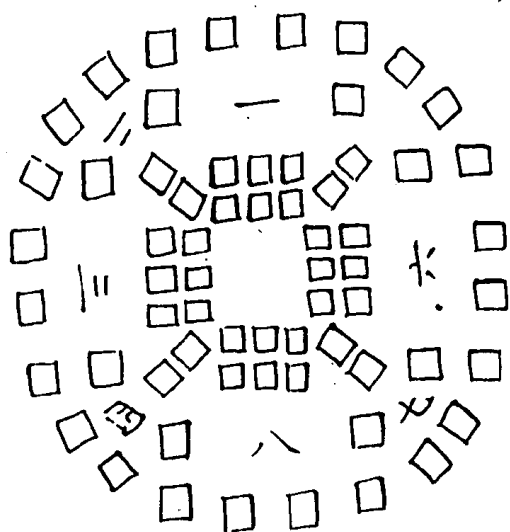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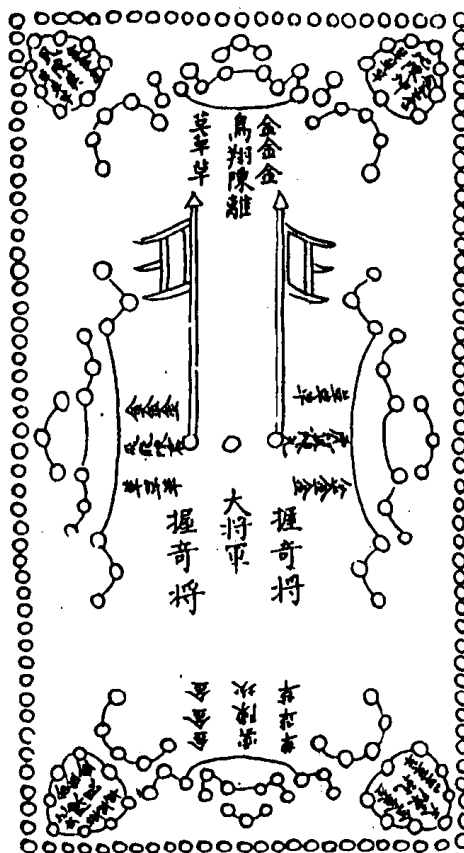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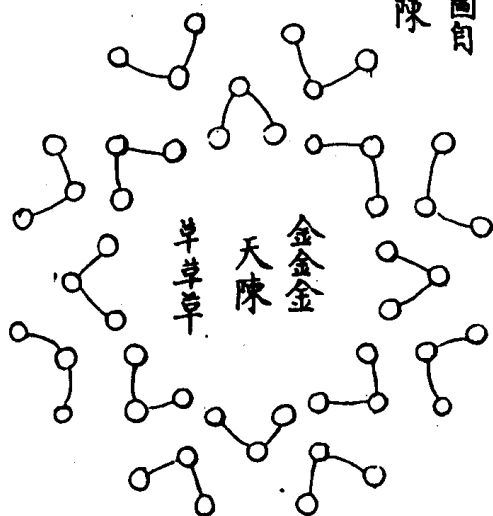
問對曰終於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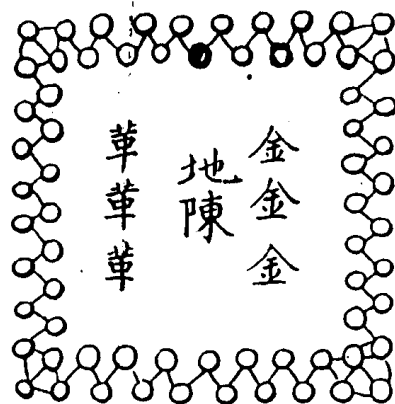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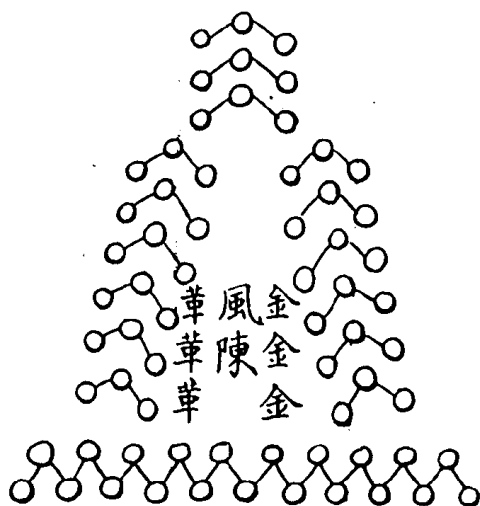
李筌太白陰經八陣圖

經曰風后演握奇圖自一陣之中分為八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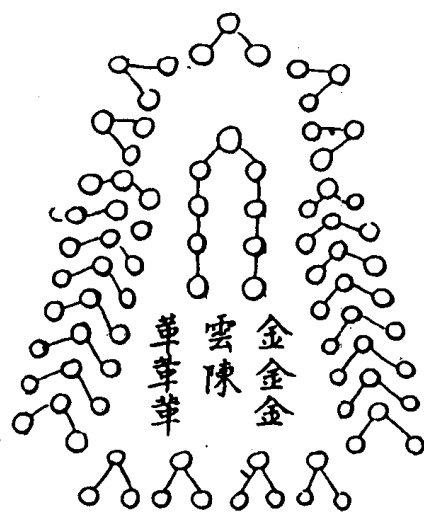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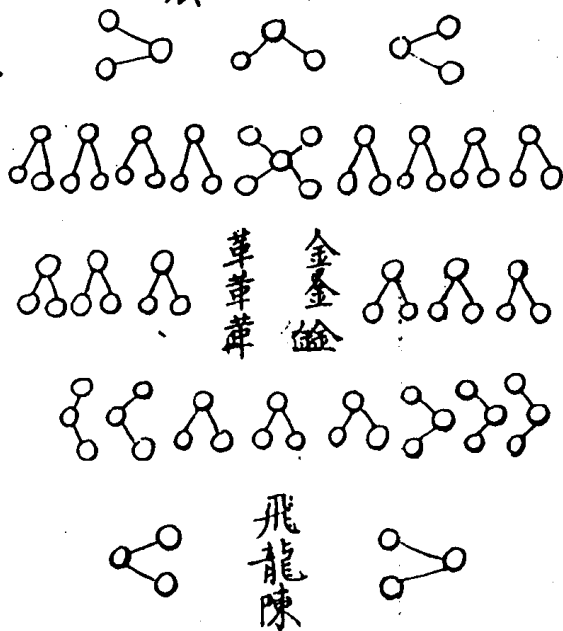
天有衡戚圖布黃帝白少則圓利為主色尚玄為乾

地陳方布利為客色尚黃為坤

金金金
地陳
華華華

風附於天其形銳首利為客色尚赤為巽

雲附於地太公曰左右相向是色其形銳首利為客色尚白為坎

飛龍形屈曲似龍利為主色上玄下赤為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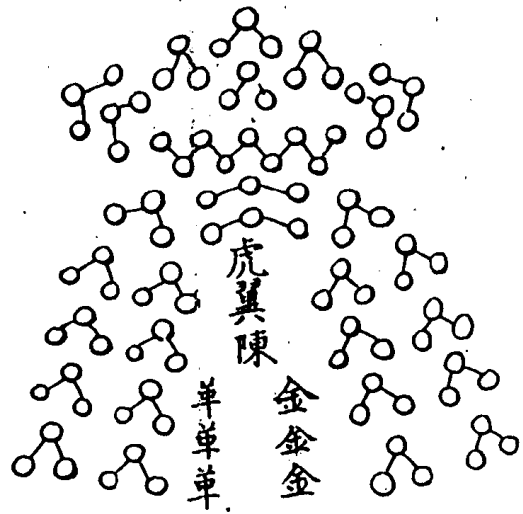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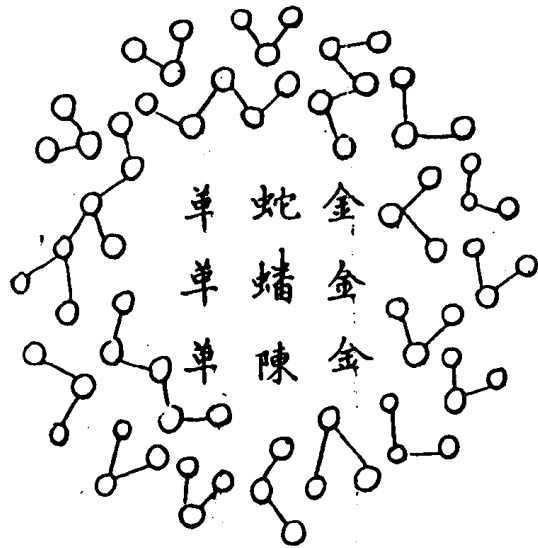
金金金
華華華

飛龍陳

虎翼居中張翼而進其形踞利為主色上黄下青為兌

虎翼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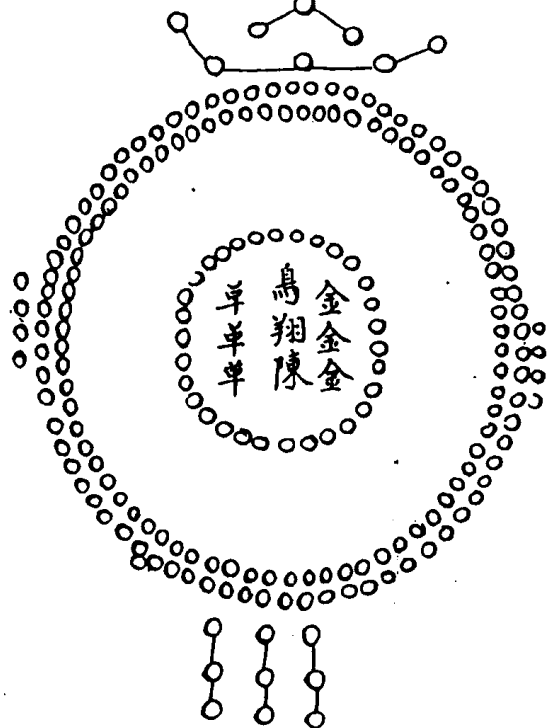
金金金

单单单

蛇蟠太公曰圍繞之義也其形宛轉利為主色上黄下赤為艮

鳥翔太公曰突擊之義也其形迅急利為容色上黄下白為離

今按問對曰散而成八言諸陳散出合戰非八陳不胥為謀也此殆不善讀問對者其不以前後衝為虎龍不以風雲為鳥蛇豈惑於天地本乎旗號數語邪武經總要敘及建安蔡氏辨此甚明

問答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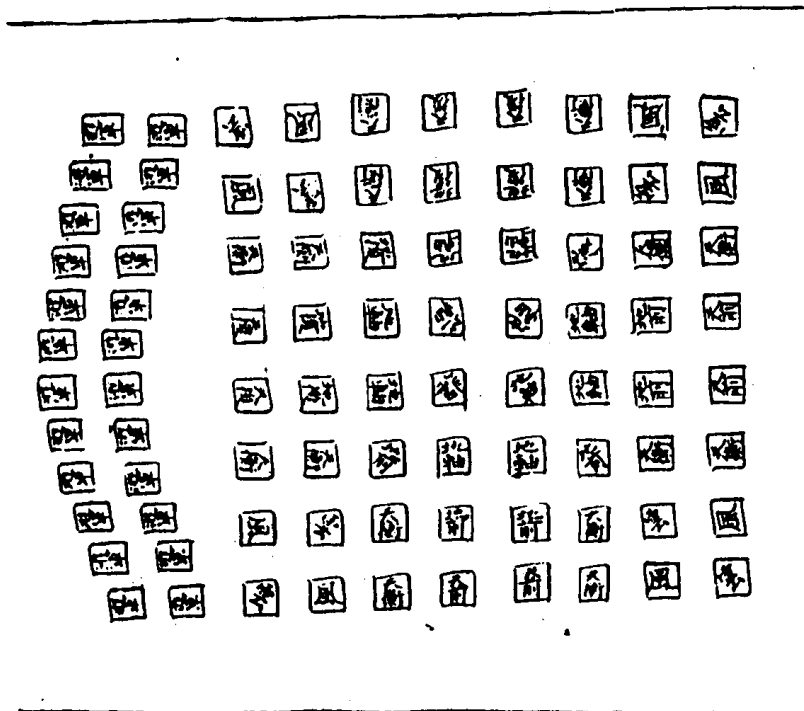
開封　趙汝楳

或問握奇八陳出於黃帝有諸曰事則有之文則吾不知其所為也曰則亦何以知其有是事歟曰史言廷徒往來無常處以兵師為営衛蓋謂此也曰今見握奇之文耳未覩其事也子何觀其文而信其事曰子將易視斯文乎探象數之隱微立法制於宏遠非聖人不能也曰文籍生於結繩之不足刑罰制於晝衣之不足黃帝遠矣亦何取於斯圖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一朝作之萬世述之若易之封（卦）晝於古初用諸後世沛然有餘曰然則可行於今日而禦難乎曰何事禦難必也恢復神畿而威制四夷矣曰謀略貴乎乘時議論期于見效子毋大言維舌是捭禦達時宜顧明以告曰衛靈問陳仲尼深拒孟子之謀不及齊楚誠何容易而問備禦吾不語汝曰吾問如攻善答如鐘吾叩夫子默〻容〻不形諸外必無諸中陳云陳云亦將何庸曰至彼金城圖爾方略自古用兵不可踰度毋叩我博惟聽我約夷有三長吾能制之則其長易短彼來不以時倏如飄風求吾倉皇以逞其兇其長一也彼良馬被野鳴哨長驅突我步卒或兵南趨其長二也彼行無輜重取具剽掠空我民財蕩無聚落其長三也曰制之如何曰吾兵閑習素精撤遣良易選軍四馳諜報頻至彼方啟行吾已有備一失其長矣守以兵車八方山立弓弩同發萬矢雨集馬不得前兵不得入再失其長矣不入吾陳何利吾民清野之土耕壟粼〻足食足兵我勢益振三失其長矣長技既殄不返穹廬將為吾俘夫亦何足憚乎怯者入保勇者出戰令於陳間守兵車半無乃怯乎曰制輕以重靜以制動彼馬既銳匪車曷制曰車以制馬則聞命矣敢問虜亦多智灌脂爇葦聞以飛矢吾車其毀馬踵而至一息數里何以禦之曰吾惟空車飛矢雖多兇所緣附其如我何乃若積葦乘風縱爇火然陳前彼兵先絕不可攻我彼智為拙曰虜亦多力挽砲遙擊非火則石何以禦之曰戰兵在外擾彼所為何暇施砲而擊吾師曰遠而千里幾陳

而周彼或潜師出我陳後何以禦之曰徼塞雖廣来必由路緣邊之兵踰十万數擇其要衝営壘星布彼非飛将何以得度苟可以来不可以去曰長淮西東固可用車以遏其衝蜀道崎嶇中無坦塗恐利用馬不利于車曰易野車為主險野人為主山阪之間馬不如步地險所在易守難取以險代車所恃益固多為奇兵力戦而禦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而八陳之法可以常勝豈其然乎曰将无智勇不可用也士無闘志不可用也賞罰失中不可用也恩威不濟不可用也藝習不工不可用也器械不備不可用也聽聞不聰不可用也他是不用非謂握奇有不犯之常勝何疑用以禦英用以衛邊特其餘事而已

八陳通記

開封趙汝楳

拾遺第八

魚復八陳圖

今按魚復磧間橫石八行直列凡六十四積而成方舊傳以為諸葛武侯八陣圖亘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固一時浪語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陣圖而得新意蓋此是也古八陣圖即握奇外圍內方而角復方外石間雖無隊名款刻嘗竊擬其布置天衝衝風全不易握奇之法惟地軸衝雲稍變廷耳豈所謂新意者在是歟且其隊數曾不變古則武侯為善用握奇矣其以圓為方者或因地勢之所宜或少秘其形以示敵識者自當於迹外求之

唐太宗李靖衛公問對

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于五而終於八何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陣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詭設八名爾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設詭物象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于五而終于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為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為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邵氏聞見後集云此書是阮逸擬作未足為信然亦皆古說但引武侯以石縱橫布為八行即是此圖大畧則非是蓋握机以八為數終于六十四此以九為數終于八十一不可牽合也又謂八陣之名出於旗號旛名與隊伍之別其說亦非是蓋握机陳名皆有法象非詭設也

今按此書多可取第疑有闕文而後人或附益之握机陳名皆有法象如天地本乎旗號數語此附益之文也或者不精究衝軸張翼圍繞[illegible]

擊之義未免因以置疑又此書前後數章專論八陳其曰陳數有九曰起于五而終于八蓋陳形井字開方為九非九陳也而邵氏云六十四八十一不可牽合是疑有八陳九陳之別且武侯布為八行即井字之小變而邵氏順以為非使見今圖宜不復非之

握奇續圖

金鼓旗：數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陳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鬪

金音五　一緩鬪　二止鬪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麾法五　一玄　二黃　三白　四青　五赤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青　四雲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黃下赤　八地後上黃下青

此八陳各用金鼓之制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雲在龍為兼鳥在虎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䶌音不止者行伍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二隊天衝　八隊天前衝　八隊天後衝

二十四隊地軸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風

十六隊雲

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奇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公孫洪曰傳項氏陳法依此而前列先進以攻之）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不動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類是也天居兩端其居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尚是也（公孫洪曰此為靜）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比也是（公孫洪曰此為動為從天陳變為地陳或即張形勢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為動也）縱布天一天二次之縱布地布次于天後縱布四風

挾天地之左右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公孫洪曰人多傳韓信註釋天或圖布以下無此后有差異而范蠡洪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于其中其部隊或三或五或三十或五十

今按此圖本續握奇而隊數位置皆無之異○握奇外圍內方續圖天地以下不同以列又曰天或圖布既八重以列則可方不可圖○握奇六十四隊續圖倍之為百二十八隊如以此方布必百四十四隊十二行行十二隊乃可今百二十八隊則不正方○握奇天有衝地有軸續圖無之○握奇惟衝軸不動風雲衝皆戰兵續圖天不動則前後衝亦守兵至地陳皆戰兵○握奇重列單列乃四面陳故面有守兵即為營壘面有戰兵觸處可以攻敵續圖曰縱布曰天二次之曰次于天後則一面陳夫握奇隊數多寡不等者正由四面曲折布置令一面布之則隊數不必多寡且馬隆李靖皆止採八陳之意不用其名不襲其布置自成一家之法今續圖名同法異豈未得握奇之旨而為此文邪或其神智出于握奇之表邪世傳此文公孫洪註然玩其文想其制聚而不散且無出入之門分合之勢未詳其義不能布之為圖姑舉與握奇異者數條于此

獨孤及八陳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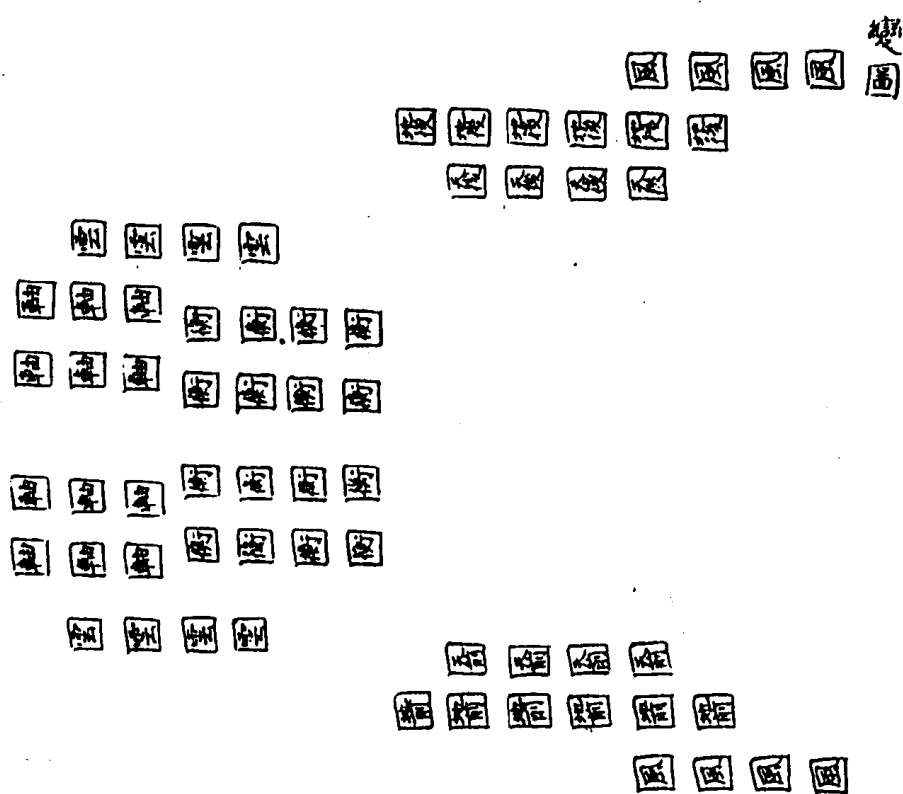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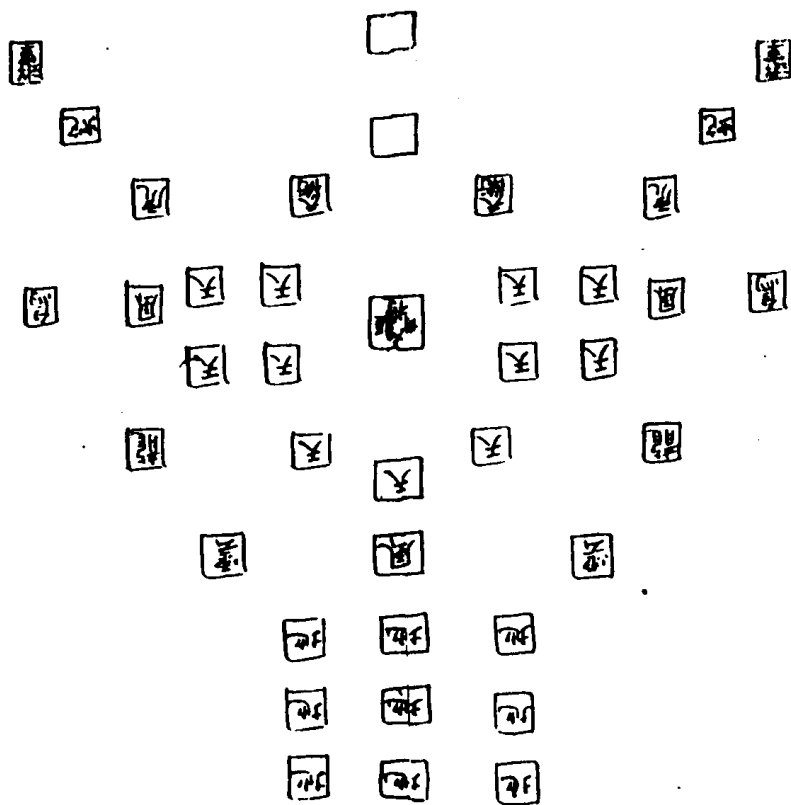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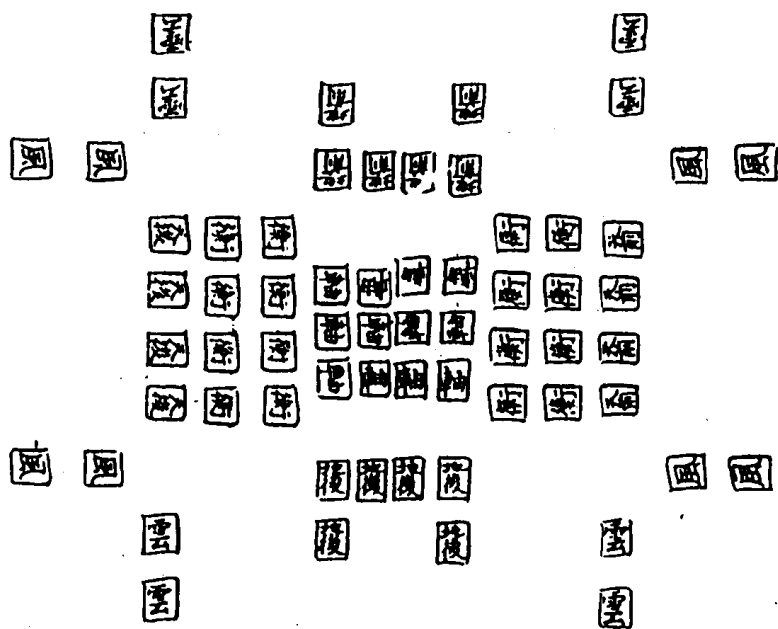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純坤用事陰疑于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共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絶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不下民是恤乃武德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以是爭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足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于未然察　變于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陳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遷神不忒故八其陳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軸布于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法然後合戰既張則二廣迭舉其角則四奇皆出

必使陷堅陳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鵝
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
異于是既而圖成樽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
尤戮蔡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方國孛羅六耀罔
成龍至去而登仙于是遺風寘寘時時而圖存焉於
戲聖然長往神机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
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覇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
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僰貊西拓大夏
然則聖畵幽賛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韜鈐者得其
遺制於皇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
掌股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献之某府用廣武事
曾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
廢於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其沒為旗諸圖例以為三
皇之故事六藝之餘技云
今按記中所置正合握奇獨惜大詳法器必先
見今圖乃可證以此記

武經總要古陳法敘

古陳法圖籍皆亡舊記所傳風后握奇圖云初受之
九女佐黃帝破蚩尤于涿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陳
名而已其后太公又增損之漢武帝令丞相公孫洪
敷演其義授霍光嘗習八陳於長樂館而輔少主以
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陳當得其新意今夔州
之南江岸沙中累石為八陳契勢凡八行行相去二
丈桓溫伐蜀路經之僚佐觀之無能知者溫視之曰
此常山蛇勢也晉馬隆征西羌依八陳法且戰且行
誅斬為計遂復涼州以此論之公孫弘既已討論諸
葛亮又能推演桓溫知其率然其後馬隆依以破敵
則八陳之用無廢矣唐李筌所載八陳當記四正四
奇之位於八卦其形天圓地方風就其首雲左右向
而垂飛龍蟠屈虎張兩翼蛇形宛轉鳥翔為突擊之
勢而不變及觀握奇經意則筌盡出臆度殊乖本文
經曰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天地後衝為飛龍
雲為鳥翔明四為正四為奇奇之名寓之于正陳則
有天地風雲之目變之則為龍虎鳥蛇之名所謂奇

亦為正正亦為奇出則就敵歸則復列正合此義也其圖不存今載其經以俟識者實陳法之始也復有握奇續圖記金革旗麾進退趍鬬之法又載公孫洪范蠡樂毅之說錯綜于其中今附其末舊說儀立秋日軔牲祀白帝大司馬隸孫吳六十四陳其圖亦亡其說不明難以究宣今所不取

變圖

武經總要曰握奇之經雖存其圖不傳久矣今採其說列而為圖恐未必與古合更俟識者參訂之

今按此圖自謂恐未必与古合良為自知

建陽蔡氏八陳圖

續圖

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陳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軸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逬軍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逬軍

蔡氏曰握机之外別有八陣一曰方陣黃帝謂之金陳孫子謂之方陳吳子謂之車箱陳諸葛亮謂之洞當陳二曰圓陳黃帝謂之土陳孫子謂之圓陳吳子謂之車牡陳諸葛孔明謂之中黃陳三曰牝陳黃帝謂之水陳孫子謂之牝陳吳子謂之曲陳諸葛孔明謂之龍騰陳四曰牡陳黃帝謂之火陳孫子謂之牡陳吳子謂之銳陳諸葛孔明謂之飛鳥陳五曰衝方陳黃帝謂之木陳孫子謂之衝方陳吳子謂之直陳諸葛亮謂之折衝陳六曰車輪陳太公謂之地陳孫子謂之車輪陳吳子謂之衝陳孔明謂之握机陳七曰罘罝陳太公謂之人陳孫子謂之罘罝陳吳子謂之卦陳孔明謂之虎翼陳八曰鴈行陳太公謂之天陳孫子謂之鴈行陳吳子謂之鵝鸛陳孔明謂之衝陳方勝圖〻勝牝〻勝牡牡勝衝方衝方勝車輪車輪勝罘罝罘罝勝鴈行然止是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而已未及握机之妙也然此八陳之本原兵家亦不傳矣按此八陳生于方圓二陳方者坤也圓者乾也牝衝方罘罝皆方之變即巽離兑也牝車輪鴈行皆圓之變即震坎艮也其相為勝負者向背虛實之机也此公孫弘所謂世有八卦陳法未可參用者即此是也黃帝謂之五行太公謂之三才者非是蓋後人依此增益非黃帝太公之說也

今按兵陳固不可無法然其勝負顧臨机如何趙括讀其父書豈不知陳法者乃有長平之敗四家陳法但存其名莫得形制若太公之天陳主于日月星辰地陳主于丘陵水泉人陳主于車馬文武今以配車輪罘罝鴈行義皆不合至方勝圖、勝牝等語既未戰時逆知其次第如此則止有方陳他陳必敗將焉用之又八陳生于方圓二陳數語乃取乾坤生六子之序擬其變陳之由其五行三才之說殆意姑求合于八數然皆無文無圖莫能知其合變之妙

蔡氏又曰司馬穰苴法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中壘三千七百五十人七十五隊為奇兵為八陳八千七百

五十八百七十五隊為正兵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十以三為奇餘者均為八陳即此八陳兵數也

今按萬二千五百人即周官小司徒軍師之制馬隆曰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之奇兵兵陳在外此法中為奇外為正與馬隆異

蔡氏又曰李靖六花陳法用二萬人分為七軍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計五十六隊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馬軍千人跳盪五百人奇兵五百人守輜重一千二百人左右虞候各一軍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十九百人計七十六隊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五百人奇兵四百人守輜重九百人左右廂各二軍軍各二千六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計三十六隊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守輜重七百五十人一軍居中左右虞候居左右前後軍居外合為一陳是依倣八卦陳之法也

今按李靖採四面八向之意變為六花外六軍六面十二向以衛中軍中軍與六軍亦各六面十二向以自衛七軍合則合為營壘散則軍自為戰可謂善變者

蔡氏又曰十二辰陳陳一萬八百人每一小陳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十二隊為一小陳外有四隊居小陳中隨便衛擊其子午卯酉為四陳又增一百人餘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陳亦各有百人在陳外充遊奕以挑戰引敵十二陳為一大陳十二隊為一小陳是又推衍六花之法也

今按蔡氏謂其推衍六花之法得之矣然小陳外復有四隊隨便衛擊及充遊奕挑戰似此只可隸之遊軍蓋奇正變化貴于莫測若情狀顯露敵可先知將有如苗賁皇所云萃于方中軍者適以求敵耳

蔡氏又曰裴緒八陳亦用方圓牝牡衝方車輪罘罝鴈行之名而先布常山蛇一陳又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為十曲其法不齊難以分合且八陳皆常山蛇勢非以常山蛇別為一陳也又七陳自方陳而變大似膠柱欲以調琴不知此八陳每陳八變如環無端雖未握机之妙然然非今之為兵者所及

能及也唐李筌作太白陰經其論陳法謂教有陳而戰無陳固為大謬又不如天地前衡為虎翼風為蛇蟠後衡為飛龍雲為鳥翔之意而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列為八圖大失武侯之意其謬亦不待攻而自破也古今論魚復之陳者非一人然其所知止如桓溫所謂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已首末相救陳法之常未及握机之妙不然則八卦六花十二辰亦足以取勝奚必六十四陳不可闕一而後為至耶

今按蔡氏節節皆是惜其布圖不本于握机經

馬龍贊而本於績圖耳

八陳通記終

易序叢書卷第六

易序叢書卷第七　開封趙汝楳

如意城畧說論

古者征戰皆節制持重之師漢時匈奴始聞獸聚而鳥散其剽疾輕銳至今之韃而極矣住者不量國勢而勇與韃為鄰未及自治而輕與韃為仇韃以勁騎歲歲侵虜掃境清野本圖困敵奈何深辟生聚清野不及者昔猶苟活今靡孑遺是不足困敵秪以自困獨堅城之內僅得免耳四壁之外人蹟空曠流離轉徙貽害江南其能久固吾圉乎嗟夫我為持重之兵彼挾衝蕩之勢非有堅城亦子魚肉然亦安能盡四境而誠之哉今有法焉號如意城其法出於握奇天衡縱布兵積而力厚地軸橫列兵聚而勢強此守兵也四正則衝陳倫其後先四維則風雲資其倚角此戰兵也用以守八門周環三面並緊敵有不來來必成虜是無版築之勞而有金湯之固用以戰諸部聯綿隅落鉤連而形勢固隊間容隊疏密適宜而進退便利有堅深

之利而無自閉之害以車為城全師方軌遷徙可以無常擇險可以據守而地廣城少不足應戰兵聞布時出遊騎四外奮擊以戰為守而合圍坐困非吾患況陳中間地可峙餱粮是故或屡遷或堅壁或出而戰或入而守無有不如吾意者今三邊兵籍不下数十萬而一大軍所用止萬二千八百人若一路之中簡閱五萬一千二百人遊軍不在此数分為四軍擇四将訓齊之使其體閑心熟藝精氣勁營燧或傳隨時遣調趨敵之所從来聯絡布壘據險迎戰且一軍結營畫地一里若間數里而陳則四軍據數十里鉦鼓遮聞聲援胥接復遣遊騎散出探候彼若分兵繳我則營壁延袤彼計自屈彼若避我他出則併軍就敵可遏其衝彼騎迅急我制以持重彼利速戰我困以持久然後乘間掩息出奇攻撓使之求戰不能而不可前鈔畧無路而無所得待其窮困欲歸我乃追奔逐北以佚制勞何鄉不克一路既利推行三邊是則長城數千里韃不敢南下而牧馬矣不數年間民得所衛耕桑被野長江之北盡為樂土邊餉可以就辦輸將可以息肩

朝廷之事力可以頻裕寬今日制敵安邊之上策施用稍久則兵日強國日富鋒旗北指問罪狂胡瞻河洛之故流朝謁

寢朝之鐘鎼又異日不世之駿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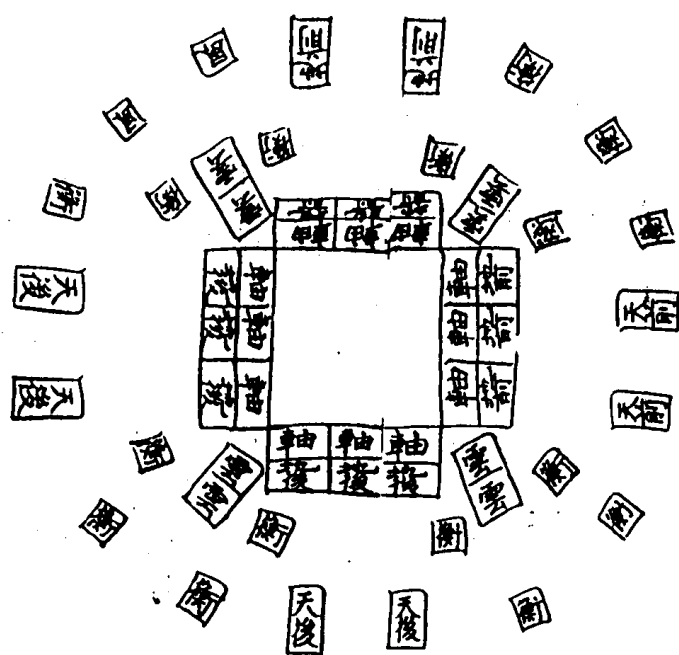
如意城圖第一

開封　趙汝楳

如意城畧

開封　趙汝楳

将士名職第二

大軍

大将一人主一軍之政以八術治之一曰謙以㧞才儁二曰仁以拊士卒三曰智以察敵情四曰信以出號令五曰公以行賞罰六曰勤以飭紀綱七曰明以知好惡八曰寛以容小過凡訓齊壁壘征戰兵仗貨賄饋餉除道之事皆決焉以授軍佐戰則制其進退分合之節授之軍佐都撥發而麾使之居軸内戰則與軍師都撥發登臺以麾兵

軍師一人推智畧冠軍者凡一軍之事皆獻謀效智以賛大将兵仗唯意居軸内

軍佐四人分掌一面之事擇才勇超衆者承大将之政令頒之列将居則察一面之軍情利害與壁壘之堅瑕器仗之利鈍將戰則審彼已之疆弱逆地勢之險易白之大将制進退分合之變交戰則簡其用命不用命者白之大将以行誅賞兵仗唯

意居軸之四外
都撥發一人掌旗麾金革稟大將之號令以四面之別授之副撥發凡進退分合作止之節皆取準焉執麾燕弓一矢百刀一居軸內
副都撥發四人分掌一面旗麾金革且知其節如都撥發舉麾播則與軍佐舉大麾播以令列將凡一面進退分合作止之節皆取準焉司大麾大旛燕弓一矢百刀一居軸之四外與軍佐俱
都壕寨一人掌壁壘戰地度山林川澤之利害相其險易廣狹告之大將乃授副都壕寨治之使除師行無濡滯止足為營戰足布陳凡須材皆豫備之毋乏興有不如法者白之大將而行誅賞執度燕弓一矢百刀一居大將之旁副都壕寨四人分掌四面壁壘戰地豫知山林川澤之勢貳其長合謀以授壕寨察其不如法者白之長執度燕弓一矢百刀一居軸之四外
司餌司貨輜重火隊疾醫搭材傔兵覆反間諜天官時日之人各隨所宜而制其多寡不在此數

小軍將四人小軍師四人小軍佐十六人撥發四人副撥發十六人列將百三十六人壕寨四人副壕寨十六人

小軍

將一人主一軍之政推智勇冠軍者凡大將之政令賞罰當聽而謹行之居則順齊士卒脩車除器戰則主其進退分合作止之節授之軍佐撥發麾使之大將有急不待號名而赴凡軍中壁壘貨賄兵仗饋餌除道之事皆決之而後聞于大將戰勝則錄其用命不用命者上之大將以行誅賞臨敵則專之而後聞兵仗唯意居軸內其合于大軍者率軍師以下與大軍佐俱分治一面之事或備大軍佐之選

軍師一人推智略冠軍者凡一軍之事皆献謀効智以贊其將若大將之號令適有不便於其軍者居則贊其將略上之大將而修潤之毋得專擅戰則贊其將修潤之戰畢仍聞諸大將兵仗唯意居軸內合于大軍者與將俱分治一面之事

軍佐四人分掌一面之事擇才勇超衆者承將之政令頒之列將職視大軍佐而行之其軍執槍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軸之四外合于大軍者與將俱分治一面之事撥發一人掌旗麾金革稟將之號令以四面之别授之副撥發職視都撥發而行之其軍執麾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軸内合于大軍者與將俱分掌一面旗麾金革之節

副撥發四人分掌一面旗麾金革之節職視副都撥發而行之其軍司大麾大旛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軸之四外合于大軍者與撥發俱分傳一面旗麾金革之節壕寨一人職視都壕寨而行之其軍執度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軸内合于大軍者與副都壕寨四俱分任一面之事

副壕寨四人掌率搭材執畚挿脩材具稟壕寨之令行之其軍執度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軸之四外合于大軍者與壕寨俱分任一面之事

列將三十四人擇勇而藝精者分統諸隊天衝八人人統二隊地軸四人人統三隊天衛四人人統二隊地衛六人人統二隊風四人人統二隊雲四人人統二隊逬軍四人人統二隊凡軍佐頒將之號令則徧徇于隊長居則齊肅部分簡習藝事戰則鼓勇作氣爭先赴敵執槍一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諸隊之間合于大軍者同

司餫司貨輜重火隊疾醫搭材傔兵賓友間諜天官時日之人各隨所宜而制其多寡不在此數

隊長隊一人掌一隊之政擇智勇冠一隊者總列將之號令守行之居則訓齊士卒脩器利兵調習騎駟戰則與隊佐領衆赴敵凡士卒有失伍不用命者戮之臨陳有變動則與隊師隊伍謀而行之皆戰罷白之列將轉以上聞毋得擅出私智以亂諸軍作止進退之節執槍一兼弓一矢百刀一居隊之後

隊師隊一人司一隊之籍擇才藝超一隊者凡壁壘之有堅瑕布陳之有利害皆審諜之以贊其長執槍一兼弓一矢百刀一居隊長之左

隊佐隊二人擇勇亞隊長者居則恊和訓習戰則

率先赴敵且分察其不用命者白之隊長執槍一兼弓一矢百刀一居陳後之兩端.隊掾隊一人稟列將之號令執麾旛以作止之兼弓一矢百刀一居隊之最前進軍則有槍旗長隊三人執旗以率衆其作止偃植必從列將之號令毋失節以誤衆兼弓一矢百刀一居隊之前

車卒隊四十二人直一車大牙布之為七重初一重七人次二六人次三七人次四六人次五七人次六六人次七三人皆兼槍衛卒半兼弓弩軸卒惟兼弓皆矢百敵來攻則衛卒皆出車前以射短兵接則以槍衛車繼之以刀毋使毀我車置車必安平止以軔使無動搖進退徒營則載軔以行毋失伍

弓卒隊四十二人為七列列六人各執弓一矢百槍一（行則傔兵負之）刀一若據營則須敵在數十步之內乃射矢毋輕發短兵接則置弓用槍繼之以刀若出營則用弓各隨所宜

弩卒隊四十二人為七列列六人各弩負一矢百兼槍一（行則傔兵負之）刀一若據營則敵在數十步之外而先射矢毋輕發短兵接則置弩用槍繼之以刀若出營亦置弩用槍繼之以刀若出營亦置弩用槍繼之以刀

騎卒隊四十二人為七列列六人人執長槍一兼弓一矢百刀一步軍止營則探燀以知敵之遐邇戰則抗敵追躡其進退莫測分合無常務擇便乘利與步卒掎角以決勝夜則歛而駐陳中之間地

用寡易用衆難何也寡則耳目可接麾使良便故易為力衆則聲勢曠隔號令難孚其進退分合之際雖旗麾金革亦不能齊一故難為功夫用衆之道惟部分明整執要御繁而已姑以小軍言之軍將統軍佐軍佐統列將列將統隊長故將主號令於中軍而授之軍佐分之列將列將徧之隊長一隊五十人而率戰者三人（隊長一隊佐二）則強者倍勇而怯者有恃兩隊百人而統以列將則進退有度而混戰不亂一面而制以軍佐則勇怯可察而號令

專一析之則部分明會之則體統合指授可頃刻而周闔闢可傳呼而變雖至百萬猶御一夫耳況止于萬二千八百人乎若夫敵來攻我一面有警則列將各率所部以戰旁陳可以夾擊而軍佐則糾其不用命者或二面三面四面皆有警則各面自有應敵之兵敵至則堅壁不動以俟戰敵退亦不逐北而輕動吾壘若我欲出壘攻敵則天前衝與地前衝列將率兵為虎翼風列將率兵為蛇蟠龍鳥亦如之或諸陳並出而敵犯吾壁則衝軸自可制勝蓋虛壘之形八門環啟敵兵突至則地軸當其前天衝夾其旁彼三面受擊必為我擒于此益見八陳之所以妙

如意城畧

明　封　趙　汝　棋

兵數第三

大軍

正軍二百五十六隊萬二千八百人

天衝六十四隊三千二百人純車

地軸四十八隊二千四百人純車

天衝三十二隊千六百人弓弩各十六隊

地衝四十八隊二千四百人弓弩各二十四隊

風三十二隊千六百人弓弩各十六隊

雲三十二隊千六百人弓弩各十六隊

遊軍六十四隊騎士三千二百人

小軍

正軍六十四隊三千二百人

天衝十六隊八百人純車

地軸十二隊六百人純車

天衝八隊四百人弓弩各四隊

地衝十二隊六百人弓弩各六隊

風八隊四百人弓弩各四隊
雲八隊四百人弓弩各四隊

遊軍十六隊騎士八百人

如意城畧　　開封趙汝楳

兵隊圖第四

諸軍多以槍牌弓弩參錯成隊名曰花裝施於軍容固可觀莫第散地遇敵須群槍同刺弓弩齊發乃克破彼若于花裝隊中倉卒摘聚寧不紛擾以取敗潰故今皆作純隊車為守兵則布若犬牙以杜敵騎之投隙餘為戰兵則整其行列以便麾使之進退為圖如左大軍合四隊為一大隊者其布置同此

朋　封　趙　汝　楳

鎧仗第五

大軍正軍

甲冑萬二千八百副　車四千七百四隻

大旗七百六十八面并杠　槍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六枝

小旗萬一千七百七十六面

弓萬一百十二張　弓箭一百萬一千二百隻

弩二千六百八十八床　弩箭二十六萬八千八百隻

刀萬二千八百口

遊軍

甲冑三千二百副　馬三千二百疋

甲馬三千二百副　鞍轡三千二百副

牆旗一百九十二面并杠　槍三千八枝

小牆二千九百四十面　弓三千二百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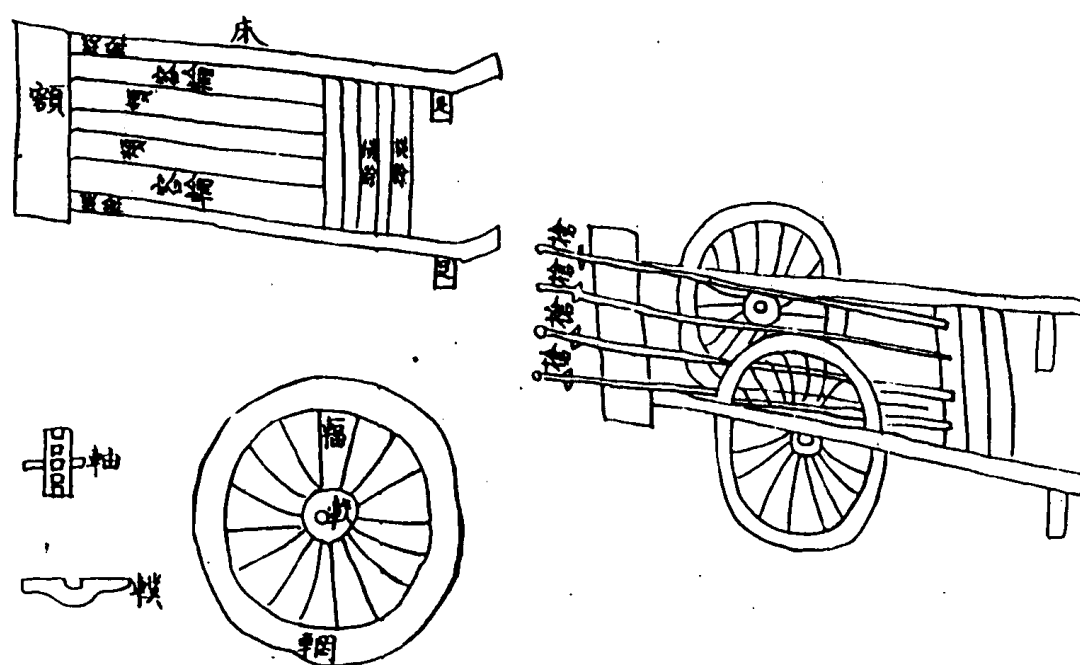
弓箭三十二萬隻　刀三千二百口

小軍用大軍四之一

車

古者戰以車至房琯用之輙敗人皆謂時非三代車戰良難不知衛青之環車為營周法尚之車為壁壘則車之用蓋不可廢況韃騎飄忽突衝徒卒望之固已股栗縱有堅勁之兵安保不攝氣于一再至之後夫能使步卒恃以無恐而與韃力戰者非車不可也前是有為車以禦韃者乃高大繁重韃人束縕膏炬而盡焚之失在重大而無以為衛故耳今車視羊頭車而稍大一夫推之可以左右進退勢其便提上施四槍騎不可犯衛之以兵敵不可毀無蓋弓牝服敵不可焚盡斂入隊顯張八門夜分諸部環為外拒戰可以卻散止可以扎營移師據險不敗布置戰守之利莫利于此

旗長
旗長
旗長
弓隊
撥發
旗長
旗長
旗長
車隊
撥發
隊佐
隊長
隊師
隊佐
旗長
旗長
旗長
騎軍
撥發
隊佐
隊長
隊師
隊佐
旗長
旗長
弩隊
撥發

車制

縱榦二皆長一丈方五寸足以後稍弔横榦三各長三尺三寸以次而差縮焉皆博四寸厚五寸左右入於縱榦各五寸二間各廣六寸輪頰二皆長六尺博厚加横榦後附横榦前附于頫頰間容兩轂而少差頫長四尺二寸博尺厚五寸着于横榦之端足二皆高二尺少差方五寸入于縱榦五寸不盡榦後端尺而植之合而為牀長一丈一尺廣前四尺二寸後四尺五寸輞博五寸厚四寸合曲材為規轂長尺二寸圍徑如之輻十六皆方寸九分長二尺三寸入于輞轂各二寸軸長七尺寸圍徑三寸束以鐵軸貫轂中輻輳轂外輞環輻外合為輪徑六尺凡二轐四博四寸厚五寸長二尺二寸削其兩端置縱榦及兩頰下縱横附着者皆貫以釘竅其中以容軸止則前以輪至地而軒後以足至地而輕行則舉其足而平上施槍四前後有山前長四尺二寸後長三尺八寸前高六寸厚三寸後高四寸厚如之前置于頫端為四竅以貫槍間一尺二

寸後置于後一横幹爲四鑿以容鐏間八寸槍首出額前四尺則爲兩横木貫於縱幹之上幅穀之間以止輪車材欲堅重而縝密惟輞則用楓尺用周制自軸心分量縱幹前際額後三尺五寸後際又前四尺五寸故其載于地者橫屬而微至

弓弩

弓之制勝尚矣其利在彊在疾在命中強則入堅疾則發多加以矢無虛發則敵當披靡但射者皆前左敵若横突吾右則我必失勢我欲張翼中進則施射非便必習左右射使前左者居右前右者居左設為兩拒敵望之必不敢前我攻之必不能當又以弓射鞭前其及遠如弩而歛捷過之亦軍中之利器也弩則神臂弓最勝然寸札木弩尤良既強有力又下長雨溽而費廉彼我對陳今人多惧其薄我故在百步之間即望塵而射不知射遠則力弱又不能必中徒耗矢鏃必須敵近而弓弩次第射之又節之以麾使衆矢齊發則敵必退適短兵可以無接

槍

古用干戈漢魏以降用刀梢今多用槍與時偕行求利于用耳北虜為長槍二丈四尺必兩人而後可舉其利雖可及遠其害未免重滯宜梢縮之且雜以短槍長者先中人短者旁助其失又山乂難益短然兆蹡趨捷騎軍不可掩逐而我入敵中反可制長槍之命今以三品間布則遠近進退皆可如意而制勝

旗旛

神宗以火德帝天下色尚赤于旗心為規矩以色別之

正軍旗

天陳	規青	地陳	矩黃
風陳	規上青下白	雲陳	矩上黃下白
虎陳	天衝同天 地衝同地	龍陳	天衝同天 地衝同地
蛇陳	同風	鳥陳	同雲

遊軍旛

前軍	尾赤	右軍	尾白

左軍　尾青　後軍　尾黑

麾

大軍一面守兵七隊三千五百人衝四隊軸三隊戰兵九隊四千五百人天衝二隊地衝三隊風二隊雲二隊若一面有警則中軍舉麾軍佐副都𢮦發審視舉大麾中軍與四面各有對壘麾列將偏之隊長𢮦發審視舉小麾以應于是一面戰守之兵皆備戰長兵短兵次第而接或二面三面四面皆有警則中軍隨方舉麾其法如前此據營禦敵之法小軍則四之一

前軍　赤　右軍　白
左軍　青　後軍　黑

遊軍

前軍　尾赤　右軍　尾白
左軍　尾青　後軍　尾黑

或敵以兵擬我而他岐侵軼則軍胥應出兵以驅敵萬二千八百人之軍必有三四軍馳接作營用虎蛇龍鳥之陳中軍舉麾軍佐副都𢮦發等次第而應以麾兵出營進戰之法

正軍

虎陳　繪虎　蛇陳　繪蛇
龍陳　繪龍　鳥陳　繪鷹

遊軍

前軍　尾赤　右軍　尾白
左軍　尾青　後軍　尾黑

或別軍有急則軍佐白之大將不待求救隨便麾兵赴之彼此交援如常山蛇此特大畧若臨機制變非此可盡

金革

大軍

革八十八人鼓八十面金四十人鉦四十面角四十人角四十具

小軍

革二十人鼓二十面金十六人鉦十六面角十六人角十六具

金革麾並方

革赤　金白　角黑

一鼓作兵三鼓引兵雷鼓進戰鹹鼓急戰

一金止兵三金稍退疊三金不止長退既退而一

鼓止兵

三鼓三金偃旗槍跪一鼓復作

如意城畧

開封趙汝楳

置地第六

大軍

横以二步立一兵縱以步半立一兵四小隊聚為一大隊小隊之間脊去各三步大隊方徑二十七步隊間容隊一軍之徑如十六隊之數圜三之而少羨

小軍

一隊方徑十二步隊間容隊一軍之徑如十六隊之數圜三之而少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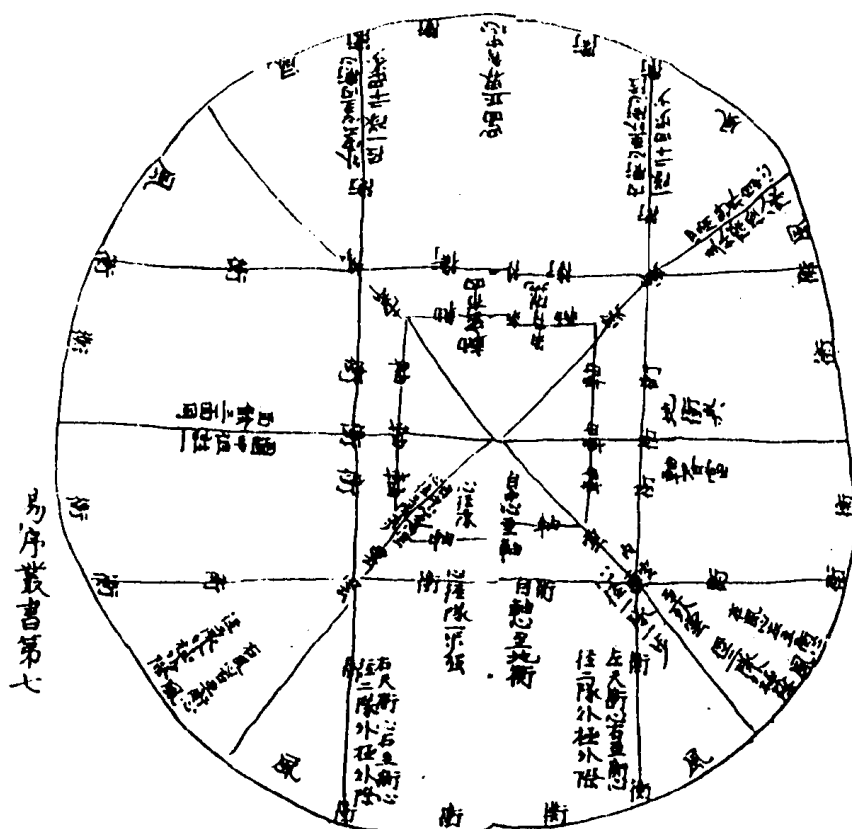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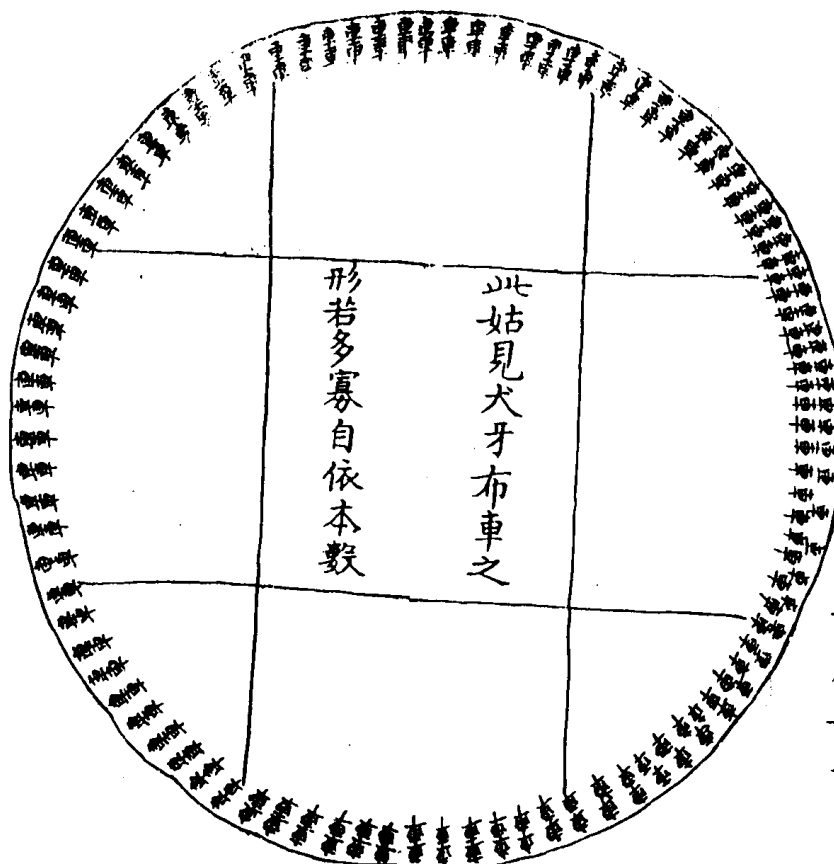
先定中心乃分四面四角之界各去中心八隊為外際正出中心二隊為軸心（小軍同）又出一隊一步彊為地衝心（小軍半步）斜出中心三隊七步為內雲心（小軍三步）又出一隊一步為外雲心（小軍半步彊）軸比容置之衝與軸脊當而成地方自外雲心各正出一隊二十四步少為內天衝心（小軍十步太半步）又出一隊二十四步少為天衝心（小軍十步太半步）天衝極于外際各入四面四角之際半隊乃左右距其界一隊為風衝隊心而成天圜（小軍同）夜則出天衝之車以周衛外際分以方維各廣一百六十九步半（小軍七十五步少半）大約一步容二軍皆重列勢若犬牙（小軍步容四車太約三分步之二）列大若如周法尚所云重設句陳與今兵間所用狗鋪之類益善

大軍畫地圖

夜營分車外衛圖

大軍天衡之車凡三千二百作八面分之每面得四百車

此姑見犬牙布車之

形若多寡自依本數

一面兩重用車三百三十九隻（外列一百七十隻 內列一百六十九）猶餘六十一隻守天衡本位車車齊距隙地留無四尺

如意城圖

開封趙汝楳

教法第七

除地為場

方四百步築壇于場北南鄉前一日都壕寨率其屬度陳之廣袤定諸軍之位

結營

其日未明前四刻諸軍將部兵趨場作法成營皆坐以俟大將之至

大將登壇嚴收

中軍吹角雷鼓各三通諸軍皆作

傳誓

中軍三金三鼓軍皆偃士跪吹角一通以集小軍佐列將撥發至將壇北面以聽大將誓撥發率副撥發執大鐸各以誓詞徧于所部

作士

中軍一鼓軍皆舉旗士皆作騎軍皆騎

遊軍定兩端

中軍舉赤旛副都撥發以下次第傳舉（下並同）三鼓遊軍十六隊從後左右分出雷鼓騎驟從陳兩端進前至五十步次一鼓復雷鼓騎馳成兩規

遊軍彌欵警欵

一鼓騎左右分次雷鼓騎馳于四面如彌襲警亂之勢一金騎還壘三金不已皆歸陳後

前軍據營禦敵

中軍舉赤熢三鼓遊軍十六隊分左右出次雷鼓
騎驟進至陳前五十步次一鼓騎四嚮挪营次雷
鼓騎馳擬敵而來中軍舉赤麾前軍弩卒出陳外
三發次弓卒三發次喊鼓騎疾馳犯營前軍弓卒
腰弓弩卒置弩皆執槍駐車外擬次十次一金騎
止三金騎稍退次喊鼓前軍出營追敵壘三金不
已騎長退復喊鼓前軍追敵三十步一金追者止
三金稍退壘三金不已前軍皆歸營遊軍自左右

歸營後餘三面同惟教時所用

衡軸禦敵

中軍舉虎麾蛇麾（龍鳥同）三鼓二軍出營一鼓時作
進至陳前五十步三鼓四鄉營中軍舉赤麾雷鼓
天衡弩卒出車外三發次喊鼓敵廹營犯車次弩
卒置弩弓卒腰弓執槍出車外擬刺十以衡車敵
有突入陳者地軸弓卒注射且以槍擬刺天衡後
隊皆執槍三面擊敵一金敵止三金敵稍退次喊
鼓衡軸急戰壘三金不已敵長退衡卒復弓弩脊

發一金止射壘三金不已虎蛇次第歸營

前衡變虎陳風變蛇陳

中軍舉虎麾蛇麾三鼓天地前衡出陳為虎（弩卒置弩）
（執槍）風出陳為蛇（弩卒置弩執槍）次雷鼓虎張翼翅戰弓卒
五發次喊鼓槍卒以刺十蛇同時從兩傍繞敵交
于前次一金止戰三金稍退壘三金不已虎蛇皆

歸陳

後衡變龍陳雲變鳥陳

中軍舉龍麾鳥麾三鼓天地後衡出陳為龍（弩卒置弩）
（執槍）雲出陳為鳥（弩卒置弩執槍）次雷鼓龍張翼翅戰弓卒
五發次喊鼓槍卒擬刺十鳥同時從兩旁突敵交
于前次一金止戰三金稍退壘三金不已龍鳥皆

歸陳

四奇進退作戰

植五表于陳前表間各五十步中軍舉四奇麾三
鼓虎陳龍陳出營蛇鳥繼出一鼓時作虎行駐場
左蛇駐虎兩端皆西面龍行駐場右鳥駐雲兩端
皆東面各為置陳三金三鼓兩軍皆偃旗士跪三

鼓鼓行舉旗士行及表一金乃止次三金三鼓偃旗士跪又三鼓鼓進舉旗士皆趨及表一金乃止次三金三鼓偃旗士跪次三鼓鼓戒舉旗士走至中表兩軍擬刺三又一金乃止三金稍退壘三金不已退至表每退至一表跪起如初

四奇分合作戰因變魚復方陳

三鼓四奇北面合為直陳次雷鼓士趨四鼓士分為四陳二陳在二陳在後三金三鼓偃旗士跪前三鼓舉旗士趨會為三陳一陳當中兩陳為兩拒三金三鼓偃旗士跪三鼓舉旗士走壘鼓分為二陳遂四軍各歸營因變為魚腹方陳俟遊軍作偃月形駐隊訖三金三鼓偃旗士跪三鼓舉旗士趨會為三陳一陳當中兩陳為兩拒三金三鼓偃旗士跪三鼓舉旗士走壘鼓分為二陳遂四軍各歸營因變為魚腹方陳俟遊軍作偃月形駐隊訖三金三鼓偃旗士跪

遊軍進退作戰

遊軍於四奇變魚復之時進退作戰如四奇中軍金鼓亦同

遊軍分合作戰

分合金鼓並同四奇戰畢一鼓四騎雷鼓騎驟至方陳之後作偃月形駐隊

魚腹方陳仍變圓陳而能

一鼓舉旗士作雷鼓變圓陳遊軍引入駐陳內右教大軍之法小軍則隨宜

教法說

庠序學校淑民之教也振旅茇舍衛民之教也乃武乃文並行而不偏廢是以司徒司馬列于六卿其五禮六樂之目與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事悉而法詳為世教慮至切也然善人之教可以即戎不教而戰同于棄衆則立武整師頭可議為赳赳介冑者所為吾儒弗與知耶教之別有六曰心曰氣曰目曰耳曰手曰足皆當服習于平時然後驅而之戰戰必勝矣心者戰之本心綏撫懷附使之親其上而死其長氣者戰之主心厚生薄役期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旗物章采不忒則目視習

而左右一鼓鞞鐃鐲有節則耳聽審而進退肅絕
而不雜却而不散則步教其足法杖用得利天道
同的則兵教其手法凡此皆戰之用也故代商之
役不愆于六步七步反是而悉衆遁北行止縱橫
吳起策其必敗韓信走水上軍遂定趙地反是而
麾兵部行慕容紹宗卒以良師若項羽東城之騎
出入無常分合靡定授之紛紜倉卒而不撓不敗
者教之素也況丁年膂力習則益強血氣筋骼運
則益暢其挽強擘堅投石超距必有鼓厲之術使
肢節常勞殊死戰而不疲技藝夙精左推右盪而
皆利害如是雖羸必強雖怯必勇不然壯者豢而
驕勤者妥而惰矣
祖宗盛時天下大明不忘武備于肄兵習戰之事
尤加之意弓弩鈞石第為三等挽強以進等而轉
資射親以巡的為賞罰槍卒弓卒之擊刺各有定
數私役冗占　詔旨甚嚴習弓弩者兼槍刀閱戰
陳者仍率脚教法之詳密者頒之諸道練習之不
虔者譴以示懲騎軍分番出城洗馬且習廻合野
戰之勢殆無歲不伸儆之偃戈既久法墮因循厥
令民力困于征賦國力屈于供軍問之尺伍則羸
老率三之一丁壯者未必勁鋭是不惟則屈兵亦
屈馬則亦有其故矣諸軍稟䘏皆承平之舊于時
物蓄貴廉以給匹夫匹婦則猶可也今物直視昔
將十倍而稟賜如昨券給稍厚者抑其田易出入
壘門者征其緡錢不容執藝以自食而冀土之羸
官復拘之事育既繁啼號卒歲不幸而死則遺骸
委壑要弩瘠捐戰勝而爵賚不均陳致者著蒿徒
槍方其平居固已氣餒而心怨脫有緩急擐甲紛
如豈復有騰陵爭死之望日閱五陳事等兒戲所
謂方以矩步圓以繳旋與出入分合之變未嘗習
春秋軟射志在中鵠而弓弱發遲不暇問至於刺
擊之多寡率脚之遲通一切委而不顧呼有自來
矣將貪而不復教兵貧而不可教使民脈日朘國
勢弗壯果何為者耶於赫
天朝仰稽成憲設之以號令作之以賞罰風馳霆
警而行之則強兵滅虜歲月可冀若八陳教法古

未有述今姑叙其槩凡出奇策勝端由此發之

如意城畧

開封・趙汝楳

金距城圖第八

距視城之延袤不必城定其數

金距城後語

置城所以保境保境所以衛民故治堞浚隍不足據守與棄城同城高池深不庇土疆與棄地同我爲縱横蕩無郊保與棄民同自極邊諸城或毀或棄或決籬守在堂奥吾能復保如山深溝如川城有不拔之勢然守僅足以戰則不利矣既不敢畧嬰其鋒乃甘心清野之策有土弗耕是棄民也近歲經理山寨稍稍北鄉地險丘陵因以城守敵固不可仰攻然僻在一隅不當衿喉敵可綴我以輕兵我不可下兵而厥擊哨騎往來旁若無人是棄地也夫山寨可以棄地清野至于棄民然則置城之所必當要衝制城之形必利交戰而後可嘗因八陳之虛壘深悟築城之良規城形方圓各適地勢四壁樓櫓之外別築城狀如四圭有郤距袤五十步廣二十步其耑施樓櫓爲距距胥去百五十步此即八陳虛壘之制也前是城形廣直觸處可攻故備多而守難今城距外張其耑既狹受攻之處甚少故力聚而守易前城無外距飛石可以及

城今距嵩去城身五十步則敵之置炮當又在距嵩數十步之外而飛石不可及矣前是城堡外鄉彼得環而攻我今兩距之間內却我得環而擊彼前是敵直列而求我直列而守猶以一敵一其勝負未可必今兩距之兵矢石可交城身之兵與距胥應有我三彼一之勢其守可以決勝雖無周濠之河而艘梯不可近鳌弧不可登若是已利于守矣當兩距之中可闢閎闔塹不必浩渺橋不必縱舉門隧曠爽無復險隘遣兵迎戰可成列以出敵不得遏我于前戰或失利可塹振徐退敵不得薄我於河而戰亦利為戰守兩利金湯莫加然後可以保境保境而衛民矣或曰版築未集敵或來擾寧不深害吾事曰如意城之師星布于外則畚揷之役可安于內或又曰形制如此固可背城借一若去城遠闘將若之何曰求之如意城有餘功

如意城畧終

易序叢書卷第七

易序叢書卷第八

六日分序

開封趙汝楳

七日來復漢儒多以陰陽反復論至孔疏乃引稽覽圖卦氣起中孚釋之按稽覽乃例言六十卦孔疏則專主辟卦況卦氣當起于復不當起于中孚是孔疏與稽覽不合稽覽復與其法不合先儒以讖書偽起哀平稽覽之失本不暇閒既孔氏援以疏易則不容不辨因暢其說庶免學易之惑然生于千載之下驟而欲更其說者志存翼經云爾

易序叢書卷第八

六日七分

開封趙汝楳

六日七分分卦始終論

理為事之宗一事則一理非理則非事見理也初寓于陰陽陰陽分而萬理散殊順為神化之妙顯為本數末度之間何莫非陰陽亦何莫非理之為者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仁亦有道況體陰陽以立法而非理乎焦氏六日七分亦體陰陽以立占法者歲氣起冬至故分卦起于復復起于冬至之中初爻畫于大雪之終所以體陰陽之理也及稽覽圖謂卦氣起中孚乃以中孚起于冬至復起于冬至之七日遞差而後辟卦皆不直陰陽消長之時揆于理果如是乎是說千餘歲未有覺其非者稽覽既弗悟或者又于歷書十二節分卦之內外本六日七分見此星翁歷史固難責彼而儒者至以六日七分釋易失愈遠矣或曰若分卦始於復則曆家宜書復于至日何為書六日之後乎曰書于六日後者復之終非復之初也紀氣紀卦法各不同既氣者謹其始紀卦者要其終四序禪代各司其功于以辨作訛成易之節其氣始應安得不謹其始故書冬至于其日分陰陽变易靡定復分六二以往皆陰爻則有一陽之象若上爻為陽則為順不可以象一陽安得不要六爻之終故書復于冬至六日之後或曰若卦終于中孚何為書中孚于至日曰書于至日者中孚之終非中孚之終非中孚之初也或曰復何以不起于至日之初曰復與至同時而起時歲歲冬至常在夜半則復亦常起于至日之初矣氣周日外既有奇餘則冬至辰刻或禺或晨莫能一揆設若日中而冬至則半日以前攝于中孚半日而後潛入于復非可損中孚之分以益復于未至之前也或曰今有夜半冬至而曆猶書中孚于至日何也曰孚中之限極于冬至而始盈未盈其限雖一杪一分之虧未足以成中孚之卦故見中孚常與至俱夜半冬至則夜中孚中庚迹然耳猶晝刻之短冬至而極謂冬至

為日短則可若曰日短自冬至始則悖于理矣今稽覽以卦氣起中孚則以中孚直冬至不知取卦爻之象耶或以卦名之義耶以卦爻則无一陽之象以卦名則非氣起之義是中孚不可以直冬至也復一陽卦也今直于冬至六日之後則必將抑一陽使就復卦而生于六日之後若以陽生于六日之後則其間六日為陽耶為陰耶以為陰則冬至即為一陽以為陽則復卦猶未直日无已則使陽自生于冬至而復卦不直冬至乃可耳奈之何辟卦不直中氣而戾于焦法乎是則始于復者合陰陽之理始于中孚則舛矣不究其理始因其傳久而遂信之可乎夫稽覽雖失之訛至此六日七分未嘗舛忒若孔疏則不然焦法六日七分乃總六十卦脊距之間非專主辟卦以立義孔疏云從剝至陽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乃專主辟卦以立言夫自剝至復凡十卦直六十日今于十卦之中取其一而遺餘卦六十之日中取六日七分而遺餘日不惟于焦法弗協而以六日七分為七日亦乖于易矣或曰孔疏之義儒先固已辨之如卦氣起中孚自漢以來未之有改雖太元八十一贊亦始于中今云不起于中孚殆于敬說于聖經何所據曰復太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于復言至日聖賢之旨昭如日星匪石莫轉術家執術而昧理儒者宜卓然有真見

書冬至書復圖

日卦刻分例

歷一日為百刻

卦一日為八十分

日一分為六秒

一卦直六日七分

一爻直一日一分一秒

一分當一刻十分刻之二分半

七分當八刻十分刻之七分半

上元甲子夜半冬至甲子晨前夜半為子初刻為甲子日之初止復初爻直之運而一暮明年巳巳日二十分卯刻四而中孚卦盡二十一分卯刻五冬至而復卦起九百盡者盡其分秒

之終九言起者起其分秒之初此圖起癸亥者欲知中孚之初

癸亥　頤　順上九盡第十三分　中孚初九起第十四分

甲子　中孚九二起第十五分二秒

乙丑　中孚六三起第十七分三秒

丙寅　中孚六四起第十七分四秒

丁卯　中孚九五起第十八分五秒

戊辰　中孚上九起第十九分六秒

己巳冬至中孚　中孚上九盡第二十分　復初九起第二十一分　復六二起第二十二分二秒

庚午

辛未　冬　復六三起第二十三分三秒

壬申　復六四起第二十四分四秒

癸酉　復六五起第二十五分五秒

甲戌　復上六起第二十六分六秒

乙亥　復　復上六盡第二十七分　屯初九起第二十八分

己巳日冬至其加時雖在卯五刻然舉日而言不得不書冬至于己巳一陽雖已生然六爻未備卦名莫紀故必待六爻備而後書復于乙亥舉己巳日二十一分冬至者蓋取甲子最前夜半

冬至之次年以明朞運不齊之意若又明年則冬至在甲戌日之四十一分而諸爻所日辰分數隨而變矣明者宜以意通之此第以細分諸前圖故起己巳知復則他卦可以此推己巳至此二十分中孚終中自此二十一上孚分為復初

復初終細分圖

六日七分説

兩漢皆名六日七分易緯以為卦氣今從漢人題曰六日七分

焦氏六日七分之學與風角河洛元氣挺尃諸占並行于西都而六日七分之傳最勝且从其法以六十卦直當朞以七分受餘〻以消息雜卦定君臣以公卿大夫侯別貴賤以五行配卦以風雨寒溫占吉凶且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六十四卦之爻視朞日而盈諸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當朞之日（當朞三百六十日）視爻數而縮故析四正卦直二十四氣六十卦爻直一日尚餘五日四分日之日乃以一日為八十分總四百二十分于是一卦直六日七分卦周而日亦周此直日法也四時之氣莫貴于中允命羲和必謹啟正則中氣為二十四氣之主陽長而極陰生有終其消長為有序諸卦爻畫雜揉不倫惟復遇十二卦之爻畫實象之故用十二卦為主以直中氣以雜卦散直一朞而君臣之分定矣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皆同亮天工而係凶吉故因卦序而差貴賤之等卦之直日各有所配以用事故配以五行然後隨諸卦所直以驗風雨寒溫而吉凶之占生焉但其卦與易異序其占與蓍殊法援以釋經固已抵牾或圖之又與焦法不合乃為直日積分圖以明焦法且附以諸圖所疑尚當質之達者

焦氏六十卦直日積分圖（此據夜半冬至之年）

諸卦皆直六日七分今從簡惟復書之餘但書通日分

復	謙	升	小過	益	泰
直六日七分	通十八日二十一分	通三十日三十五分	通四十二日四十九分	通五十四日六十三分	通六十六日七十七分
屯	睽	臨	蒙	漸	需
通十二日十四分	通二十四日二十八分	通三十六日四十二分	通四十六日四十二分	通四十八日五十六分	通七十三日四分

右需直六日七分通直為七十二日八十四分積分筭法八十為母數七分為子數子如其母為日故需直七日十二卦通直七十三日尚餘四分入

後卦師頤觀蹇倣此

隨 通六日十一分
鮮 通十八日二十五分
豫 通三十日三十九分
益 通四十二日五十三分
夬 通五十四日六十七日
師 通六十七日一分
晉 通十二日十八分
大壯 通二十四日三十二分
訟 通三十六日四十六分
訟 通六十三日四十六分
革 通四十八日六十分
旅 通六十日七十四分

右通二十三卦直百四十日一分

比 通六日八分
小畜 通十二日十五分
乾 通三十日二十二分
家人 通三十日三十六分
咸 通四十二日五十分
睽 通五十四日六十四分
渙 通六十六日七十八分
大有 通二十四日二十九分
井 通三十六日四十三分
遇 通四十八日五十七分
豐 通六十日七十一分
履 通七十二日五分

右通三十五卦直二百十三日五分

遯 通六日十二分
節 通十八日二十六分
損 通三十日四十分
常 通十二日十九分
同人 通二十四日三十三分
否 通三十六日四十七分

巽 通四十二日五十四分
大畜 通五十四日六十八分
觀 通六十七日二分
萃 通四十八日六十一分
賁 通六十日七十五分

右通四十六卦直二百六十日二分

歸妹 通六日九分
明夷 通十八日二十三分
剝 通三十日三十七分
既濟 通四十二日五十一分
大過 通五十四日六十五分
无妄 通十二日十六分
困 通二十四日三十分
艮 通三十六日四十四分
噬嗑 通四十八日五十八分
坤 通六十日七十二分

未濟 通六十六日七十九分
蹇 通七十三日六分

右通五十八卦直三百五十三日六分

頤 通六日十三分
中孚 通十二日二十分

右通六十卦直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分卦與日同周

直日積分圖後語

或問卦皆六日七分今五卦直七日有說乎曰六日而奇分卦法也七日積分法也一日為八十分而一爻直八十一分一杪爻長日短若積餘七十

三分以上則一爻終始包一日于其中餘七十三分者則後卦之上爻蓋兩日餘七十四分者上爻涉三者餘七十五分者第五爻涉三日餘七十六分者第四十爻涉三十餘七十七分者第三爻涉三日除七十八分者第二爻法三日餘七十九分者初爻涉三日皆可以積分推之故一卦直七日而書卦如其數然置後卦通日分滅前卦之積其餘為本卦之數皆六日七分隋或又曰然則古有是乎曰正焦氏法也郎顗曰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蓋公漸為正月卦自三至九凡七日皆公漸直之故曰三公皆以直七日例也本傳註云三日九日並為三公卦據本法漸為公卦其本大云三日至乎九日至乎云者通計一卦直日之數今云並為三公卦則分本文之義註又云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上為宗廟掖本法既辟公卿大夫侯各配一卦不慝子一卦中更以一爻各有所配也或又曰子云需師等五卦直七日證以今歷所書之卦何乃不同曰不特與今歷不同也古歷氣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起歷之明年視初年所書已有異必待四年後冬至加時同而卦始同若自虞喜立歲差以來至于今歷每歲氣周多者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百分刻之四十八少者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百分刻之三十大抵一曆自有一氣周則一曆自有一卦策焦法謂之直日歷家謂之卦策故諸爻所起日辰分數亦隨而變雖今曆所書且歲歲不同此圖古曆法也烏乎而不異雖然諸曆氣同卦策其多寡固不齊而卦與氣同周則一

葉氏卦氣圖

坎初六冬至此後並依序略不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復六二麋角解此後並依序亦略					復初九蚯蚓結
氣盈七分					復辟	氣盈七分					中孚公
上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初九	上九	六五	六四	六三	初二	初九

恩按起中孚者至泰直七日
至十三猶是泰至十四方可
題云
需

十三屯內 侯 初九
十四 六二
十五 氣盈分半 六三
氣盈十七分半
一屯外 侯 六四
四謙 大夫 初六
十睽 卿 初九
一升 公 初六
七臨 辟 初九

十三小過內 侯 初六
一小過外 侯 九四
四蒙 大夫 初六
十益 卿 初六
一漸 公 初六
七泰 辟 初九
八 九二
九 九三
十 六四

恩按當于十三後題云餘四
分不當于十五後題云氣盈

恩按五日
方當題隨

十一 六五
十二 氣盈七分 上六
十三需內 侯 初九
十四 九二
十五 氣盈分半 九三
氣盈共一日七分半
一需外 侯 六四
二 九五
三 氣盈三分半 上六

四隨 大夫 初九
五 六二
六 六三
七 九四
八 九五
九 氣盈七分 上六
十 卿 初六
十一 六二
十二 六三

十三	九四
十四	六五
十五	上九

氣盈共一日二十五分（氣盈七分）

（自解至未濟內可以類見故略）

一	未濟外侯	九四
四	蹇	初六
十	頤	初九
十五		上九

（通計此題云十五者方是三百六十日其蹇順二卦合于九日題蹇十五日題順其後更列五日則日與卦始皆然）

（此卻不必題直氣盈一條）

氣盈共五日二十分

愚按焦法以震兌坎離直二十四氣餘卦直一朞之日雖有直氣直日之分而適周三百八十四爻今又以辟卦直七十二候則總為四百五十六溢出爻數之外况辟卦已直日復以直候乃成共二又按易緯之候其多寡與今曆不同通卦驗僅三十餘夏小正月令諸書乃不止七十二而所配月亦與（夏小正桃則華在正月今在二月通卦驗腐草為螢在立秋今在大暑小暑至月令在五月令在四月他類此不一）又卦則直六日有餘候則直五日餘

與焦法差舛者多則七十二候不可更配辟卦諸爻明甚又自中孚至泰十二卦通直七十三日餘八十分之四當於泰第七日後（即此圖題作十三需直日者）題云餘四分不當于需第三日後（即此圖題作十五日者）題云氣盈一日七分半此後五日至十日為隨十一至十六為晉今泰不直七日而後卦皆遞先一日蓋既以十五日為限而配二卦半其勢不容使泰旅等五卦各直七日而五日二十分亦不容不通積于六十卦之後且焦氏以七均直五日二十分則日與卦俱周今卦周而日尚餘不知所餘直以何卦既不均直而別積之幾類積餘置閏則是一卦止直六日而六日七分之名亦可更矣 ●

李氏卦氣圖

兌九四立冬	侯	艮	水始冰	坤初六
	大夫	既濟	地始凍	坤六二
	卿	噬嗑	雉入大水為蜃	坤六三
	公	大過	虹藏不見	坤六四
兌九五小雪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坤六五

兌上六大雪

辟　坤　閉塞而成冬　坤上六
侯　未濟外　鶡鳥不鳴　復初九
大夫　蹇　虎始交　復六二
卿　頤　荔挺出　復六三
公　中孚　蚯蚓出　復六四
麋角解　復六五
辟　復　水泉動　復上六

按辟卦皆在中氣內者氣以中為主也葉氏以復六二直麋角解難失之後然猶在中氣內李氏以復初直鶡鳥不鳴則在中氣前為益跬矣焦法專用直日以占茲圖主于直候反遺直日又與焦背如曰自坤初至復初為七日來復之義則水始冰至鶡鳥不鳴凡三十日視易亦差今姑録坤復二卦餘可類知

六日七分終

易序叢書卷第八

易序叢書卷第九　開封趙汝楳

辨方圖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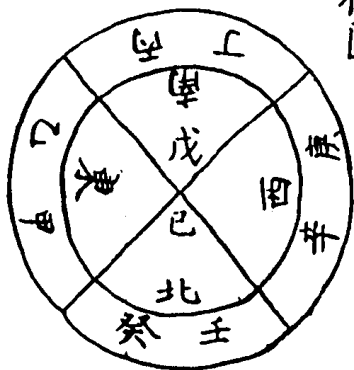
辨方正位建國之先務茫茫坤輿孰南孰北地道無疆孰封孰域此周官所以置水槷以眡景大易正南面而聽天下也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十者天五之合十二者地六之合故為十日十二辰相地家益以八卦參為二十四位而後孤首以壬子丙午為中管轄以子午為中二說莫適攸定久矣嗟夫者本無為也不得已而後有為故其有為實無為也參十日十二辰八卦而合之若有意為之者及反其未合之先大傳八卦之奠八方有今八日之配四位各有定位因而各之皆不易其本非強作之合也故曰有為實無為也彼孤首不探其未合之原但玩已合之位指蒙攻之知子午之為中不知其所以中是孤首惑于有為指象不悟其無為也能知合之無為則子午不得不為中則合于自然之妙孤首將不攻而自破合為未合圖三已合圖一觀此則吾說猶贅

辨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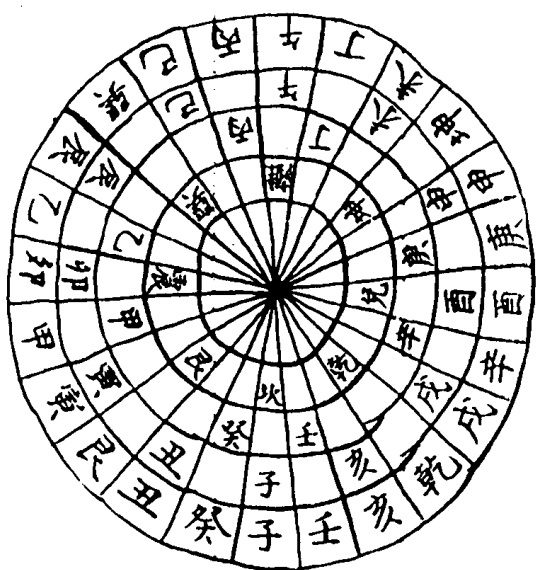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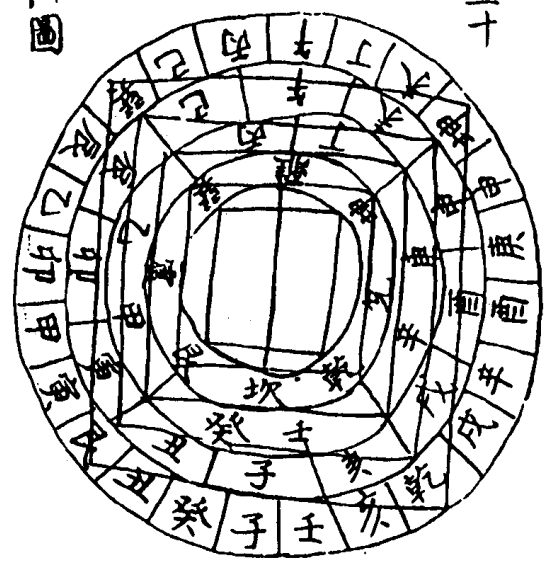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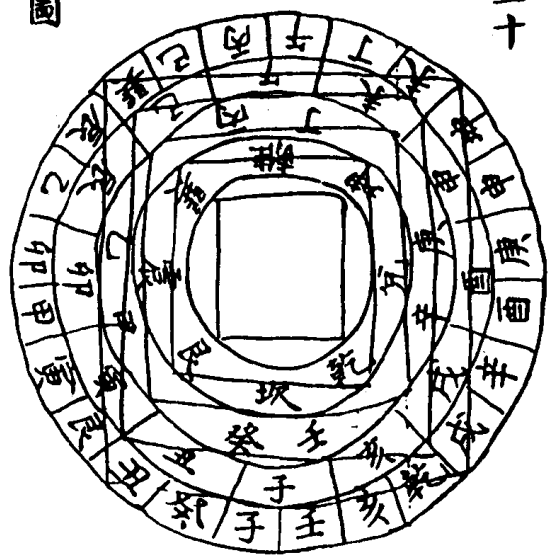
八卦本位圖

開封趙汝楳

易大傳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

十日本位圖

月令曰春其日甲乙夏其日丙丁中央其日戊己秋其日庚辛冬其日壬癸

十二辰

二十四位合圖

正中二十四位圖

分中二十四位圖

或曰丙午為南壬子為北則中在二位之間子獨為北午獨為南則中在一位之半雖辰位不併而南北之中本不易也何必深致其辨曰不然四方既異方各三辰而為十有二則子午正南北二圖所司也及並為二十四日前圖之子與十二辰之子同居其所則八日四卦不失本位圖輪方郭內外一體分中圖既以丙午壬子之間為中則十二辰之子午與八日四卦皆不得正其位此所必辨者也大方域在箴配二十四氣在日配十二時前圖則以冬夏至初日為冬夏至分中圖則以冬夏至後八日為冬夏至之日前圖以日中為午正夜半為子正分中圖則以日過中後二刻餘為午正夜半後二刻餘為子正有此差殊而曰不必深辨可乎

鍼表說

南北者天地之正方子午者十二辰之正位石則稟天地之氣鍼又感石之氣者也石無大小各具南北浮石于水其卿北者雖撓而之南終復本向

蓋其所稟之自然也同氣相求惟鍼足以寫其所鄉此所感之自然者也鍼形挺細而衡夾利于浮而察于指故人多用爲然皆知鍼指正南不知所指未必皆正今以二十四位之午而十分之考其鍼端在十六之矩丁適何以知其然以周官知之近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嘗倣其制植表而識日中之景以定南北午時四五刻之交為日中還較以中紙乃知未嘗正指術家不察其故據鍼所宜即為南正是但以鍼定南北不知以南北較鍼其差謬視壬丙分中不遠矣今當考圖以正子午浮鍼而識所直以鍼直六七分之交則圖之子午即十二辰之正位南北即天地之正方前所云十之六乃以所畜石為定然石之稟氣有淺深故其所指有偏正須石石以表較之隨各石所直鍼以定向

辨方圖終

易序叢書卷第九

易序叢書卷第十

開封趙汝楳

納甲辯序

包犧畫卦大撓作甲子卦與甲本不合也京房易傳曰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甲壬乙癸陸績註曰乾坤二卦為天地陰陽之本故分甲壬乙癸陰陽之終始震巽之象配庚辛庚陽入震辛陰入巽坎離之象配戊己戊陽入坎己陰入離艮兌之象配丙丁丙陽入艮丁陰入兌則卦甲之合始見于京氏彼以八經卦納十日以震兌坎離直二十四氣餘卦直當朞皆依易以行其占驗之法厥後參同契取納甲以體天文相地家取納甲以辯地祀錯綜用之無不脗合豈古有是說而房傳之或房所擬為是未可知也但諸儒因其用卦而不察其止為占家之事遂以納甲為易理之要而且以釋經夫包犧仰觀俯察遠取而作八卦則天地人物之理何所不具故天地予我予彌綸化育待我而參贊視彼占驗特至淺末者況養生相地又假諸納甲者乎故為之辯

易序叢書卷第十

納甲辨

閩 封 趙 汝 棋

經卦納甲之原圖

乾☰甲　艮☶丙　坎☵戊　震☳庚　乾☰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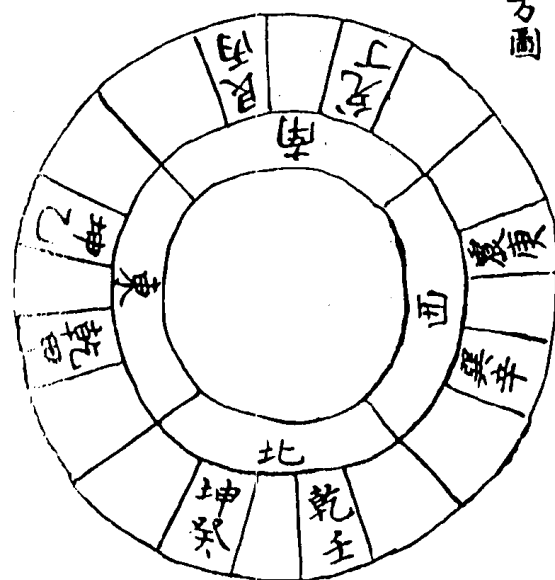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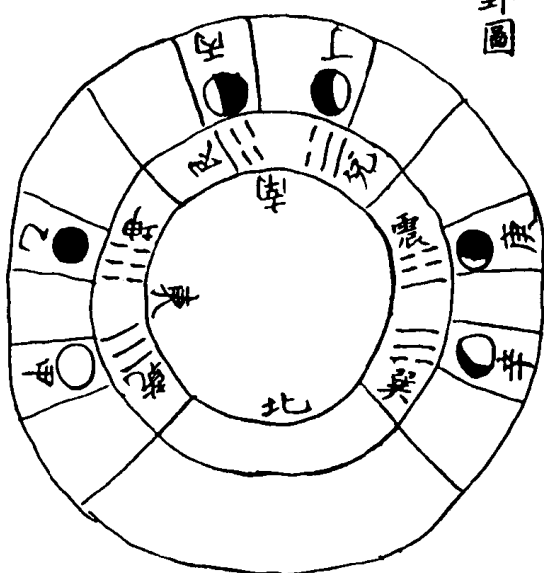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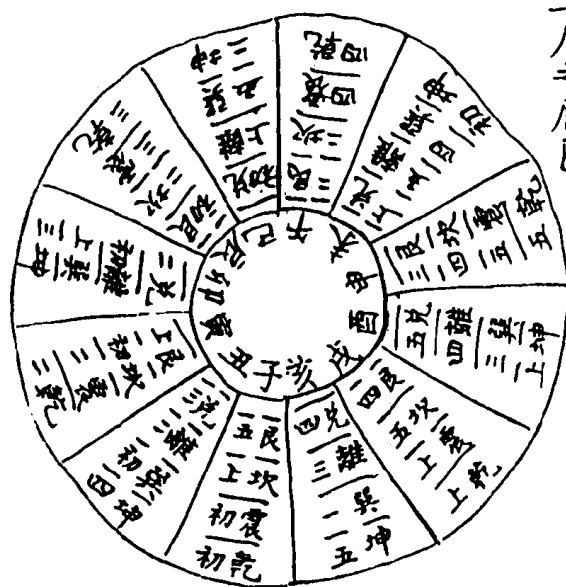
坤☷乙　兌☱丁　離☲己　巽☴辛　坤☷癸

右其原如此經卦八而日十以卦納之日羨其二乾坤為父母故復以乾坤納壬癸卦自下而上萬物皆從下生自然之理也聖人則之畫卦下為初上為終故今乾坤居下三男三女皆自下以序而上生生之初雖始于下及其既生則首居上是以易上爻象首如此上六比之无首既濟上九飲酒濡首亦自然之理故今乾坤復居上而甲自上而下上下往來參錯变化皆擬諸易非納甲之能擬易也易廣大悉備天下萬事自不能外耳

經卦納甲之方圖

經卦納甲之方圖

月體象六經卦圖

丙
丁
艮
兌
南
震
庚
乙
坤
東
辛
巽
甲
乾
北

純卦納十二辰之原圖

右其原如此陽卦左行納六陽陰卦右行納六陰乾初爻始于子坤初爻始于未五行用數一居北自左而右二居西南自右而左故乾初爻起子至戌坤初爻起未至酉六卦則以子丑寅卯辰巳為初爻之序亦陽左陰右乾坤為父母故各據陰陽之半自初爻即左右行以辨陰陽之位明陰陽之理六子以類從則巽離兌初爻當納未巳卯今納丑卯巳者坤順承天妻道也妻不敢敵夫以率諸女故初爻則隨父左行自二爻以往乃始古行以從母左右錯綜皆自然之妙或謂陽順陰逆者非也特左右行耳陰陽雖判未嘗不交唯交故左右行數於逆順也

純卦納十二辰成卦圖

卦	上	五	四	三	二	初
乾	壬戌	壬申	壬午	甲辰	甲寅	甲午
震	庚戌	庚申	庚午	庚辰	庚寅	庚午
坎	戊子	戊戌	戊申	戊午	戊辰	戊寅
艮	丙寅	丙子	丙戌	丙申	丙午	丙辰
坤	癸酉	癸亥	癸丑	乙卯	乙巳	乙未
巽	辛卯	辛巳	辛未	辛酉	辛亥	辛丑
離	己巳	己未	己酉	己亥	己丑	己卯
兌	丁未	丁酉	丁亥	丁丑	丁卯	丁巳

陰陽爻分納一辰今會而成卦如此

納甲辨

沈存中曰易之納甲之法未知起于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于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寅申陽道順）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

中爻交于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卯酉陰道逆）傳上爻交于乾生兌初爻納乙亥傳亦如逆乾坤始于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及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寘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于餘其上故于顛處反是根人與鳥獸百物生胎亦首皆從下生）今按納甲可以推見造化胎育之理此論甚當但詳其說乃用經卦以一爻卦納兩辰窈謂養生家惟納十日故可用經卦占家析爻為占兼十二辰以配六甲則當用重卦而以一爻納一辰乾自初納子至上納戌坤自初納未至上納酉其納午納丑者乃乾坤弟四爻非初爻也餘卦皆然又前云天地胎育不若後云造化胎育蓋乾資始坤資生胎育者坤之事若云天地則語意未瑩朱漢上曰納甲者何也曰舉甲以該十日也乾坤納甲壬坤納乙癸震巽納庚辛坎離納戊己艮兌丙丁皆自下生聖人仰觀日月之運配之以坎離之象而八卦十日之義著矣繫辭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虞曰謂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己成戊己土位象見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坤彖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虞曰陽喪滅坤坤終復生此指說易道陰陽之大要也又曰消乙入坤滅藏于癸今按此參同契之說本于金碧龍虎上經彼以符火進退為主以月體盈虧為象所謂六卦六方者不過依託以寓言非可以論易今辯于左

納甲之說經未之見先儒以其用八卦謂出于易以其論月体謂各于歷及考其位置與易殊而于象亦異于曆蓋易之乾坤位置止有兩端定位則乾上坤下交泰則乾下坤上今納甲位乾于下三男以序而上似是交泰又以乾居上則離以定位之義位坤于下之左三女位如男似是定位而

坤彼居上則雜以交泰之義疑止是術家所用漢上朱氏于蠱一变大畜乾納甲乾三爻在先先甲三日也五变无妄乾納三爻在後後甲三日也于巽曰三庚三日变噬嗑变震之時震納庚按朱氏為之委曲旁通以求合于易然不若沈氏胎育之說可為納甲忠臣沈氏之說誠異矣謂宜萬事萬理多由于此而卒不著所用及泛觀百家惟焦延壽易林與火珠林用之以占金碧龍虎上經與魏伯陽參同契用之修煉二說同出納甲然占家雖用而寔不用修煉家特依假以取象百家之中竟無端的用之者（地理家以乾坤納甲乙震巽納庚辛坎離納壬癸艮兌納丙丁彼以戊巳癸二十四位故與上說異局）彼納十日者總以卦納廿二辰者析于爻今考諸爻所屬唯用十二辰之五行若是則于納甲無異局要之納日納辰兩不胥干乾初爻止當云子為水不必配為甲子坤初爻止當云未為土不必配為乙未若配以甲乙則當用納音之五行今舍納音而用枝辰則宜析而約之（具如圖）以卦者既各納甲以爻者當名納辰俗謂之橫

天甲子者非也修煉家納甲姑假以取象不惟假納甲他如十二卦六十卦乾六爻四時二十八宿竟其篇帙所云皆假借也盖彼神秘其說以為結舌則畹道寫情則泄符故依易以立言託象以寓意且復為子月為黃鐘為冬至曆法也契乃云朔旦為復陽氣始通則所用十二卦不以配十二月契曰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是以六十卦分直三十日朝暮各一封也然又曰屯子申蒙用寅戌其意又他有所託契曰震出為徵八日兌行三五德就乾体乃成巽繼其統艮主止進六五坤承是以六卦應六候也而本章于震言潛龍于兌言見龍于乾言夕惕于巽艮坤言躍飛亢復以六卦配乾六爻四時春始于寅冬終于丑而契曰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則四時視曆亦差經曰二用無定位張翼飛虛危此言南方北方曰箕斗之鄉此言東北方而又曰昴畢之上震出為徵若以震納庚則昴畢在酉辛不在庚以震為朔旦則昴畢

不在于是二十八宿之位亦乖又十日但舉甲乙丙丁庚辛而遺其四凡是無一而合非伯陽悉懵于此蓋皆其假借之辭若納甲其一爾而諸家于一編之中獨舉此以為合于易與曆請試論之契曰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方者謂三日之夕月生明見庚方震一陽爻象初生之明兩陰爻象未明之魄曰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者八日之夕月上弦見丁方者兌之象曰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者十五日之夕滿見甲方有乾之象曰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者十六日之晨月生魄見辛方有巽之象曰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者二十三日之晨月下弦見丙方有艮之象曰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者三十日月明盡于乙方有坤之象是取象曰体之說也及以理推日月之運行于明也甫合即過于望也甫滿即虧未嘗于合望之時少有停駐是未合之前必有絲豪之明未盡既合漸離即有絲毫之明也生未望之前必有絲豪之魄未滿既望而過即有絲毫之魄已生故契曰金

本從月生朔旦受日符是朔旦月合即受日符而生明漢志曰死覇朔也生覇望也此皆以理言也朔之夕日月散行未遠日光盛而月明微至三日之夕月去日三十度而奇明漸盛始接于目故書曰哉生明望後一夕月体之西微黯是魄已漸生故書月哉生魄皆以人可見者言也夫既以人可見者言而契曰三日出為爽十六轉受統者猶是寓言也晝夜有短長若晝短日沒于申則月各于申望于寅晝長日沒于戌則月合于戌望于辰十二月間三日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日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八日二十三日望晦未必盡在十五日三十日故知其說為寓言也震巽位于西兌艮位于南乾坤位于東與大傳之卦易位故知其說為寓言也以震巽象生明生魄以乾坤象滿晦可也契曰上弦金半斤下弦水半斤取陰陽均平之義而兌畫陽過陰艮畫陰過陽不能均平故知其說為寓言也契曰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体又曰晦至朔旦震來受附

是以子為朔旦自比左旋三日當在子丑之交八
日當在寅卯之交十五日當在巳未可也而月体
生明乃右旋三日見庚在申酉之交八日上弦在
午未之交十五日滿在寅卯之交左右背馳故知
其説為寓言也易之八卦闕一不可乾生震坎艮
坤生巽離兌契乃曰坤生震兌乾乾生巽艮坤乾
坤互生不及坎離故知其説為寓言也或曰此皆
寓言抑其本旨何在曰其徒嘗言之元氣判而為
陰陽二氣交生人物人鍾陰陽之粹其精神血氣

百骸府藏無一不與天地胥似苟能靜心志節嗜
慾順寒暑適起居使七情不内蠹六氣不外干理
義自悦心廣体胖雖微煉餌吐納未有不安恬令
終者然血耗則髮變吾法則白可反黑骨敗則齒
落吾法則落可更生是以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
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蓋人生稟氣盛者長
年弱者短命有限故也儻有術局体陰陽之運結
天地之精雌雄制伏混沌胥交合五行會三性得
諸天地者無窮則與天地同久而長生為仙矣故

以一歳十二月之氣歛于一日十二時之間因陰
陽之氣以立水火之名分陰陽之時以定進退之
候曰坎離曰日月曰砂汞曰金水曰嬰兒姹女曰
龍虎曰雌雄皆二氣之別名曰晦朔曰弦望曰四
時曰分至曰律呂曰德刑皆二時之別名蓋陰陽
互根合而成道故經曰坤初変成震坤再変成兌
坤三変成乾乾初変成巽乾再変成艮乾三変成
坤土木金将化継坤生震龍乾坤括始終此則揔
言十二時陰陽之功用也曰晦朔之間合符行中

混沌鴻濛牝牡相從曰陽氣發坤日啓南極晦至
朔旦震来受符當斯之際天地搆其精日月相撣
持則亥子之間陰陽胚腪造化絪縕之時也曰發
火初温微亦如文動時則進火之初子初時也曰
三日出為爽則進火漸盛如三日生明子丑之交
也曰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縄上弦金半斤上弦
兌數八則朔旦至十五日而八日半之此時進火
及半如月上弦寅卯之交也曰漸歴大壮侠列卯
門楡莢堕落歸還本根則陽中有陰息符之候卯

時也曰十五乾体就盛滿甲東方則陽火已定巳正時也曰巽繼其統固際操持則陽初遇陰操酉其際勿使陽為陰泄巳午之交也曰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則退符之初午初時也曰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下弦水半斤下弦艮亦八則自十六日至三十日而二十三日半之此時退符及半如月下弦申酉之交也曰觀其權量察仲秋情老枯復荣薺麦牙蘖則陰中有陽息符之候酉時也曰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則陰符已足亥正時也曰二弦合其精乾坤体乃成則符火既周陰陽皆足也曰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横不應漏刻風雨不節水旱相伐則惧夫失陰陽之節逆進退之序致弦望盈縮乖变凶咎不可不戒也或曰本旨則兩其寓言之由云何曰經之末章曰火記不虚作鄭重觧前文丹術既著不可吏疑故演此訣以附大記庶使學者取象無惑焉則納甲者火候之取象也火候以十二時為主一歲之氣攝于一日故以十二月象十二時姑以取象非真以為十二月也一月三旬之氣攝于一晝夜故于象朔旦寅卯之間象八日巳象十五日午象十六日申酉之間象三十三日亥象晦日姑以取象不可拘以曆家盈縮長短之法也十二時之功用不過進火退符而進退之度曰初曰半曰足各三候以一月三旬準於十二時之中兩時共五日五日為一候一月摠六候月之生明魄上下弦滿晦亦六候震兌乾巽艮坤之爻畫適近似之故以六卦象六候姑以取象不可律以六卦之位與爻畫之數左右旋之異也進退主于水火坎離之象為水火故以坎離象之其曰坎戊月精離巳日光月為易者亦以日月象水火非日月真足以盡月也進退離以水火然實欲去陰而純陽其曰坤生震兌乾乾生巽艮坤者以象陰陽互根進退之序若此以乾六爻為欲者取純陽之象取象各不同不可壹而觀也既舉十二卦為象矣舉八卦矣又以六十卦配三旬日用二卦以象周天之候自子至巳為陽故

象以春夏自午至亥為陰故象以秋冬始矣大正象陰陽非以夏以象四時也庚辛西方也月先生明次生魄皆在西方故生明為庚生魄為辛丙丁南方也月上弦背西下弦背東皆在南方故上弦為丁下弦為丙甲乙東方也月滿而後晦皆在東方故滿為甲晦為乙戊己中宮壬癸北方皆月所不躔故論月体者不及之其曰昴畢之上震出為徵者昴畢西方之宿緣月見庚為言其曰始于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者東北則包犧震卦之位嘔輪則生明之義亦寓言三日震動之象其曰東北喪其朋者東北為衆陽之方坤至此而喪朋蓋假易辭以象月光之盡晦非真以東北為丑寅之間也凡是皆其寓言雖曰明理又不容使人人易曉故特混淆其詞旁惜曲喻以俟口傳面命耳余嘗詰其捷曰神僊虛誕之說不足證也彼曰有足證者凡人初胎白赤始交者氣爾氣蒸為液液凝成質自然內布府藏外覆肌毛十月神足而生其次第非人所能為者由其初爲二氣力

混合時自化理必致爾被以有限之氣養之三百日猶能若是況吾以一日攝一歲之氣積十日則得十歲之氣遂與天地合体道成德就功滿上升斷可識矣契曰服食三載輕舉遠遊此之謂也余復詰之曰人之胎育出于自然若符火進退之法謹候日夜審察消息用力甚勤非自然也曰天地粹和之氣備于吾身陰陽五行非由外鑠苟極氣大聲則耗而氣矣多慾劇思則搖而精矣物交物而機動者莫傳損日損而川逝者莫返習滔滔塚累非天夭民民中自絶命為吾之說者內關清澄居外屏紛麗擯疑實長養皆本自然何有強揠是蓋有為而無為無為而無不為非可與行尸煉陰者道吁是書也考亭朱子曰嘗欲學之不得其門又嘗作參同契策數然愚不能學但聞其說亦足證納甲本依易以寓言非易之旨故詳筆之庶幾辯惑

予既辯納甲以為依易寓言而或者猶謂其寓言有不可曉者今為此圖盡快其術而納甲非易之旨爲由白

納甲辨終

易序叢書卷第十

易序叢書十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趙汝楳撰汝楳有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三卷總謂之易序叢書已著於錄此本亦分十卷卷各爲目惟首二卷爲易雅筮宗自第三卷至七卷則言兵法所載營陳隊伍圖法甚備皆與易絕不相涉惟第八卷六日七分論及第九卷十卷辨方納甲二篇尚頗存漢學之舊然文字亦多脫誤疑好事者偶得其殘本不知完帙尚存雜鈔他書以足十卷之數也卷首有董其昌名印則其來已久殆明人所雜編歟

周易訂疑十五卷首一卷易學啓蒙訂疑四卷（一）

〔清〕董養性撰

南京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藏清正誼堂刻本

周易訂疑目錄

統論述古

王弼畧例

推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于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變卦、變卦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

訂疑梁山來易、正犯此病、此漢儒附會之習也、

孔穎達正義論

論重卦之人〇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證、然後畫卦、

訂疑此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節之註解也、

伏羲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傳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

重爻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畫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取益與噬嗑〇以此論之〇不攻自破〇其言神農重卦、亦爲未得、今以諸文驗之、按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制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羲矣、故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上繫論用蓍、曰四營而成易、十八變而成卦、旣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

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云云、至六爻而成章、旣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云云、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彖辭、不得云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羲結繩而爲網罟、則是制器尚象、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云云、旣象夬卦而作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

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止繫辭已哉、何以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旣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

伏羲之時、道尚素樸、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繫辭以明之、

訂疑辨重卦爲伏羲事、確矣、末云伏羲止有卦、後代始繫辭、不然也、蓋周以前、易各有辭、但自商以前之易、今不及見爾、如無辭、何以前民用而斷疑以濟民行乎、

論卦〇爻辭〇誰作〇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爻辭並文王所作、知者按繫辭傳曰、易之興也云云、至紂之時邪、又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illegible]道衍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卽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說驗爻辭、是文王以後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箕子之明夷、又旣濟九五、東鄰云云、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鄰西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聘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

訂疑此辨確矣、末云只言三聖、以父統子業、論理亦是、但恐諸儒未必見及此、想亦相承以文、亦文王之辭爾、孔子尚未論及、況諸儒乎、愚謂卦辭亦周公作、有說在繫辭下傳第十一章、

論〇誰加經字〇子夏傳雖分上下兩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按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首經字、雖起于後、其稱經之理、則久在前、故禮記經解云、潔靜精微、易教也、旣在經解之篇、是易有稱經之理、按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

訂疑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易之名經、久矣、

古今本辯

魏高貴鄉公髦正元二年、帝幸大學、與諸生論易、問博士淳于俊曰、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鄭玄註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于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玄合之、于學誠便、孔子何不合之、以了學者乎、俊對曰、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鄭玄何獨不謙、

訂疑、合經與傳、真是斷亂、高貴鄉公駁之、是也、孔子爲經作傳、如今人之講意、爾何嘗自合于經乎、鄭玄奈何以經傳相並乎、書又止加一彖曰象曰、而去其傳字、遂使後學以傳爲彖象乎、

大全凡例

周易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爲卷、漢費直初以彖象釋經、謂傳也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于經、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爲今易、程子所爲作傳者是也、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東萊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是爲古易、朱子本義從之、然程傳本義、旣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

訂疑、永樂十三年、命諸儒臣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儒不能審定、易經大全、仍依今易、大負考文盛意、至于科場命題、一以大全本爲據、而多以傳連經命題、甚至易經四題、皆出于傳、而無一經題、何其失尊經之旨乎、

易說綱領

程子曰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細無不合○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看易且要知時九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函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而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

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由孟子可以觀易○易須是默識心通只窮文義徒費力

朱子曰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无所不該无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方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問卦下之辭爲彖辭左傳以爲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知者觀其彖辭

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无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旣滯泥而

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无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于屯之有馬而无乾離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龍則或疑于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雖其一二之適然而无待于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无所關于義理之本原下无所資于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

極力、以求于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喩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无所與于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于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

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設假設而遽徐忘之也、○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于言上會得者淺、于象上會得者深、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某當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

以上論象

來矣鮮名知德曰、易者象也、乃事理之彷彿可以想像者也、非真有實事也、若以事論、金豈可爲車、玉豈可爲鉉、若以理論、虎尾豈可履、左腹豈可入、易與諸經不同者、全在于此、如禹謨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是真有此理也、如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真有此事也、若易則无此事无此理、惟有此象而已、有象則大小精粗之理、咸寓乎其中、方可彌綸天地、无象則所言者止一理而已、何以彌綸、故象猶鏡也、有鏡則萬物畢照、若舍其象、是无鏡而索照矣、

有以卦畫之形取象者、如剝言牀言廬言宅、因五陰在下列于

兩旁、一陽覆于上、如牀如廬如宅、此亦卦之形立象也、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爾、至于文言之類、却又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本意、知此方可學易、○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

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葢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麽、○易只是與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爲、固是便爲、若道理不當爲、自是不可做、何

用更占、却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或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今學者諱言易本爲卜筮作、須要說做爲義理作、若果爲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易中却是貞吉、不曾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曾說利不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則云利貞、葢正則利、不正則不利、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寓其間矣、大率是爲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橫渠云、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極好、○易中利字、多爲占者設、如利涉大川、是利于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于攸行也、利用祭祀、利用享祀、是卜祭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是卜田吉、公用享于天子、是卜朝覲吉、利建侯、是卜立君吉、利用爲依遷國、是卜遷國吉、利用侵伐、是卜侵伐吉之類、

以上論占

訂疑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此古者擇建立卜筮人、必有三人、故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金縢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並是吉、即此可見三人占者、乃連山歸藏周易三易、各一人掌之、卜筮之時三易并占、以驗其吉凶之多寡、亦如三龜并卜、而難必其襲吉也、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具訓戒、至彖象

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以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者、遂遠于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孔子之易、非文王

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文、則見本旨矣、○易最難看、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包含萬理、无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亦可說、初不曾滯于一偏、某近看易、見得聖人本无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要意增減、便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只是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乃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已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爲一說以護吝之、說千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于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于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爻辭如籤辭、○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欲執已見、讀他書亦然、○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无窮无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

個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又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湊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只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問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畧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傳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象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如今所解者能如本意否、又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于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如利正不家食而吉、利于涉大川、至于剛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說、則曉得羲文之易本是如此、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

以上論讀易之法

孫元凱字若士易文序曰、學者于文字、收之不可以不廣、看之不可以不詳、思之不可以不深、守之不可以不約、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呂晉伯聞伊川讀書、只將要緊者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非收之不可不廣乎、朱子嘗言某讀書、只此一書、便截頭截尾、釘定脚跟、理會這箇、又言學者只有白紙无字處、莫看有一字、便與他看一個如此讀書三年、必有長進、又言看道理只管進、只看細如一物相似、剝一重又有一重、剝得都盡、方見真實、非看之不可不詳乎、歐陽公言、作文有三般好思量、枕上馬上側上、今人只打開册子時思量、册子不在、心便不在、濟得甚事、康節學于李挺之、每有叩請、必曰、須先生只開其端、勿盡其意、只要待自思量得之、非思之不可不深乎、朱子因說舉業、笑曰、某年少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解登第、又言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許多、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着落、然後斷其是非、非守之不可不約乎、

張溥字天如易註疏大全序曰、便舉業者必洒、務明經者必深、夫註傳之學盛于漢、疏義之學盛于唐、南宋以來、道學盛興、註疏始屈、益不讀註疏、无以知經學之淵源、不讀大全、以疏正義義之

紕繆、兩者若五官並列、不容偏廢、

四明洪常初刻本義序

周易次序、有古經今經之異、程子因今經作傳、朱子因古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于傳而一之、（謂大全也）故今本義之序、亦今經也、奉化邑庠教諭成君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故獨刻本義行于世、讀者便之、今成君致政還姑蘇、板隨以行、學者不易得、寧波郡庠胡生儒、與其弟信、乃以成君本重加校正、一遵聖朝頒降大全、捐己資以刻諸梓、其嘉惠學者之意可尚也、刻既成、屬常志其始末如此云、成化己丑冬十二月既望、四明後學洪常識、

訂疑成君既嵩刻朱子本義、即當依古易次第、而仍依程傳次第、何也、曰遵功令也、故愚有更定朱子原本本義、爲上經一卷、下經二卷、彖傳上三卷、彖傳下四卷、象傳上五卷、象傳下六卷、繫辭上傳七卷、繫辭下傳八卷、文言九卷、說卦傳十卷、序卦傳十一卷、雜卦傳十二卷、

易學四同二條

明浙東季本著

論文言、○文言者、所以申言孔子彖爻傳之意、而其辭文者也、其言合于聖人者多、不合于聖人者少、亦猶歐陽氏謂繫辭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蓋講師所傳、亦有得其精者、而不能無附會于其間爾、其有加子曰者、亦與繫辭同、故歐陽氏又曰、文言若孔子自作、不應自謂子曰、乃講師自爲問答之言、其說是已、諸卦之雜于繫辭傳、如中孚九二等爻者、乃其散逸者也、至有并其文而亡之、如桓寬鹽鐵論所引易辭、得非明夷上九之文言耶、至于上繫載亢龍有悔云云二十九字、本乾上九爻義、則重出而所當刪者也、熊氏朋來曰、自乾坤二卦各附文言、而諸卦文言散逸、今見于繫辭傳者無幾、而乾上九文言在焉、足知傳中釋爻辭者、即諸卦之文言也、故其爲書、當以繫辭中孚九二等爻所釋辭義、摘爲諸卦文言、除乾上九重出者刪去、悉宜附之文言傳、文言傳自鄭康成以後、皆敍于繫辭傳、後至魏王輔嗣、始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而上加文言曰以別之、邵康節、胡安定、晁景迂、程沙隨、則置繫辭傳前、謂文言傳爲重釋卦爻未盡之義、而繫辭則泛論易理也、

論占有五戒○險事不占、謂心本不正、足以致危、而欲僥幸求福、

是也、○昏德不占、謂不能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汙身不占、謂筮者不預告筮師以明潔其身也、○褻地不占、謂筮者當擇靜室、掃地焚香、使肅清不雜也、○瀆言不占、謂所占一事、鬼神已告吉凶、而復以言瀆問、是謂再三瀆也、若一事更端、雖至于三、古亦有之、書所謂乃卜三龜是也、○右五戒者、人謀不精、神亦不告、蓋聖人之設卜筮、所以通志定業斷疑、疑者心德不明、而事幾有礙、欲以卜筮開之、所以明心、非以占險也、故齋戒以神明其德、而後能與鬼神合其吉凶、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至誠感應之理也、誠有不至、安可咎蓍龜之不靈哉、

汪氏占例自序

昔者聖人用易明民、托之卜筮、然所得之辭、或有縣隔者、如問婚姻而得田獵、問祭祀而得涉川、問此答彼、豈有遷就迂誕而用之者哉、傳曰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今占筮所得之辭、乃不應合、而在遷就用之、奈何哉、嘗思古人之卜筮蓋少、非有大事、不疑不卜也、其見于書者、虞有傳禪之筮、周有征伐之卜而已、故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從逆之間、人謀先之、卜筮次

焉、誠以事有兩可之疑、而後托之卜筮也、而其占又必誠敬專一、以達于神明、故神明應之、亦正告以利害趨向、而不很慢也、且易之初以六十四卦示人、占例亦已廣矣、求君父之道于乾、求臣子之道于坤、婚姻于咸恒漸歸妹、待于需、進于晉、行師于師、爭訟于訟、聚于萃、散于渙、以至退于遯、守于困、安于泰鼎、厄于蹇塞、盈于豐大有、壞于損蠱、家人之在室、旅之在塗、既未濟大小過大小畜得失進退之義、雖卦名七十九字、文義明白、條例具足、亦可決矣、此未有文王卦辭之前、已可占斷、況又三百八十四爻、示之以變乎、夫人誠有大疑、謀及卜筮、必積其誠意、備其禮儀、齋戒專一、以

占之大傳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占筮必得應合之辭、而不漫浪以告也、倘不誠敬專一、則問此而答彼、瀆鬼神之所不告也、又何受命如嚮之云、曷不卽卦辭考之、文王于蒙、嘗故其占筮之教矣、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夫占而揲蓍、積十有八變而成卦、卦必有卦辭、爻必有爻辭、何以言其不告也、蓋誠意專一而筮、則神之告之、卦辭爻辭、應所問、如占婚姻、與之咸恒、曰納婦吉、曰勿用取女、曰歸妹征凶、占征伐、曰利用侵伐、曰在師中吉、曰不利行師、曰勿用師、占田獵、曰田獲三品、曰田獲三狐、曰卽鹿無虞、曰田无禽、曰

若此者、皆所謂告也、若夫卦爻辭不應所占之事、此則意不誠、二三之瀆、所謂不告也、夫誠意不至、則神告亦爽、得不合之卦爻辭、猶曰神之告我也、必有他意揣摩、臆度遷就、曲推以定吉凶、以至狂妄僥幸之念、皆自此生者、古有之矣、惑之甚也、況世之占者、忽畧褻瀆、瑣細不敬、猶甚、乃欲求神之指其所之、至于不驗、又妄以爲卜筮之理不可信、彼豈知告不告之道哉、余有見于此、乃取卦爻辭以人事分門別例、編爲一書、俾世之占者、以類求之、必本于誠敬專一、而知占之不妄以告人也、

訂疑嘗見浙東季本云、按朱子答呂東萊書曰、易中如利用祭祀、利用亨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亨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推之于事、此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也○語錄又云、易本爲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于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于啟行也○又吳必大問何以得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朱子答之曰、自有此道理、如今抽籤者、亦多與占相契、若爻辭與占意相契、卽用爻辭斷、如屯利建侯、晉文公嘗占得此卦、也豫皆有此辭、果能得國、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亦須卦爻上別

討義○今觀汪氏之言、本朱子意也、但卦爻之辭、取象于祭祀侵伐之類、本爲卦爻有利不利而發、辭有盡而意無窮、豈以人專有祭祀侵伐等事、而設此辭以待占哉、占者精誠足以感格、則神應所占之事而告之、固有此理、雖事與辭不相應、而以理推斷、亦無不可知、亦不害其爲告也、其人瀆褻不通、不能逆知來物、然後爲不告爾、汪氏此例、亦執象之見也、

愚按朱子答呂氏書及語錄、自是正理、汪氏占例、與朱子意合、朱子答吳必大、又云須卦爻上別討義、乃變通之術、易中原有此例、季本以爲汪氏此例、亦執象之見也、竊意不然、

占例

鄱陽汪深所性甫著

君道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天下之道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比道及田獵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處豐之道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立君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立君

豫利建侯行師 立君用兵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即位

萃亨王假有廟用大牲吉

渙亨王假有廟 以上享廟

晉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享先妣

萃升二爻孚乃利用禴 夏祀

益六二王用享于帝吉 祭天

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

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以上祭山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以上朝享

師貞丈人吉无咎 命將出師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仝上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 仝上

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以上征伐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論功行賞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 去小人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立后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歸妹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嫁公主

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遯九三畜臣妾吉 以上納嬪妃宮人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發號施恩

訂疑君道不止此、可以類推、臣道倣此、

臣道

坤六二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 以上從王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 朝覲

益六三中行告公用圭入告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入告遷國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當國難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大臣不勝任

訟獄

訟卦益六爻
蒙初六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噬嗑卦並六爻
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

睽六三其人天且劓
困九五劓刖 補
訂疑他有可類推者、

兵師

蒙上九利禦寇 補
師卦並六爻
泰上六勿用師自邑告命
同人三四五爻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
豫利行師
復上六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三年不克征
離上九王用出征云云
晉上九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解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夬告自邑不利即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漸九三夫征不復利禦寇

巽初六利武人之貞
中孚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田獵

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
恒九四田无禽

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補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補
旅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補
巽六四田獲三品

家宅

賁六五賁于丘園
剝上九小人剝廬
大過棟橈

九三棟橈凶
九四棟隆吉
豐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
上九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家人原並入家宅愚别出之補入者多
蒙九二子克家
師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小畜九三夫妻反目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困六三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鼎顛趾得妾以其子无咎
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鄰
漸女歸吉利貞
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
九五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
既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婚媾

屯六二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四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蒙九二納婦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
大過二五見前
咸亨利貞取女吉

上九尚德載婦貞厲
泰六四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觀六二闚觀利女貞
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五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恆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家人利女貞
初九閑有家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有孚威如吉

家人九五見前
睽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上九睽孤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姤女壯勿用取女
震上六婚媾有言
漸女歸吉利貞
九五見前
歸妹征凶无攸利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六五見前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師友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利貞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九二包蒙吉
六四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上九擊蒙
需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比六三比之匪人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同人于野亨利君子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三歲不興
九四升其墉弗克攻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豫九四勿疑朋盍簪
隨初九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上九拘係之乃從維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蹇九五大蹇朋來
咸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損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姤九二包有魚不利賓

見貴

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
訟利見大人 此指訟獄言
蹇利見大人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
巽小亨利見大人

仕進

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觀六三觀我生進退
蠱上九不仕王侯高尚其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大畜不家食吉
九三良馬逐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
六三衆允悔亡

萃六二引吉无咎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初六允升大吉
九三升虛邑
井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鼎耳革其行塞方雨虧悔終
節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初九有厲利已
九二輿說輻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咸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遯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晉六五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睽六五厥宗噬膚往何咎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初六往蹇來譽
九三往蹇來反
六四往蹇來連
上六往蹇來碩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訂疑仕進不止此餘可以意推

出行並方向

坤君子有攸往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屯勿用有攸往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九二牽復吉

九三輿說輻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月幾望君子征凶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賁亨小利有攸往

剝不利有攸往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酌損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利有攸往

夬利有攸往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九三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四其行次且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

萃亨利有攸往

初六勿恤往无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升元亨南征吉

困上六動悔有悔征吉

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

上六征凶居貞吉
鼎九三鼎耳革其行塞
震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漸九三夫征不復
歸妹征凶无攸利
初九跛能履貞吉
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巽小亨利有攸往

車行

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　古无騎馬者凡云乘馬皆駕車也
六四上六乘馬班如
師六三師或輿尸
六五弟子輿尸
小畜九三輿脫輻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
剝上九君子得輿
大畜九二輿說輹
九三良馬逐日閑輿衛
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輹
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
睽初六喪馬勿逐自復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困六四來徐徐困于金車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

旅上九喪牛于易凶
渙初六用拯馬壯吉
既濟初九曳其輪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未濟九二曳其輪貞吉

舟行

需利涉大川
訟不利涉大川
泰九二用馮河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謙初六用涉大川
蠱元亨利涉大川
大畜利涉大川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
上九利涉大川
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益利涉大川
渙利涉大川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
未濟六三利涉大川疑

客旅

旅卦並六爻

酒食

需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
剝上九碩果不食
大畜不家食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三拂頤貞凶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
上九由頤厲吉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家人六二在中饋貞吉

姤九二包有魚不利賓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井初六井泥不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
九五井冽寒泉食
鼎元亨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漸九二鴻漸于盤飲食衎衎吉
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疾病醫藥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凶
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愚借爲藥石之石
六五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遯九三係遯有疾厲
損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夬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姤九三 同上
鼎九二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豐六二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兌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祭祀

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晉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損二簋可用享
益六二王用享于帝吉
萃六二孚乃利用禴
萃王假有廟用大牲吉
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困九二利用亨祀
九三利用祭祀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巽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
渙王假有廟
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
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雨澤

屯九五屯其膏

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上九既雨既處
睽上九往遇雨則吉
夬九三獨行遇雨若濡
鼎九三方雨虧悔
小過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盜賊

蒙上九不利爲寇利禦寇
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
无妄九三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
夬不利即戎
九二莫夜有戎勿恤
震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鄰
漸九三利禦寇

小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畜牧

坤利牝馬之貞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九五豶豕之牙吉
離畜牝牛吉
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四藩決不羸
六五喪羊于易

睽初九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上九見豕負塗
夬九四牽羊悔亡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
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

訂疑以上汪氏之占例、中間多無次敘、人頗遺漏、愚爲之按經序而訂之、而間補其所未備云、易爲卜筮而作、所以開物成務者、卦爻之辭皆日用之事也、有一辭而專占一事者、有一辭而統占衆事者、如元亨利貞之類、此統言之也、如利建侯行師之

類、此專言之也、近世習擧業者、發合數事爲一事、又務說王道
君臣仕進之事言之、取其便于應制作文、遂令聖人制爲卜筮
以教人之精意、置不復講、朱子作爲本義、一說原文辭之、分其
某爲象、某爲占、極有功于先聖、近世腐儒教人、又一切抹去象
占等語、惟恐有涉焉、嘗見府錫蕃先生 諱延珙 有云、秦焚書、則
易亡、而存于卜筮、後世明經取士、則易存、而亡于制擧業、制擧
義之言易也、以出處治亂盡之、不知孰爲象、孰爲占矣、晦庵細
爲分別、大有功于四聖人、不然、只一直說下、易僅有辭而已、夫
子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以辭占象變貫之、不幾多事乎、每

見塾師教經、于註中象占二字、盡爲抹去、以便讀、非徒便讀也、
將以便于制擧義、易不亡于焚書、而亡于制擧、安得大有力者
申飭功令、而一詳其義乎、此論甚確、

周易圖說訂疑

序易之爲書云云

訂疑此程正叔周易序、朱子所稱宋朝有四篇大文字、此其一
也、今坊本以冠朱子本義之首、非也、○程正叔于易有兩序、此
序周易者也、易、變易也、一篇乃其序易傳者也、

河圖洛書

訂疑此皆後人以意爲之、詳繫辭傳、

伏羲八卦次序

訂疑此圖及六十四卦次序、正說卦傳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

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
之者、邵子曰圖從中起是也、詳說卦傳、

伏羲八卦方位

朱子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

訂疑並詳說卦傳、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訂疑此袁侍郎所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者也、朱子云、其圖亦
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愚謂前八卦次序、四象既
作二畫、八卦既作三畫矣、何至此忽作黑白相間之圖乎、且朱

子既用邵子卦圖而爲啓蒙一書、則本義圖說、自宜從啓蒙爲正、且與八卦次序圖相蒙爲一類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圓圖

訂疑圓圖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陽生于子中、陰生于午中、此本孔子從卦象傳至日閉關之文而推之、以十二卦配十二月、然亦漢人之說也、方圖乾始于西北、坤盡于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正邵子圖從中起之意、說卦傳雷以動之、風以散之節、于此觀之、意尤明白、詳說卦訂疑、

文王八卦次序八卦方位二圖

訂疑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本義從之、愚謂睽革彖傳、皆取二女之說、如六十四卦果伏羲所名、則後天之次序、不始于文王矣、

卦變圖

訂疑朱子謂彖傳或以卦變爲說、故作此圖以明之、而以卦變爲孔子之易、愚按彖傳于隨蠱无妄升、本義于賁、皆以卦變釋卦名義、則是卦變之說、亦非起于孔子矣、

筮儀

訂疑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註云、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愚謂掛一之策、與分二象兩之策、合之以象三才者也、第二第三揲、既合兩手象兩之策、何不並合掛一象三之策、而爲四營乎、如此則再揲三揲所餘之策、皆不四則八、如第一揲矣、何其整齊无參差多寡也、詳啓蒙訂疑○三變既畢條註中、有重折單交之名、其說見儀禮賈公彥註云云、賈公彥儀禮註云、以三少爲重錢、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爲折錢、折錢八也、

訂疑朱子本義卷首有圖說五贊筮儀、今坊本止有圖說筮儀、而闕其五贊、又添入卦象卦變歌、六十四卦歌、八卦歌、夫卦變

卦歌、猶未詭于正、至卦象則飛伏世應遊魂歸魂之說也、至其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兑爲次、尤鄙俚可笑、故愚于朱子原本本義圖說中皆删之、而增入五贊焉、

訂疑釋例 以下自訂

卦辭有連卦名爲文者○當先講完名卦之義○然後合卦名與辭講之○如履否同人艮中孚五卦是也

卦辭有就卦名而別取義者○亦當講完名卦之義○然後別講卦辭之義○如小畜大畜卦名无取止義卦辭彖傳大象皆取蓄積蓄養之義損益原取損下益上損上益下之義彖傳釋卦名義同卦辭則借爲减省增益之義也

卦爻辭有於卦爻似無所取者○如屯三即鹿比五三驅泰五歸妹隨上亨西山蠱先甲後甲恒四田无禽損益二五十朋之龜萃二

升二用禴升四亨岐山震二喪貝躋九陵七日得巽二史巫五先庚後庚中孚四馬匹亡小過五弋穴既濟二婦喪茀七日得三伐鬼方五東鄰殺牛西鄰禴祭之類不可屈指數凡指某事而言者蓋古者大筮人之官凡人有所占卜必以其事應注之本卦本爻之下後周公之繫辭也即以其有驗者繫之故本義于泰五云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有皆倣此愚因以此意推之如建侯行師婚媾田獵涉川攸往之類必其前人占之有驗者也但其人卑微而不必著其姓名且善善長而惡惡短亦有不必著其人者即如論語或問或曰之類也

爻辭有借卦名而別取義者○如革初黃牛之革是也

又有與卦似同而實別取義者○如比卦辭取人來比我爻辭殊五與卦同餘皆取我往比人大畜卦名取止義辭取蓄義爻辭取卦名而與卦辭不同也大畜亦然履卦辭就躡履言爻辭殊三四與卦同餘皆就行事素履言豫卦辭取衆樂之義爻辭殊四與卦同餘皆爲獨樂之義隨卦取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臨卦取偪臨爲義爻辭殊初二與卦同五取臨涖之義餘取臨與之義觀卦取觀示之義爻取觀瞻爲義解以解散爲義爻取解使去己之義兌卦取和悅之義爻殊初二與卦同餘皆取相悅之義是也

五爻有不取君位者如同人剝大過咸恒遯大壯明夷睽困震艮歸妹旅是也

爻象與傳有異意不嫌同辭者○如无咎言補過也解節六三言无所歸咎坤四爲謹密大過九五爲可醜也與脫輻大畜取能自止之義小畜則爲有繫畜而不能進履眇能視跛能履爲志剛歸妹初二爲尚可有爲也拔茅連茹泰初爲君子否爲小人也不富以其鄰泰四爲失實謙五則以爲在上能謙顚六二顚頤拂經以求養于下而得凶四亦顚頤則爲賴其養以施于下六五亦拂經賴上九之養則爲順從而得吉巽在牀下二爲不厭其卑而无咎上

則過于巽而窮、月幾望、小畜上九爲陰盛而亢陽、中孚六四則爲近君、歸妹六五爲女德之盛无以加、濡其尾、既濟初九爲謹慎、未濟彖辭及初六、則爲未能濟、此爻辭美惡之不嫌同辭者也、至于彖傳、剛上而柔下、蠱爲君驕臣諂、在恒則爲常道矣、與時行也、在遯爲隱避、在小過爲有爲矣、天行也、蠱復皆吉、剝則爲凶矣、此彖傳美惡不嫌同辭者也、至于象傳、未光也、噬嗑九四爲敬慎、震四爲不能自振、兌上爲諂諛矣、志在外也、泰初豫三爲急君、咸初則爲外馳矣、位不當也十有七、皆不美之辭也、萃豐小過之四、皆得乎中、位正當也凡四、否中孚五皆吉、履兌之五爲傷于所恃矣、何

可長也凡四、屯豫中孚上六皆凶、否上則爲吉矣、固有之也、无妄九四爲不可有爲、益六三則爲固其所守、自外來也、益二爲吉、上九則爲凶、時舍也、乾二爲待用、井初爲終棄矣、上窮也、隨爲誠意之極、巽則爲終凶矣、尚往也、小畜象傳未詳、大壯九四、則爲利往矣、又誰咎也有三、同人初九爲寡過、解節之三、則爲无所歸咎矣、有所疑也、小畜上九爲不可行、既濟六四爲知戒備矣、此象傳之美惡不嫌同辭者也、

彖傳有缺卦名者○當補之○有四卦○噬嗑明夷升井是也、蓋緣古易、彖傳各自爲上下篇、或孔子恐其無別、故于每卦彖傳加卦名以別之、或後人所加、亦未可知也、若如鄭玄、既以彖傳文言分附各卦之下、則可不用卦名、而不患其無別矣、若依朱子所定本義、則彖傳各自分上下二篇、則每卦彖傳之首、既不用彖曰字、必加各卦之名而後有別也、

彖傳有缺文○而可以例補其意者○如豫彖傳之末、先云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云云、而後贊之曰豫之時義大矣哉、隨頤坎睽解姤革兌八卦皆然、皆孔子于卦辭外別以己見另起一義以贊之、所謂贊周易者此也、如履謙觀賁離咸恒大壯家人益鼎艮歸妹巽節、或先贊而後極言之、或先極言之而後贊、皆必有以實著其蘊、而

後加以贊歎之辭焉、即或不加贊歎之辭、然義蘊已盡、亦可已矣、如大過遯蹇旅、上无極言之文、而遽以某之時義大矣哉贊之、舉無上文、而遽贊之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復無上下文、突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皆上下有缺文、特錄其贊辭者也、讀易者當以他卦之例補其義也、

彖傳有缺彖辭而釋其義○爲省文者○如屯之勿用有攸往、義即在利貞內、蒙之利貞、義在蒙以養正內、師之丈人、即在剛中而應二句內、坎之有孚、義在水流而不盈上句內、離之利貞、義在重明以麗乎正柔麗乎中正內、家人之利女貞、義在女正位乎內四句內、

井之无得喪義在不改內困之无咎義即在貞大人吉內故可以
不復出省文也
有脫一二字一兩句者乃傳中偶有脫遺也如坤之主利姤之女
壯萃卦名之亨字困之无咎鼎之吉豐兌之亨渙之利貞是也○
又有當作衍文本義已訂正之而未盡者如比吉也當衍也字而
吉字非衍也以下文不復釋吉字也
有當作衍文而本義未訂正者如旅之小亨巽之以申命是也有
二字當衍其一而本義失其去存者如萃卦名之亨不可衍彖傳
偶遺之爾利見大人下之亨當衍本義乃以傳有亨字不衍大人

之亨而衍名下之亨亦失繫辭之例矣又六十四卦之名下言亨
者統言之也指一事而云亨者專言之也則萃卦下之亨固不可
衍大人之亨亦不必衍矣如包蒙吉納婦吉各指言一事之占也
彖傳卦德有徵應之分諸卦德率就善說獨坎卦德險陷皆不善
也訟之險健履之剛乾蠱之巽止大畜之止健健字歸妹之動說
皆非美德也
卦德又有體用之分用有力而體無爲如屯之動乎險中動用也
需剛健而不陷不陷用也訟險而健險體而健用也師行險而順
順用也小畜健而巽健體而巽用也履說而應乎乾說體也泰內

健外順健體而順用也同人文明以健明體而健用也大有剛健
而文明健體而明用也豫順以動皆以用言隨動而說以彼此對
言蠱巽而止就上下二人言皆以體言如就一人言則內畏難而
外苟安也巽體而止用也臨說以順說體而順用也噬嗑動而明
皆以用言觀順而巽順體而巽用也賁文明以止獨不言體用乃
言王者制作聖賢行事至于文明而止也剝順而止之皆以用言
復動而以順行皆以用言无妄動而健皆以用言大畜能止健止
以用言大過巽而說巽以體言說以用言離重明以麗乎正明以
體言麗以用言咸止而說彼此對言恒巽而動巽體而動用也大

壯剛以動以用言晉順而麗乎明順體而麗明用也明夷內
文明而外柔順明體而順用也睽說而麗乎明說體而麗明用也
蹇見險而止止用也解動而免乎險動以用言蓋動而巽皆以用
言夬健而說健體而說用也萃順以說不分體用以彼此對言之
也升巽而順巽體而順用也困險以說說以用言井巽乎水巽以
用言革文明以說明體而說用也鼎巽而耳目聰明皆以體言漸
止而巽止體而巽用也歸妹說以動皆以用言也豐明以動明體
而動用也旅止而麗乎明止體而明用也兌說以利貞說以用言
節說以行險說兼體用中孚說以巽不分體用以上下對言之此

體用之分也、
有兩德平重者○如蒙之險止、訟之險健、小畜之健巽、同人之明健、
大有之健明、隨之動說、蠱之巽止、臨之說順、觀之順巽、噬嗑之動
明、賁之文明以止、此句串說亦通 无妄之動健、大過之巽說、咸之
止說、恒之巽動、大壯之剛動、明夷之明順、益之動巽、夬之健說、萃
之順說、升之巽順、革之文明以說、鼎之巽而聰明、漸之止巽、豐之
明動、中孚之說巽、此二德平重者也、
有重一德串說者○如屯重動、需重剛健、師重順、履重說、豫重順、隨
重說、剝重止、復重順、大畜重止、蹇重止、解重動、夬重說、困歸妹亦

然、此皆單重一德串說者也、
有就一人言者○屯之動乎險、蒙之險而止、需之健而不險、師之行
險而順、小畜之健而巽、泰之內健外順、豫之順以動、觀之順以巽、
噬嗑之動而明、賁之文明以止、復之動而順行、无妄之動而健、大
過之巽而健行、恒之動而巽、大壯之剛以動、晉之順而麗明、睽之
說而麗明、明夷之內明外順、蹇之見險而止、解之險以動、動而免
乎險、益之動而巽、夬之健而說、升之巽而順、困之險以說、革之文
明以說、鼎之巽而聰明、漸之止而巽、歸妹之說以動、豐之明以動、
旅之止而麗明、節之說以行險、此皆就一人言也、

有就二人言者○如訟之上剛下險、險而健、履之說而應乾、隨之動
而說、蠱之巽而止、大畜之止健、咸之止而說、中孚之說而巽、此皆
就兩人言者也、
彖傳有發明卦辭外意者、如乾坤之分四德、履之剛中正履帝位
而不疚云云、睽之天地睽云云、姤之天地相遇云云、歸妹天地之
大義云云、巽之重巽以申命是也、
彖傳大象○乃孔子于彖辭之外○別起一義○乃孔子之易○當與卦辭
並觀○與彖傳小象釋卦爻辭者不同也○
大象有一義單行者○乾坤屯需訟小畜否豫隨觀賁剝大畜離咸

恒遯大壯晉明夷蹇升震艮歸妹旅兌中孚既未濟是也、有兩事
三事平重○如蒙比履同人大有蠱臨噬嗑○无妄大過坎家人解損
益困井革鼎漸渙節小過是也、有兩頭一腳○或一頭兩腳者○泰大
有隨復是也、有似兩事而可上下相貫者○師履困震巽是也、噬嗑
革鼎則平分爲是○
小象有發明爻辭外意者○如屯四明也、需三敬慎不敗也、小畜五
不獨富也、觀五觀民也、睽初以避咎也、夬五中未光也、豐初過旬
災也、既濟三憊也、皆爻辭外意也、
繫辭傳說卦傳字義異同凡例

乾坤四條

有以造化言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呈象效法之乾坤、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闔戶之謂乾、闢戶之謂坤、皆以造化言也、

有專以人言者○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順也、此專以人言也、

有指卦名言者○乾坤定矣、乾之策、坤之策、蓋取諸乾坤、夫乾確然示人易矣二句、及說卦序卦雜卦所言乾坤、皆卦名也、

有以奇耦之畫言者乾坤其易之縕云云、乾坤易之門云云皆以奇耦之畫言也、

剛柔五條

有以造化言者○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

有以人事言者○知柔知剛是也、

有兼造化人事言者○迭用柔剛是也、

有以畫之奇耦言者○剛柔相摩、剛柔斷矣、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柔有體、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剛柔者立本者也、其柔危、其剛勝邪、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此以畫之奇耦言也、兼老少而言也、

有以揲蓍變化之後所成而言者、剛柔者、晝夜之象也、獨有少陰少陽、不兼二老也、

陰陽四條

有以造化言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立天之道、曰陰曰陽、是也、

有以畫之奇耦言者○陰陽合德、陰陽之義配日月、多陰多陽、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也、

有兼造化人事言者○分陰分陽是也、

有以卦言者○陽卦奇、陰卦耦、是也、

變化七條

有以造化言者○變化之成象成形者、遊魂爲變、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一闔一闢之謂變、變通莫大乎四時、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以造化言也、

有以人事言者○通變之謂事、擬議以成其變化、變通以盡利、化而裁之謂變、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化云爲、是也、

有以蓍策卦爻老陽化少陰老陰變少陽言者○變化見矣、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動則觀其變、以動者尚其變、變在其中矣、變通者趣時者也、功業見乎變是也、

有如象傳本義以卦變言者○變通不居、周流六虛、是也、

有以揲蓍之次數言者○十有八變而成卦參伍以變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也

有以爻之動而言者○爻也者言乎變者也是也

有以數法言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是也

象六條

有以造化言者○在天成象呈象之謂乾見乃謂之象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垂象是也

有以事理形似言者○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之象是也

有以卦之形似言者○聖人設卦觀象君子居則觀其象象者言乎

象者也是故謂之象以制器者尚其象立象以盡意象在其中矣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易者象也八卦以象告是也

有以老少之畫言者○以定天下之象易有四象是也又按此亦卦之形似也

有以想像言者○象其物宜象事知器是也

有以相配合言者○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是也

辭

有兼卦爻辭而言者○繫辭焉而明吉凶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不言卦者省文也言爻而卦在其中觀其象而玩其辭辭有險易辭

吉凶者存乎辭以言者尚其辭繫辭焉所以告也繫辭焉而命之聖人之情見乎辭其辭文初率其辭其辭危是也

有專以爻辭言者○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致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指爻辭言也

占

有以卜筮言者○極數知來之謂占以卜筮者尚其占占事知來是也

有以卦爻占決之辭而言者○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

易

有以造化言者○天地設位而易立乎其中矣生生之謂易是也

有以聖人心易言者○神無方而易无體是也

有以易書言者○易之序易與天地準夫易廣矣大矣易其至矣乎夫易所以崇德而廣業也作易者有聖人之道四焉夫易何爲者也易有大極易有四象其易之緼邪易立乎其中矣易者象也乾坤易之門夫易彰往而察來易之興也易之爲書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故易六畫而成卦故易六位而成章故易逆數也皆指易書也

有以變易言者○易以貫剛柔相易是也

有以揲蓍之一次而言者○四營而成易是也、

有容易之易○易簡易知易從、險易先難後易、易其心、易者使平、德行恒易是也、

動

有以造化言者○動靜有常、其動也直、其動也闢、是也、

有以人事言者○動則觀其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擬之而後動、以動者尚其變、鼓天下之動、動在其中、吉凶悔吝生乎動、鼓天下之動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安其身而後動、變動以利言類是也、

有以卦爻之變言者○六爻之動、爻彖動乎內、變動不居、是也、

周易訂疑卷之一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季較正

周易上經

訂疑　古易經分上下二篇○殊於十翼○本義從古○故於周易本義○卷之一下○着周易上經○卷之二下○着周易下經○以別於孔子之傳○今所行本○乃明成化間○奉化縣教諭成矩○依永樂間諸儒所定大全本而刻之○以補一時之功○令爾中間乾卦依費直本○坤卦以後○依鄭玄王弼本○雜以彖傳象傳文言○則不得復云上經下○經○矣○

本義、周、代名也○云云至故謂之易○蒙引、交易從卦圖上看○變易從蓍策上看○交易如天地定位○天上地下相對也○則天氣下降以交於地○地氣上騰以交於天○山澤水火雷風莫不皆然○山不得水○澤不得土○不能生物○相交之理○亦沼然也○風雷則相益者也○水火則相濟者也○天下無一物不然○凡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剛柔文武○以至物之雌雄牝牡○凡二者之對立○而其理相須者○皆謂之交易也○朱子曰、變易是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此是占筮之法○

訂疑　蒙引交易一段○舉君臣父子之類○正如八純卦之外五十

六卦該象事物之類也

本義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謂之周。沙隨程氏曰、周者、著代也。言文王之書、以別連山歸藏也。

訂疑按卦辭亦周公所繫。非文王也。先儒亦嘗云然。余有辯在下繫。

本義以其簡袠重大。云云至末、

大全凡例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為卷。漢費直初以彖象傳也、釋經。附於其後。今乾卦起大哉乾元、至天德不可為首也、加一傳字、附于卦後、坤以下倣此、繫費直舊本、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今乾卦文言曰以後、至坤以下諸卦、繫鄭王所定本、

訂疑今易乾卦仍依費直舊本。小象傳。尚可以韻叶。坤以下。皆依鄭王所定本。小象傳。始不可以韻叶矣。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為今易。程子所為作傳者是也。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朱子謂未能盡合古文者、此也、東萊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東萊呂氏曰、繫辭曰、二篇之策。則易經之分上下。必始于文王定周易之時。晁氏乃合為一。且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何考之不詳歟。

傳十卷。是為古易。朱子本義因之。上經一、下經二、彖傳上一、彖傳下二、象傳上三、象傳下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朱子所序古周易、即此蓋曰呂大防、已嘗訂定、與呂本同、但自一至十二之序小異、然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天台董氏集程朱說按王弼本、分為高下字行、以別四聖二賢之易、而不能盡行于繫辭諸篇、今所刊本、已變其例、建安張氏、又擬董本、獨刊本義、鄱陽董氏傳義會通、既不盡從今易、又別為經傳新例、大畧如費本、且移大象寘于彖傳之前、雲峰胡氏本義通、既鮮變古易、且于今易、又不免離析先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凡經文皆平行書之。傳義則低一字書以別之。其繫辭以下。程傳既缺。則一從本義所定章次云。

訂疑上下經、經也。彖傳、象傳、文言、皆傳也。與上下經並行平書。無經傳之別矣。蓋當時集大全之諸儒。不能遠復古本。而誤從今易之過也。成矩既專刊朱子本義行世。自宜依古文易本。而以本義歸其元處。乃從程傳次序者。束於功令爾。考文之令主。自能大復古矣。

䷀ 乾下乾上

訂疑此伏羲之易也卦下乾下乾上四字不知何人所注其先下而後上者以畫卦者自下而上也故曰易逆數也

或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卦文王重之邪抑伏羲已自畫之邪看先天圖則是有八卦便有六十四卦是伏羲已有六畫矣朱子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便見不是文王重又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无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

訂疑聖人作易教人卜筮以知吉凶如无文字何以明失得之報爭今按春秋左傳所載占筮之辭其非周易者即夏商以前之易辭也但古易失傳无可考爾

乾元亨利貞

程傳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或問撮程子傳說是聖人始畫八卦便是三畫因而重之為六畫與邵子一生二二生四々生八々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不同朱子曰程子之意只是三畫上叠成六畫八卦上叠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邵子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故一向只道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不得問乾者天之性情曰乾者健也健之體為性健之用為情情便是性之發靜專是性動直是情

本義一者奇也陽之數也朱子曰數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故聖人以之畫卦天便是一地便是二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故乾一而實地雖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故坤二而虛

蒙引一讀為單非也單是少陽若以易用九言一却是太陽所謂重也縱不專指太陽亦須兼得太陽方是當考筮儀四象之畧處筮儀老陽畫為口重也少陰畫為--折也少陽畫為一單也老陰畫為乂交也至今凡占卜者皆用之不知始於何人一既不可讀為單則--亦不可讀為拆矣不如讀一為奇音--為偶音載無病也

訂疑口乂一--之畫乃揲蓍者創為此畫（此亦不得不然）以為陰陽老少之別耳其初聖人作易止畫一一一--以象奇耦不似後人過為分

別也故六畫之卦不過⚊⚋之畫无所為口與人也詳用九
本義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中溪張氏曰下者洪範曰貞
是也上者洪範曰悔是也
訂疑先言下後言上者此說卦逆數之義也
本義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或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
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之類又如何
朱子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季本曰☰此伏
羲所重六畫之乾所謂象也諸卦皆然既有六畫無名何以命
之先儒謂有畫無文似亦有不通焉故近世儒者亦疑卦下不

可无卦名如賁直于乾初九爻上加乾字則或象下之文而誤
移于此與不然則文王因伏羲之卦名而遂繫之辭不必重加
卦名于上耶但履虎尾同人於野習坎艮其背與辭連屬成文
異于他卦之特舉卦名者　訂疑中孚豚魚亦然則似文王之文
而與伏羲之卦無所辨也然坎列于正八卦必不待文王而始
名雖加習字固亦伏羲之意耳豈可謂文王時始有卦名哉
訂疑伏羲之易世遠文湮至周時其文不可考矣觀唐虞夏商
（于文王而亦未必盡是伏羲之舊據此時然）（卦名不始）
歷數千年止傳尚書數篇其他與禮皆不傳況伏羲之易乎且
五帝三王禮樂制度各有因革夏商之易已不用于周況伏羲

之易乎先天之卦序至周全異敢謂周易之卦名畫因伏羲而
不革乎即繫辭下傳第二章言制器尚象之事云其事蓋取諸
某卦然況蓋之一字乃臆度之疑辭亦未敢質言也朱子據此
而盡定為伏羲之名恐未敢信其必然也若夫八卦之名與卦
德卦象則五帝三王之因而不革者爾
本義伏羲仰觀俯察云云至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蒙引天
地間不外乎陰陽陰陽之數不外乎奇耦以其大者言之天陽
也何以見其奇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乎地之中
一而實者也故為奇地陰也何以見其耦蓋地之為地能容載

乎天之氣以養育萬物二而虛者也故為耦又以在天之日月
言之日則本體自明且萬古長盈而不虧一而實奇也月本體
虛受日之光以為光且有盈有虧亦二而虛耦也又以地之山
水言之水體虛故投之以物則沒入有耦象焉山之視水則其
體實矣非極不入以對水言則亦奇象矣以日言之午前為陽
午後為陰以月言之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山言之則山南為
陽山北為陰如禹貢岷山之陽至于華陰是也如海之水潮為
陽汐為陰如江河之水上流為陽下流為陰又凡奔流者為陽
停涵者為陰亦各有陰陽也今淮安府有山陽縣紹興府有山

陰斷以山分也湖廣有漢陽漢陰以水分也訂疑水北為陽水南為陰與山之陰陽又不同予嘗疑之近乃知凡水受日之光其影常映于北故凡草木之在水北岸者常早生水之在南岸者常晚解此南陰北陽之說也

又在人在物莫不有之如男陽女陰也然男女之身各有血氣血陰而氣陽也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也人身之血氣其界限亦自不同如醫家診脉法左右手寸關尺三部左心小腸肝胆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左寸部輕按診心重按診小腸左關輕按是肝重按是胆无往而无陰陽之別雖一草一木之微其形氣性味亦莫不分陰分陽故官桂

味本辛熱然用枝則氣薄而開表用肉則生溫而補腎若紫蘇主下氣關胃然煮汁飲之則除蟲毒其子則又安喘嗽為用不同以其味性自有別也此皆是一分為二之理也可見無物無對不是陰便是陽陽便變陰陰便變陽豈非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邪以上皆以交易者言對待之陰陽也今更以變易者言之如氣序之流行甲年為陽乙年為陰也在一年中春夏又為陽秋冬又為陰也餘皆以此類推之雖一箇時辰亦分上下四刻雖一息之微亦分一呼一吸凡此類非只是苟且分析各有配屬而已其理數之際各以類分至微至妙有不容以毫髮謬亂者故聖人謹而辨之如象之胆則隨四時所在不同如猫之目睛則隨十二時而變其理數之微妙有不可盡究詰者

本義見陽之性健云云至擬之于天也○或問卦辭未見取象之意、恐當于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朱子曰、繇設此卦便有此象故于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有無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本義元亨利貞以下云云至末○朱子曰、古人淳質遇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如占得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

于正知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之此便是開物成務底道理又曰、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他卦同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今學者且當虛心翫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也

訂疑元亨利貞統言凡事占得此卦者如其有純陽至健之德當得大亨但利在正固耳凡占辭不指定一事者皆做此聖人繫辭包義廣大無所不該故孔子彖傳既以天道言又以聖人言文言又以人性言又以君子言何嘗專言君道哉今人說書

作文皆以君道言不過取便于應制爾餘倣此
本義乾道大通而至正○蒙引天地間凡柔者皆 訂疑皆如作
勿使滔不足以有為惟剛健則有能為之資而物莫之阻况乾
又是至健者此乾道之所以大通也凡萬物之剛者必 必字宜
除下同 正柔者必邪乾則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也
本義筮得此卦云云至保其終也○雲峯胡氏曰按啟蒙則不
惟六爻不變者占此乾三爻變 訂疑以前十卦主貞者言或他
卦三爻變之乾者謂變在後十卦主悔者亦兼以此占大通而
至正此天理之本然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人事之當然也乾為
易第一卦占得之者其事雖大通而非正固尚不能保其終况
他卦乎故易六十四卦彖辭言貞者三十四卦然則不貞者固
不可以占也○蒙引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
此正固之義也固所以全其正也○元亨謂其事可為也利貞
謂須善為之也○易以道義配禍福故元亨而必利貞也易雖
主卜筮然以道義配禍福與他術數書不同所以為經也故無
不效昔晉何晏聞管輅明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坐請作一卦
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集鼻端輅曰元凱輔舜周公
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

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弗履則
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後二人皆坐事誅夷○按輅以易數名而
其言如此是知以道義配禍福者矣愚嘗謂上有天下有地中
有人天有時地有利人有為人為之善者或能吉其凶其不善
者或能凶其吉故稱輅之言以正易道之門戶也○貞之一字
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紐也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
者也比時字尤切然貞則時矣
本義乾之為卦大矣而占辭之略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大也諸
卦有曰亨者矣有曰小亨者矣有曰其事亨者矣乾獨曰元亨
則无往而不大亨也諸卦有曰利其事貞者矣有曰小利貞者
矣有曰利衆貞者矣乾獨曰利貞則无往而不利于正也○
本義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
蒙引專指文王繫辭言不兼伏羲文勢如此理亦如此要之文
王之辭亦以發伏羲之蘊也○乾卦卦辭只要人如乾坤卦卦
辭只要人如坤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此有隨時之
之義有隨時而制之之義易道只是時時則有此二義 訂疑
十翼皆然六經皆然 或謂伏羲之時有畫無文只是使天下
之人觀其象而已如象則吉凶應違象則吉凶反如乾道有大

通至正之象占者必如其大通至正則善矣曰民不可使知之
如上所云要是聖賢分上事先儒此說恐猶欠乎實也

初九潛龍勿用

疏第一位言初第六位當言終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所以文不同者莊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彖云本末弱也是上有末義 訂疑繫辭傳曰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小象云陽在下也則是初有下義互文相通義或然也 乾卦是陽生之世故六爻所述皆以聖人出處託之其餘卦六爻各因象明義隨義而發不必皆論聖人 ○ 陽

爻數九陰爻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杜元愷註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及鄭康成註易皆稱周易以變者為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
訂疑此朱子乾坤初爻與用九用六及繫辭乾坤之策三百六十本義之所取也

程傳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 訂疑程傳不言占筮之事只就道理說故只以象傳成語說能德變化 ○程子曰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

○或問程易以初二三四〻爻作舜說何以見得如此朱子曰非本指也如筮得乾之初爻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餘皆倣此〻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象傳象傳文言節〻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无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无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伊川說得都犯手當初聖人作易只懸空說被人說得事多失了他潔靜精微之意易只說過象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〻是實事易

是箇因畫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象數推吉凶以示人无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程子曰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〻有用（程子何嘗不與朱子同）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民有民用无所不通
訂疑以程子此言觀之見程子看易原活其作傳或指一人一事說舉例以示人爾

本義初九者云云至故謂下爻為初 ○ 蒙引畫卦自下而上不止作易聖人然也凡占卦者之畫卦皆然其自下而上所以象

氣之消息及物之生々也。天地之間只有氣形二者而已。如井泉先温。可見氣實自下而上也。萬物皆以漸而長。自卑而至高。可見其形亦自下而上也。故畫卦者以之。更看十二月卦圖。陽自復而臨而泰以至于乾。陰自姤而遯而否以至于坤。此象之至著者也。訂疑此亦說卦傳逆數之義。

本義陽數九爲老。七爲少。〇案引主蓍策言。然其數之所起。實自造化來也。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凡數之始。只三與二而已。七八九六皆從三二而起。所謂三三爲九。三二爲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

本義老變而少不變。〇案引天下之物。凡至變處。皆是老者。其未老不變也。花開到透時。便須謝落。人到老。便有死期矣。自造化言之。寒到極處變爲暑。暑到極處變爲寒。亦老而變也。晝到晡時老也。乃變而夜。夜到五更時老也。乃變而晝。訂疑蠶老變蛾。草腐化螢。鷹化爲鳩。々化爲鷹。田鼠爲鴽。蜣蜋化蟬。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蠶爲蛇。々爲雉之類。皆老而變也。易占其變。故謂陽爻爲九。不爲七也。七九皆陽數。六八皆陰數。陽主進。九者進之極也。故九爲老陽。陰主退。六者退之極也。故六爲老陰。周公本就各爻繫辭。因奇耦各百九十二爻。其畫相類。无以別

也。故姑以初九々二等字爲別。若得寬布六畫。而每畫下繫之以辭。則亦不用初九々二等字矣。今之用初九々二等字。以代其本畫也。因本其所以然。作圖于左。

— 亢龍有悔 —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 或躍在淵无咎 — 君子終日乾々夕惕若厲无咎 —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 潛龍勿用

又曰。卦猶可折也。至于卦之爻。通三百八十四。只有奇耦兩樣。將爻折出。終无所別。只得以初九初六九二六二等字代之。而揲蓍所值。尚有得七八之數者。而立名不能無。姑主其變立之也。

本義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〇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爲爻辭出于周公是也。〇案引非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不敢繫易。雖有謬爲之。亦不足以開物成務。此文王之後。繫辭者所以必其爲周公也。與

案引周公之繫爻辭。或取爻德。訂疑如乾九三有能乾々惕厲之象之類。或取爻位。如乾九二出潛離隱之類。又或取本卦之時。與本爻時位。如屯初九之類。又或兼取應爻。如蒙六五之類。或取乘承之爻。如比六三之類。有兼取乘應與時位者。如屯六二之類。有僅取一二節者。最多。又有一爻爲衆爻之主者。則兼及

衆爻如此六五同人六二之類大槩取義不出此數端或曰程子言爻才而子言爻德何也曰程子于卦亦言卦才朱子本義改稱卦德夫卦有卦之德爻亦有爻之德矣德則兼得才字爲按繫辭傳彖者材也程子言卦才本此本義亦云彖統論一卦之材古材則兼得卦德卦體卦象卦變皆在其中專言卦德則此處皆不如程朱之確當難兼其餘○又爻之德亦本卦德如屯初九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之類卦德外別无爻德也

棠引本義立象占二字盡著卦之始終矣象在卦占以著卦者易之體著者易之用缺一非易也故朱子之學易不敢安于程傳之成說也程子于象數上畧只提胷中所得之義理來說朱子服其理到以其未得易之本旨故別爲之註名曰本義見程傳之未爲本義矣本義字字皆從畫上味出亦多本之孔氏也

本義凡遇乾而此爻變者云云、訂疑此九字最重乃能言之也諸以聖人出處言者乃偏辭也○朱子曰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潛龍只是箇象自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作龍德而隱云云是就事上指殺說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也死了須知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影象在此无所

不包乾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施用之占耳若着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之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若會得本義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

棠引潛龍勿用此爻在士之未仕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在仕者得之亦當隱身而退避在庶民得之則不利有任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靜事宜謹密也

杜光本曰凡筮得此爻者必時是乾初九之時方可用勿用之占若時不是乾初九而筮得此爻則當反之以勿用爲用然後即權變不服膺伯之言可推效不然當用而勿用與當勿用而用其失聖人之意正相等也

本義觀此象而玩其占是要人知此二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註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于地上故曰在田 訂疑此註本文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而言繫辭三才之說亦然德施

周晉居中不偏此亦本文言正中之意但文言以位言註以德言則大異○雖非君位君之德也○疏初與二俱爲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龍見在田之時猶聖人久潛稍出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衆庶利見之也

程傳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訂疑此九二之占法。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此九五之占法。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此本義正旨。○程子曰、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在下者。○朱子曰、六爻不當限定說。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庶人得之。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得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卻如此說、

本義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蒙引以體言。則剛也。兼用而言。則健也。居下體之中。則中也。中則正矣。九居二。亦非正也。但純乾之德。與他卦不同。故朱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云。剛健中正以德言。即文言所謂龍德也。出潛離隱以時言。即文言所謂正中也。此中正與文言正中不同。訂疑可見本義句句有所本。而蒙引善看本義。真朱子之功臣也。

本義澤及于物、物所利見、○蒙引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物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如龍既見、亦有雲雨之被于物者矣、

本義九二雖未得位。云云至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蒙引凡大人、皆是德位兼全之稱、九二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故亦謂之大人。○見龍在田、還是伊傳之儔、不可指孔孟、孔孟當時、安得澤及于物、為所利見乎、其曰未得位者、言未得在上位如九五耳、其實德施普也、天下文明、非在大臣之位則不能、如孔孟卒老于行、安得天下文明而為見龍也、朱子語類文言九二條曰、九二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此便是伊周地位、蓋以伊周當時寔居百僚之上、而攝天子之事、正為危地而當惕厲時也、似與九二伊傳之說自不相妨、蓋一則主得位而及物言、一則主居危疑之地言、

訂疑大人有三。一飛龍在天之大人。堯舜湯武是也。一正己物正之大人。伊傳周召是也。一居仁由義之大人。孔子孟子是也。若見龍在田之大人。乃居仁由義之大人也。未見之先。未為時用。由學問寬仁以成龍德。既見之後。則德普文明。澤及于物矣。文言所謂時舍者。本其在田之日而言也。德普文明者。自其既見之後而言也。本義于此、既曰出潛離隱、澤及于物矣、于文言第四節天下文明、又曰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則是必為天子乃為在上位。而伊傳周召雖位極人臣。澤加一世。尚未

免時舍之歎矣將孟子所謂舉而加之上位者必遜朕位也然則孔子顏子必為天子乃為用行乎蓋伊傅乃既見之孔孟故天下被其澤孔孟乃未見之伊傅故修身見于世孔孟之終于舍藏者正時舍之謂也陸齋成曰避世曰潛出世曰見天下有道則見見猶未得位以時當用出而聽人之用也此說確當本義蒙引皆未有卓見〇〇利見大人可兼君民德施文明被其化者亦然此大人且以在下之人言既見之後或為伊傅或為舜禹皆未可知舉業家專就大臣言欠活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王弼畧例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

註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无咎若防失其道則有過咎也

程傳在下之人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〇曾祖道因論易傳問九三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朱子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昔人有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illegible]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舜禹用得大抵此爻才剛位危故須乾乾惕厲方可无咎〇問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竊意因時而惕雖聖人亦嘗有此心

訂疑此問極得聖學主敬之旨

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无聖凡之別但當着此爻便用乾乾戒惕

此占法乃爻辭本旨

〇馮厚齋曰乾坤君臣之分聖賢之德也然乾不專言聖人者作經立教使夫婦之愚皆可與知與行若專以聖人言之則天下之望絕矣〇東萊呂氏曰讀程傳者多謂聖人无待于戒只為戒衆人故設教若如此說則是聖人處已教人分

作兩段大失傳意

本義重剛不中云云至末〇紫引重剛本是過剛之資不中則所以用其剛者又不當也居下之上則有重任在身所謂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不可以不慎者也

訂疑重任在身專就大臣說便非人人可用了

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者也故曰乃危地也危地或專指居下之上看來亦帶上句蓋居下之上本當有危然非重剛不中以居之亦未成其為危也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既當懷乾乾惕厲之心且性濯剛促又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周公本其義以戒占者云云則所以

行之于身措之于事者必以其道而不敢肆矣信乎其无咎也

○厲无咎既无咎則不厲矣○重剛不中以取危者此九三也性稟剛健能乾乾惕厲者亦此九三也如晉周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嘗問父老曰今歲豐人樂否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曰三害云何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並子為三害處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斬蛟自厲志好學為善卒為晉名臣此可見過剛不中此人也乾乾惕厲亦此人也

朱子曰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

○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蒙引本義惕厲之厲與爻辭厲字死活不同故諸錄云厲无咎是一句

括蒼龔氏曰君子九象終日三象三下卦之終夕亦三象日之終也　訂疑雖九三日昃之離亦然但易不可如此一一取合如屯六三君子幾亦九象乎既濟六四終日戒亦三象乎

雲峯胡氏曰初二地位故二曰在田五上天位故五曰在天三四人位故三不稱龍而稱君子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

訂疑謙初九曰謙謙蹇六二曰蹇蹇豈亦下終而上繼之乎既經不可效雕蟲小技如此穿鑿六爻雖三四言无咎以人位故也○雙湖胡氏云初二為地地者龍之下位五上為天天者龍之上位三四人位非龍之所據云云○蒙引易中言无咎者何限豈皆以人位取耶又不可謂雖乾卦分天地人位也人位非龍可據故稱君子此不通之論也九四亦人位而曰或躍在淵非龍而何二五曰利見大人亦非人位也聖人下筆如化工因物付形如初可象龍之潛二可象龍之見至三之惕于龍有難取象者則就人事直說至四五上有可取象者則象以躍飛亢何妨如蒙六爻皆言蒙至六三則不拘剝六爻皆言剝至六五則不拘又如坤純陰而云龍戰豈可為典要哉

彥陵張氏曰自古伊周　訂疑不如曰聖賢事業无不從心上做起故此爻特發出乾惕工夫正是自強不息處常人戒懼大抵形見勢動畢竟有實事可按　便有起例君子常自惺惺不寐此念若无一刻可放故曰夕惕若　此以乾惕就平日說雖非爻辭本義而與文言合自古聖賢學問皆以主敬為先堯欽舜恭湯日躋文敬止武敬勝皆此道也故程朱言大學之道皆首言主敬工夫而文言言進德修業工夫皆由于乾惕然後推之于茲曰居上不驕為下不憂至于處危之道雖不之及然在其中矣蓋危地不一在上有之在下亦有之既能乾乾夕惕則主敬之

心進必其沛无一時之離方且在上不驕為下不憂天下更何
危地不可處之而无咎哉此如中庸言修德凝道之功而推之
于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興无道足容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〇紫引此句最難看或就繫辭聖人言非也四或之也文言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豈不是九四自或訂疑或者萬一之辭也垂變之事非可常有非得已者故聖人雖許其進而不欲質以許之姑疑其辭曰或

本義龍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〇紫引龍在淵一躍即升天

本義九陽四陰云云至未定之時也〇雲峯胡氏曰或者審于進在淵者安于退〇紫引進退未定或字都有了在字宜輕看即是或躍于淵耳若泥在字則在淵乃潛矣

訂疑象傳進无咎也文言欲及時也自試也乾道乃革皆許其進可无咎也乃爻辭正意文言又曰或之者疑之也乃餘意耳今本義與時說皆以餘意作正意未免葛藤此爻重躍不重疑也

建安丘氏曰九陽動故言躍四陰虛故象淵或之者疑之也進別躍退則在淵出處如此可无咎矣　訂疑此以仕進說非正義人以此躍作一句在淵作一句大謬此爻象傳文言皆就革命言丘氏就出處言沈去疑又廣之曰天下事莫不有改革之際愚謂乾為諸卦之首又純陽至健之德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孔子以聖人之德位時明之亦周公繫辭之正旨也朱子雖欲以占筮言而泛指天下之事之人然于二三爻亦不得不以聖人言之矣大全所引朱子語錄其于初二三爻程傳之說皆嫌其泛然者欲以明卜筮之例也于六四程傳不復駁之者蓋于前三爻已發明其例則其餘可推故不復贅耳

潛室陳氏曰易之為易變易不拘也在聖人即作聖人用之在凡人即作凡人用之若乾卦只作聖人之事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用有窮矣豈所謂易乎

訂疑程傳皆是舉大以見小欲人以倒推之如孔子作傳皆就大底說而其為說又前後不一如乾九二象傳既云德施普文言又曰時舍也既曰時舍又曰天下文明後又就學問上說程子答或問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云云而其自作傳又却指定一人一事亦此意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程傳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
訂疑此本義筮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此正旨朱子
曰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分明是以聖人爲龍以作言飛以
萬物覩解利見大人是天下利見大德之君也今却別做一說
恐非聖人本意
本義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 訂疑當云居天子之位 以文
言位乎天德故云然也龍飛在天便霖雨蒼生聖人在上便德
澤及世故利見之
本義占法與九二同云云朱子曰二五兩爻當以所占之人

之德覩之若已有九二之德占得九二爻則爲利見九五大德
之君若常人无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
耳已爲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九五爻則爲利見九二
大德之人 梁山來氏曰如堯之見舜高宗之見傅說是也下如
沛公之見張良昭烈之見孔明亦近之 訂疑凡爲天子者皆
當覩賢如必有九五之德則上无堯舜下有大德之人皆无用
矣且使庸主无下賢之心而泰交无日矣孔孟周流天下凡齊
衛魏滕之君皆見之亦不必大德之君也但非大德之君則不
過盛見之而不能受其利故朱子云然讀者須善體會之 若九

二之人占得之則爲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
爻與占者相爲賓主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
下是飛龍在天臣等爲利見陛下也此說最好所以三百八十
四爻天下萬事无不可該无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雲峯胡氏曰本義于二五皆曰剛健中正九五以天德居天位
剛健而純中正而粹者也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九五
之謂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飛龍在天之事矣 訂疑八純卦
乾全于九五坤全于六二震全于初九巽全于六四坎全于九
五離全于六二艮全于上九兌全于上六

上九亢龍有悔

本義陽極于上動必有悔 訂疑本義動字從文言是以動而有
悔也動字來繫辭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不動何悔洪範
曰筮龜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動凶大抵占得凶咎悔吝皆宜靜
不宜動也
朱子曰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當極盛之時須慮其亢
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大抵于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
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如當堯之時須交付于舜否則堯之

後天下事未可知。白雲郭氏曰、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蒙引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日而歸相印、其庶幾乎非苟知之者。○ 訂疑以上數條、教人處亢之道、皆吃緊爲人處、然君臣之說、亦舉大者以例其餘也。

蕭陽張氏曰、天地之道、以六陽遞相往來、生成萬物而无窮。陽氣至此而盛極、陰氣將生、而推之、苟不能窮上返下以知變、是之爲亢、非久而不窮之道也。 訂疑此就卦氣上說。

梁山來氏曰、龍之爲物、始而潛、繼而見、中而躍、終而飛、至秋分又蟄而潛于淵、此知進知退、變化莫測之物也。九五飛龍在天、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若復過于此、則極而亢矣、以時則極、以勢則窮、安得不悔、 訂疑埤雅云、龍秋而降、則蟄寢于淵、愚謂此乃以一歲之時論龍之大出入耳、其實龍之爲物、見躍飛之時甚少、潛淵之日最多、自秋分至春分、固是常潛、自春分至秋分、時飛時潛、變化不測、則潛見躍飛亢等象、皆在春分以至秋分時取之、不必如埤雅必秋而蟄、始爲潛也。精確之至、前人未嘗見及。

通論雲峯胡氏曰、凡卦爻有占无象、象在占中、有象无占、占在象中、如乾初二四五上、分象與占、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皆占辭也、而曰終日、曰夕、象在其中、 訂疑以終日與夕作占中之象、余已駁之于爻辭下。○雙湖胡氏曰、文王于乾无所取象、蓋以乾卦畫即象、而元亨利貞直占辭、周公始象六爻以六龍、至孔子大象方有天之名、說卦方有馬之名、而爲首爲君爲父爲玉爲金之類、始大備、後之象學者、各據三聖而論、庶无惑于紛紜之多端也、

沙隨程氏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爲聖人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爲技術、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王仲淹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訂疑景純死于逆敦、正所謂得正而斃、不必爲凶者也、文中子亦目以亂常、大非確論、程氏引之何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程傳无爲首則吉也、 訂疑猶言不爲魁、此占法也、另一義、即本義胖牽羊悔亡之意、又曰、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 此言剛尚不妨、但以爲物先則凶也。○語錄乾已至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下先、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爲首、 訂疑似陳嬰母告陳嬰之意、以之釋无首全不合。○或

問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為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朱子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用九當如歐陽公說方有情理共解易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然若說為天下先便是人主方用得以下便用不得恐不如此

訂疑程子謂為天下先者非指人君說猶云君子之于天下也其天下字原活被朱子解得死了程傳多意圓而語滯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與小象天德不可為首言太剛不可為物先无以太剛爭勝凌人耳如程子之言既欠分曉而朱子又解得欠圓首出庶物何以云乎

程子曰荊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

本義言凡筮得陽爻者云云至即此占之〇歐陽氏曰乾坤之用九六何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言之則餘可知耳〇朱子答虞士朋曰用九用六當從歐公說為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就此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見其一隅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本義剛而能柔吉之道也〇蒙引朱子作張魏公行狀末述其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為乾矣夫必遠好色必去小人必安社稷必服四夷乾之剛也至于禮臣下恤百姓虛心取善舍己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至于犯顏敢諫捐軀盡節可殺不可辱可用而不可使為非義託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此說與乾用九之剛而能柔及坤用六變而為陽之類亦有相發明者故並錄之

洪大法曰君道貴剛又不可純任剛不剛則褎情萎爾見謂柔道而遇敝俗究也骫奸純任剛則慘礉操切見謂苛政而制悍民究也激亂剛以柔用粹乎不見其剛如見羣龍无首者則善

用其陋而不遇矣故言見是旁人見之

訂疑揲蓍者陰陽老少畫為口--一乂以別之不知始于何人此必後人所為也觀用九用六之文則知聖人畫卦止一奇一耦揲蓍之際遇老陽則止書一九字遇少陰則止書一八字遇少陽則止書一七字遇老陰則止書一六字而已无口--一乂之別也且此四者之畫全无義謂而人皆因之非也

彖曰

本義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

程傳卦下之辭為彖孔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　梁山來氏曰乾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彖之經也此則孔子贊經之辭彖之傳也故亦以彖曰起之

訂疑程傳來氏皆不見古本易經故云彖曰二字王弼所加乃今易非古易也朱子依古易作本義其卷之三下低一字立彖傳上三字又一行低一字釋曰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似此此段傳字方有所指今易本義乃明成化中奉化縣教諭成矩依永樂間諸儒所集大全而單刻之其次序一依今本遵一時之功令也此段本義于經文无所安頓而又不可去之姑附于彖曰之下亦愛禮存羊之意然其間傳字无着落矣此余所以有古易本義之刻欲天下共見之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程傳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兼四者

朱子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讓是禮之端是非是知之端　訂疑此偏言也若无惻隱便无下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　謝上蔡言讀史能成誦程子曰是玩物喪志謝面赤程子曰此便是惻隱之心正此意也到辭讓也是仁發在辭讓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　此專言則包四者也又曰若能知得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便是偏言則一事者

本義此專以天道明乾義　蒙引曰專者乾所該尚廣天特其成形之大者　訂疑所該尚廣當以說卦傳廣八卦之象者推之如君父金玉之類

本義元大也始也　蒙引彖辭元字只訓大者以本文无始字

意也。此以有萬物資始句。故兼言之。乾元之大。亦于萬物資始處見之。

本義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蒙引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元自是天德。天之四德。帝出乎震云云也。萬物之生長收藏萬物隨帝以出入之謂也。故論天之四德。往往于物上見之。○問天德之元在何處。萬物從何處資之以始耶。曰、天之四德默運于冥漠之中。而萬物之所以為元亨利貞者。雖其机之所動耳。今只以一粒粟言之。各有一點生意。即便是天德之所在。机之

所伏也。故其机發動之時。一段滋潤之氣。是得于乾之元。至其露生之時。則得于乾之亨。既而得其利。而向于實。得其貞而實之成。無他也。氣候所至。而物隨之。物固莫之能為也。而天亦莫之為也。蘭氏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物之生由于地。不知天以乾之氣為之始。亦如人之生于母。而不知資始于父之元氣也。始之于未生之前。生之于有始之後。

陸庸成曰、元即太和之氣。載性命而出者也。○演曰、資始、即資為性命太和也。訂疑萬物品物皆以植物言。

本義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訂疑朱子語錄、于程傳詳之、○蒙引物物各具一太極。自其資始之時。其陰陽會合冲和之氣。渾淪全具。而所以亨利貞者。悉已該載于其中而无遺矣。○性理大全四時篇朱子曰、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起。渾然是一箇發生之氣。此可見元之統天。○資始者、偏言之元也。統天者、專言之元也。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逆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此即四德之循環无間者也。

梁山來氏曰、資始者、无物不有也。統天者、无時不然也。无物不有。无時不然。此乾元之所為大也。

飛航講意乾、天也。元亨利貞其德也。天德始于一元。大哉乾之元乎。其无物不有。无時不然者乎。天以生物為心。而元則其生之始也。生理一動。萬物之始。其性者資之。生氣一動。萬物之始其形者資之。然豈但始乎物已哉。自動至靜。自通至復。皆一元之流通貫徹。其乃統天德之全乎。莫衆于萬物。而元始之。莫大乎天德。而元統之。元之大也何如。

朱子曰、元亨利貞理也。有此四段氣。也有此四段理。便在氣中。

○洪大法曰、始亦氣之始、不過生意萌動耳、若畧涉于形、便是坤之資生了、亦不可分理氣、天地間、止一團元氣運流、有氣則理便具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本義此釋乾之亨也、○蒙引不必依誠齋氣亨形亨說乾之亨、只在品物流形上見、雲行雨施一句、猶下段乾道變化皆與起下文之辭、○品物之所以流形者、乾之亨也、當以萬物資始例看、形字對氣字而言、資始時還是氣到這裏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于中、流形者呈露于外、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程傳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語錄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或問程易是說聖人明之耶、抑乾道明之耶、朱子曰、此處說得鶻突、但遺書一段明說人能明天道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以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人能明之也、○雲峯胡氏曰、一爻有一爻之位、則各有一爻之時、六位時成、泛指易六虛言、時乘六龍、專指乾六畫言、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故孔子首于乾彖發之、○吳臨川曰、時之為時、莫備于易、夫子于六十四卦彖傳、獨于十二卦發其凡、而贊其時與時義時用之大、一卦一時、則六十四時不同也、一爻一時、則三百八十四時不同也、始于乾之乾、終于未濟之既濟、則四千九十六時、各有所值、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時之百千萬无窮、而吾之時其時者一而已、○梁山來氏曰、大明者、黙契也、終謂上爻、始謂初爻、即原始要終以為質也、觀下句六位二字可見矣、六位者六爻也、訂疑不如胡氏云泛指六虛、六虛指初二三四五上言、六爻則指九與六言矣、時者、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之時也、爻有定位、故曰六位、繫辭傳兼爻與位言、此彖傳專指虛位言、原不同、來氏見未徹、

訂疑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六十四卦皆然、解者當將此二句且泛就六十四卦（泛是六十四卦皆然）先說一番、說完然後渡入乾卦云、如在乾卦則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乾卦六位、各以時成、在初時則成潛位、在二時則成見位也、知其如此、却時乘六陽以行乾道也、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云云、全不用可也、東萊呂氏曰、乾之六位、自古至今、隨在各足、何嘗不成、但人不能明乾之終始、故不見耳、苟大明乾之終始、則事事物物中六位歷歷森列、應時俱成、更無漸次、訂疑此以六位時成就人事

上說不就卦爻上說蒙引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流宇
宙之間足供人用而不窮只此乾之六龍亦无日不周流于天
下天下之人隨其分位用之皆无欠缺者也
程傳卦之初終乃天道始終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
謂以當天運○程子曰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
時乘六龍以當天事 訂疑傳時乘六龍句未分曉○雲峯胡氏
曰大明是知御天是行
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爲元也
朱子曰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无

以生非貞則无以終非終則无以爲始非始則不能成終此如
循環之无窮此所謂大明終始又曰六爻之位皆四德之流行
也初九々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
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蒙引時
乘六龍豈必潛而後見見而後惕惕而後躍哉不過六者之時
出爾或有終身潛而不見者或見而居潛之先者或有終身惕
而不躍者或躍乃居惕之先者豈得拘四德之流行哉
訂疑本義雖不如程傳然猶渾淪至于語錄初九々二之半謂
元之說則割裂牽强甚矣此必一時未定之見

蒙引此是說有位聖人事聖人雖在聖人之位然亦有時當謹（如此說）
密處（則九五聖人之一身方可以兼潛見惕躍飛亢）此便是時潛而潛時乎布德澤以及物便是時見而見至
于乾々業々思患豫防便是時惕而惕或事有應而發因時而
動者便是時躍而躍時飛而飛則如開明堂受朝賀之時是也
時亢而不與之俱亢則如堯禪舜々禪禹之時與亢高而不危
滿而不溢處皆是也此便是時乘六龍便是御天則是聖人一
身常御乎乾之六龍六龍常出沒于聖人之一身矣皇極經世
書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无轍迹也○乘龍御天只
是時中（確甚）

本義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
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蒙引聖人時乘六
龍以御天則天下之人亦咸有生意如萬物資始而品物流形
者若曰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未也但要見元亨是聖人底若到
利貞之時天下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是聖人之功業結果成就
處故爲聖人之利貞也○洪大法曰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不
過一時之運而因見六位即此一時之成由是乘此六龍變化
之妙運諸南面聽治之間張弛闔闢與時偕行彼資始流形之
化皆在我矣此聖人以天道生萬物者生萬民而開萬國咸寧

之基者豈不足配天之元亨
衆引一說聖人得天位、行天道、則是達而大行者、故以為元亨、此說似更明白、然非正意、 訂疑 此是正意與本義聖人得天位行天道之說相合。衆引前亦云然。茲復謂非正意何也。又曰、小註朱子當天運之說、他當御天二字是也、而與本義不合、 訂疑 程傳曰當天運、程子語錄又曰當天事、本義曰行天道、三者一意。皆解御天二字。何云不合乎。恐衆引誤以當天運為得天位故曰不合也。竊謂本義云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蓋六爻龍（本義細心處）中有飛龍。故以得天位貼乘六龍。行天道貼御天。致太平貼咸寧爾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疏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二句、申明乾元資始之義。變、謂後來改前、以漸移改、謂之變也。化、謂一有一無、忽然而改、謂之為化。

程傳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付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

朱子曰、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 訂疑 用疏意。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用程傳意。○彥陵張氏曰、變化、四時俱有是也。○演

乾道變化、就天道本體默運元亨利貞推遷代謝上槩說、不可以變化二字作變為元亨化為利貞也。

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無所不利。 訂疑 無所不利、本文言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衆引或泥本義謂乾道變化為利、各正保合為貞。然則首出庶物、猶乾道之変化也、亦將以首出庶物為聖人之利乎。萬國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亦將以萬國咸寧為聖人之貞而不為利乎。愚意各正保合、雖合為乾之利貞、然細分之、各正者、利也。保合者、貞也。文言本義云、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非即此之各正性命乎。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非即此之保合大和乎。 訂疑 保合時候最長、自流形以至結實之後、無非保合時也。蓋資始無多時。所謂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也。流形與保合、相為後先。時候俱長久。但流形後即保合。而保合視流形又久也。且本義云、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謂其只是一時事、而不宜分屬、不可也。

蒙引或疑自萬物資始時性命已各正了殊不知各正性命是成性時節若資始流形猶是繼善境界

訂疑資始流形相去无多時才資始便流形才資始流形便已 以六方精當推聖人復是不能易 各正性命了非資始流形時尚混淪未分到正秋時方分別各正也如蒙引云流形時尚屬繼善則流形猶未着于物矣奚可也盖繼善成性與資始流形各正保合之說原不相妨在繫辭傳繼善屬資始則不言流形而已熟亨字在內矣成性屬各正則不言保合而利貞已在內矣不似世儒區々立定春夏秋冬以為元亨利貞之界限而牽聖人之言割裂以殉其說也若必

分配四時四德試觀萬物之生固多在春而流形亦不必在夏也遂與成又皆在七八月間且有當夏時而已成者矣其必至冬而成者有幾哉聖人說理只是畧言大槩必截然分明須如程傳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又如本義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實貞則實之成也方為分明而聖人作為彖傳與文言所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云々至不言所利大矣哉又何嘗拘々然也

蒙引通書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只言各正性命則該了保合大和矣朱子註云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于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亦只見得是得于有生之初何也盖通書本文是就天與人物一賦一受之交接處說也

訂疑虛齋知此又何疑各正是資始時事之說哉各正是萬物受質來便各有族類不可混殺追至生意各足无少欠缺方可謂之保合大和也 說得好 或曰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是謂向日得于有生之初者今始各正也曰如此則全于已生之後者又當在保合大和之後耶 此說足自正前說之誤

本義大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蒙引此就物言无一物无陰陽其會合便冲和少有欠缺便无此物矣所謂一物元来有

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 訂疑邵子詩以人言此借来指植物說

訂疑本義无所不利朱子之意取以釋利貞之利至釋文言不言所利却又曰不言所利者貞也前後自相矛盾不知文言乾始能以美利々天下云々乃賛乾元之大爾非復釋卦辭矣窃謂此處本義无所不利四字刪之更好 朱子文功臣

杜光本曰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字如此說方是變化四時俱有與他處變化字不同也 至精无弊非疏傳可及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傳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訂疑此亨字乃借為韻脚以叶上下宗從寧三字爾非以為元亨之亨也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本義聖人在上云云至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蒙引聖人之大寳曰位故首出庶物專以位言所繫亦非輕既首出庶物則便有道以及人矣故云猶乾道之變化也豈止擁虛位而已哉

梁山來氏曰乘龍御天乃聖人王道之始為天下開太平至此則雖端拱萬民之上如乾道變化无所作為而萬國咸寧亦如

物之各正保合也乘龍御天之化至此成其功矣此聖人之利貞也訂疑上曰乘龍御天似有為也此云如乾道變化无所作為蓋本繫辭傳蓋取諸乾坤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為言也可見蒙謂聖人乘龍御天无時不然乾道變化亦无時不然但行其无事元一有為而復无為蓋贊頌聖人之治天下全說不著只是行其无事而言帝王所共耳則乘龍御天與首出庶物一也○洪大法曰首出庶物引起下句當乘龍御天時張弛卷舒為民生計者已无不周此不過垂緒端冕以聽天下之自治而萬國各遂生復性一萬物之各正保合也訂疑首出庶物卽在乘龍御天時猶乾道變化卽在乾元資始時也

朱子曰首出庶物須聰明睿知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訂疑此以首出句兼德位言另一意也○蒙引首出庶物專以位言其德字只在聖人二字內中庸註曰聖人在天子之位則聖人主德明矣

朱子曰這卦大槩是說聖人得位底訂疑正肯若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亦不妨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若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垂教後世便是萬國咸寧此說欠平寔不必然也

本義其以聖人而言云云至並行而不悖也

訂疑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釋卦辭而取其大者以例其餘也

餘意或問贊易之贊朱子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也○又曰凡彖辭象辭皆押韻訂疑古本易經彖傳象傳韻皆可叶朱子所依以作本義者也

象曰

疏十翼之中第三翼

訂疑象曰二字王弼所加朱子本義原本削之乃于卷之五下低一字立象傳上三字其本義又作一行低一字書

本義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訂疑本義此條須如紫引總作一句讀若稍頓作數句讀則周公所繫之辭句竟似以象傳爲周公所作矣紫引卦之上下兩象爲大象言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爲小象言今人多解不通今之所謂大象小象者乃大象傳小象傳也若論象之正義則此卦乾下乾上者卦之上下兩象也初九潛龍勿用至上九亢龍有悔者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易瑩以贊卦象故曰大象以贊爻象故曰小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疏此大象也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萬物之體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故謂之象象在彖後者彖詳而象畧也是以過半之義在彖而不在象○訂疑疏所謂彖象皆傳也繫辭傳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蓋謂經也

本義天乾卦之象也云云至非至健不能也○潘氏夢旂曰六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複之義乾坤純體也故直曰天行地勢云 以健作乾而趙氏轉關據

本義君子法之云云○紫引凡君子以等皆以見成者言而時文所云君子法之當何如皆失其旨矣○訂疑本義雖云君子法之然觀明夷彖傳云文王以之箕子以之以之猶言當之皆舉見成者言孟子曰文王也孔子也亦然又如比卦豫卦觀卦噬嗑卦復卦无妄卦渙卦皆言先王亦皆舉見成者言之○自強不息四字一串猶云至公无私健而无息爾孔子之意只要把自強不息配天行之健初无一層工夫一層效驗之意本義謂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者乃推原所以能自強不息處明人之不能自強不息者人欲害之也猶孟子集註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大學章句心无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

常舒泰者此朱子教人意也○鄭孩如曰天不息人受此天命亦不息此君子便是聖人以字言其能如此也不是方去體易

訂疑大象中君子多不必盡是聖人若反之身之以至于聖人亦可稱自強不息矣○飛航講意人得天之理以成性亦未始不健凡人私勝志惰則失其健矣君子克其情欲之私勝其宴安之氣則合動靜貫終始其純亦不已亦如天行之健矣○洪大法曰天行不已天之所以爲健也聖德不已聖人之所以爲健也君子乃聖人之通稱克己勝私工夫已在前此是養成地位安可看以字爲着力本義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乃是勉

然訂疑然當作人不可用出此自正說但朱子補此一句乃是
他推原所以能自强不息乞紫為人處

訂疑以天之高且遠不知其幾千萬里也而天行一日一周且不知其幾歷元會運世而長長如此人生其間百年之內情勝志情一日之近一事之細且或作或輟不能要其終一室之內四境之中且此疆彼界不能周其謀孰曰成位其中而仰焉不愧哉觀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日躋文之緝熙武之執競孔子之憤樂忘老顏子之語焉不惰為能無愧于天爾

大象傳總是言六十四卦之理造化有之人事有之所謂畫前原有易也如乾在造化則為天行在人事則為自强不息如坤在造化則為地勢在人事則為厚德載物餘卦倣此總見易道之大三才不能外而人之一身備六十四卦而可與天地參也蒙引天行健者在天之乾也自强不息者在我訂疑我當作人之乾也而與天相當矣諸卦倣此自强不息即君子一身之天行健也此正是以人當天處自此以下謂厚德載物等又是人事中六十四卦象也

雙湖胡氏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象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

訂疑謂自强不息之類若天行地勢等則名卦繫辭者皆已求之矣

訂疑象傳小象傳皆釋經之辭間或附以己意耳獨大象傳乃夫子所自作發前聖所未發仁山金氏所謂辭簡義精體明用切自當為夫子之一經者也故余謂當與伏羲之卦彖爻之辭並列為三不當與象傳小象傳同例而視矣蒙引云卦名卦辭之說有限而聖人胸中義理無窮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此是六十四卦之象自有六十四卦之名也自君子自强不息至君子慎辨物居方此又是人事中自有六十四卦之象也

凡此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又夫大象蒙引云大象之例如乾之自强不息是以在人之乾言坤之厚德載物是以在人之坤言推之諸卦大抵皆然

大象之例有二有順而相準者自强不息之類是也有反而相制者作事謀始儉德辟難振民育德厚下安宅遠小人不惡而嚴用晦而明同而異反身修德懲忿窒欲永終知敝享帝立廟是也

諸大象傳中以字朱子訓法諸儒訓用其實只是閒字君子見成己如此而後來學易之君子其當如何取法取用意自在其

中矣或曰乾九三本義君子指占者言此大象君子何不可就學易者言乎曰大象中有言先王者豈亦指後學言乎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本義陽謂九下謂潛 訂疑潛當作初（下潛潛決非本義本意）觀上句陽謂九可見 變湖胡氏曰小象于乾初曰陽在下也于坤初曰陰始凝也陰陽之稱始此蓋以六十四卦之初爻爲諸卦之通例 訂疑下之一字以下爻爲初也下字從上九上字生出陰始凝也始之一字明下爻爲始也而上爻之爲終可舉矣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雲峯胡氏曰小象提出一德字見九二所謂大人者以德非以位也

訂疑或曰龍見便有雲雨之施聖人見便有德澤之施愚謂在田者據今日而言也既見則有不終于田之勢矣德施普與天下文明皆以既見之後言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孟子曰不得志修身見于世見字對隱字看非謂其已得位也但不似否特之儉德辟難爾小象有逐句釋之者需初九小象是也有單舉上句而寔兼下句釋之者此及下文終日乾乾是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程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程子曰往来皆由于道也 進齋徐氏曰反復往来必由于道動循天理雖危而安也 訂疑以上諸說看反復字道字皆重

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訂疑復作覆音父此看反復字稍詰與程傳及諸說不同 洪大法曰或曰道即德業反復即惓惓進修初无他意此解似无害 演曰道本无止息體道之精神亦與道常運片念稍息便與天行不相似今乾而又乾无一息停止反復是道而畢其无涯之量耳道上不肯虧欠所以履危无咎此會通文言數節而言極好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本義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蒙引孔子何爲獨許其進周公何爲不遽許其進周公之意周則孔子失于迫促矣孔子之意斷則周公失于狐疑矣大抵進无咎是承或躍在淵非決其疑也

訂疑以文言觀之欲及時也自試也乾道乃革其決之者凡三或之者疑之也其疑之者惟一可見決之者本意也疑之者釋或字之義餘意也本義不必進也句特以足爻辭或字之意爾其寔不用此句更好又嘗觀鴟鴞之詩曰或敢侮予或者疑辭孔子曰誰敢侮之亦決辭也大抵聖賢讀書前人所疑者可以

理決之如必彼疑亦疑若蒙引云云何貴乎謀斷兼資乎
杜光衣曰本義以可以進釋進无咎而又曰不必進也固以足
爻辭或字之意蓋亦恐後世以小象進无咎也句藉口而維持
風教杜漸防微耳可以進而不必進文王是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程傳大人之為聖人之事也 訂疑造徂早反為也此鄭玄之說
本義造猶作也 訂疑以文言聖人作之作解造字確而有據
小象以大人釋龍字以造釋飛字可見伊川何見不及此爻辭大人即指九五而
程傳所謂利見在下大德之人不可為正意矣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進齋徐氏曰盈謂陽極不可久謂陰生 訂疑徐氏與胡雲峯皆
以陰陽消長之理言另一意也 以盈釋亢字以不可久釋悔字 亦
此正意 人知其不可久而防于未亢之先則有悔者无悔矣
陰陽消長之意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訂疑爻辭程傳云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遺書云天德不可
為首言乾已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
敢為天下先總言剛而不為物先或為物先而不以剛皆无妨

但說剛矣又為物先則不可也愚謂陽先陰後天下之正理古
今之通義也何云剛不可為物先乎剛不可為物先則必以柔
為物先矣于坤之先迷後得又不合矣此程說之難通處至此
節程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全不可
解
東萊呂氏曰乾為萬物之首非有心首萬物也雖為首而寔未
嘗為首也老子竊无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所以
致其先跡雖不為首而心寔為首也觀此可知老易公私之辨
訂疑此重看為字未免穿鑿其言老氏之私則是而解不可為

首之義則非也
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 訂疑上句全用程
傳之意下句以己意補之
訂疑天地人三才莫不貴陽而賤陰貴剛而賤柔伏羲畫卦周
公序卦皆以乾為首何云陽剛不可為物先天下之人之事又
豈陰柔者所能統理而倡始者哉竊意非陽剛不可為物先但
慮大剛則折當以柔克之使之善用其剛也九為老陽老陽當
變為少陰少陰為八何不即曰用八曰雖曰老陽變為少陰不
過揲蓍者別畫少陰之畫以為之卦而本卦老陽故自在未嘗

遂爲陰爻也繫辭傳曰剛柔者立本者也指本卦之老陽老陰見在者而言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指之卦之老變爲少者而言也本義當云太剛不可爲首不宜仍程傳陽剛不可爲物先也朱子曰六陽皆變有羣龍无首之象君子法之當謙恭卑順不可爲天下先非謂天德不可爲首也　訂疑此亦陽剛不可爲物先之說又明與彖傳相左

訂疑朱子本程子之意總是說不可出頭做事恐孔子未必全教人避事如老氏後其身而身先之意也朱子又說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按朱子此意于見羣龍无首本義用之然彖傳却又不用而用程傳何也豈爲其與不可爲首四字語氣有不順乎後儒因此而有天德无首之說姚承菴曰潛見惕躍飛亢何者非天德之用事中間却自有時乘之妙蘇紫溪曰天德本无首也使天德而可爲首則分六龍爲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无端也愚按二說本之張子厚子厚正蒙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然張子此段是說乾元統天之意而張子之說又本之老子老子未見孔子之傳其言別是一端張子姑取其偶合于乾元統天終始之意而引用之耳非正釋用九之義也姚氏蘇氏因象傳有天德不可爲首之語遂推爲如環无端之說乍看似勝程朱然細思之只宜于象傳用之爾如象傳果是此意孔子何不以天德不可爲首句用之象傳而用之用九乎

陽剛不可爲物先陽剛當作太剛六陽皆變而吉謂乾六陽皆九也

文言曰

疏此是夫子第七翼也　訂疑至魏王弼始增入乾坤卦而加曰字

本義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

訂疑本義原本卷之九下別一行低一字書文言二字无曰字又別一行低一字釋曰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云云統本義原本則文言二字乃是總稱元者善之長也至坤卦之坤至柔而動也剛以下爲文言也若加曰字于文言之下元者善之長也之上則文言是專謂此節而初九曰以下至坤天玄而地黃皆貫不着矣且令後學誤認象曰象曰文言曰七字爲出于孔子與門人之筆此王弼亂易所以爲聖賢之罪人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程傳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于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訂疑末二句未圓舊疏皆以此四句爲天道程傳始以人性發明之而本義因焉

紫引元亨利貞在文王只爲占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文言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見乾之四德无不在 訂疑彖傳本義云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今按四德之說文言始然彖傳中何嘗分爲四德哉

梁山來氏曰乾道所包者廣有在天之元亨利貞有聖人之元亨利貞有在人所具之元亨利貞此則就人所具者而言也 訂疑以此節爲就人所具言勝紫引 ○ 彦陵張氏曰首節就性之本體說與來說同

紫引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四段只是推原在人之元所以爲善之長云云必連天地之德俱說者非唯可見天人一理又可見萬理一原且生物之始通遂成云者非特天有之凡物之理皆然也 訂疑朱子解釋經傳多從原頭上說來如中庸章句解天命之謂性修道以仁誠者天之道也孟子章句解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用此例

紫引春夏秋冬當不得元亨利貞本義只是將來配屬他其所以當不得元亨利貞者蓋盡六合之間无時无處无此四段大運有大運之元亨利貞一年有一年之元亨利貞一月有一月之元亨利貞雖至微之物其一年一成皆分此四段若拘于四時則物亦有春夏便結果者是无利貞矣

紫引程傳云云分明以元亨利貞就人說可見本義前段之言

訂疑指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等四句全是推究大理原頭之辭不可以元亨利貞四字屬之天也四箇者也字聲氣自相喚應豈容說在天之元在人乃善之長也云云不成文理矣 ○ 元者善之長也此元亨利貞四字就作仁義禮知四字看觀中庸及孟子章句所引元者善之長也可見

訂疑若以此元亨利貞四字就作仁義禮知四字則利者義之和也不應云義者義之和也愚按只宜如本義將(前後諸者字以加)元亨利貞四字縣空放在上面任舉一時一物莫不有此四段則元亨利貞依舊還是易辭隨聖人移來說在何處天道也說得聖人也說得萬物也說得人性也說得君子也說得故于時爲春特取象傳所及者而言爾若推之于月則爲上弦以前于日則爲子丑

寅亦可也于四方則爲東于五行則爲木亦可也于人則爲仁
加一則字（看本義細註）見此節所重在人道上句舉四時借天道作原引子
以形起人道爾且以爲第五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段作張本

善之長也句

朱子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爲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處
亨利貞皆是從那裏來仁義禮知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理之
首義禮知皆從這裏出爾

問程傳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朱
子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生物

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時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已具
後面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辭讓是禮之端羞惡
是義之端是非是知之端若无惻隱便都无下面許多羞惡
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讓也是仁發在辭讓上到是非也是
仁發在是非上○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
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
之成若言仁則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
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讓也是仁去那
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知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
禮知○元只初底便是如木之萌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
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雞雛可以觀仁是那嫩小底便
有仁底意思

彥陵張氏曰長字熟得之最先統之最完二意

訂疑程子朱子以元亨利貞爲仁義禮知者從下文體仁合禮
和義等字看出元亨利既屬仁禮義則貞非屬知而何

嘉之會也句

朱子曰萬物到此皆盛大長茂无不好者故曰嘉之會嘉是美
會是聚无不盡美處是亨蓋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

盈咸遂其美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爲會須是
會聚衆皆如此方謂之會 訂疑朱子此段只說得于時爲夏以
上三句而于人則爲禮句未之及也

梁山來氏曰亨者自理之顯著而言即在人之禮也此天理之
節文禮之體也存乎性三百三千左準繩右規矩此人事之儀
則禮之用也存乎事乃嘉美之會聚也○彥陵張氏曰此就性
體无文上體認不在外面儀文上○孫質庵曰吾性中有无體
之禮所謂天理之節文具在吾心也體之爲齊莊中正出之爲
恭敬辭讓故曰嘉之會若把品節所著見來說是說了三百三

千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洪大法曰、品節所由著、儀文所由秩、
訂疑亨于時爲夏○萬物至此○皆盛大長茂○无不好者○故曰嘉之會○分明是說發見顯著者說○如何云只在性體无文上體認不在外面儀文上○如何云若把品節所著見來說○是說了三百三千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蓋性之四德○雖俱在內而禮義二者○却須于發用上見得○雖于發用上見○而實由性內流出○故文言一則曰嘉之會○一則曰嘉會足以合禮○嘉會皆說發見上說也○一則曰義之和○一則曰利物足以和義○義之和利物○皆說

制節上說也○試歷觀經傳中聖賢言禮義處○皆就發見上說○无說性體无文上說者○即中庸言禮之德○亦只就齊莊中正上說○獨孟子以恭敬辭讓之心言禮○然一則就端緒之發見者說○一則就性之發于情者說○亦未嘗專言无文无體之禮也○蓋禮是有品節儀文底物事○若不把品節著見者來說○便无據了○但上節是懸空說箇理在此○引起下節君子體仁一段○以見元亨利貞四德不惟聖人有之○即大賢以下之君子亦有之爾○

義之和也句

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或問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朱子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處解得未親切○訂疑指程傳○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朱子曰、義自然和○不是分外又討箇和○

朱子曰、義有箇分○如親親長長是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義、當作分○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是不和○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處安得不謂之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即宜也○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得其宜○不逆了物○即所謂利○訂疑親長君臣父子等舉其例耳○非謂義專在名分上○本義所謂得其分之和○分字○指

得宜○一事一物○莫不有分○○演曰、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和合于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安斯和矣○推開便活○朱子亦未嘗指定君臣父子○玩至如二字可見○今人指定尊卑上下、泥矣○

槩引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若曰、利者義也○猶未爲盡○必義之和然後見義○非徒嚴也○

訂疑嘉之會重會字○義之和重和字○嘉之會會字○如齊乎巽之齊字

事之幹也句

梁山來氏曰貞有三義知也正也固也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者知也知事親從兄正也弗去固也允事或不能正或正而不固皆知不能及之是以不能擇而守之非是非確然不可移易者決不能貞固所以為知之事

朱子曰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知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應却无次序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本義以仁爲體云云○蒙引君子內而心之所存无一念之非仁外而心之所行无一事之非仁則仁自我出而我其仁之體也此之謂體仁夫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體仁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長人明是君長之長所謂仁者宜在高位也

訂疑程子曰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兼四者君子體仁正程子所謂專言則兼四者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論語主人達人本言愛之理也集註云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无間矣此言愛之理而及心之德也君子體仁本言心之德也本義云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此言心之德而及愛之理也足以長人句然後天下豁然信其有餘裕矣

嘉會足以合禮

本義嘉其所會云云○朱子曰嘉美也會是齊集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都輳到此故謂之嘉會 訂疑此上節意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无不中禮人之修爲便處處要好不特只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也又曰須是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大小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則所會皆美所以能合乎禮也○蒙引嘉其所會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得恰好方是嘉會字說得闊道理在日用間隨處充滿无少欠缺是以禮之條目至于三百三千之多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也

利物足以和義

本義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 訂疑利宜也○朱子曰老蘇論此謂慘殺爲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如此則義在利之外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爲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是有內外之辨君尊于上臣卑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爲至于天地萬物无不得其所亦是義之和耳此只是

義中便有一个和

訂疑朱子駁蘇氏之論甚是而其所自為說只是義中便有一个和又似分義與和為兩層者乃禮之用和為貴之說也亦欠渾融○彦陵張氏曰利物利字即宜字使天下之物各得其宜而不相混亂即此便是和自物理之所宜而安焉之謂利自物之得其安而无所乖戾之謂和

貞固是以幹事

東萊呂氏曰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錯認朴拙為貞固爾不知疏通者雖取辦目前然不正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者為能幹事也

本義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云云○梁山來氏曰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此貞固二字之義也訂疑此處貞固字與他處不同以其要切智字故知也正也固也三義缺一不可本義最確來氏前說因之矣至此乃遺卻知之一義何也

訂疑此節仁字會字物字貞字皆是見成字體字嘉字利字固字卻是着力字

杜光本曰知也正也固也貞字雖有此三義然卻以正義作主

蓋知者知此正也固者固此正也故訂疑以貞字與仁字會字物字一例作見成字看以固字與體字嘉字利字一例作着力字看

蒙引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知不蹙者乃能斷大事此說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貞固足以幹事

演曰造化至冬時不將生理收斂凝固則春來發生不茂人心不將實理固守則萬事何所依以立乎

或問四德一段朱子曰元者善之長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

雲峯胡氏曰體仁長人貞固幹事由理以及用嘉會合禮利物和義由用以及理

訂疑四德在天道有之在人道有之在聖人有之在君子有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也元者善之長也人道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也體仁足以長人君子也聖人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其知生知其行安行性之也君子者或學知利行或困知勉行反之也故體仁節作用力看无妨

下文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焉者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朱子曰乾元亨利貞把乾字當君子

本義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

訂疑左傳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

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以雖隨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按文言所引止此八句文亦大同小異本義云云似君子行此四德者二句亦穆姜之言界限欠明又左傳以解隨今以解乾亦不同

本義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

建安丘氏曰古有是言非出于孔子明矣特孔子繫易之時（訂疑繫當作贊）見此四字所該甚廣隨卦不足以盡之故削其辭而附于乾然元亨利貞在乾可以四德言他卦只當本文王之意而釋之也

訂疑此節皆性與天道之言周公而後非孔子无以及此特左氏引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辭爾而反謂孔子引穆姜之言誤矣歐陽永叔易童子問曾見及此而永叔謂左氏傳春秋皆不欲其書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晩而所著之書為孔子未生之前之説雖甚愚者不為何其過信左氏耶○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其推為古語者何以穆姜淫亂之人見不及此也

本義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訂疑繫辭上傳第七章本義云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

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第九章本義云故夫子嘆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第十二章本義云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據子曰字皆後人所加之説則十翼為夫子自著矣據文言此章本義及繫辭九章本義則十翼本孔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者又按仁山金氏因繫辭之子曰或有或无或問或答或引或斷槩以繫辭為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于乾卦文言之各以子曰答問者則以為門人无所附會深密明暢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是又以繫辭皆出于門人而乾卦文言有夫子之親筆與否不同也未知孰

是

杜光本曰元者善之長也至坤卦坤至柔而動也剛以下乃是文言之一篇故本義云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元者善之長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貞乃是篇中之一節故本義云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觀本義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二句是朱子竟誤以君子行此四德者二句亦為穆姜之言而傳者之意全揣摩不着矣

附陳□□講語 彖傳以天道聖人釋乾之元亨利貞（本義所謂此第一節中彖傳之意）此則發其所未盡之蘊也（通篇無訂疑相合）夫子恐後人觀彖傳但以乾之四德為天道之變化聖人之治平不曉此為性中之所有而自强不息之學或幾乎息矣故以人心所性君子盡性者言之元亨利貞一也在天道則為生物之始終在人道則為所性之始終自今觀之是元也乃人所得于天地生物之心未有眾善其理先具既有眾善其理无所不該、（訂疑四句欠妥）與乾之始物統天者一也是善之長也是亨也乃吾心自然之節文體之為齊莊中正而品節所由生出之為恭敬辭遜而儀文所由秩眾美由此總會與乾之品物流形者一也是嘉之會也是利也乃本吾心之裁制舉

凡尊卑上下之間（窄予看本義分字差了）莫不區處整齊使皆各得其所而出于心之所安是利為義之和亦天道之所以利物也是貞也乃本吾心之虛靈知得道理透徹隨事紛至沓來把持得定是非利害搖惑不得凡事皆依之以立矣是貞為事之幹亦天道之所以成物也是四德也人皆有之而能行之者鮮矣惟君子知仁為善之長而以之為體渾身皆仁慈祥惻怛滿腔皆是觸處即流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非盡所性之元乎知禮為嘉之會而嘉其所會隨事以盡其美一時湊集經之曲之等之殺之則无一事不由于禮之中而足以合禮矣非盡所性之亨乎知利本義之和則以之利物物本有自然之利因其相安相協者為之區別使之各得其分則雖有區別實不相悖戾利為利原如此不足以和義乎是盡所性之利也知貞為事之幹則貞而固之寔見得是寔見得非惟一于正而執守不移无少偏倚无少搖撼萬事萬化皆依之以立矣不足以幹事乎是盡所性之貞也夫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則有以行元亨之德矣利物和義貞固幹事則有以行利貞之德矣在天之乾則元亨利貞為四時之行在君子之乾則元亨利貞為四德之行惟君子為能配天惟君子之行四德足以配天

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蒙引自不易乎世以下句句皆是龍德之隱非尋常之隱者而已也不成乎名凡一材一藝率欲出而成名于世初則恬然退處不出以求成其名也訂疑不易乎世二句不可說韜晦斂德以乾卦非无道時也
雲峯胡氏曰樂行憂違即所謂用舍无與于己行藏安于所遇聖人事也訂疑蒙引從之
進齋徐氏曰樂行憂違最說出潛龍意思初九備聖人之德從容无礙日用之間无非此道之流行意苟順適與物无忤則不私其有慶同于人陽之舒也此樂則行之之意也少有拂逆我心不快則超然順避不失于己陰之翕也此憂則違之之意也訂疑就日用尋常間說極是如孔子之蔬水曲肱顏子之簞瓢陋巷皆樂行也畏匡過宋微服而免即憂違也盧中庵亦如此說
本義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 ○ 朱

子曰在學者則勉强而行之在聖人則安而行之也 ○ 又曰乾一卦皆聖人之德非謂自初九至上九漸漸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位有不同耳德无淺深位有高下也
朱子答萬正淳曰易卦爻辭只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耳非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卦六爻自天子以至庶人自聖人以至愚不肖塞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惕躍飛亢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德无淺深也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傳庸信庸謹造次必于是也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 ○ 程子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而閑其邪者乃在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訂疑當以類推又曰閑邪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主敬敬只是主一也閑邪存誠如克己復禮作兩事是正義程子示人閑邪之功有實得力處皆程

先生身親歷過語

本義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彦陵張氏曰庸字要
看德曰龍德則出神入変似別有神奇不測道理不知聖人所
致力者止修其庸言庸行而已
本義无斁亦保之意○蒙引在常人未免有厭斁之時故有待
于保守之功文王敬常存雖未有厭斁之時亦不忘乎保守焉
所謂儆戒无虞之意訂疑不如云緝熙敬止程敬承曰閑邪存
其誠非謂待有邪而後閑也閑于无待閑存于无待存此至誠
无息境界

訂疑德博而化自程傳以來皆以正己而物正言之蒙引亦然
愚謂二時方見在田未遽得志澤加于民也正修身見于世爾
故下文曰時舍也其曰德施普曰天下文明乃既見以後事此
句對善世不伐當作大而化之之化說善者偏舉之一端德則（方與後日見于世之說相合）
全體也博即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施普文明後日事德博而
化乃平日事當與庸言之信等句一例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〻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
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〻之可與幾
也知終〻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

乾〻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程傳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〻之
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
者知之事也知終〻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
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
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
地而无咎
訂疑程傳只要將進德修業分知行○故其解知至知終四句○如
此費力蒙引謂德以心言未說到事上大抵是從知上來又謂

道理須是寔見得又可見進德所重在知上蓋見得寔則胸中
自然有定力矣是虛齋亦以進德屬知
朱子曰忠信只是寔其心之所發從知上來知得是非端的是
如此此心便寔吾心以為寔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
訂疑此似說大學誠意底事非此處正旨蓋寔其心之所發從
知上來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以上皆以進德主知言
程傳之說也
本義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蒙引或問忠信恐只
是發己自盡循物无違朱子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是修

辭立其誠了、愚謂大抵此處是以德與業對、心與事對、故忠信
全屬心、信字只作以寔之謂、此忠信把來對修辭立誠、則全是
內而主于心者、

訂疑 忠信雖云主于心、寔兼內外、該動靜、至見于事者无不寔、
方專就事上說、(至之二字乃是的據)爾下文知至至之、是進德之事、然亦必兼言至(進德富兼知行)
之、而不但言知至已也、倘專言知至、而无至之之寔功、德亦如
何得進、進德原兼知行、知固是得于心者、然必由于行而後其
知益深、故朱子他處解德字、必曰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即
孔子言崇德、亦曰先事後得、曰主忠信徙義、皆不離行也、董子

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可見德業原是一貫事、自其
理明于心則曰德、自其行成于身則曰業、非德自德而業自業
也、蒙引亦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每應一事、俱着一箇心為之主、
惟心之所主一于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又曰、須曉得德業是
一貫事、但有終始內外之辨、即此見前者朱子之答或問、為未
定之見、而蒙引德與業對云云、為太泥矣、朱子亦覺本義有
未盡者、故下文又補之曰、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
以居之、是又以德業串說了、

程明道曰、忠信為基本、修辭立其誠二句、此乃乾道、由此可至
聖人也、又曰、修省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之寔事、朱子曰、程傳內積忠信是寔心、擇言篤
志是寔事、明道論修辭立其誠、說得洞洞流轉、伊川以篤志解
立誠便緩了、

訂疑 修辭立其誠、明道作一事串說、本義從之、伊川作兩事平
說、按論語大學中忠信皆分解、門人記夫子以忠信為四教之
二、是忠信當平說也、則修辭立其誠平對亦可、但串說較省事、
于理亦不妨、然修辭立其誠、與閑邪存其誠句法相類、閑邪似
克己、存誠似復禮、克己了還要復禮、閑邪了還要存誠、克己閑

邪、是去其所本无、復禮存誠、是保其所原有、則復禮存誠工夫
又較密矣、修辭是見于事、立誠是涵于心、則立誠工夫又較密
矣、竊意忠信如持志、是徹始終一事、修辭立誠如養氣、是隨時
隨事用工夫、忠信是有為己之寔心、修辭立誠是有內省不疚
之寔事、

朱子曰、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寔、无寔如何會進、如播種
相似、須是寔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空殼子
放在裏面、如何會發、 訂疑 似以寔之謂信、忠信所以為寔者、如
孝須寔孝、孝之德方日進一日、弟須寔弟、弟之德方日進一日、

不實却无根了如何會進(同上意)今日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專釋進字意)

又曰忠信便是意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事事物物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

訂疑以上數條皆是在見于事上說忠信

朱子曰忠信二字與別處不同且如破釜甑焚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厮殺忠信便是有進心如此方會進德

訂疑将忠信二字如此說者因下文有進德進字故借勇銳之事相形亦以項籍之破章邯出于實心絕无計校利害之意也學者進德亦須如此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正是如此(相此死孔悝之類便是)但无知至知終一段故不得為聖人

本義修辭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　朱子曰修辭立誠就事上理會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脫空亂語誠如何立又曰修辭立誠只于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蹤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　訂疑即本義意

問立誠不在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訂疑本義修辭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朱子見得孔子言(此朱子之所以異于陸也)外宜有制行一節單言修辭不及制行似于修業之意未盡故補出見于事者四字見修辭當兼制行不言者省文也言又易至于不誠言而立誠行可知矣此如繫辭傳問焉而以言不及以行者省文也故本義云以之發言處事處事二字補夫子言外意也

問進德只是一般說至修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朱子曰修業居業是一意如逐日修作是修常常為此是守(杜光本曰守字不如還他箇居字)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業却須住居修業便是要居他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无忘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　德謂得之于心業謂見之于事

本義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　朱子曰忠信

修辭立誠○工夫之條件也○知至〻之○四句○工夫之功程也○○忠信進德○與知至〻之○可與幾○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〻之可與存義○這幾句○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〻新○居業、是日〻如此○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子○居業、是據見成屋居之○可與幾、是見得前面這箇道理○便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〻在這裏○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无奈何勉强去爲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爲善○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又曰知至〻之主在至上○知終〻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訂疑○不○(言)如○云○(改得○精○當)未到而要到之辭○

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到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進(當作幾)字貼着幾(當作至)字、至字又貼着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當作終)字○終者、只是這裏終○居(當作存)字貼着存(當作終)字、終字又貼着居字○〇問至字終字、其義相近如何、曰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此句未明)○至之、是須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那到處○兩箇知字却一般○遺書所謂知至〻之、主知也、知終〻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末句有誤○蒙

引云朱子謂上句重知下句重終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一知字○豈偶然哉○

訂疑至之者(知○至○〻○之○四○句○得○此○不○復意義、深○矣○)未至于是求至于是也○終之者既至于是即終于是而不遷也○方有分別○方與可與幾○可與存義相切○又與進字居字相應○

朱子曰、忠信修辭○大綱說所以進德修業之道○知至知終○又詳其始終功夫之序○

訂疑本文所以進德○所以居業○兩所以字○言其功夫之條件也○本義進德之事○修業之事○兩之事○言其進修之功程也○

九四本義內卦以德學言○朱子答萬正淳曰、乾〻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不是言先後修爲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進德○身則修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无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雖畧相近○而不相似也○訂疑此因張子厚正蒙云○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而云也○見經濟文衡前編第六卷、

訂疑前乎朱子者○程傳曰○君子之學如是云〻○明道曰○終日乾乾○凡大小事○只是忠信爲寔下手處○修辭立誠○爲寔修業處○未

嘗以此主大臣言也後乎朱子者蒙引曰居上位而不驕忘其尊也居下位而不憂忘其卑也此惟進德修業者能之梁山來氏曰以之居上高而不驕以之在下卑而不戚雖危无咎矣皆不指大臣說愚又按中庸言修德凝道之君子終之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倍與此正同亦非指大臣言也今舉業家皆以大臣說非也蓋上位天子也下位匹夫也舉此二者中間包得許多等位今居下之上乃與時偕行中之一位爾何必定是大臣哉君子平日主敬之學无時而懈乾惕已自熟了即處危地在他人則以為危在君子則視為日用飲食之事直素位而行耳何咎之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程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本義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訂疑本義此句當細看本文及時二字原指得寬象傳曰六位時成見潛見惕躍飛亢无非時也文言曰時舍也與時偕行與時偕極見進退存亡得喪无非時也及時者可舍可行而不與

之偕極也聖人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而時乘六龍以御天君子進德修業可以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或進或退皆可无咎在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者則欲其及時而進也本義與文言微有不同文言欲及時指君子該得寬進特及時中之一端耳本義欲其及時而進指繫爻聖人說及時單指進之一字矣本義加一其字有主賓之異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顏子當亂世簞食瓢飲居陋巷不改其樂孟子曰同道皆及時之謂也若云君子平日進德修業專為欲及時而躍則是王莽不足誅而杜太后所云吾兒素有大志果聖人之事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吳臨川曰同聲相應如鶴鳴而子和雉鳴而雌應一雞鳴而衆雞皆鳴之類是也

訂疑同氣相求如牝牡雌雄各以其族相求之類

程傳人之與聖人類也況同德乎物人也　訂疑聖人與民亦類

也又先得求心之用然者居高而傲民有不利見乎本乎天者
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程子曰動植之物有得
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只是偏得
土之氣故重濁也
本義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朱子曰本乎天者
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
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无智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
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訂疑易之例以中四爻為有位初上二爻為无位故繫辭下于
中四爻言同功異位初上但以初卒終始本末言之而本義于
噬嗑曰初上无位
進齋徐氏曰爻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吉凶悔吝生
乎動也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本義言未為時用也訂疑本義言未為時用今學者皆以為
未居君位愚謂世无聖人盡為天子之理若以未居君位為時
舍則稷禼咎夔伊傅周召之徒亦謂時舍乎夫子所謂用之
則行者必為天子乎蓋雖見而猶在田則是時尚未逐得位爾
非謂其終為時棄如井之初六也蘇東坡曰時之所舍故安于
田從在田二字看舍字是也但其意又似終于田舍翁者故未
為甚確潮程敬承曰既見而在田豈為時所棄以二方出潛尚
非正位故本義曰未為時用
終日乾乾行事也
程傳進德修業也程敬承曰行事一隨其時時不息進修亦
不息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程傳隨時自用也訂疑亦及時之義以用字解試字本義未
遑有為姑試其可 訂疑與象傳本義同
飛龍在天上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程敬承曰歸重居上方切飛龍在天訂
疑本義勝程傳如依程傳與下文天下治也何異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疏乾字不可獨言故舉元德以配乾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

訂疑元字原不重特帶言以足成四字句法耳疏謂以配乾字是也但云舉元德以配乾則意圓而語滯矣本義云云蓋謂他卦亦有用九者卦中猶有陰爻不若乾之用九則陽之純而健之至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自與他卦不同本義亦不重元字蒙引與來氏重元字非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訂疑見上、王臨卿曰、上方云時舍也何以遽曰天下文明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二之德也德施普天下文明九二之業也夫子要始終兼德業而言以明九二之為大人故互相發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本義時當然也 訂疑道不可須臾離君子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靜時乾惕也必慎其獨非禮勿動動時乾惕也在此卦則潛見惕躍飛亢無時可忘戒懼而九三則時當惕而加惕也繫辭傳曰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也

臨川吳氏曰、即行事之行亦進德修業意 張幼于曰无時不謹者君子守貞之常因時加謹者君子處危之道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本義離下而上變革之際 訂疑此卦上下皆乾此爻離下而上故曰乾道乃革 張雨若曰、六位皆道所在位革則道亦革 訂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在乾九四則為乾道乃革 蒙引凡易一卦一爻莫非道之所在其在乾卦則為乾道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則乾道即聖人之道也聖人于或躍之時亦為變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訂疑本義未免辭費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此天德也非九五不足以當之潛見惕躍皆不足以位之今也飛而在天乃位乎天德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 蒙引此推本天則二字所由也 如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以天理自然言不著人也至于誠者不勉

而中云云至聖人也而章句曰則亦天之道也却是指聖人矣此云天之法也本是說天其本文云乃見天則是天則于聖人見之矣剛而能柔天之法此句安頓在乃見天則之上猶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亦安頓在應地无疆之上因地之德安而且貞故君子之安貞有以應乎地之德也因天之法剛而能柔故聖人之剛而能柔有以見天之法也○登之曰見者于此可見之非聖人見之也

訂疑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杜先本曰天之法即天之道本義不曰道而曰法者以法字方貼則字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可見剛而能柔天之法也不曰陽而能陰而曰剛而能柔者以剛柔二字于聖人之體用為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疏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遍諸物之始

程傳說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利貞者性情也

本義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寔○蒙引方元亨時非无性情也但生意未足寔理未完故必至于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寔也

本義云云便知是以物言

問利貞者性情也朱子曰元亨是發生時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如春時發生到夏時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收斂攝聚得意思似未堅實受氣未足便種不出故須到冬方成人到秋冬時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如一株樹有千子結實各具生理却將其子種之便可成千株樹剝碩果不食正是此意于此見得生生不窮之意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別无勾當只是生而已矣

訂疑朱子答問有兩意前半解文言正意後半是元之統四德

按萬物之成大率在季秋之時不必盡至冬也故元亨利貞就四時言則當以春夏秋冬配之若就萬物言只當以生長遂成配之不必復拘春夏秋冬也

程子曰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

朱子曰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時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个有一个性情

訂疑此兩條乃周子通書之義乃繫辭傳繼善成性之意非文言正旨觀彖傳云萬物資始品物流形曰萬物曰品物便見得一个是一个了豈有元亨時尚屬渾合至利貞時方分析之理

如春初種百穀發生出時黍稷自是黍稷稻粱自是稻粱菽粟
自是菽粟方萌芽甲拆衆夫已可辨之矣何云到利貞處方一
个是一个紫引辨之極是
程子曰利貞便是乾之性情　訂疑朱子語錄亦云而本義則性
情以物言虛齋曰以此見本義之精而語錄未必皆定說也信
然
建安丘氏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于六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
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亨利者乃其間之功用耳析而
四之則為四時合而兩之則為陰陽貫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

氣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于文言既分元亨利貞而四之至此
又如彖傳分而二之也元亨萬物之出机也生意發見于外利
貞萬物之入机也生意斂藏于內○紫引始而亨亨者固此乾
始之所亨也至于利貞者性情也性情從何來亦此乾始之所
成就也故下文從而贊之曰乾始能以美利〻天下云〻大矣
哉○孫質菴曰不說元亨只提乾元說起可見聖人本意只把
乾元做主第三節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四德屬乾
不屬物曰始而亨曰性情聖人教人在物上認出四德來○姚
承菴曰始而亨似在物上見而所以始之亨之者是乾之元亨

即此一而字推之始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而貞下又起元曾何
一息之間斷
訂疑始而亨之始字即彖傳萬物資始之始字性情即彖傳各
正性命之性命字彖傳言萬物言各正此不言者省文也易性
命言性情者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情者性之用有命則有
性有性則有情錯舉之互文也
乾始能以美利〻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疏此復說始而亨利貞之義乾始謂乾能始生萬物解元也能
以美利〻天下解利也謂能以生長美善之道利益天下也不

復說亨貞者前文亨既連始貞又連利舉始舉利則通包亨貞
也不言所利大矣哉者若坤云利牝馬之貞及利建侯利涉大
川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无不利也
非止一事而已矣故云不言所利大矣哉其寔此利為无所不
利此貞亦无所不貞是乾德大也
訂疑疏以乾始為一句能以美利〻天下為一句不言所利大
矣哉為一句大矣哉似專承不言所利者末云此利為无所不
利此貞亦无所不貞是乾德大也又是以利為一義貞為一義
也例推之此始為无所不始亨亦无所不亨故總贊之曰大矣

哉又似大矣哉為通承一節者○此程傳本義所取裁也以四
德合為二件又推二件分為四
程傳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
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訂疑此以乾始實能以美利〻天下為一句勝疏意
壯光本曰程傳不似疏與本義以元亨利貞牽强分貼頗覺可
從但大矣哉句不以為贊乾元之大而以為贊其利之大便與
文言意旨不合
明道曰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

訂疑不有其功此句解不言所利極好而又補長久不已句釋
貞字則贅矣
本義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訂疑本義叅用疏與程傳之說而以不言所利為釋貞字亦贅
雲峯胡氏曰乾始能以美利〻天下利字已在元字中不言所
利大矣哉貞字又在元字中前猶即四德而二之此則又合而
一之曰乾元者始而亨始者元亨者亦元也以見元與亨一也
利貞者性情也夫子于乾利貞必合而言之以見利與貞一也
至此則又渾乎乾始之元又可見元亨利貞之一矣

矣因之曰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意已了〻故第三節承而
贊之只看開口獨說一元字則三節大意見矣
訂疑此特承彖傳首贊乾元之大而申其意耳乾始者乾元也
萬物資始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皆由于乾元而然是
乾元能以美利〻天下也而却不言其利物之功故曰大矣哉
即彖傳大哉乾元之意但彖傳先贊其大而後言其所為大此
則先述其利物之功而後贊其大耳○美利者乾始之所有也
利天下者乾始及物之用也不言所利者乾始之不有其功也
此三利字皆非卦辭中利字乃繫辭傳中所云備物致用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引重
致遠以利天下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諸利
字爾諸公只因卦辭中有一利字遂輾轉支離如此
聖人解經有詳有畧不必一〻而釋之況上文已解全辭此節
專贊乾元則亨利貞三字皆不必復贊矣且如坤卦辭繁矣彖
傳既詳釋之至文言但寥〻數語不盡釋也
紫引不言所利者乾不言所利也所謂歛却神功寂若无也便
見貞意又曰乾始能以美利〻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大矣
哉乾始也以此語味之乃見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訂疑蒙引以斂却神功寂若无解不言所利欠確又曰便見貞意督矣至乾始能以美利〻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云〻尤附會之无謂者

梁山來氏曰元爲生物之始以美利〻天下其德業亦盛大矣使造化可以言焉則曰此某之美利也今不言所利人不得而測之 訂疑此說大意亦好但其語意有似造化特不能言耶使其能言亦言所利矣

說統能以美利〻天下而斂却神功寂若无未嘗言其所利乾始之功用如此其大爲何如又曰不言所利即當貞字蓋歸根復命默而成之也只取含藏之意

訂疑此亦蒙引之說按斂却神功寂若无乃前賢咏冬時之句今引此以証不言所利竊恐其意猶指不言爲冬爲貞也李氏衷旨折之曰若以歸藏爲不言彼資始流形天何言哉析得倒矣或問天原不言而以不言所利贊其大不亦贅乎曰四體不言而喻四體豈可以言哉古人立言只取大意不以文辭害之可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疏此正論乾德不兼元也故直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謂純陽剛健其性剛強其行健勁中謂二五也正謂五與三也六爻俱陽是純粹也純粹不雜是精 訂疑不失諸卦彖傳以卦德卦體釋卦名之例

趙汝楳曰剛者一爻陽之稱卦具陽爻者有之健者經卦乾之稱卦遇乾者有之二五之謂中九五之謂正諸卦所同也兩卦不雜曰純八純卦是也剛柔不雜曰粹乾坤是也 訂疑就卦體取不以天道言

本義剛以體言云云至純粹之至極也 訂疑如他彖以德體釋卦名之例乃正旨也云云（）節齋蔡氏曰通指九五言

本義或疑乾剛无柔云云至末 訂疑是以此節通上文就造化說非也愚謂此段刪之可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疏案畧例云爻者言乎變者也形躁好靜 註歸妹九四是震躰是形躁也愆期待時是好靜也質柔愛剛 註履六三兌躰是陰是質柔也志懷剛武爲于大君是愛剛也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四句是畧例之辭是爻者所以明情故六爻發散旁通萬物之情也又曰乾彖六爻時成二四爲陰位陰居爲得位陽居爲失位三五爲陽位陽居爲得位陰居爲失位 此是疏畧例曰陽之

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 二句是畧例一與四二與五三
與上若一陰一陽為有應俱陰俱陽為无應此其六爻之大畧
其義具于繫辭此畧言之畧例不止此蓋特舉其一二端也
訂疑大率亦如此說旁通萬物之情甚確
訂疑說卦傳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繫辭傳曰六爻相雜唯其
時物也又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
非其中爻不備皆發揮旁通之意以此卦居六十四卦之首故
發其例其寔三百八十四爻皆如此 大哉乾乎節統言此析（味本文自見）
言之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九四　正誼堂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本義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
也 中溪張氏曰彖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
為乾之雲雨（訂疑乾當作天）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
則聖人即乾而雲雨乃聖人之德澤也
雲峯胡氏曰曲盡其意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
時乘六龍以下則為九五一爻而言也
訂疑按乘龍御天而致太平之盛非九五一爻不足以當之也（本文亦甚明顯）
文言明言時乘六龍則必兼六爻為是

總引六爻節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之意上文每條是乾字發端
一則曰乾元二則曰乾始三則曰大哉乾乎至此則更端六爻
發揮可見只為時乘六龍設矣即彖傳之六位時成也
訂疑大哉乾乎其辭雖似專贊乾其寔是贊聖人體具乾德也（猶日月而行中）
六爻發揮節則形起聖人之用蓋乾元者三節以天道明乾之（天今易道其天明矣乎）
四德申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其發明卦辭已畢矣大哉乾乎三句
申大明終始句六爻發揮二句申六位時成句時乘六龍三句
則全用彖傳之文天下平也句申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二句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九五　正誼堂

當與彖傳一例看但彖傳則首言天道之元亨而後言聖人之
元亨又說了天道之利貞而後言聖人之利貞天道聖人相間
迭而言之此則說畢了天道之元亨利貞而配以聖人之元亨
利貞其文法段落不同 爾觀此三節以精情平三韻相叶為一（有此的據非鑿空浮說）
段其為通言聖人可知 文言首節言君子行四德而終之以
故曰乾元亨利貞以乾字當君子也此一節先贊之曰大哉乾
乎云云而繼之以聖人之四德又以大哉乾乎乾字當聖人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
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問行而未成朱子曰只是事業未就

訂疑本義拘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意故為行而未成句周旋如此說不知聖人釋經无定例彖傳以天道聖人言乾之元亨利貞矣文言乃以人道君子言乾之四德文言第二節以聖人釋九二矣第六節乃以君子之學釋之在初九文言第二節以聖人言之第六節亦不妨以君子言之其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蓋正如顔子在陋巷時其于聖人猶未達一間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君德也

本義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云云○朱子曰學聚問辨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

進齋徐氏曰德雖我之所固有然亦未嘗不散在事事物物之間苟不務學則无以會聚衆理而有諸己也學而弗問亦无以辨別衆理使之條件不紊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擇也學聚問辨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非從容中道之妙故横渠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學聚問辨者

常見其與心為一矣仁者心之全德德至于仁與天同運无一息間斷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也　訂疑說仁字大了與聖何異生知安行者性之之大人學知利行者反之之大人文言此節明是由學而入者徐氏又泥本義聖人明之之說將仁字硬主張作聖字了

蒙引仁者當理而无私心之謂此處事之大道凡處事內要无私外要當于理決不可易者此仁字不可專以愛人言　訂疑正既說之誤

梁山來氏曰學聚問辨致知功夫寬居仁行力行工夫寬仁優

游饜飫勿助勿忘俾所聚所辨理之蓄于我者融會貫通无强探力索凌節欲速之患也

訂疑文言第二節釋九二言其已成之君德也時舍言其尚未得位也天下文明言其既見以後之大業也此節言君子由此四者亦可以成大人之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節齋蔡氏曰下卦以二為中上卦以五為中三居二上過乎中也四居五下不及乎中也　訂疑此易之通例

訂疑爻辭乾惕○本爲危地而繫也○象傳與文言第二節第三節
第四節○皆以主敬之學、爲君子之常事○原非處危而然○然能如
此○則雖危而无咎矣○至第六節文言○始以爻辭正意言之○謂爻
繫○乾惕者○正爲三處危地○不得不然也○○又君子本義指占者
言○文言以成德之人言亦不同○前此皆泛言此節曰上不在
天○下不在田○方○是以大臣言矣○讀者宜各以本文消息○不可以
孔子之說爲周公之說○並不可以孔子之前說爲孔子之後說
也○
蒙引重剛、性質過剛也、不中、以人事言、是用剛不得其當、不當
剛而剛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又是以位言、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
疑之也故无咎
本義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　訂疑與小象本義同○　○崇
引或者疑而未定之辭○猶孔子吾將仕矣之將○且然而未定之
辭只是解字云耳○
訂疑爻辭重躍字○或字甚輕○言占者當變革之際○或不得已而
進○如龍之在淵而躍○躍亦无咎也○蓋變革之事○非得已者○故繫辭
者○加一或字疑之也○周公之意也○今文言云云○是九四自疑之○

非爻辭本義○繫辭傳說卦傳○皆以三四爻爲人位○此又曰中
不在人○未詳○象傳與文言前三節○皆以爻辭本義解之○此獨就
或字○發爻辭外意○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
疏莊氏云、謂覆載也○　釋天地句○　○程傳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
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
于天而天同之○後于天而能順天者○合于道而已○合于道則人
與鬼神○豈能違也○○程子曰、若不一本○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吳臨川曰、天地以理言、○朱子曰、天地以形言○
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便只是以形而下者言○
訂疑經傳中○言聖人與天地合德者多矣○而易傳中更多○即以
此卦彖傳文言言其合德者證之○足矣○
疏謂照臨也○○說統燭遐明微也○　釋日月句○
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　釋四時句○　○訂疑此太拘○聖人
之序○原无一定之時○
疏若福善禍淫也○○說統禍福无爽之謂○吉凶在賞善罰惡上

見（猶鬼神句○訂疑善不善必先知之知幾如神亦是）

本義人與天地鬼神云云至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訂疑此一段言其合德之所以然云云亦如大象本義之意先天不違云云至奉而行之○朱子曰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此是本義意又曰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髮也○此在感應上說非正旨

裳引如設網罟制未耜作書契之類皆先天事也又凡聖人之行權處非先王之成法而于理无悖者先天事也○況于人乎不必說是人自利見之為下句況于鬼神乎說不去○此與豐卦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同可見其非為利見之人設也

揔言大人之德以道為體以道為體只是无私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四時之序无私鬼神之吉凶无私皆道也○大人亦无私則道在我質之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无往而不合矣○

本義回紇謂郭子儀曰云云至末

訂疑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郭子儀免冑挺身往說回紇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按郭令公唐之純臣引之以証九五之大人恐非其倫（元我朝不持其非乾九五之大人也）（晦翁只取得陽之至公）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程傳至于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于亢也

本義知其理勢如是云云至以避害者也○朱子曰人處大運

中无一時間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輪一般一任滚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所易明彼以亢致悔者往往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為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故只見這一邊不見那一邊聖人胸中无物原不留戀進存得之心故這一邊障蔽他不得原不曾有規避之心故那一邊如燭照數計知進退存亡不在進退存亡上看出來聖人自是大綱畧成天地間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之闔闢

日月四時之禪代鬼神之屈信世事之進退存亡總是此理聖人一身渾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一件不是此理流行變化于其身而善處進退存亡者自在中耳天下見聖人處得妙遂以為神化莫測在聖人只如家常茶飯不足異也總之中不著利害兩字只在天理上起念

訂疑吳氏叨叨說半日只說得一箇聽命絕不知處此還有許多當盡底道理在如文言說知進退存亡便說不失其正中庸說素位而行便說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如孟子說人待我以橫逆便說三自反說得之不得曰有命便說進以禮退以義曰天壽不貳便曰修身以俟之曰莫非命也便曰順受其正此聖賢學問異于老莊康節先生看得數明而程子終不肯問他也

周易訂疑卷之二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坤上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象引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能虛心而順應循物而无違其于天下何行而不得　訂疑循物不如循理　故亦有大通之理

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演曰人誠至順料他力量能為職分當做得事去為去做究竟可通達无得

註馬在下而行者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疏案牝馬是至順此坤德以牝馬至順乃得貞也下文又云東北喪朋去陰就陽乃得貞吉上下義反者上句與乾相對不可純剛敵乾故利牝馬下句論凡所交接不可純陰當須剛柔交錯故喪朋吉也西南坤是陰也今以陰詣陰為得朋俱是陰類不獲吉也東北反西南即為陽以柔順之道往詣于陽是喪失陰朋故得安貞吉

訂疑註疏以牝馬為至順則卦辭何不云牝牛不如程傳健順之說其西南東北之說本之彖傳而程氏所宗也

程傳牝馬柔順而健行訂疑本義宗之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朱子曰君子有攸往此句虛伊川只見彖傳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云非也陰從陽者也待倡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西南陰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訂疑註疏傳自先迷後得以上主人事言是也主利以下言地道非也卦辭本義原主占者

朱子曰利牝馬之貞利是虛字本无四德底意思彖傳中方有之又曰乾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故曰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槩引若牡馬則全是健牝牛則又全是順牝馬順而健者也要非順外有健也其健亦是順之健也

訂疑若曰守得柔順堅確終是一于柔順何又曰健蓋順而健本是兩義大抵陰柔之人順是易底但多委靡詭隨而全无主意所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故順矣而又要健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者是也朱子作張魏公行狀述其論剛柔之說曰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至于犯顏敢諫捐軀盡節可殺不可辱可用而不可使為不義託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愚謂于道妻道莫不皆然本義釋文言曰剛方釋牝馬之貞也亦是此意何于此而云云乎槩引牡馬牝牛之說足正註牝馬順之至也之誤要非順外有健云云則又同朱子柔順堅確之見不可從矣

朱子曰乾主義坤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无所不利陰半用故得于西南喪于東北先迷後得主利亦然訂疑此是從言陰陽之大分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而人事在其中矣非謂此段指造化言也自王弼以下皆不知此錯解了大抵陰為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

槩引先迷後得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言任已先物則致迷居

後從陽則不失。訂疑若占法則就一事之首末言亦可
又曰、但言主利。便見不主義矣。主利者、非貪欲也。家人所謂當
家是也。訂疑既以利對義言。如農工商賈等求利之事也如學
者祿仕亦是。胡氏及近儒、皆以義為斷制、利為順利、說不去。
演曰、後得、有明誘之以為後者。謀不若人智。才不若人勇。不先
人而用于人焉。有滑處之以為後者。有智不敢自用。有勇不敢
自專。人為功而否為集焉。訂疑此力量職分之說
盛陵龍氏曰、巽離坤兌。陰之朋也。乾坎艮震。陽之朋也。訂疑據
註是指坤位西南。解卦本義利西南。往得衆也。謂九四入坤體。
亦從之。則龍氏之說亦有理。蓋本後天卦位也。

本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訂疑似指後天卦位。安、順之為也。貞、
健之守也。分言之。從彖傳。大抵能安于正則吉也。此卦辭正旨。
訟九四本義。安處于正亦然。
雲峯胡氏曰、乾言利貞。貞則无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
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
也。牝馬之貞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也。坤但得
乾之半。故乾无不利。而坤有利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安
貞分而言之。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合而言之。則以順乎健

為正、訂疑順乎健此另一義。因本義安于正之句法而誤也。蒙
引云、順乎健。不若順而健。順而健。健在己。順乎健。健屬人。
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取象始此、此象雜占中、元亨利牝馬之
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辭也、
又曰、彖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卦位、文王之作
易也、其當西伯之時、羑里之囚耶、訂疑勘繫辭傳之說。味安貞
吉之辭、文王之心、盡于此矣、今觀自牝馬之貞而下、反復致戒、
无非謹守為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也、
訂疑愚謂彖辭亦周公所繫公之心事亦如此。西南得朋、謂乃

心王室之諸臣。及宗周之諸國也。東北喪朋、謂三監淮奄諸叛
國也。君子、指占者言。有攸往以下、謂占出行者。先則迷。後則
得。而其行也。為謀利之事。又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也。
本義正如此。世儒將占卜事。盡行抹殺。專言道理。遇此等處便
支離附會來說。殊失聖人作易教人卜筮之意。愚得汪氏所性
占例一卷。錄之卷首。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疏天亦至極、包籠于地、非但至極、又大于地、故乾言大哉、坤言
至哉、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初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

之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曰資生 訂疑專言乾坤而不言元夫言程傳亦然

程傳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于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 訂疑如疏○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

本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 訂疑二始字便切元字案引云生者形之始始字細看方見是坤元若以坤作成物代之便不可

梁山來氏曰萬物之形皆生于地然非地之自能為也天所施之氣至則生矣故曰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疏言无疆者其義有二一是廣博无疆 訂疑是横說正旨一是長久无疆也

程傳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于乾之无疆也 訂疑本義本此

中溪張氏曰乾職覆坤職載凡物之无不載于坤者厚為之也 訂疑亦横說 博厚高明同乎悠久乃合上天覆物之德而无疆也即乾之不息也 直說皆本疏意

本義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蒙引坤有四德合四德方可以配乾之无疆今乃指坤亨言德合无疆何也曰元亨利貞皆坤德之合于无疆者也或于亨言亦可或于元于利于貞言亦可也如聖人之德該仁義禮智稱聖人者或只于仁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或只于義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皆不為舉一而廢其三也○含弘光大坤之亨處正在光大二字然光大自含弘出理勢必然故文字亦然 訂疑此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乾元已然彖傳以元德統天故釋利貞處亦本統天之元而言也○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隨坤而亨也如乾卦

萬物所資以始者元也則品物流行正以乾之亨也利貞亦然但就生物上認取耳若四德則全屬乾坤

唐凝庵曰厚即順所積也故自各爻之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厚象 訂疑此即大象本義意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程傳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訂疑傳與本義皆順彖傳本文而釋

之

本義言利貞也。至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彖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句說元亨處自分明、後面幾句无理會、

訂疑 或問依卦辭本義則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當為一節、以釋利牝馬之貞之義、自君子攸行以下、先迷失道、後順得常、當為一節、以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之義、不知彖傳何以如此分截、而程傳本義又如此解之、竊謂當以君子攸行句屬下辭、則與卦辭一例、何如、曰、卷首朱子圖說曰、有文王之易、（此問亦不可少）有孔子之易、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又乾卦彖傳本義云、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若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孔子作彖傳、率用韻語相叶、今既以君子攸行句押韻、則是孔子當日偶見得君子當法坤道之柔順利貞、而故作此辭耳、非卦辭本意、學者即當如程傳及本義所解、而以君子攸行截屬上節讀、不必復顧卦辭之說也、本義所行如是二句、直當刪之耳

問君子攸行、朱子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貞、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

慶矣、訂疑此申卦辭本義之意

訂疑 若依朱子卦辭本義、截君子攸行句屬下文、此處亦儘可用、但彖傳此處每二句為韻、以君子攸行屬下文、則上節少一句、下節多一句、不成文體矣、

或曰、坤四德、皆以生物處言、元亨卻分明、利貞獨不見生物意、何也、曰、此柔順利貞、即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非以生物言而何、又曰、利牝馬之貞、依卦辭皆是占、今彖傳以利貞為坤德、故本義云所行如是云云、斷自先迷以下為占、

訂疑 孔子作易傳、不似後人講說、定要前後一例、如乾彖傳以元亨分說、至利貞則只籠統說了、坤彖傳亦欲如乾彖傳通分四德、故于元亨處亦分說得明白、但利牝馬之貞、於地道生物處有難說者、故舍曰地道、而姑言人道、以君子攸行承之耳、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程傳 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于陽者用也、

訂疑此亦從疏說與卦辭同然就坤道生物之功上說則不成理辭矣（程子言理不言數故有此失）坤道生物豈有先後之得失西南東北之向背朋類之得喪乎又豈吉慶之可贊勸乎

平庵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 訂疑就北道推開說便有理矣

本義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于乾之半也 訂疑此當于卦辭言之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 朱子曰東北非陰位陰柔至此自立脚不得如慢水中

魚去急水中不得喪朋于東北則必反之西南是終有慶也 訂疑不知如何反之西南象傳中本无此句而忽然補出蓋孔子既反經而朱子又反傳也不若程子各以本文消息為妥

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行却健故後得而有慶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意思 蒙引此非定說依本文牝馬是一物順而健是一意其先迷而喪朋者以非順故也非謂以牝之柔順故先迷而喪朋以馬之行健故後得而有慶也 訂疑蒙引仍是要非順外有健其健亦是順之健也之意

問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却自做得他底事朱子曰是如此 訂疑越常過分底事非陽剛也做不得故曰亢龍有悔

蒙引迷錯也道路也如陰陵失道之道先不正也迷不利也曰迷曰喪朋俱是不利之義不只失理而已失路不必拘拘在道路只迷錯便是失路直貼迷字猶乃與類行貼得朋字

訂疑此數句玩卦辭承君子有攸往來（另說見下貞辭）自宜就出行上說故本義西南得朋二句上各着一往字

說疏乾本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

訂疑說統得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之義愚謂宜云乾剛健故可先可後坤柔順不能如乾故可後不可先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本義安而且貞地之德也 訂疑如卦辭本義安順之為貞健之守之意 蒙引乃見天則段可參看

建安丘氏曰无疆天德也雖地為能合天之无疆則地亦无疆君子能法地之无疆則君子亦无疆

蒙引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君子之德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言其有合于地之德也

程敬承曰、坤唯順、故能厚載而配天、君子唯順、故能安貞而應地、
彖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或問坤、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訂疑物、指民言○杜光本曰、觀程子此說、便知不得以坤為專言臣道○玩坤大象、為地勢坤、益信乾大象當為天行乾
本義地、坤之象云云○誠齋楊氏曰、地之體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也
蒙引本義高下相因之无窮、正貼重坤意、如乾象所謂今日一

周而明日又一周者、可見孔子朱子用意之精
至宇極宇亦貼重意　訂疑至順極厚
李氏天開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
飛航講意為民生計、則田里樹畜、厚其養也、為民性計、則禮陶樂淑、厚其教也、道濟天下、仁壽萬世、與地之无不持載者一而已矣
初六履霜堅氷至
程傳陰始生于下、至微也、聖人于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氷矣、猶小人

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于盛也
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蒙引陰數退、退則多而至于寡、故八少而六老、陽數進、進則寡以至于多、故七少而九老○訂疑此乃定說、由來舊矣、非自虛齋始也、近陳伯玉謂陽者君道也、務于長、故取盈數、而九為老陽、陰者臣道也、忌于進、故取少數、而六為老陰、亦是此意
本義夫陰陽者、造化之本、至其旨深矣○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孤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氷至、則一陰之生、便如

一賊、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始終盛衰而已、陽生于北、長于東、而盛于南、陰始于南、中于西、而終于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于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
雲峯胡氏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氷、六陰象、至、危之之辭、本義于此爻特詳焉者、易、交易也、變易也、交易者、對待之陰陽、陽之性健為仁禮、陰之性順為義知、不能相无者也、變易者、流行之

陰陽消長之際陽爲生爲淑爲君子陰爲殺爲慝爲小人聖人
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 訂疑陰陽之淑慝生來時便已分
了雲峯單指流行縈引聚之最是
縈引聖人于此所以贊化育者亦須就人事上理會
訂疑陰陽消長不獨君子小人之進退人欲之勝天理臣之弑
君子之弑父妻妾之殺夫宦寺之侵朝廷敵國之凌邦家皆以
漸而然

本義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
訂疑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

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唐陸德明釋文音義比六三比
之匪人王肅本作匪人凶萃亨字王肅本同馬鄭陸虞本並
无此字按繫辭傳曰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卜筮者尚其占則易之有辭有占其常
例也有有辭而无占如坤初六之類有有占而无辭如訟九五
恒九二之類者或脫去或變例也其有辭无占者或占在象中
如坤初六否六三之類即辭象而觀之吉凶可知矣如隨上六
咸初六上六則吉凶未定而夫子于象傳中斷之
象曰

疏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 訂疑此乃費氏之易非
古易也朱子謂孔氏未見古易指此 王弼于各爻小象傳加
象曰二字自坤卦始而乾卦獨无何也乾卦依費直本小象傳（前人未嘗道）
與大象傳相連則大象傳之象曰二字可以貫小象傳故象曰（破學者耳目一新）
二字乾之小象傳不更加也以自卑退不敢于亂先聖正經之
辭及至輔嗣以爲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
辭各附其當爻下如元凱註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朱子曰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經文以彖象文言雜
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

篇之易遂亡孔頴達又謂輔嗣之意云云則費氏初變古之時
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與古經始變于費直而卒大亂于
王弼惜哉
訂疑費氏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釋經不知作何制度以分別
經傳將經傳平行並書乎經高一行傳低一行書之乎抑大書
經而細書傳乎不然彖傳象傳文言何以與經別乎王輔嗣加
彖曰象曰文言曰蓋恐其相混不得已而然也至以象傳附卦
辭下小象分附逐爻下則王氏因費氏附近易了之意而使之
益相附近也愚謂使經傳附近而義易尋省者費氏固功之首

而因之大亂古經者費氏又罪之魁也京山郝氏解易悉仍王弼舊章翻謂博士家不當承鄭朱之說病分經合傳之非古豈不知今易作俑于費氏遂致十二篇之易割裂淪亡其害之甚不止于經傳之无別哉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 訂疑必如此則文理通暢而不複

習靜劉氏曰初六在姤為五月一陰始生便有疑意驗之井泉已寒然去冰霜之時尚遠聖人見微知著謂所履者已凝之霜

馴致其道則至堅冰矣

訂疑劉氏得拔本塞原憂于方盛之旨而語欠員當云五月一陰始生驗之井水已寒但生而未凝至白露霜降向之生者今始凝矣凝成也霜凝不已堅冰至矣

雲峯胡氏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馴致其道以至于窮也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蒙引兩其道同謂理勢然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子曰坤之六二只為己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六五便不同欲學者且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朱子曰坤卦唯這一爻最純粹五雖君位却是陰爻破了體了四重陰不中三又不正唯此爻得中正所以說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德不待習而无不利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病從頭到尾皆然 訂疑程子本註疏之說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云上至末○朱子曰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无不利无此德則雖習而不利也 訂疑此語欠活失勉人之意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為

不言也下皆倣此如此則自然看得意思活○問不習无不利此是成德之事或學者須時習然後至于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時習至于不習與成德之事若說學者須習至于不習聖人作易未有此意 訂疑不習无不利朱子此答是正旨

蒙引乾九五一爻當得乾一卦孔子謂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正是聖作而物覩者故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致萬國之咸寧者唯九五足以當之坤之六二柔順中正為得坤道之純之又當得坤一卦也若初則陰之微上則陰之極三則不中

且不正、四則不中、五則不正、合六爻而觀之、則得全坤之道、析
六爻而觀之、則其道參差不齊矣、唯六二柔順中正、為獨得坤
道之純、乾剛健中正之卦、九五剛健中正之爻、坤柔順中正
之卦、六二柔順中正之爻、曰坤之柔順得矣、何以見其中正、曰
知大哉乾乎剛健中正、則知坤之柔順中正矣、
又曰、胡氏謂正則內直、中則外方、此不可依、須說六五之柔順
中正、在內則為直、在外則為方、如此意方周、且不脫漏柔順字、
又曰、或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在本爻則皆為德、以占言、則所
謂占者有其德一句、是貼直方大、則其占如是一句、是貼不習

无不利、訂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在本爻則皆為德、是據本義
而誤也、
訂疑　直方大、辭也、不習无不利、占也、本義當云六二柔順而中
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象為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其占為不
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方是諸卦爻本
義之通例、朱子之答或問得之矣、今乃云云、殊不可曉、蓋緣象
傳以地道光也、安在不習无不利之下、似以不習无不利亦為
六之道者、故因以不習无不利亦為六二之德也、蒙引又從而
附會之、非、象傳地道光也、猶乘傳應地无疆、謂直方大地之

道也、今六二得坤道之純、則于地道无不合矣、是有光也、故不
習无不利、非謂地道不習无不利也、文言程傳推開說用无不
周、施无不利言、自是爻辭正旨、朱子本義已取其說、不知此處
本義如何又如此說、
蒙引柔順正固、坤之直也、在六二則為所守之得其正、賦形有
定、坤之方也、在六二則為所處之得其宜、德合无疆、坤之大也、
在六二則為直方之德光輝盛大、
又曰、語錄云不可說坤有是道、六二得之以為得坤道、坤道是
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細味此語、似與本義稍戾、

為賦形有定、德合无疆、不做地道說不得也、文王把坤當人、
孔子彖傳則把坤當地、
訂疑　朱子本義分地道、六二、占者、作三項、只要意思來歷明白、
解書之體當如此也、聖人作易、來路有由頭、去路有歸落、如柔
順正固、賦形有定、德合无疆、是地道也、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
道之純者、是爻辭直方大之來頭也、占者有其德云云、是爻辭
之落頭也、來頭是先說繫辭者取義之所以然也、落頭者是教
占筮之人之所當然也、凡看易皆當如此、必作三項方明白、在
易辭之所取義、皆卦爻所具見成底、在占者則皆人事趨避所

當然見成底无功夫當然底則有戒勉之意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傳承天而動、直以方耳、云〻

雙峯胡氏曰、地之生物也、藏于中者、畢達于外、而无所回曲、此可以見其直、訂疑與本義不合本義直以體言此以用言乃其動也直爾因象傳動字而誤也 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以見其方 此通書成之者性也朱子大註之成不可作貞者生物之成底成字 若其大則地之无不載不待言而可見矣地道之光自然而然人之德能如地道 與訂疑不合

之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則豈待學習而後利乎 補出爻辭本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意不習无不利能不指地道說

蒙引六二之所為、其主于內者直、而行于外者方也、既直且方、大不外是矣、訂疑以所為二字解動字是以直為念之動方為事之動 直以方、不可謂內直所以方外以、即而也大傳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亦而而亦以也古文多通用〇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通以德言、辨見上、

訂疑註疏程傳胡氏蒙引、皆以六二之動作言動之動本義不特釋之想亦從程傳也愚獨謂此動字乃繫辭傳六爻之動動字動、即變也謂老陰變為少陽也占易者用其動爻故也繫辭傳又曰、爻象動乎內亦以變化言故本義于功業見乎變云、變、即動乎內之變夫爻者言乎變者也象傳于此爻發其例曰、六二之動蓋言占得坤卦而六二爻變也其辭曰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者由六二得地道之純充塞而有光輝也光字暗釋大 訂疑前則講此又就象辭順講不習无不利句是占 字若如諸家以動為言動之動則義以方外為動可也正以直內句說不去矣 不是德益明 且六二非人也豈會動乎季本曰、陽以九為變陰以六為變變則動矣即予說也 杜光本曰、動字作六爻之動底動字主揲蓍言不特一切障礙盡行掃除且與下不習无不

利句相照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皆直述爻辭无復意解獨以地道光也一句通釋之不言大者省文以叶韻也孔子象傳多詳象傳多畧或但述本文而加一二助辭者讀者不必另生意見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本義六陰三陽云〻 朱子曰、无成有終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雖无成而能有終也 訂疑合註疏程傳本義而兩存之本義為正 註疏程傳皆從文言本義獨主占法

蒙引无成者六陰故也有終者三陽故也无成有終亦先迷後
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意據六三之才而從王事亦不是能
內宅百揆之任而外當方面之寄
訂疑凡讀書固看文意亦須看是何人說話及因何人說話方
得他本意如看易須看卦爻材質德性方不涉夸大蒙引此節
于註疏程傳本義之外窺見繫辭之由
蒙引口講大槩云有士于此內緼明體適用之才是含章也且
當藏器待時勿炫于外為其才稍弱未可急于進也然才之緼
于己者終不容掩或委贄王庭而宣力四方要亦是信順有餘

而剛毅不足者其始也雖不能率先以立事其終也必能致力
以成功 訂疑此說舉業家必從以有文言成說在先又便于作
文也然以六三之才質言則須是如此蓋人品不同事業自異
有大任之才有因人成事之才因人成事者非必不好也
或曰含章可貞是處從王是出洪氏曰不然 訂疑此却是正旨
今人皆以含章為臣道則爻辭何不先言或從王事而後言含（又一玩味本文義便了了）
章可貞乎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傳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

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或從王事而能无成
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
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訂疑程傳本文言文言乃申
象傳象傳乃孔子之意非爻辭正旨也必如朱子本義乃正旨
爾
蒙引或從王事該无成有終知光大也意蓋重在无成有終而
其義則與文言同故朱子小註云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
而能有終之象如此方見其知之光大无緣只說以時出从王
事便得為知之光大而于无成有終句反畧也本文或從王事

句直以起下句无成有終若非要說无成有終則或從王事一
句何用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該渙有丘匪夷所思萃有位志
未光也該匪孚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該朱紱方來引吉无咎中
未變也該孚乃利用禴 訂疑此類尚多當例推
訂疑爻辭含章可貞以處言或從王事二句以出言各自為意
象傳以時發也便摯動下二句相連說去為一意 或疑依文
言程傳等說既云无成矣何又云有終乎曰无成者當成功時
則歸于君而不敢居其功也又按无成不但善則歸君而已昔（引文閗玩一句易之為用史閗更頗）
靡笄之勝晉三帥皆讓君子美之渾濬爭功于平吳范通譏焉

唐彬與濬伐吳、為先驅。所志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
里。稱疾不行。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漢之韓彭晉之鍾鄧。
非无成功。而有終之難。何哉。惟不審此以成功自居故爾。書曰
汝惟不矜。莫與爭能。汝惟不伐。莫與爭功。此无成有終之意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訂疑程傳就大臣言、本義括囊、言結囊口、云云。朱子曰、重
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六四不止言大臣。凡得此爻。在位者便
當去。未仕者便當隱。訂疑譽者過實之名、本義未確。易中言有
譽多矣。不必解為過實之名也。只是名譽便是。

經陵龍氏曰、朱子當去當隱之說。深有功于易。若當去不去。當
隱不隱。惟阿䛕苟容。竊位全身。以應括囊之象。小人之流也。豈
易之旨哉。

蒙引一說重陰、是全无才、而甘于退守者、以上爻六陰三陽內
含章美照省、見得不中是過也、有過于固守之意。故為括囊之
象。

訂疑此說于本義有情。或疑象傳文言。皆无此意。曰、本義與象
傳文言。各不相悖。當无道之世。自審其才不能有為。則避世而
去。自是清矣之品。若大有為之才。如禹稷伊望。當不肯與草木
同朽。故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賢者避世。作者七
人矣。豈作者便不肖乎。只不及孔子之龍德。能屈伸變化耳。原
注李次。其括囊之謂乎。

蒙引事當謹密。通上下言。時當隱遯。專指一節言。文言專指隱
遯一節言也。

程敬承曰、无譽（有味乎其言之也）非惜之。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亦不可有譽。漢
之黨人。標榜于桓靈之朝。以譽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也。乾
初亦曰不成乎名。名者。人之所競。亦人之所忌。爭之府。禍之門
也。大都君子不樂居其名。

說統三曰含章。四曰括囊。皆以韜晦不露為義。然含有時而發。
括則无時而出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建安丘氏曰、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慎則不害矣。

訂疑象傳專以謹密言。

六五黃裳元吉

本義六五以陰居尊。云云至大善之吉也。

訂疑註疏皆就臣言。程傳同、而有羿莽女媧武氏之嫌、固非爻
辭本意。隆山李氏、以為卑巽之臣、縉雲馮氏、以為居攝之臣、二

說亦似无害但與文言正位居體之義不合趙汝楳以為后亦非本義據文言正位二字而定為君位是矣愚以為亦是侯伯之君非天子也

紫引五尊位也而六以陰居之陰性順五又在上卦之中他中順之德充諸中而見于外則其一言一動无往而非中順居尊而能下人者也故為黄裳之象不主臣道說黄裳亦不分說黄中色及中順之德二中字與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于外也二中字不同後二中字與内字同此黄裳皆以見諸外言正指其温恭接下處說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一皆根諸

心也故象傳曰文在中也而朱子本之以釋爻辭有中順之德以之處己則盡己之道以之處人則得人之心不為大善之占乎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義文在中而見于外也　紫引黄裳是中順之見于外者故曰文在中也謂之文見其一言一動皆中順之發越也

訂疑中庸簡而文温而理文理即在中之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本義陰盛之極云云　雲峯胡氏曰堅氷至者防龍戰之禍于其始龍戰者著堅氷之至于其終也

紫引龍兼陰陽陽固龍陰亦龍也有兩邊方成戰不然戰字說不去且接下其血玄黄亦不來其血即龍之血也　訂疑即臨川王氏說　王氏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黄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

紫引陽統陰陰本非陽敵也然陰盛之極而陽已衰則與陽敵矣陰既敵陽陽雖不能制陰而亦不能為之下也如此則兩敗俱傷陰果必勝乎夫陽方甚微固无勝陰之勢然陰雖盛亦无

獨克之理占者如是其凶可知占者大槩是陰類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演曰此與初之馴致其道相應上六已窮之道即初馴致之道

用六利永貞

本義用六云云至末　朱子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體依舊在

訂疑即朱子此言推之見乾雖變而為陰然乾體亦依舊在也故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與坤卦辭絶不類而本義云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云云用六利永貞與乾卦辭絶不類而本義云即乾之利貞也正謂占本卦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也

豈特乾坤即餘卦六爻皆變筮法雖云用之卦彖辭然本卦之體亦依舊在不得盡用之卦彖辭占反置本卦彖辭不用也若置本卦不用而盡用之卦則卜筮之時太筮有神何不即予以數者求理之卦而必使其自本卦而變之卦乎而已矣

彖引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此說可疑使當初不別立用六而繫之辭則人之遇坤六爻俱變者以乾之元亨利貞占矣又何自知其不足于元亨耶況坤為天下之至順配乾之至健而謂其陰柔不能固守又安得為順而健而稱牝馬之貞也且坤六爻皆變既為純乾安可復計其為坤之變乎既是純乾又何不兼元亨

訂疑乾之用九依舊是乾卦在即依舊是乾之元亨利貞但恐其太剛則當以柔濟之所謂高明柔克也坤之用六依舊是坤卦在即依舊是坤之元亨利牝馬之貞但恐其太柔則當以剛濟之故戒之以利永貞所謂沈潛剛克也觀文言于乾之用九一則曰乾元再則曰乾元不離乾元而為言則坤之用六亦不離坤元可例推矣故象傳曰以大終也大陽也見其以陰始也

○洪範有貞悔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在已底悔是應人底貞是主悔是客如占得六爻俱變者以本卦為主而以之卦參之以本卦為事之始以之卦為事之後應以本卦為已事以之卦為敵應之事所謂以大終者正事之後應爾一言破千古之疑如坤卦辭云先迷後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蓋為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也今六爻皆變則始為純坤終為純乾始之小者終亦大矣始之不得兼陽者終亦得兼之矣到後來先亦得東北亦得矣

杜光本曰由訂疑繹之則本義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云二語乃本象傳以大終也來蓋坤既變為純乾其終自當如乾之元亨利貞而始以本卦為主故用六只言利永貞而无元亨兩字蒙引疑之是執人之遇坤六爻俱變者以乾之元亨利貞占而不知其有先後始終之別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雲峯胡氏曰提出陰陽二字于乾坤初爻至此曰以大終也于以見陰為小陽為大陰陽之大分明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本義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朱子曰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又曰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底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

以說至柔而動也剛
訂疑動也剛就發生上說豈非元亨方謂生物有常爲賦形有定才是釋利貞爾如此則先釋元亨後釋利貞故下遂接云後得主而有常文勢既不倒而理亦不漏本義云云似不然臨川吳氏曰、坤之爲德不徒柔靜而能剛方故爲坤元之至似爲有見
後得主而有常
程傳主下當有利字
訂疑此句前帶君子有攸往先迷下帶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此是正理）明有常、即彖傳後順得常云云字

含萬物而化光
本義復明亨義、（足正本義之缺而使萬代遵依）
訂疑此句當合下節爲一段通贊坤元之至也蓋前數句已申坤元亨利貞等句至此復總贊坤道之至猶乾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四句已申元亨利貞之義又以乾始能以美利云云天下數句申贊乾元之大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中溪張氏曰、陰陽寒暑生殺榮慘一出于天地但聽命焉方其煖然爲春地亦與之爲春及其慘然爲秋地亦與之爲秋也坤道其順乎亦唯上承天施而與時偕行爾
訂疑此兼元亨利貞而言是也胡氏李氏、乃謂乾主在元坤主在貞、何也、果爾則彖傳不應首贊之曰至哉坤元矣
或謂承天時行不專謂元味坤道及時行字亨利貞皆在中蒙引曰、此說未安、本義既云復明順承天之義、彖傳乃順承天、寔專指元、而非兼亨利貞也、訂疑彖傳順承天對統天言乾元既統四德則坤元之順承天亦統四德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程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于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于後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于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于冰小惡而至于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本義古字順愼通用云云、
訂疑順、註與程傳、皆作順習順長于本文積字由來者漸意皆

合且中象傳馴致意此本義不如傳註

東萊呂氏曰、積善之家云〻○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殭則蟻集○醯酸則蚋聚○若胸中有容着善處○善自然積○胸中无容着惡處○惡自然不積○訂疑積善積惡係歸之心○乃是拔本塞原之論○

蒙引今日爲一善○明日爲一善○久之則爲積善矣○積不善亦然○積者、皆自微而至著也○大意謂餘慶餘殃○本于善不善○善不善○皆由積而成○此自人家興衰常理而言也○弑逆之事○主君父當慎微言○又以其變故之大者言之○

訂疑程傳通作一串○蒙引分作二段○蒙引爲長○○積善積不善○蒙引就一人身上說○不切○之○家○二○字○愚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云〻○就一人言也○積善之家云〻○合父子祖孫及一家之人而言○猶云世濟其美○世濟其惡也○

彦陵張氏曰、不在身上慎其善惡之積○而要在臣子上免其弑逆之禍○豈可得哉○弑逆之禍不常有○聖人戒于初○而歸本于善惡之積○其戒君父者深矣○訂疑此言有闗名敎○

訂疑黃仲舒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又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胡氏傳春秋于隱公遇弑斷之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此程傳及蒙引之說也○胡氏于隱之觀魚于棠○斷之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于公之入許○斷之曰○公即位十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出自天子○而擅與甲兵○爲宋而伐邾○爲鄭而伐宋○罪三

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惠成于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自强于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此彦陵張氏之說也○胡氏于狄之入衛○斷之曰○嘗聞河南劉奐曰○班固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奐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〻諸篇○何以録于國風○而不削乎○後以問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時又嘗曰、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于晉而成于朔○

其禮先亡而國隨之、此吾世濟其惡之說也。○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將祖父之善子孫可恃以繼惡乎、祖父之不善遂及其子孫而不免于禍乎、賞延于世罰弗及嗣、非乎、堯舜之聖无賢低、鯀之凶有令後、又何也、曰、聖人道其常、祖父果世濟其美、子孫非大不肖、必受其福、祖父即不善、子孫若能幹蠱何遂遺殃、若夫積善而未獲福、或其偶也、不則善之未至也、積不善而未遽獲殃者、當觀其究竟何如、勿止言目前也、明太祖曰、作善即不獲福、天下无不可為之善、作不善即不獲殃、天下自无可為之惡、此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旨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疏下云、義以方外、即應云正以直內、改云敬者、欲見正則能敬、故变正為敬也。訂疑當云敬則能正

程傳、直言其正也云云。○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訂疑此二條是正意

○又曰、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內、心敬則內自直。○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此二條重直內、是程子平日主敬之學、然于方外太略、恐雜于禪也。問敬義如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却是都无事也。觀此條之答專務直內不務方外者、足見上條所言有病。

龜山楊氏曰、守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于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訂疑自无病

問義形而外方、朱子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于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本義、此以學而言之也、云云至末。○訂疑、文言不疑所行分明是解无不利、本義移向不習上說、恐非正旨。○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以直內是无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端正云云。○又曰、敬義功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憍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矣、然專言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不免于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敬矣。○又曰、文言將敬字解直字。杜光本曰、

敬字解直字似當作正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敬而无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于君事親則悅于親交朋友則信于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

潛室陳氏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不言正以直內何也蓋以正觧直則可以敬觧直則不可轉正為敬者蓋才敬則心必正敬則竪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處為下一轉語即喚起精神所以敬字更有工夫

紫引直其正也二句似元者善之長也以下四句君子敬以直內二句似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正義二字以見成之德言（訂疑愚謂是解說字義无功夫）然直不自直必由于敬方不自方必由于義直即主忠信方即徙義直即心无私方即事當理 ○ 正謂本體如善惡未著也而善善惡惡之本體如鏡之空矣是非未形也而是是非非之本體如衡之平矣此說未當泥于靜也義謂裁制善善惡惡截然而不可易如鑑之能別妍媸也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移如衡之能別輕重也此說于義字亦未盡（二說其寔无病）正是无少邪曲義是无少差錯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分動靜本體存乎內裁制見乎外太極圖說下

朱子曰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既發也必主于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此以敬專屬未發時可疑（杜光本曰玩敬行焉何間斷之有二語朱子亦未嘗以敬專屬未發時矣）

程子動箴曰誠之于思者所以直乎其內也曰守之于為者所以方乎其外也此則敬義分而為二（不如云敬義分而為內外）若中庸之致中專主未發者言靜時之敬也其動時之敬所謂致和者則直方兼有蓋自其一念之萌以至事為之著皆在所謹其謹于一念之萌者亦所謂誠之于思也其謹于事為之著

者亦所謂守之于為也則直方合而為一

訂疑敬統內外兼動靜貫終始者也蓋人心是活物除寐而无夢之時是无思无慮寂然不動其他醒底時即无所事為此心亦无一息閒所以孔子說出入无時莫知其鄉古人恐此心不能无所繫屬故平時設為詩書六藝以涵養此心使他不走作向邪僻上去又恐人有坐馳者身雖在此做這箇心却用在鴻鵠上去又說出敬以直內法子敬以直內有兩件或无事此靜坐則齊明整肅如對神明曲禮所謂儼若思也然此等時最少或有事于詩書六藝則當主一无適无身在這裏而心遊千里

之外這便是敬以直內中庸所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以致其中者此也及其有感而動將向乎事爲之際此便是動時了則將向時所爲詩書六藝以涵養此心推極知識者省察此意揆度此事而以理裁之使其不少差謬這是義以方外直內者不偏不倚也方外者无過不及也敬者義之所由精義者敬之所利用也義有千百敬只一箇此即一貫之道也

蒙引不肯以敬以直內專主靜時說者泥于六二之動字說不去也愚已有辨在象傳

蒙引此以學而言之也蓋六二爻辭純以德言文言重敬義上

是以學而言之也學者德之所由成也又曰于乾而得進修之方于坤而得敬義之訓學聖人者由于進修欲進修者先乎敬義

訂疑本義後錄程傳一條蓋由大全以程傳與本義並行成矩單刊本義因本義有程傳備矣一句故並錄之非本義原本也履大象夬九五小象所錄程傳倣此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程傳爲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　訂疑此文言本義

平菴項氏曰陰雖有美含之絕句以含之連下文者非

訂疑爻辭含章可貞以處言亦泛言也或從王事以出仕言本義從之象傳文言以含章連從王事作一事讀程傳從之若依爻辭本義則含之絕句爲是若依象傳文言與程傳則含之連下文爲是玩文言用以字代或字是以含之連下句

彥陵張氏曰弗敢成三字原所以含之之心也當以含之連以從王事爲句

中溪張氏曰弗敢成者非其才有所不足其分有所不敢也凡

地之于天妻之于夫臣之于君其道皆然則得以陰從陽之正下獨言地道舉其大者耳

蒙引要認成字與終字分別處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也終者无其始而僅終其事也

訂義愚謂訟六三之王事與此爻王事不必是天子之事如詩邶風王事適我衛風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唐風王事靡盬不遑蓺稷黍秦風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是時也周室東遷王之號令不行于天下列國安得復有從王事者哉凡言王事皆泛言國事爾如官家縣官古謂天子今相胥爲縣庭知縣之通稱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
疏通曉物理也○程傳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于理○
進齋徐氏曰通理文无不通
蒙引是黃中處通而理也蓋黃中非通則无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言黃中必並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內也凡道理在中者皆通理也人之一心本具衆理而應萬事故謂之虛靈一理渾然仁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執禮足以有敬知足以有別所謂黃中者在此所謂通理者亦在此但六五之黃中專以順德言耳當云同一順德也在親親則如何在尊賢則如何于敬大臣則如何于柔遠人懷諸侯則如何皆說順德各有條理而不容紊者也又當知黃中通理是以養成之德言如天性之妙則人人同具矣
訂疑疏傳徐氏通理串言為一事蒙引分為二件而串言為是○蓋文言黃中正位居體皆以二字為一義不應通理二字獨分二義也
洪氏大法曰黃中中德蘊于心通理正形容中德之妙即所謂美也非中德之外別有通理就其中而析之則隨事隨物又各有條理而不亂也
正位居體
蒙引正字活看謂當尊也體乃禮體之體如人君之體大臣之體為政之體之類謂能溫恭接下不以尊貴自居用上敬下也
洪氏大法曰承上文言中德之發越也
訂疑貴不期驕而驕富不期侈而侈正位居體則驕亢之心不形于動靜像泰之意不介于儀容所謂暢于四支也○黃裳二字本是一物分釋不得而文言乃分釋焉故本義渾云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按天玄而地黃衣圓象天裳方象地黃裳皆坤地之象也人君恭己南面垂裳而治所謂正位居體也六五坤體故不曰衣而曰裳在上卦之中故曰黃黃地之色亦中之色也正位居體言其居尊位有人君之體也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言其有是德而居是位也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疏黃中通理是美在其中有美在中必通暢于外故云暢于四支
蒙引黃裳分言則黃為中裳為順合言則雖中故順爻辭合為一象文言分為二爻辭本義以中順合言今文言曰美在其中

而暢于四支、則中在內而順在外、其寔一也、天下无形于外而不本于中者、此處孔子又是把順從中發出來底說、斷不得與爻辭同、

訂疑 美在其中、即象傳文在中也、即本義所六中順之德充諸內也、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即爻辭黃裳之見于外也、蓋黃裳見于外者也、取象黃裳者、因六五有中順之德也、五為中六為順黃中為中通理為順、正位居體為居尊內有中順之德、故曰美在其中、黃裳被乎四體、故曰暢于四支、正位居體則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矣、故曰發于事業、蓋文言本意、黃中通理以德言

正位居體以位言、美在其中四句、通言以釋元吉之意、被諸家解得零碎无理會了、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疏 陰盛為陽所疑、陽發動、欲除去此陰、陰既強盛、不肯退避、故必戰也、

本義 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云云

臨川王氏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訂疑 此爻辭本旨、而非文言本義、

平庵項氏曰、玄黃者上下无別、所謂雜也、曰疑于陽、曰嫌于无陽、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君、楚公子圍之美矣君哉也、然終以野死、則何利哉、

訂疑 陰疑于陽、陰之罪也、稱龍以戰、陽不為之下而伐之、陰恃其盛而敢與之抗、故戰于野、陽來伐陰、至于陰之地也、陰疑于陽、則陽固龍、陰亦龍矣、故曰龍戰、而无大小之差、然陰雖疑于陽、而猶未離其類、故稱血焉、言陰亦傷而見血也、杜光本曰故稱血焉底血字、畢指陰講、與爻辭不同、臨川王氏之說、訂疑所以不取也、合言玄黃、言陰陽俱傷也、天子有征无戰、言戰者諱

天子之敗也、言龍戰則陽傷可知矣、恐人以為傷獨在陽、是助陰之虐矣、故曰其血玄黃、言陰亦傷、不獨陽也、以抑陰也、天玄而地黃、只以玄黃分天地之色、言其皆傷、不必如世說重陰陽定分、為尊陽抑陰也、

䷂ 震下坎上

程傳 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云云、雲峯胡氏曰、屯彖繼乾坤之後、上下體、雖震坎艮、坤交乾而成也、震則乾坤之始交、故先焉、

訂疑 唐李鼎作取序卦冠之卦首、故程傳各卦辭之前、先以序

卦傳之義補之。愚謂此當取附序卦傳耳。○按程傳只本序卦釋屯卦繼乾坤之後，未嘗以剛柔始交謂屯次乾坤之後也。胡氏之說非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程傳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 訂疑不取卦體卦德卦象，但以理勢言利建侯句說如彖傳

雙湖胡氏曰、元亨利貞、占辭也、當屯難之時、遽稱元亨、亦猶蠱

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

訂疑胡氏與程傳同論治亂循環之理，甚爲有見，但否剝蹇睽亦亂極當治，何不言元亨。分明是震以一陽動于下，有坎險之才，故可元亨耳。

本義其卦以震遇坎云云至末、○或曰、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利見大人同例。朱子曰，然。若自卜爲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己也。若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訂疑君侯亦有臣下推戴而立者。

雙湖胡氏曰、初九以一陽居陰下，爲成卦之主。元亨、震之動也。利貞、謂震遇坎也。非不利有所往、不可輕用以往也。易言建侯者二，豫震上也，屯震下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

訂疑勿用有攸往、彖傳无文，本義與胡氏皆以爲申足利貞之意。愚謂利貞所該者廣，謂占者當屯之時，凡事皆利于貞固也。勿用有攸往者、爲占出行者言也。諸言利往、不利往者皆然。利建侯、又另一事，易爲占卜以前民用，一句自爲一事，不必上下相牽扭作一事，如他經傳之言也。

牽引利建侯、亦須說屯難之時、利于建侯、如此方與彖傳合。故本義云不取初九爻義者云云。蓋當屯之時，固宜立君以統治

而得如初九者，又是得民而可君之人，故宜立以爲君也。訂疑須知建侯非立天子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云云○牽引自牽以下○本義皆云以卦體卦德卦象卦變，而此居諸卦之首，必先別言二體，使人知有內卦之體，有外卦之體，然後參之以卦體，不復拘拘耳。下條二體之德，二體之象，皆此意也。

訂疑卦辭本義云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乾坤猶言陰陽耳。故彖傳本義云始交謂震，說者乃據胡氏之說，謂此句承

屯次乾坤而言不思序卦出于周人名卦者不知的出何人㜁
果伏羲所命豈畫卦時即以屯次乾坤乎蒙引亦從胡氏非

動乎險中大亨貞

本義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吳因之曰人值此時大都事求可功求成而已乃聖人始終只是一箇守正別无奇謀秘計據其在險能動豈不是掀揭天地的才幹只是胸中不肯苟且了分毫所以異于功名之士

訂疑大亨貞固以其動乎險中矣而貞字亦取初九之居得其正也故初九之利居貞即卦辭之利貞利建侯即卦辭之利建

侯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旣屯有二義一難也一盈也若取屯難則上文動乎險中是也若取亨通訂疑亨通當作屯盈則坎為雨震為動動當作雷此云雷雨之動是也隨義而取象其義不同

本義陰陽交而雷雨作云云至末朱子曰此孔子又別出一箇道理說當此擾攘之際不可无君故須立君終不可謂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

訂疑草昧之世與承平不同不建侯分治則九州之廣豈一人所能鎮撫然建侯矣此時紀綱未盡布恩澤未盡沾教化未盡洽或有尾大之嫌或有功高之懼或有小腆之蠢或有遠人之擾所以武王克殷衆建諸侯矣而尚有不靖之多方漢高定大封功臣分王子弟矣而續有叛者之九起益建侯者大利大害之所在也然害小而利大夫子于建侯之後戒以不寧亦取震義也後世廢封建為郡縣失屯利建侯之義意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本義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云云蒙引經引之摠引其緒也綸理之隨各條理而合之也經綸世務

亦如此如先正其大綱然後就中理其節目此等皆借用字也

訂疑屯大象時說多就洪荒之世言非也聖人作傳原以教後人豈三代以下遂不用經綸乎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本義屯難之初以陽在下云云至末胡雲峯曰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于此爻之辭而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其事也利于建初以為侯也爻言利建侯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

訂疑利居貞泛言之利建侯特指一事而言後多倣此有云

利自建為侯者非也自建為侯古无此僭亂之事乃後世之亂
賊耳
姚承恩曰初九陽居動體本能濟屯但在屯之初動乎險中時
勢未可嘗試故教占者以且須盤桓莫輕自試利居貞者惟居
貞為利也此居貞之人衆共建為侯可收天下之望而成出險
之功故利
訂疑磐桓者象也利居貞方是教占者本義明甚姚氏不辨象
占之分利建侯謂利建此居貞之人為侯尤為强合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程傳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
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來居
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
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
雲峯胡氏曰乾坤初爻提陰陽二字此以陽為貴陰為賤陽為
君陰為臣 訂疑臣當作民 尊陽之義益著矣
蒙引貴以德言若以位言則是已為君了何以說得利建侯來
且成卦之主亦不是指以為君只以成卦主爻論如同人之二
衆與師之二雖有五在上也把他做主

訂疑程傳以志行正也為志在行其濟屯之用愚謂志行正也
以釋利居貞之義蓋君子素位而行素患難行乎患難不可失
其持守之正而為小人行險徼幸之事也蓋志在乎行正則无
終食之可違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无須臾之可離也常人
或能勉强於平時至一遭變故遂不免自守謂正道可行於平
日非所以禦變也失之志不立也故聖人作易六十四卦大半
言貞而於屯需明夷蹇困衆渙尤諄諄焉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註寇謂初也无初之難則與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 訂疑程

傳從之近亦有從之者
孔疏此爻因六二之象以明女子婚媾之事即其餘人事亦當
法此有如人逼近于强雖遠有外應未敢苟進被近者所陵經
久之後乃得與正應相合是知萬事皆象于此非唯男女而已
諸爻所云陰陽男女之象義皆倣此○字訓愛也
程傳婚媾正應也寇非禮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于初所以
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
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
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偪于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

剛而爲義更不計初之德何如也易之取義如此○或問匪寇
婚媾程傳何如朱子曰此四字文義不應如此費力解○或問匪寇婚媾
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云云至末○朱子曰耿氏解女子貞不
字許嫁笄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
得有理○或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
中此等取義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
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洪氏大法曰六二之難乃事之屯也非世道之屯也如子卿之在（此與孔疏）
（洪推開說程傳亦有此意）
漢南仗節嚙氈而終歸漢室于十九年之後雲長之在許昌辭

金却印而終歸玄德于報效之餘此十年乃字之貞也
訂疑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言難進之意匪寇以下爲占婚姻
者言也偏指一事也[illegible]做此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蒙引二五相應理之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程傳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
中
本義陰柔居下云云至末○丘氏曰即鹿无虞者不量而進勞

而无功也（訂疑與傳不同）
訂疑按朱子他處引此亦作虞人○即鹿二句以田獵言君子
以下乃正言處屯之事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云云至末
訂疑程傳本義與呂氏皆以求賢濟屯爲言愚謂屯有幾般有
國運之屯九五是也有天下之屯卦辭彖傳大象傳初九是也
有一人一事之屯六二六三六四上六是也即言濟屯亦有大

小之分不可混說世道上說○求婚媾程傳本義及呂氏作求
賢濟屯言兩胡氏及朱子小註以男女婚姻言皆通而程傳本
義及呂氏爲是蓋以六二爻辭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觀之則是
男女婚姻之事若以六四之時之才觀之則大凡人當屯難之
時進退維谷不能自存求婚媾親戚以相濟此情理之常也且
初陽男也四陰女也若以男先于女之義言之則四女不宜先
（于求女求賢之說供說不去）
求初男也故曰程傳本義及呂氏爲是
蒙引舊說皆以求字對往字看謂初求四而四往應之今覺不
安大抵爻辭非爲男女婚媾設也蓋六四陰柔居屯才不足以

自濟初九以陽剛之才守正居下以應于己可取以自輔也宜
必拘拘男倡女和哉本義云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只云下有得
本義分曉求不云下之求我也語錄謂程傳四往求初之婚媾為未然亦
未定之見與本義不合
訂疑既曰乘馬班如矣與六二上六之難一也而云求婚媾往
吉无不利何也曰乘馬班如外事之占也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內事之占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蒙引彼謂待求而往請問六四專為婚媾之占乎抑為處屯之

通占乎若專為婚媾之占則與上文乘馬班如之意果相偶乎
若謂意不相屬則本義然字又无謂也若為處屯之通占則六
四居上不能自濟乃欲在下之賢者枉己以求濟之然後從而
許之采何說也恐程傳本義不可易二胡之說不可從也
訂疑蒙引說是然謂上下文意必相屬則亦不盡然也蓋易為
卜筮而設或一爻通指一事或一爻而言數事或此泛言而後
又特指一事或先專指一事而後又泛言不比他經傳一事說
到底只是一事上下文義必相承也
梁山來氏曰明兼知己知人二意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程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
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于其名位非
有損也 訂疑難說无損 雖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
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屯膏是威權不在己也而欲驟正之求
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
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
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
以至于亡矣 按盤庚宣王乃大有為者程傳全費講 ○朱子曰

程傳也失契勘唐之僖昭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 訂疑謂
昭宗 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實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
謂僖宗 不知東漢時若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何如只是那
時都无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變動
便成大病
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云云至為屯其膏之象
訂疑程傳惜五之无輔本義兼得初九之得民皆為九五惜也
而非也上有賢君則下有賢臣武丁之時商道衰矣而學于甘
盤形求傅說委任賢相商遂中興宣王之時周室亂矣而周召

共政吉甫山甫方叔樊侯輔之周室復振今九五誠賢君乎初九賢侯方伯之職也六二賢相忠順之佐也何遽不可濟乎爻辭明曰屯其膏象傳明曰施未光皆罪其聚財斂怨而不肯公利于下如紂之鹿臺鉅橋德宗之瓊林大盈以失人心至天命已去徒抱空名于上復何能為乎雲峯胡氏亦云（此所以大貞凶）（自當作如此解）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訂疑專咎其平日之膏澤不下于民也若云初九得民于下九五有膏潤而不得施將任民心之離散乎恐孔子當田恒六卿之時必无束手待亡之理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程傳六以陰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訂疑陸德明音釋乘馬馬融作繩證反四馬曰乘子夏音繩程傳從子夏傳也愚謂馬氏為長窮厄之甚至于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東萊呂氏同

本義陰柔无應處屯之終云云訂疑亦與傳同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東萊呂氏曰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于亂亡止有兩符更不容停待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註筮者、決疑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能為初筮、其唯二乎、以剛處中、能斷夫疑者也、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

王氏畧例蒙卦陰爻亦先求陽、夫陰昧而陽明、陰困童蒙、陽能發之、凡不識者求問識者、闇者求明、明者不咨于闇、故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

程傳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二以剛中之德、為君所信向、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以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

訂疑大臣既已為君所信向、則當朝夕獻善敗于君以引君當道至仁可也、何又云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乎、伊尹于太甲周公于成王隨事而訓誠之、豈待其求而後應之乎、此如師之于弟子、聞來學不聞往教、此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義、若既受人之子弟而教之、則朝而授業、夕而程功、豈復待弟子之求

之而後教之乎

本義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蒙引物生之初物即序卦傳所謂萬物也非止謂人至卦辭方專指人○

本義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朱子曰蒙之意只是心裏鶻突

訂疑蒙之地在人則為習染之汙如互鄉之童子是也

蒙引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于蒙也一則以蒙者之能求二則以明者之善告○匪我以下只就明者一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字可見

訂疑蒙者所以得亨句不必泥愚謂此為發蒙者言其當如此耳

本義筮者明以下乃占法如乾九二云若有見龍之德云云耳○蓋文王繫辭更无兩意比卦本義若欲比人云云亦可見○或曰匪我以下專主明者固是至于利貞亦偏指明者恐未安獨指蒙者何如曰蒙安能便知養正哉蒙至知養正時便是先有以是發之者矣○一說發蒙與養蒙不同發蒙如未知而教之知未能而教之能是也養蒙則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也愚謂就教之知能時獨不可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耶曰發蒙者對前日之蒙而言養蒙對後日之作聖而言

訂疑養即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之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不責以難能不求效于旦夕之義

饒氏了心曰匪我二句不往教也初筮三句不輕教也　訂疑即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之意利貞不苟教也○所教者皆當知當行而不雜于異端曲學之私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雲峯胡氏曰卦象山下有險是一義卦德內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

訂疑卦象之義習染之汙也卦德之義氣質之偏也險而止險

謂跲跐難制止謂怠惰苟安胡氏已不能安不切險意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傳志應也五之志應乎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自尊大也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發而後禁則捍格而難勝養正于蒙學之至善也　訂疑學當作教○程子曰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久則習若固有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見偏持于內異端交鑠于外欲其純

全不可得矣人皆知學當爲聖人亦皆知聖學不外于正却不知惟養正于蒙總是聖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云云至當其可也○厚齋馮氏曰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雲峯胡氏曰蒙豈无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五之志未與二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以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

○蒙引以亨行時中也只說到瀆蒙也任雲峯兼說到利貞非也○訂疑卦辭既說養蒙之事則早諭教之意不消說了此胡氏所以爲贅也○聖功從正字生來

本義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

蒙引蒙而養之以正即此是作聖之功○語錄作聖功處與本義不同○杜光本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現上文語氣自當專指明蒙之養蒙說若兼指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使己不合而參子語錄及專指蒙者之自養失之遠矣此本義之所以不從也

○入聖之域雖在後日作聖之功就在今日

東萊呂氏曰說者多言發蒙者不可自居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應然後可教苟急于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認此意亢然不復與學者相

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于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應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訂疑學而時習之即有朋自遠方來（東萊之意得此解暢）又曰德不孤必有鄰人性皆善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此感之本也曰有教无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无誨焉聖人誨人不勧之意又諄然藹然見于辭色之閒此感之情也故我不求童蒙童蒙自求我聖人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註山下出泉未知所適蒙之象也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蒙引語類說山下出泉之象只在泉上故本義云云不及山象○朱子嘗作蒙齋銘又以果行法泉之達育德法山之靜考之語類朱子說書前後不同者亦多

真西山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于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其靜止故泉原之出者无窮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

之有本則其德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溢用之謂也
訂疑按朱子曰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蔡季通云育德此語又與本義有漸二字不合是艮止又曰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季通與蒙齋銘分言之真氏串言之分說是○或曰德者行之體何不先言育德後言果行曰通觀大象傳凡取兩象之義者類先下卦坎下而後上卦艮上如蠱與臨是也○本義必行釋果字有漸釋育字
蒙引果行育德固君子之所以養蒙而正者又果行育德之方亦必先之以所當深察而痛絶之皆根以其不正也也揚墨之行非不果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而非吾

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能果行育德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終于蒙乎聖人于蒙卦只管教人以開蒙之道亦是聖人之情見乎辭○訂疑卦辭就教者言大象傳就學者言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諭引之而屢違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書曰扑作教刑是也　訂疑楊氏引書本程傳下民之蒙也與本義異其引學記則與本義同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云云○朱子曰發蒙之義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
訂疑既蒙矣何知求人發他還是父兄發之或易子而教之耳
本義就發人之蒙說是正旨小註是占法
雲峯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一于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義也故吝
訂疑敬敷在寬之道官之于民師之于弟皆然也
蒙引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如一箇愚魯貲質又出在僻陋所在尋常人家所以其蒙滋甚　訂疑此即蒙之意蒙之地之分
或曰誨人不只是先生教子弟如小民无知違道犯令之類須

用刑人桎梏亦所以教之也以往吝非唯在彼有所不堪而在我亦失其敷教在寬之道矣
訂疑程傳作治民本義作教人而蒙引又兩從之愚謂發蒙之事治民教人固皆有之但在治民則刑人桎梏皆實事所謂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制官刑具訓于蒙士是也在教人則二者是取象所謂夏楚之威亦是教刑但非桎梏爾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程敬承曰蒙之初曰發初固易發也家人之初曰閑初故易閑也象曰養正

而初曰正法法以濟其養之所不及也要之用說以觀其後則養之義自寓于法中矣

說統此只據蒙之初論箇教法該如此初字最重 訂疑朱子亦曰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與此同另一說也與彖本義合而與爻辭本義異爻辭即指發初六之蒙也師初六本義云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亦不論爻之材只就初字上立義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本義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云云至末朱子曰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 訂疑物所二字當衍 安能包蒙剛而不

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大抵蒙卦除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惟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雲峯胡氏曰此爻具三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兩占辭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三象字兩爻字見得三句取象自具三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家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又于應爻見之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 訂疑胡氏此段精極蒙引猶執舉業家數比而同之何也

訂疑本義占者有其德謂有剛中之德 觀此可悟讀本義之法 當其事謂或當包蒙之事或當納婦之事或當有家之事也 即可悟讀易之法 包蒙吉此爻之本事也納婦克家所及之餘事也易中此類甚多當例推之蓋易為卜筮而作繫辭時偶見卦爻中有此象具此義則並以此事繫之又或者見前人曾以某事占得此爻後來獲某應至于繫辭時看得此卦此爻實具此理故並及之亦未可知所謂知以藏往者此也不似今人作文字一段止言一事也今人必欲比而同之貫而屬之遂以所占之實事並看作假借譬喻語如詩之比體

可笑且如此爻本言治蒙之事而講者必扭為臣道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程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訂疑剛柔接不止子克家一事為然包蒙納婦孰非以其剛柔之接哉單舉子克家者省文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云云至末

隆山李氏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

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之也
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
舍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此女子之蒙者也○
訂疑就震坎之性言亦巧○然謂六三從九二爲見金夫則不然○
以上九未始非陽也○此程傳不及本義之確處○
劉向列女傳秋胡魯人取妻五日去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
見路旁婦人採桑下車謂曰吾行道遠願託桑下下食下齎休
焉婦採桑不顧秋胡子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貴郎
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力作採桑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
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逸之志收
子之齎與私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呼婦至乃向採桑
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馳驟揚塵
疾至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
不孝好色淫逸是汙行也汙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
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取
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河而死○本義引秋胡○特以解金夫二
字○非謂其妻亦見金夫不有躬者也○
又今以此爻爲蒙之不可教者不必然也○易之取義多端○豈可

拘發蒙一事乎○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說以女行不順故也○程傳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
也○本義順當作慎云云　訂疑順如字亦可○本義解順字多作
慎不必然也
蒙引參義曰立身一敗萬事瓦裂男取不正之婦女有不正之
行皆无所利矣推而言之○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交際○安往而不
然哉○訂疑推而言之云云○既不戾本旨○又可推廣餘事○主客明
白○本義无攸利事戒取女之人正旨也兼戒女不必○
六四困蒙吝
程傳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于昏蒙
者也○訂疑傳先以六四之本質言○而後言其遠實○陰山李氏
曰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闇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下隔
六三○欲從上九○則上隔六五○獨遠于陽○无以發蒙而久困○
本義既遠于陽○又无正應○云云至末○中溪張氏曰天下之蒙○
皆可教也○苟能隆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蒙
引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此朱子開物成務之精
意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註陽稱實也。○疏六三近九二。又應上九。六五近上九。又應九二。唯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獨遠實也。訂疑平庵項氏同。

程傳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于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于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于賢明之人也。

訂疑六三雖不遠于陽。又與陽應。然自家先陰柔不中正。如朽木糞土。良工无所施其雕朽也。六四柔正。資質差勝于六三。然

又以遠于陽而困焉。見人之成德。一在立身。一在親師取友也。○本義實、叶韻去聲。訂疑今本以隸小註細字分書、非也。○鄱陽董氏曰、今易自坤以後。六十三卦小象傳散入爻辭之下。遂不可以韻讀之。本義一用古易。故多論叶韻。而尤詳于小過既濟三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訂疑小過既濟二卦本義未言叶韻。乃蒙六四艮六五未濟初六小象傳與雜卦傳本義言及之。茲謂本義尤詳于小過既濟三卦。何也。

蒙引獨遠實。不兼本義所謂又无正應者。亦如屯之利建侯。不取初九爻義。比之九五位正中也。不取卦之羣陰皆來比己意。

皆舉重而言。

訂疑以遠于陽爲遠實。陰虛陽實。分于此矣。

六五童蒙吉

楊龜山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故雖童蒙乃吉。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此道也。訂疑湯高宗皆非童蒙。當云太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云云至末。○雲峯胡氏曰、屯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爻于初言之。蒙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

爻于五言之。五、應二者也。知童蒙之爲五。則知我之爲二矣。○蒙引此童蒙。與卦辭小不同。卦辭只說蒙昧。五童蒙。則言其有柔中之善。純一之心。純則不雜。一則不二。有安己之心。而无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誠。而无再三之瀆。則德性已明矣。○飛航講意純、則不雜。一、則不二。未發、則私欲之心未起。欲、指底廣。如聲色貨利遊宴征伐神仙土木等。言、就德業言。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也。如成王學于周公。冲人同未在位。學有緝熙于光明。訂疑未發、指私欲言。固是。愚謂還有先入之言一節最壞事。初學者先入之言。如初生之兒。頭一口乳。終身性情嗜好由

此而定又猶布帛一入染缸黑了後再不入他色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雙湖胡氏曰、順以爻柔言、巽以志應言。○蒙引即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者也、訂疑當兼純一未發以聽乎人上二句正起下二句也

蘇氏了心曰、順、柔順、巽、聽從之也、○崔子鍾曰、順則善從、巽則善入、若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改、說而不繹、雖明師亦无可成之理、訂疑此重巽與前說不同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程傳九居蒙之終、訂疑對初言 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伐擊之、為寇指蒙極之人言 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貪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又以為寇主擊蒙者言 上下不蒙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云云至末、○朱子曰、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件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卻事事有用、若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

雲峯胡氏曰、本義釋此爻、與九二相應、蓋所治既廣、而又攻治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又取必太過、是欲去其害而反為害者也、故曰不利為寇、人性純一未發之蒙、不能不為外誘所化、惟為之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雖過于嚴、亦為得宜、故曰利禦寇、

蒙引上九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雖然、須其用之何如耳、若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擊之乃以害之也、何利焉、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擊之乃益用也、何不利、○擊蒙即今之用鞭扑 當作夏楚 也、為寇、是擊其課程不大進、而責效于旦夕也、禦寇是擊其好玩耍遊蕩、以收其放心者也○凡事皆然、不止為

誨人也、此是餘意、正意只是誨人、

王臨卿曰、禦寇、據本義是虛象、據程傳是實事、味上下順一語、上指上九、下指六三、三為坎之陰、有盜之象、在女子既為見金夫不有躬、在男子亦必嗜利徇欲之極、濟惡怙終之徒、敢于為寇者也、擊之則不敢縱惡為寇、為寇者不利、則禦寇者利矣、

訂疑蒙與寇、皆不必指三也○程傳初上皆指為治者言、初主用刑、上主用兵、此治天下之蒙者也、本義則以治寇者影說治蒙、愚謂、擊蒙本事也、禦寇別及他事也、亦如包蒙本事也、納婦克家、別及他事也

郃陽張氏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唯二上二以剛居中包蒙以
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訂疑包蒙便自寬嚴並用了（九二以剛乃以寬濟其猛耳故本義云剛而不過）如張氏之說則是凡一蒙者必須
用二與上兩箇人治之方可
彖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註合上下之頑故莫不順也為之捍禦則物咸附之若欲取之
則物咸叛矣故不利為寇利禦寇也 訂疑此以用兵說程傳所從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雲峯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寇

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止而止之下之順也 訂疑註上
下皆指所治之人本義胡氏上指治寇者下指所治之人
訂疑漸九三利禦寇象傳曰順相保也與此皆艮體之上爻皆
言禦寇取止之義也寇者人之所同惡我能禦之故蒙曰上下
順漸曰順相保皆就實事言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程傳乾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
進也

本義需待也云云至末○朱子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
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
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蒙引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
行恒易以知險也需而有孚如何人之所需有出於勢之不得
不然而非其心之寔然者故貴有孚所以能有孚者以知義命
故也知義命則自然安于需故光亨光亨以心言即坎之維心
亨有孚以心言貞以事言謂需得好也光亨亦是心光亨吉
亦是其事吉也世固有心孚而事不正者故兩言之○有孚光

亨貞吉所該者廣利涉大川獨舉其最大者言
訂疑有孚矣又曰貞何也曰需者欲有所為而且待也如迫于
時勢而姑待之不是心安意肯則不孚外雖需乃出于不得已
其寔心中有多少煩躁如何得光亨或需而有孚則光亨矣然
所需之事或不正豈有能吉之理哉且如欲為盜賊者劫人以
時勢不可而且待之且其心待之然其事不正豈亦得吉又
舉業家咸以君道說乃彖傳位乎天位意卦辭蓋泛論事理也
涉大川需中之一事時人作濟大難言亦是舉業耳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程傳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𥙿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

訂疑坎在前而能需者正以其剛健也程傳似聖人恐剛健不能需今幸其能需而云云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朱子曰以正中以中正只一般這只是要協韻利涉大川是乾去涉往有功是乾有功也

訂疑往有功也彖傳似已推開說者不專以涉川言也○朱子答呂東萊曰方讀得上經其間未曉處不敢强通也其可通者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亨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凡此之類不一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也由朱子此言思之則于前者蒙九二之納婦克家及上九之禦寇爲別及一事之說有據矣屯之勿用有攸往豈非他事元亨而獨不利出行乎需之利涉大川豈非他事固光亨貞吉而涉川尤貴于能需者乎○需字當作衍文

蒙引利涉大川文王本意謂占得此卦者利于涉川而已或病其拘而先儒往往用己意立說謂凡利涉大川皆利濟險難之義則是以涉川爲占中之象而非直指之辭矣如乘木舟虛之類便不通訂疑如訟云不利涉大川于濟難上說不通便又云不利篤虛從之辭則于入于淵句又說不通了不遇難者得此占爲无用矣且人之涉川必有事也大而朝覲仕進小而商賈行役之類凡陸行不通者皆當出此如其利也則事已濟志已行矣又何拘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疏坎爲險爲雨不言險雨者此象不取險難之義雨是已下之物不見需待之義故不云險雨也不言天上有雲而云雲上于天者若是天上有雲无以見欲雨之意故云雲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　訂疑彖傳原无取卦德之例故不云險

程傳君子觀雲上于天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東萊呂氏曰雲上于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于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麯蘖之託昏冥之逃者異矣

○朱子曰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
道者亦猶是也
訂疑程傳呂氏皆就學者說飲食宴樂中有涵養工夫朱子此
說亦指學者言而不說工夫愚謂學者家修工夫无有窮盡以
孔子之聖猶憤樂終身刪定之功死而後已那有无所復為之
時即曰以飲食宴樂為涵養然亦末已本義事之當需者云云
便該得廣無可疵議
飛航講意必在己所當為者俱已停當方可俟如成康際文武
周公之後法度已立紀綱已明始不容更有所為若一切不事

事則非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王氏畧例避險尚遠
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于險之象也云云○蒙引在人事只是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无道危行言遜之類是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蘇紫溪曰患難亦人所時有但不與之相犯難何足困我常即
孚貞是也
訂疑犯者自取之謂患難人所時有天作孽猶可違也犯者自

作孽不可逭也郊沙泥血穴時也勢也天之為也不犯難而用
恒衍在中而終吉敬慎不敗勿自致寇順以聽而出穴敬不速
之客而終吉人之自盡以善其需也卦曰孚貞蓋如此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本義沙則近于險矣云云○蒙引沙則近于險矣在人事則如
與不善人為鄰或同僚之類故小有言此猶以地言事與時亦
有然者如智果與智伯同宗知智伯之立也必滅智氏而別于
太史為輔氏是事之近乎險者也如晉人假道于虞之時百里
奚知虞之將亡而先去之是時之近乎險者也

訂疑智果早自別為輔氏此亦時之近險者耳如蘧伯玉聞孫
林父甯殖之謀廢則自近關出孔子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
至河而反乃事之近乎險者也
蒙引沙水涯之物故為近險之象在人則為小有言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訂疑程傳本義同意○蒙引衍寬意只是剛字是能寧耐者訂
疑德衍恒易有寬意
訂疑按周禮註下平曰衍以地言從沙字生出衍是近水之沙
平坦不陷江海之瀕其洲渚之高出者皆砂積所聚也今需于

沙雖近于險。然九二以剛在下卦之中。則如沙之平衍。可以暫據。尚不至遷溺也。偶見及此。漫錄之。然十翼中于此等處瑣碎字。不肖着意。必不特釋沙字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訂疑 程傳本義意同。○蒙引三去險愈近。以地言。過剛不中。以行言。所處之地已濱于險。而又以過剛不中處之。其能免于害乎。過剛不中只貼致寇至一句。

洪氏發明曰。三居危亂之邦。爲需于泥。使以剛中處之。猶可不陷。乃過剛不中。祇自速其災者。大抵諸爻去險遠近係乎位。其

陷不陷則由乎德也。初得意遠去。二知幾固守。三則自取禍敗。

飛航講意。陳蕃當漢末。宦官弄權。欲去王甫曹節。卒爲所傷。是也。訂疑 如黨錮諸人是也。陳蕃猶不甚切。

訂疑 處危亂之邦。是舉其大者言之爾。凡事皆然。不止此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程敬承曰。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本義四交坎體云云。○蒙引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而得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吳因之曰。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唯柔正則能需而不進。然非束手聽命。其間必有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六說甚精。但當見之象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

梁山來氏曰。坎爲血。又爲隱伏。穴之象也。

訂疑 或謂二爲王臣遇難者。四爲大臣罹國難者。愚謂不如泛論。人人可用。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雲峯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蒙引順以聽。爲出自穴一句說。非順不能聽。○就陽剛說則爲守耐。就柔得正說則是能聽順。然總歸于能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訂疑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與程傳同意。○朱子曰。坎體中多說酒食。想有此象。今不可考。

蒙引象傳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即九五之需于酒食。安以待之者也。安以待之。就是有孚而得正處。故承以貞吉。

訂疑 大象君子以飲食宴樂。即此爻之意。

梁山來氏曰。優游和平。不多事以自擾。无爲而治者也。○洪氏

大法曰漢文躬修玄默而垂拱以守成宋仁宗仁儉率下而恭默以待化是已○蘇氏了心曰其于天下事當為者已无不為至此惟端拱无為以俟太平之自至爾此人君處需之正道也由是无為而民自化篤恭而天下平何吉如之 訂疑稽出當為已為意好

陸衞成曰彖象之義其備于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正中也

象曰需于酒食以中正也

梁山來氏曰即彖傳正中 訂疑此已並貞吉釋之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疏三人謂初九九二九三三陽終欲上升不待召喚而自來 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居險之極極則變矣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人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促之而自來也聲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凌之理故終吉也 訂疑不當指三客剛暴

本義柔不能禦而能順之云云○蒙引柔不能禦而能順之非唯不能禦亦不當禦亦不須禦也九三吾正應也初二吾正應之同類也亦必于吾有利而无害矣禦之何為以情而言上在險中不能自振得同類之來云何不喜而欲禦之耶且三人非惡客也終吉者借三陽之力以出險也 訂疑辨得痛快梁山來氏亦云○杜光本曰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本義此語亦是誤信了程傳雖甚剛暴四字

蒙引六爻吉不同不全係去險之遠近其要只在能需不能需之間耳初去險雖遠然非用恒不能得无咎二雖未甚近險然非剛中亦不得終吉三去險雖近然非過剛不中亦未必致寇

至四入于險矣然以柔得正終能出自穴若九五則以需而得吉上六則以敬而終吉合而觀之則君子遇險之道可得矣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王弼畧例彖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若以上為陽位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註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

本義以陰居上云云 或問不當位如何、朱子曰、凡初上二爻皆无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閒僧家之有西堂之類、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三原王氏曰、雖不當位、亦為未大失、况上六當位、得不終吉乎、

訂疑王氏說近亦有從之者、然困上六亦云未當也、便說不去、愚切以為此或夫子一時之偶誤、然于困上六未當不宜又誤、從程朱之說可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疏凡訟者物有不和、情相乖爭、而致其訟、凡訟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吉也、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利見大人者、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不利涉大川者、以訟不可長、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

訂疑程傳與疏意同

潛齋胡氏曰、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廣訟之相逐是也、終凶、雍子納賄蔽罪邢侯是也、 槃澗董氏曰、坎險為窒、紫引若理直者、必求盡其直焉、亦何為得凶、曰、此對有孚窒惕中者言、非指理直也、觀上九本義云、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可見、

訂疑天下亦有理直而訟、或為勢力所抑、而不得伸其情者、亦只得中止、若恃其理直而必求伸、亦必得凶、此事愚嘗親見、不可勝記、疏自有理、胡疑初曰、惕者不敢以理自恃也、蓋无理者、聖人自不許其訟、其言凶不待論了、其言訟者、必有理者也、觀初之不永所事而終吉、則知終凶不止无理者矣、

〔視二九本義與[illegible]精大合看〕

洪氏大法曰、涉大川、无其理而駕其辭、將无所不至、反以喪實取敗、故不利、 訂疑本疏傳非然、與上文似複、愚謂此自別及一事耳、

陸庸成曰、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上也、中止之猶吉也、終則凶矣、 張侗初曰、終凶者、如恃其孚、終極其訟、以求全勝、便是不惕、則不止喪德、且怨結禍深而凶、 訂疑說到此處、令理直者亦儼然思反、真有德之言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紫引上剛以制其下、下必有所不堪、下險以伺其上、上又為其所胥、以上下之勢言之、有訟之道也、以一人言之、內險心既忍

于害物外健力又足以遂忮以二人言之已險能挾彼之短彼又健能為我之敵而不屈凡此皆訟之道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㮣引釋中吉而兼引有孚窒惕猶同人釋利涉大川而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恒之釋利貞曰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又曰剛來而得中易中卦變首此朱子啟㮣考變占下註曰卦變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而後方有此也伏羲作易六十四卦一齊都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无所不可又大全卦變圖下註曰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

訂疑卦名亦有以卦變取者如隨賁升是也如名是伏羲所命則卦變亦是伏羲所取矣若止為後天所取則伏羲名卦或別有所取而孔子彖卦或非卦名本意皆不可曉

㮣引以理言之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己之間俱廢其業雖得不償失也豈君子之所樂哉謂之不可只據理言

或曰尚中正尚字貼利見意是人尚他㮣引曰如此則與九五象傳同

訂疑彖傳象傳互相發明者多矣同亦何妨而斂之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傳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絶訟端于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訂疑本義從此王龍溪曰此即皐陶期无刑孔子使无訟之意非但慎交結明契券也辨上下定經界使其安分而无爭知耻而能讓皆謀始之道彥陵張氏曰作事謀始不專為絶訟而絶訟之道亦在其中凡事違于人情者必杜其隙則爭端自絶凡立朝不分朋黨講學不分門戶是也（亦是舉此二者以槩其餘）

雲峯胡氏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始則訟端既絶中與終不必言矣

㮣引有爭是非者有爭利害者只是兩端

訂疑君子爭是非小人爭利害然能別是非不必言利害所以无訟爭利害則不復顧是非所以多訟看來聖賢只求一箇是已苟是矣自不必復爭況斯民之直道猶存乎若爭利害則人

多有爭小小之利而後來所爭竟得不償失者論其致訟之始
皆不能懲忿之過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註處訟之始訟不可終故不永所事然後乃吉○胡氏曰不曰
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異其不成訟也　訂疑不用陰
柔居下二義亦自成理
訂疑陰柔居下不能終訟程傳本義臨川吳氏同
飛航講意陰柔无主訟之才居下則无可訟之勢
蒙引初六不終所訟者也然即其不終所訟而論之其始也雖

有小傷以及訟其終也不終于訟而得吉　一說小有言貼不
永所事非也蹇與需九二同言其傷我者小也
訂疑卦之六爻除九五為聽訟之主餘爻皆貴柔而賤剛故雖
以六三之陰柔不中正而其辭之善不減初爻蓋他事貴剛而
訟獨貴柔聖人之惡健訟也如是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張雨若曰全以理言非特屈于才勢之不足也　訂疑此註與胡
氏之說○杜光本曰程傳本義及楊氏吳氏謂陰柔居下不能
終訟是初之不永所事者非不欲永乃屈于才勢而不能永也
倘其才勢足恃則亦永所事矣是專責于此孔子所以于彖傳
曰訟不可成于象傳曰訟不可長詳上專以理言也其使民无
訟之意深切著明不比諸儒之解爻辭泥著初六二字單以才
勢言也
蒙引其辯明正貼終吉意需九二象傳雖小有言以吉終也此
曰雖小有言其辯明也益見其同
訂疑明夷初九主人有言震上六婚媾有言漸初六有言无咎
皆謂言語之傷也何獨此爻不同若果不同朱子何不別白解
之如云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程傳既訟矣必有小災或謂是遭官榜者不知初因有小傷而
訟其辯已明如何又遭官榜　杜光本曰據朱子語錄則小有言
自家作我被人傷如蒙引云始雖有小傷以及訟方是一說小
有言是我言求白于人正申貼不永所事殊覺重複果欲程傳
謂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則尤上僭不和所事下矣終
吉而于象辭亦甚費解難通矣
又按初爻无位為庶人之訟二三四上皆公侯卿大夫有爵土
者之訟也觀爻辭可見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註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以懼歸竄其邑乃可以免災邑過三百非為竄也竄而據強災未免也 訂疑春秋凡據邑者皆以叛書元咺歸晉固不免殺武仲據防雖不書叛罪其要君九二遁而非據而所逋者又三百戶之小邑故无眚也

訂疑程傳本義意同○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其本欲訟者誅其心而言之也但以九五勢不可敵故退避省約然則二之不克訟非不能 訂疑當作欲也勢不可也故僅可以无眚○雙湖胡氏曰初三四吉二僅无眚者以犯分于先不克而後竄非本无訟上之心也易于君臣之際嚴矣哉

訂疑九二正卦辭所謂有孚窒惕中吉者而爻辭云爾者蓋據其為險之主而言卦名之所由取者也

易閒曰此亦有土者之所爭非比閭閻編戶以細事相訐乃興大獄也

梁山來氏曰為險之主本欲訟者然以剛居柔在下之中既知其理之不當訟而上應九五之尊又知其勢之不可訟故歸逋云云

訂疑二為勢不敢分數多故象傳只就勢上說 杜先本曰本義雖未嘗全以勢言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三句卻歸重在勢上了來氏以理勢平講于爻旨不合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平菴項氏曰上兩句是爻辭下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上六象傳句法○蒙引此全以勢言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註體夫柔弱以順乎上不為九二自下訟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故得食其舊德而不失也

訂疑以食舊德為效非也

程傳處危謂在險而乘承皆剛與居訟之時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

本義六三陰柔非能訟者云云至末 進齋徐氏曰初三兩柔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又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象之訟不可成也

訂疑今皆從徐氏說非只如坤六二爻義而已但坤六三從王（說本雲峯胡）事始雖无成而後猶有終若訟六三則始終一无成也故本義

云不出則善

蒙引与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守常、貼食舊德不出、貼或從王事无成或從王事无成、亦以其陰柔質弱故也此句泛說與上文不相繫蓋爭訟利于怯從王利于才

蒙引食舊德、有是德、乃宜有是祿、故以名之、正猶以天德為天位然、

訂疑舊德者由其先世嘗有功德于國于民朝廷封以爵土使其子孫得世祿焉故曰食舊德班固西京賦士食先朝之舊德是也貞則不雅守舊且又要貞食舊德、守前人之遺業而不爭非分之獲也貞者、守法奉公如史記所云自全以蕃衛天子篤于仁義奉上法是也如所云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身亡就〻于當世之禁則貞之反也厲者、或以柔道而不免為剛強所侮也此以侯伯公卿大夫之有爵祿者言故二曰邑三曰食舊德四曰即命上曰錫之鞶帶　陸庸成曰、苟為吾舊三百之邑可井苟非吾命鞶帶之錫何羨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云〻

訂疑象傳從上、明是指從王意與坤六三文言同本義解為隨人非爻辭本義亦非象傳本義或謂泛言從人、不指從王、猶言不為魁也、尤附會本義而失之遠者

蒙引食舊德是說訟或從王事无成却別說與坤六三同且以或從王事就訟言則本文一或字與本義則亦必无成功亦字俱不通了況以王事為訟事豈可乎

訂疑若以王事為訟事夫訟有何功之可成乎又王事王字不必是天子說見坤六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云〻　雲峯胡氏曰、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于命之正、聖人貴改過如此　蒙引復即命、以事言渝安貞、以心言但復即命即便渝安貞非兩件也非有先後也　梁山來氏曰、復即命者、外而去其忿爭之事也渝安貞者、內而變其忿爭之心也吉者、雖不能謀始于作事之先亦能改圖于有訟之後也二之訟險之使然也其不克者勢也知勢不可敵故歸而逃逋曰歸者識時勢也四之訟剛之使然也其不克者、理也、知理之不可違、故復即于命、曰復者、識義理也、九四之復即九二之歸皆以剛居柔故能如此

訂疑諸儒以命與貞分事與心言然本義曰命正理也與下貞字終无別意殊重複恐按命者朝廷之命數也爵命也鞶帶命服之飾即此命字蓋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列爵班祿各有等序不可僭越九二以上五爻除五君位餘四爻皆有爵土道之訟二曰邑人三百戶三曰舊德皆以祿言也四曰命以命數言也上曰鞶帶以服言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若以氣數之命言亦可詩曰寔命不猶即命者以命自信也安貞者以義自安也猶愈于

正理之說復即命易瑩謂復還其舊就於上命先獲我心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林次崖曰不失正解吉字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

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所以訟元吉也訟者不遇九五則中正者禍陰詐者勝亂之道也○程傳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本義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訂疑元吉王肅程傳以君言本義以占者言而本義意尤明敏

盧川毛氏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于訟之大者豈得不聽考之王制周官可見所謂罔攸兼于庶獄獄之小者不必聽也訂疑此占法也○蒙引此亦以爻與占者相為賓主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訂疑卦辭利見大人彖傳尚中正也尚即利見之義取其聽之不偏斷之合理也諸侯之訟獄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不

之紂而之文王正尚其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註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

訂疑此不論其訟之曲直但因其終訟而耻之

本義以剛居訟極云云至終朝三褫之云云象

訂疑程傳本義及胡氏皆作假象非也初為庶人之訟自二以上除五君位餘皆有土之君及有爵之臣也其所爭或土田或爵命也古者世家世國或嫡庶長幼之間或朝覲會同班位次

序之際或比鄰壤地相接之界皆可致訟如爭爵而訟勝者受
服矣苟非其理終必見奪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或曰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至奪亦不足敬若思其（孔子視周公責其深切）
不足敬之心甚于三褫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是非只是訟便惱
他不訟便許他（杜光本曰世亦有冤深讐切不得不訟者聖人亦必盡惱也吳說足以維挽惡俗故訂疑采之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傳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
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
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
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
人心之從
訂疑弗從強驅似指本國之民不切占意
訂疑以尊嚴解丈人似孫武司馬穰苴韓信之徒可稱丈人矣
陸庸成擬丈人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始當其實
本義用師之道云云朱子曰吉无咎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

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有咎无咎吉如一件
事原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
則臨事懼好謀而成祭則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
吉（訂疑愚謂伐所當伐祭所當祭是无咎）如行師之道既已正
了又用丈人帥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是當作好）便是吉了還
有甚咎（亦程傳意非本義意）
東萊呂氏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
二以一陽為卦之本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
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

蒙引師貞所謂有名之師丈人即帥師以正者也吉无咎通承
貞丈人言丈人即長子也自衆尊之為丈人自君稱之為長子
○叅義凡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矣若不得正則兵出
无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喪其卒云云○程子曰
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而有咎凡无名與師而幸
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聲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程敬承
曰吉而有咎龐秦之滅六國是也无咎而不吉孔明之伐魏是
也
訂疑程子之說本于王氏畧例朱子語錄亦明程子之說本義

則以吉无咎相連說若參義則吉无咎即在貞丈人字內亦本
義之意
梁山來氏曰以事言有戰勝攻取之吉以理言无窮兵黷武之
咎
胡疑初曰貞與丈人俱主王者出師命將說兩意並重貞者仁
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
潘雪松曰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
仁義化天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乃降若兩階
干羽可格聖人也不與師丈人不是小可得若說深謀長計只

是一謀將若但謹厚不生事只是一忠厚之將彖傳云能以衆
正可以王矣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君服天下成王業
者此等人如何當得王者如天地好生其用兵出于不得已丈
人是體天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
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
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勝而服而使人心說而誠
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獻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
如故皆丈人之德也
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詭道也又曰
逆取而順守之曰丈人曰小人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其道狙
詐咸作使悖經甚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訂疑程傳不成文理本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云云謂為將者能
左右其衆而節制之為王者之師以釋師貞之義不惟與卦辭
本義自相矛盾亦且顯悖經傳本文矣桓文之師何嘗无節制
曹操呂蒙亦能為之遂可以王乎竊謂以謂能左右之也三句
直當刪之且訓以為能左右之亦穿鑿无謂西溪李氏曰王者
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曰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言簡而確足以解紛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傳言二也　訂疑此句突然或專指剛中句耳而本義因之遂
誤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此
下已是人主事伊川未分得清楚遂不免槩混作為將之事矣
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師旅之興不无傷
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
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
進齋徐氏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為將之道也不剛則无威

嚴而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无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成功、此師所以貴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此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

本義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云云至末、

訂疑卦辭統論人君命將出師之道也、本義云、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確矣、程傳徐氏于彖傳、皆以為為將之道、而本義亦然、何其誤也、愚謂當云、師衆也、貞正也、天下有不正者、王者能用師往正之、舜之征有苗、湯武之征桀紂是也、師出有名、而非貪忿之兵、已可以王矣、又卦體九二剛中、將之象也、六五應之、人君命將而得老成之大人也、又卦德、行險而順、是伏至險于大順、得行師之道也、夫貞則既是仁義之師、剛中而應、又所用者是仁義之將、行險而順、又得行師之道、雖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彼陷溺其民、民之望我、如大旱之望時雨、我以此道而往征之、則兵之所加、有后來其蘇、室家攸慶之喜矣、民之從之如是、吉又何咎乎、（吉又何咎矣緣是通承貞丈人吉與卦辭合）○行險而順、卦辭本義、有伏至險于大順之說、彖傳本義又云、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二義不同、皆可用也、程傳只言順動、未明其義、而民從之、程傳以東征西怨釋之、指鄰國之民也、本義雖未嘗言、想亦如此、童溪王氏曰、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費財、所謂毒天下也、似指本國言、非也、觀天下字、當指鄰國、王者用兵如擣髮耨苗、所損者少、所利者大也、

杜光本曰、師貞丈人吉无咎、主人君言、非主為將者言、只觀貞字在丈人之上、便顯然无惑矣、知卦辭即知彖傳矣、故能以衆正二句、是人君與師之得其正、剛中而應、是人君授師之得其將、行險而順、是人君行師之得其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乃統承上三者而言也、程傳本義、及近日講者、于彖傳皆以為為將之道、曷不取王與天下三字一思之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傳、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為聚衆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訂疑畜訓聚敕六反其說淺）

本義水不外于地、云云（訂疑謂養民即以畜衆畜訓養許六反乃着力字）

習靜劉氏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時、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

訂疑程傳劉氏、容畜无別、本義串作一事、愚罰容民、以養言田里樹畜之類也、畜衆以教言、坐作擊刺之法、親上死長之義也、畜衆、猶言足兵、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訂疑註疏皆以否字為句、臧凶為句、程傳從之、

程傳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于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亦凶道也、

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

雲峯胡氏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勝負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師而失律、凶立見矣、

西漢李氏曰、甘誓攻左攻右、御以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畢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為師也、

索引不可依程傳、兼與師與行師、蓋與師是命將者之事、此是說為將者行師之法、此又只據在卦之初、為師之始、說箇道理如此、

洪氏大倍曰、三軍之命、懸于一將、一將之權、在于紀律、故有制之兵、无能之將、不可以敗、无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

飛航講意、威令不行、而士卒驕、節制不威、而部伍亂、安有不敗、非節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師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此明否臧之為失律也、

九二　吉无咎王三錫命

註以剛居中而應乎上、在師而得其中者也、承上之寵、為師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

訂疑在師句、中句、程傳用之、

程傳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寵命于三也、訂疑此以錫命為中之後、效六五在上、既得委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又以錫命為命將時事、與上云云不紊、○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得寵錫也、訂疑此以威克厥愛為中、與程傳異、以錫命為中之後、效與程傳前段同、

本義九二在下云云○朱子曰、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為吉、訂疑此以在師中為句、猶言在軍中也、剛中二字、安在在師

中也上脱九二字乃說之至當而不可易者

建安丘氏曰九二即師之丈人也以一陽統衆陰而居下卦之中有帥師之象

訂疑在師中為句即卦辭本義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将之象也吉无咎為句以其有剛中之德故吉而无咎即卦辭之吉无咎也但卦辭合貞丈人而言命将者之事也此以九二而言将之事也王三錫命雖亦本應五而言但在師中之後效耳

蒙引在師中吉就本爻看出王三錫命是對應爻看出不可謂王者見其在師中吉无咎然後從而錫命之蓋錫命是寵任之為将非褒其成功也梁山來氏曰錫命者或錫以褒嘉之温語或錫以其物如宋太祖之解裘是也乃寵任其将非褒其成功也

訂疑爻辭王三錫命乃申言吉无咎之事或奬以温語或錫以器物或褒其成功皆是也揔言吉无咎之義也故此句在吉无咎之後若說是王者專于委任之事何不先言王三錫命而後言吉无咎乎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訂疑爻在師中句象也吉字爲无咎為句占也象傳以吉字截爲上句乃足其四字句法耳不言无咎省文也象傳多如此

程傳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雲峯胡氏曰爻言王命象言天寵亦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也　訂疑可見承天寵即王三錫命句乃吉字内意也

蒙引一説此二句专申爻辭如不克訟歸逋竄也之例

訂疑諸家紛紛爭錫命句或以為褒其成功或以為專其委任主專委任者為象傳懷萬邦之句也言王者重萬邦之命故不得不爭其寵命以結将帥之心也愚謂即以懷萬邦言之程傳謂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未為不確而蒙引來氏必以王三錫命為專其委任過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

程傳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龜山楊氏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誠齋楊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将而令出趙穿郤之師荀林父為将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訂疑程傳二楊之說。只宜。于六。五。爻。用。之否則六五爻辭爲獲矣。

本義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云云。○朱子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少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文。便疑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

訂疑按本義云云。蓋此等人。必不量力而生事以徼功。不度勢而欺敵。以召禍。如趙括項梁宋義之徒。豈少也哉。

六四師左次无咎

程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本義陰柔不中。云云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訂疑本義云云、取程傳語。○雲峯胡氏曰、恐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洪氏大法曰、司馬懿忍辱以拒亮。廉頗堅壁以存趙。非見此乎。

訂疑後世人主命將。計必遥授。事從中制。將帥不得專其進退。進无克敵之功。退加逗留之罪。獨何歟。楚子囊與吳戰兵寡不敵。曰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遁而請死。楚王曰、將軍之遁。以其爲利也。今誠利矣。將軍何死。若楚王者。可謂知左次无咎之義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疏人之脩田。非禽之所犯。王者守國。非叛者所亂。禽之犯苗。可以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故執此言往問而无咎也。訂疑言作問罪之辭、本註說程傳從之。

程傳五居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二弟子、凡非長一有子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蘇子瞻曰、執之有辭矣。訂疑亦程子說文氣不順。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云云、言、語辭也、訂疑謂語助。○蒙引執言執字、從禽字來。

訂疑執字從禽字來謂持執田中之禽也執禽者豈必用辭說以喻之如討罪者之用誓辭檄文露布哉故朱子以言爲語辭是也但按易辭无以言爲語辭者即他經傳並无竊恐是訛字（本義作詩）（辭多未見訓本也）郭作執之想當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訂疑中行程傳及建安丘氏指九二本義无文或說自六五言言其有中行之善故能用長子以帥師也蒙引駁之曰本義乘順而中只言其不爲兵端與長子帥師无與也愚謂蔡氏此說（侯胡駁之象之義灼明非從務咸齊也）駁得差了蓋經傳之緼其爲本義所不及發者多矣且如屯利建侯本義取初九而象傳不取非本義之爲蛇足也坎象傳以水流不盈行險不失信釋有孚而本義又不取亦非本義之有缺漏也此爻象傳使不當也句將以五言乎以三四言乎如以五言則中也此句非以五言而何且中行若指九二何不即云以剛中乎又以象傳考之泰六五應九二曰中以行願也臨六五應九二曰中行之謂也睽六五應九二曰中以爲實也皆指六五此爻何獨不然且爻辭原以長子帥師弟子輿尸爲一串言任將者之不專以起下貞凶之戒象傳雖以二句分釋其實俱主任將者說與爻辭同蔡氏不玩爻象本文而單信程傳及丘氏宜其說之難通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程傳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訂疑）爵命從疏說開國封之爲諸侯承家以爲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謂用）之共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朱子曰開國承家是公共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而他人不與焉○建安丘氏曰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小人有功固當例賞若使之參預國政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

訂疑程傳開國使爲諸侯承家使爲卿大夫非也承家謂世祿也若訟六三所謂食舊德是也卿大夫是王朝之官固非所以（爻辭繫自周公）賞功且古王朝之卿大夫多外諸侯入爲之也小人勿用諸家（開國承家如何使說三代以後事）多用程傳及朱子小註之說亦非也古者天子六軍總師者大臣一人而已其領六軍佐元戎者不過五六人亦平日之六卿大夫也其餘將校各統于其軍之帥而總制于元戎其將校也

功皆上之其軍帥六軍之帥又各以其功上之元戎其班師而歸元戎受上賞六軍之帥次之此開國承家之差等也其將校或王朝之命官或鄉遂之士大夫亦以次受賞耳无開國承家之例也蓋古之將帥皆王朝之大臣多取于外諸侯之賢入為王官其先已有爵土今論功行賞其无封土者則開之國其已為諸侯者或益之地不過五六人而已其承家世祿者已是功之薄者矣豈若後世之將帥或取之布衣或拔之士卒其偏裨將校多市井无賴之人或亡命椎埋之子一戰而勝至于敘功遂濫侯數十百人乎觀經文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弟子衆之尚有輿尸之禍豈有用小人為將帥而反有開國承家之功者哉此周公所以（戒小人）有小人勿用之戒孔子所以（戒行賞之人）有必亂邦之戒也

按易爻辭其為小人之必不可用者除師上六大有九三外臨之六五離之上九萃之九五此神明之作天子之尊小人之所萬不敢僭擬者也如觀之六四益之六四或小人行役而遊乎王國或天子清閒而詢于芻蕘是小人亦有用得此爻之時獨師之上六大有之九三則小人決不可用故特戒之

又按聖人作易與人為善未嘗輕絕人以小人故師之上六與大有之九三剝之上九遯之九四大壯之九三萃之上六離並有小人之辭然皆令占者自審未嘗序言其小人也又按本義然小人雖有功云云至于小人則不可用此占朱子似以為爻辭正意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似為餘意恐以大有九三爻辭推之其曰公用亨于天子言公侯占得此爻宜用亨于天子也小人弗克言小人雖占得此爻用不得也則是小人遇之不得用此爻乃正意也玩公用小人勿用二用字可見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訂疑小人遇之不得用此爻乃周公繫爻正意也周公恐小人遇此爻妄有封侯之想而喜開邊釁如令漢武伏兵馬邑之旁有遇大有九三遂生投獻之私以與寵倖如明洪武朝有獻能詩女子而被誅者故特戒之蒙引以為朱子所補誤矣觀（訂疑）象傳曰（之破只是混雜經傳本文為斷耳）必亂邦也則是本義所云戒行賞之人于小人則不可用此占乃孔子之說也而以為周公繫爻之本意非也

隆山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論功行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畧而況于論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何必舍此而他求哉

卷之二終

周易訂疑卷之三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比 坤上坎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程傳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長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云云至末。或問此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朱子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

一人為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

涑水司馬氏曰原筮者比不可以苟合也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久也不可以不正也故曰元永貞无咎　訂疑泛言與人相比之道

進齋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雲峯胡氏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辭吉乃上下相比之占統言之也无咎則所比者之占凶為比人者之占分言之也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後夫凶指上一陰而言又曰原筮元永貞為比于人者言也本義又發出比人之義言外意也

訂疑蒙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云原筮者尋常事一筮可决從違至非常之事而筮之雖筮得吉亨之占猶不敢自信必再筮以自審茲禹承舜禪朕志先定昆命元龜而吉而禹猶欲枚卜功臣明太祖之卜笅伽藍也至于再至于三而後决也蓋非常之事必當再三詳審不可一遇吉卜輙安意事之幸成也南蒯將叛筮得黃裳元吉不知自審自信元吉而不免于敗

○或問原筮再何也曰文王世子篇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月令禁原蠶漢惠帝作高祖原廟皆再之義也

蒙引有元而不永者如唐玄宗始也勵精為治非不元善也而不能善其終開元之末遂恣情極欲以稔无涯之禍此是元善而不能長永者又如漢文帝恭黙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宋仁宗勤儉正身四十餘年如一日亦可謂元善而長永矣然一則黃老之雜而不能力追三代之治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為小人所遷惑則是元善長永而未能正固者也皆未免有咎也

訂疑君子成人之美春秋為賢者諱如漢文帝宋仁宗三代以

下之賢君也苟求之則三代以下无全人皆吾輩筆舌之過也
○本義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從程傳意、是以不寧方來者為後夫也既悖彖傳亦于本文不順當依彖傳為是

彖曰比吉也

本義三字疑衍文、 朱子曰、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 張氏曰、王昭素謂多此也字

訂疑比吉兩字不必衍以彖傳不復舉吉字朱子又謂也字羨

王昭素謂多此也字當亦以此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彖引下順從、實兼上下衆陰此曰下、尊上之辭後兼上下舉衆之辭 ○梁山來氏曰、輔者、比之義下順從、又輔之義順者、情不容已從者、分不可逃

訂疑下順從、只中比輔之義不必指卦體也下文上下應也、方是指卦體（也及蔡彖傳本文為衍） 杜光本曰、彖傳此兩節當依朱子小註不當依本義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程傳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訂疑兼正字是彖傳不言正省文 ○梁山來氏曰、剛中則私意不雜所以為元者此也剛中則健而不息所以為永者此也剛中則正固而不偏所以為貞者此也

註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 ○略例少者多之所貴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

雲峯胡氏曰、凡應字多謂上下兩爻相應此則謂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應獨重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比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嚴也上下應五陰皆當應也

訂疑上下應也、上即上六也胡氏又謂、後夫、以上一陰而言、與上下應不合、愚謂易不可為典要如訟既以下險內險已險而成訟則九二正險之主也而中吉之辭彖傳以剛來得中釋之又指九二比卦以大一統之義言之曰上下應以民仰君之義言之曰下順從以上一爻獨外王化言之曰後夫一爻而取款

義又何妨乎
疏其道窮此謂上六也揚敬仲曰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道窮
○梁山來氏曰理勢窮蹙无所歸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生以建萬國親諸侯
疏建萬國親諸侯非諸侯以下之所為故特云先王也建萬國謂割土而封建之也親諸侯謂爵賞恩澤而親友之萬國據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身故云親也
本義象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訂疑見象辭本義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是餘意是占法

歐陽公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人比我即在我比人之中）為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梁山來氏曰建公侯伯子男之國上而巡狩下而述職聘朝往來以親諸侯諸侯承流宣化以親其民則視天下猶一家視萬民猶一身而天下比于一矣 訂疑此中作一事說
易從建之而枝幹固親之而脈絡通 訂疑此分說與疏同

杜光本曰自秦以後罷封建為郡縣郡守尋謂其情私而其制公視李斯之議更為正大然王者全恩防變則封建又不得不行惟遵唐制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則封建仍然郡縣斯无弊也賈傅策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或郡縣與封建並行然制不盡一且難使兩者相安非良法也蓋時勢然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程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者也誠信充實于內若物之盈滿于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

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
訂疑傳全用註意但註以來作方來之來此作來致之來不如本義來字連終字讀只當開字其云比之始必有孚誠意圖而語滯蓋比之道以信相終始如程傳之云似（其義較完）乎始貴于信而終可以弗信者本義亦有此病
本義比之初貴乎有信云云 訂疑意同程傳而盈缶只作充實不取質素意來字不作有力看則勝傳也
雲峯胡氏曰與人交止于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可以比之无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无咎又有他吉 訂疑亦與本義同

訂疑、他吉者、意外之慶也。凡人之相比、必有一事相托、他吉者、本事无咎、不足言矣、而又有他吉也。

蒙引、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由今日積之以至于盈缶、有孚、固得比之道而无咎、至于盈缶、則不但无咎、又有他吉也。終來有他吉、語錄說將來似顯比云云、不可曉、此卦六爻、无漸進居尊之意、不可用、

訂疑、以上諸說、俱泥言比道、擧業家皆就臣道言、非也。泛言之、而臣道在其中矣。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訂疑、此直擧爻辭、以爻意已明、不必更釋也。學者每就所加一二閒字、另生意見、殊爲不必。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傳、二處乎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于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

訂疑說自內、太着力、急迫无味、不如本義和緩從容。

本義、柔順中正云云。○隆山李氏曰、二之比五、自內之外、出應乎上者也。

雲峯胡氏曰、凡卦以下卦爲內、上卦爲外、此六二言內、六四言外、內外卦之分見于此。訂疑、本義、李氏、胡氏、平正皆勝程傳、

姚承庵曰、自內之所有者比之、正所謂違不變塞者也、

訂疑、不變塞之意、只宜在貞字內、若此爻云自內、所有者比之、則六四爻如何說、本義貞內比外、猶云用下敬上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程傳、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

訂疑、守己待求之說、與爻辭全不切、比之自內、那有此話說。

本義、得正、則不自失矣。

訂疑、不自失、釋貞字意、象傳引爻辭上句、而所釋乃在下句者、此類極多、學者不知此例、以不自失解比之自內、不亦謬乎。

六三、比之匪人

註、自四外比、二爲五應、近不相得、遠則无應、所與比者、皆非己親、故曰比之匪人、

本義、陰柔不中正云云。○三山劉氏曰、乘承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鄰、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所當戒也。○張兩若曰、匪人何世无之、顧吾比不比耳、曰比之、分明責三自家。○蘇氏了心曰、以无德之人、而入不善之黨、

梁山來氏曰、二之中正、而亦曰匪人者、止以陰論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演身心德業安頼哉。訂疑身以利害言。心以邪正言。德謂得諸心者。業謂成于事者。四字盡之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疏凡下體為內、上體為外、六四比五、故云外比、
訂疑以上下釋內外。是也。但專以在外體為外比、則疎矣。蓋四固外體。而五又在四之外、故云外比。
程傳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于五、乃得正而吉也、訂疑此翻之：誤。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

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于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
本義以柔居柔。外比九五。云云。訂疑全包傳意。程子判：不休。
朱子以四語總括之。
王氏湘卿曰、五為比主、六二自內卦比之、六四自外卦比之、二四陰皆得正。故皆貞吉。
訂疑比之自內、內指二。外比之、外指五。其句法原不同。王氏看作一例、非也。六二在下而比上。畎畝不忘君者。六四近君。在朝之臣。夙夜在公者也、
彥陵張氏曰、自外卦而比于五、致身以比明主、更无內顧之念、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得比道之正矣、何吉如之、
訂疑此從外字立意。人多從之。然比之自內內字說不通矣。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洪氏大法曰、賢以德言。上以位言。見四之比五。匪直賢之。亦以貴之。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誰不親比于上、若迺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訂疑于取象之義未明。程傳凡一篇。而其間段落不相屬。愚槩乚以分之。否則難通之中。益難通矣。

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

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䏻〻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皡〻而莫知為之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恐王都侯國不可曰邑）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于居邑如是則吉也（朱子曰此段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

訂疑程子以爻辭取象只王用三驅失前禽二句而止邑人不誠句又接顯比說也易辭无此例

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于顯比見之矣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于鄉黨親戚于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云〻至末

訂疑小註朱子有二說一說私屬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己一說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前一說是私屬比己後一說是天下之人比己後說不切邑人總之與本義不合本義（只當以本義為正）就田獵言上下相蒙為一意

進齋徐氏曰其順而來者則取之以喻下之四陰順乎五也其逆而去者則舍之以喻上一陰之背乎五也前禽指上六也

雲峯胡氏曰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禽背己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然使邑人不喻上意或有惟恐失之〻心則禽无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訂疑王者順取而逆不追如湯祝網只可行于開基之始治一定之後不必為家大矣當王者所宜）

程敬承曰上爻在五前故爻謂之前禽畫卦在五後故卦謂之後夫（訂疑巧）

訂疑宋太祖開寶九年吳越王錢俶率其妻子孫來朝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誠曰途中密觀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此私屬不喻上意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程傳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

訂疑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原指田獵言、比道只影在外、豈得夾雜其中、
建安丘氏曰、舍逆、謂舍上一陰、陰以乘陽為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陰以承陽為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
紫引觀頤比之吉一句、便見邑人不誠皆在其中矣、故本義以為一象、味亦揜上意不相警備字義、見得亦是就田獵說、雲峯之說亦然、但其意專在比道上說也、
梁山來氏曰、人中正則不貪得、邑人不誠者、以王有中德、故下化之、亦中亦不貪得也、上有以使之也、

訂疑四時之田以講武事習戰陳也、獲禽者與得敵者同賞、失禽者與縱敵者同罪、糾以武夫、孰不以失禽為誠哉、今云邑人不誠、蓋顯比者治天下之中道也、（事得并）舍逆取順者田獵之中道也、王者得中、邑人亦喻上意、不求必得、而合田獵之中者、由上使之也、又按此爻只言王道、不言征伐、說者多就征伐上說、非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
註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親道已成、无所與終、為時所棄、宜其凶也、
程傳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其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比不以道、隙于終者多矣、訂疑本子夏傳見後
訂疑傳以首作始、因其終之凶、追咎其始比之不善也、泛言比人之道也、此傳只合于象傳中用之、
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下云云、
訂疑此以首作无首、責其无君德也、視程傳平正可從、
孚齋馮氏曰、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人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咸姤艮賁既未濟之象可見、訂疑看首字與本義同、
雲峯胡氏曰、王弼曰、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夫凶者也、諸家皆依之、惟本義則與後夫之取義不同、
張雨若曰、君者民之（即本義之說）元首、上六德不足為人所比、是无首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子夏傳无城于附、道窮而比、殆斯及矣、何終哉、凡比之道、有始則有終、无始則无終矣、
疏既不能為比之初首、被人所棄、故无能與之共終也、
程傳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訂疑以上泛言比道。
建安丘氏曰、比卦六爻、一陽五陰、九五居尊、為類比之主、五陰皆求比者也、比貴急、不貴緩、彖曰後夫凶是也、初六比之始、先于比者、故有他吉、上六比之終、後于比者、故无首凶、
訂疑以比五言。疏傳泛言比道。丘氏以比君言。而皆以首作始。于易之義例不合。蓋初六既作比始。不宜又以上六為始也。
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云云。雲峯胡氏曰、陰柔居上、其德不足以為首。无以比下。其勢不能以有終。
訂疑本義末句无首則无終、似又用疏傳之說。以首作始者。
故雲峯胡氏云云。大有功于本義也。
又按卦取人來比我。大象九五上六取君往比人。初三泛言比道。二四以比君言。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程傳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乾下巽上、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訂疑于大畜說不去矣。為巽所畜、故為畜也、先釋畜字之義以止言。巽、陰也、其體柔順、雖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以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以二體釋小畜之義以止言本義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本此　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群陽之志、是以為畜也、以六四一陰畜衆陽釋小畜之義以止言亦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之意與彖傳同。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是一意。所畜之事小、另一意。以陰故也、此畜衆之義。絕不成文理。彖傳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此一段宜釋彖傳釋卦名義節。

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程子曰、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訂疑言畜得甚。小畜只是所畜者小。畜得不甚即本義能繫而不能固之意。不必指定一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道理。隨大小用。亦止之義不論當畜與否。

或問有說此卦為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禮卑辭相拘繫、其畜止人術甚小、而无大謀大作、故云小畜、訂疑即本義能繫而不能固之意。不知如何、朱子曰、易不可為典要。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即本義上巽下乾。以陰畜陽。故為小畜之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即上九既雨既處。君子征凶之意。為臣畜君也得。卦爻中无取此者。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卦爻中亦无取此

者不可泥定一事說此即程子答或問之意而申解之南軒張氏亦如此說

南軒張氏曰以大畜小以陽畜陰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事有出于一時不獨天下國家凡百君子之行事小人得以擾繫之大事之將成小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訂疑亦畜止之意此說甚曉暢

本義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訂疑此卦名正義也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此象傳外意朱子

偶就卦體卦名中看出此意故並及之以為陽猶有可亨之理而非名卦之本旨也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此本彖傳意

朱子曰小畜是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者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小人吉訂疑此亦本義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以見陽猶有可亨之理○又按朱子此段首以小畜對大畜看大畜之名是取後天之易艮為少男故為陽卦為大畜似後天之易在伏羲時已有了詳序例

程傳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程子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

訂疑陰陽倡和之說論雲雨之常理耳在此處全用不着在他處則貴以陽倡陰和正陽先陰後之分在此卦則以雨不雨象

畜之極不極即陽倡陰和陰陽和而成雨亦是畜極而成既雨既處耳乃叨叨于此致辯何哉且畜聚之說亦不當用上既以畜止為義如何又雜以畜聚至當歸一精一无二豈聖人繫辭即為兩端之說任後人之那移遷就哉言畜止又言畜聚必如彖傳大象傳各從所見起義而不相混然後可也

本義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

蒙引本義文王演易于羑里數句須當輕看若拘向文王說則

文王是陰紂是陽文王以陰畜紂之陽則文王乃是不好人而又以字字爲紂如何可通故須認一然字轉語處信乎僅取所畜者小之義也○正小畜之時蓋文王演易時方見囚繫未能得志行乎中國所謂畜未極而施未行也故曰正小畜之時及其久也畜極施行則三分有二矣蓋爲夬之時也訂疑以畜未極指陰施未行指我

訂疑蒙引本沙隨程氏及胡氏旦之說而以畜未極爲大難方來未到畜極而通之時也愚謂畜極有兩等蓋小畜之極則爲畜極而成陰德積滿既雨既處而君子不可以有行矣大畜之極則爲畜極而通豁達无礙何天之衢道大行矣今小畜之卦畜未極故猶可不處而字施未行故不能何天之衢豁達无礙而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卦辭與小過六五兩言之皆无雨之占也其在取義則皆不能有爲之象耳

西郊旣指岐周乃曰陰方是文王以陰物自爲也誠如蒙引所駁矣愚謂國外三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凡國皆有四郊禮記四郊多壘是也自周而言圜丘在南郊方澤在北郊書曰命畢公保釐東郊旣有南郊北郊東郊其有西郊明矣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蓋周公在周言周也如謂文王在羑里指岐周爲西郊按一統志羑里在今彰德府湯陰縣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相去凡二千餘里文王在羑里何以知其雲自我岐周來哉卦辭爲周公所繫而非文王于此可見余有辯詳下繫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註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爻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故上下應之也

訂疑卦下程傳卦辭下本義皆兼以巽畜乾彖傳惟以六四一爻言之精確

梁山來氏曰得位者八卦正位巽在四也

彥陵張氏曰柔得位不作得權用事看以陰居陰爲得位一味柔巽故能感人上下應者爲柔所感而受其繫也○又曰以一陰畜五陽君子可謂衆矣衆君子中豈无一人見幾明決何以皆甘心爲之應應之一字正罪衆君子之辭也

弘人氏曰剛暴之小人以勢焰相迫絕之易柔媚之小人以情意相縻絕之難以六居四得其本位善用其媚能使君子不悟其爲小人而應之如美疢入人不覺雖剛明君子不自知其入于籠絡之中故曰應也

程傳彖辭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惟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本義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蒙引內健則有不畜之操。外巽則有善入之道。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君子之勢。猶可以有為也。此剛中不純以德言。剛是德。中是位。故本義曰。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用事、當事任也。洪氏大法曰、乃者。難辭。言有此數善。乃可以得亨。不然。未必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註小畜之勢、足作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以為雨也、夫能為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雨之未下、即施之未行也、

本義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湿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湿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是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　訂疑其氣猶上進、氣謂陽氣。

西溪張氏曰、志行者指二五兩陽而言。謂陽以得行為亨也。施未行者指六四一陰而言謂其未能畜陽而成雨也。（以施未行指陰言與蒙引諸家不同似亦直截）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疏凡大象君子所取之義、或取二卦之象而法之、若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履卦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之類、皆取二象、君子法以為行也、或直取卦名、因其卦義所有、君子法之、須合卦義行事者、若訟卦君子以作事謀始、防其所訟之源、不取天與水違行之象、若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訂疑宜有闕文不取風行天上之象、餘皆倣此、

程傳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材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訂疑此借畜止之畜。為畜聚之畜也。

本義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朱子曰、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些這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訂疑合程傳本義與朱子或問執玩之。大象之義。明且備矣。

蒙引此君子不可目定為小畜之君子也夫子因小畜之象而就人事中尋出君子之所以則其象者耳要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皆君子事也

訂疑天下君子自是有幾樣有指聖人而言之君子如自強不息是也有成德之君子如非禮弗履是也有通上下而言之君子君子以經綸是也有一行一善之君子懿文德明庶政无敢折獄是也如蒙引所云天下底君子只是一樣六十四卦不過隨象而取其行矣非是卦不一象天地間自不是一樣人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訂疑程傳本義皆訓復為進愚謂復者反也復卦以陽既往而復反故名復復无訓進者小畜三陽上為六四所畜故自止而不進復反于下耳諸儒皆訓進復天下有小人得位而畜君子君子能以正道進而无咎者哉是君子與小人可同朝而仕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訂疑同初九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訂疑初九剛正九二剛中其德同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云云至末

濮上朱氏曰初二皆復三畜于四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故其始之與比也溺于一時之私其既而與之爭也激于一時之忿進退胥失矣此君子不可失身于小人之黨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本義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云云至末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訂疑此爻可謂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也象傳專言上合志者同體也下三爻以六四為小人六四又以下三爻為小人何也曰雜物撰德非中爻不備若以上下相承說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止說得六十四件事透何以冒天下之道乎故上下各自取義不必相蒙易不可為典要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云云至末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程傳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

訂疑此處解富以其鄰似說得去至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如何說昔有小友與先生講孟子秋省斂而助不給謂秋之取民斂從其薄而又且助其不給先生笑曰如子說本句亦好但春省耕句如何講亦此類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程傳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

本義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處之象

訂疑詩谷風集註曰陰陽和而雨澤生夫婦和而家道成采如陰陽和而雨何遂不好睽上九不以遇雨釋羣疑乎爲九三不以方雨斷悔乎但行者忌雨則泥濘而不可行矣故曰既雨既處處不行也諺曰風送客雨留人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雨則畜極而成故曰既處君子征凶或曰尚德載誰尚之曰陽尚之陽何爲乎尚之曰卦惟一陰少者多之所貴也又居得正位又其性巽入故諸陽喜其溫柔恩秀而咸樂與之遊至于五陽皆應則日墮其術中而不自覺矣即如明皇之于貴妃始之寵之无所不至豈料其後一日殺其三子以釀漁陽之變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訂疑積之一字有力言非一朝一夕之故由乎馴致而然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義以兌遇乾云云至末○朱子曰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

中溪張氏曰履虎尾即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履虎尾安得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

雲峯胡氏曰程傳訓履爲藉爲踐 訂疑本就六三履九二之說

以上下論也本義有所躡而進 本彖傳說而應乎乾及三四爻

辭以前後論也于尾字爲切

蒙引大凡臣事剛君及僚友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處者皆虎也或仕進及一切事爲有危機所伏處即虎尾也○參義曰虎咥人者也以和說履之則不見咥而反致亨以是觀之人之淺履卑孫何往而不亨乎行乎强暴則强暴服行乎蠻貊則蠻貊化行乎患難則患難弭皆和說之效也然和非阿容也說非佞媚也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兌之彖曰剛中而柔外此其

道也○乾體剛健非專為暴者而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和說之

无患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註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為主也成卦之體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為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疏卦以六三為主三以陰柔履踐九二之剛履危者也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二體見得是以兌體之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

蒙引若只曰以卦體釋卦名義亦未見得非指六三也六三一爻亦說得卦體如剛中正履帝位只九五一爻亦謂之卦體此見本義用字之密也○若不取剛柔義只是躡乾之後便為履剛則他卦或以震遇乾或坎或艮或巽或離遇乾者皆可名履矣獨此名履者正以兌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剛柔莫以性言恐涉卦德只把柔字當兌字剛字當乾字故謂之二體至下文說而應乎乾方是卦德

訂疑自朱子以後皆謂兌為至柔按八卦之中坤卦三畫皆耦不尤為至柔乎且履與小畜為反對小畜彖傳柔得位指六四則履之柔非指六三而何又卦惟六三一陰則柔為六三明矣

註疏皆指六三本義獨從程傳指兌三爻似非彖傳本意又按伏羲八卦圓圖兌在左方大陽之卦也震離一陽之卦兌二陽之卦乾三陽之卦如依本義所云是後天兌三索而得女故為少女故以兌為至柔則伏羲名卦已用後天之易矣必柔指六三一爻而言始无後天之嫌又通考一陰之卦不獨履小畜為然姤曰柔遇剛也柔指初六未嘗指巽也夬曰剛決柔也柔乘五剛也柔指上六未嘗指兌也同人柔得位得中指六二大有柔得尊位大中指六五皆未有以為通指三畫之卦者何獨于履而不然又履剛本義以為有所躡而進之義愚謂躡固履也踐獨非履乎況九五剛中正履帝位以九居五為履義則六三者上躡乾三剛下踐初二兩剛皆為履義又何不可或曰履虎尾非謂以兌躡乾之後乎曰履虎尾只取危象耳書曰若履虎尾何嘗取躡乾後哉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訂疑名卦繫辭各自取義卦自取一柔履五剛辭自取兌說應乾剛不可相泥如夬彖傳既取剛決柔釋卦名又取卦德以贊之六十四卦多如此

平菴項氏曰莊周曰虎媚養己者順也唯柔順而說則履虎尾

而不埋人且有能亨之理
雲峯胡氏曰說而應乎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若蒙
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剛柔兩爻自相應比小畜上下應是
一爻為主而衆爻應之
蒙引本義以卦德釋彖辭不曰卦辭而曰彖辭以經文履字兼
（當作連）卦與辭而彖傳則卦名履字已別解此只作彖辭者也
訂疑世本多作卦辭傳寫之訛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本義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　雲峯胡氏曰釋彖已畢又于

此專指九五一爻以推廣其義猶乾坤文言也
蒙引此非文王本意孔子別取一義也　李衷一曰此于上文
无干不必拘上牽合
訂疑此以卦體而贊履道之大與姤彖傳同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天在上澤居下云云至末（見治平大經濟）　程明道曰古者冠昏喪祭車
服器用等差分明莫敢僭踰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
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
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類不足以旌別貴賤既无定分則奸

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
訂疑程傳大畧本明道之說而推及于德位之相稱是深一層
意竊意象傳本意只是禮達而分定耳　象傳本義止程傳備
矣一句其傳曰以下乃成矩附錄者詳坤六二文言
厚齋馮氏曰天澤上下自是孔子贊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噬
嗑備豫之取諸豫古人用字同聲者皆通則履之為禮因天澤
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
蒙引辯上下定民志則以諸侯而請隧大夫而請繁纓者无有
也以大夫而僭八佾者无有也以市井而僭稱公者无有也庶

人而帝服倡優而后飾者无有也
訂疑卦名卦辭之履取踐躡之義三四爻同餘爻取歷履之義
大象借為禮制之義
初九素履往无咎
註處履之初為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　訂疑以制行訓
程傳夫人不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
貧賤爾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
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
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訂疑以士人出處言即遯不變塞意近

皆從之蒙引亦然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云云 訂疑兄以陽在下者是以士之安貧樂道者言本象傳獨行願也來

臨川吳氏曰初九陽剛安于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顔子居于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與

訂疑與本義同

訂疑象傳云獨行願也即不得志獨行其道之意晉之初六象傳亦云獨行正也本義吳氏之說蓋有據矣若以仕進說二進于初以无應而爲幽人初之无應與九二同而位又在二下何言已進之人乎 愚又按初爲履之始上爲履之終此二爻當泛言制行之道出處常變皆在其中不宜以出處言也素履即中庸素位而行之意此道可該聖賢一生行事至上九則要其終而言之也象傳獨行願也竊恐是孔子之意耳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程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云云本義剛中在下云云至末

進齋徐氏曰上无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然平易不爲艱難阻絶之行自守以貞外物不亂故吉

訂疑程傳本義徐氏皆看得坦字重了愚謂坦坦猶言衎衎衎和樂意坦坦亦坦蕩蕩之意耳飛航講意云坦坦是九二剛中无應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居易以俟命无入不自得者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傳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訂疑中謂中心是蒙引以德言非

訂疑中不自亂與獨行願相似但獨行願則獨見得是一家沮之而不顧一國沮之而不顧天下沮之而不顧中不自亂則獨見得非一家強之而不爲一國強之而不爲天下強之而不爲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王氏畧例凡彖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象者各辯一爻之義者也故履卦六三爲兑之主以應于乾成卦之體在此一爻故彖取其應雖危而亨也象則各言六爻之義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體而止說一爻之德故危不獲亨而見咥也訟之九二亦同斯義又曰履者禮也謙以制禮陽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爲吉也九五夬履云云履道惡盈而五處尊位三居陽則見咥也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云云至末雲峯胡氏曰六三

眇自以為能視、跛自以為能履、猶武人自以為能有為于天下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註、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云云

蒙引、六三以柔處剛、是柔而志剛、九四以剛處柔、是剛而能柔、此吉凶之所以異。

飛航講意、三四不中正同、而吉凶異者、三柔而志剛、則有自用之心、四剛而能柔、則有知懼之心、彼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條侯之繫開于取筯、失愬愬之義矣、

杜光本曰、王註以履虎尾愬愬為句、終吉為句、程傳本義以履虎尾為句、愬愬終吉為句、傳義據象傳而理較長、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

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斷、勢足以崇、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況剛明不足者乎、

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云云、蒙引、剛中正、則有能為之才、履帝位、則有可為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又得以遂其欲為之志、此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夫才常傷于所恃、而危多出于所安、

訂疑、彖傳統論一卦之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贊履道之大、就好邊說、乃是卦辭外意、非本旨也、九五一爻不足全體夬履、就不好邊說、便不取剛中正履帝位之義矣、說而應乎乾、本以釋履虎尾不咥人之意、就卦之全體言、九五下應九二、則為无應、又取不得下以兌說應之之義矣、故象傳但曰位正當、而不取兌應之義、程傳只云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云云、不取中正兌應之義是矣、本義未免為蛇足、（王朱王尚有何說）世安有剛中正履帝位、而猶夬履者乎、鄭申甫曰、五剛中正、彖曰不疚、而爻厲之、何也、訂疑曰、孔子（十翼大率皆然）見爻辭如此、未盡其蘊、故于彖傳特發一義云云、乃孔子之易也、

彖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程傳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本義傷于所恃。○雲峯胡氏曰、或恃其聰明、或恃其勢位、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註禍福之祥。生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

程傳上處履之終。于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

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云云○雲峯胡氏曰、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中九分善、而或一分之未善、皆非旋也、皆非大善而言也、　訂疑太深。恐无全心

棨引只據履之終而言考者、稽卜未來也、祥字無休咎意。

訂疑上九對初九爻看。初為履之始。故示以制行之法。曰素履往无咎。上為履之終。故卒言要終之事。正省其平生之素履也

杜光本曰、註傳本義。及雲峯虛齋。俱以祥為禍福言。

鄭申甫曰、本義以履終論祥、然則未終。不用考乎。考无時而可忽也。有一生之終。有一日之終。有百行之終。有一事之終。非以上當考而初未用考也。特以上在卦終而發之。自考密。故得其旋。到終而後考。便自无及。

訂疑鄭氏之說。雖非爻辭本義。然。教人自始至終。隨事省察。深有功于學者。

飛航講意視履、兼省之心術考之行事二義。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本義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胡氏曰吉所以為慶。元所以為大。

訂疑大。有慶。即是元吉。本義以元吉作人事盡善、大有慶作效

驗。非胡氏亦然。象傳重在上二字。上之為言終也。言履之終而元吉。可謂有始有終。而大有慶也。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程傳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于外也。來、來居于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上。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于內。小人往處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亨也。

隆山李氏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乾坤之體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乾坤之用也當泰通之時陽來于內陰往于外來者為主故大者吉而亨也

本義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云云至末

雙湖胡氏曰伏羲畫卦陰陽一時俱定卦中爻畫无能上下往來之理唯筮遇九六則有本卦之卦以為占文王觀象而繫卦見此卦有自彼卦來之象非揲蓍求卦之義也

蒙引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氣通言就造化之本不可相无者取也卦辭曰小往大來以內君子外小人而言就淑慝之分上取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建安丘氏曰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訂疑消長亦然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大小之義

彖引天地交而萬物通此正以陰陽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者言也內陽而外陰以下此正以其類之淑慝而言也（陰陽健順皆以不能相无者明之健順不主造化言而）

訂疑坤初爻本義云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云云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內陽外陰內健外順皆以不能相无者明之也健順配剛柔仁義順亦美德也不宜作慝類言 愚按丘氏以陰陽屬氣健順屬德氣以造化言德以人性情言也又按剛柔陰陽或有淑慝之分至于健順並則未有以淑慝分之者也故在泰則健順皆君子之美德而內健外順又所謂剛而能柔得體用之宜者也若否則云內柔而外剛不云內順而外健者（可見否卦只說得內柔而外剛說不得內順）蓋內柔而外剛乃色厲而內荏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人也乃小人之道也彖傳用字精矣 蒙引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主造化言內君子而外小人主人事言又曰陰陽以體言猶諸卦之卦體也健順以德言猶諸卦之卦德也 愚謂蒙引後說却是足以見健順之不主造化言而亦不可以淑慝分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疏言后者以不兼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也兼通諸侯故不得直言先王欲見天子諸侯俱是南面之君故特言后也

訂疑三公三孤皆有燮理弘化之責豈不是裁成輔相故曰君相造命其曰后者特以人主配天地而為三才爾莫泥此而謂

大臣无輔相財成之責也○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朱子曰、裁成是裁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裁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字○
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贊補其不及○如天氣流行○籠統相續○則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則為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
訂疑四方不如九州○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

自然○高泰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程傳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
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云云至末、
蒙引拔茅、則其茹自以彙而起也、
訂疑本義引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從程傳也○以拔茅茹為一小讀○至以其彙為一句○蒙引以拔茅為讀、茹以其彙為讀、蓋

本象傳而云也不知象傳本全舉爻辭故舉上下各兩字而包其中之數字如包荒得尚于中行亦舉首尾兩句而包其中數句也○
梁山來氏曰、茹者、根也○初在下○根之象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傳時將泰、杜充本畋當作時方泰則群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訂疑上卦為外○
○蒙引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哉○所謂志在外也○

訂疑或曰、君子不願乎其外、而泰之初九志在外、何也、曰大人之○學○明○德○新○民○合○下○便○如○此○當家修之時○則志尚仁義○當學優之時○則志在君民○皆吾分內事也○若俗儒之學○却是要干祿○其起初念頭便差○故泰之初九○渙之六三○與咸之初六志在外同○而公私自別矣○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程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

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々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憚于更變非馮河之勇不能有為于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于泰則苟安逸而已悪能復深思遠慮及于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于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于近戚限田產則妨于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于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乎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尚配也

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云々至末 雲峯胡氏曰若包荒而无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遐遺而或自私于吾之黨與則易至徇情非輕重不偏之中也惟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忌遠又不泄邇也合乎中矣本義而字當細玩

蒙引程傳最明白句々可玩包荒雖與馮河相對不遐遺雖與朋亡相對其實四事各有中行非必合二者而言乃為中行也析而言之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而言之則統體一中也

訂疑程傳分四事各自有中本義合二事以見中胡氏從本義蒙引從程傳悪謂包荒馮河一剛一柔合而為中猶可也若不遐遺與朋亡已各自合乎中矣非有偏倚之患也豈必二者相濟而後得中乎此蒙引之所以必從程傳也

洪氏發明曰尚中行者尚二之中行也包荒四句俱兼人與事○廣包荒者待人恕處事寬也馮河者罪必討弊必革也不遐遺者舉必及側陋國必及隱微也朋亡者近幸必勿昵便私必勿狃也

訂疑上三句兼人與事則可朋亡如何兼事說講書當隨本文意義不可猥作一例看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傳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梁山來氏曰、孔子小象○
多是如此○
或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
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朱子曰、易上如
說以中正也○皆說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
大說、若不是心胸明闊底○如何做得○
補曰、存諸心○則為光大○發諸事○則為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程傳三、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

而必否、故于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戒之曰、无常平而不陰陂
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
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心
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
本義將過于中○云云至末、○雲峯胡氏曰、九三將過乎中○其陂
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
天運之必至、泰之福○可常享矣○
○古為徐氏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所當
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幾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

一諉之天運、以為无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
宋衷曰、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梁山來氏曰、无平不
陂、以上卦地形險夷之理言○无往不復、以下卦天氣往來之理
言○艱者、焦心勞思○不敢慢易之意○貞者、謹守法度○不敢邪僻般
樂之意○勿恤其孚者、不憂此理之可信也○
訂疑平陂往復分就天地說○大象小象象傳皆天地字○皆從卦
象生來○
紫引平陂往復、只泛言○泰極否來之意○自見于言外耳○
飛航講意以平陂之勢言○平則必陂○未有能强之使留者○以往

復之氣言、往則必復○未有能却之不至者○此理勢之必然而可
憂也○蓋治亂之相仍者天也○保其治而不至于亂者人也○必也
其艱乎、思患豫防、夙夜勿敢康也、必也其貞乎、持盈守滿、幾微
无敢忽也、若然、則制治于未亂而亂不生○保邦于未危而危不
作○何咎之有○平陂往復之孚○可勿用恤而享長泰寧之福○抑可
以長享○詎非保泰至計哉○訂疑解貞字與艱字无別不如來氏
切○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傳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

理也。演本小往大來、形无往不復好
梁山來氏曰、外卦地、內卦天、天地否泰之交會、正在九三六四
之際也。訂疑此說極切當從
東萊呂氏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今本作无往不復、晁氏曰、宋
衷本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鄱陽董氏曰、程傳仍今本、本義從
古易、然先儒閒兩存之、今不敢輙改、姑從程傳云、
訂疑古本无平不陂、乃舉上句以包下句也。象傳此例甚多。本
義從古易為是。今本作无往不復、是舉下句以包上句。易象傳
中最少。宋衷並舉二句、與象傳天地字義雖全、然象傳釋爻辭

並舉二句者亦鮮矣。
六四翩〻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云〻、至末。朱子曰、不富以其鄰、言
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也。又云不富、何也、曰、陰主利、以陰
衆引依富家大吉、則陰主富、此
之能言也。陰不富、以陰之質言也。
訂疑或說不富不戒、亦兼三陰言、衆引非之、愚謂以象傳觀之、
則或說為是。又按翩〻為句、不富屬下句、象傳斷句取義爾、
象曰翩〻不富皆失實也

程傳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在上、是失實也、
訂疑爻辭本義云、三陰翩然而下復、云〻。又曰、陰虛陽實、凡言
不富者皆陰爻也。此義甚明正。不知象傳本義何為忽從程傳、
必其未定之說。誤入本義也。蓋陰陽消長之際、以在內為得時、
以在外為失勢、故卦辭曰小往大來吉亨。今又以為陰本在下、
在上為失實、是又一說、與卦辭背。愚謂皆字解翩〻字、失寔解
不富字耳。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程傳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主也、後又有帝乙、多

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孰是、以
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
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訂疑周
姬姓、故女稱王姬、商子姓、不稱王姬也。又釐降二女于媯汭、使舜
婦道以事其夫。帝堯已然、不可云帝乙始制此禮也。本義云帝
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云〻。理或然也。
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
順從之。訂疑本義因之 如帝乙之歸妹然、則以之受祉、且元吉
也、

臨川吳氏曰京房傳載湯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辭雖善要是後世好事者假託為之或乃因是遂指帝乙為湯而謂非受辛之父者惑矣

訂疑左傳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以帝乙為紂之父左氏近古必可從也（按時代先後為斷尚論之法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程傳有中德故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進齋徐氏曰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

洪氏發明非有中德未免為讒邪所間鮮有能行其願者故爻慶得人而象本一中見非賢无以保泰非中无以下賢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子夏傳隍城下池也城之為體由基土培扶乃得為城今不培扶城則損壞以此崩倒反復于隍猶君之為體由臣之輔翼今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傾危　訂疑此殊无謂可見非子夏之傳後人所託也

程傳掘（伏復字）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

于否如城土傾圮復反于隍也君之所以能用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　訂疑勿用師作寔事說

本義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云云　訂疑通作象說

進齋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時忽安逸而不戒馴至于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不知此爻之義也　訂疑亦全以寔事說

趙氏曰九三之時尚可為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為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于吝此所以貴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

訂疑上六爻辭即作實事言亦可自古危亂之積大率來于泰寧之後上下荒佚紀綱弛人心懈其城郭宮宇社稷宗廟道路（入國觀）橋梁莊垣廬舍莫不頹圮摧壞（陳塗之荒單襄公知其必亡之類）而後危亡隨之此觀風者入境而知治亂也象傳亦即作實事說

杜光本曰本爻復字與三爻无往不復底復字相應九三是泰將極言復之理上六是泰已極言復之事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本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訂疑以命為政令之命是

也

○梁山來氏曰命即可以寄百里之命命字謂政令也蓋泰極而否雖天運之自然亦人事之所致惟其命亂所以復否聖人于泰終而歸其咎于人事其戒深矣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程傳匪人謂非人道也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

本義否閉塞也云云 訂疑因程傳

呂伯恭曰否天地不交有天地之形而无乾坤之用

訂疑否時之匪人害君子之正道泰六四本義小人合交以害正道是也與比之匪人皆匪類之人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訂疑泰言健順否言柔剛健順皆美德也故內健外順泰之道內柔外剛乃色厲而內荏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也故內柔外剛否之道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顯君子于否塞之時以節儉為德避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倖位

程傳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榮顯之位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云云（本義違衆深有警于常祖思一流人）○施連衆曰君子當否之時宜肯為祿位所羈絆但恐其收斂不密人得而物色之小人反借此為籠絡之計受之則失節不受則賈禍甚有不易處者故君子深自韜晦使人不得以祿位榮我此不特守道不屈之貞亦明哲保身之智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程傳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群陽群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

本義三陰在下云云○建安丘氏曰君子小人本无定名惟正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道長之卦不利君子貞之時以下三陰言之則皆為時之小人惟初六之過未形易于從善聖人于此即以正勉之蓋小人而能正則變為君子矣故象辭以貞屬君子而初六以貞訓小人所以為小人

謀即所以為君子謀也
洪氏發明天下有小人之尤者不可化誨天下有君子之純者
不待勸勉初惡未形周公猶望其為君子故于二陰並進獨勉
初以貞貞者不植黨害正也不唯善類獲全生靈受福而已亦
得所覆庇豈不吉亨
訂疑貞者只是不植黨不害善不市權不引君子非便是有以
薦賢為貞者竊恐賢者耻之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紫引玩志在君之辭知自古小人敗人國家者都是志不在君

只知有其身之富貴而已歟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所患
得失只在其身無豫其君也
訂疑泰初九志在外者以三陽在內為得勢故以外卦為天下
蒼生而不為區區事君容悅之辭否初六志在君者以三陰在
下而奉上故以志在君為貞而不責以天下一家饑溺由己之
事蓋小人何知有天下但得其愛君一念足矣所謂有事君人
者婦寺之忠也不可說得太好了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本義陰柔而中正云云　潛室陳氏曰程傳謂承順乎上求濟

其否云云看來只是否之時居中用事為卦之主但其質柔順
而居中正乃小人之忠厚善承君子者故在小人分上不害為
吉大人如是則可羞矣
紫引大人身既否矣道何以亨道不以窮達為存亡也若不安
守其否則將枉道以入小人之黨如嚴尤荀彧之徒道安得亨
此亦如遯亨本義云身雖退而道則亨也又曰否者儉德辟難
之意又曰蔡邕之于董卓張浚初年之于汪黃亦為其所包承
也
訂疑小人之善柔者雖內與大人相忤外常作好面目相待口

蜜腹劍之人最不可測大人奉身卑退以常情言之見為身否
其實則道亨而身名俱全亦身之亨也不然李斯父子求牽黃
犬出上蔡門陸士衡思聽華亭鶴淚豈可得乎然在大人則見
幾明決萬不至此
杜光本曰易中二爻惟乾與否稱大人則否二爻之大人雖對
小人而言然不曰君子而曰大人明是上聖大賢非泛稱君子
有淺深懸絕之可比也當否之時豈有受小人之包承不之否
而道亨者周公言大人否亨乃奉其已然以勉占者非恐其不
然以勉大人也嚴尤蔡邕荀彧之流不惟不可以稱大人并不

可以稱君子。有學无識。何道可亨。只一于受小人之包承。不能安守其否而已。虛齋諸家引以爲揄過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本義言不亂于小人之群。訂疑與程傳同。

六三包羞

本義以陰居陽而不中正。云云。朱子曰、初六是那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訂疑小註與本義稍異。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云云。進齋徐氏曰、否九四有命。卽泰九三无往不復之義。言陰陽往來否泰反復天運之常道。固如此也。

蒙引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是解有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是解无咎。又曰、不極其剛。此義少有能識之者。雖司馬溫公。亦未盡此理。所以亟反新法。直至傾復之法。亦皆罷之。是以一時而爲紹聖之禍。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否旣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也。漢王允、唐李德裕。訂疑五王亦然。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訂疑本義從之。

胡雲峯曰、以大人而處六二之時。有德无位。當守其否而後道亨。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則有德有位。能休時之否矣。然謂之休否。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

象義无道之君。自謂其不亡。故亡。有道之君。常懼其亡。故不亡。

訂疑志驕于業泰。體逸于時安。病加于小愈。官怠于宦成。休否。暫息其亂。未盡傾也。時加警懼若禍亂之无日。則萬世不拔之業。卽其亡之一念基之。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姚儀昌曰、孔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位在而德不在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程傳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

九否旣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

訂疑鼎初六鼎顚趾利出否本義曰鼎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顚而出之則為利矣惡謂傾否即出否之義也從前纖惡之積至此盡傾出之无遺矣

童溪王氏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才居否之終固所優為也 訂疑休否亦然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程傳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為同人 訂疑此只宜于大象言之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旣不係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何險阻之不可濟故利涉大川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本義以離遇乾云云 訂疑從程傳

建安丘氏曰利涉大川者此同舟共濟何患胡越之異心也 訂疑此與本義背是不得不同者勢也非同心也

雲峯胡氏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何也曰比者一陽為衆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為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周同人一陰為衆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為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和

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于正者故又當以正為本

蒙引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亦隨所處之位言如在一家則大同于一家在一鄉則大同于一鄉國與天下皆然所同无私則足以致人之親輔來人之信從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何舉不遂何往不濟故有亨道

凡事皆亨也利涉只其大而難者大川利涉餘事可知 訂疑亨從言涉川舉一事言蒙引云云是舉業

又曰必合于君子之正乃為于野而得亨而利涉所謂易以道

義配禍福而非術數之學也

孫質庵曰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也故同出于正則同以天下不為多同以一人不為寡不然雖盡天下而與之總是私情之合而已

飛航講意同人之道貴公于野公也同人之道貴正利君子貞正也

訂疑或曰公與正何如曰如云當理而无私之謂仁世有公而不正者（公正不可相无）故誠意者必先致知亦有正而不公者故致知之後必要誠意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訂疑畧例一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云云詳比上下應也

梁山來氏曰八卦正位離在二不惟得八卦之正位而又得其中

同人曰

程傳此三字羨文（訂疑郭京刪之本義與程傳同其以為申以同人曰又或以為敘口辭不作衍文者妄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程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蒙引獨利涉者以乾行而利涉則亨不假言矣（訂疑亦以利涉為濟變言）

梁山來氏曰乾行指利涉一句

訂疑乾行多有言兼釋于野亨者又程傳以行作去聲蒙引亦同愚謂行字當作平聲釋利涉也本義曰以健而行故能涉川可見矣其帶同人于野亨者猶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雖帶恒亨无咎而意釋利貞也大畜利涉大川彖傳曰應乎天也亦乾行之意蓋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故尤利涉川需亦取此義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程傳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于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朱子曰此說甚善

蒙引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君子正自有以通天下之志皇極外篇云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轍轍合故也苟能順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此通天下之志之說

也

訂疑人皆謂中正屬己、應屬人、非也。九五剛健中正、六二柔順中正、各以中正相應、何分人己乎。

杜光本曰、同人曰應乎乾、曰乾行、而六十四卦无言應乎坤、无言坤行者、乾主感、坤主應、大川之屬、非以健而行、罕辦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註君子小人各得所同、疏辯物、謂分別事物、各同其黨、使自相同、不間雜也、 訂疑註窄疏寬

程傳各以其類族、辯物之同異、 訂疑類字不着力着力在辯字以字屬類族二字 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君子能明辯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如疏。又似辯物居方

本義類族辯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訂疑如疏。 朱子曰、類族是就人說、如分姓氏、 訂疑通。 辯物是就物說、如牛是一類、馬是一類、 匪又曰、言類其族、辯其物、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底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訂疑朱子之說、无甚理會、馮去非、吳臨川、又以類族法天、覆辯物法離照、殊拘、殊鑿、近時又皆就辯名分上說、則全似優大象

矣

卦名同人、以人類言為是、而人類中有善惡是非、則程傳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二語、可總括之、而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不出上二句也、蓋人之賢不肖、其大分也、君子則隨其族而類之、賢與賢為一類、不肖與不肖為一類、此類族也、然就（執類族之中辨物從來有之說）其中細分之（行如此猜當）其為物又各不同、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皆聖人之族也、而清任和時又異矣、此辯物也、又以善惡是非之大分言之、如舜之問察邇言、其善不善分作兩途、所謂類族也、而就其善之中又細分之、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舜則執兩端而用其中、所謂辯物也、若此者其心大如天、明如火、故能審其異而致其同也、類族辯物皆以審異而所以審其異者、正欲致其同也、此如博學詳說皆以審其異、至於反而說到至約之地、則致同矣、若只嘗說同而不審其異、是君子乃一无星之稱、无寸之尺、是老莊之所謂玄同爾、豈聖人中正之道哉、或曰、既審異矣、同者同之可也、異者可强同乎、曰、此如仁者愛人、知者知人、愛者同也、知者異也、知不妨愛、且以成其愛、但要君子之心有權衡耳、鄭孩如曰、聖人欲君子不入于小人之黨、故必類而辯之、可謂片言居要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註居同人之始、訂疑當作初。爲同人之首當作始。者也、无應于上、心无係吝、通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誰與爲咎、程傳本義從之。

雲峯胡氏曰、同人與隨之初○皆易溺于私○隨必出門而後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无咎○

訂疑曰門○曰宗○曰莽○曰墉○曰郊○皆自爻位之遠近取之○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雷氏曰、同人于門、亦吝道也、故釋之曰出門同人、則通而不狹矣、

訂疑爻曰于門○亦曰門以外皆所同之人也○象傳恐人不達此意故以出字明之恐其近暱于二也○（出于使視文靜義明白）（特文靜例之加一）

六二同人于宗吝

疏係應在五、而和同于人、在于宗族、不能弘闊、是鄙吝之道、故

象曰吝道也、

程傳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于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

本義六二雖中且正、云々　訂疑程傳本義皆從疏○

鄭孩如曰、二應五、正也○而以爲吝○何也○吾以爲非應五之爲吝○（有與私傳合）乃未得應五之爲吝也○蓋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爲內卦○有宗之象○爲○二以其近親也○未免有繫爲○訂疑離、麗也○一陰麗乎二陽之閒○未能即同于五○此所以吝也○此說本之蘇子瞻曰

凡言宗者○其同體也○

訂疑宗、宗族也○離三爻、同體者也○猶宗人之同姓也○二五正應○乃近同于上下兩陽○不能舍宗人而上同于五○以從正應○與○隨○六二○同若睽之六五○則能舍厥宗而下從九二○如噬膚之易矣○

○書曰、敦敘九族○九族克睦○而周道親々○尤篤于宗族○同人于

宗○乃○吝者、何也○親○々者○情○相○洽○也○莫○適○家○人○尊○賢○者○義○相○合○也○

莫○如○同○人○在○家○人○則○取○其○交○愛○之○意○在○同○人○則○取○其○尚○友○之○規○

使○仲○弓○子○賤○終○身○習○其○父○兄○宗○族○何○以○爲○賢○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程傳卦惟一陰、諸陽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强居二五之閒、欲奪而同之、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于三歲之久、終不敢與、亡

小人之情狀

本義剛而不中。云云。或問伏莽升高陵如何、朱子曰、三欲同于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莽欲敵之。而五陽方剛。則不可奪。故三歲不興。

訂疑程傳謂伏莽為不顯發、升高陵為畏懼、而本義與小註、則摠以此二句為懼九五之見攻。而為此以敵之、蓋伏莽升高皆行。兵之事。未見伏莽。是不敢顯發而升高為畏懼也。伏莽者奇兵也。升高陵者。哨望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程傳所敵者剛、故畏憚伏藏也。

訂疑程傳以敵字作敵人之敵、謂敵剛句、專釋伏莽也、愚謂此。通釋二句也。不言升高陵者。省文也。小象傳例多如此。

杜光本曰、伏戎于莽。象傳已明言是敵剛。而程傳謂不敢顯發。則與象傳不合。故云所敵者剛以敵指人也。然終說不去矣。

平庵項氏曰、言敵剛、恐人誤以為攻二也。

梁山來氏曰、以理言。二非正應理不直。以勢言。五居尊位勢不敵。理與勢俱屈。安能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甡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雖乘墉而不克也。訂疑本義從之。

程傳亦與五為仇者也、訂疑不如註。四在五下。不切乘墉。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

本義剛不中正。云云　訂疑自反而不克攻。從程傳勝註說

雲峯胡氏曰、三雖以剛居剛、猶懼五之見攻者、屈于勢而不可敵也。四以剛居柔、欲乘墉以攻、終不克攻者、屈于義而不敢攻也。春秋文公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有得于周公爻辭弗克攻之旨矣。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有得于夫子象傳義弗克之旨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矣云云。雲峯胡氏曰、力不足而不攻者。屈于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于理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揆義常人之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于訟于師。則必伸其志。其能自反者尤鮮。蓋有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矣。未有其力之強。而能自退者也。春秋（文定 雲峯）趙宣子納捷菑于邾。邾人辭之以義。宣子引師而去之。先儒引此爻之義以美其事。蓋聞義能徙。誠人情之所難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程傳九五同于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于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五既于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五剛中正云云

訂疑程傳本義及繫辭傳並不言君臣。今學者作君臣言、非也。君臣相應。縱有讒間。君心一轉。移間即去之矣。何用大師而後

相遇乎。况又辭明曰同人。何必強作君臣。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程傳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憤切而然也。

訂疑專釋先號咷。中以心言。

本義直、謂理直。

蒙引先字兼後笑。訂疑按象傳多有此例。而此却不然。以中直也、言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其理直也、所謂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

訂疑據坤文言直其正也。則直即正也。不言正而言直者。以叶。下文克字韻也。因九五同。蒙引以直字兼中正、而以中字兼正字。非也。梁山來氏曰、中直即中正。極是。杜光本曰、按訂疑云中以心言。本義云直謂理直。則中直者是心誠理正也。

按克字本訓能。字弗克攻。克相遇同。今程傳本義皆訓勝。從象傳也。象傳看克字最有力。乃孔子之意耳。

又按同人于門。同人于宗。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同人于郊。皆言同人之事也。三之伏莽乘陵。四之乘墉弗克。五之大師相遇。自是用兵之事。猶蒙之言納婦取女也。

又按卦唯一陰。衆陽所爭。又、二當下卦之中。是強大必爭之地。

此如陳鄭在晉楚之間。蔡居吳楚之間。兩大相攻。皆因爭此三國而起。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註郊者、外之極也、處同人之時、最在于外、不獲同志、而遠于內爭、

程傳郊、在外而遠之地、

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云云。○朱子曰、郊是荒寂无人之所、又曰同人于郊、是无可與同之人。

蒙引同人于郊、便是无可同者。

訂疑无可同、偏心在我。物莫與同、絕我在人。无可同爲是。
按諸家解郊字。註傳是一說。本義是一說。愚謂皆有病。說文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如註傳之說、以郊爲外之極、則郊之外更有牧野林坰、不更遠乎。（說辨駁郊字中遠義出如許詳）本義謂郊在野之内云云。于說文爲有據。但云荒僻无與同、小註又云荒寂无人之所、殊爲未確。蓋郊猶在野之内。何遂荒寂无人乎。需于郊、本義云郊曠遠之地。是郊與野无甚別也。但命辭之意、各有主爾。假令繫辭者易郊于卦、易野于文、焉知解者不云郊勝于野乎。愚謂卦言于野、固爲曠遠而无私矣。若上

九于郊、則自對初九于門而言耳。于門則門以外皆可同之人、至于郊則始也。我无可同、而舉世皆所不屑與終也。物莫與同、皆以我爲方外之流、雖有同人亦幾何哉。无悔者、无世事之累也。于宗者、不能忘情于郊者、不及于情、得情之中正者、非類族辨物之君子。其誼。又于宗者、不論其可否而必欲同之者也。于郊者、不論其可否而必不同之者也。皆非君子中正之道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蒙引不曰志未得、則伺人于郊无悔爲善爻。幾於于野矣。

訂疑雖曰无悔、然曰志未得、可見沮溺之徒、終非君子之道。于心終有未安。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本義大有、所有之大也云云

訂疑本義從程傳。其云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則本象傳之意爾。梁山來氏亦云。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訂疑同人柔在下者、止曰得中。大有柔在上者、而曰大中。大字

從位上來五得尊位。故曰大中。猶觀卦九五在上、曰大觀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蒙引此卦德與其德云云字不同、其德兼卦德卦體、剛健文明、其德之體也、應天時行、其德之用也、訂疑如此則諸卦凡以卦德卦體卦象卦變言者、皆一言以蔽之曰其德足矣。本義何贅云云允虛齋此說大不可從矣。

又曰、應天時行、與君子時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同義。蓋天敘有典、而我惇之以時也。天秩有禮、而我庸之以時也。天命有德、

而我章之以時也天討有罪而我刑之以時也
又曰彖傳只曰應天時行而本義添居尊除時行者居尊然後得以應天時行即應天也
訂疑中孚亦言應天不必居尊也遯益亦言時行不必應天也
又諸家有以時剛而剛時明而明群應天者似是而實非也无論剛明爲並用之德不分兩時且彖傳釋經卦德卦體等俱各說一件无上下串揷之例故講卦德處不可混入于卦體講卦體處不可混入于卦德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云云○誠齋楊氏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于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于遏而揚

掌引其于惡者小則鞭朴之大則刑竄之皆所以遏其惡也 訂疑時作止惡未形非 其于善者小則獎勸之大則爵賞之皆所以揚其善也

又曰人君御天下之權只是賞罰二者而已遏惡揚善之謂也遏惡揚善是其所當然之理順天休命是其所以當然之故也

天命有善而无惡此以天地之性言

訂疑命討章用正意也及之于身餘意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本義雖當大有之時云云 訂疑與程傳意同

掌引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剛正也居下處早也上无係應无私交也又在事初新與事接也故未涉乎害何咎之有然或以爲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故艱則无咎

訂疑此爻自天子至于庶人皆用得然自天子言則守成之道也堯禪舜舜禪禹皆戒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言湯初放桀

仲虺誥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愼厥終惟其始湯誥諸侯凡我造邦无從匪彝无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伊尹訓太甲以三風十愆又訓以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无輕民事惟難无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說命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召公之訓旅獒周公進无逸陳豳風遺鴟鴞成王之顧命諄諄致戒嗣王者无非艱之一字蓋人君富有四海莫不成于憂勤而敗于逸樂漢唐宋之人君可以鑒矣公于初九以艱之一字丁寧之蓋秉其淸明之氣而動以知艱之心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雲峯胡氏曰、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訂疑不獨大有六十四卦皆然繫辭傳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又曰、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

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夫九卦雖因爲處憂患之卦耳其餘皆安常處順也夫子以爲皆處憂患之道又乾坤之至健至順恒易恒簡矣而亦以爲知險知阻以此推之（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何卦而非艱則无咎哉

洪氏大法曰、說一初字便有防微杜漸意唯初未涉于害久之有不期驕而驕不期奢而奢者非持盈戒滿可乎

訂疑象傳只取在初之義居下无應皆不取蓋初與上多論事之始終如師如比如履如同人之類是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當大有之時皆有富不期侈而侈之意雖其在初則驕奢淫逸之心猶未萌紛華靡麗之習猶未深故聖人豫爲之戒以示守富之道（足見凡父立言皆有深意一字增減不得）如取居下則二以上說不去矣如取无應則二與五說不去矣且只說得在下位而始有之人而爲君者與素富貴者說不盡矣故象傳只在大有初九四字上生義可謂潔淨精微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本義剛中在下云云蒙引剛中在下故爲大車得應乎上故爲以載若非得應則有大車而不得以載者矣所謂野渡无人舟自橫也故有所往而如是一句兼剛中得應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程傳壯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壞猶九二才力之强能勝大有之任也吳臨川曰、車大則能勝重載故載雖多積于中而車行不敗

蒙引只以大車之象言而取象之義自見于言外如舍逆取順及以從禽也之例

或疑積中是中德否、洪氏大法曰、此不可作中德說中德在此前一步

訂疑本義剛中剛字最重士不弘毅不可任重致遠剛之謂也今以積中解作中德、中德如何貼積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京房傳亨、獻也。訂疑本義從之。註作亨通之亨。程傳從之。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云云。朱子曰、古文无享字、享亨烹並通用。如公用享于天子、解作亨字便不是。又曰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番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无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也。

雙湖胡氏曰、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則是卜偃時已讀為享矣。

訂疑左傳雖作享、然是宴享之享、本義引之、特以明亨之作享耳。至解享字、則自從朝獻之義。乃書曰享多儀之享也。

雲峯胡氏曰、必如九三有剛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供包茅、不脩朝貢者矣、安足以當此、

訂疑此爻固有剛正之德、亦由其居下之上、有公侯之象也。有其德、无其位、亦用不得此爻也。本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不如云。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位、則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下當加一句云。而又无公侯之位。方好。若程傳本義與雲峯胡氏云云。則是无德之公侯。遂可廢朝獻之禮矣。

蒙引亨于天子、周禮所謂時見曰會也。時見无常期者也。有禮遇親接之意、故小人弗克、若正當朝會之期、則公侯中之小人、宜不得而拒之、周禮春官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訂疑常朝有期。自不用筮。蒙引以為時見是矣。其以小人為公侯中之小人則非。小人者、无德无位之稱也。公侯即无剛正之德、亦不得名為小人。即如晉文公譎而不正。三王之罪人也。豈得遂名為小人乎。

又時說俱謂用亨、為大臣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小人當大有之時、徒侈豊亨豫大之說以獻諛、故曰弗克、近皆從之、乃離經畔道之說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程傳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處之之道○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貌○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本義六五柔中之君○云云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傳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辨之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于滿極也○

本義晳、明貌○雲峯胡氏曰、明辨晳、皆以離言○

蒙引言其明辨之晳然也○所明辨者○君尊臣卑之義○虧盈益謙之理也○

訂疑晳、從折從日○詩陳風明星晳晳○本音昔○叶音制○字彙謂與（張也山字）從白之晳同非也○（栗辨不知、音辨又此否）從白者亦音昔○乃白色也○非明貌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程傳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于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

本義大有之世、云云　訂疑與程傳同○彥陵氏曰、本義大有之世四字不虛、見得人主勢處其盛、最易負勢而不與下交、然必實實虛己下賢、方能激發天下之心、而使之交于我、又曰、交孚、固于上下相孚處見之、然玩象傳信以發志也、只重五之推誠下交說、

訂疑又辯象傳○只就上下應之取○无應二意○

潛室陳氏曰、大有之六五、卦以一陰為主、所有已極其大、但當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則能保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不足也○　訂疑此不言六二之應○亦不取爻之扣○但虛說道理○然又不如本義之切實也○

中溪張氏曰、五為大有之主○中虛有孚之象○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故曰交如○以我之誠心○而發彼之誠心○此其所以交孚也○然當大有海內富庶之時○人心易至玩弛○寬裕溫柔○雖足以有容○非發强剛毅○不足以有執○故交如之後○繼之以威如則可保其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西溪李氏曰、太平之世禍亂皆起于无虞故必威如而後吉緣上下慢易則无畏備也故詰爾戎兵董正治官皆守成之世所當急講者也

訂疑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恭行儉嘿專務德化然罪所當加法未嘗不行足以當此爻矣

杜光本曰、彖傳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是上下者六五之上下也、六五爻繇、程傳以上作六五、與彖傳殊、本義以上下作六五之上下、與彖傳合、或疑五乃人君、焉得有所謂上、不知上者五之臣下者五之民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程傳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訂疑猶思順之義未言何也

上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云云 訂疑本繫辭傳

紫引履信以造行言思順以處心言尚賢以用人言自天祐之云云憑空說出此兩句若无繫辭之言恐朱子亦未知所解方知孔子之言不苟也 程傳通知思順而近從天單指尚賢不知皆從

訂疑履信易解思順尚賢難解然皆從下應六五見出卦惟一陰上下應之上亦應五陰順也在內而順上應五又一體故曰思順五賢在下而上降心以相從是尚賢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訂疑謙、按師藏作兼子夏作嗛說苑作君子有終吉 徐鍇云、謙、猶嗛嗛漢藝文志引易之嗛嗛即謙謙也可見謙兼嗛歉慊古皆通用而大學之謙慊聲義本通

疏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已、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亨也、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惟君子有終也、

程傳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 訂疑較疏深一層 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 此疏說 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 此彖傳之說本義從之 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 又是疏說 杜光大 程傳說有終駁鄉

隆山李氏曰、此易中最吉之卦、而天下最難行之事也、非謙之難、而有終之難也、非君子豈能有終乎、 訂疑此疏說

叅義云、由其安理樂天、而物我无間、故不自滿足、而自然卑孫、非矯為之也、苟內有矜伐之心、而外示抑損之意、則非安履乎謙者矣、其始雖飾其情、而終則見于色、訂疑中程傳

彥陵張氏曰、即有蓋世功勳、反之本體、不曾增加分毫、只因德器淺薄、稍有可見、便覺承載不起、不覺炫耀出來、訂疑亦程傳意

葉爾瞻曰、君子非為保所有、着意卑屈、其一念太虛、不見所有、自然著謙、孫氣象皆從涵養純粹得來、訂疑亦程傳意

訂疑今學問涵養不同、其謙自有淺深、如孔子顏子孟子氣象自別

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云云

訂疑謙之意、是以他卦彖傳例補之、謙之象、是以彖傳補之、紫引有而不居、是有德有功、而不以自居、此乃是謙、若无而不居、乃是本分、不謂謙也、止乎內、其心收斂不矜肆也、順乎外、卑以下人、不驕亢也、亨是目下好、有終是末稍愈好、先屈者有而不居也、有終者終不能沒其所有也、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只是傲、千罪百惡、只從傲上來、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是一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為謙、便是對症之藥、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訂疑此段令人深省、不止說經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本義言謙之必亨

訂疑此如諸卦彖傳、極言以贊其大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本義人能謙、云云、○董溪王氏曰、位雖居下、而德高、莫有過之者、

演好惡以情言、不必說到予奪進退、只人心是非之公、驕盈底人、常犯公惡、謙虛底人、人多愛之、

杜光本曰、謙卦辭彖傳、孔疏程傳本義、其說不同、當以本義為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蘊高云云

厚齋馮氏曰、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俾大小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治一世使謙之象也、象與六爻全无此意、

訂疑本義亦謙之意也句、難曉。竊意謙者爭之反也。物不得其平則必爭。地中有山。平之象也。君子治天下。欲使之謙讓而不爭。惟使之各得其平而已。故裒多益寡。則多寡得其平。平則不爭。不爭則生謙矣。所謂裒多益寡。又非子莫之執中許行之同價也。蓋稱物平施。有權衡焉。若舜之執兩端而用其中是也。且如建侯。其功德大者封以百里。次者封以七十里。又其次者封以五十里。其至小者。封不能五十里。而附庸焉。悉得其平。安有諸將爭功。拔劍擊柱之事哉。如分田。一夫百畝。餘夫二十五畝。盡其井疆均齊方正。无長短不齊之弊。安有强弱兼併之爭哉。

如。如親親。自三年而朞。而大功。而小功。而緦。而袒免。隆殺以辨也。如尊賢。大賢師之。其次友之。又次則使之。等差以定也。无往而不得其平。又安往而有所爭哉。凡如此者。皆君子治天下使謙之道也。○本義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所以二字、意似員而實贅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訂疑諸本多无吉字。愚謂既言用涉。便是吉矣。无吉字是。

程傳以柔處謙。又居卦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訂疑本義從之。○涉川作象言。

本義以柔處下云云　訂疑涉川亦作象亦作實事

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

雙湖胡氏曰、涉川貴乎遲重。不貴乎急速。用謙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无一失。故吉。訂疑不作象說是。

訂疑諺云臨河莫競渡。此初之所利涉也。○又按君子二字。承

與九三屬下有終為句。是指占者言。初六只言君子而无下文。則以君子連謙謙為句。只是爻辭。不為占用。與本義合涉大川然後是占矣。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註鳴者、聲名聞之謂也、訂疑本義從之

程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于中。故發于外。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

訂疑傳殊勝註。而本義不從傳者。因象傳云中心得也。不知象

傳中心得也對上六志未得也而言耳若以九三勞謙六四撝謙例言之則從傳為是蓋勞與撝皆存乎已聲聞則存乎人矣且以鳴豫例之鳴謙鳴字亦斷從傳為是

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云云

蒙引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盛者也由是積于中而著于外矣是為鳴謙非自鳴其謙也 訂疑此程傳意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傳二之謙德、由至誠積中、所以發于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為之也、

訂疑程傳似中心達于面目之意時皆從之非也中心得只對上六志未得而言耳

蒙引一說謂志行乎名譽著以上得君以下得民為中心得

訂疑此與上六志未得也相照看出又與爻辭吉字相切確當可從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程傳三以陽剛之德、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民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蹇蹇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長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 訂疑與卦辭程傳同

本義卦惟一陽云云 訂疑與卦辭本義同

蒙引九三剛正、所以能做功業以一陽居下之上上下所歸是當事任所以得做功業德者、功業之本位者、功業之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則亦无以自見于功業故本義兼位任言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臨川吳氏曰、萬民服、謂有終而言也、萬民、以五陰言

童溪王氏曰、舜之賢禹也、曰、洚水警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群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訂疑引舜之言是君服非萬民服只借其意耳

演謙本人道所好況勞而能謙衆賢悉貴賤誰不服其為長者

訂疑文辭勞謙為句與鳴謙撝謙為例君子有終為句與卦辭

同例。彖傳乃借君子二字。足成四字句法。以初六爻辭爲例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註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義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謙、不違則也、

程傳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爲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孫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爲、无不利于撝謙也、 訂疑大意亦如註說、但以无不利爲撝謙爲句則不同也。

本義柔而得正云云

訂疑。註傳亦好。而本義不從者。蓋六四雖近君。而本質柔正。又（本義所以不從註傳也）居其下。原无僭偪之嫌。故不取奉上之說。縣其位在九三之上。故。獨取下下之義也。

棠引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正是謙也。如是則在彼无惡。在此无射。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无不利矣。此是槩說撝謙（遵本說）則專以居九三功臣之上言。

徐晉齋曰、九三勞謙。本无見忌之隙。在四自當如此。

演人道之所好也。天地鬼神之所福也。何不利哉。

訂疑若看文勢。當作撝謙无不利。始合諸爻之例。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註居于尊位。用謙與順。故能不富而用其鄰也。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疏凡人必將財物周贍鄰里。乃能用之。六五居于尊位。用謙與順。鄰自歸之。故不待豐富。能用其鄰也。居謙履順。必不濫伐。无罪。若有驕逆不服。則須伐之。以謙得衆。故利用侵伐。无不利也。 杜光本曰、无不利。必如本義推開。不治侵伐終亂。

程傳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爲能聚人。云云

本義以柔居尊云云。○雲峯胡氏曰、不富者、六五居中、而能謙也、

訂疑泰六四爻本義云。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又曰、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曰凡曰皆。正指謙六五也。此爻辭與泰四爻同。又皆陰爻。不宜獨以不富爲能謙。當以泰四爻例云五在上而能謙。故。不待富而其類從之。而利以侵伐也。又按節彖傳本義以、謂能左右之也。小畜九五本義、以猶春秋以其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則此爻利用侵伐。正棠不富以其鄰而言也。棠引云、不富

二字不可就以當謙梁山來氏曰上能謙則從之者衆矣故有不富以其鄰而利用侵伐之象是矣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中溪張氏曰六五謙柔之主而利用侵伐毋乃內謙而外好勝乎豈知惟辟作福作威其梗化不服者(各扛愈任得而二之)如之何勿征倘專用柔謙則流于姑息失之驕縱乃謙之過也非謙之益也

濮上朱氏曰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侵之聖人慮後世觀此爻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

雙峯沙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以謙順而侵伐所侵伐皆驕逆也

訂疑晉師掠境亦曰侵與謙六五不合故象傳言征不服也以明之而郭京以侵伐作征伐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義謙極有聞云云○或問謙之五上專言征伐何意朱子曰坤爲地爲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

訂疑如此則凡有坤者皆當如此而有不然者或是聖人見有占侵伐行師者占得此爻而吉故繫辭時卽取其事而繫之云云爾如涉川祭祀婚媾享覿之類皆然可以例推○或曰本義云質柔无位五亦柔也何獨上六言質柔若云无位則邑國非士庶人之有而行師亦非无位者之事也曰五雖柔而猶居剛上則純柔矣上之云无位視五而言也五居上卦之中爲有勢位易之例初上爲无位○又易言行師侵伐者多坤離之卦也離爲甲冑干戈坤爲衆故也而上六之言行師者四泰之上六復之上六皆不利而師之上六大吉謙之上六猶可以征邑國上九之言征伐者二離之上九則吉晉之上九則吝則質柔无位之說亦未足據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陰柔无位云云

雲峯胡氏曰上雖謙極有聞然陰柔无位志未得也視二之中心得者有間矣至于行師足以治其私邑而已視五之征不服者有間矣无位故也

訂疑嘗由質柔无位之說通考之易上九三十二除乾訟小畜(貢深之義勝于无位上六象告曉然今書不明全社文)噬嗑无妄明夷益姤旅巽中孚既濟十二爻爲不吉其餘蒙同(多以二者平畫)人觀剝晉睽未濟七爻爲半吉而履否大有蠱賁大畜頤離遯家人損咸漸艮渙十五爻皆純吉也上六三十二除師臨解井四爻爲純吉需謙萃革震五爻爲半吉其餘二十三爻皆大凶

也上九言行師者二皆離體之爻離大吉而晉半吉上六言行師者四皆坤體之爻除師爲大吉謙半吉復泰皆凶也則質柔之義勝于无位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程傳爲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

訂疑動而和順是復非豫也彖傳之例凡以卦德爲言者皆由内而外也

本義九四一陽上下應之云云〇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〇雲峯胡氏曰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

訂疑建侯者國家偶然之事非盡如先王開國之初大封諸侯也萬國二字不切〇順以動胡氏曰順理說統曰順人心愚謂順理爲長蓋順理則人心自順矣

章氏曰順以動順在動之先也

說統建侯取震長子行師取坤衆

演既樂以天下得天下心矣建侯而萬民推戴行師而三軍用命總是平日得了人和故這二大事且利况其他乎〇以順動

爲致豫之由以豫爲建侯行師之由〇就君道言

訂疑彖傳雖取剛應志行之義然四非君位于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之意難說蓋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此人臣得志于時者之所爲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吾何爲不豫哉正此意也彖傳因九四有由豫之辭遂借此爻以爲豫之一義耳其實名豫繫辭之意取順動之義爲多故下文只就順動上贊之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程傳順理而動〇說統順字實動字虛

〇訂疑彖傳釋卦辭並无大臣之意剛應而志行指九四作大臣言順以動泛言乃于卦體卦德取此二義以釋卦名耳下節釋卦辭則作君道言矣

順以動先儒皆作順理而動串講愚謂順是當理動是有爲以與而通順動平講方是二體之德而與諸卦之例合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既聖人和順而動 訂疑和字似貼豫字 合天地之德故天地亦如聖人而爲之也 爲之二字欠妥 雖有既從易者可知從容

加點有天地易謂建侯行師 如建侯能順動則人從之行師能

順動則衆從之

訂疑天地如之、如孟子薦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紫引夫順以動天地尚不之違而况以建侯行師人其有違之者乎天地如之、如商高宗因雉雊而脩德則天佑之而商道復興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而熒惑爲之退舍又如作善降之百祥積善必有餘慶之類

訂疑應字與從字異應在別事從即在本事上

梁山來氏曰言天地亦不過如我之順動也訂疑如猶同也

訂疑天地如之疏與紫引是一説來氏是一説疏紫引爲是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疏若天地以順而動則日月不有過差依其晷度四時不有忒變寒暑以時聖人能以理順而動則不赦有罪不濫无辜故刑罰清也刑罰當理故人服

訂疑此以日月四時平對爲順動之效刑罰清爲聖人順動之實而民服爲刑罰清之效不知天地聖人原无不順而動之理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固均爲天地順動之效而刑罰清民服亦均爲聖人順動之效也

程傳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于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

訂疑此言聖人以順動事皆可法足爲民表則民興于善不煩多刑而民已服刑罰清而民服通爲一意與日月四時平舉者不同而刑罰清簡之説亦不如疏説也

朱子曰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爲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訂疑此反言以申程傳之意

訂疑聖人以順動所謂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也刑罰清言

其中也刑清民服俱作聖人順動之效而二者又各推廣言之民服與刑罰清對舉之均爲聖人順動之效民服又該得多不止服刑罰之中也凡敬服用情易使不慾得衆人任不僚人愛人敬人治之類皆是也刑罰清偶指一事而言其實官得其理政得其平民得其察賞當其功爵當其德禮得其敘樂得其和之類可以例推也天地聖人推其不同所以判底相同又按天地之順動即于日月不過四時不忒上見之而聖人之順動自有許多本身徼民底事而刑清民服却在聖人順動之後與天地句作一式説不得如觀卦彖傳四時不忒即天之所以爲觀也即天之神道也而聖人以神道設教自是聖人之所以爲觀而天下之服又自在後不

可比而同之也。總之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便有許多作為、合下原自不同。學者只見前聖說聖人與天地參與天地合德與天地同流、便要事事着他一樣、如何說得。

又按天地如之、以釋建侯行師之利也。天地以順動云云。又是極言以贊豫道之大也。東坡乃以為申言天地如之之意、誤矣。槩引時之一字、貫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諸卦爾。有時則有義、有義則有用、單言時、則義與用在其中矣。言義未嘗无用、言用未嘗无義也。

訂疑此說極正大斬截、可以正疏說紛紛分別之誤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疏用此殷盛之樂、薦祭上帝、以祖考配上帝。　訂疑此義自正大明白。杜光本曰、若泥本文、為以配祖考、則是反以上帝配祖考矣。故必如朱子之體孔疏曰以配、即配以、倒字成文耳、絲妥。

○配、漢書作享、亦通。

朱子曰、先王作樂、无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于薦上帝、配祖考也、　訂疑平對說

槩引薦上帝配祖考平說、以配之以、當作而字看、古字以而字多通用、　訂疑平對說　又曰、配祖考、猶樂以侑食之義、以配訓侑、

此不可從

梁山來氏曰、作樂乃朝廷邦國之常、然各有所主、其樂不同、惟郊廟是其用樂之最大者、　訂疑以郊廟對言、亦平說。

洪氏發明曰、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作樂、作是制作之作、非奏樂也、由是用以治心、使躁心日息、而慾心日泯、這便是崇德、若說樂以彰德、恐于崇字說不去、

訂疑崇德薦上帝配祖考、三者皆作樂之用也。雖是創見、實是正解、或謂崇德說是作樂非樂之用、薦上帝配祖考雖是崇之用、蓋拘守舊說也。崇德與論語繫辭傳所言崇德同、皆言崇己之德也。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不虐、簡而不傲。子曰成于樂。註引樂記可以盪滌邪穢、消融渣滓、樂之可以崇德明矣。

有虞氏祀上帝與祀祖考、是兩事、不以祖考配上帝也。故虞書類于上帝、不及祖考、祖考來格、不及上帝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武王周公制禮始、則此云薦上帝以配祖考、正指此事。祭法虞郊嚳、夏郊鯀、殷郊冥、事多難决、且不見于諸經、證以中庸達孝章、其屬漢儒附會愈益明白。不足引以循君為據也。○季秋祀上帝、配以考、在武王時、則配以文王、繼周百世可在成王時、則配以武王、在康王時、則配以成王。

初六鳴豫凶

訂疑程傳本義同盧中庵曰鳴豫者或肆之言談以為夸大或形之氣談以為炫耀皆是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本義豫雖主樂云云

彖引本義溺則反而憂矣故初有鳴豫之凶三有盱豫之悔上有冥豫之咎五亦有沉溺于豫之疾介于石專指不溺于豫言不終日泛說衆事本義故云見凡事之幾微也六二中正自守則自好聲亂色不留于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于心術凡世

間一切可喜可樂之事无一足動于中者其介如此故其思慮明審云云安靜者淡然无欲而不躁動也堅確者守得堅固有終而不可移奪也

訂疑介于石于如古字通（猶[illegible]出以悍學者）故本義云其介如石也本義安靜堅確四字本石字生出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訂疑註疏皆以盱為睢盱睢盱者喜悅之貌

本義盱上視也云云　訂疑與程傳同　○問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下溺之義如何朱子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以為樂者也

訂疑本義云盱上視也猶孟子小國師大國也○盱豫句悔自作句

雲峯胡氏曰二中而得正三陰柔不中正故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故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程傳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

所由也大有得（不及朱義作占方免重複）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簪聚也取聚髮也

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云云　訂疑因程傳朱子曰由豫猶由頤

彖引由豫大有得矣又必戒以勿疑朋盍簪者誠以由豫任大責重難以獨力必得同德者以自輔乃不至有覆餗之虞自古雖以聖哲之資而居大臣之任者亦皆如此如舜舉八愷八元伊尹周公皆有俊乂吉人之助諸葛孔明亦必開誠心以來衆

賢之益
恭義自初爻而觀九四則爲權臣其豫者逸豫也自本爻觀之
則四爲任政之賢臣其豫者和豫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吳氏曰即彖傳剛應而志行也
梁山來氏曰剛應而无他爻以分其權故曰志大行
六五貞疾恒不死
程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
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于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

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之君受制于專權之臣也受制于下有疾
苦也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亡之道非一而
以豫爲多
本義當豫之時云云 訂疑因程傳
厚齋馮氏曰貞疾猶言痼疾也當豫之時上下耽于逸樂以天
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漫不省此貞疾之証也然
四雖剛强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亡此
恒不死之証也春秋時不唯周存名號而已齊以諸田疾魯以
三家疾政在大夫孔子周流列國欲起其疾而无能用者 訂疑

此以中未亡就位說與程傳同
雲峯胡氏曰順之由在上九故六五不可涉大川豫之由在九
四故六五貞疾豫最易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
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于豫而有疾矣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
人莫不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
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蒙引柔則无堅介之操居尊則有逸豫之資必沉溺于豫矣 訂
疑當豫之時亦得以逸豫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
也
又以其勢言之九四卦所由豫剛而不遜六五乘其上猶龍

虎之未易馴擾也且衆皆附之我无附而處勢危特寄居焉耳
是其疾益深有貞疾之象也然以其得中猶有君人之道存焉
未有大失人心之事而僅得保其位如東周之君或下堂而見
諸侯或威令下同 下同當作不行 六國弱則甚矣然文武之緒
猶存綿延數十世而未絕此所謂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亦見他
尚能保其餘緒未至大失是他中處須要切得中无若程傳及
馮氏以位號未失爲未失中也位號之未失先澤之猶存總由
他能得中來若非得中並此亦難保 此正恒不死之象也又如
李唐肅代以後諸帝大槩皆然又曰衆不附而處勢危雖未

七而鄰于亡猶貞痼之疾雖未死而鄰于死

訂疑中未亡程傳及馮氏專指位號言蒙引又指先王之遺澤言愚謂位號遺澤俱當不得中中還是六五好處謂其中德未至盡喪也若桀紂之盡喪其中德雖使撫夏殷全盛之業亦須失了（中作中德權不可易）

說統五之貞疾雖本乘剛然本義必從沈溺于豫說來見得已唯耽于逸樂權臣所以因勢以竊其威靈爾

訂疑此言人主當自反不可盡罪臣下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蒙引專指乘剛一節言不要以柔居尊意象傳之例多如此（宣尼言易不可為典要而自作象傳其例却不甚差池如此）

訂疑象傳言乘剛者五除困之六三為坎體餘皆震體也看來震卦一陽始生于下其性動而好上故常有逼上之勢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註豫極盡樂故至于冥豫成也過豫不已何可長乎故必渝變然後无咎　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上六陰柔當豫之極乃耽肆于豫昏迷不知反者也若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云云　訂疑渝无咎但以理言益能變則无咎不必取動體也

雲峯胡氏曰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于初者所以遏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于終者所以開其善也

發義以往事觀之如楚莊聽伍舉之諫而罷淫樂齊威因淳于髡之諷而行誅賞其皆成有渝之義歟　蒙引漢武帝晚年乃言朕自即位以來所為多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因田千秋言凡方士皆斥遣之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養民也胡致堂曰武帝既往之愆與化俱徂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嘆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善之法秦穆不得專美于前矣

訂疑胡致堂論武帝善矣其以秦穆為處仁遷善之主則不然書雖載秦誓一篇亦取其有悔過之一念爾今考穆公自敗崤以後益亟于伐晉以逞其忿數世用兵不息何嘗改過不吝哉

杜光本曰註以冥豫成為句本義以成字屬有渝為句愚按象傳在上二字乃釋成字則註甚直截自然勝本義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傳當速渝也、

雲峯胡氏曰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遇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猶豫也○九四和豫也○訂疑與卦同六五弗豫也○合而言之○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繫辭傳重門擊柝○又取為豫備之豫

汝吉 訂疑未詳姓氏曰、彖通全體○以所樂上人○公物之道也○无不利矣○爻止一節○以所樂上身○私己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懼也夫○

卷之三終

周易訂疑卷之四

棨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季較正

隨䷐兌下震上 元亨利貞无咎

程傳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朱子曰、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卻是○若說而動卻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動而說成隨○如巽而止成蠱○

訂疑凡言卦德○皆先內卦後外卦○此易例也○程子不知此例○每有倒言卦德之病○如豫言動而順理便是○復隨言說而動便是歸妹之類○

程傳隨之道、可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己隨于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訂疑隨得其道便是貞字○則下利貞未免復○程傳每有此等病也、本義便无此等病、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于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

訂疑卦變乃後天之易、孔子之說也、以釋卦辭可也、以釋卦名、則是伏義名卦時已取後天之易矣、否則卦名亦後天周人之所命也、

本義已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隨、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

訂疑此本程傳為衆所隨、與己隨于人、皆隨也之意、是卦辭已兼隨物隨我二義、如比同人觀咸萃中孚、皆兼人已而言也、

本義然必利于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于

有咎矣、

訂疑若所隨不貞、焉得大通、本義云〻欠平正、按卦體九五剛中正、六二柔中正、相應為隨而得正之義、本義不言者、以彖傳无其文也、夫彖傳偶于卦材所遺者多矣、如屯釋建侯不取初九、需釋有孚不取坎體中實、訟釋終凶不取上九、釋謙不取止内順外、釋順不取卦體卦德之類、本義皆為補之、況此卦天下隨之〻句、乃極贊隨之結語也、焉知此上无以卦體釋卦辭之文、而今缺之乎、利貞者、已之隨物、物之隨己、皆利于貞也、如占隨物已不貞、則為大賢所拒、人不正、則為比之匪人矣、如占為人所隨、已不正、則不足以當人之隨、人不正、則失遠小人之義、揔之相陷于惡矣、乾卦文言所引穆姜之言、與本義此條所引春秋傳云〻、乃一事、

按此卦程傳本義、皆泛言人已相隨之理、如同人咸卦之義、時人皆就臣民隨君言之、蓋緣彖傳有天下隨之〻句也、愚謂天下隨之〻句、乃極言隨道之大之結語、而缺其上文推廣之辭也、故下文隨繼之曰、隨之時義大矣哉、則此句之上、明乎其有缺文矣、安得據此一句、遂指此卦之為隨君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註震剛而兌柔也、程傳以陽剛來下于陰柔、是以上下〻、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

熊朋江名過曰、震剛而兌柔也、陽上陰下者體也、今震剛下于兌柔、若自上而來、故稱來、訂疑皆不言卦變、

本義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訂疑隨蠱之及對也、蠱彖傳剛上而柔下、本義以卦體為正解、而以卦變為或說而附錄之、又如泰之小往大來、否之大往小來、咸之柔上而剛下、恆之剛上而柔下、皆以卦體為主、而以卦變之說附其後、蓋曰但以卦體言之、即不用卦變之義、亦自可

成其理也于隨于貴何獨不然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疏大亨貞正无有咎害而天下隨之以正道相隨故隨之者實
若不以大亨貞无咎而以邪僻相隨則天下不從也
本義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
從也 訂疑蓋取疏說
紫引夫正者通天下之志者也故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隨
得其正而无咎則近者說遠者來天下之士皆說而願立其朝
天下之民皆說而願耕其野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其市天下
之旅皆說而願出其塗矣故曰天下隨之 訂疑此以君道說物
來隨我之義其貞在我但隨得其正句難解 若所隨不出于正
則始雖以利而合然利盡則交疎而身孤勢寡不免矣豈止于
咎而已哉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又曰我有實慎所之也
古之人最慎于所隨雖流離困厄而終不失身于匪人有佯
狂佯瘖而逃去者甚者或引頸以受刃終不枉道以殉人 訂疑
此取我往隨人之義擇交仕進言其貞在人 大亨貞无咎
而天下隨之極言其效也此釋卦辭與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下觀而化也一例重在貞字

訂疑彖傳雖有天下隨之之句而無其上文其爲極言其效无
疑矣蓋剛來下柔固不可如時說剛德之臣來下徹柔之君亦
不必如程傳以上下之說看是何人用如君用之則剛來下
柔爲君隨臣亦可諫行言聽是也謂君隨民亦可咈民以從
己之欲是也如是則天下隨之爲臣民隨君矣若卿大夫用之
則剛來下柔如禹之一饋而十起周公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餔孟獻子之友五人晏平仲之久而敬之孔明之開誠心布
公道集衆思廣衆益皆是也如是則天下隨之爲上安而下從
之矣如士人用之則剛來下柔如舜在深山之中无異野人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爲善
又如孔子徧交當世之名卿大夫與列國之賢士及曾孟所云
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友卿國天下之善士皆是也如是
則天下隨之爲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有朋自遠
方來及天下歸仁家邦无怨家邦必達蠻貊之邦必行之類矣
又按大亨貞无咎之下必有缺文以釋利貞之義如中正而應
之類而今亡矣而天下隨之乃極言隨道之大之末句耳今既
未敢輒補則須如紫引云云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傳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度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于此也故賛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程子曰自盡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没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訂疑即聖人亦有智慮所不及者如水碾水磨水車之類木牛流馬之類火砲鳥機之類何時不可制只是聖人一時智慮不及不必為之諱也

本義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訂疑按隨時之義大矣哉只宜依王肅本作隨之時義大矣哉蒙疊文天下隨之而賛其隨道之大耳不必如程傳舍物我相隨之義而忽生別論也

蒙引承上文而言所隨一得其正而舉天下皆隨之可見隨之時義大矣哉明其不可不貞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傳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于内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内夜不居外隨時之義也○或問程子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朱子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訂疑當作雷入澤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

訂疑丹朱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紂為長夜之宮為長夜之飲使男女裸逐為戯伊尹訓太甲酣歌于室恒舞于宮時謂巫風皆違嚮晦宴息之義者也近時輕浮子倡優博塞淫于酒色俾晝作夜夜以繼日惟日不足既以伐德亦以殘生皆違嚮晦宴息之道者也或曰周公之夜以繼日孔子之終夜不寝非乎曰道心勝則周孔以夜之有餘補晝之不足人心勝則丹朱受辛

以晝之苦長續夜之苦短亦頗理欲之分數何如耳且待且不寝宵也若論其常雖做正經事聖人亦須愛養精神

杜光本曰象傳以動言大象以息言蓋息而能動動而能息則外若減息内實生息而息為動根縣縣延延矣豈不善法雷藏澤中乎

建安丘氏曰雷陽聲也聲發于春夏其動也收聲于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

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后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入宴息皆法雷之靜也

訂疑此說新奇可喜而不可從夫春夏發聲秋冬收聲者雷之大動靜也君子法之為大作用大收斂若夫春夏之時雷雖發聲然亦數日而一出其像當蟄澤中之時也此雷之小動靜也君子但于起居食息作止語嘿間法之如隨之嚮晦宴息順之慎言語節飲食是也

棠引嚮晦入宴息即日入而息也不可說太深若動作底人則焚膏繼晷亦不可太過三才之理俱有動靜靜所以養動之根也如造化之氣冬來息得不疑固則來歲必是災沴殺菜不熟人畜不寧如冬雷則災矣醫書教人到三更不睡則血不歸肝面色青黃日間所事自无精神矣乃知此節亦繫大理也

訂疑凡人若日有旦晝之梏亡夜為酒色之斵削宣雖夜氣不足以存軀命亦隨之而隕矣且不知養生更說甚人品

劉氏易鈔嚮晦宴息夜之隨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晝之隨也晝有為宵有得十二時中无非隨也是為通乎晝夜之道而隨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本義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　訂疑卦辭如同人隨與咸

兊中孚乃人己皆可通說者本卦卦辭本義云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亦未嘗專以物隨為義也獨卦名之義與彖傳天下隨之句有似指物來隨己者耳若卦辭則是兼物我而言也今本義云卦以物隨為義與卦辭不合與卦辭之本義亦不合

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彖傳釋卦名義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本義云以卦變言之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是卦之所以為隨者兼初與五兩爻而言也初九本義不合獨以初九蔽名隨之義必如註與程傳及熊朋江之說方可獨以初九為隨之主耳又本義云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是隨之義在說字上取之也亦非以震為隨之主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

訂疑此段語意難曉既云爻以隨物為義何云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乎將使人一无所隨而後為无所偏主乎以愚謂卦既為隨當隨之時不是人來隨我就是我往隨人爻既以隨物為義矣初為震主官之象也震體性動多渝變而无常為有渝之象夫交貴久懼其有初鮮終二三其德也幸陽剛得正則其渝也如出幽谷而遷喬木矣故曰貞吉則不至无恒且盬

交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貞者主善協一之謂也如孔子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在人大賢志其大小賢志其小仲尼焉不學者須道在則然耳見善則遷聞義則從豈必終身守一師之說哉貞之所在渝而從之官之有渝何處不吉故又曰出門交有功古者論交之心至公取善之道至廣有一人則交一人有一善則取一善孔子謂子貢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而孔子在齊則交平仲在衛則交伯玉顏讎由公子荆在鄭則交子產又問禮老聃學樂萇弘學琴師襄又廣之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昔張橫渠講易京師學者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與論易次日橫渠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座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夫見勝己者則疾之人之情也橫渠顧令從學者舍己而從之己亦不難降心以從之可謂盡此爻之義矣彼陳相兄弟棄陳良而學許行豈得為善變哉

蒙引惟出門以交則己之所取于人者不為限而人之所以資于己者亦无窮何事不可立何業不可成信乎其有功也　官有渝貞吉則交不失之泛出門交有功則交不失之狹　柱丸本曰學者多從此說以出門交與貞對以有功與吉對為其與本義合且便于學者也

訂疑出門交有功蒙貞吉來不可與上文判然作二義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程傳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

蒙引不失明其集衆善而无遺也　訂疑以无遺解不失

飛航講意官有渝而得吉者何益德隨于匪人學成于善類日與正人居則薰陶漸染未有不陰受其益矣其吉宜也出門交有功者何益行衰于寡黨致集于衆良出門交則切磋琢磨未有失于說隨者其有功宜也

訂疑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過直述爻辭只以不失也通釋之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註陰之為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居隨之時體分柔弱而以乘夫剛動宜能秉志違于所近隨此失彼弗能兼與五處己上初處己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也　訂疑程傳本義從之

程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于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于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捨正應而從不正其

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爲之戒也
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云云訂疑本註傳但傳活而本義指定是也
說統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正合此爻義
訂疑六二中正六三不中正而取象如此者繫辭傳所謂近相
取而吉凶生者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
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訂疑初九曰出門交有功是交貴廣也今九五貴而在上大夫
之賢者也初九剛正在下亦士之仁者也六二上應九五而下
比初九何爲不善而繫辭如此者初九陽剛有擇人之明有從
善之力故可交遍天下之士而不失六二陰柔无其識力但因
便就近苟得所隨則已矣故近比初九則遠舍正應之九五也
朴光本曰小子二字不過生自初爻無容說據者訂疑以初陽
二陰發出如許正義則係小子失丈夫責全在二不在初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註陰之爲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雖體下卦二已據
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无應亦欲于己隨之
則得其所求矣故曰隨有求得也應非其正以係于人何可以
妄故利居貞也初處己下四處己上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也
訂疑程傳從註說本義與註傳大同小異
蒙引隨有求得說名利上說故本義曰四陽當任云云如蕭王
謂鄧禹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居貞謂自處以正不
苟于求也則所求得者乃正人君子之隨也不然雖得所欲以
道義律之不足爲得矣
吳因之曰三之質亦无以過于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
因爲從違實非見四之爲君子而當親初之爲小人而當遠也
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
彥陵張氏曰利于以貞自居資其道德而不利其權勢可也
飛航講意居貞者所重者道義所惜者名節也
訂疑四大夫之賢者也有道德亦有勢分求道德可也求勢分
不可也孟獻子之友五人友其德也五人亦有獻子之家則是
友其勢分故曰獻子不與之友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訂疑言志者見三之取舍決于志不獨以其地位之相近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註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已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居于臣地以擅其民失于臣道故曰貞凶

程傳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已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衆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柰何唯孚誠積于中動為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强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于五故雖正而凶

訂疑本義既云同德何云勢陵于五盖一卦除初上无位中四爻四五二陽當隨之時下之二陰皆隨于四是四居臣位以擅其民也即不皆隨于四是亦與五分民也五又剛君故曰貞凶言正乎凶也象曰其義凶也言以義斷之宜凶也本義云雖正亦凶亦非也

建安丘氏曰豫隨九四皆大臣也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也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其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凶也然則處隨九四之位者柰何曰唯有以自信而孚上下之心斯免矣

蒙引有孚在道而明如霍光專權其參乘也帝如芒刺在背此便是霍光之不能在道亦其誠孚之不至也張安世代之參乘則上甚安之安世固素以忠謹聞也如蕭何者最善處功名以消上心之疑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

有孚而在道也故祿賊未平則慷慨流涕或單騎見虜以抒國難極重矣在外又有百戰之功朝廷所以處之又屢失其宜而无纖介顧望意朝聞命夕就道其有孚在道為何如此真萬世人臣之法也又曰有孚以心言在道以事言即此是明故象專曰明功也

吳因之曰常人處危疑之地立脚不定便有許多術數出來或巧媚君心或借援左右或表白心迹以自明无他聖人一切不用所自盡者止有孚在道而已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蒙引程傳蓋明哲之功也似明哲更在孚道之先此亦實理也當從故功字分明若爻辭則无推原之意只象傳如此說亦互相發而不悖也漢之韓信蕭何皆受君之重任者也信恃其功能既求封齊復求王楚高祖雖所欲則與之可見隨有獲也然高祖疑信之心固積之久矣所以及于禍也夫自人君言之則有功必賞固其正也然于人臣之義則挾功求賞能无凶乎蕭何素知高帝之心而又得鮑生召平之徒以此意曉之故得

免于禍高帝在軍中數使使勞何何聽鮑生之言悉遣子弟從軍而帝大悅帝擊陳豨遣使拜何相國因封五千户又從召平之言而讓其封不受悉以家財佐軍用而帝又大悅何之使帝不疑而勤于其職以保其身其于有孚在道以明亦庶幾乎訂疑全依本義杜光本曰九四一爻隨有獲貞凶註與程傳確有孚在道以明程傳與本義確學者全遵程傳可也蒙引乃全遵本義恐不其然

梁山來氏曰周公爻辭三者並言孔子象傳推原而歸功于明

九五孚于嘉吉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云云

蒙引孚于嘉同德相信也如舜之于五臣武王之于十亂太甲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成康之于周召知之深任之專无毫髮之疑惑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蒙引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强或始信而終疑惟九五之正中故能信于六二之中正也

洪氏發明正中以德言文言得人致治為政在人也象本純心任賢取人以身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程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

本義居隨之極云云　訂疑從程傳

蒙引拘係之如監禁意思乃從維如繩紐意思此假借之辭明其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勇犯趙衰顛頡介子推之徒從晉文公出亡者十九年備嘗艱苦而未嘗跬步相離若齊士五百人從田横于海島而无叛色荆州之士從劉備于江南而依依如雲皆是也

梁山來氏曰、詩縶之維之于焉嘉客是也
訂疑盬禁絕紐之辭、此看字面而言也、擬人必于其倫、豈无他事可假借爲象而必以凶事擬佳事乎、不如梁山來氏說爲是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鄒泗山曰、上窮則非固結之意可知、

訂疑拘係之、乃從維之、若如程傳本義之說、象傳不宜云上窮也、愚謂孔子蓋以爲如坎之上六係用徽纆、困之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也、又考之易傳于上爻言窮者七、皆未有以爲善者如乾无妄窮之災也、坤節其道窮也、姤上窮吝也、猶曰其文少

巽也、至于巽與隨皆曰上窮也、豈可曰美惡不嫌同辭乎、蓋巽之上九巽在牀下、過乎巽者也、隨之上六拘係之、過于隨者也、上六陰柔无應、居隨之極、物莫與隨、雖拘係從維、終不能得其必從也、總之中心所願、則不戒以孚、志亂而號、則一握爲笑、隨之上六不得其隨始之上九不得其遇、其爲上窮一而已矣、或曰如拘係之、乃從維之、爲不好、何又云王用亨于西山乎、曰、易爲卜筮而作、固有不利于彼而利于此者、如屯言元亨矣、却不利有攸往、而又利建侯、六四乘馬班如矣、却又利求婚媾、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矣、却利禦寇、且如晉六二晉如愁如矣、却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困九二利用亨祀矣、却又征凶、困九五劓刖困于赤紱矣、却又利用祭祀、易之例固有不利外事而利內事者、亦有不利內事而利外事者、各有其占、不可强牽上下文紐作一事一意也、杜光本曰、易中卦爻之例、有不利于彼而利于此者、如訂疑所引其大畧也、子朱子深明易例、而本義于隨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同衆講爲一串、豈隨上九爻三句皆利、不比訂疑所引耶、然玩象傳上窮二字、則訂疑之說不爲无據矣、

☶☴ 艮巽上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疏序輔嗣註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註云、申命令謂之庚、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于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訂疑鄭氏辛丁之義本義從之、

既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爲之時、用創制之令以治于人、人若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以民未習、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殷勤而

語之宣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語之其人不從乃加刑罰也
訂疑漢世之甲令乙令猶今各衙門簿書以天地玄黃爲號也
彼時未有千字文借天之十干爲號故舍曰甲舍丙舍第曰甲
第帳曰甲帳觀曰甲觀明朝有十庫猶以甲乙丙丁爲號亦不
止令書以甲乙爲名也則甲庚二字未可便作令字解也又
令洽乃誅疏云既在有爲之時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云云意頁
而語滯當云創制之令恐人未習故宣令之前後各三日殷勤
丁寧而告語之令既洽矣其人不從是故犯也乃加刑罰誅非
必殺也猶言蹝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言當罪之也○愚謂
先甲先庚云者所占事應之期爾未可盡以宣令解之也
程傳蠱事也蠱非訓事事蠱乃有事也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
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
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
日蓋推原先後爲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
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
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
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
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戒慮淺而

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
訂疑先甲後甲二句程傳不取申命之義亦不用辛丁之說而
理自明確
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
訂疑彖傳釋卦名義只取壞極之義不取有事之義也即六爻
之辭云幹父母之蠱蠱字是前人已壞之緒也幹者飭治而振
起之方是有事之義何可便以蠱字兼有事之義乎如卦辭必
利涉大川先甲後甲云云方可作有事耳（故彖傳以利涉大川爲往有事）杜光本曰本義以壞
極而有事訓蠱字雖爲元亨難憑理數必有事而後能然（訂疑之）質諸
彖（以易彖已之）傳不无使下豫支之病使利涉大川三句爲重複矣
蘇子瞻曰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
之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之蠱○朱子曰皿蟲爲蠱言
器中積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積畜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
唐之衰弄底到那極弊大壞時
訂疑此是正解蠱字之義
本義其卦艮剛居上云云至皆所以爲蠱也
蒙引艮剛居上其情不下接巽柔居下其情不上通上下不交
而相乖隔而天下之事日入于敝矣以卦德言下卑巽則逡巡

委靡而无敢為之志上苟止則因循怠惰而无必為之心其勢
必至于废事隳哉而百孔千瘡不可勝救矣
訂疑剛上柔下之義只取卦體其義已明又引或人卦變之說（蒙引所以不言卦變）
實无謂且有後天之嫌說詳序例、
本義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
蒙引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此非專就天下說凡人家及废事俱
有亂而復治之理蓋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利涉大川、得孔子
往有事也之言然後知為治蠱之事也
訂疑易為卜筮設元亨、自是說蠱極有當治之理利涉大川、自
是別為舟楫以濟不通之占彖傳以涉川合為治蠱之事方純
作有事之象耳學者各以本文消息可也
本義甲、日之始事之端也　訂疑取程傳而不用註說先甲三日、
辛也云云取說序所引鄭氏之說而附以己意不用程傳之說
蒙引先甲三日、蠱之將然而豫治之後甲三日、蠱之既治而維
持之聖人治蠱不于方蠱之時而必于將蠱之先與其既治之
後亦異乎世之隨事補塞而媮安目前者之為矣此治蠱萬全
之策又不拘于壞極而有事矣
訂疑甲本日之始今借為事之端之象曰之始釋甲字義事之
端釋取甲字之意也當以事之端為主前事過中中非中正之
中乃以時而言如泰否過中之中　蒙引不用辛丁之說只以
大意言之其理已明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本義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云云　訂疑总說見前　朱子
曰、此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也又曰、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
而說隨皆言卦義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慎惰不
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蒙引問剛上而柔下、巽而止、似乎无異、曰、剛上而柔下上下之
勢不交也巽而止、主性情言縱使上下交下巽而上苟止亦
足致蠱也　問剛上柔下、陰陽之大義也、何以致蠱、曰、此正猶
乾上坤下而為否一般
叅義下巽則卑順而无矯正上止則止息而无動作此其所以
不治也今治蠱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巽也當矯之以
剛果　蒙引曰、此說甚善蓋治蠱只要反前之為而已剛上柔下
亦然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
則有始天行也

本義釋卦辭云云
蒙引蠱本不專就天下說人家凡事之有之今却云天下治也是就大處立議論　蠱下即繼以元亨亦要其終始而言耳下文方是治蠱之事　本義治蠱至于元亨人皆疑治字及至于字與前本義不同曰殊不知其本同也以為蠱壞之極亂當復治者宜天送一箇治來耶蓋亂極思治其間人為未嘗无也
訂疑蠱元亨亦如屯元亨蒙亨渙亨皆以循環之理言之中間還有人事在非目下便元亨也
程傳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臨川吳氏曰蠱之時當勇往有所事以濟險難若巽懦而止則終于蠱而已豈能元亨哉　演蒙君臣
蒙引邵伯溫系述曰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會聲發而响應歟
洪氏發明亂之終即治之始循環之理固有然者君子宜修人事以應之也
訂疑彖傳于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只以終始之義言之蓋辛壬（彖傳取義自蠱殊勝鄭氏先辛後丁之說）癸三日十日之終也甲之後乙丙丁三日十日之始也孔子彖經其義有可通者則姑釋之其難解處則姑置之不强解也故此處如此釋之至于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如此解不去故直闕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本義山下有風風物壞而有事矣云云
訂疑山下有風物皆披靡壞亂之象只言物壞是矣何云有事
隆山李氏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　訂疑不吉有事極簡確幹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猶巽風之鼓為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于山故蒙亦曰果行育德

臨川吳氏曰振者作興鼓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己之善明德之事也　訂疑以上皆平對說
蒙引蠱之時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必振作其民使一變其舊習也又必育己德者蓋自新者新民之本不然己昏昏安能使人昭昭
訂疑自新為新民之本今却以振民居育德之先何也曰大象傳例凡君子下以兩象分貼者皆先內卦後外卦蒙果行象內之泉也育德象外之山也臨教思无窮象內之澤也容保无疆象外之地也旅慎刑象內之山不留獄象外之火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本義蠱未深而事易濟云云　訂疑以蠱初而言。不論爻之材也。
雲峯胡氏曰、爻辭有以時位言者。有以材質言者。如蠱初六以陰在下。所應又柔。尤不足以治蠱。以時言之。則爲蠱之初。蠱猶未深。事猶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其考可无咎矣。訂疑此本義所云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也。然謂之蠱。則已危厲。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占者知危而能戒則終吉。

訂疑有子考无咎。承幹父之蠱。蠱來若上无幹父之蠱一句。只云有子則考无咎。天下世濟其惡者豈少哉。可見不忝无子忝无能幹蠱之子耳。

紫引前人已壞之緒。不論生死。父沒而子能振其已墜之緒。則足以蓋前人之愆矣。寧不亦是考无咎耶。若盡以爲亡者、則九二巽以入之之說難通矣。杜光本曰、父在云考。朱子謂古人多通言。其離騷首章註則又曰父死稱考。是朱子亦未嘗有定見也。故紫引以生死並存之。

梁山來氏曰、有子者、即禮記之幸哉有子也。○說統曰、子能幹父蠱。方稱有子。不然與无子同。

易簡錄諭親于道、方是有子能事、訂疑專指父在似涉太拘

訂疑禮父母沒稱考妣。今曰考无咎、是指父沒觀其行者言。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註幹事之道、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而已、

訂疑以蠱字作事字解。程傳從之。

鄭氏曰、子改父道。事若不順。而意則順也。訂疑確極。○林光本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而夫子謂之孝。孟莊子之孝。夫子以其不改父臣與父政爲難能。皆責其無改也。然蠱事而亦無改。則不善之積成。而壞極末由治矣。豈可謂之孝。而且謂孝之難能哉。于蠱初六。故又責乎意承。殊无裕初。司馬君實改新法。乃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之說。止泉識殊昧蠱初六之爻辭象傳。而羅從彥之說也。非通矣。

中溪張氏曰、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訂疑雖于本文不傾而理則是。

飛航講意幹蠱、幹事也、承考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註婦人之性、難可全正、宜屈己剛、既幹且順、故曰不可貞也、

程傳九二陽剛。爲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

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 訂疑 全作象 夫子之子母當
以柔順輔導之使得于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
順豈无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
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
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 此亦以蠱字作事字解
朱子曰、伊川說得是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云云 訂疑諸爻本義皆不定然是子
幹父母之蠱而君臣可通用
厚齋馮氏曰、世固有父喪而母任家事者故六五以陰柔為一

卦之主而取象于母蠱焉又家事之敗或由婦人亂政而其才
子能飭之亦為幹母之蠱 訂疑前以蠱訓事後以蠱訓壞極
參義于幹母蠱尤易流于專斷而失于順承
蒙引以剛承柔而治其蠱則剛多有所拂戾而柔必有所不堪
如此則將如蠱何 訂疑此亦如本義子母君臣皆可說又曰、幹
母之蠱做實事說蓋諸爻皆有父母之象故也若論占法則凡
以陰居尊性牾而難開者皆母蠱之意
洪氏發明蠱不可不治亦不可急治不治者緩而失機 訂疑 指
四急治者躁而醜變 指二三

演諺之集也妬之叢也袵席之厲階方隱而構也吾與之委蛇
微漸防而弭之際可也若惟是拘名牽義而固守其貞也其未
可挽也又曰、遜以出之漸以調之 訂疑此是尊子而丁寧元
幹蠱之權者也如宜臼之于褒姒申生之于驪姬劉琮之于蔡
氏湘王之于武韋代宗之于張良娣此惟欲死而恐不暇奚暇
言幹蠱哉幹母蠱者謂夫魯莊公之于文姜秦始皇之于朱后
漢惠帝之于呂后唐中宗之于武氏之類其權自我操可以制
母之非義者也惜乎數君未講于幹母蠱之道也至于士庶家
幹母之蠱求其經事知宜變事知權者鮮矣

訂疑事父母幾諫云云孔子于父母一也而幹母蠱獨云不可
貞、何也子觸父怒則斥辱之而已鞭撻之而已甚則逐出之而
已于大分未甚乖也若母而恃之太急婦人之性褊狹愚躁机
不可回討无所之一有不測則子何以自容也 春秋莊公二
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胡氏曰、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
道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于國君君者人
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
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
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亦幹蠱之一義

彖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郭青螺曰曰蠱則在所當幹矣曰中則能幹所當幹矣
去疑无過不及曰中但二非懼其不及懼其過耳道幹蠱的道
得中道即從不可貞看出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訂疑本義因程傳
雲峯胡氏曰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爲尚初六六五柔而剛九
二剛而居柔皆可以幹蠱不然與其爲六四之過于柔而吝不
若九三過于剛而悔

蒙引自其過剛不中觀之未免有拂戾之嫌故小有悔自其巽
體得正觀之則巽可以制其剛正可以補其不中悔以心言咎
以理言
王氏湘卿曰以此爲臣是諍臣也以此爲子是諍子也有不順
之名故不免于小悔不陷君父于不義故无大咎　訂疑即尊以
子言亦可
訂疑父在而不能從容諷諭致有傷恩之事父沒而或更張太
驟又未无死親之譏皆是悔也讀蠱之一卦見聖人善處人父
子之間

彖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姚承菴曰論到周旋无虧處則過剛不中不无小小之悔故周
公亦摘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終是克家之子
故夫子併略其細過
程敬承曰聖人于王臣蹇蹇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于幹
父之蠱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
杜光本曰蠱九三之終无咎匡章足以當之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爲云云　彥陵氏曰任宇有過一日偷

安一日之意
梁山來氏曰九三之剛失之過故悔悔者漸趨于吉六四之柔
失之不及故吝吝者漸趨于凶寧爲悔勿爲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程傳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下應九二是能任剛
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不能
爲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爲幹父之蠱夫創業垂
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任剛賢

則可以爲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訂
疑程子于六爻蠱字皆作事字解

本義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云云

訂疑註云承先以斯用譽之道也疏于象傳云奉承父事唯以
中和之德此皆以六五之承先言也程傳于象傳云以其在下
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本義因之云九二承之以德云云
愚按初六象傳曰意承考也六五象傳曰承以德也而處實互
相發明也蓋承字釋幹字之義也以德即愛人以德之意如孝
經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以令名之意正釋用譽之義也用譽對

考无咎言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疏奉承父事唯以中和之德

程傳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訂疑依程傳本義承以德皆指九二愚謂象傳釋六五之辭不
宜舍五而贊九二之德也且稽易中原无此例或曰既曰蠱矣
何德之可承曰先人雖當壞亂之極莫不有悔過反本之意是
即德也後人能即一念之德推廣而張大之則後人之德皆先
人之德也故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昔漢武

帝輪臺之詔痛悔其非是德也霍光輔孝昭帝悉罷其弊政是
承以德也宋神宗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政下詔曰先帝
建立政事以澤天下有司奉行失當幾于煩擾不能宣布實意
其申諭中外奉令以稱先帝愛安元元之意于是罷戶馬保馬
軍器匠物貨場免役錢免行錢保甲錢方田團將新法十餘事
又蘇軾爲翰林學士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
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
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
非也軾驚曰臣雖无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

每頌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
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泣夫軾貶于神宗之朝哲宗
朝召爲學士而推美曰此先帝意也其罷神宗之新法也曰其
申諭中外奉令以稱先帝愛安元元之意此皆幹父用譽承以
德之意也魏顆之父疾遺命嫁其妾病革又命殺其妾以殉
顆卒嫁之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亦承以德也又曾子疾革聞童
子之言令元易簀元欲少俟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
以姑息易簀而卒此教元承以德也

杜光本曰程傳本義不從註疏而以承以德指九二總以六五

陰柔。非稀九二之陽剛。不能幹父而用譽也。然九二不極其剛。而有剛中之德。六五不極其柔。則亦有柔中之德。頗違。故以中和許之也。承以德句。何必舍六五而指九二哉。訂疑廣引曲喻。以史証經註疏之勝傳義彰彰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程傳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于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云云。

誠齋楊氏曰、上九在蠱之終、事之蠱壞者、至六五而幹之畢矣、此上九所以高尚其事也、訂疑此說非也。聖人雖處極治之世。无无事可為之理。天下自有做不盡之事也。但患不當事任耳。上九在卦之上。為蠱之極。而无位无應。不當事任。故爻辭云云。孟子士何事。曰尚志。此之謂也。乃或者以嚴子陵當之、夫子陵者、上有光武物色之誠。獨不可相助為理乎。于陵者、蓋一味堅隱。非蠱上九之倚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訂疑蠱之上九。无道則隱。隱居以求其志。顏閔之徒也。漸之上九。進極而退。知足知止。二疏之類也。故一曰志可則。一曰志不可亂。使二爻為一味石隱之人。則退沮溺之流。孔子之所不取矣。

☷☱ 兌下坤上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疏臨、大也、以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監臨于下、故曰臨也、訂疑序卦云臨者、大也、故疏取大義。于理亦說得去。六五曰知臨。是監臨也。故疏又取監臨之義。但二陽方在下。于監臨說不去。又曰至于八月有凶者、以物盛必衰、陰長陽退、臨為建丑之月、

從建丑至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以盛不可終保、聖人作易以戒之也、以八月為夏正七月。

程傳二陽方長于下。陽道向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程子曰、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訂疑謂周正八月○節齋蔡氏曰、臨與遯反、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在卦經八爻、于月經八月、訂疑雖用程子之說而語意不圓、
本義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爲臨、十二月之卦也、訂疑十二月之卦、用夏建丑之說、
訂疑本義解臨字、不用臨大監臨之義、而自取臨偪之義、如臨事而懼、如臨深淵之義、蓋以欲取大義、則泰夬皆可言大、何獨此卦爲然、欲取監臨、則二陽在下、又非居上于監臨、難取、故取凌逼之義也、

本義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訂疑此用程子及蔡氏之說、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于卦爲觀、亦臨之反對也、
問八月二說孰長、朱子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訂疑文王未革命、豈得改正朔乎、若依前說、則卦辭確非文王所繫矣、又自商以前改正不更月、故太甲即位復位、皆以十有二月紀之、商建丑爲正月故也、春王正月、以建子爲歲首、自是周制、但詩與周禮、皆周人所作、皆用夏正、竊恐易亦然、而後說長也。○杜光本曰、本義以臨爲十二月之卦、是用夏正也、八月、本義以復卦一陽之月、至遯卦二陰之月、爲正解、以夏正八月、于卦爲觀、爲別解、是又用周正矣、愚謂遯與觀、雖俱爲臨之反對、而八月之說、不若并用夏正、然後歸一、且遯乃二陰四陽、觀乃四陰二陽、以陰陽消長言、吉凶必取觀爲八月、方與有凶之義、尤切也、本義以前說爲正解、而訂疑以後說爲長、豈特詩與周禮、皆用夏正是據哉、
蒙引君子之道、何以凌逼他人爲、蓋天下之理、邪正不兩立、況聖人本心、固欲小人之盡去、而天下盡爲君子也、故君子亦有

不得不用其凌逼時、不但君子之于小人、國家之于寇敵皆然、韓范富杜等皆在兩府、歐陽脩蔡襄等在言路、而范雖夏竦之徒、自不得其位、又如司馬光呂公著等入朝、而章惇蔡卞之徒、亦自然消沮而不得逞、是皆君子道長、其勢有以逼使遠去之意、以國家之寇敵言之、如唐憲宗既平劉闢李錡、便有次及河北淮西諸鎮之勢、嬴秦既滅韓趙、便有次及燕魏齊楚之勢、如唐太宗既定帝業、威哭利、而四裔君長莫不來王、或遣子入侍、亦其勢有以威之也、宋仁宗只用韓范措置邊務、而趙元昊知其非敵、即納款事大、亦其勢有以逼之也、

彥陵張氏曰、元亨以勢言。勢不可恃。故又設利貞之戒。貞者、以理自持。而不恃壯妄為也。又曰、據本義凌逼辭、則主君子臨小人說。據程傳以上臨下辭、則主君臨民說。不去主君子說為正。然四陰亦稱至臨敦臨、又不可專主君子臨小人看。夫子之釋臨曰、臨者、大也。又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訂疑卦取凌逼之義。爻辭除初二兩爻與卦同。三四上取臨與之義。六五取君臨之義。大象亦君臨之義。各就本文消息可也。不可比而同之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

進齋徐氏曰、浸、漸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

訂疑說而順二句。本當連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合釋之曰。以卦德卦體釋卦辭。言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而本義乃截為兩段而分釋之。何也。天之道也。承上大亨以正。正字言天之所以照臨萬物。亦以正而已。如恒彖傳云。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亦承上利貞。久于其道而言也。吳因之曰、是正也。非獨君子臨小人之道。乃天之道也。天道不外于正。臨小人獨可不正乎。貞字于卦之德體。无所取。不過以理言之。見其不可以不正耳。如恒釋利貞之義。亦不取卦之德體也。

蒙引言其扶剛長之勢。而有和說柔順之德。无恃壯用罔之為者也。說非并說之說。乃如夬之健而說決而和也。說而順、只就吾一身而言。剛中而應、只以我對人而言。

郭青螺曰、存主和平之謂說。施為當可之謂順。剛中、善用其剛也。而應、同德相助也。

蒙引或以剛浸而長、為有其時。說而順、為有其德。剛中而應、為有德又有位、此說恐非。依本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善字初无位意。訂疑應字亦非虛字。蓋為遇之善也。位字則欠切耳。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本義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蒙引以此言之、凡星家論人之休咎。謂至其年月日當凶當吉。亦央有此理矣。但能前知而勉勵以承其吉。修省以避其凶。則是以人事輔氣數。亦斷有此理也。卦辭曰、至于八月有凶、正是

欲人預為之計而有以避其凶也
訂疑凶有避得底有避不得底故子夏曰、死生有命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子謂子路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亦緣他氣象帶得殺氣重所以如此應他亦如世之相人術也向使子路審于去主謹于治亂之際縱氣數應合不得其死亦何至死于衛輒之亂乎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程傳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 訂疑卦以凌逼之義

本義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云云○進齋徐氏曰、教思无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无疆、地容澤之象也、 訂疑小巧无謂
蒙引地臨于澤上臨下也此取卦名而義不同也
梁山來氏曰、无窮者、與兌澤同其淵深无疆者、與坤地同其博大二者皆臨民之事又曰教思无窮、勞來匡直之謂也
杜光本曰、教思无窮明說教則容保无疆定屬養

初九咸臨貞吉
本義卦唯二陽徧臨四陰云云○或問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
朱子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雙湖胡氏曰、王弼已訓咸為感、諸儒因之、然以二陽方長乃區區感四五二陰、與之相臨、置三上不問、不亦狹乎、故不若訓徧與皆、見得陽道廣大公普、而後于命卦命爻之義皆得、
訂疑註與程傳訓咸為感固不若本義訓徧為妥但本義于初爻未明臨之為凌逼也胡氏又為廣大公普之說然此乃臨民之義爾二陽在下四陰在上于臨涖之義難說矣即以為臨與之義亦泛皆非本義意也今按九二本義云剛得中而勢上進則仍主卦名凌逼之義也況初二二陽正卦之所以為臨者

也故其取義與卦同
杜光本曰、九一本義既主卦名凌逼之義則初九本義曰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其亦主凌逼之義（初二本義當合看）不與九二異視然矣
蒙引初二二爻本卦之所以為臨者初九之貞亦只是利貞之貞○飛航講意咸臨、以勢言貞、兼心與事言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訂疑或曰、欲行正道于天下、所以必去小人、或曰、恐自治一疎、群小得以肆害、故不得不守正以臨之、愚謂凡言貞吉利貞皆

以立身行己說則守正之說爲是○然看一志字○便非迫于不得已○吳因之曰、志行正、釋貞字○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云云○蘇氏了心曰、剛得中、則舉動合宜○而義足以服之○勢上進、則權力又盛○而威足以制之○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本義未詳、○訂疑說者多謂小人不順天命、故○二陽○咸進○而臨之、愚謂若衍去未字便是○蓋命天命也○天命即彖傳天道原來只是一個正理○二之咸臨○正是順命處○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云云○訂疑此取程傳前一說○以臨民而言也○按卦爻象傳與序卦雜卦臨之取義各不同○讀者各以本文消息可也○如六三若就居下之上○取臨民之義○則下之二陽既于民之義无取○而三又非君位○四○居○三○上○尚○不○取○臨（雜卦○則臨○爲○與○應○亦○以○此○及○至○臨○敦○臨）涖之○義○況○三○乎○當取雜卦臨與之義○謂其陰柔不中正○又爲說之主○爲以便嬖邪佞○求媚于人之象耳○

朱子曰、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訂疑此程傳之後一說○亦註說也○但不復取其剛長之意亦未見○蓋小人在位○苟見君子道長○自然立脚不住○求媚悅于君子○其如不受非道之悅何○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訂疑位不當、專謂陰柔不中正○

六四至臨无咎

程傳四居正位、而下應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于下、是以无咎、訂疑取大臣親賢以臨民之義○○程傳亦有理○然不如蒙引平正○至臨亦是臨與之義○須看占者何人○如程傳之說○若是大臣占之亦可○若平等士人占之○只是兩賢相與之意○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蒙引相臨之至、謂相親也○非相凌逼○亦非相臨涖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程傳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于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于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

周易訂疑　卷四　臨卦　四二　正誼堂

大矣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訂疑從註本義同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程傳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

蒙引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理之正當處便是中 訂疑行中之謂也緊與大君之宜相乎應不作二層勝傳

上六敦臨吉无咎

註處坤之極以敦而臨者也志在助賢以敦為德 訂疑取應二陽義欠明

程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于臨也與初二

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于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

本義居卦之上處臨之終云云

訂疑註傳皆取坤厚之義本義不取

杜光本曰臨與而能到終便見敦厚故本義不更取坤厚之義

蒙引臨有兩者之交敦臨不必說是以上臨下本義所謂居卦之上者以起下句處臨之終耳如蠱之上九以剛居上在事之外家人之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一例也

洪氏發明或問敦臨與至臨何異曰至是表裏如一敦是始終如一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蒙引内指二陽此卦以二陽臨四陰得名故初二皆曰咸臨于四五則各取其與應爻相應于三則曰甘臨即臨下之二陽也以其下比二陽而上復无應故如此取象也上六象傳志在内也安得不取其臨下二陽哉

訂疑蒙引謂臨有兩者相與之義不必說是以上臨下此語確不可易三之與初二四之與初五之與二上之與二陽皆不取（知臨雖取臨之義然非說臨）臨（泯九二）泯之義註疏程傳朱子小註蒙引來氏易塋皆謂内指二陽極矣而時說乃謂内指天下國家不當外矣

䷓ 巽上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傳凡觀視于物則為觀（平聲）為觀于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于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脩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群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雖取觀見隨時為義也朱子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

程傳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于地求神之時也薦謂薦腥薦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或問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意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朱子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散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

訂疑傳以盥而不薦截屬為觀者而以有孚顒若句為民之至誠從化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程子錯以既灌而往不足觀來解了

本義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問此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朱子曰然

訂疑本義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四字有病夫祭必薦薦必先盥盥正為薦設也今曰不輕自用豈祭者只盥而不薦乎以盥而不薦為不輕自用則薦為輕自用矣如中庸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豈動便是不敬言便是不信乎抑將終不動不言乎愚謂依本義當云觀者當臨民之時雖恭己无為其盛德積中睟然若神如祭者方盥而未薦己孚信在中顒然可仰矣不薦者未薦也非終不薦也○楊氏項氏胡氏之說皆確當可從○杜光本曰觀卦亂總只是以不字作未字看便講得去以不字作不字看便講不去○大全小註僅有不遵程傳本義而重有得于彖文十翼者如觀卦辭之類是也

龜山楊氏曰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顒若其所以交神明者蓋有在矣

平菴項氏曰盥者祭之初步方請東榮盥手于洗凡祭之事百未一為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无不陳也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己无為爾非重盥而輕薦也

訂疑此二句重在有孚顒若上句不過跌起下句爾今本義及重上句而以下為足上句之辭非也如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一句原以起下句吾不欲觀之矣如去了吾不欲觀之矣只存上句成何文理如去了有孚顒若只存盥而不薦亦无理矣又

如譬如北辰居其所原以起下句而衆星共之也若單講居其所有何義乎可見當重下句而不可僅以下句為足上句也

本義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或問本義二説孰長、朱子曰、從後説則合得彖傳下觀而化也之意、曰前説似好、曰當以彖辭為定

○訂疑本義後説程傳之説也非程傳之説而彖傳之説也如前一説則上吉為觀之理而未及其效于文義有所未究不如後一説有理有效且于彖傳為合也又朱子語書凡兩説並存者以前説為主而以後説附之今曰當以彖傳為定是朱子從來亦謂前説之未盡矣前説乃中庸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意後説乃中庸奏假无言時靡有爭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之説也就觀民之道言之後説為切而盡

雲峯胡氏曰、就觀示上發盥而不薦之義以前二陽在上无為而化、蓋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于用事乎信在中、而顒然可仰、訂疑有孚就祭者言觀之者見其盥未見其薦亦已信而仰之有孚又就旁觀者言蓋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不薦而孚、與未占有孚畧同

訂疑胡氏以觀字屬盥而不薦為句蓋因彖傳下觀而化觀字釋上觀盥觀字也然有孚二字先就祭者説後又就觀者説亦未免騎牆○愚謂依本義後一説當云觀民者至德所感方其恭己无為時下已信而仰之如祭者方盥而不薦觀之者已信其仁孝而顒然尊敬之矣○又本義前一説病在則其二字與自用二字胡氏從後一説病于祭者身上先着孚信在中四字衆引不徒曰有以示人而曰有以中正示人蓋觀字義甚大推其義則書之所謂皇建其有極詩之所謂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訂疑當刪爲刪作乎句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當刪正是四國句

以其及于效也大學所謂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中庸所謂修身則道立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人倫之至張子所謂大中至正之矩朱子所謂立人極也蓋道理必極于中正然後為盡善盡美而无憾乃可以為法于天下也○訂疑本義有以二字當衍去有字

梁山來氏曰、言祭祀者方潔手而未薦人皆信而仰之矣觀者必當如是

○訂疑來氏此語簡明確當觀字內指卦名已備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之眷矣故无為而民化如此也所謂誠存于

令外。信著于言先也。杜光本曰先將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講入卦名內。然後講到无為而民化。无為二字。使至精无弊。雖聖人復起莫能易。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進齋徐氏曰、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中正以德言、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其德。无其位。亦不足以觀天下。

蒙引本義卦體謂大觀在上。及中正以觀天下。卦德謂順而巽。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以德言中正以觀天下以所觀之道言。

〇鄭青螺曰、大觀在上、天位也。順而巽、天德也。中正以觀天下、王道也。訂疑破徐氏說

又或云順巽中正皆為觀之道、如是則前本義何以只云觀者以中正示人而不及順巽耶。且象傳又何以不將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相連說而必間卦德之順巽于其中却歸宿于中正以觀耶。

又曰、內順以宅心言。外巽以制事言也。順而巽、以本身言。中正、方是所以觀人者。故順巽不曰以觀天下。至中正乃曰以觀天下也。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夫如是則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于以中天下之不中。正天下之不正。分明是皇建其有極也。

梁山來氏曰、陽大陰小。故曰大觀在上。順者、心于理无所乖。巽者、事于理无所拂。中正即九五。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程傳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

訂疑此本義後一說。以上句作象。下句作事實。

本義釋卦辭。

進齋徐氏曰、下觀而化、以四陰仰二陽言、謂上有精潔誠敬之德顒然可仰、則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已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

蒙引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孚顒若也、上二句一與卦辭同言能如此、則下觀而化矣、正與隨卦釋卦辭言天下隨之同例、訂疑徐氏蒙引。皆從本義前說。

朱子小註有孚顒若。便是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訂疑此本義後說從程傳。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註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

服也 訂疑此以四時不忒對天下服同作效言

程傳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 訂疑論理亦是但不如本文口氣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 此如天何言哉集註意天之神道即在四時不忒上四時句不作效本義從之 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黙契體其妙用設其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人以四時不忒與天下服對同作效說

正蒙天道篇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于此而動于彼神之道歟 訂疑此以四時行對天下服作效言

本義極言觀之道也云云 訂疑從程傳前說

臨川吳氏曰人觀天道之神莫知其然而四時代謝終古如一无少差忒觀道亦然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道如天之妙不可測以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莫不從而化焉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无有差忒也蓋所存甚神故所過即化篤恭而天下平如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而萬邦作孚此其所以為神道歟

訂疑吳氏亦以四時不忒作效而聖人神道設教說得太幻聖人篤恭而天下平亦不能不言不動而然中庸所云不過極贊不顯篤恭之妙而推之至與天合德爾不以辭害意可也 按本義與程傳之前一說解天道處如天何言哉集註意雖亦是一理然玩而字相對終是如王註與程傳後一說及張子正蒙吳氏之說以四時不忒作效與天下服相對則而字口氣既得而天道聖人各有理有效矣愚于豫彖傳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亦嘗辨之而終不能決然玩一故字與下

文則字對則斷作兩層說然後一理一效天地聖人一例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訂疑本義遵程傳

三山劉氏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鄭申甫曰風行地上何以為觀也記曰風雨露雷莫非教也風

亦天地貞觀之一也。風有聲而物被之以化焉。春夏之風。生物長物。仁之教也。秋冬之風。肅物凝物。義之教也。設教以爲觀。所爲樹之風聲者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畧例觀之爲義、以所見爲美者也、故以近尊爲尚、遠之爲吝、。又曰、趣時貴近、注遠爲童觀近爲觀國光、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

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杜光本曰、此无咎咎字與他處咎字不同。蓋責咎非過咎也。

本義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云云

蒙引君子小人以位言、或兼德言、非也、

飛航講意君子小人以德言。世治无可行之道。所謂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訂疑此君子小人。正兼德言。程傳謂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本義謂初六陰柔在下。皆以位兼德言也。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蓋亦指此。如上有堯。側陋中。有舜。雖遠居深山之中。自非童觀之小人也。伊尹之在有莘。傅說之在版築。皆難謂之小人。若巢父許由。雖不可謂无位无德之小人。然當堯之世。而箕潁終身。則小人之道。而君子所羞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程傳乃小人之分。○郭青螺曰、見非君子所宜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于外。云云○進齋徐氏曰、闚觀、門中視也。

蒙引士君子在天地間、須遠歷四方、廣其聞見、如禮記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司馬子長、嘗南浮長淮、泝大江、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見九嶷之邈綿、巫山之嵯峨、涉沅渡湘、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西使巴蜀、畧笮邛、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有此聞見、方能就一部史記。邵尭夫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于是走吳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歸洛、幾三十年、如此、然後能取拾宇宙間許多道理、而歸之皇極經世一書、蘇子由上韓太尉書曰、轍生十有九年矣、其所居家與遊者、不過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无高

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无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遂決然舍去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云云又曰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于山見終南嵩華之高于水見黃河之大且深于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

訂疑趙季仁謂友曰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又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亦槩引所述之類也又禮男子生卽以桑弧蓬矢縣之戶左射天地四方示其志也○蔡氏所述司馬遷邵子

蘇子之說不切觀觀大人之義昔孔孟周遊轍迹幾遍天下庭說諸侯庶幾一遇正蓋女貞爾

張陽和曰初以小人勵君子二以女子儆丈夫

訂疑本義一則曰陰柔在下一則曰陰柔在內皆本程傳而咎其陰柔愚謂三亦陰柔不中正四亦陰柔不中而辭不少貶者四最近五三漸近五也童觀闚觀雖無咎其陰柔而在下在內之義較重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本義在丈夫則可醜也

平居項氏曰婦无公事所知者蠶織女无是非所議者酒食此在女德為不失男子而寡聞鮮見則可醜矣

梁山來氏曰丈夫志在四方宇宙內事乃吾分內事以丈夫而為女子之觀亦可醜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訂疑疏傳本義皆解觀我生為觀我之所行愚謂當云觀我平生之所行

雲峯胡氏曰三處上下之間有進退之象他卦三不中正多不吉二中正多善而觀以遠近取象義故如此諸爻皆欲觀五唯

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决于進六三上下之間可以進退之際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為而為進退

叅義觀我之所生如行之善而通也雖進可也未善而塞也雖退可也○洪氏發明通塞非指人之用不用乃指己之能不能爾

訂疑本義之通塞三字衍之可也

彥陵氏曰重在進邊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紫引道進退之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本義六四最近于五。故有此象。

梁山來氏曰、賓、已仕者朝覲于王。王賓禮之。未仕者。仕進于王。王賓與之也。

訂疑國之光、所該者廣。如宮闕之制。朝廷之體。郊廟之美。百官之富。朝聘之儀。燕享之盛。車服禮樂之數。一切聲明文物之典。莫不燦然明備。皆可觀者也。程傳謂為天下之政化、則海隅出日。之區。皆王者之政。化所及。不必親造京師。而可觀德化之成矣。又賓兼諸侯及士人說。古者必諸侯而後有朝覲之禮。不似後世廢封建為郡縣。朝覲者惟士夫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訂疑尚字、即釋利用字也。此畧述爻辭。而不事訓釋者。如歸適窮也之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云云　訂疑本義精當。註疏程傳。乃象傳之義。

瓜山潘氏曰、九五居尊處正、為觀于下、反觀諸己所為、而皆君子、則可以无咎矣、紫引在九五已不待觀我生。觀我生者。戒占者而已耳。訂疑因倚氏不分象占而云。

洪氏發明居此位者。當思萬民之觀瞻不可虛。深宮晏閒則觀。大庭廣衆則觀。必執中秉正。我生如五君子乎。然後九重无失德。天下有令儀。而于君道斯光也。

梁山來氏曰、君子无咎。對初爻小人无咎言。

訂疑蓋論占法也。占者未必盡是人君。推而用之可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註居于尊位。為觀之主。宣弘大化。光于四表。觀之極者也。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之道。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君子風著。己乃无咎。上為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

疏教化善。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著。則无咎也。

程傳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為政教。未能免于咎也。

訂疑註疏程傳皆釋爻辭者。愚以其皆用象傳之意。故移來象

傳之下君子就民說
本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云云 杜光本曰本義
下一又字見得人君觀我生一身而外須又用觀民一着功分
兩層義方究密 註疏程傳則單以觀民作觀我生實際矣
蒙引以文字求道理亦未見得觀我生之必觀民若身居九五
之位而自觀我生必然尋到觀民處蓋表端影正理固然也必
訂疑因人以自考學者亦然不止人君也夫子答顏淵問仁
說到天下歸仁焉答仲弓問仁必說到家邦无怨答子張問仁
必說到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

洪氏發明又重本諸身以天德爲王道之原也象義微諸民以（義字從本義）
（又字）王道爲天德之驗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本義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云云
洪氏發明當觀之時固有作之君而以君道爲觀者亦有作之
師而以師道爲觀者上以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其德
行表表實足爲天下觀仰不可謂非君子而作之師者
蘇氏了心曰上九陽剛居上是以君子之道而師天下者也[illegible]
者得此當自觀其所行果足以師世而範俗如上九之君子[illegible]

則爲人之矜式而不失其望矣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程傳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
生常不失于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于位
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平謂安寧也 訂疑
本義從之
☲☳ 離上震下
噬嗑亨利用獄
註噬齧也嗑合也

程傳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
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有一剛爻
爲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
嗑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于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
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强梗或讒邪間隔于其間故天下
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
天下之治得成矣 杜光本曰以利用獄爲事非且伊川既知卦
辭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刑獄二字有分矣如何此處却以
用刑法說 凡天下至于一國一家至于萬事以至天地之生萬

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
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皆讒邪間于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
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訂疑推
開說不專以治天下去強梗讒奸
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獄也獄者
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
也
本義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云云
隆山李氏曰天地生物有為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

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
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雲峯胡氏曰電之明所以察獄也雷之威所以決獄也旣明且
威又柔且中治獄之道也
蒙引推之人事如寇賊姦宄間吾治化者也則合之以刑如蠻
夷猾夏間吾疆域者也則合之以兵以至凡一事之不如意皆
然舉其大如舜以三苗間高宗以鬼方間周以殷之頑民間宣
王以玁狁淮夷間漢高祖唐太宗之變災暴亂皆以其梗吾治
而噬以嗑之也語其次如舜之去四凶孔子之誅少正卯申屠
嘉之欲斬鄧通魏相之白去副封王曾之去丁謂是也訂疑班
超攻匈奴使者而鄯善服斬于寘巫而西域服韓琦去任守
忠而兩宮合亦是也
蒙引彖傳釋亨字只據噬嗑二字說更不牽連利用獄可見利
用獄不屬亨也訂疑彖傳以卦名釋卦辭亨字非連用獄也向
來講家皆誤矣
劉牧云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其
有間也莫親于父子而伯奇見逐于吉甫申生見殺于獻公莫
義于君臣而樂羊被謗于中山馬援被譖于薏苡噬而嗑則物

不得而間之有亨通矣此（來氏亦云）聚舉天下之事而言也利用獄者噬
嗑中之一事也
訂疑程傳（然也文辭也）以噬嗑之亨全在用獄非也本義齧之（[illegible]）而嗑則亨通
以卦名釋亨也又三陰三陽以下以卦體卦德卦象卦變釋利
用獄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訂疑彖曰下脫噬嗑二字古本彖傳自為上下卷不附經文各
卦辭之後故于各卦彖傳之首必表卦名以別之今本取彖傳
附卦辭之後而各加彖曰字以別經文間有脫去卦名者當補

入之噬嗑明夷升井共四卦
東坡易傳所以為噬嗑者四也否則為順矣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噬嗑而亨
註有物有間不齧不合无由亨也
程傳有物間于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
云噬嗑而亨
建安丘氏曰噬去強梗无所間隔而自亨通也
雲峯胡氏曰卦辭云噬嗑亨彖傳加一而字謂必噬嗑之而後

亨也此以卦名釋卦辭剳疑不如本義云噬之而合則亨通矣
剳疑先儒句因程傳以噬嗑為專言用獄之事而以治獄為所
程傳以噬嗑而亨利為一節[illegible]
以亨之事故予依程傳特取此句別為一節以見其與下文各
自釋訓不連用獄也　以卦名釋卦辭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程傳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
不畏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
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于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于
嚴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
獄之宜也
本義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杜光本曰本義云以卦名釋卦辭者釋卦辭之亨也以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者釋卦辭之利用獄也
或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
嗑一是節頗難解朱子曰據其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
剛柔分分猶均也又問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此言之何也曰
偶于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
叅義卦名噬嗑取口噬物之象而凡折獄致刑者其分有剛柔
之殊而所治亦有強弱之異故如人之齧物其齒有利鈍之殊

而為物亦有堅脆之異故噬嗑一卦專言治獄之事也剳疑叅
義剛柔分兼治獄者與所治者說論理亦通但此一節卦體卦
德卦象卦變皆指治獄者說不應剛柔分獨為所治之人也節
卦亦有剛柔分可例看其以噬嗑一卦為專言治獄之事蓋因
大文及大象傳與卦辭俱說治獄也不如噬嗑亨依本義之言
之餘就治獄言為妥
鄭孩如曰剛者執治之義柔者矜恤之仁剛柔分言其仁義並
行而不悖也
雲峯胡氏曰動不如雷不能斷獄明不如電不能察獄不柔則

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失之縱甚言用獄之難也
謝枋得云、昔五侯僭逼罪状顯明成帝得于親目非不明也
不能置之法則雷不與電合矣趙蓋韓楊之死宣帝非不斷也乃
然皆罪非當死則電不與雷合矣此卦卦象雷電並作則是當
罰即罰當刑即刑如雷之奮而與電合罰所當罰刑所當刑如
電之赫而與雷合有以克協乎獄理克成獄道矣故曰雷電合
而章
彖引卦體之剛柔分卦變之柔得中而上行偶得中卦德之動
而明二象之雷電合而章属威與明雖不當位專承柔中而上

行言○柔得中而上行猶言柔上行而得中也○本義于雷電
合而章解云二象不曰卦象欲其明威二意分曉也
漢上朱氏曰、或曰、柔足以用獄乎、曰、為人君、止于仁、不以剛斷
稱也、訂疑不如引舜命皐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禹謂舜
四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曾子謂陽膚曰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為切用獄之義
彖引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言就此一節言則五不當位似不利
用獄者然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有此數
端之善是威與明而得其中正治獄之所宜也故雖不當位而

利于用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程傳象无倒置之者疑此互文也○本義雷電當作電雷○朱
子曰、先儒皆以為倒寫二字○訂疑蔡邕石經及李鼎祚本皆
作電雷程朱從之
程傳雷電相需並見之物、亦有噬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
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勑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
防者也
臨川吳氏曰、明者、辯別精審之意、勑者、整勑嚴警之意、明象電

光勑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法、一時所
用之允當者、示平日所定之信必也、故明其罰、所以勑其法、訂
疑吳氏串說謂先王定為法律恐人不信守而借一時用刑之
允當者以勑之以示行法之信必如商鞅變法恐人不信先立
徙木之信刑太子之傅以示法之必行者然
訂疑彖引依吳氏串說、
大象以字是閒字六十四卦一列不合此處特把以字作吃力
字看又文氣太急迫假令先王時无犯刑之人亦必尋箇事端
强取一箇人來示法不成且以明罰為用刑、又非也

進齋徐氏曰、此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豊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罰、而爲之法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刑焉、
紫引先王以明罰勑法、以立法言、折獄致刑、以用法言、
馮文所曰、明之于先、使人知所避、勑之于後、使人知所畏、訂疑明勑分先後極是、
潘雪松曰、利用獄、是臨時、明罰勑法、是平日、
訂疑予因馮文所明之于先、勑之于後之說而申之、明之于先者、先明其墨劓剕宮大辟、以至流宥鞭扑金贖之類也、在舜典

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又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无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五刑糾萬民、以國土聚教萬民、以嘉石平罷民、今之律書、犯其事當其刑、或罰其物若干之類、皆明罰之事也、漢鄭昌上疏曰、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无所弄矣、此明之于先之謂也、勑之于後者、如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法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小司寇、正歲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狥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鄉士遂士縣士、掌糾戒、州長于正月之吉、黨正于四時孟月吉日、族師于月吉、閭胥于旣比、皆行讀法禮、今日亦有講讀律令之法、申明鄉約之典、此皆勑法之事也、
杜光本曰、但從明罰象電光、勑法象雷威著想、明字勑字之義、便不擬朔、而亦知其當對講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註爲无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必始于微、而後至于著、罰必始于薄、而後至于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訂疑程傳本義從之、
程傳言懲之于小與初、故得无咎也、
毗川吳氏曰、屨謂著于其足、如納屨然、
訂疑屨校、對上九何校、屨何皆活字、校、桎梏也、在足則掠絆之

屬在項則枷校之屬所謂三木囊頭也皆以拘累之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註過止于此

程傳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 訂疑非 蓋取禁其行使不進于惡也○本義滅趾又有不進于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程傳二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爲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噬齧人之肌膚爲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乘初剛是用刑

于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 訂疑程傳大意亦是但以爲噬人之肌膚深入至沒其鼻則于事理不合俚而可笑

涑水司馬氏曰噬嗑食也故以食物明之

本義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臨川吳氏曰膚者豕腹之下柔脆无骨之肉古禮別實于一鼎曰膚鼎 訂疑膚凡肉之无骨者是也不必腹下之肉也

本義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噬而言膚腊胏乾肉者取頤中有物之象也各爻雖取所噬之難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因而爲之象爾六二柔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入但初剛未服反不能无傷然始雖有傷終而无咎是初之剛終可服也 訂疑胡氏解噬膚則是解滅鼻亦如本義則非也程傳本義得失各半不如馮氏之說爲確

厚齋馮氏曰噬者治獄之人膚肉腊胏囚也又取噬爲治獄之象又取膚爲獄囚之象二之滅鼻无咎者指治獄也初之无咎囚可无咎也二三五之无咎囚不得而咎之也中四爻治獄者

也初上囚之始惡怙終者也

說統舊說噬膚謂六二德足以服人是矣至解滅鼻乃謂二自滅其鼻甚費解予意滅鼻與滅趾滅耳一例看二有中正之德心无偏私所謂公生明者也治獄固如噬膚之易矣然所乘者剛暴之人非嚴刑峻法不足以服其心 訂疑服其心不如懲其奸故必至滅鼻乃得无咎若徒務寬厚之名反得縱惡養奸之咎 此更明暢

訂疑噬膚噬腊遇毒噬乾胏噬乾肉皆取頤中有物曰噬嗑之義爲一類治獄之象也屨校何校皆獄中拘累罪人之具也屨

校械在足何校械在項聽訟之後未及致刑之先其有罪者則如此二者為一類㿐趾輕于刖漢法鈦左趾是也㿐鼻劓刑也輕于荆重于㿐趾㿐耳刵刑也軍法多用之輕于劓皆殘人肌膚之刑三者為一類金矢黄金皆訟獄所入以求決之物猶相見之有贄也金取其堅欲聽者之執而不奪矢取其直欲聽者之正而不枉黄取其中欲聽者之公而不偏此在入訟之後聽訟之先即入之非贖鍰也二者為一類然皆聽訟用刑之實事非如噬膚等之取象矣先儒不知以類相推故其為說得失各半也

蒙引六二中正中則既不失之暴又不失之縱正則考聞以公聽斷合理以此治獄何難之有

飛航講意刑當其罪非淫刑也何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傳用刑于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

陸庸成曰刑加于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程傳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逆之如噬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于口也是可鄙吝然當噬嗑之時大約噬閒而合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于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吝而亦小噬而合之非有咎也　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陰柔不中正云云

節初齊氏曰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脯註薄物為脯小物全乾為腊

蒙引陰柔則无剛斷之才不中正又不得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不服

洪氏發明三與上應治上之獄者也剛強之人罪大惡極而不

可解有也而三以不中正治之治之无道反為所傷如噬腊肉而遇毒者然似可羞矣然時當噬嗑在己雖无善治之術在彼實為當治之人雖小吝義當无咎

訂疑提出上九來方與腊毒二字相切　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六三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故為噬腊遇毒之象諸家皆以二三之中正與不中正就聽訟用刑上說固是愚謂就素行上說更好昔孔子稱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記者以无宿諾實之尹氏又引辭盟之事以證之言其素行足乎也（易明精當乃字術闕一篇極大文）

記稱成人有兄死而不為之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而遂為衰

子羔仕于衛嘗刖人及輒之亂子羔避難而行遇刖者為守門卒再三欲免之皆其素行足以服之也諸葛武侯治李平廖立之罪至于投荒及武侯死二人聞之或流涕或自殺孔子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无怨言明海忠介為南都察院御史為疏欲劾一道臣未及上而卒其道臣見其疏伏泣柩前而卒自上之此无他素行足以服之也如六三者雖其所治之强亦其陰柔不中正无以大畏其志也不然二之所治亦罪至臧鼻之人獨不聞及噬之事何哉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陸庸成曰百揆非舜四凶未易去司寇非孔子少正卯未易誅二所遇者在彼為難治之人而在己有善治之術三所遇者在己无善治之術而在彼為當治之人

說貌明其素行不足以取信也

訂疑有善治之術所謂聽訟吾猶人也素行足以取信大畏民志者也故西門豹之不敢欺子產之不能欺捴不如子羔之不忍欺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程傳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閒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連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兼貞　訂疑因爻之不足而戒之

龜山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閒者也以六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閒之責者也

雲峯胡氏曰胏肉之帶骨者骨因九取象肉因四取象離為乾卦故為乾胏腊肉胔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居剛故所噬如之乾胏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

本義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　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註訟謂以有爭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入束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負其不直者也入束矢者取其直也束矢百矢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使獄者各齎券書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其不直矣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金為鈞金謂銅也

或疑鈞金束矢非貧民所能辦必入而後聽則民之不能達者多矣雖然立肺石而號者非窮民乎撾路鼓而鳴者非窮民乎先王固不以鈞金束矢終困民矣 訂疑此出周禮註不知所引何人

或問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朱子曰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之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在寃枉者亦惧而不敢訴矣曰這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剸石之類 紫引剸字未可曉恐傳錄者誤以肺石為剸石耶

紫引古人聽訟必使入鈞金束矢者正以賁之也賁之者難之也金欲其實也矢欲其直也直而實者訟之所伸足以補其賁矣不實不直者則沒其金矢于官矣是敎人不輕訟也 訂疑周禮一則曰禁民訟一則曰禁民獄兩禁字見是賁之所以難之也○獄之小者納束矢大者納鈞金九四臣也兼治大小故得金與矢五君也罔攸兼于庶獄理其大者爾故只得黃金○金有五六五所得為黃金四之得金非黃金也丘葵周禮註以鈞金為銅

訂疑金矢之象有兩說程傳本義在治獄者身上取義欲其剛能制強直能伸枉周禮註及紫引在獄訟者身上取義欲其情之實而不匿理之直而不曲兩說皆通而指聽訟者為是蓋民之入金矢欲聽訟者類物而思其義也本義曰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又曰得聽訟之宜取九四剛直之義也又曰黃中色六五柔順而中故有此象取六五之中也○入鈞金束矢必兩皆欲聽其治者也若被訟之人罪至死者方亡命之不暇何敢入金矢以待聽乎

紫引不可以噬乾胏得金矢為一事事○腊肉是小物全乾者乾胏雖非全體骨視之腊為大矣故本義曰言所噬愈堅愈之

一字承腊字來也

杜光本曰揚用修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莽之世未必皆周公之制也蓋恐後世聽訟者賄賂公行藉口周禮耳本義但云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可矣不當又宗漢儒而引周禮也

梁山來氏曰艱者凜凜然恐一毫之少忽以心言也貞者兢兢然恐一毫之不正以事言也

飛航講意獄者民之司命所繫匪輕誠思死者不可復生刑者

不可復贖必艱難其思慮不敢或忽焉當重恐以失出當輕恐
以失入必貞固其施為不敢或偏焉如是則肺石稱平而挾偽
者屈服強梗者輸情不亦吉乎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程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以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
得中正故也
訂疑凡者指晉之上九道未光也夬之九五中未光也萃九五
志未光也兌上六未光也未光有二說一曰不能使民无訟
一曰恐用刑者有慢易偏私之心故以艱貞戒之如此二說中

四爻皆用得何獨九四不如程傳就本爻上戒其不足為切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本義噬乾肉云云
西溪李氏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
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
訂疑此說亦似好聽然六二六三亦以柔噬何也
說統天子以好生為德故貴柔而太柔則又流于姑息五正所
謂柔得中而上行者以此用刑即難治之獄其情无不輸服故
曰噬乾肉得黃金然獄成而獻之天子无更生之望矣故必特

之以貞罪即與法相應而常若有未悉之情慄慄危懼合之以
厲乃无咎貞所謂不狥左右不主先入不任喜怒是也
訂疑二之噬膚本義以為六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三之
噬腊遇毒本義以為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
之象則四之噬乾胏五之噬乾肉其難于二者豈非以四亦不
中不正五雖中而亦不正乎但四以剛居柔五柔得中而上行
又為用刑之主故爻辭以乾胏乾肉見其所噬之難與三略同
而一得金矢一得黃金視遇毒者則遠甚蓋先取其所長而後
戒其所短故曰利艱貞吉曰貞厲无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蒙引得當也不可作位得中說若說是位得中則聖人當以解
得黃金不宜以解貞厲无咎矣蓋必貞厲以處之然後治獄得
當而人服之也
沈蛟門曰象傳言五不當位此曰得當者何謂五本不當惟以
貞厲自持亦得當矣
訂疑程傳于四之未光曰戒以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
正故也愚于六五亦曰戒以貞厲亦其所不足也不正故
象傳既譏其不當位矣而象傳反曰得當者明其必戒之以貞

厲乃得當爾

上九何校滅耳凶

本義過極之陽云云○雲峯胡氏曰本義于初曰過小于上則曰惡極蓋過而不改必流于惡初能改過是止惡于始故曰无咎上則怙惡于終故直曰凶矣

蒙引惡極自我作惡而言罪大自人加我以罪而言自有別問若過極之陰能免惡極罪大乎曰過極之陰只是柔暗之甚不足振發而已陽過而極則是負固怙終聞言不信者故至于惡極罪大處 訂疑此不必論其陰陽只是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

初在卦始故罪薄過小上在卦終故惡極罪大耳若以陰陽論復明夬夬豈小過皆是過極之陰亦不免惡極罪大也○何校取在上之象如何擔枷械是也非專為耳設也滅耳對耳刑亦取在上之象所以罪其不聽也可見屨校何校與滅趾滅耳自是二事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吳因之曰皖觀六爻只是申明利用獄之意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程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于進也 訂疑以理言之不取卦中之義小利有攸往未見分曉不如小利于進謂人可小利于行乎抑文飾之道可小小加增乎○杜光本曰賁卦辭程傳以序卦傳為據本義以彖傳為據而更以己意補之然如程傳只切得賁字于賁卦无涉必如本義方切賁卦也

雲峯胡氏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賁之道所以能亨 訂疑是說亨即利有攸往然不過小利有攸往而已何者本為大文為小也賁為文故小利有攸往○此申明程傳之義亦未見分曉為

蓋其意通亨與小利有攸往作一意言之言其所謂亨者亦不過小亨而已

本義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 訂疑當有自飾來者善之○此只以剛柔交錯言之而有二義以一人言則文質迭用之謂也以兩人言則互相資益之謂也洪範人用三德亦兼此二義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以一人言也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以二人言也以二人言六二九三是也以一人言五上是也○蒙引又有如臣之從君子之從父婦之從夫為柔來文剛如

君之從臣父之從子夫之從婦為剛上文柔之說此似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又一義也愚謂此只好于文明以止人文也處言之為切

本義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

彖引文明而各得其分若曰各得其分即所以為文明則艮止即是離明矣不可也須是說君子之煥然有文處為文明而又于中閒君臣各止其所當止乃為各得其分也在人事如君與臣燦然有文以相接也而君得君之分臣得臣之分父子之類皆然文明合說也各得其分分說也其寔各得其分正所以為

文也此卦本只是文之義○潛齋胡氏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此說亦明白但以文字通蓋文與止二字非本旨耳如文明以健之類非一唯彖傳人文也文字是兼文明以止言文明固是文各得其分亦文也

本義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于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

彖引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于內者蓋本身既是剛了又得陰來為之助且內文明則能灼于物情而達于事

理皆亨道也故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于外者蓋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當用夫柔也今剛上文柔則是剛反主于柔而為柔之助矣且艮止于外雖不失于妄動而不足于變通是皆不能以大有為也故小利有攸往但剛上文柔雖未足取亦未是惡況艮止于外雖不能有為亦僅可有守故得小利有攸往若是惡德則連小利亦不可得矣訂疑彖傳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只渾渾說未嘗指定何爵然觀剛柔交錯天文也之義決非三綱相文之謂也若在文明以止處言也却說得去○本義占者以其柔來文剛以其剛上文柔兩以其字重看以謂占

者以之也用也

本義前云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不云離明于內艮止于外此分明不同不可牽合賁之卦名卦辭皆取卦變卦德但所取卦變之義同而所取卦德之義不同所謂文明而各得其分者初不分內外至下文離明于內艮止于外則分明不可比而同且艮止于外豈所謂各得其分者乎訂疑文明而各得其分與離明于內而艮止于外固不同即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卦名與卦辭取義亦自不同也卦名[illegible]本是合說為義所謂剛柔交錯是也卦辭則各自開說為義便有賓主之分矣

叅義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以亨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焉宮

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質者无不待于文也 訂疑此專以理言之全不用卦變柔來文剛之說亦如程傳釋亨字之義然尚以質字故在本文之外而以文字代賁字猶序卦所云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云爾猶未嘗如世人以剛柔分質文也

說統舊說專取剛柔交錯之義以剛柔分文質者剛之體一而實柔之體二而虚也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為本卦變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文濟之得其宜矣又離明則達乎時宜故亨剛上

文柔則文為主而質反輔之既失其宜矣又艮則執而不通豈能大有所往哉蓋禮行于文質之適均而病于虚文之徒勝質達于明哲之變通而沮于愚者之膠常故其辭如此小有所利者明其大无所利也

梁山來氏曰小利有攸往亦為亨但亨之不大耳 訂疑本義占者以其柔來云云故為亨以其剛上云云故小利有攸往蓋各以其德為應非所謂亨者但小利有攸往作一意串說也本義如以故為亨作則亨故小利有攸往作則小利有攸往語氣便明矣

彖曰賁亨

本義亨字疑衍

訂疑亨字衍之是也然賁下必有缺文蓋釋卦名義之語也名卦之義彖傳既无明文註疏程傳但取彖傳釋卦辭者以解之至本義乃以卦變卦德釋之是也按卷首序例卦變圖說云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今據隨蠱賁无妄恒升彖傳皆以卦變釋卦名義則卦變雖作畫卦之本指而實亦名卦之本指矣否則卦之名非伏羲先天之易矣又不然則伏羲畫卦之時即為後天之易矣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東坡易傳剛（蘇傳雖與程朱不合然覺精確可採）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柔小者所以利往也 胡仲虎曰柔來文剛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亦以剛為主也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于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于外是皆質為主而彖傳以陰為小者此也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 訂疑指下繫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而言也而其最著者賁之彖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

蒙引賁之一字有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之義又有文明以止之義在內及彖傳孔子只以卦變釋卦辭了訂疑彖傳有天文人文之說故彖辭本義以卦變卦德合言之以釋卦名也彖傳止以卦變釋卦辭而彖辭本義並以卦德釋卦辭此朱子之易也此朱子之易

天文也

註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傳此承止文言陰陽剛柔相交者天之文也

本義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云云蒙引剛柔之交自

然之象故曰天文不是把自然二字當天字以天文出于自然也其一陰一陽相錯而成文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亘古亘今自然是如此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若文明以止是人所成况亦有不然者唯天文則无一息之或爽也故論自然之文莫之能尚焉

訂疑剛柔之交自然之象其文法如中庸章句誠者真實无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蒙引其一陰一陽相錯而成文如日往則月來云云如字最要看陰陽相錯六十四卦除乾坤兩純卦其餘皆陰陽相錯者也皆自然之象也獨于賁卦言之者以此卦取文飾之義故特言之邵子以六十四卦圓圖為天文亦此意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此一卦六位之天文也八卦相錯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此圓圖八卦之天文也起復而歷臨泰大壯夬以至于乾自姤而歷遯否觀剝以至于坤此圓圖六十四卦之天文也雷動風散雨潤日恒艮止兌說乾君坤藏自中而起兩兩相對舉者横圖八卦之天文也起益而既濟而損而至于泰起恒而未濟而咸而至于否者亦自中而起兩兩相對舉者横圖六十四卦之天文也出震齊巽以至成言乎艮此後天八卦圓圖之天

文也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以至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其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者朱子卦變圖之天文也易學啟蒙所演卦變圖自乾姤以至于坤自坤復以至于乾反覆對觀則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四千九十六卦者朱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文也朱子有見于此而以兩言括之蓋通指易卦而言而賁之剛柔之交在其中矣凡此等處不從源頭處款款說來而但勉強附會以就其說則得于此者必失于彼矣如東坡謂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其想頭亦好

但又曰其最著者賁之彖也則出于勉强附會矣

文明以止人文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雲峯胡氏曰上文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此以卦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

蒙引柔來文剛兩句本是釋卦辭而因見有天文之象故言天文也一句初非釋卦辭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尤難說是釋卦辭只是又以卦德言之不可依前本義分解卦辭亨小利有攸往意故本義云又以卦德言之此正是前本義所謂有文明而

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者說歸卦名不歸卦辭此又安得以為申釋卦辭耶　文明以止且說出人道至人文也句方發揮出人道之文明以止意為當

訂疑止謂各得其分此即大學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孟子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之類之意

蒙引剛柔之交卦變也而天之文亦剛柔之交也故曰天文也文明以止卦德也而人之文亦文明以止也故曰人文也　天文也人文也此兩句只按着卦變卦德說為是且方起得下文

極言意不然天文便是時變了人文則天下已化成了又何用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謂只就卦中之天文人文以觀之也大抵天文人文孔子意在起下文故本義于卦名卦辭皆无所屬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蓋時變亦不過一剛一柔之相錯而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謂天下之人皆文明以止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本義極言賁道之大也

潛齋胡氏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

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道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于天下　訂疑此以天文人文就造化人事說非也蓋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之類皆就造化人事之現成者說无功夫故觀其所感所聚之類亦只就造化人事上觀之以極言咸通恒久之理也今觀乎天文人文以察時變以化成天下察與化成皆是法易做事故咸恒等自是觀造化人事此處自當作觀賁之卦變卦德也

蒙引觀賁之天文則用之以察時變觀賁之人文則用之以化

成天下故本義云極言賁道之大也然在賁之剛柔交錯即在
天之日月寒暑之交錯也在賁之文明以止即在人之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之類也故即目之曰天文人文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
其光明為賁飾之象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
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于折獄也訂疑敢字用疏說近多從
之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
也

陳明卿曰賁者文飾之謂也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訂疑此
亦有病若折獄則專用情實耳恃其明而加飾焉非情矣故古
之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曰舞文
獄之敝未有不起于文史稱蕭何為吏曰文无害曾子告陽膚
曰得其情君子察于情與文之間于治道思過半矣訂疑陳氏
亦用程傳之說時以其新奇而多從之不如本義平正
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云云○朱子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
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訂疑不如上下故其說相反
蒙引明庶政无敢折獄只就明不及遠之象說本義山下有火

明不及遠兩句俱為下二句設不為山下有火賁設也山下有
火只取文明之象
飛航講意庶政如錢穀賦役簿書爭鬪之類明者考稽出入簡
稽均平聽治之謂也
訂疑本義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此二句當作衍文大
象之例只取卦象无取卦德者○杜光本曰本義言山下有火
明不及遠而推原于內離明而外艮止蓋示明不及遠之義使
學者易知耳與臨大象本義同然以其言象又言德有類乎一
象兩義不合大象之例故訂疑衍之而郭青螺直刪之則東坡
易傳云明庶政明也無敢折獄止也合卦象而單言卦德豈可
哉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註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于无位棄于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
志者也
程傳初九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在无位之
地无所施于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守節處義君子之賁
也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
趾與行為義也訂疑程傳以在下取趾之義以趾取行之義故

曰飾其所行其賁賁趾即徒步而行也飾其所行之說无咎

叅義古之恬退者自謂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无罪以當貴无辱以為榮豈非舍車而徒之義歟

蒙引剛德則所守者固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明體則出處之分明有見幾而作之義矣是有以自賁于下也故象云云下句申上句均為象也

訂疑賁之時紛華靡麗之世也出見世俗而說入聞道德而說賢者不免交戰初九乃能如此可謂尊德樂義得已而不自失者矣

又按初九陽剛而居正六四柔順而居正陰陽正應何乃取象如此蓋賁以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為義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是二與三相賁也故二賁其須而三賁如濡如也自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是五與上相賁也故五束帛戔戔而有喜上白賁无咎而得志也初與四雖陰陽正應于（月公喪喪孺心于公象見）卦變上无剛柔往來之義故獨不得其賁初則自賁其趾而四猶皤如也

又按古字賁走之賁賁飾之賁常通用故虎賁之賁賁軍之賁皆作賁而孟賁之賁亦因奔故賁卦諸爻多取往來奔走之義

初之賁趾四之皤如五之賁于丘園皆往來之義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本義君子之取舍决于義而已　訂疑言義見非徒隱者流

六二賁其須

註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

本義二以陰柔居中正云云　訂疑從註

輔氏曰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道與事立業則與人共功

去疑須古鬚字毛在頤曰鬚三居上有頤象二居下有鬚象二附三動有鬚附頤而動之象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程傳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　訂疑本義取之而辭永貞不同

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賁于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賁之盛也　永貞取常義勝本義與象傳合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云云節齋蔡氏曰三陷二柔之中有坎象故曰濡如雲峯胡氏曰互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于我

為潤澤之濡我于彼不為陷溺之濡矣

童溪主氏曰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文此所以賁如濡如也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不失正道則為吉矣 訂疑以上俱申本義

訂疑有以二四為奔走服役之人者固非有謂九三與二四為文質相賁者亦非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註永保其貞物莫之陵 訂疑意未明

節齋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已而濡如然終莫

之陵侮而至于陷溺也 訂疑此以陷溺解陵字與本義異

羅彝正曰陵生于狎三能永貞二陰雖比已而終莫之陵上陵下卑陵尊相比而至于相瀆則剛之自失也故永貞者陽之守也 訂疑此以終莫之陵解吉字以為永貞之效

訂疑註蔡氏羅氏皆以莫之陵解吉字愚以程傳雖乎常之義推之終莫之陵只解永貞二字之義也言三與二陰久處而相敬不肯恃已之剛因二四之柔而相狎侮也書曰盛德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剛以盡其力二四柔正之君子也九三以剛正之君子與之相賁始終于敬不至相瀆所謂終莫之陵而永貞也獻子之友德晏子之久敬庶幾近之 近有作陵遲之陵指文治言真贅說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曰翰如 訂疑以上本義從之 匪為九三之寇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

本義四與初相賁者云云 訂疑翰如本義從程傳訓疾鄭玄曰白也檀弓殷人尚白戎事乘翰 杜光本曰本義人白則馬亦

白矣毋世毋傳以為笑今細繹之真不能為晦翁解也 又言白馬而鄭據檀弓訓翰為白有重複之病不如程朱訓疾為長

訂疑初四不得相賁之義愚說見初爻又按初九以自賁為義而不復求四四必求初者何也初陽四陰陽可不求陰陰必得陽乃可自立陽之資陰常緩陰之資陽常急也乎屯之初四及賁之初四與順卦之初四見之蒙之二五亦然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疏以其當位得與初為應但礙于三故遲疑也

訂疑疏意儘好而語氣欠妥六四當位賢人也九三剛正亦賢

人也兩賢豈有相𢙣之理但三四地勢相比故三意四之與己而求之故與初相應爲所碍爾疑之爲言礙也易中疑字多訓礙字坤文言則不疑其所行也小畜上九有所疑也升九三无所疑也兑初九行未疑也皆當訓礙字今疏既云礙于三又曰故遲疑也是一字作兩解矣且四往求初心如飛翰之疾何遲疑之有○

程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于其間是所當之位可疑也訂疑當位與他卦他爻之當位不當位當字皆去聲今云所當之位可疑則不成義理矣本義從之何也雖九三寇仇所隔未得親于

媾婚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以无尤爲得合亦未必聖人只論理即不得合亦于心无愧人何得尤之

本義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訂疑守正不與是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之義不如依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之例云雖不得合亦无可尤論理之是非與心之安否耳非論利害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本義六五柔中云云○朱子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丘園爲農畝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故得終吉○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其說則此說似近訂疑疏曰諸儒以此爻爲賁飾丘園之士以爻象无待士之文此蓋皆論爲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若惟用束帛聘召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愚按孔疏已破舊說而朱子本義已取其意矣小註何又云云

訂疑按二與三賁五與上賁此卦所取名之義爻辭除初以在下无賁上九以在卦之上爲賁極反本而二三六五仍用名卦之義而爲辭故二之賁須指九三也九三之濡如指六二也五之丘園不指上九而誰指乎艮爲山爲果蓏有丘園之象又順

六二本義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此何獨不指上九乎杜光本曰程傳束帛戔戔之說朱子駁之極是以丘園指上九則當從蓋丘園山林鄙野之地對國都而言五比上九爲賁于丘園之象束帛薄物其賁于丘園也但用束帛以將誠意而已正猶二簋之用享孚乃利用禴樽酒二簋納約自牖但取誠心不尚煩文如國都之中王公大人士大夫之尚華備物徒侈多儀也然當賁之時舉世皆尚華奢而獨崇儉朴誠有似于郊外之野人自世俗觀之疑爲鄙吝然質誠相與猶大勝于虛拘而无實者世道人心終必賴之故曰終吉○又或問朱子曰賁三陰皆受

賁于陽不應此又泄異而作敦本尚實也。愚謂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束帛正玉帛之類也。所以將恭敬者。凡與人交際。必先用幣帛以將之。如婚禮之納幣。卿士大夫之幣交。士人之執贄。國君聘賢之纁帛。賓客燕享之承筐。郊勞迎送之贈賄。其用束帛之處。指不勝屈。五之束帛。即丘園相賁時所用之物也。安在交際之間。獨无敦本尚實之義。昔吳札有縞帶之遺。負羈有盤飧之餽。亦丘園束帛之風也。

本義以賁于丘園爲敦本尚實得賁之道之象。以束帛戔戔爲陰性吝嗇之象。夫丘園束帛本一事。而本義誤分作二象。既以

爲得賁之道。又以爲陰性吝嗇。蓋因下文吝與終吉之占。故于此讀分。以爲下文張本也。

蒙引儉于自奉而豐于神人。豈儉乃爲適宜。故賁于丘園儉于自奉可矣。束帛戔戔以儉施之吝也。訂疑此論亦好。但以上句爲自奉。下句爲待人則非。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註處飾之終。飾極反素。

本義賁極反本云云。訂疑吾補過者。從繫辭傳无咎者善補過也而言也。上賁極也。而以剛居之。能反本也。卦變上本柔也。剛自五上而文之。皆補過之義也。以一人言之。似前後兩截人也。此本義之意也。

蒙引此承文勝之敝而矯枉之道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其問而有寧儉寧戚之說。亦取白賁之義。

訂疑若補過之說。則與象傳得志也說不去。得志者。乃出于其心之所願。非先文勝而後能救之以質也。若依蒙引矯枉之說。是見世之文勝。而故獨就于質。以矯世之偏者。又恐蹈棘子之失。與伯子之簡。亦不能无咎也。○又白賁者无賁也。與皤如何

異。而獨曰无咎。象傳又曰上得志乎。曰四之皤如。以兩人相賁而言也。上之白賁。所謂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也。故文曰无咎。象傳曰得志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朱子曰。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蒙引此非定說也。與本義不合。本義已定爲賁極反本。復于无色矣。如何又謂之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耶。○訂疑朱子此說。似孫子厚所辭素以爲絢兮之意。說得忒自然。又不似本文語氣。

蒙引白賁无咎。乃上之得志也。在他人則皆以賁飾乃得志耳。

○盖厭文之弊而反之質者亦上之素志也前乎此者惟皆以賁為得志耳今乃以白賁為得志氣味逈遠矣訂疑縈引此二條是兩說先一條是他人皆文上獨質後一條是前此尚從俗今乃能反本後一條是本義補過之說

訂疑愚謂卦三陽三陰陽質陰文初三以陽居陽是質勝文也二四以陰居陰是文勝質也五以陰居陽是文勝而救之以質也上以陽居陰是本質原好而後又加之以文采所謂甘受和白受采也故曰得志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程傳陰始自下生漸長至于盛極群陰消剝于陽故為剝也○衆小人消剝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惟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本義五陰在下而方生云云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程傳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于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陽剛也○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云云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疏君子通達物理貴尚消息盈虛在消之時行消道也在息之時行息道也在盈之時行盈道也在虛之時行虛道也若值消虛之時存身避害危行言遜也若值盈息之時極言直諫建事立功也天行謂逐時消息盈虛乃天道之所行也春夏始生之時天氣盛大秋冬嚴殺之時天氣消滅故云天行也

程傳陰小人之道方長而消剝于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

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建安丘氏曰剝之柔變剛言小人長則復之剛反為君子長可知矣又曰剝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所以憂小人之進復利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所以喜君子之來

雲峯胡氏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于剝獨言之者為處變君子言之也消息盈虛四字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于

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故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訂
疑不止卦畫是象卦畫只說得卦體其卦德卦象卦變皆卦中
所具之象皆當觀之六十四卦皆然不獨剝也繫辭傳曰聖人
設卦觀象而繫辭焉此以作易之聖人言也曰君子所居而安
者易之序也居則觀其象此平日之觀象也曰動則觀其變此
占易時之觀象也皆以學易之君子言也在此卦則順而止之
是剝卦德之象也君子觀之則不利有往也君子尚消息盈虛
尚猶尚象之尚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謂也亦六十四卦
皆然

隆山李氏曰消息盈虛乃天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
處不利之時而不至于咨嗟憂戚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
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不憤群陰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
激起其蠆尾之毒并受其摧剝靡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訂疑
此段有三義小人盛長之時弱者必咨嗟憂戚此徒自苦爾无
益也君子〔一義〕樂天知命不為徒憂也或不能永貞而變其所守是
亦小人之歸也君子〔二義〕國无道至死不變不為易守也强者憤忿
以取禍君子〔三義〕則危行言遜或儉德避難國无道免于刑戮也至
于待時之復猶是第二層

梁山來氏曰消息者盈虛之方始盈虛者消息之已成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註安宅者物不失所也訂疑謂安下之宅
程傳艮重于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着于地圮剝
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
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
下剝則上危矣為人君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
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訂疑以附為傾圮
○杜光本曰程傳以附為傾附蓋取剝義

訂疑依程傳山託于地君託于民今也剝地以為山山愈高則
地愈虛故未幾而山傾附于地矣如剝民以奉上上益富則民
益貧故未幾而民散君危矣知此者必厚下下厚則上安如地
惟厚故能載山而不重也
朱子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于地唯其地厚所以山安
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所謂本固
邦寧也訂疑以附為託襁○杜光本曰朱子以附為託附不取
剝義
梁山來氏曰上者居民之上一陽在上之象也厚下者厚民之

生○省刑罰○薄稅歛之類也○宅者、上所居之位○因艮體一陽覆幬于上○有宅舍之象○故以宅言之○上九亦以廬言○以有廬之象也○厚下安宅者、言厚下而不剝下○所以自安其宅也○

訂疑厚下者、取坤厚之象○中庸今夫地○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又山附于地○此于剝義无所取○特以起君託于民之義爾○不此如雷電噬嗑○特以起明罰勅法之義○雷電皆至豐○特以起折獄致刑之義○與噬嗑豐之義○皆无所取也○又大象傳○有正而配之者○復是也○有反而治之者○剝是也○可以類推○魏文侯時、而租賦倍增于前、有賀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

課多也○夫貪其租賦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毛无所傳○此言得厚下安宅之理○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本義剝自下起○云云

訂疑註傳本義、皆未明言凶是君子、是小人、獨六二或問初與二蔑貞凶、是君子當之則凶、抑或小人亦自為凶、朱子曰、自古小人蔑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君○子○凶也○

蒙引今雖未至蔑貞○然其勢必至于蔑貞也○此凶字可以六四凶字炤看○一說是小人蔑貞而凶也、此○恐○至○小○人○剝○廬○方○發之○

訂疑所引一說○雲峯胡氏說也○

訂疑六○四○象○傳○切○近○災○也○知○是○凶○就○君○子○言○

蒙引牀有二○陳元龍自卧大牀○而坐客于下○李林甫一夕屢徙其牀○及韋應物詩○風雨對牀眠之類○則似是卧牀矣○如謝萬據胡牀○管寧坐藜牀○楊素撫牀謂李靖曰○卿將當坐此牀之類○則只是坐牀也○今人不知古○往往只指卧牀為牀○不知剝牀之牀○謂之坐牀亦可也○牀便有足有辨○亦有貼其膚處○

訂疑古者、几案亦謂之牀○故盥儀云○置牀于室中央○又有琴牀書牀○亦不止坐卧者名牀也○惟若此卦○則是坐牀○或卧牀爾○

梁山來氏曰、一陽在上○三陰列下○有宅象○廬象○牀象○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梁山來氏曰、以滅下、則漸而上矣○見其端甚微○知其必有蔑貞之禍○○訂疑滅字○解剝字○下字○解足字○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註辨者、足之上也○○程傳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本義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訂疑註云足之上、傳云分隔上下者、本義云牀幹也、愚謂幹、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今以釋辨字○則辨乃牀足之上立木○

俗名牀䏶是也傳云分隔上下者則似牀之鋪條矣愚謂鋪條者牀之膚也以坐牀言分隔上下者亦牀面也不如足之上解得分明

楊誠齋曰辨牀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甫之日乎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疏言无人助之也程傳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本義言未盛大

楊止庵曰剛柔相比應曰與未有與者未有君子與之无以止柔之進也大凡小人為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以止其進猶有忌憚而不敢肆

訂疑疏言无人與助之本義從之而異其辭曰言未盛大夫下之五陰承柔比應皆二之黨何云无與助乎二陰浸長陽已當遯何云未盛大乎是疏與本義之說非也傳言君子若有與則可以勝小人遯四陽在上五居上卦之中而與二應可謂有與矣而不能制二陰之進亦且奉身而遯焉陰既得時用事君子即有與亦將如之何哉此程傳之說非也楊止庵之說則又迂

甚而不可為訓世有小人方長而聽君子之勸止者豈有君子雖就小人而能勸止小人者哉又豈有從井救人失身匪人之君子哉盖程子見夫平勃之交歡足制諸呂楊氏見夫狄仁傑之與二張武三思共事武后而云然也夫平勃當諸呂用事憂懼不知所出方且㗳咿嚅唲以事婦人向非陸生之謀二人且不知死所矣又產祿奴才也故幸而免也狄公之與張武共事女主幸有武后諒其无他然且幾不免于虎口矣明朝正德間劉瑾擅政張綵以焦芳楊一清薦瑾以為吏部尚書綵勸瑾禁止天下諸司饋送禮物剝削之禍一時少息綵又言于瑾公

左右用事多騙財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戢諸宦者惟瑾𣲖同類皆綵敎之寧夏之變綵又薦楊一清討平之後瑾伏誅綵亦下獄死仍暴其屍家屬流嶺南此豈非止菴所謂小人為容有一君子與之以止其進者耶大抵君子之與小人猶氷炭之不可同局焉有君子而入小人之黨者乎愚謂未有與之與乃韓信易與之與言其勢益盛莫之能制爾

六三剝之无咎

註與上為應群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于剝可以无咎　訂疑本義從之古本周易多无之字陸德明釋文云一本作剝之无

咎非故註云雖處于剝可以无咎

程傳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于正

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 訂疑程傳蓋從今本有之字故云云

本義衆陰方剝陽云云 訂疑從王註依古本无之字

雲峯胡氏曰剝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切應而

不許以吉剝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復者

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剝者小人之事小人

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无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棠引去其黨而從正是背去之非謂能除去之也只是不從其

所爲而已

梁山來氏曰剝以近陽者爲善應陽者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

故无不利應陽者此爻是也故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疏上下群陰皆悉剝陽也已獨能遠失上下之情而往應之所

以无咎也

程傳與其同類相失于處剝之道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强是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註牀既剝盡以及人身

程傳剝于牀足漸至于膚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

不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陰禍切身云云

白雲郭氏曰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

臨川吳氏曰初爲牀足二爲牀辨三爲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

身也非牀也非牀而曰剝牀以膚言剝牀而上及人之肌膚也

訂疑足辨皆就牀說不合膚獨就人身說而不就牀說也是膚

必與足辨爲類者以其切近人之肌膚而又軟柔如膚故云膚

也若以人之肌膚言則是災傷已及人身象傳不宜言切近矣

杜光本曰象旨云膚者牀之膚蓋簟薦席處近身之處也確矣

而京房本作簠謂祭器與牀何涉哉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義林此趙高蔽主五侯擅命林甫作相盧杞信用之日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程傳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

開小人遷善之門

本義五爲衆陰之長云云

進齋徐氏曰六五群陰之長總率群陰順序以聽于陽有后妃

以宮人備數進御于君之象。

平庵項氏曰、六五君位。五為王后。與君同處。四為夫人。佐后者也。三為九嬪。以主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為世婦。初為御妻。

臨川吳氏曰、宮人、衆妾也。以之者、后也。后為宮人之主、五統群陰、如后統衆妾、衆陰戴陽、如后以衆妾進御于王、而獲寵愛之象、

訂疑天子后一。夫人二。嬪九。世婦二十七。女御八十一。其當夕也。各有次序。故曰貫魚以宮人寵。○按禮注云。天子御妻八十一人。九人旅進。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亦九人旅進。當三夕。嬪婦九人。當一夕。三夫人尊。當一夕。皇后至尊專一夕。凡十五日而徧。

杜光本曰、貫魚二字、程傳及徐進齋取統率順序兩義。本義及吳臨川只取統率一義。不如兼兩義説為詳盡。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彖義后妃之道。在于不妒忌。而率嬪御以奉其君。五以宮人受寵于君。如魚貫之有序。何不利之有。（補出貫魚方是）

象旨終、謂上九。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程傳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陽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當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在卦亦群陰宗陽。為共戴之象。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一陽在上云云。○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在上。而小人皆載于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時。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于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云云。○（小人得志便是君子受其害）

呂東萊云、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李林甫得志于天寶。而四海鼎沸。林甫亦剖棺斵屍矣。蔡京得志于崇宣。而二帝北狩。京等亦家无處所矣。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蒙引君子既得輿。則衆陰不以小人稱矣。故曰民所載也。只據得輿説道理。○梁山來氏曰、載字從輿字上來。

訂疑君子、一陽在上之象。坤為大輿。下五陰民之象也。小人、衆

陰之象。下五陰分開如屋壁。一陽在上如棟宇有庇之象。一陽在上。五陰從下載之。是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得此爻。是一奇又變為偶。如剝其棟宇。止留四壁。无以蔽風雨。故曰終不可用。

卷之四終

周易訂疑卷之五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上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程傳為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于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復亨。既復則亨也。出入謂生長。復生于內入也。長進于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

訂疑初前五陰如衆之大塗。大壯之藩決。升三之升虛邑也。故曰无疾。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于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于鼻息之間見之。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

又曰、凡物之散。（朱子亦云）其氣隨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

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本義云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于七日○當得來復○朱子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

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又曰、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一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非日全无、今日一旦便復了○又曰、天運流行○本无一息間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又曰、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縴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于六層之中也○

疏序七日來復、諸家並云、七日當作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而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按輔嗣註曰、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陽氣已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

註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

疏觀註之意、陽氣從剝盡之後、至于復反、凡經七日、其註分明、

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今輔嗣云剝盡至來復、是從盡至來復、經七日也、若從五月言之、何得云始盡也、又臨卦亦是陽長而言八月、今復卦亦是陽長、何以獨變月而稱七日、觀註之意、必謂不然、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但于文略省、不復具言、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

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訂疑四十二當作四百二十）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陽氣之盡在于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及復者則出入之義及謂入而倒反復謂既及之後復而向上也

訂疑卦氣起中孚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之說于理既不可曉而餘卦〻主一日七分之說亦附會不來蓋三百六十當朞之日不言五日四分日之一者舉成數也以其所餘之日甚少故畧而不言但舉成數耳今以八十分日之七分當一日无此理也總之緯書牽合附會衆漢以後盛行故孔氏猶取鄭玄之說朱子甚病緯書之亂經故絶口不道至明朝永樂間命諸儒臣纂脩四書大全尤嚴屏緯書故予嘗謂此廓清之功與程朱等

雲峯胡氏曰本義于剝之碩果不食曰剝未盡而能復生至此則曰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蓋陽无頓生之理故先天卦序剝而坤坤而後復陽无可盡之理故後天卦序則以復次剝

訂疑胡氏論先天卦序則是其論後天卦序則附會之巧者耳

臨川吳氏曰復還反也冬至之前六陽消盡而為純坤冬至之後一陽還反而生于下也（杜光本此冬至之後當作冬至之日）

訂疑本義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合之大全朱子小註總謂剝之陽剝于九月之霜降而盡于十月之小雪復之陽生于十月之小雪而成于十一月之冬至也朱子演邵子程子之說如此則陽不生于子之半而生于亥之半凡謂冬至一陽生者乃冬至一陽成也但物之微莫微于初生之時本義謂冬至一陽成而又以安靜以養微陽解大象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是陽之初生猶未為微而陽之始成乃為微矣陽之初生不必安靜以養之而陽之始成乃當安靜以養之矣且先冬至三日（見史記天官書）懸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以女功揆（見唐雜錄）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此常日日增一線之功而小雪以迄冬至之前則炭不能偏重而日惟日短一日耳又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而用管候氣者灰飛不爽皆冬至陽生之明效大驗也況陰不極則陽不生以始至復作六晝分之從夏至五月中至冬至十一月中六晝之陰方全而陰極于上則小雪以迄冬至前一日一晝之陽猶未剝盡而陰

猶未極于上也陰未極于上陽何由復生于下朱子謂陽无驟生之理故以小雪為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愚按朱子以一月作三十分細分之謂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只可明陽不驟成耳若以此明陽不驟生則陽生于冬至為驟生于小雪亦為驟矣生于小雪為不驟生于冬至亦為不驟矣此朱子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之說不敢斷以為然而吳草廬所謂冬至之前六陽消盡而為純坤冬至之後一陽還反而生于下大全采之梅鶯易瑩主之良是也

蒙引出入无疾語意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但不可指定為在邦在家與繫辭傳利用出入之出入同只是尋常所謂一出一入也

訂疑此本義之意破程傳之說

反復其道謂以其往來循環之期計之七日當得來復也

此亦本義之意以破孔氏疏之說

此只是人事出行之占

亦本義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之說

杜光本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者蔡節齋云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乃定解也

彖曰復亨剛反

程傳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

而亨通

本義剛反則亨

訂疑本義與程傳同

臨川吳氏曰剛反釋復亨而亨字之意在其中

訂疑吳說自正當

建安丘氏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下文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訂疑其言剛長則是其言剛反謂剝之一剛窮上反下則非程子辯之詳矣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龜山楊氏曰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小人衆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身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

蒙引動陽初動也行則進而上矣不可以行字當動字動而以順行則无驟進之勢无過暴之為故在彼无惡在此无射已之出入无疾朋類之來亦无咎矣動而以順行則否九四之不極其剛也出入无疾則四之有命无咎朋來无咎則四之疇離祉故臨以說而順剛中而應之故而利貞

訂疑不如云元亨

而夬

所以貴于央而和也。聖人之心可見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註以天之行、反復不過七日、

疏天之陽氣絶滅之後、不過七日、陽氣復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

杜光本曰、註疏謂陽生于既絶一月之後、固屬妄言。朱子謂陽生于冬至一月之前、亦非定論。夫冬至有三義(見三禮義宗)。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六陰極于上、一陽生于下、總以冬至之日爲準。斯无差忒。而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

夜半冬至爲曆元、殊有見也。

程傳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

本義陰陽消息、天運然也。朱子曰、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道自然之運也。

訂疑程傳本義通論陰陽循環之理。朱子小註、以復卦言、專以陽復言。

利有攸往剛長也

程傳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

本義以卦體而言云云。○雙湖胡氏曰、剛長則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而夬至于乾自不容禦矣。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程傳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程子曰、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訂疑程子破註疏之說。若云靜見天地之心、則見天地之心何不于坤卦言之、而于復卦言之。

朱子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

息。但无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始可見端緒也。

訂疑說發露出亦非。此時尚未發露出。至三陽建寅之月、草木萌動、方是發露出。

又曰、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此說方覺允愜)。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于此而可見矣。○又曰、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不同、濂溪說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說歸來處說。伊川却止說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說利貞處說復字、伊川說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爲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

只一般
本義積陰之下 至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 朱子曰、當知有
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
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入井之時此心只是靜而
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可見
又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但常人也有靜
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
訂疑常人靜極而動也有善惡兩端如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
近是好底動一念靜中有動動在色欲上是不好底動

蒙引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此只承惡極而善說其靜極而動
雖聖人亦然靜極而動自其不可相无者言惡極而善則自淑
慝之分而言本義此緞善惡之復蓋豫爲六爻之義張本也
訂疑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此釋彖傳本
義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此
發明彖傳言外意 又按孔子彖傳釋卦辭畢多以己意別加
推廣而贊其道之大 或于先聖所憂患之卦亦嘆而美之然必
先著其所以可贊之迹而後贊之如豫如觀如賁之類是也其
下著其事而徒加贊美之辭者有缺文也此卦但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而上不著其事亦有缺文也
本義程子論之詳矣 訂疑此指程傳及語錄
又曰、邵子之詩亦曰云云 雲峯胡氏曰、朱子詩曰、忽然夜半
一聲雷萬户千門次第開識得无中含有處許君親見伏羲來
學者有得于此詩則可以知康節之詩矣 杜光本曰、朱子此詩
方不是小雪一陽生冬至一陽成矣故卦辭之本義有病此詩
與邵子詩同无病
訂疑朱子曰、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然其動之机其勢日長萬
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云云合之邵

子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之意似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二句
是指冬至言者則于本義于時爲春之說其早晚差却一月半
朱子又曰、濂溪就利貞處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亦是
以冬至爲資始之元也
蒙引叅義曰玄酒爲祭祀之明水、愚按周禮秋官司烜取水于
鑑以爲明水、取火于燧以爲明火、 天原發微律呂聲音篇、引
玄酒味方淡而釋之云、一陽萌于黃鍾、如醞釀元酒、
訂疑宋避國諱易玄爲元 邵子詩之玄酒自是醞釀之元酒
故云方淡方淡者不終于淡之義也若明水之玄酒則始終无

味不必云方淡矣

蒙引大音出老子同異篇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訂疑大如字俗音讀為泰非也

蒙引發義曰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无聲音氣味之可見如祭祀之明水其氣味至淡薄如清廟之朱絃其音甚希踈恩按以玄酒為明水有據矣以大音為清廟朱絃之音不知何所本希字是鼓瑟希之希恐亦非踈意蓋前音方歇後音欲動而未動也

訂疑鼓瑟希者點鼓瑟已畢其曲已終方將舍瑟俟赤言畢夫

子問及而即答之非尚有後音之欲動也作前音方歇後音欲動未動之觧似亦未是○叩洪鍾者待其從容一音將盡然後再叩不似絲竹細音急管繁絃相嘈雜也則前音方歇象前歲歲功方成後音欲動未動象後歲：：功欲起未起也

隆山李氏曰方一陰之生于時為午于節為夏至陰氣之所激宜其為寒也而反熱一陽之生于時為子于節為冬至陽氣之所激宜其為熱也而反寒蓋一陰之氣萌于地下推出陽氣而發見于外故熱一陽之氣萌于地下推出陰氣而發見于外故寒此陰陽之氣自下而上各分為六層而卦之六畫象之非聖

人之私意也訂疑此段大全錄于乾卦本義下小註中今附錄于此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程子曰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云云○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于迷途之後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朱子曰然

雲峯胡氏曰安靜以養微陽大象從事上說本義引月令從人身上說

訂疑朱子或問又引就人心上說其理更精

建安丘氏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關宜開者也而閉之商旅出諸途者也而不行古者歲十一月朔巡狩而后于至日則不省方皆法雷在地中之義而養微陽也

丹陽都氏曰舜十一月朔巡狩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狩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

雙峯饒氏曰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用其至矣

蒙引此特以至日言耳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則又不止至日也朱子引此以証大象所云同一安靜以養微陽之意又月令云云而今曆官于是月有无數宜婚姻之日殊失先王之意乃知後世之術多不出于經也經術豈不正大而周至哉（易璧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玉至明如法而誤用之于是月也）蓋先

訂疑王志（見南史）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席闡（見梁書）為東陽太守傳岐為始新令冬至放囚俱同而近世例于冬至處決大可異矣

養微陽要術當不止此三者饒氏推廣之甚善本義引月令已是示人以推廣之意矣正（或引他經以明易或因易以明他經）如夫子答顏淵問為邦舉四代良法獨（翻考通殊稗役學）指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示顏子以師古之大意非四代之良法盡于此也

蘇軾上皇帝書云、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寮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千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千之矣故于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于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縕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可以畜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于下未可以用也愚按此書于冬至陽生之義潛龍勿用之爻有大足以相發明者故備錄之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訂疑程傳云、祇、宜音祇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

于悔也坎卦祇既平、謂至既平也、陸明德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群經音辨、並見衣部、朱子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別者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釋文音支、辭也、馬同音之是反、韓伯音祁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禔、時支切、陸云、禔、安也、九家本作多字、音支、○字彙祇音岐、地神、又安也、大也、从示、从氏、或从氐、又音支、適也、但也、孫季昭曰、音岐者、神祇之祇、又訓大、玉篇引易曰、无祇悔是也、音支者、廣韻訓適是也、如詩云亦祇以異、揚子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陸德明司馬溫公並音支、今

杜詩韓詩或書作秖字、从禾从氏、而俗讀曰質非也、玉篇秖、竹
尸切、廣韻秖、丁尼切、音註曰、穀始熟也。○此字或从示、或从才○
或从衣○或从禾○是左畔之異也○或从氏○或从氐○是右畔之異也○
或音抵○或音支○或音質○或丁尼切○或作多○或作禔○是音聲假借
之異也○或訓抵○訓至○訓辭○或訓大○訓安○或訓適○訓只○訓但○或訓
地神○按地之祇義○其字自應从示从氏也○辭適只但之義于經文
難解○且其義于衣禾无可取○則此字上應左畔从示右畔从氐
星之氐也○其訓大者○是无大悔而猶有小悔也○其訓多者○是无
多悔而猶有悔也○于經文元吉之義○不合○其訓安者○謂其不安

于悔○較大多之義為通○然于文義稍緩○不○如○音○底○訓○至○者○于○經○
義切合○故程傳本義假作祇○而音抵訓至也○
程傳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夫
而後有復、不失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
而吉也、
本義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云云
南軒張氏曰、復之初九○震體也○微動之時也○當是時而能復焉○
則去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則纖毫不萌○即无妄也○
即誠也○即天之道也○即聖人之心也○
訂疑此以序卦復則不妄

為說以其理通故錄之○无祇悔連上句為義通見文義不是
占○元吉方是占○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程傳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唯其
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註得位處中○最比于初○上无陽爻○以分其親○陽為仁行○在初之
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親仁善鄰○復之休也○
訂疑程傳本義從註○朱子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能下之○

謂附下于仁者○學莫便于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
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雲峯胡氏曰、里仁為美○以
亦此義歟○
訂疑初九、繫辭傳以顏子當之○則六二者、子賤之取友以成德
也○六三、君子而未仁○日月至焉者也○六四、則伯玉平仲之儔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飛航講意下、是俛首抑心○唯仁是親也○
訂疑六二在初九之上○何以曰下仁○曰、卦唯一陽○群陰自宜皆
應于初○而二最近○故曰下仁○三稍遠○故曰頻復○四與初正應○故

曰獨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

程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廣遷善之道○與（无咎）其復而危（厲）其屢失故云厲无咎○

訂疑本義從程傳○○雲峯胡氏曰、遘以柔爲主○九三剛而不中○失之矣○復以剛爲主○六三柔而不中失之矣○

訂疑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何以能頻復哉○曰、與初同體○亦有觀摩之益者也○頻復勝迷復遠矣○如子貢入聞夫子之道而說○出

見紛華靡麗而亦說○二者交戰于心故厲○戰勝而肥故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演天下安得盡不遠之復○義當恕待其頻復也○正所以許善補過耳○

訂疑此即中庸以人治人○張子以衆人望人之義○

六四中行獨復

註四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于初○獨得所復○順道而反、故曰中行獨復也、

疏居在衆陰之中○故云中行○獨自應初○故云獨復○從道而歸○故象云以從道也○

杜光本曰、註疏只明中獨○而傳義兼言吉凶○夫○中○行○獨○復○則○有○害○无○凶○雖○凶○亦○吉○何○用○區區○以○吉○凶○究○竟○哉○傳義不及註疏置吉凶不言○深得周公繫爻之旨○

訂疑本義從程傳○

此爻正耻以凡民自待○而豪傑自期○故遠其黨○而獨能從善○孟子所謂陳良說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者也○本義先入程傳之說○故云當此之時、陽氣已微、未足有爲、然○（觀○本○卦○諸○爻○并○）此卦諸爻論德（并○小○象○傳○見○）學○非○論○仕○進○也○本○義○此○三○句○直○當○刪○去○

徂徠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不從其類而下應初○故曰獨復○

雲峯胡氏曰、泰二夬五曰中行○二○五○上○下○之○中○也○益三四曰中行○三○四○在○一○卦○之○中○也○此曰中行○六○四○在○五○陰○之○中○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雲峯胡氏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小象曰脩身○曰仁○曰道○唯初九當之○

訂疑以從道也○猶二言以下仁也○初九、有○道○仁○人○也○論語曰○就有道而正焉○六四之謂也○

六五敦復无悔

程傳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于復善者也。故无悔。

訂疑本義從程傳。

節齋蔡氏曰、敦、厚也。坤象復主。初陽。五雖與初无繫而處位得中能自厚于復者也。可以无悔。

雲峯胡氏曰、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訂疑成德之說從小象得來。

訂疑衆引紛紛。全无定解。愚謂中順是資質原好。雖比不得生安之聖亦終是清醇分數居多底人。所謂學知利行者也。湯武

繼也是反之之聖。究竟是剛明一邊底。商之太甲。周之成王。漢之文帝。是敦復无悔者也。五之无悔即初之无祇悔也。但初勉其始。五要其成耳。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程傳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本義考、成也。訂疑從程傳。

訂疑考、即春秋考仲子之宮之考。考不訓省察而訓成者。釋敦字之義也。

建安丘氏曰、二。四。倚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倚。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資之美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程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于復。何時而可行也。○或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朱子曰。看來只一般。

訂疑災天降之災也。眚人加之罪也。春秋肆大眚。左氏曰不以一眚掩大德。眚罪也。用行師之上。傳補一句无施而可。不克征之下。傳補一句何時而可行。皆好。但以其國君凶。觧得不成文理。頼本義正之。

本義以、猶及也。問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朱子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无說。所以无往而不凶。凡言三年。猶是有箇限期。到十年。便是无說了。

訂疑十年亦未遽便是不好。但有不克征三字。便是終无指望了。今不拳不克征三字。但以十年二字斷其吉凶。則未必然也。

凶六二十年乃字是十年後却好也
雲峯胡氏曰、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敦復與頻復相反、敦无轉移、頻則屢易、獨復與休復相反、休則比初、獨則應初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傳復則合道、既迷于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 訂疑先是言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于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蒙引爻辭不專就人君言、象傳獨言反君道者、人君迷復之道、

為尤著、為尤大也、

訂疑爻迷復凶有災眚、是就衆人言、用行師以下、專就人君行師言、象傳迷復之凶、包到以其國君凶、專以君道言、又不止行師一事也、或訓眚為目疾、而以成公十六年、晉侯筮卦遇復、呂錡射共王中目作證、其義亦通、但涉拘泥、欠該括、存之以備一説可也、

飛航講意君之道、在改過不吝、反君道者、為其迷復而遂過也、

䷘ 震下乾上

无妄无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傳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又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利貞法无妄之道、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眚、訂疑无妄即是貞也、无妄則无亨矣、利貞以戒占者、其匪正以下反言不正則妄、妄則不亨不利也、傳釋匪正云、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蓋當理而无私之謂仁之説也、謂无妄者、内无私心、外又當理之謂也、其匪正者、雖无私心、却不當理、則亦妄矣、愚謂卦

名无妄、原兼當理无私而言、傳自匪正以下、又分无妄為兩般、有當理无私之无妄、又有不當理而无私之无妄、失之遠矣、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安也、 此全无理會、蓋本象傳而言也、象傳无妄之往何之矣、蓋別自為説、非經文本義、或有缺文、亦未可知、豈可强取解經、故朱子卦辭本義、于彖傳无妄之往句、絶不沾及也、

或問程傳云云、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于正理、如賢知者過之、其心豈會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又問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

謂之无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于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則未免于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爲妄與邪心也、朱子曰、所論甚善、但所謂雖无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然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无邪心、而只是不動處、便非正理矣。訂疑此却是枯槁寂滅之學、別是異端了。此靜之不正也。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于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此動之不正也。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无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

訂疑問底語氣少分曉。有似專一主靜持敬、一有事來、便爲所擾、不得主靜以行吾敬者、而朱子亦未敢及之。

本義无妄、實理自然之謂。

雲峯胡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爲真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則以爲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得无所期望之意矣、其占元亨而必利于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亦戒深矣。

本義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朱子曰、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无妄之福是也、問史記作无望、則是頒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頒望即是妄、訂疑此語太高、欠平正、恐聖人亦不免妄了。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兩字原不同、豈可比而合之。此非必說。无妄望字、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望字也、據諸爻取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六十四卦之爻辭取卦名而義不同者多矣、不止无妄諸爻之借爲无望也、如大畜卦辭、借止畜爲積畜、損卦辭、借剝損爲減省之損、此卦辭之假借也。履爻辭、借履踐之履爲登履、臨爻辭、借臨通之臨爲臨與臨御、觀爻辭、借觀示爲觀察、解爻辭、借解散爲解去、此爻辭之假借也、他如借履爲禮、豫爲備、爲怠、蠱爲事、臨爲大、爲與、噬嗑爲市合、解爲斷緩之類、此又如引詩者之斷章取義、而不復顧本文之正解者也。何獨于无妄而疑之、无妄六爻、自是周公借无妄爲无望耳。

又曰、无妄一卦、雖是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于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爲之无常也、故曰无

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眚即災也 訂疑此上二條皆无妄之說

本義爲卦自訟而變云云至末○朱子曰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貞正始得若些子不正便有災來

蒙引利貞者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匪正有眚者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有眚不利有攸往只是一意（只講得不利有攸往而有眚二字遺却矣） 訂疑有眚在言不利有攸往是出行之占專言之也如何便講作一意

又云无妄占辭只是一正一反貞者所以爲无妄不正則妄矣

貞則利匪正則有眚而不利矣（杜光本曰蒙引此條匪正則有眚而不利下當添有攸往二字始免割裂遺漏之病）○卦名之義本无不正卦辭爲占者設須用戒之非无妄了却又有不正者若程傳所謂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

訂疑无妄者所存所發純乎天理不雜于人欲即貞也元亨者誠能動物也利貞以下以戒占者非无妄了又有不正如程傳及朱子小註云云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訂疑程傳以首三句皆釋无妄之義本義合名辭而通釋之蓋卦辭本義既以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釋卦名而以動而健剛中而應釋元亨利貞而彖傳本義乃又合而釋之者見得卦之所以名无妄者以此三者之善也卦辭之所以爲元亨者亦以此三者之善也而此三者又皆貞之義也故又如此通釋之愚謂程傳爲是而卦辭本義分釋爲不必然也彖傳本義尚欠分曉似三者皆釋卦辭而不釋卦名者

本義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于正乃天命之當

然也其語亦失次序當云卦之善如此皆无妄之義而大亨以正之道（周到）乃天命之自然也（本義只云元亨利貞俱作占辭）（卦名卦辭俱釋得分明）其在占者則爲人道之當然其匪正者或內主于柔而人心用事或不能動或動而不健或非剛中或剛中而无應皆非无妄之義而不正即非天命之自然矣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也

蒙引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以剛在內也以剛在內心之實也大凡誠以心言○本義九自二來而居于初剛德在內不妄也又爲震主震爲動是動而不妄者也動而不妄則凡言必有物行必有恆惟其實而已○本義動而不妄者也動字屬又爲震

主一句不妄字屬九自二來而居于初一句彖傳只用剛自外
來而為主于內便該得又為震主意訂疑本義又為震主動而
不妄二句當剛之以動而健句在下不宜即于上句豫說出動
字不妄字使動而健句反似複也動而健動固是好動而又健
則是能勇于義而不牽于私勇于義而不牽于私固是但健字
有不間斷之報大抵世上人激于義而動者多有初鋭終只因
能動而不能健也本義解貞字必兼正而固言固便是健底意
思
剛中而應必兼應言何也曰如人做官本身好固自持正奈家

中无好妻子訂疑不如說左右无好人與共事便自家做不成
正人了又如我做下司官要做得正奈上司親臨與我不同道
亦不得行其正了乃知所應之正亦是緊關五應在下不宜說上司臨下說
飛航講意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以所存言動而健以所發言
剛中而應以所與言此舉卦之善以明无妄之意而起以正之
端也
杜光本曰彖傳本義以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為卦變動而健
為卦德剛中而應為卦體而卦辭本義卻以動而健剛中而應
皆為卦體與彖傳本義不相合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焉得
起紫陽而問之
三原王氏曰疑是匪正之往何之矣若是无妄之往何不利
訂疑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既明言无妄矣象傳又曰窮之
災也則是行有眚无攸利為天作孽也卦辭明言其匪正則是
有眚不利有攸往乃自作孽矣彖傳如何顯悖經文云无妄之
往予況初九象傳云无妄之往得志也此卻云无妄之往何之
矣其為傳記之誤也審矣故本義直以經文解之曰其有不正
則不利有所往欲往何哉云云不特彖傳之義始明亦可見程

傳所云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穿鑿无理會甚矣
无妄之往何之矣時說謂彼自以為无妄自以為可往而不知
此无妄之往欲何之乎亦說得去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註與猶皆也
覡雷是威恐之聲今天下雷行震動萬物物皆驚肅无敢虛妄
訂疑物指人言似本恐懼脩省之意而云亦有是理雷在天上
君子以非禮弗履亦是此意雙湖胡氏從之而非正旨
程傳雷行天下于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

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訂疑此句可謂物與无妄也先王
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
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
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
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
也 本義從之
本義天下雷行云云 ○或問物與无妄是各正性命之意朱子
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訂疑人皆以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分屬秋冬時愚謂各正性命

在資始時人多不信觀此本義云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
正其性命是物上而與之以无妄也則各正性命豈秋時哉蓋
乾元資始萬物已各正性命了故曰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至
驚蟄雷發時始頭然共見爾
易瑩游雷震驚不過百里天下雷行者匪謂一時之雷即徧天
下蓋普天下當春氣奮發雷乃出聲无一處无雷之行也
訂疑詁云雷行物與斷句蓋從諸卦大象之例不以卦名連上
文也然註疏在前程傳本義在後而欲執倒以黜竄之難矣
蒙引物與无妄天與之非雷與之也○震動發生不必兼人言

訂疑此破疏與胡雙湖之說
又曰對時育物如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
之類皆是蓋生物者天也育萬物而使得遂其生者聖人也不
然或五穀不熟或胎殰卵殈而物不育矣○本義因其所性性
即无妄之理也物與无妄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對時育物者因
其所性而不爲私乃聖人盡物之性也
杜光本曰大象物字註疏專指人而遺物蒙引專指物而遺人
終以程傳兼人物言爲正
中溪張氏曰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聖人

與天同一无妄此所謂動以天也
訂疑節齋蔡氏曰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感發之義
程敬承曰茂者一誠充積之盛有蔚勃之意其解茂字皆非也
蒙引云茂對字樣所謂殷薦盛行大舉永言之類謂善順乎天
時也此本程傳可從愚謂茂訓大對猶順也陳明卿曰對時育
物月令盡之矣
初九无妄往吉
本義以剛在内誠之主也云云
蒙引誠之主也此主字對別爻言謂正是无妄者也如是而往

誠能動物、以上則得君、以下則得民、以內則順親、以外則信友、
事无不利、功无不成矣、何往不利、
唐疑奄曰、此與匪正之不利有攸往、正相反、
訂疑此爻所謂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卦之所以為无妄者、故
本義云、以剛在內、誠之主也、且以九居初、不唯為主、且得其正、
正與卦之利貞合、與三與上之不正反、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傳誠之于物、无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
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陸德明釋文、不耕穫、黄郭反、或依註作不耕而穫、非、下句亦然、
菑、側其反、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畬、音餘、馬曰、田三歲也、
董云、悉耨曰畬、說文云、二歲治田也、字林、弋恕反、○字彙穫、胡
郭反、黄入聲、訂疑與釋文音同、刈禾也、菑音支、畬音于、與釋文
音同、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康成又曰、
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顏會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
二歲曰畬、漸柔和也、三歲曰新田、謂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
曰田矣、若二歲為新田、三歲則為田矣、何名為畬、字彙取釋文
爾雅、而取鄭康成之說是也、
註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代終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
道、故利有攸往、訂疑此以二五相應、有君臣之義、而言即文言
无成代終之意也、說同、然槩觀卦爻之辭、初无君臣之意、且如
註說、是君反勞而臣反逸也、
程傳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
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
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
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訂疑從釋文爾雅、不耕而穫、不菑而

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
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所
解法亦如註、但所指不同、此陳氏所謂以耕菑為私意者、游氏所
從心、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
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此又陳氏所
謂以耕穫菑畬為非私意者、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
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
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
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此說予于隨彖傳中辨之、

問程傳爻辭恐未明白竊謂无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于耕時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彖辭移之以解爻辭則可訂疑此差勝程傳本義之說但亦不似經文語意朱子曰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爾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則非循理也程傳是行其所无事之意象傳是不計私謀利之意原自天地聯係朱子云云是阿其所好也但考之經文則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于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惜此二說于經文不通耳使其說于經文无悖雖增數十數百字何妨世豈有不增字而能講經者乎當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无妄之福如不虞之譽不期富貴而富貴之類耳若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之脩天爵而人爵從所謂為其事而後有其功者但无智鑿謀利之私爾德盛而化神學至而君求豈一无事云云而大福天降可謂之為无妄之福哉且以農言亦无不耕而得穫不菑而得畬之理也

朱子曰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 訂疑此中解程傳前段之意

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也 訂疑此槩括程傳之意而為說也終不離史記无望之義但未能盡依无妄之福之辭而取程傳柔順中正順理應物之意以對于前為此說勝小註无妄之時有无妄之福之說也

朱子曰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盖自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為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看來无妄合是无望之義如无妄之災无妄之疾 訂疑聖人說話有理有數有功有效亦如今人作文字一般然後其言可法可戒足以開物成務而因戒以濟民行不合說得如此令人把正經合當做底事都无所事事而徼幸于非意之穫也

潛室陳氏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為穫而耕不為畬而菑凡有所為而為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 訂疑程傳不是如此解乃行其所无事之說耳故易傳中頗費言語

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菑為私意
中謂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非心造意作、則以耕穫菑畬為
非私意、終謂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
而為、則又似以穫畬為私意、三說不免自相牴牾、所以本義但
據經文直說、謂无耕穫菑畬之私心、蓋農夫治田、都无計利之
私心、无當作有、觀下文可見、當无妄之時、此句不必用當云占
者、皆不可有此意想、如農夫之耕穫、則于經文甚直、无繚繞之
碍、陳氏之說甚善、蓋農之耕以為穫也、菑以為畬也、皆計功謀
利之心也、若君子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進德
脩業、盡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已、豈于窮通得喪
聽其自然爾、原非有所為而為之也、當大象傳君子以飲食宴
樂、正此意也、然能如此、則无妄之至矣、故曰利有攸往、經曰、不
耕穫、不菑畬、无妄之事也、利有攸往、无妄之效也、本義言其无
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也、若將為字作去聲讀、如周子云、无所
為而為之、中心安仁之義、則善矣、然本義之意、恐不然也
西溪李氏曰、无妄、誠也、實理也、有一毫求得于外之心、便害无
妄之體、耕穫菑畬、求得于外者也、必无耕穫菑畬之心、然後可
以有所往

梁山來氏曰、若程傳不首造其事、本義无所為于前、把道理都
講空了、乃禪學也、吾儒聖人之學、盡其理之當然、脩身俟命、此
正所謂无妄也、豈一點道理不盡、空空寂寂、謂之无妄哉、不耕
穫、不菑畬、言雖為于前、无所望于後、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訂疑此說極是、然恐將耕字提在不字之前、于爻之語氣不合
須云不如農之耕遂冀穫、菑遂冀畬方妥
訂疑本義從程傳之說、把柔順中正因時順理八箇字放在前
頭、而足之以无私意期望之心、則于不耕穫不菑畬之意已盡
矣、後復綴以无所為于前二句、蓋由其先入程傳之言已久、不
忍割其舊聞、又惑于史記无望之說、而見夫世之庸庸多辱福
者、故為此解、以幾總三意耳、要之、此爻當以正誼不謀利為正
行所无事之說不必用、无妄之福之說不可用、而无望之義即
在无妄之內、亦不須費力另講也
杜光本曰、六二爻本義、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二句、愚欲並
刪之、或將上句无字改有字、庶幾无病、未審當否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云云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本義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云云
訂疑六三陰柔不中正居震之極躁動于妄者也而繫辭以爲
天作之孽未詳或是先曾有人占得此爻其事應如此也
彦陵張氏曰、聖人恐人泥定无妄往吉之說稍不如意便生怨
尤特發此爻以盡其意欲人以義命自安純其无妄之心也蓋
我有所以取之不可諉之于天我无所以取之惟當盡其在我
洪氏發明古忠臣負謗孝子含寃仁人蒙詬義士遺訕者類如
此
義林梁武帝納侯景魏人移檄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

火殃及池魚 胡三省註云、池仲魚人姓名、因城門失火焚死、
仲尼貌似陽虎而被圍于匡直不疑與亡金郎同舍而被疑爲
盜无妄之災自古記之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本義陽剛乾體云云進齋徐氏曰、可貞與利貞不同利貞、謂
利于貞也可者僅可之辭謂以九居四、剛而不中、訂疑亦不正
僅可堅守其剛貞而勿動耳妄動則有咎也
雲峯胡氏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訓正字而兼固字之義曰

不可貞則專訓固字而无正字之義不可不辯九四陽剛健體
下无應與僅可貞固守之其占不可有爲不如初之吉亦不至
六上之凶僅得无咎而已
棠引可貞則不可行矣坤六三可貞亦然故曰、或從王事无成
訂疑訟六三亦然時說可貞、即卦之利貞者、徐氏胡氏辯之矣
按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无卦中利貞之義也初二五皆正
卦之所取利貞者也故初吉二利五有喜三四上皆不正卦之
所取匪正者也故三災上眚无攸利四猶可貞无咎者、以其體
乾猶勝于三之陰居震極又居上卦之下勝上九居卦之極也

故戒以可貞、貞、對初二之利往上九之行而言无咎、對三之災
上之有眚而言爲差勝爾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本義有、猶守也
易源云下无應與、于人事如何見可以固守、曰陶淵明志欲爲
孔明奈无一旅之衆故終于處士謝疊山亦欲爲宋程嬰然卒
无所藉手而志于賣卜所謂固守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疏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飲食所致當須治療若其自然之疾非

已所致疾當自損勿須藥療而有喜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
訂疑无妄之疾亦有假藥療而愈者未必藥便不好也此獨勿藥有喜者蓋占瘵病之吉占也
程傳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
訂疑程傳勿以藥治則有喜也若戒其用藥者乃象傳意非爻辭義也如本義則是爻辭之正旨程傳云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又明與爻辭相戾矣

本義乾剛中正云云
雲峯胡氏曰剛健中正下應柔順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文王羑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變也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公孫碩膚德音不遐文王周公之疾不藥而自愈矣
訂疑此說以病象喻人事之說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程傳人之有妄理必脩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試暫用也猶少嘗之也
訂疑此以病象喻人事也其解試為暫用少嘗非也試者以性命輕試也
本義既已无妄而復藥之云云
訂疑爻辭本義就爻本文釋之象傳本義就象本文釋之蓋象傳是孔子發明爻辭外意所以戒人之无故而妄藥者如後世之以金石傷生唐之憲宗明之世宗是也至如漢之成帝明之光宗又以淫藥自絕者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疏位處窮極動則致災　訂疑本象傳本義從之
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云云

西溪李氏曰處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眚也中溪張氏曰上九居乾之終則純乎天矣苟復動而妄行則失于亢故有過眚而无所利卦辭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即指此也
訂疑三上二爻本義只就本文消息之不言其所以致災眚之故但歸之時命李氏從上之處位不正上說張氏以乾終妄行立說而引卦辭以証之實獲我心夫爻云无妄本卦名而言猶咸六五之咸其脢脢何嘗會感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訂疑象傳却是就爻辭本文消息之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疏乾健上進艮止在上止而畜之能畜止剛健故曰大畜小畜則巽在乾上以其巽順不能畜止乾之剛故云小畜也此則艮能止之故為大畜也 訂疑以上以畜為畜止之義 人能止健非正不可故利貞也 亦用畜止之義 已有大畜之資當須養賢人不使賢人在家自食乃吉也豊則養賢應乎天道不憂險難故利涉大川 此又借大畜為大畜積豊財之義就人君說

訂疑凡假借卦名而別自立說則當以全卦之辭通就已意說

之如損卦上名本取損失之義而卦辭以威用為說則通作威用之義可也未有此正說之不當為岐說一卦之辭半就卦名正義說又半就假借之義說者故此卦卦辭不宜又就畜正說也若夫豊則養賢彖傳中无此義即序卦雜卦二傳亦无是說

程傳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

訂疑假借畜止為畜積此彖傳象傳之說自是卦辭正義此正但要界限分明傳之不當為岐說不可謂聖人當初名卦便為岐說以待繫辭者之那移假借也程傳殊欠分曉故其說跋前疐後每為兩岐之辭

朱子曰小畜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趙氏曰乾健上進為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為大故曰大畜大畜小畜所畜皆乾所別者艮巽爾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

訂疑小畜大畜之分講者皆謂巽為陰卦為小艮為陽卦為大此取後天艮為少男陽卦多陰一君二民之義也若先天則凡初畫偶者俱為陰卦故橫圖列之下方圓圖列之右方則艮于先天為陰卦矣又以四象論之巽猶為少陽之卦艮乃太陰之卦巽為一陰之卦艮又為二陰之卦如卦名果伏羲所命則艮

之二陰方盛于巽之一陰其不得為大卦明矣必卦名為後天所命方可以艮為大爾杜九本曰以艮為陽卦則不特六十四卦之名不盡是伏羲所命即八卦之名亦不盡是伏羲所命矣

○又按畜之大小不是以巽為後天之陰故為小艮為後天之陽故為大也蓋巽為一陰始生之卦陰力尚微无陰爻相助比所謂未有與也故畜陽不住而為小畜艮為二陰生于下一陽盡于上陰氣盛矣又兩陰相比制乾有力故為大畜坤為三陰則勢盈力極故為否也反觀之震一陽之卦包坤為豫兌二陽之卦包坤為萃乾三陽之卦包坤為泰亦可見矣此以上卦二陰

陽之消長爲畜之大小也杜光本曰以上卦崇陽之多寡爲畜
之大小然後小畜大畜卦名皆可以謂先天所命
程傳莫大于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于下皆蘊畜至大之
象也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于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
是專言其大者 訂疑如賢者志其大孟子之學是也人之蘊畜
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
矣既道德充積于中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爲于天下則不獨
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
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

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象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
爻則惟有止畜之義確
本義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 訂疑此意欠明據朱子
之意當謂艮爲後天之陽卦以艮畜乾視以巽畜乾爲畜之大
也此含二義對小畜以巽畜乾巽爲小而艮爲大一義也小畜
以陰畜陽畜不住爲所畜者小之象大畜以陽畜陽其力大能
畜得陽住故爲大畜又一義也此名卦之本義也
本義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爲畜
之大也 訂疑此取畜聚之義本彖傳爲說爲卦辭而說非名卦

之義也
本義以卦變言云云至末 朱子曰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貞
不家食吉利于涉大川 訂疑似程傳只據大畜之義而言 至于
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
雲峯胡氏曰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爲三不必泥而一之也
訂疑利貞以學術言不家食吉以仕進言涉川另一事與上文
不家
本義皆非大正不能 蒙引以卦變言則自下而上苟非大正
則德不稱位而下不戴之非大正不能也以卦體言尚賢苟非

去讒遠色賤貨而一于貴德者不能是亦非大正不能也以卦
德言健者難止也苟非大正則自及不直未必便能止之亦非
大正不能也利貞兼此三義 利貞如何曰進必以正也 訂疑
人君說不待進以正用人亦必以正也除容禁暴之類亦必以
正也此乃說人君說同我意恐謂本義從程傳說賢人說勝以
說
訂疑按畜積者小則故施亦小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
畜積大則作爲亦大大畜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是也此意余欲
于小畜言之恐人不信故附志于此觀小過六五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本義云。其不能濟大事可知。即予說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程傳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杜光本曰、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乃此節絕好註疏也。

東谷鄭氏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養賢以及萬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

德。此蘊畜之大者。故彖傳兼此三者言之。訂疑卦名本取畜健。彖傳借為畜德畜賢也。

說統剛健、以本體言。天德之剛。不屈于物欲是也。篤實輝光、以踐履言。庸德慥慥。闇然日章也。重在篤實。輝光即篤實內見。剛健為主。而踐履篤實。內外夾持。胸中所得。自然日新月異。成其蘊畜之大耳。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德釋卦辭。

訂疑本義九自五而上、六五尊而尚之、此以變與體合而言之也。愚謂分言之乃是。卦變剛自五而上。是賢人進居上位也。卦體六五居上九之下。是尚賢也。卦德能止健。是賢人在上能為天下畜武健之人也。三者皆非大正不能。蓋剛而不正。則非賢不宜在上位也。且不正則非賢。不足當王公之尊養也。正己而後能正人。非大正亦不能止健也。（傳義皆以利貞屬賢人[illegible]）又本義以利貞不家食吉為一占。（請參何獨不然）以此決其利貞為指賢人也。

一說剛上而尚賢、卦變卦體合為一義、故下文養賢也、亦自有剛上義、蓋非上之剛上、不見五之尚賢、而不家食吉、亦取尚賢之義也、夫尚賢之義。獨取六五尊而尚之可也。何必連卦變剛上哉。

不家食吉養賢也

程傳大畜之人、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于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訂疑不作人君言。

彥陵張氏曰、卦言不家食止就君子身上說。

彖傳推本養賢一義、見得國家有養賢之典。士君子懷才抱德者。自當享大烹而食天祿。值此時而安于家食。必无致用之才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程傳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

○訂疑利貞不家食是一義○利涉大川另一義○即不就賢人言亦可○然就君道說○是舉大者言耳○其實涉川自是占行人水浮之事○應乎天者涉川貴乎得天時○若風色不順或大洶湧○便是天時不好了○故同人之利涉○亦取于乾行○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傳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識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本義天在山中云云○雙湖胡氏曰天包地外地中有天山雖在地上然山下之天即山中有天也中字只作下字解

訂疑繫辭傳本義云○天之形○雖包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以此言之○天之氣亦行乎山之中也○即以為天在山中可也○非必如方士所云壺中洞裏之天也○○道聽塗說德之棄也○則多識前言往行○非以誇多而鬬靡也○以畜其德也○

初九有厲利已

程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在他卦○則初與四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本義乾之三陽為艮所止云云○雲峯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

梁山來氏曰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以陰陽論○若君子之受畜于小人也○外卦能畜○以止人為義○以上下論○若在位之禁止强暴也○易主于變易○所以取義不窮○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本義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云云○

漢上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于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于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訂疑此以上下之分言之不以君子小人言然非正義

蒙引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輳凡三十條者也輹車上伏兎所以承輻（訂疑輻字訛。或是軸字。釋文輹伏于軸上。）者也、故小畜之說輻、蓋為陰所止、所脫者重、乆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輹、蓋自止而不進、所脫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此與項氏之說畧同。）

平菴項氏曰、輻車轑也、輹車軸轉也、輻所以利轂之轉、无說理、必輪破輻裂而後可說、（訂疑輻裂之輻當作轂。）若輹則有說時、

訂疑輹、指伏兎之橛。俗名鉤屑是也。○按大壯之于大輿之輹。是任重致遠者。全在于茲。輹亦車轑无疑。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易亦然。豈可以字盡之。異而生別論乎。同一輿說輹。小畜之九三。為受制小人而不得進。大畜之九二。為審時度勢而不肯進。如同一濡尾。既濟之初則无咎。未濟之初則為厲。同一眇能視。跛能履。在履為不足與明行。在歸妹為尚可為。同一拔茅在泰為君子在否為小人。同一不富以其鄰。在泰為小人合交以害正。在謙為從之者衆。同一顚順。在六二為拂經。在六四為吉无咎。同一巽在牀下。在九二為吉。在上九則凶。此皆美惡不嫌同辭者也。杜光本曰、輿說輹。古作轝說輻。可見輹與輻乃一字也。蘇子瞻易傳云。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輹。其心願之。故中无尤也。而未嘗分小畜為說輻。大畜為說輹。則輹輻无分益信矣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說說美其能見幾而止也。无尤而必本于中。中則不躁而能相時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程傳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云云

平菴項氏曰、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訂疑軫爲車上之物。與戈殳為類。非也。又戈殳戟矛。器也。執器以衛輿者。人也。不得以人為戈殳戟矛之類也。）

蒙引三以陽居健極、極則難畜、上以陽居畜極、極則不畜矣、故曰極而通之時也、利艱貞、日閑輿衛、以人事言、只是不恃壯用

銳而審慮持重之意

說銳良馬逐、舊主三與上兩爻說、不知良馬乾象非艮象也

訂疑此說極是愚以此意推之初九為四陰所畜九二為五陰所畜九三與上九俱陽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則通矣易窮則變變則通故不相畜九三與下二陽畜極並進為良馬逐之象馬此如泰之衆征否之嚌祉需之不速之客三人來夫以一爻而舉同體之三爻者也程傳本義皆謂上與三俱進夫上已居卦之上進无所之矣杜光本曰良馬逐不當指上與三說銳謂良馬乾象非艮象已足以証之矣而訂疑又以為上也居卦之上進无所之則其確然足証者非一端也慈子谿易傳曰三乾並進故曰良馬逐得其旨矣本義鑿鑿程傳竟置弗採何邪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訂疑上居畜極畜極而通不復相畜又皆陽爻故上亦望三之進為同德相引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程傳下應于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上止人君之邪心下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于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主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訂疑四止初九如何又取止君

本義止之于未角之時云云

紫引初二乾體剛健乃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也乃能止之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者所宜深識也

訂疑此大畜時也之意當于初二爻言之

張雨若曰禮者防于未發之前刑者禁于已發之後六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訂疑程傳兼畜君民諸家專言畜民滕傳本義不言何人只云上之于初則所該者廣凡教子嬰孩教婦初來防微杜漸之類皆是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註豕牙橫猾剛暴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為畜之上二剛而進能豶其牙柔能制躁禁暴抑盛豈唯能固其位乃將有

畧也、

程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机會、聖人操得其要、則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机、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嚴刑峻法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于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欲利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不嚴刑于彼、而脩政于此、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

進齋徐氏曰、牡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猛利、惟去其勢、以絶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亦不能害物矣、豕牙二也、豶之者、五也、二陽已壯則難制、五得其要領而能制也、制于已壯之後、猶欲去豕之牙之害而豶之、此用柔畜剛之道也、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云云

訂疑豶豕之牙、程傳謂專脩政教、夫四之畜初○如制童牛之易○已不免用牿矣○况二勢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而專欲止之以政教○似非時務○唯本義云○得其機會○而可制之○此爲得旨○又程傳專言制民○本義亦不指定是何人○更該○得全○

嘗引如魏已伐韓○齊師直○走魏都○而韓師自解○得其要害也○項羽以范增爲謀主○陳平爲惡草具以間之○增死而項勢蓋壞其腹心也○

訂疑凡形格勢禁者○豶豕之牙之類也○如漢王欲定關中○子房○恐羽之來○乃以齊之反書遺羽○羽遂不得舍齊而西矣○又羽與漢王相持○數歲不决○則遣使說黥布彭越歸漢○又遣使焚羽積聚○而羽遂蹙矣○又如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渡○操遣步騎潛焚烏巢糧穀○而袁紹敗矣○又如春秋時○楚與晋爭鄭○及晋率諸侯城鄭虎牢○而楚遂不能與之爭矣○不特此也○趙匡論魯文姜之事○謂莊公當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任乎○亦一義也○又如漢高帝欲易太子○大臣屢爭之不能得○呂后用子房之計○召四皓從太子遊○而高帝遂止○亦此義也○又如唐裴度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皆此類也○

梁山來氏曰豶者犗也騰也乃走豕也與童牛之牿一句相倒童字與豶字同牿字與牙字同牙者坪雅云以杙繫豕也乃杙牙非齒牙也杜詩晃雞入漿牙云云

訂疑依來氏說豶大之豕非一杙繫之所能制也豶豕既如童牛倒牙字還當指豕牙言而如牿字義解之制豕之牙亦名爲牙如周禮朝覲會同毛馬而班之云云毛毛馬齊其色也以毛色而別之也亦即曰毛而毛爲用力之字則牙爲治豕之牙而即曰牙亦如牿之義矣牙豕者必去其勢但不可以豶豕爲去勢與諸家之解同耳去豕之牙即名爲牙又如莫田爲苗除禽獸之害即曰苗治絲之亂即曰亂又如爲國君削瓜者去其脫華之處即曰華之爲士削瓜者去其疐即曰疐之防止水之陡也止水者即曰防川燭炤物之具也炤物者即曰燭之鑒照物之具也取以自炤者即曰鑒航舡也而以航渡水即曰航之此類甚多不勝舉也又如齒路馬有誅論馬之齒即曰齒步馬者習馬之步也即曰步字彙豶犗也犗註犍牛也又畜之强健者皆曰犗此正義也　又曰宮刑或曰犗刑此或因豶豕之說而附會之　又按腥仙肘後經騸馬宦牛羯羊閹猪鐓雞善狗淨貓皆去其勢之名也不見其以豶豕爲去勢也惟說文云豶剢也豕去其勢又凡字之从賁者皆有大之義三墳之墳解者曰墳大也賁鼓解者曰大鼓也則豶豕亦大豕爾正與羸豕對又此爻正與童牛良馬對陸德明釋文牿古毒反劉云牿之言角也陸云牿當作角愚謂牿以施于牛之角或即訓角或即云當作角則制豕之牙即曰牙又一証也而以豶爲去勢牙非齒牙者皆不足從矣

杜光本曰嶋茲丁公嶌株少時嘗以牿童牛牙豶豕之對得與鄉試于棘圍將合之時于今味之誠爲確對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訂疑諸家皆謂喜在一身慶在天下非也六四之爻止爲一身言乎愚謂五難而四易事之易者不大費力只尋常看過了事難者用力大未免驚天動地底故事平之後更爲可慶也六四之元吉而止曰喜如不經大病之苦但享平安之福者也六五之吉而曰慶如危病漸愈便有更生之幸也如救火者于火之未然也但曲突徙薪即无事矣无事即是喜也及火之既然而撲滅之便置酒相慶矣

上九何天之衢亨

程傳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

大畜〻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空虛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廣濶、无有阻蔽也、訂疑釋文馬云、四達謂之衢○

蒙引四五艮體○皆取以陰畜陽義○至上九卻又不然○獨取畜極而通義○似上九亦為人所畜者○然自全體上取義也○ ○上九只就為畜之終上取義○

訂疑晉靈光殿賦云、何天衢以元亨、何、音賀、訓負、程傳謂誤加何字、皆非也○必如本義作訝之喜之〻辭○方○與○畜○極○而○通○相○切○為百世不易之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程傳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于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順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養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本義上下二陽、云〻○朱子曰、觀頤、是觀其養德之正不正、自求口實、又是觀其養身之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又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則為非、凡見于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是也、

建安丘氏曰、頤、頷也○養也○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衆齒之象○上覆下承○衆齒森然○全頤之象見矣○

訂疑以上下分輔車、非○輔、口旁也○車牙車也○上下皆曰牙車○

蒙引觀其所養之道、如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于虛无、崇正學而不流于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觀其所以養身之術、如窮而不屑于嘑蹴、達而不至于素餐、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訂疑如此言養身、似○然○是○養○德○了○ ○據本義○觀頤二句○作如此解若據彖傳之文○則非養德養身對言也○程傳云觀人之所養○與其自求口實之道○是觀頤、為觀其所養之人○自求口實、為觀其所自養○以自字對人字○似有眼目○故雲峯胡氏引槃澗董氏所問朱子云○本義觀其所養之道○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

頤為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朱子況今良久曰程傳似勝（杜光本曰朱子前此云未說到養人處乃一時未定之論）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己者君子觀頤之象自上而下于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于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耳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疏頤養也貞正也所養得正則吉也其養正之言乃兼二義一者養此賢人是其養正故下文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二者謂養身得正故象傳云慎言語節飲食以此言之則養正之文兼養賢及自養之義也

程傳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訂疑程傳固確）

訂疑此說極是朱子亦曰勝本義恐謂所養之人如堯之養舜舜之養二十有二人及十六族武王之養十亂是所養者正也若桀紂之養牛飲三千及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戰國四公子之養客三千下及雞鳴狗盜之人是所養者不正也養之之道如與之共天位食天祿治天職及迎之致敬盡禮行其道從其

言交以道接以禮是養之之道正也如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禮貌又衰或以奚人畜之或食而弗愛愛而弗敬是養之之道不正也自求養身之道如以其道則（若此說養身方與養賢有別）五聲三清八珍之奉四樂之舉四海之物四時之和五味之調是養身之正也如井酒嗜音樂酒無厭從長夜之飲肉林糟丘載號載呶俾晝作夜食前方丈暴殄天物是養身之不正也又如鄉黨篇記孔子飲食之節及孟子簞豆萬鍾之辨是養身之正也如紾臂奪食飢渴害正之類是養身之不正也

隆山李氏曰古之觀人每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其所自養者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略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則為大人養其小體則為小人天之賦予似無大小之別而人之所養各殊則所成就者亦異（訂疑引孟子來講此節于彖傳口氣殊欠發今人以其便曉而多從之）○愚謂養人者如上三爻則正矣自養者如下三爻則不正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蒙引天地養萬物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是也聖人欲養萬民以為非一身所能周

也。則于萬民中。擇其賢者而養之。與之共天位。食天祿。由是賢者爲之布德敷惠。承流宣化。而天下之民。皆得其養矣。是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重在養民。无正字義。本是聖人與天地對。說民與萬物對。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

疏山止于上。雷動于下。頤之爲用。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飮食。皆動頤之事。故君子觀此頤象。以謹愼言語。栽節飮食。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于頤而愼節也。

程傳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飮食。以養其體。

東坡易傳曰。言語。一出而(故宜愼)不可復入。飮食。一入而(故宜節)不可復出者也。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西山眞氏曰。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楊誠齋曰。愼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採薇不羨林肉。

蒙引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則知養德養身之事。不止二者。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註朶頤者。嚼也。以陽處下。而爲動始。不能令物由己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疏以喩己之明德也。羡我朶頤而躁求。喩貪婪以求食也。諺其致養之至道。闚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

程傳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朶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知足以養。止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喩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于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于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旣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无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謂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象

本義初九陽剛在下。云云。○朱子曰。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進齋徐氏曰。以頤二體合而觀之。似乎離體之中虛。離爲龜。唯虛故靈。故曰靈龜。

象旨云。朶本花朶。朶垂下動貌。衆反生下垂。故有朶象。

訂疑傳陽居動體。上應九四。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乘動欲

從陰二義本義以上應六四之陰爲動于欲。蓋陽主義陰主利。
初應四而動爲動于欲。
中溪張氏曰、頤養之道。當以靜爲本。靜則知止而不安求。所以得正而吉。一累于動。專爲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道而凶矣。訂疑張氏亦釋卦辭。以其正合六爻之義。敎餘于此。下三爻皆凶者。以其動于欲故也。動于欲。不止口體之欲。而爲口體而動欲者。尤世間最可賤之人。故頤卦特繫此爻以戒人。孟子所言口腹之人。專戒此輩。莫以爲細行而忽之。如左傳所載。鄭靈公解黿不嚐。子家子遂至染指。宋華元羊羹不與。羊斟懷恨作難。此

一種最鄙賤之人也。故象傳云不足貴。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中溪張氏曰、從欲而動。則飲食之人。人皆賤之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程傳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于人者也、若及下求于初、則爲顛頤、顛頤、則拂違常經、不可行也、若求養于丘、訂疑丘當作上。則往必有凶、丘在外　外、當作上。而高之物。謂上九也。
本義求養于初。云云　訂疑從程傳。以拂經屬顛頤爲一義。征凶屬于丘頤爲一義。與象傳不合。○雲峯胡氏曰、艮爲山。上九在外而高。有丘象。○雙湖胡氏曰、二之顛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頤養之道。以安靜爲无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
訂疑養道固宜靜。不宜動。亦看是養人。自養。下卦自養者也。當知止知足。无求于人。故論語曰、君子食无求飽。居无求安。又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賢哉回也。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又曰、飯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義之富貴。于我如浮雲。又曰、由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又曰、貧而无諂可也。又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施于身。不願人之文繡。又曰、非其義也。一介不取。萬鍾千駟弗顧。又曰、求在我者。求有益于得也。求在外者。求无益于得也。又曰、附之以韓魏之家。自視欿然。皆足已无求之謂也。孔明曰、澹泊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遠。古人云、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頤之內三爻。在下之士也。當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淺可也。乃皆動于欲。夫六三陰柔不中正。爲口腹飲食之人。其拂頤取凶。无足怪也。若初九之剛正。六二之柔順

中正天質至美可以上達足以自信自養不願乎外矣而亦皆
動于欲則妄動之念累之也
鄭孩如曰六二之丘顚何以異于六五之從上五頼其養以養人二頼其養以自養其品分矣
訂疑二顚顚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皆自養〻人之分也又按六五求養于上爲拂經則二之拂經于丘顚三之拂顚皆爲求養于上明矣故六二之拂經當連于丘顚爲句而以征凶平頂上二句與象傳爲合也 杜光本曰六二拂經連于丘顚爲句以征凶平頂上二句不特與象傳旨合六五例合而本

爻語意方貫徹從來未有見及者亦是通況程傳本義以征作往解故專頂丘顚而不知征乃訓行象傳又明以行字解征字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傳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
本義初上皆非其類也 杜光本曰既以初上皆非其類解征凶爻辭本義如何又以征凶單頂于丘顚
訂疑爻辭程傳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此段與象傳本義同但當衍去則悖理三字蓋悖理又似拂經了蓋舉六二征凶則包全爻之辭小象之

例多如此行字釋征字失類謂二陰類初上皆陽非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程傳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于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于人則合于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頤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訂疑此以貞字連拂頤爲句頤道養道之正也
本義陰柔云云 訂疑此云雖正亦凶是以貞字連凶字爲句也
雙湖胡氏曰六三不正而云貞凶者謂拂頤之常理雖正且凶

況不正乎其凶必矣
雲峯胡氏曰諸家多以爲拂頤之正故凶本義謂既拂于頤雖正亦凶蓋謂之拂頤貞凶疑與拂經同意但曰拂頤則又不止拂經而已
訂疑拂頤與拂經亦无異胡氏就一字分異同不免鑿
紫引如飲食男女之養非不正也然以不中正之人而處動極則必至縱欲以傷生能无凶乎十年勿用无攸利甚言其凶也
訂疑五之拂經既爲求養于上二之拂經于丘顚三之拂頤皆爲求養于上明甚矣但五頼上九之養以養人其義公故吉二

與上既非所求而求故凶三與上九正應可以賴上九之養乃又陰柔不中正居動之極而縱欲敗度恣情傷生故凶之甚貞者三與上正應也杜光本曰貞字指三與上爲正應講方有着落而本義雖正亦凶勝程傳亦以此也其拂頤者謂三頤上之養以自養也若只說陰柔則初九陽剛何以凶只說不中正六二中正矣何以亦凶總之爲自養而求人其情私故不論其陽剛與陰柔中正與不中正一歸于凶而已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中溪張氏曰釋拂義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程傳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人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爲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于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爲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者也故曰顛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爲吉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于下下非其應類故爲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已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澤施于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訂疑養德義不如云養賢者

本義柔居上而得正云云○董銖曰音辨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是下而專矣朱子曰然○南軒張氏曰虎視常垂首荀九家易艮有虎象○紫引其欲逐逐亦是說虎二句都是象故以虎貫說爲義曰下顛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頤下之養以養人則不可以不求

訂疑爲自養起見則求下固顛求上亦拂也爲養人起見則顛順固吉拂經亦吉也昔人稱禹之求賢也曰一饋七十起稱周公之求賢也曰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餔又曰朝讀書百篇暮

見七十士雖稱之未免失實然其當日求賢之誠亦可見矣史稱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大學曰其心休休焉孟子曰好善優于天下卽有聖賢之才未有不任人而能養天下者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程傳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說統見爲相者不必恥其恩之自下出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程傳六五順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于常經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于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以陰柔之才倚賴剛賢能持循于平時不可處險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

訂疑卦惟上下二陽故中四爻非賴初之養則賴上之養求初則曰顛頤求上則曰拂頤曰拂經拂之能養人則為正求人則非顛即拂也上卦居養人之位故應初九者則求于初九比上

九者則求于上九此一定之理勢也但五賴上九以養人四賴初九以養人不必如程傳云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多卻養己一層也初九剛陽能養人以在下位而无其任縱不能養人亦當有以自養乃應四而動于欲故深惜而切儆之初九楊椎華歆之流也

本義六五陰柔不正云云

訂疑本義亦用程傳之義兼養己養人二意按上九本義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又似專說養人言者然觀上九象傳朱子小註云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是終不離養己養人二意而非正旨

朱子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

訂疑與程傳篤于委信之說異而勝程傳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于人以養其下雖不免于顛拂畢竟是好故上三爻皆吉

訂疑若拂經兼自養說是五亦不免于凶矣況五方求上以自養又何暇再以養人如春秋之末魯君待養于三家齊君待養

于田氏晉君待養于六卿謂之寄食之君爾曾聞其賴以養民乎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程傳居貞之吉謂能堅固順從于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訂疑程傳又兼養己象傳專言養天下象傳是以養天下

中溪張氏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

訂疑張氏又說六五太好了居尊不正幸其處尊得中猶是中主爾因其能從上故居貞而吉以其艮體篤止故不可涉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程傳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保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于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敬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于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

本義六五頼上九之養以養人云云

建安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為衆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五不利涉大川而上則利涉大川五柔而上剛也

彥陵張氏曰天下之養俱由一人便有已飢已溺之意故必厲得吉所謂一夫失所時予之辜也

訂疑丘氏說得位高意張氏說得任重意杜光本曰丘氏之說關係只在一身張氏之說關係方在天下當以張說為長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程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警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程傳小過陰過于上下大過陽過于中陽過于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于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也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訂疑此二句元說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檁

本義四陽居中過盛云云

案引棟直承而上宇兩垂而下故曰上棟下宇棟在中而直上者又曰棟直而梁橫又曰棟屋脊檁也又曰屋檼也又曰棟植于地而向乎上宇敧于極而向乎下又曰卦之四陽皆棟也宇檐屋檼屋極也

訂疑直承而上棟直而梁橫在中而直上此皆以棟為脊檁下柱也然脊檁下之柱有植于梁上者有植于地而向上者其植于梁上者形短而不用大材古人所云棟梁之材必大木也如以棟為梁上短柱其義不合其植于地而向于上者則柱長而梁短柱立于中而梁著于柱之兩旁亦于古棟梁之材不合愚以上棟下宇之說推之詩曰八月在宇又古云上下四方曰宇

則宇者、乃屋下之空而可居者、故有上下四方也、則棟者、在屋之上、棟之總名也、卦之四陽皆棟之說、確不可易矣 杜光本曰
棟程傳云、今人謂之檁、天檁者、屋上橫木所以承椽瓦者也、而解者以為直木之柱、蓋拘彖傳本末二字耳、不知直木有本末、橫木未嘗无本末也

撓或從手或從木、從手者、乃交反、音鐃、抓也、擾也、撓亂也、又上聲乃巧反、屈也、又去聲乃教反、義同、又呼高反、音蒿、義同、又與擾同、從木者音鐃、櫂之短者、又乃巧反、鐃上聲、木曲、又動亂也、又乃教反、音鬧、枉也、摧折也、除抓擾短櫂之義、其餘音義无不同者、然從手者必假人力為之、從木者乃物之自撓也、當以從木者為正

隆山李氏曰、四陽橫而居中、有棟之象、上下二陰柔而无力、安得不撓、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雖卦曰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

雲峯胡氏曰、既曰棟撓、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撓、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為之材、而天下亦无不可為之事、以占言也

彥陵張氏曰、攸往句承棟撓說來、正見勢重時危田地、君子正宜往以救棟撓之敗、不可坐視其敗而莫之計也、不是兩意

訂疑李氏胡氏張氏皆據理勢而言、不取卦之材也

蒙引大過棟撓、是以成卦之象言之、利有攸往亨、是從卦中取出好處說、乃救過之道也 訂疑本丘氏說

洪氏發明大過有專主時者、有專主事者、看來是際非常之時而有非常之事者、當兼時與事說、時當大過、必有克壯之猷乃濟、如以上下二陰當之、非惟无明作之功、且有覆敗之虞、為棟撓幸卦體二五剛中、卦德內巽外說、過而不過之道、故利而亨

訂疑小過大過卦名宜專主時、卦辭宜專主事、蒙引發明二條取卦材言之、如本義

杜光本曰、大過之卦名卦辭、只須看彖傳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三句便極明白、蓋卦名是指世道說、撓亨處一正一反語、棟何以撓、以初上陰柔也、往何以亨、以剛中巽說也、含此而紛紛聚訟、徒滋惑耳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洪氏發明或疑四陽居中過盛、當指人言、訂疑是程傳君子處

而小人衰之意、看來此特借意言時事之大過乎常耳、謂時値千百年未有之變、而撐宇宙內所未爲之事、正是安危倚伏之機、不可以常理拘。飛航解是時事還難爲也。
訂疑 槩言時事之難爲則可。若說撐宇宙所未爲之事、便侵利有攸往句矣。且時事之難爲。只好影在卦名義之外說。

棟橈本末弱也

蒙 棟橈者、以言衰亂之世、始終皆弱也、
訂疑 以始終訓本末。不妥。本末弱、愚謂如堯之時水火工虞之類。事殊重大。舜禹臯陶諸人未得。共工驩兜不能勝任而愉快也。
本義 後以卦體釋卦辭。云云
史氏銖曰、巽下兌上。四陽盛積于中。二陰畫處于上下。猶之木爲上缺下短。可以爲本末弱也。
訂疑 易之爲例。初上二爻。有以上下言者。有以始終言者。有以首尾言者。有以內外言者。本末二字。惟于大過發之。然其意似就木取義者。承棟橈而爲言也。以木言之。本末猶根梢也。以棟言之。則未有兩端小而中間大者。只是中間堅實。兩端朽敗。必有摧折之患也。所以上下始終字。都用不得。只以本末二字稱之。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建安丘氏曰、棟橈本末弱。此以成卦之義。言大過也。剛中巽說。此以卦才。言所以救過之道。
蒙引 內巽。言其心之巽。而善入乎人情物理也。外說、謂外有和說之氣。能不乖戾于物也。
梁山來氏曰、內巽而外行之以說也。若以人事論。體質本是剛毅。足以奮發有爲。而又用之以中。不過乎剛。德性本是巽順。足以深入乎義理。而又行之以和。不拂乎人情。可以利有攸往乃亨。
訂疑 加一行字、叶韻耳。說在外。故以行字屬之。

大過之時大矣哉

程傳 大過者、陽過也、過之大、爲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于人、凡事之大過于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于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于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乎中、乃求中之用也、 訂疑 不宜以小過入大過並說 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于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

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
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于常也、
訂疑此段原居卦下移之于此○下同○
問伊川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于理也、聖
人盡人道、非過于理、是否、朱子曰、正是如此、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朱子曰然、伊川此論正如
以反經合道為權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
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當小過之時、則當為
小過之事○又曰、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

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誅、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這都是常人
做不得底事、惟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
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
小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時、做小過
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則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
平常也、訂疑此三句難解、程子已說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
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何說不是事之過○大過之事、聖人極
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欲多擇賢輔以立其子、
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于桀紂、豈不欲多方恐

懼之、使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皆
是事之不得已處、只着如此做、故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
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云上
雲峯胡氏曰、他卦多是釋卦辭後、復引天地聖人而言之○是極
言以贊其時之大○大過方釋卦辭、遽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故本
義以大○過人之材言之○所謂材者○指上文卦材而言也○蓋大過
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材○愈不可過○本義之意
深矣○
訂疑本卦之材○亦只是平常○无大過人處○愚謂此句上有缺文○

此特其結語耳○時與材二字平看○如堯舜之遜讓○不是有丹
朱商均之子○也做不得○即有朱均之子○下无舜禹之聖○也做不
得○如湯武之征誅○上无桀紂行不得○即上有桀紂○下非湯武也
行不得○如伊尹營桐宮之事○上非太甲做不得○上即有太甲○下
非伊尹○也做不得○如春秋之末○齊魯大勢歸于田氏三家○是大
過之時○齊魯之君欲變之○都做不來○只為无大過之才○孔子能
變齊魯矣○又无其事任也○做不得○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總之
聖人无不可為之事○只是時不湊巧○權柄不在手爾○如陳恒弑
君○孔子年已七十有餘○尚欲討他○必自量其力○尚能制他○故請

之也而无奈哀公之欲告三子也如燕有子噲子之之亂豈不
可伐齊宣非伐之之人又不問孟子以伐之之道後來只弄得
湣王走死七十餘城皆覆沒又如戰國之時民之憔悴已極豈
不是大過之時只因當時无大過人之君再做不出大過人之
事孟子儘做得又无人用他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本義澤滅于木云云 ○ 朱子曰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
乃至浸沒了木是為大過木雖為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
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蒙引獨立不懼不悶隱顯遯世則偏是隱者亦有由仕宦而遯
者如梅福挂冠而去不知所之是也

梁山來氏曰此必有大過人學問義理見得明有大過人操守
脚跟立得定方幹得此事

程敬承曰澤能滅木而不能使木仆其植根固也

洪氏發明此亦自人視君子見得大過人在君子自視亦不過
本等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本義當大過之時云云　訂疑從程傳

中溪張氏曰茅柔物也巽為白

蒙引初六陰柔能慎者巽體尤能慎況居巽體之下巽而又巽
慎之至也故象藉用白茅夫物而藉之可謂慎矣必藉之以茅
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尚何咎之有 ○ 本義曰白茅物之潔者
此句似不虛設大傳曰藉之用茅又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
也只說茅字未及白字意故本義聞之亦以補大傳耶

訂疑潔白之說本于疏 ○ 陸德明釋文藉在夜反馬云在下曰
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程傳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程傳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則是剛
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
而未至于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
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稊
根也劉琨勸進表生繁華于枯荑　訂疑荑同稊謂枯根也

涑水司馬氏曰大過則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
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枯楊、陸德明釋文鄭音姑、謂无姑山榆、
訂疑○楊有四種○黃白青赤○陸佃云、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按詩楊柳依依○柳亦楊屬○今之垂柳也○胡雲峯云、楊、近澤之木○則是柳屬也○今按柳屬之楊○枯則竟枯○无復榮于下者○唯白楊之為物○每伐一株○則旁生數百株○枯槁之下○其根亦旁生多株○此枯楊必白楊也○山榆之說无謂也○

稊、陸德明釋文作穉、音徒稽反、楊之秀也、鄭作荑、荑、木更生、音夷、謂山榆之實、○字彙稊、杜兮切、音題、𥝠草也、郭景純曰、似稗、布地生、爾雅翼稊、有米而細、莊子稊米之在大倉、○稊、體平聲、木稗也、又杜兮切、音題○木稚○易大過二爻枯楊生稊○後作稊、誤○
訂疑從禾者必禾類也○枯楊所生之稊○木也○其从木明矣○鄭氏云山榆之實无謂也○

雲峯胡氏曰、巽為木○兌為澤○楊近水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于陰○如枯楊雖過于老○稊榮于下○則復生于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

叅義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于初六○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于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此但以爻之上下為老幼也○
訂疑○諸家皆以二五剛過為其氣害事、按二五取象曰枯楊曰老夫○何言其氣○哉○因象以求其義○二五乃過時就衰之人○但二雖衰而未甚○得人以助之○尚可冀生育爾○五則其衰已甚○无復可望有為矣○
梁山來氏曰、女妻者、未嫁而幼者也○老婦者、已嫁而老者也○取諸物為枯楊生稊○取諸身為老夫得女妻○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本義三四二爻、云云
雲峯胡氏曰、三之橈有二○以剛居剛○過剛則折一也○應上之柔○柔不能輔二也○
訂疑○三之應上○猶五之比上○上為陰過之極○固不能有為○而三之過剛○亦非上六之過柔所能助也○故象傳不咎其應之弱○直罪其不可輔○
說統卦言棟橈○太柔則靡○爻言棟橈○太剛則折○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程傳剛强之過則不能取于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
或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朱子曰是如此九三又是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于剛强輔他不得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程傳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既

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九以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牵係于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訂疑本義同
洪氏發明三言棟橈太剛則折也四言有它吝太柔則廢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飛航解卽反有它意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程傳九五當大過之時下无應助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雖有所發无益于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爲壯矣于五无所賴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矣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云云　杜光本曰本義九五陽過之極云云似與枯楊合與士夫不合厚齋馮氏所以以上六爲枯楊老婦九五爲生華士夫不以九二例九五也愚謂枯楊以老爲陽過之極士夫以少爲陽過之極本義未嘗與士夫不合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註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疏此猶龍逢比干憂時危亂不懼誅夷直言深諫以忤无道之

主遂至滅亡其意則善而功不成復有何咎責
程傳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本義處過極之地云云　雲峯胡氏曰初者事之端能愼其端往可无失上者事之極極則不可有爲矣故本義以殺身成仁之事當之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程傳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又曰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

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訂疑解心亨、不如本義

本義此卦上下皆坎云云

蒙引有孚維心亨、乃行有尚、何也、人之處險、若无孚信、而有徼幸苟免之心、則心不勝其憂懼、是徒重其困耳、惟能內有孚信、而其心亨通、身雖處險、而心不為險所怵、如此則理有能為之機、而勢有可乘之便、險中獲濟、而行有尚矣、不然則雖有可出之便、而亦自不知所為、目見此類甚多也、此有孚須兼行有常恣、終始安于義命、而无徼幸苟免之心也、○本義為有孚心亨之象、是釋卦辭之言、不可就以有孚心亨為象、行有尚為占、當依需卦例、需曰、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云云矣、而下則云、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云云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本義以卦象釋有孚之義云云　○朱子曰、流而不盈、是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信、則是說央定如此、

雲峯胡氏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而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

盧中庵曰、流而不盈、常也、換見在處說、行險、變也、不失其信、要其終言之也、蓋足此通彼、不至放溢、水之常也、雖越礙壑、陶泥沙、亦只如此、不失常也、介夫訂疑蔡虛齋字、以行險即流、不失信、即不盈、非也、

訂疑常變之說、權不可易、水當平衍之地、由兩岸之中行、而不溢出于外、其常也、由地中行、是中實、中實固為孚、不溢出于外、

是外虛、外虛亦為孚義也、時而行瞿唐灔澦、積石龍門、呂梁孟津之險、沖擊震盪、恒委蛇崎嶇以就下、而不失其信、是變而不失其常、亦有孚之義也、人之有孚亦然、富貴貧賤、常也、素位而行者如是、患難夷狄、變也、素位而行者亦復如是、是行有常也、亦為孚義、○此以水喻人也、杜光本曰、水流不盈、朱子謂是一坎滿、便流出去、訂疑謂是由地中行、而不泛溢于外、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本義以剛在中云云

梁山來氏曰、剛在內、則以理為主、光明正大、而无一毫行險僥

犇之私○所以亨也○心亨、則洞達事机之變○自可以出險而有功
也○
洪氏發明雅剛中○則能寧耐○此中曾无顧慮○是以得喪不能搖○
禍福不能亂○而心亨也○
訂疑需之光亨○困之亨○皆以剛中之故也○惟以理為主○則能寧
耐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
大矣哉
彖引城氏以封疆之界○固國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以兵革之利○

此皆其用之所在也○
梁山來氏曰、天險无形之險也○地險、有形之險也○設險、置險也○
大而京師都會○則拔山帶河○據其形勝以為險也○小而一郡一
邑○則築城鑿池○據其高深以為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義治己治人○云云○陸氏釋文洊、在薦反、徐在悶反、爾雅再
也○劉云、仍也○
彖引君子常德行、習教事、不必說向濟險去○
說統日新又新○常德行也○勞來匡直○據德習教事也○常、即學不
厭意○習、即誨不倦意○仲尼所以有取于水如此○
○潘氏夢旂曰、六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
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復之義○乾坤純體也○
故直曰天行地勢云○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云云○陸氏釋文窞、徒坎反、說文坎
中更有坎、王肅徒敢反、坎底也、
雲峯胡氏曰、初六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
體本陷○而又居險中之陷○故皆入于坎窞○初又在下卦之下也○

其占之凶固宜○
訂疑坎之六爻○初二三五○皆以水喻人也○故象傳有孚二字○只
就水說而不及人○○井以陽剛為泉○陰柔為不泉○則坎之陰皆
水之小者也○二五○水之大者也○水之大者○雖入險中○終有盈平
出險之日○水之小者○入于險中○涸可立待耳○此如大人遇難○固
處險如夷○而心亨矣○且能濟險也○若小人則窮而濫○且戚戚以
死亡耳○此二以剛處重險之中○求小得○五以剛中正而將出乎
坎○雖未盈而祇既平矣○初三陰柔○故皆入于坎窞○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趙汝楳曰弃重險之下剛而居此猶知自拔以求出今以陰柔
昏昧懦弱陷溺愈深不惟不能出險反入于坎窞之中宜其凶
蒙引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則曰失道凶也上六以陰柔居
險極則曰上六失道蓋內實而行有常有孚而維心亨則得其
道者也陰柔不剛且不中與內實者相反况居重險之下與居
險極乎
洪氏發明文言時之不利彖傳咎人事見險非能困人人自困
于險耳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程傳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
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
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剛則才足自衞中則動不失宜
本義處重險之中云〻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程傳以剛中之才不至陷于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險陷
之中也
參義剛而得中為中德不失而心亨故雖有險而可以求小得

但不能大有為耳如二者非才德之不足乃時命之未亨可為
之惆而不足為之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註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
之坎〻也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曰
險且枕也來之皆坎无所用之徒勞而已訂疑此以險且枕為
復中上句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云〻
陸德明釋文險且如字古文及鄭向本作檢鄭云木在手曰檢

○枕徐舒鴆反王肅針甚反鄭玄云木在首曰枕陸云閑礙險
害之貌九家作玷古文作沈直林反
訂疑鄭玄既以險作檢云木在手曰檢則枕為木在首明矣蓋
以檢枕乃杻枷之屬荀九家坎為桎梏上六亦有係用徽纆寘
于叢棘之象則此說似亦通如註與本義則于上句未免複矣
○古文枕作沈蓋浮沈之沈亦通而于下句又似複矣至于枕
枝倚著未安之義于辭未順且于字義亦不切
童溪王氏曰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〻坎之三處二
坎之間故曰來之坎〻

平庵項氏曰坎卦尚往利剛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其勿用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註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薦之于宗廟故終无咎也訂疑註義甚善但納約二字不應而薦宗廟之意尤无取

程傳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悟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宴享之禮故以宴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際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于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于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訂疑如伍舉之于楚王淳于髡之于齊王是也

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分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

如趙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于齊此其蔽于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强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响非唯告君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材是也

訂疑孟子之于梁惠王齊宣王徐辟亦如此

本義晁氏云〻至周旋而貳是也

訂疑陸氏釋文云樽酒絕句簋貳絕句用缶絕句舊讀樽酒簋

絕句、貳用缶絕句、愚按象傳以簋貳絕句卽損卦二簋可用享之二簋也而本義不然其說朱子之意蓋以古尚簡質不應損用二字而此用貳字又貳字在簋字下與損二簋文義數目雖合而文氣不同且上有樽字簋字不應下文又用缶字為不成文理不思古有以汙為樽者矣禮器汙樽而抔飲是也又有以土為簋者矣由余曰堯飯于土簋是也汙可以為樽土可以為簋豈缶獨不可以為樽與簋乎用缶者、承上言樽與簋皆用缶卽今之瓦瓶瓦碟盤盂之類是也蓋一樽之酒二簋之食薄矣而樽與簋又皆以瓦為之取其質朴相稱也註與程傳確矣本義引據雖詳未免辭費况有象傳可據乎且如本義上以樽酒簋為句、下以貳用缶為句、樽酒是矣復單以簋字屬之成何文理

杜光本曰、坎六四爻辭註疏程傳皆以樽酒為句簋貳為句蓋辭義當然且象傳足據也本義遵晁氏說周禮以簋字截屬樽酒為句則不惟上悖象傳下悖註疏程傳而簋字截屬上文全无着落矣

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朱子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

以言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〇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義然非是路之正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于義理无害故終无咎

訂疑本義始雖艱阻、終得无咎、又小註云、艱難之時、不可直致、愚謂重險之時君之需臣最急自當言聽計從何嫌何疑而有艱阻乎蓋當患難時世間自有兩般人有從諫如流言聽計從如句踐漢高曹操唐太宗其人者有剛愎自用拒諫賊忠如晉昭公吳夫差袁紹其人者人臣當此有不可概以直自遂者故甯武子之于衛成公狄梁公之于武則天李鄴侯之于唐肅宗韓魏公之于兩宮皆以納牖之法行之者也程傳本義以此立論亦是一義也

大凡解易須先將象辭說得明白有下落方好就象辭再討所寓義理如樽酒簋貳用缶只是用薄禮以將誠意此易曉也如何卻說納約自牖玩此句似是有寘人于深室不容人與之通往來音問乃以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又用瓦為樽簋相饋以將其誠而因自牖外與之結約也其意專為納約而來不在酒食也至于所納之事不過救患之謀耳此等事古今皆有之如南宮括散宜生出文王于羑里甯武子出衛成公于京師之類古之人有行之者也在近今其事更多易之為書冒天下之道何

（周易晰論各納有與此說同者）

得不以實事解之乎程朱以爲淺近而不屑作此說因爲孫義以釋之以此全作象夫象則何所不寓君臣特其一耳

象引人之常情无事則其勢安勢安則心縱心縱則難入而上下之情反有乖者有事則其勢危勢危則其心憂心憂則相求相求則其遇合也轉易矣故不甚拘拘于上下禮際之間但只用樽酒簋而益以誠心其進結也亦不必由户而入只自牖以進亦自得相遇矣　訂疑此以臣濟君之難言但以理言之忠藎相與時即不拘拘于上下之儀樽酒簋貳用缶可也何乃至自牖以進乎豈由户入便爲拘拘乎此可議也

又曰貳用缶或拘于益以誠心之言謂始用薄禮而益以誠心殊失本旨蓋樽酒簋時誠心已備了非至是始有誠心也以

訂疑本義即解貳爲益亦當以誠心之意加之樽酒之前而以樽酒六字通作質樸之物以解之今以缶爲誠是承有孚盈缶之義而誤也如以缶訓誠心則不鼓缶而歌底缶字如何解蓋盈缶者積滿之象其誠心在有孚二字耳

梁山來氏曰樽酒句簋貳句用缶句見无繁文之設納約曰自見无儐介之儀　訂疑納約曰自若以爲无儐介之儀不訓由而訓牖自字便看得大錯了

說統此爻斷非君臣隔阻之說只是論大臣處險難之法因爲有君臣之分者也而在險時剛柔相際君之倚信者倍于常時故四不必于尚儀文拘格套但以誠心自結則上下同心而時艱可濟終得无咎要其終而言之形迹正不必避也　訂疑君之倚信者倍于常時此句甚善　○按曰自牖曰終无咎此處有不得已之意非故爲脫畧而然也何使有户可由或可以由户必不納約自牖也言終无咎見始之未必无咎也然則其樽酒云云豈得已哉古者然臣事主雖在顛沛流離之際不失君臣之禮若以不尚繁文拘格套釋之是教人臣以當變而可无禮于君前也故程傳本義並无此意　○時有常變事有經權當其常則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當其變則趙衰之壺飱馮異之豆粥麥飯亦表其忠當其常則拜下升堂進止不可失其尺寸當其變則逢丑父可使公取飲樊噲可排闥直入至御榻前常守經而變又達權蓋有不得已者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本義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　○陸德明釋文一本更有貳字　杜光本曰樽酒簋貳象傳原至明至確無煩動務晁氏據陸氏釋文本義遂從晁氏衍去貳字夫釋文即疑貳字且不足憑

況陸氏云一本更有貳字乎
訂疑樽酒一樽之酒也如无貳字簋字如何解
又按蒙九二剛柔接也謂二與五以正應相交接也此云剛柔際也謂四與五以剛柔相比也際者相比之義泰九三天地際也亦以三四相連比也坎之六四柔正九五剛中正其相際遇如高祖視蕭何為左右手如昭烈所云吾之有亮如魚之得水其相與者如此况又在險之時故樽酒納牖而終无咎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程傳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 訂疑以水言也

祇音祇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于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于險然下无助也二陷于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于險則為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

本義九五雖在坎中云云 朱子曰坎不盈祇既平祇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 訂疑以水言二與五雖是陷于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是也

訂疑本義與程傳微不同程傳重不盈本義重將平程傳據象傳本義用象傳之意而不拘其文 祇字音義見復初九爻

蒙引盈則平而出矣不盈猶未平也然將平矣

梁山來氏曰坎不盈者見在之辭祇既平者逆料之辭言一時雖未平將來必平也九五猶在險中以地位言故有坎不盈之象然陽剛中正其上止有一陰計其時亦將出險矣故又有祇既平之象若未平未免有咎既平則无咎矣

訂疑初三如秋水時集入于重坚涸可立待以喻无才德之人一遭患難遂淪胥以亡也九二源泉之水出一坚旋入一坚未

得沛然放乎四海者以喻人之有才德者雖不至為患難所困亦未得遂其樂行之志也九五則江漢之水將出于瞿唐灔澦之險而浩然沛然一瀉千里遂其性得其勢矣以喻大人之才德當將濟之時位沛然莫禦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

訂疑中即九二未出中之中指水言尚在坎中未大也釋不盈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陸德明釋文纆音墨劉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寘置也

豫作置

程傳以陰柔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取牢獄爲喩如係縛之以徽纆因寘于叢棘之中其不能出矣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蒲陽張氏曰坎爲刑獄荀九家易坎爲叢棘傳曰叢棘如今之棘寺

訂疑隆山李氏臨川吳氏皆指刑獄言

本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訂疑諸家多指刑獄本義不取只以象言如困于株木于葛藟于𠤫鼿之類是也古之刑獄无寘于叢棘之刑卽譏于九棘之下亦非寘于叢棘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訂疑極則必反理數之常險極有將出之理剛陽處之則必出矣故否大畜渙之上九皆吉而屯坎困之上六皆凶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程傳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于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體虛麗于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以虛明之義○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于得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也

本義陰麗于陽云云○朱子曰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

雙湖胡氏曰文王之于坤取牝馬象于離取牝牛象固自不同也後之言象者但見說卦乾爲馬坤爲牛于是坤之馬反欲求之乾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有不通者豈知夫子

說卦取象又自有所見本不必盡同于先聖豈可以夫子之象爲文王周公之象哉

蒙引不言明義者此卦之辭只是麗意不及明意也陰麗于陽而明明元在陽也故旅本義曰艮止而離麗于明

體陰而用陽按邵子漁樵問答曰敢問火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无體待薪然後爲體薪无用待火然後爲用以此言觀之則體用之分了然矣

或曰按孟子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朱子以爲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今曰體陰而用陽何也曰據此卦言如薪燭發光之

根處皆暗是陰體也其騰上光燄用陽也據孟子則即此騰上之光燄是明者光之體也其光燄所射有以照耀乎物則是光者明之用也○夫物之所麗貴乎得正麗附託也如臣之委質于其君士之託交于其友皆要得正又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之類都是要麗得其正耳以至一事一物之間在〻各有所麗俱要得所麗之正

利貞亨所該甚廣一切所麗皆在其中下句獨說畜牝牛者聖人作易教人卜筮元是要開物成務都是切于百姓日用者畜

牝牛亦一事也如田獲三品之類柔順之物尚多獨舉牝牛讀者可以三隅反矣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張氏衍義云或問天左旋日月右旋似與天不相附麗曰日月與天皆左旋但日月行稍遲曆家就近推算謂之右旋耳其實未嘗與天行相逆蓋日月二氣與天之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易玫云草木之實能養人者皆謂之穀五穀舉其大者故此云百穀

本義釋卦名義

訂疑亘明程傳朱子丘氏蒙引來氏皆兼君臣麗乎正既程傳丘氏蒙引來氏皆謂正道愚謂彖傳兊極言以贊之者倒以聖人配天地為三才之義大率指君言重明為尊主君明矣正字（明以麗君臣者亦非）對天字土字其指位言明矣下文柔麗乎中正方是指正道言正釋利貞之義也正字在卦才之外中正在卦才之中卦辭外意與正釋卦辭例原不同也若以此麗乎正為中正之正則以卦體言除六二為麗乎正六五即非正矣如何言重明麗乎正乎豈此句專指六二乎且六二下卦之麗非君位也豈能配天

地而化成天下乎且本義亦不云以卦體言指六二也葉義隱曰重明主君德說不兼臣飛龍解重明以君德言麗乎正以君位言蘇了心曰所謂明〻在上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

蒙引中正有內外意故六二兼有中正五唯中耳以中而該正也訂疑朱子曰中正說六二分數多蓋疑辭也蒙引竟兼五恐按八卦正位離在二此卦唯六二爻最吉本義云柔麗乎中而得其正又全用彖傳之義釋之六五本義云柔麗乎中然不得

其正則彖傳柔麗乎中正爲專指六二明矣杜光本曰離麗
也至化成天下本義云釋卦名義便知重明以麗乎正乃泛指
君言矣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本義云以卦體釋
卦辭便知柔麗乎中正乃專指二言矣且六二本義云柔麗乎
中而得其正六五本義云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則柔麗乎中
正于五无涉甚明也蒙引謂兼指二五何不玩兩又本義乎
既曰故亨又曰是以畜牝牛吉是另提頭可見畜牝牛不連帶
利貞說若咸卦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便是連帶柔麗乎
中正則貞矣故亨且柔順之道得矣是以畜牝牛吉也

說統貫以柔麗二字則順之義已包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疏繼續其明乃照于四方若明不繼續則不得久爲照臨

程傳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
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

訂疑朱子蒙引從疏耿氏項氏從程傳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註錯然者警慎之貌也

程傳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
上麗幾于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足已動矣然其
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于咎矣

本義以剛居下云云　訂疑從程傳

進齋徐氏曰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乖錯未
得其當烏能无咎惟能敬慎則其咎可免矣

雙湖胡氏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
亂可免于咎不敬反是

訂疑錯然凡四說註作警慎之貌于敬之爲複徐氏謂動履乖
錯夫既乖錯矣雖敬之何益胡氏謂事物紛錯則諸卦皆可言

不必離初也故註不如徐徐不如胡胡不如傳傳又不如本義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程傳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　蒙引
敬之非令其无進也但欲其慎重而安詳耳况以剛明之資終
可令无進乎

中溪張氏曰居離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然未知適從也不
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　訂疑此同胡氏

六二黃離元吉

本義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六二一爻

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訂疑借中包正之說不必用、當以二五本義爲正。

蒙引柔麗乎中而得其正、以人事言之、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所行者必天下之大道、必事其大夫之賢者、必友其士之仁者、如此之類是也、泛就人事言、不必指人臣、

自其存心之善曰中、自其處事之善曰正、

梁山來氏曰、以人事言、乃順以存心而不邪側、順以處事而不偏倚、訂疑亦似蒙引八卦正位離在二、故元吉、

訂疑爻辭取黃、黃中色也、則以存心言、當是不偏不倚之中、即剛健中正底正字、以制事言、當是无過不及之中、即剛健中正底中字。

彖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程傳正在其中矣、

節齋蔡氏曰、坎二五皆卦之中、五當位、二不當位、故五爲勝、離二五皆卦之中、二當位、五不當位、故二爲勝、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注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沒、故曰日昃之離也、明在將終、若不委之于人、養志无爲、則至于耋老有嗟凶矣、訂疑至字不知此時已是耋老、何復云至、

程傳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此處生死之道也、訂疑大耋就日下言、不用至字、勝注疏、

本義重離之閒、云云　訂疑一從程傳。

或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朱

子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

藍田呂氏曰、詩云我今不樂、逝者其耋、與此意同、

庸齋趙氏曰、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遠、朝不謀夕、是也、訂疑有人勝天之時、不可无維挽之力、有天勝人之時、不可无義命之安、徒憂无益也。

蒙引賓說、則此爻只當得老而將死者矣、恐日昃之離四字、不是專指此一事、故須且寬說、此亦其一事、

訂疑生死亦大事也、子路有知死之問、孔子有夕死之說、緊辭

傳有原始反終之論孟子有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言聖賢看得生死極是大事但以理斷之于心固无庸貪生之謬亦无老佛長生之妄耳易中冒天下之道豈可以此為象而不實究其理乎至于所占之事或與不合則不妨別推事理耳又按大耋之嗟畏死也人之畏死有三一是恋生前榮樂舍不得此御俗之人不足論一是見子女未成立或當身有未了事此雖是從義理起念差勝前一種人亦義命二字看不透也昔孔顏臨死時有多少難了事曾何見其戚戚焉一是聽輪回因果之說追念生前造作心上過不去畏受冥報而憂其无如何也

夫輪迴因果之說原屬虛誑无足憑但追念生平不自安亦有道以處之昔漢武帝即位以後所為與秦始皇如出一轍追輪臺一詔痛悔前非胡致堂謂其既往之愆與化俱但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嘆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九三者獨不可為自新之善而徒為无益之戚乎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傳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杜光本曰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二語意本在殹方不是毫无所為一味優游待斃但伊川此意不見也

又離而突見之象傳不及出離矣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本義後明將繼之時云云○朱子曰九四有侵安六五之象故突如其來如又曰只是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離為火故有焚如之象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

訂疑此爻極似董卓

雲峯胡氏曰離以二五為主本義所謂前明後明者指二與五也三近二則前明將盡四近五則後明將繼突如其來四迫五也○郝解云坎水下陷故下卦多凶離火上炎故上卦多凶

訂疑只以一日論之（漢首楚明曰初為日出二為日中）六二如日之升也九三如日之昃也六五則日之晡矣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程傳上凌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本義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註履非其位不勝所履以柔乘剛不能制下下剛而進將來害已憂傷之深至于沱嗟也然所麗在尊四為逆首憂傷至深衆之所助故乃沱嗟而獲吉也

程傳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于剛强之間危懼之勢也雖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

本義以陰居尊云〻　訂疑用程傳意

雲峯胡氏曰九三大耋之嗟以生死爲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

東谷鄭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蒙引所以憂懼者恐不得保其位也然危者使平終必保其位而吉矣六二亦迫于上下之二陽而得黃離之吉何也一則得中而且正二則方中之時非日昃之離也若六五則後明將盡而且不正故其辭危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疏曰五王位而言公者取其便文以叶韻也

蒙引味王公之辭則知諸卦之五所謂尊位者不必皆謂天王凡諸侯之各君其國者亦足當五也

說統麗王公即是吉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本義剛明及遠云〻

雲峯胡氏曰本義云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盖剛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刑不濫故曰獲匪其醜

訂疑獲匪其醜諸家之解皆欠明註謂除其非類以去民害既于折首意複且不順程傳謂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匪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李西溪曰只誅首惡醜類不獲不以爲咎也蒙引云不以獲醜爲尚也梁山來氏曰執獲不及其小醜此皆採脅從罔治之意而爲解也愚謂所云醜者渠魁之黨也脅從者不得已之難民也二者元自不同從古用兵未有言不獲其醜者考之小雅出車之篇曰執訊獲醜註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大雅常武之篇曰仍執醜虜可見古之用兵未有不獲醜者也本文匪字非訛則衍耳

杜光本曰本義威震而刑不濫威震切折首刑不濫切獲匪其醜盖從程傳也有于獲匪其醜句謂獲匪其黨惡者則宥之而刑不濫其說雖圓便于舉業然獲匪其醜之下須補出宥之一層總與本義相合又不若程傳本義只就本文作解无事添補之爲愈矣

彖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陸德明釋文、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中溪張氏曰、征之為言正也。故曰、以正邦也。

案引或說是正我之邦。或說是正人之邦。大抵此以王者言。王者无外。雖正他人、其實亦其邦也。孔子于此等處。皆有救其末流之弊。意明非窮兵黷武也、

卷之五終

周易訂疑卷之六

榮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下經

兌上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程傳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咸感也、凡君臣上下、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義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則入于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者也、

本義兌柔在上云云

蘇子瞻云、夫婦者、咸與恒也、男女者、坎與離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咸恒之所以次坎離也。

建安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

情。故以男下女為象。男先下于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女下于男。居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重者。不有損益乎。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恒也。

蒙引卦體卦德卦象三段。意。皆歸于咸之一字內。而所謂亨利貞取女吉者。義蓋從此而出。故本義以通釋卦名卦辭。而夫子彖傳乃獨以屬之卦辭者。所見非不同也。命辭之際。偶不同耳。

取女吉特舉感之一事（元虞伯生云、感之道非惟男女為然）。意却在貞字上來。故云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味一皆字。又可見取女特其一事。（虛齋讀本義當細玩此）

來知德云、天地萬物之本。男女人倫之始。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對待而分。繫辭天地定位一條是也。故天地分為二卦。氣欲其流行而合。繫辭剛柔相摩一條是也。故山澤合為一卦。（舉取女一事。古虛齋有其理）八卦正位。艮在三。兌在六。艮屬陽。三則以陽居陽。兌屬陰。六則以陰居陰。三為艮之主。六為兌之主。男女皆得其位。所以亨貞吉。

彖曰咸感也

臨川吳氏曰、卦之二體。陽感而陰應。陰感而陽應。六畫皆相與。卦之所以得咸感之名也。

蒙引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此與泰卦乾坤交而二氣通同義。蓋柔本在下。剛本在上。今剛下而柔上。乃所以為交感。乾本在上。坤本在下。今乾下而坤上。乃所以為通泰。

訂疑王輔嗣首以老莊釋易。猶未為无心之說。孔疏、程傳、本義、亦皆无此解也。而楊龜山、西溪李氏、雲峯胡氏、建安丘氏、節齋蔡氏、倡為无心之說。而王陽明、梁山來氏、彥陵張氏、程敬承等、復決其泥而揚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醨。愚每見欲嘔。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疏艮剛而兌柔（此因上下二體釋咸亨之義）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无由得亨。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與。所以為咸亨。艮止而兌說（此因二卦之德釋利貞之義）能自靜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說。則不為邪諂。不失其正。所以利貞也。艮為少男而居于下。兌為少女而處于上（此因二卦之象釋取女吉之義）是男下于女也。婚姻之義。男先求女。親迎之禮。御輪三周。皆是男先下于女。然後女應乎男。所以取女得吉也。訂疑以卦體卦德卦象分釋卦名亨利貞取女吉。建安丘氏從之。蒙引以支離駁之。

建安丘氏曰柔上上也六本居三上與乾交而爲兑也剛下三也九本居上下與坤交而爲艮也 訂疑此如損卦損下卦初畫之陽益上卦初畫之陰之例另一義亦可備參

蒙引二氣感應以相與此二氣指剛柔兼造化人物言莫非感應也不可專指人事說

訂疑二氣如專就造化言更妥丘氏以山澤言大非

程傳艮止于下篤誠相下也兑說于上和說相應也

蒙引正則不他說則樂從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矣

疏聖人設教感動人心使變惡從善然後天下和平感道之廣大則包天地小則該萬物

程傳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訂疑有以天地萬物之情專承首句者非 聖人感人心疏曰設教傳又曰至誠至誠即寓設教之中非有二也 天地感程敬承

胡氏且皆以天地相交感爲義愚以聖人感人心例之則天地感當是天地感萬物也不必復如二氣感應以相與之義矣

蒙引程傳觀其所感只承上二句愚謂是先舉兩件大事說起以槩其餘

訂疑天地感萬物而萬物化生此氣化也萬物各以類相感而萬物化生此形生也此又萬物之情可見矣當以意推之

蒙引感人心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 正蒙曰誠于此動于彼也 訂疑此泛言不指王道

又曰聖人之德有以感乎人心則人心戴之无有不歸順而或

乖戾者矣故天下和平 訂疑此以王道言

飛航講天地以陰陽之氣感萬物凡物之同有是氣者或氣化形生莫不化生矣聖人以同然之理感人心而天下之同有是心者无乖戾反側莫不和平矣即此感通之大以觀天地陽施陰受情之所以合同而化者此也 訂疑陽施陰受又似天地交感不是感萬物 以觀萬物聲應氣求情之所以相得有合者此也 採大融貫 上之兩儀中之聖化下之物類皆不外夫感感之道亦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程傳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于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主无私主。則无感不通。

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訂疑或曰、山體至實、何云以虛而通、曰、山澤以氣通者也。若山體不虛。澤何能透出其上也。

建安丘氏曰、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滯。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

蒙引不以私意自蔽。所謂虛也。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以接物言。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其以虛受人為何如哉。

訂疑不以私欲自累。亦是虛也。廓然大公。物來順受。以虛受人也。

蒙引君子固當虛以受人之感、倘或感以不正、亦虛以受之乎、曰、納其言而酌其是非。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也。于此亦可見咸之必利貞處。彥陵張氏曰、善惡從違。胸中原自有區別。但心如鑑空。任物之來。而不拒其所當受。便是虛受處。訂疑此不以私意自蔽之說也。

蒙引如心有所忿懥。則人之至吾前者雖有可喜。亦不以為喜矣。心有所好樂放此。故胸中須空空洞洞。无一物先實其中。乃可所謂虛以待之。于无為之先。王龍溪曰、目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訂疑此不以私欲自累之說也。

初六咸其拇

本義咸以人身取象。云云。雙湖胡氏曰、拇只取下體。初象。脢

九四脢而拇。拇亦指初。

或問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朱子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

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纔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內卦屬艮也、訂疑內卦即不屬艮。亦未必吉。順之內卦為震下。三爻皆凶可見。

蒙引按感于最下、謂咸之初。其感也淺。是感物不足為物感。此說是以九五之不能感物。上六之感人以言而定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蓋凡得遂其進者、皆非所感之深者不能、所謂定其交而後求也、故未信而諫、聖人不取、訂疑此子貢之言。誤謂聖人。交淺言深。識者非之。其不言吉凶何也、蓋初雖未遂其進、而亦未涉于害也、凡吉凶悔吝生乎動、故禍或為福所倚、福或

爲禍所伏商山四皓曰馳馬高蓋其憂責大進未必皆吉也
訂疑本義云欲進未能非也此卦主感不主進也易卦之初爻有以進取言者如屯需小畜泰否大畜大壯晋夬姤升漸節既濟未濟是也有以涉世泛言者履同人大有賁隨无妄頤離恒萃艮兌是也
蒙引本義云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静而不宜動也此即以虚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周子所謂主静朱子所謂鑑空衡平皆此義也此一關節最大咸之爲道在静以應動如初二三上

則失之動如五則又膠于静而不能動故曰物來而順應静亦静動亦静　訂疑此是正旨勝本義欲進未能之說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註四屬外也○疏與四相應所感在外　訂疑程傳來氏易從之
張慎甫曰无念中忽生一念一念雖微志已向于外此正善惡之幾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訂疑此中庸首章之意
洪氏發明曰聖人甚不欲人役志于外以累吾心體故直揭之
蘇紫溪曰心主乎理而不逐于事物即日感日應而亦在内也心繫于事物而不即于理即未感未應而亦在外也

訂疑爻言咸拇象傳即斷以志在外何也昔先大人邀一人飲其人欲酒闌足數動先大人謂予曰此必央賭而負欲圖悵後也○未幾其人辭去明日詢其同輩果然蓋志之動氣恒見乎四體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本義腓足肚也云云○中溪張氏曰六二之居吉即洪範之用静吉也
蒙引咸以人身取象初當拇則二當腓故曰二當其處所謂居吉者非以不動爲吉也以不妄動而吉也

訂疑初感之尚淺二則感之深矣故初不言吉凶而二言之觀二之言凶則初之咸拇亦凶之分數多矣初以陰居陽不正其爲不善是矣六二柔順中正上應陽剛中正如何凶曰以理言之咸六爻皆宜静不宜動以二體言之艮爲止而在下卦尤宜静乃當咸之時二不能止而亦妄動故凶學者全要識時下三爻艮之體而當咸之時故不論其才之善否而皆凶○此卦六爻當與頤卦相參看頤下三爻皆自養之時故以動而求養爲凶上三爻爲養人之時故顛拂皆吉咸下三爻士君子學以爲己時也故宜静而動則凶且吝上三爻正應世時也故四咸

其憧憧五又病其不能感上非惡其感也惡其感而无實耳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彥陵張氏曰夫子怕人錯認居字未免有惡動求靜之意故提出順字蓋天下感應之理本有自然而然之妙惟順其自然而无容心焉則靜固靜動亦靜也何害之有不然抑動以求靜其不流于二氏之枯寂者幾希 杜光本曰張氏之說非也咸下之三爻時皆宜靜者也雖凶居吉者謂反其所以凶順時而靜則不害而獲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本義股隨足而動云云

蒙引咸其股執其隨之象也執其隨咸其股之義也○執其隨此于爻體无所取只是就位上取咸以人身取象九三當股之處故咸其股執其隨不可說過剛不中此如六二之咸其腓初六之咸其拇九五之咸其脢一槩皆以位取○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者也

訂疑艮六二不拯其隨隨指九三此又曰執其隨蓋艮為閽寺男之賤者也故遯(蒙艮又以拯隨字職齊而推)之九三云臣妾損之上九云得臣旅之二三云童僕咸艮之六二九三云拯隨執隨隨者臣僕之事賤者之

役也蓋與臺皂隸之職虎賁替御之屬也故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艮六二本義既曰三為限則腓所隨矣是三者二所隨也此曰股隨足而動是三又隨乎初二兩處不亙相矛盾乎而余謂不然蓋股腓足下體之象均為隨人而動之物而三為艮之主又執其隨者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本義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云云

梁山來氏曰陰柔隨人不足怪矣今九三剛明宜乎卓然自立則所執主者乃高明自重之事有何可羞今乃亦不處而志在隨人則所執者卑下之事不其可羞乎 杜光本曰九三宜靜本義兼陽剛止極二義而來氏單講剛明不及本義之該括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程傳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无所取直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于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正而已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思所不及者不能感

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繫之私心旣主于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或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朱子曰廓然而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周而不比比而不周之意○

楊龜山曰初言咸其拇二言咸其腓三言咸其股五言咸其脢上言咸其輔頰舌而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蓋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唯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焉其繇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云云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鑑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節齋蔡氏曰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一則于來也无迎于往也无將旣應之後蓋猶未應之初也靜亦定動亦定寂也未嘗不感感也未嘗不寂何憧憧之有

訂疑以上諸說傳以貞為虛中无我明道有无心无情之語楊

氏有无心之說齊氏有貞靜虛一无迎无將之說楊氏齊氏皆以佛老莊子解易令學者遊心于玄虛寂滅之域全无捉摸下手處程傳之說頗有潛心精微之義一語少救其失否則亦流于異端矣蓋由于伊川初年亦嘗游心釋氏之學晚年始歸于聖學之正故于此等處不覺復犯其病亦見獵而心喜也雖以朱子之學集先儒之大成至解繫辭咸九四爻義尚恍忽莫知適從故其本義不足盡以為據蓋人之應事接物全在一心但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所謂貞也故能泛應曲當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諸儒習于其語取其皮毛遺其精糧而相率流為邪說何也二程之說雖或過于空曠然有所謂大公无我者以為之主故可不至于異端然大公无我予亦嫌其无着落也而楊氏齊氏則愈遠而愈失其本矣

又九四爻辭說感人言則朋字為實字思字為助辭故本義絕不及思字之意繫辭傳借為聖學之論則以思字為實字朋字為借用字程傳不知強合為一故于經傳俱失其義

本義九四居股之上云云

或曰程傳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朱子曰其辟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

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靡中无我亦在裏面 訂疑
雅甚 問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蓋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朱子曰然
訂疑爻辭往來連憧憧讀憧憧陸氏釋文云行貌王肅云往來不絶貌則往來二字亦屬不好了以接物言如小人之交井如餡是也
又問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朱子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亦于入井時此

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 訂疑此又雜于繫辭傳之意以憧憧作計較感應之私心說卽下句思字也 問憧憧往來如伯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是无心而感其應我也是无心而應周遍公普无所私繫如此是否朱子曰是 又問此以私而感然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有限量否朱子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爲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爲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爲恩獲者不以爲怨如此方是公正无私心 以上三條亦是以感物說謂有心卽是私思謂不必深論其有心无心只當論其感之正不正孔子論仁(江都不謀不計之言亦屢讚)也皆說到天下歸仁家邦无怨論治道也皆說到欽上如九經之敬恭則不悔之類是也憧憧往來只是小人之心偏而私以非禮相感其蹤跡詭秘約結頻數也朋之相從是他一般樣小人方才投其邪謀同其好惡而相從爾看來此爻本義只是如此精當元无許些雜論小註諸條皆是未完之說
訂疑程傳與朱子小註或說應事說或說感物說當初說得元无分曉必取其感物者錄之于此取其應事者錄之于繫辭傳

咸以類從也
紫引心便是感物之主如拇如腓如股如脢如輔頰舌皆心之所役使以感物者唯心則爲主也正而固者應事接物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確乎其如是而不移也如是則雖不期于人之應 訂疑不必言不期而莫不丕應傒志矣雖不必于人之從而自信從者衆矣何不吉而悔亡乎累于私感則雖着意感物而所感者能幾何此見貞吉二字雖聖人之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亦不過此 訂疑重感物上應事帶言耳丕應傒志借用其字法非以此爻爲王道吉也觀末句雖聖人之感人心云云可

彖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本義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紫引未光大一說謂其不能及遠也朋從爾思意

訂疑不復能及遠矣本義此句无不確與物相感不論從者之（狹而論私志明其无與之道也）（感不論廣）

廣狹只論感之正否子曰君子周而不比豈兼愛天下人皆從

我之謂哉孔子歷聘列國所定交者不過蘧伯玉顏讎由公子

荆晏平仲數人而已豈能感孳鉏梁丘據彌子瑕宋朝諸人從

我乎王莽謙恭下士時天下稱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

七十二人豈所從者狹乎得為光大乎如其正也舜之二十二

人文之四友武之十亂孔子之七十子不為狹非其正也四公

子之食客三千鉤黨之八俊八顧八及八廚晚唐之八關十六

子黨與遍天下聲氣動九州不為廣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註脢者心之上口之下　疏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馬融云脢

背也鄭玄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背肉

也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輔嗣以四為心神上為輔頰五在

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

雲峯胡氏曰諸爻皆戒其感于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

能感物諸爻動而无靜六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

无私繫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穆了心曰是離世絕物而于物一无所感者然雖不能感物亦

无咸腓之凶執隨之吝矣无悔

訂疑此如仲子

彖曰咸其脢志末也

本義志末謂不能感物

洪氏發明孔子恐人誤認无悔作好故直以志末鄙之

上六咸其輔頰舌

註咸道轉末故在口舌言語而已

程傳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不能以至誠感物

而發見于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于人乎輔頰

舌皆所用以言也

訂疑不必曰不能動人此等人最能感人故曰巧言亂德又曰

惡佞恐其亂信也惡利口恐其亂義也

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云〻

飛航謂意上六陰柔有邪媚之姿居說終則工媚說處咸極則

務入人是其感人也利口是崇飾而孚信不足為咸其輔頰舌之象以是持身則喪道德以是涉世則長浮偽矣又曰咸其舌如電光辨如波濤乃喋喋利口之士也佞不可長是以金人三緘古人志之白圭三復孔子稱之

杜光本曰九四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本義云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是九四感但宜正非不宜感矣九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本義云志末謂不能感物是九五不能感孔子方鄙其志矣上六爻辭曰咸其輔頰舌本義云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無其實凶咎可知是上六之凶咎在乎

感人之无其實而不在乎感人矣夫如是則本義于初六爻辭只當云下卦三爻背宜靜而不宜動而乃云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不惟與上卦三爻經傳不合亦且與上卦三爻本義自相矛盾豈不大可訝哉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訂疑合六爻而論之初二奔走服役之人也皆御虎賁與臺皀隸之屬也九三其屬之長也震為長子故屯豫曰侯隨曰官男之貴者也艮為少男為閽寺故咸艮曰誰逝損曰臣妾旅曰童僕男之賤者也九五當脢之處蓋負擔之人荷篠之士也故曰志末也上六兌之主兌為少女為巫為口舌荀九家為輔頰以人身取象上六又當其處于人則為說客巫覡之姑六婆并一（張子曰倚口以感人巫覡之道）切邪術之屬也初二三卑污下賤之人也上六亂德惑衆之人也九五在上卦之中鄉黨自好之人動作苦勞四體自食其力者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中溪張氏曰恒字左旁从立心右旁从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

朱子曰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恆其

說象一隻舟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本義為卦震剛在上云云

彖引恒亨无咎已是指貞者言矣但未說出貞字下句方丁寧出猶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豈有不貞而得為于野亨利涉乎下句利君子貞亦是方丁寧出耳本義云然又必利于守貞則乃為得所長久之道蓋不貞則非所謂恒矣世固有執拗終身者如楊墨之徒所守非不堅正則未也故終不可行○卦辭只以守字對行字言有大涵養則有大設施守之也固則其行之也力理固有不可誣者若其守不堅則其用不利故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亦是此理

訂疑恒之為道所該者廣非專學問之體用也有一事之恒有終身之恒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註剛尊柔卑得其序也 疏咸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取二氣相交也恒明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

程傳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四下居于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 訂疑此如損益之義亦取卦變而意不同 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

潦山郭氏曰剛上柔下剛柔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之常也剛柔相應交感之常也

紫引風多有不因雷者不必言矣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故為常理聖人認得真而以為常衆人不知而疑尋常之風不必皆有雷也雲從龍之雲亦與尋常之雲不同蓋自是龍身上蒸濕之氣所為也盛則亦成雨矣皆常理也 巽順震動為巽而動大凡人之動作必須巽順不順而動于理固不可于勢亦不濟故順而動者乃理之常也 訂疑說卦傳巽入也彖傳兼有巽者又還他與字不獨舉入德亦未言順也蓋順坤德也若曰順而動則是豫非恒矣又如升卦巽而順觀卦順而巽亦將斜云順而順而无以別乎蓋巽德為入謂深入乎事理洪範所謂沈潛也動者奮發有為洪範所謂高明也巽而動所謂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程傳恒之道可致亨而无咎過但所恒宜得其正故曰久于其道不恒其德與恒于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本義恒固能亨云云

訂疑久于其道也釋利貞之義已畢矣天地之道二句以起下文終則有始句重久不重貞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蓋天地之道自无不正不待言也又已字與下文始字以韻相叶當為一節如貞下起元之意

說統恒亨无咎吊起說不重只重利貞久于其道不是貞外又有道惟貞乃為久于其道蓋天下无正外之道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本義久于其道云云

董溪王氏曰天地之道自百刻積而為晝夜自晝夜積而為寒

暑晝夜寒暑相爲往來機緘不停故終始相循如環无端者蓋有恒而然也雖其有恒故有往而利如此也 訂疑大意傳之但語有滞處

訂疑愚謂本義承上文天地之道言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夜之終則有晝之始寒之終則有暑之始動靜相生循環不已如川之流往過來續而不稍停恒言利貞又言利有攸往者終則有始天地之道也蓋卦辭本爲人事言孔子偶于此處見得有道體无窮故將此二句（利貞利往）移（將彖辭利貞利有攸往）向天地之道上說不復顧卦辭本意矣（終則有始也二句經往合人事學問上說矣）蓋孔子與道爲一全體不息故逐處說這箇

道理于自己身上說一段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云云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于水上說一段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于乾卦說一段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于咸九四爻說一段曰日往則月來云云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于恒卦說一段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彖傳以天道言則利有攸往爲終則有始之義矣如以人事言之則學者之體立而用行與學優而從仕凡人之息而有作處而有出靜而有動皆是也

飛航講意天地之道不必道外又添貞字下節釋利往終則有始（始在造化上看晝王氏飛航講意而外解有與訂疑同者）始在造化上看貞者終也元者始也貞下起元所謂終則有始也觀天地之運人之所以利于行可知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恒久之道 梁山來氏曰久于其道謂仁漸義摩也

蒙引久照者照萬物也久成者成萬物也不必依程傳以久成亦本于得天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靜者常靜

飛者常飛潜者常潜天地萬物之情常常是如此而已

朱子曰物各有个情有人在此决定有个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常常恁底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

訂疑天地之情已見上文萬物之情于上文亦見之如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之類俱是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疏方猶道也

訂疑西溪李氏以舜之風雷弗迷解此愚謂雷風之恒在造化是實事在人是象當以譬事勢迫促禍患驟加之類立不易方（與楊升菴所云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之意同）

所謂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也
飛航講意見真守定内而立心外而立身皆大中至正任毀譽
是非撰他不得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程傳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吝者皆由恒者也
本義初與四為正應云云
漢上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為恒上居震極以震動為恒在
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初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
民之類上如秦皇漢武之類

蒙引自初而言初居下上視乎四勢分遼闊未可深有所求也
又自四而言四震體震動无常也且四又陽陽性上而不下其
情不下接也況又隔于二三其勢亦有所阻也是四應初之意
有異乎常尤不可深以常理求之矣以上本義皆言其不可
深求以下則言其不知其不可而深求之也○夫初本不可深
求于四然唯明者能見幾而作今初六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
居巽下為巽之主巽之德入也居其最下而為之主入之深者
也是其性務入矣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報　訂疑
遂有求欲其得一節必竭其忠必盡其歡其指四二句出禮記

如此不灌不寒所望而反逆彼之怨隙由是起怨由是生禍由
是作矣故貞凶无攸利　訂疑蒙引只說了初居下一節未及說
到在初一節蓋居下則不尊不信而弗從矣在初則交淺言深
亦所弗入也四震體則輕躁而不牢耐陽性則剛愎而好自用
也當體本義初居下而在初四震體而陽性二句象傳始求深
也即在初二字之義讀者多讀差了蒙引亦然○初之所求于
四者理也而其所以不可遂其所求者則勢也理勢之間君子
審焉○或問劉黃程子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
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亂迭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東

坡曰若賈生者非文帝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于文帝也夫絳
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
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
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
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安有立談之間而
遽為人痛哭哉　訂疑所引劉黃賈生事是以初與四作君臣說
恐謂不專指君臣凡夫婦朋友皆然但不可如梁山來氏專指
夫婦耳
訂疑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遠怨之道也初六為巽之主其性務

入是求于人終无已也故象傳曰求深責其已甚也況在初則
又交淺而即求之深乎
洪氏發明又說學者說理本淺而求之深索隱鉤玄必入于荒
唐流于異術而无補身心始求深者一始字便是躐等躐進不
循本末學者之病莫大于是 訂疑本非正旨然易冒天下之道
又象傳終則有始或亦說學者說故錄之以為推廣之一例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程傳居恒之始而求望于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勢之甚也
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

進齋徐氏曰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之深則可求之深若
交淺而遽求之深豈常理哉 訂疑即交深亦當度其人如何有
不可以一槩深求者故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于此見本義有補經傳不及處
蒙引本義意全象傳只是本義在初二字之意

九二悔亡

程傳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
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于五五復居中以中
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于中也能恒久于中則
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 訂疑以本爻為處
以應為動不然
或問伊川中无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
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
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本義以陽居陰云云

訂疑程傳言應本義不言應者以象傳无應之義又程傳所言
者以處對動為應非易之正例故不從
雲峯胡氏曰咸恒六爻非不相應得者不過悔亡而已咸九四
曰貞吉悔亡九居四非正也故必貞然後悔亡恒九二亦非正

也但曰悔亡而不勉以貞何也咸九四不正又不中恒九二不
正而得中中是為久于中者也所為中重于正者此也 訂疑此說
非也易中九二言貞者十有六不盡以其中而不勉之也且如
雲峯之說則易中六二言貞者十已中且正矣而又勉之以貞
何也
沙隨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
爻明之也
訂疑訟五大有上晉五萃四巽四五皆不言所以然也
蒙引以陽居陰不必說所處非其位所遇非其時分明是所為

有失後來補救得好耳蓋悔理自内出者如所處所遭非其時位于吾何悔此亦精義之法如亞夫軍中夜驚先儒謂亦未是節制之兵此亦是失常理而有悔處然能静以處之堅卧不起故卒定此亦久中悔亡之意

訂疑以陽居陰不正也不正明是有失九二中而不正因中得悔亡九三正而不中不能免吝可見中重于正悔是事之偶爾失常也

梁山來氏曰亡者失之于初而改之于終也

說統二以陽居陰氣質未免有偏駁處以其居下卦之中善反以為功故得亡其悔悔自内出專主變化氣質說 訂疑此與索引不同彼以處事言此以氣質言然事之得失由于氣質也就氣質言二巽體又在下居陰是失之不及者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傳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于中也

白雲郭氏曰可久之道中而已矣過與不及皆非可久也

聖斷可久之道中焉止矣人能恒久于中豈止悔亡孔子之言蓋就周公之爻辭而美之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于上六于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承之矣

本義位雖得正云云

兼山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厚齋馮氏曰巽為進退不果九二九三同也九二以剛處柔而位得中是以悔亡九三過剛不中其究為躁卦是以不恒其德也

訂疑程傳本義皆取志從于上為義按巽為進退不果有不恒之象又九三居巽之極而過剛不中則不能守其剛正之德而失其常矣故為不恒其德耳不取志從于上亦可可恒能恒而不恒故或承之羞

蒙引以筆歆等為說此亦是不恒其德之一事耳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凡事皆然不止出處去取也即如寡婦始初矢志守貞後乃不終而為淫奔之事豈不人人羞之又如巫醫今日為巫明日易業為醫醫不成明日又易業為卜如此无恒之人終身不能成一事人自是賤惡他

飛航講意初志可觀晚節頓改上見鄙于縉紳下取誚于清議

交絶于君子。䟽與于小人。近而當年見棄。遠而身役䝉詬。演識與守。終是不定。无德而不恒。尚可言也。貞而不恒。蓋将若之何。

張愼甫曰。三之不恒。藉口圓融變通而失之者也。訂疑此輩當發大汗。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䝉引吉无往而不得辱也。如所謂國人皆賤之。徧國中无與立談者。

飛航講意人之无。无德者。人不得物色之。及見容于世。惟有德不恒。則指視之衆。安有見容之處。訂疑所謂求為尋常无聞之人而不可得者。演不特世无所容。即淸夜自照。覺自已无所容于天地之間。訂疑又就其羞惡之心衂之。甚于凶害。

九四田无禽

註恒于非位。雖勞无獲也。

程傳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本義以陽居陰云云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然九二亦以陽居陰。而曰悔亡者。惟中則可常。九二中。九四不中故也。訂疑亦加又如何說

䝉引此爻之象。非專為田設也。若只從田无禽說久非其位意。則是久田于无禽之地。决不得禽也。守株待兎。即是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本義云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姑以田无所獲為主。而推類以盡其餘。

說銳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訂疑二四兩爻。皆无恒意。此沙隨程氏所云。皆不著其所以然者。故象傳補出兩个久字。可見凡講爻辭必切卦名立義。爻辭之必切卦名。猶講書之必尋章指也。杜光本曰。凡講爻辭必切卦名立義。習舉業者。亦不可不知。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程傳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况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云云　訂疑本程傳

訂疑九二剛中六五柔中皆能恒者以其有剛柔之分故有悔亡夫子凶之異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衆引婦人之道不再醮也從一以一人言所謂不二夫也從婦則牝雞司晨矣

訂疑從一而終以終身言則平日之以順為正在其中矣從婦以平日言從婦尚凶況婦死不再取乎世有不再取而无後者俗猶謂之義夫三綱之罪人也 杜光本曰恒六五爻辭必如程傳本義言應方有夫婦之義而象傳則以不言為是故衆引訂疑俱畧之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來註謂夫子剛果獨斷以義制事若從婦人順從之道委靡甚矣豈其所宜蓋本之程傳也

訂疑不取來註而取衆引者以從一者從夫也從婦與從一對婦以人言不以道言總免牴足也

上六振恒凶

本義上六居恒之極云云 訂疑本程傳

訂疑初之浚上之振皆以二卦之德取之本義居上非其所安此句當刪蓋象傳在上二字對初六象傳始字言乃終字之義也謂觀其在上而振恒則其平生可知故曰大无功也如履上九云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乃要終之辭非尊位之義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訂疑象傳初出一始字上出在上字皆以卦之始終言之也

恒雖訓常然天下事有不可不常者如天經地義民行也有不可拘常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也當常而不常朝三暮四也不當常而常守株待兎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遯者隱退逃避之名陰長之卦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當此之時若不隱遯避世即受其害須遯而後得通故曰遯亨

程傳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 訂疑身不遯害即身亦亨

本義為卦二陰浸長云云 訂疑本義陽雖當遯云云至若猶可以有為數句因程傳而誤也故未免辭費余有辯在彖傳

或問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朱子曰經文固无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 訂疑小往大來以小人言也如何云經文无此例

建安丘氏曰遯亨爲君子言也告君子使去不去則見害于小人矣安得亨小利貞爲小人言也勉小人以正小人而不守正則凌迫乎君子雖已亦有不利也聖人爲君子謀亦未嘗不爲小人謀也

何伯宗曰君子見幾而作二陰浸長已爲引身之計若小人則縻之不去直至无躬而後已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臨川吳氏曰卦辭遯亨爲四陽言也彖傳專言九五何也五四陽之統得處遯之宜有致亨之道也

隆山李氏曰陰陽寒暑之運各有時方陰道長盛乃小人得勢之時君子要須遯辟以待天定不然不勝其忿盡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猶漢元成之時弘恭石顯得勢于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遯其迹以及禍桓靈之時曹節王甫得志于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徒不遯其迹以避終被誅戮此遯之時剛當位而應者蓋所以隨時用權也

訂疑遯而亨也者必遯而後得亨也言不可不遯也剛當位而應即本義可以有爲之一節以位言諸家皆以德言非也當位而應言君子尚在高位而小人亦未與我搆釁在他人則必幸小人之不我難貪戀祿位而不肯去九五以剛健中正之人處此便能見幾而作所謂嘉遯貞吉者也陽剛中正何嘗无德但德字在九五二字內當位自當以位言方與本義合○潔身于未辱正志于未降故亨

小利貞浸而長也

朱子曰伊川說小利貞之尚可有爲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爲所說王允謝安之于漢晉恐也不然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爲在下位有爲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

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訂疑王敦董卓皆是數逆之臣君方受制有當位大臣力可圖則圖之所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若遯之小人則險邪之徒爲君所信品位雖卑而權勢日盛如弘恭石顯曹節王甫方得志之時其勢日盛一日此時也蕭望之陳蕃竇武何進諸人何嘗不在高位但時已去已矣如何說身任安危君亡與亡乎若說在下位有爲之兆者可以去大臣便去不得遯之九五豈在下之人乎孔子攝相豈非大臣魯受女樂便去況二陰浸長大臣何不可去之有穆生決去于設醴之時兩疏解組于方寵之

日况二陰浸長乎二千餘年來嘉遯者李鄴侯肥遯者郭有道
兩人而已

遯之時義大矣哉

疏相時度宜避世而遯自非大人照幾不能如此故曰大矣哉

本義陰方浸長云云　訂疑從疏

雲峯胡氏曰遯與旅之時皆非順境故本義皆曰處之爲難時
在天義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

訂疑時有順逆皆存乎天義用亦有順逆皆存乎我猝隨順解
時之順者也大通欲遯睽塞姤華旅時之逆者也隨時而順理

因事而制宜君子之義所莫不有大焉者存乎其間非時中之
聖人孰能與于斯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權者聖人之大
用〇此句之上當有缺文

梁山來氏曰陰雖浸長而未盛大且九五與六二相應其陽剛
漸消之意皆人之所未見而忽畧是以苟且流連而不能决去
也當此之時使不審時度勢則不知遯若眷戀祿位則不能遯
唯有明哲保身之智又有介石見幾之勇方能鴻冥鳳舉所以
嘆其時義之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本義天體无窮云云

紫引天下有山（復齋云天下有山遯此遯字與卦名之義小異）天雖无意于絕山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遯之
象也遯是相遠之義非逃避之義也或以爲天遯山或以爲山
遯天皆非君子遠小人不必說君子避小人嚴者君子自守之
常非專爲小人設也非法不道非理不動然望之儼然聽其言
也厲則邪正不容並立彼小人自有不應而去者矣程傳曰在
乎矜莊威嚴使之敬畏則自然遠矣愚謂矜莊威嚴未足盡嚴
之義必兼律身秉行言若只是容貌辭氣間嚴則小人之奸狡
者固未易却也恐適足以取其侮惡亦不專惡聲厲色凡用心

拒絕如令門上莫禀或打禀門皂隸之類皆是嚴者以禮律身
之謂惡則疾之已甚之詞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註遯之爲義避內而之外者也尾之爲物最在體後者也危至
而後求行難可免乎厲則勿用有攸往也

疏爲遯之尾最在後遯者也小人長于內應出外以避之而最
在卦內是遯之爲後也逃遯之世宜速往而居先而爲遯尾禍
所及也故曰遯尾厲也危厲既至則當固窮危行言遜勿用更
有所往

程傳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于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訂疑處微謂无爵位无聲名非如來氏无德凡民之謂

本義遯而在後云云○朱子曰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訂疑本義全用註疏程傳之說時人都錯看了

梁山來氏曰往者往而遯去也初在下无位又陰柔所居不正无德无位无德則无聲不過凡民耳與遯去之賢人君子不同遯之何益敎占者勿用遯去但晦處以俟時可也

訂疑此本程傳微者易于晦藏之說也但无德之說則不必用蓋說无位又无德即不遯亦何厲且无德者亦不知遯不消戒他勿用有往也

按註疏程傳本義朱子小註來氏皆謂既不及早遯去危禍已及勿用再去了只宜在此靜俟而已蓋本象傳而誤也諸儒皆見東漢之初李業諸人而云然也公孫術據天水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術賜毒酒以劫之業曰古人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藥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賜毒酒以劫之玄受毒藥欲死其子叩頭泣血于太守奉家錢千萬以贖父之乃許之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謂嘉速裝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于人乎皓自殺以首授使者述誅皓家屬嘉聞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死譙為貲賂不肯仕遂漆身為癩佯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又董卓之亂蔡邕先避之江東卓欲誅其家屬不得已就之後卓誅邕亦為王允所誅愚謂死者遯之厲也其免者即所謂晦處靜俟以免災者也

朱子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某竊謂不然遯而在後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　訂疑此與本義不同愚謂遯尾厲是一占為遯而在後者言也不利有攸往另是一占為占出行者言也言當此時不宜出行也飛航講意上句就已仕者言下句就未仕者言作二人看更分明

蒙引遯尾厲危其遯之不早也況可占所往乎　訂疑作一人看亦是一遯晦處靜俟可免災耳晦處即今日儉德辟難韜光全身也　訂疑此亦錯認本義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葉山燕曰遯尾非也當尾而必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商山茹芝之叟不蹈祖龍之阱東門挂冠之士不入禁

錮之羅彼其不往亦何災乎 訂疑此亦程傳本義之說其所引諸人亦不同四皓不往而獨處者也若逢萌正必遯以顯其迹者且萌時无黨錮之事如秦時邵平種瓜東門亦獨處靜俟者

訂疑遯卦上四爻以去陰遠者為最善相應者為不惡而嚴比陰者為有所係初二兩爻亦就君子言與卦辭不同又初與上九不以陰陽分君子小人但以去之早晚分吉凶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註居內處中為遯之主物皆遯已何以固之若能執乎理中厚順之道以固之則莫之勝解

疏二既處中居內即非遯之人也既非遯之人便為所遯之主物皆棄已而遯何以執固留之惟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則不能勝已解脫而去也黃中之色以譬中和牛性順從皮體堅厚牛革以譬厚順也

程傳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

訂疑註疏程傳皆教六二善結賢人君子不切遯卦之義雲峯胡氏梁山來氏蘇子瞻鄭申甫皆同愚謂否六二云包承小人吉矣猶必戒君子以大人否亨姤初六教小人以止戒小人以進而必戒君子以羸豕孚蹢躅不應遯卦方教君子之急去反教小人以善留也此爻蓋教小人以中順自守不肯為君子之害其志之堅自始至終无有變易如執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解也至于君子之去就則上下五爻言之詳矣

本義以中順自守云云 杜光本曰本義以六二就自己應遯上說衷旨去疑諸時解皆從之

訂疑姤否剝之陰爻未有以為君子者何獨此卦二陰爻皆以君子言之切對上爻以去之早晚言之可也二不應復就君子說說統或曰二蓋包順之小人慮其為邪黨所搖惑故示以固

守其志愚謂此說是也

觀象云𦄙者執縛也艮性止執之象也艮本坤卦變上一畫成艮坤為牛二居中為黃牛陰之勢浸長故聖人教之以用黃牛之革拘執之不可解脫而去所以沮其上征也 杜光本曰不以六二為君子亦不以六二為善留君子觀象訂疑數家耳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註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係故曰係遯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不能遠害亦已憊矣宜其屈辱而危厲也係于所在畜臣妾可也施于大事凶之道也

程傳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或問伊川云云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也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問傳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朱子曰君子小人便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无以繫之則望望然去矣 訂疑程傳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此小人(伊川知己)亦指臣妾故曰亦不如是蓋女子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君子待之自有莊以涖之恕以畜之之道亦不用著繫戀之私恩也可見以係戀畜臣妾者亦是尋常小户人家則如此耳其曰吉者對疾厲而言非真有甚好處程傳此二句正大光明見君子治家之道

本義下比二陰云云

進齋徐氏曰臣妾謂二陰○中溪張氏曰艮為閽寺臣妾之象

紫引臣妾僕妾也古亦云臣妾朱子所謂終日在脚手頭者也○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之情于小人中只可用之于臣妾若真正奸雄小人遠之惟恐不遠去之惟恐不速況可為之係戀而不能釋去乎

訂疑真正奸雄小人亦是指臣妾中人說謂大惡人足以害事者也○係遯有疾厲是一占本卦中事也遯字帶言之不能遯也畜臣妾吉另是一占旁及他事也不必相承說本義亦從程傳相承說不如小註另作一占也○小人有幾等有硜硜之小人對大人而言在小人中亦君子也有无位之小人凡民也有无德之小人不肖之通稱也穿窬之盗无德之尤者也臣妾之小人无位之下者也臣妾雖亦小人然未盡是奸雄此尋常人家為買臣妾之吉占也若朝廷官府自古以來臣妾弄權亂天下者可勝道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厚齋馮氏曰憊困也釋厲字言疾篤

梁山來氏曰出處去就乃丈夫之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

能以義處雖于所好牽于所私至于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訂疑否音鄙愚謂此句當刪去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于正也

訂疑傳以好為所愛好言指私欲如聲色臭味玩好之類如顧初九本義謂應四為動于欲也

本義下應初六云云 中溪張氏曰九四與初六為正應是四與初有交好也

杜光本曰好字程傳作去聲愛好之好本義作上聲交好之好

否字程傳音鄙謂不善本義音俯謂不然本義直截勝程傳近世講家多從之是矣 曰小人否者亦九四之為君子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程傳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

本義剛陽中正云云 朱子曰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紫引以能正其志而不苟容也 正字活

訂疑正志解貞字

上九肥遯无不利

註最處外極无應于內超然絶志心无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本義以剛陽居卦外云云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疏肥饒裕也四五雖在外背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在外極无應于內心无疑顧是遯之最優故曰肥遯 別傳

三疑于所比四五疑于所應故无所疑獨歸上九

程傳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 杜光本曰玩剛決无疑四字象傳疑字伊川亦是作疑斷之疑看

訂疑坤之六二文言于无不利即以不疑其所行釋之程傳作疑碍本義作疑而不決愚謂易中除巽初六象傳志疑也為疑斷之疑餘皆當作碍字看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本義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蒙引大壯勢也利貞理也大壯而不貞則勢有餘而理不足貞字所以必兼正固二字

張雨若曰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于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慶曆之壯戫元祐之壯激只自恃其壯便非貞

壯光本曰卦辭明訓利貞季氏逐昭公八年甍于乾侯不貞孰甚史墨乃妄引大壯為天道以証其事信乎其誣天而壞法亂紀矣左氏從而書之雙湖何可不亟駁之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程傳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　訂疑串說

說統本天德之剛而動動以天不動以人也非禮弗履是也　訂疑遵程傳串說

蒙引剛以動以字作而字看剛體而動用也是挾能為之資而又有必為之志則何為不成何往不濟　訂疑平對說剛義同程傳

梁山來氏曰剛則能勝其人欲之私動則能奮其必為之志卦體則勢壯卦德則理壯所以名壯　訂疑亦平說剛義同說統

訂疑剛字程傳蒙引以氣質言梁山來氏說統以德言然下文正字正從剛動生來則以德言為勝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朱子曰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或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然亦緣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

訂疑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此說非也如朱子說則彖傳當云所以壯者以其正也今云大者正也則是戒君子使之正耳

節初齊氏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

雲峯胡氏曰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剛以動即是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即是以直養而无害　訂疑愚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即是塞乎天地之間

蒙引君子謂之大人以其正也天下之理私者必小正者必大　訂疑與朱子說同

飛航講意大人所存所發必光明俊偉是大者自无不正也

訂疑諸家皆順本文口氣而釋之愚謂大者正也當補出利字蓋大者正也原是釋利貞講者須要見得占者當正之意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程傳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强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

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雲峯胡氏曰勝人者血氣之強自勝者義理之強也

紫引雷在天上烈烈其聲赫赫其威肅群聽而起衆蟄其勢壯甚大壯之象也君子體此一毫非禮之事不踐諸身是不爲人欲之私所屈矣何壯如之

訂疑山上有雷其聲小過雷在天上大壯可知○履以行言吳因之曰直從念頭起處斬絶得盡更進一步拔本塞原之論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註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 訂疑程傳本義從之

程傳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謂得凶可必也

本義剛陽處下云云

縉雲馮氏曰人行趾先動古人之始事必躊躇進退遂以出之揣于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爲不凶 訂疑此從以處事之始終言不專言進取也愚謂用壯之失不惟始事不可即成事時亦不可事將成而以特壯敗者豈少哉

雲峯胡氏曰壯初與三以陽居陽正也而曰凶曰厲當剛壯之時不可過于剛況剛居下而欲壯于進不特曰凶而曰有孚言其凶之可必也

訂疑此有孚易解猶以有孚爲自信其當征與泰九三解六五皆訓必字○王氏卦畧曰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爲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愚謂初三皆以陽居陽故凶厲二四皆以陽處陰故吉而悔亡此卦大畧與夬相似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註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是以貞吉 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于壯得貞正而吉也 訂疑勝本義

本義以陽居陰云云 訂疑雖用象傳然不切大壯之卦與恒九二同與

紫引九二吉字頗難說若以大壯利貞例則是不躁于進而終无不遂進者但據九四爻下朱子小註曰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則九二貞吉不可以爲得遂其進然愚以爲此卦爲大壯大勢陽皆

須進惟初九在下而壯于進九三過剛而用罔則反取困而不得進若九二既能因中而正不應只自守而已故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程子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但貞則不致困而必遂其進矣况九二之因中而正與九四之不極其剛若正相類奈何一進而一只自守哉均之為貞吉也九四之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即吉之象也特以四前二陰為藩之決藩既決則有大輿壯進之象矣故更著此二句今乃以其有此二句而遂疑九二之不得與同何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說以其居中履謙行不越禮故得正而吉也

趙汝楳曰二之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

臨川吳氏曰中則不過不恃其壯而猛進也

訂疑以剛居柔二與四同故皆戒曰貞吉况九二又居下卦之中乎故象傳特表之曰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程傳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于事而

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于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訂疑貞字不如本義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爪者搏毒者螫羊壯于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

本義過剛不中云云

節齋蔡氏曰兑為羊藩四也進則為四所困故以羝羊羸角為象

雙湖胡氏曰聖人于九三一爻設君子小人兩義亦如恒六五婦人吉夫子凶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否六二小人吉大人否亨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之類非謂九三既為君子又為小人也

訂疑君子義以為質義即貞也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不用壯罔也此爻曰小人用壯小人固小人矣曰君子用罔則君子亦小人也可見雖正亦不可恃壯也卦言大壯必利貞爻言雖貞亦不可恃壯所謂六爻發揮盖如此學者乃欲比而同

之非也
蒙引用壯者、血氣是尚、勇力是憑、不復顧理之是非、勢之可否也、用罔者、蔑視世事、貌不介意也、貞厲意、兼用壯用罔言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蒙引此一爻在小人為用壯、在君子則用罔也、象傳之辭只是如此、而本義釋曰、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何耶、蓋用壯者必以壯敗、用罔者必以罔困、故象傳雖不言其困敗、而理之必至、亦有不待言而知者、朱子釋義故發之云

杜光本曰、張東之等謂武三思猶机上肉耳、何能為、乃君子罔也、易辭因此句无用字、遂云用壯者小人之事、君子則无此爻辭、君子用罔何以說乎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程傳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曰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于進也、輹與輻同 訂疑壯于進義不必用○杜光本曰、程傳于此云輹與輻同、則小畜之說輻、大畜之說輹、輻輹无分、又不物古本及東坡易傳之足憑矣、屋齋所以復遞程傳以輻輹皆為車輪之中幹、如磨心然、而旨翻其大畜九二之前說也
本義貞吉悔亡云云 訂疑貞吉悔亡、用程傳意
訂疑咸九四貞吉悔亡、因九四不正而言、貞以救其所不足也、大壯九四貞吉、固因其不足而戒之、然觀其下文、美其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則又幸其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也、此如大過九四之棟隆、因其无太柔之弊、又无太剛之折而言也
中溪張氏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群陽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在輹、輹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夬之決、乾之純矣、 訂疑大壯六爻不復以陰陽消長取義、則夬乾之義不必用

雲峯胡氏曰、乾九二既言見龍、所以九四或躍在淵、不必言龍、此上文言羊、故藩決不羸、不復言羊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疏尚庶幾也、 訂疑不如蔡氏作上
節齋蔡氏曰、尚往者、前无困阻、可以上進也 訂疑本小畜彖傳本義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損初九象傳本義、尚、上通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本義卦體似兌云云

蒙引雖失其壯然凶害悔吝常由壯于進而致如初之征凶三之貞厲上之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故六五亦可以无悔

訂疑當壯之時時可為也在上之中勢可為也而以陰居陽其才其德皆不足有為矣故不如二之貞吉四之壯輹然視初三上為无悔爾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程傳羝羊但取其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

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有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　壯洗本曰艱則吉程傳不及本義之確訂疑所以删也

本義壯終動極云云

雲峯胡氏曰五上皆陰五已喪羊上又取羝羊觸藩者五專以一爻言也上羝羊合一卦而言也蓋至于上則壯終動極故與下卦之終同象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處其角上艱則吉者三遇剛則必至于自困上不剛故可勉之以艱也

蒙引壯終動極志之壯也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无攸利亦象也帶連上句故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

訂疑本義其象如此二句當刪无攸利艱則吉此二句即占也何又云其占可知易之例有占具象中者如履霜堅冰至龍戰于野之類有象无占則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耳此爻象占俱有如何云云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梁山來氏曰不詳者（直截了當易解多有宜如此講者）當壯終動極之時不能度勢而行審幾而進也詳則能艱矣艱則能詳而咎不長矣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疏晉之為義進長之名此卦明臣之升進故謂之晉康者美之名也侯謂升進之臣也臣既柔進天子美之賜以車馬蕃多而衆庶故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也晝日三接者言非惟蒙賜蕃多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

訂疑康字解作天子美之不如程傳本義

程傳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康

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不惟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于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于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訂疑晉兼君之治道言此只好解卦名至于卦辭則專指臣也

麗乎明明指明君言徐氏張氏胡氏吴氏皆從之按易中麗乎明者三此卦及睽旅諸儒皆以麗乎明為麗乎明君雖于理无乖但如此則明屬別人不切離之德矣按離之為卦以一陰麗于二陽而得名也其德為麗為明為文明為麗乎明麗與明與

文明皆指一人之德言則麗乎明乃是合麗明二德而合為一德也既以德言則在臣道為有擇主之識在交道為有擇友之識不可以一卦之德分似兩卦也故本義云麗乎大明之德不言麗乎大明之君也

本義晉進也云云

訂疑卦彖卦德卦變三者皆有進之義故卦名晉而卦辭之義亦即從三者而取故本義解了卦名之義即以三者懸置名與辭之中間亦如釋咸卦之例也

進齋徐氏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王錫之車輅弓矣命之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受策而出出入三覲是也

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凡朝覲會同毛馬而班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

姚氏小彭曰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

雲峯胡氏曰侯者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為牝馬為衆之象晝日三接離為日為中虛之象或曰馬與晝日離午象蕃庶三接坤為衆為文之象

蒙引錫馬蕃庶不及他物馬于他物尤重也

訂疑白虎通九錫安民者錫車馬古王錫于元侯物必象功故本義云安國之侯

蒙引朱子曰用字只是虛字愚謂正與王用出征王用享于岐山公用亨于天子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諸用字同雖虛字非助語也用字下可貼箇得字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

程傳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于地益進而盛故為晉

訂疑本義以明出地上屬下節釋卦辭愚按彖傳以德體象變通釋卦辭者多以韻相叶如大有噬嗑咸睽剝旅巽渙是也晉

彖傳順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二句○以韻相叶○正如大有睽鼎
旅渙諸卦同○若以為通釋卦辭○不合○特以明出地上一句○安在
上○而○不○與○下○二○句○為○韻○也○此亦是彖傳中分段之常例○人多不
察耳○又明出地上○以○釋○卦○名○義○為○切○于○卦○辭○又○不○切○又○明○夷○彖
傳○以○明○入○地○中○釋○卦○名○晉○以○明○出○地○上○釋○卦○名○義○正○一○例○也○又
雜○卦○傳○晉○晝○也○正○取○明○出○地○上○之○義○也○此程傳之確不可易也○
本義所以不從程傳者○蓋彖傳之例○以卦之德體象變釋卦名
者○多復舉卦名以結之○以明示段落○如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
故壯○豐大也明以動故豐○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之

類○是也○如既釋卦名義○而後舉卦之德體象變為言○不復結以
卦名者○則直以屬之釋卦辭○如臨无妄咸晉之類是也○然彖傳
有常例○有變例○有或有缺文○不必盡以例求也○如先釋卦名、例
也○而漸卦止而巽動不窮也○以卦德言漸進之義○反補于釋卦
辭之後○極言以贊易道之大、于釋卦辭之後、例也○而離歸妹○獨
于釋卦名義處極言之○此皆變例也○況大畜釋卦名義處○亦无
結段之文○而本義斷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為釋卦名義○
此亦觀其文意之切否耳○不然○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亦可
云大正○以釋利貞也○杜光本曰、程傳以明出地上為釋卦名義○

本義以明出地上為卦象與卦德卦變為通釋卦辭訂疑遵程
傳○
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疏坤能順從、而麗著于大明、六五以柔而進、上行貴位、順而著
明、臣之美道也、柔進而上行、君上所與也、故得厚賜而被親寵
也、訂疑麗乎大明欠明○柔指臣言○
程傳以順麗于大明、順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訂疑此以
以麗字屬坤○不屬離之德○所以不可從○柔進而上行、凡卦雖在
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

君位明而順麗、此句當刪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
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以柔為君○
本義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
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
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訂疑明出地上、就君言○順而麗乎大
明、就臣之德言○柔進而上行、指君言○
中溪張氏曰、當晉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皆同德順附、有君明
臣順、諸侯承王之象、○雲峯胡氏曰、明君在上、下以柔順進而
承之、所謂康侯也、訂疑以明為君○順麗柔進而上行○為臣從君○

臨川吳氏曰坤順之臣進而附麗乎大明之君 訂疑與程傳同
柔臣德也五君位也卦自觀變六四之柔嫁君進而上行至五九五之剛下降居四猶朝貢之臣為天子所禮接 訂疑柔指臣與疏張氏胡氏同

胡氏曰易言柔進而上行者三卦晉睽鼎也噬嗑則曰柔得中而上行晉六五之柔自觀四進五也睽中孚之四進五也鼎巽四進五也噬嗑雖不言進而六五之柔由益四上行至五也此可見柔進上行之例 訂疑四卦柔皆指君言程傳本義所獨睽卦自離來者柔進居三于君无當如止取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而不取自離來者柔進居三則四卦一例皆就君言矣且睽之六三于上行二字亦无取也蓋彖傳之例凡言上行者皆謂五也上謂上卦

雲峯胡氏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 訂疑此與程傳同

訂疑麗乎大明紫引雖云有致主之德然又云大明指君亦是從程胡吳之說耳按易彖傳麗乎明者有三睽說而麗乎明本義云內說而外明明與說就一人言也旅止而麗乎明程傳云止麗于明則不失時宜本義云艮止而離麗于明亦皆就一人言也程子及諸儒解晉之麗乎明以順為臣德而麗乎大明為附麗乎君則麗乎大明非離之德矣予按離之為卦以一陰麗乎上下之二陽陰為卦之主麗于二陽乃離之所以明也單言明則明固全離之德兼言麗乎明則以中之一陰為主而上下二陽為一陰之所麗以取明者也亦離之德也人之擇友臣之擇君雖似有人己之分然其為離之德則一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蒙引格物致知以啟其自昭之端誠意自修以致其自昭之實使吾之明者煥然超出于物欲之表亦猶日之出也杲杲乎騰光于九地之上

王龍溪云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強曰自強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皆非有待于外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程傳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于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 訂疑與汪氏同不如本義 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于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于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

處進退之道也訂疑以晉如鼫鼠例則晉如卬是叢卦名言之當如本義為是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朱子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二句意恐貞吉說不盡故又曉之訂疑朱子小註與本義微不同本義作兩層如三自反小註作一時事

厚齋馮氏曰摧說文擠也折也有所抑而不得進之象能寬裕自處不戚戚於上下之不我知則无咎

雲峯胡氏曰凡始進必資薦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摧抑者訂疑解如字作若字且倒了字法非也進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

推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訂疑本義作兩層相承說小註作一事胡氏作兩乎恐謂當對衆允看

栗徵陳瓘初不識明道後知其賢作責沈文以自警自古賢士固有不見信于初者況進退之際乎薛文清有言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以晉生之通達國體曠代絕才而志大量小晉摧罔孚不能自裕卒以夭喪是以君子貴有養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程傳聖人恐後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

本義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訂疑或謂獨行正是原他見摧之故大凡君子處世枉已易合直道難容舉世隨波逐流而我獨以正行如何容得此說非也獨行正正字正辭貞字言雖見摧我不可自失其所守之正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程傳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强于進者也杜

光本曰于晉如愁如之上着此二句便于下貞字有礙不及本義

故于晉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本義六二中正云云朱子曰周禮有享先妣之禮

訂疑祖為王父則祖母為王母可知以文位觀之六三為妣六五為祖母本義但云先妣雖高曾祖妣皆是然不如程傳使人易見京房云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懸風驟

兩是為未善
蒙引王母、大母也。自古有王父王母。不可說是國母。故本義云。蓋享先妣之吉占。若以為國母、則不得用之于享先妣矣。凡高曾祖妣皆先妣也。王父王母之稱。至唐宋猶然。至元朝方不許士庶間稱王父王母。本義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此是占法。小過六二之遇其妣。與此王母俱非指定說。須要知是假象。
梁山來氏曰、四乃大臣中鼫鼠之小人也。近君而據下三爻升晉之路。二欲升進。无應援。五陰柔。二愁五之不斷。四邪僻。二愁

四之見害。貞者中正之德。初六之貞。未有而勉之也。六二之貞。因其本有而教以守之。
訂疑 愁如者、目前也。貞吉者、異日也。受福王母、別是一占。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訂疑 中正釋貞字。象傳蓋以受福王母為貞吉之象也。
六三衆允悔亡
註 處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與衆同信。順而麗明、訂疑 此句當刪。以三非離體。不取麗明也。故得悔亡也。程傳同之。
程傳 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

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訂疑 本象傳志上行。指衆陰。本義從之。
中溪張氏曰、六三位不中正。有悔宜也。然三能率初二以順上。而衆皆允信而從之。故其悔可亡。
雲峯胡氏曰、衆、坤象。坤、順之極。故有允象。三居下卦之上。為衆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
本義三不中正云云。問六三如何見得為衆所信、朱子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訂疑 與本義微異。又取近義。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程傳 上行、上麗于大明也。上從乎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訂疑 麗與明、皆離之德。三坤體。无所取之。其云上從大明之君、却不妨。從者、順德也。○程子于卦德多不分明。○志、指衆陰。蒙引專指三言。此衆之所以信之也。蓋衆人本是欲上進者。今以其志同。故皆信之。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本義 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云云
孚齋馮氏曰、鼫、詩作碩。疑此轉注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

在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
中溪張氏曰、詩以碩鼠刺貪、比之鼫鼠、象其貪于進也、
纂言云、鼫鼠、廣韻以為螻蛄、則非鼠矣、玉篇以為形大如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則又鼠之異者也、蔡邕以為五技鼠、訂疑邕勸學篇、鼫鼠五能、不成一伎、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則飛鼠也、飛鼠一名蝙蝠、飛能過屋、不能緣、不能穴、不能走、郭景純以為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則田鼠也、廣韻鼫字與碩字同一類、二字從石、皆音石、詩碩鼠刺貪、碩大也、陽大陰小、此爻陽、故為

大鼠、不必以陰陽分鼠之大小、即詩之碩鼠无疑矣、
雲峯胡氏曰、晉晝也、鼠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其占曰貞厲、雖正亦危、況不中正乎、
訂疑本義程傳皆作已在位者、胡氏既云以竊高位、則亦是已在高位者、无容復進矣、又曰、不敢進、于理不合、愚謂晉如二字、亦本卦名、與初二同、言以不中不正之人、進居高位、貪祿固寵、而常畏人、蓋患得患失之鄙夫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程傳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張慎甫曰、初之摧、二之愁、由九四鼫鼠竊據君側、以阻坤陰之進也、夫六五固大明之君也、且不免釜鬵之隔、況君非六五、其為患可勝道哉、此帝堯所以重珍夫讒說、而大學所以致嚴于放流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本義以陰居陽、云云、朱子曰、伊川說得大深、雖以堯舜之聖、皐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功、如何說既得同德之人、而任

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无此等說話、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相似、
建安丘氏曰、五以柔居尊位、為離明之主、彖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也、
雲峯胡氏曰、大明在上、下皆順從、非特悔亡、其往也、宜吉无不利、復戒之以失得勿恤、何也、彖唯升言勿恤、豐言勿憂、爻則泰九三、家人九五、萃初六、皆言勿恤、訂疑夫九二亦言勿恤、事有

不必憂者勿恤寬之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辭也晉
六五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蓋當進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
六五處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本義以為一切去
其計功謀利之心者大明在上用其明于當為而不當用其明
于計功謀利之私也不然則明反為累矣 訂疑云易有患得患
失之心則不當憂云易有失得之累則又覺不得不當憂矣然
謂此爻即云不必憂亦可若如本義云云何卦何爻不宜去其
計功謀利之心哉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梁山來氏曰有慶即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本義角剛而居上云云○朱子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
不能伐邑矣但易言伐邑皆是用之于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
如高宗伐鬼方之類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于大可知 訂疑若
不剛則不能伐邑此句未然謙之五上何以利侵伐利行師乎
蓋以剛而征伐者取威克厥愛允濟之義也以柔而征伐者謙
之五上取坤衆之義也豫師皆有坤此卦雖為甲冑戈兵不取
剛柔之義

或問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朱子曰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
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

訂疑本義謂雖危而吉且无咎小註謂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
而无咎與本義不同勿從

蒙引若以伐大國則任大役重全憑悻悻之剛如何濟得事雖
以伐小邑尚可克濟所謂猶之可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說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
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時雖至闇不可隨世傾邪故宜
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艱貞

程傳反晉成明夷晉者明君在上群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闇
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

本義為卦下離上坤云云

雲峯胡氏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
明也傷之者上上為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illegible]彖傳以利艱貞
為五

蒙引利艱貞、不知文王果是指六五上六而言否。本義只據彖傳而解之耳。恐文王是據理而言。亦不可知。彖傳是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不可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

訂疑卦辭亦周公所繫（訂疑卦辭亦周公所繫蓋亦本此）故彖傳據六五爻辭而釋卦辭本義又因彖傳而釋卦辭也。

何楷曰、將感悟人主而无以入其中。烏乎可。兩暴不能入。土風暴不能入木。父不能暴化其子。夫不能暴化其妻。而況于人臣乎。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豈惟保身。抑感移人主而保天下。至忠也。卒之力窮于天下。而未嘗不保其身。又大雅所稱明

哲也。

彖曰明入地中曰明夷

訂疑彖曰下、缺明夷二字。

說統日之明。豈有時虧損。但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故以晦為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本義以卦德釋卦義。云云。

臨川吳氏曰、文王為紂所囚。內文明而不失己。外柔順以免禍。是文王所用。合于明夷全卦之義。

蒙引文王柔順時。以蒙大難耳。文王非絕柔順底人。王赫斯怒。亦有時外剛健矣。文王以之、謂昔者文王嘗出此道也。非體法之也。

訂疑大象傳中以字當如此解。

梁山來氏曰、大難、天下之難。內難、一家之難。

訂疑文王箕子、皆是大難。但箕子視文王為貴戚。故曰內耳。不必分天下與家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本義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云云。

訂疑在其國內句、本程傳。然文王之因何嘗不在商之國內。只云為紂近親足矣。

朱子曰、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

氣象。

蒙引柔順容易。佯狂甚吃氣力。又要人人以為真狂。都不曉得他是佯狂。直到商周之事已判。那時不狂之實方分明。便放出一篇洪範來。○元魏廣陵王恭。好學有志度。以元義擅權。陽得瘖疾。爾朱氏之亂。薛孝通說爾朱天光奉以為主。恐其不言。使爾朱彥伯潛往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爾朱世隆等大喜。乃廢舊所立魏主曄而立之。邢子才為赦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忻然。以為明主。是亦有艱貞

晦明之功者

訂疑東漢費貽任永馮信在公孫述之境內或漆身為癩或詐青盲亦箕子之流亞也箕子之佯狂特晦過昏暗之君臣爾君子固知其不狂也昔楚之陸通陽狂以却楚王之聘至見孔子則接輿而謳以鳳兮之歎是他貞明不息處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程傳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于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于涖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

蒙引一說依語錄云外晦而內必明乃可恐語錄又是一時議論却明字重矣不切明夷之象唐太宗問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于不能云云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凌人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梁山來氏曰地在下日在上明在外也君子以之則絕去其人欲之私以自昭明德亦如日之極其高明常升于萬物之上此脩己之道當如是也地在上日在下明在內也君子以之則存其寬厚渾涵之德去其刻薄殘忍之私以之涖衆如小過必赦使人不求備罪疑從輕脅從罔治之類皆是也古之帝王冕而前旒以蔽其明黈纊塞耳以蔽其聰亦此意也此則居上之寬治人者當如是也

訂疑舜之文明濬哲而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此舜之涖衆用晦而明也孔子之大聖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自言曰吾无知也其答王孫賈陽貨隨問而答初若不解其意者亦涖衆用晦而明之道也

杜光本曰用晦而明即彖傳之晦其明只涖衆是臨下與箕子之事上不同耳唐顏師古曰彖傳言晦其明謂藏明于晦此言晦而明謂生明于晦誤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註明夷之主在于上六上六為至闇者也初處卦之始最遠于難也志急于行饑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

本義飛而垂翼云云　訂疑如字釋往字

訂疑三日不食註解已確諸家不從何也本義行而不食所如不合尚欠明愚謂明夷于飛垂其翼傷而未切之象也君子指

占者而言言身在危亂之邦者則當其受傷未甚尚可速行以避之雖至于三日不遑食亦所弗恤盖可以速而速也此是一占其在危亂之外者亦不可以有所往往則主人有言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此可以止而不止者也此又是一占有言即其次避言之言本義作一事說蒙引從之亦通但以三日不食亦為傷則非也觀象傳義不食也其不以傷言可知只狀其速于行之意耳楊敬仲曰三日不食義當速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本義惟義所在不食可也

訂疑不食之義諸家紛紛程傳謂窮困之極雲峯胡氏節齋蔡氏謂見傷之象于義不食不切童溪王氏謂不食其祿又于三日不切獨王註孔疏皆謂去之速楊敬仲鄭孩如從之方于義不食也為切諸家多以在陳絕粮觧之愚謂不如以接淅而行觧之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本義傷而未切云云或問初比二似二傷得淺初傷得深朱子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

梁山來氏曰文王囚于羑里夷于左股也散宜生之徒獻珍物美女用拯馬壯也脱羑里之囚得專征伐吉也

訂疑程傳謂自免有道本義云救之速則免矣不明被傷者為誰拯之者為誰梁氏以受傷者為二拯之者謂別人是也二既被傷人當速救之不救不可救之緩亦不可故曰用拯馬壯吉盖人既傷股不能自行須壯馬載之以免于難也

此以爻與占者相為賓主占者受傷則拯之者人也而吉在我占者救人則拯之者我也而吉在人有謂二宜速者似初不似二二既傷股尚能速行乎使能速辟何又云用拯乎兩吏字宜衍其一

東坡曰爻言左右猶言内外也在我之上則于我為左矣杜光本曰東坡以坤之腹為左股之傷六二忠順之至往拯之與來註異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程傳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夷之時而能保其吉

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柔居中為順而有則故能得豖壯之馬以拯已之傷而有吉也

訂疑渙初六本義云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即此之傷而未切也渙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猶此之既傷其股但

能順乎上下之二陽以救之也渙之初待拯于九二明夷之六二待拯于初三渙初唯柔而巽體故能順乎二明夷六二唯柔順中正又離體爲文明之主故能順以則而聽二陽之拯巳也蓋人在難必待有才力之人救之唯有知人善任從諫如流之沛公方能信用三傑以爰項籍于百敗之餘如其剛愎自用不能順從則雖有群力群策皆无濟矣此項羽所以死于垓下袁紹所以敗于官渡庚亮所以僨于蘇峻也雲峯胡氏及謂渙之初六非濟渙之才故取九二爲馬明夷六二文明中正救傷之速有不假于三者誤矣況離之爲麗以麗二陽而得名也文王

雖具中正之德當其蒙難尚賴南宮括散宜生之徒以救之救之者人也而能順而有則以聽人之救之者巳也但散宜生之徒其救文王也自有正道必不如世俗所云文馬珍物美女之妄耳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本義以剛居剛云云 訂疑疾貞之外一本程傳

建安丘氏曰不可疾貞猶冀其改過遷善則放伐可不舉矣 訂疑此專以湯武之于桀紂言之

句雲郭氏曰不可疾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

訂疑此以不可疾爲句貞字爲句來氏從之

梁山來氏曰不可疾者不可急也九三雖剛 訂疑當兼明臣也 上六雖昏暗君也必遲遲以俟之出于萬不得巳如天命未絕人心尚在則一日之間猶爲君臣也貞者伐暴救民其事正也故不可疾雖在于貞若亟亟以富天下爲心是疾而不貞矣

訂疑蠱九二不可貞小過九四勿用永貞與此不可疾貞義例正同此易之變例也本義以不可疾貞爲句蓋據經文以釋之矣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疏志在除暗乃得大首其志大得也

程傳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巳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于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本義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云云

雲峯胡氏曰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訂疑左字未詳東坡說亦通見二爻愚按師六四曰左次明夷

六二曰左股六四曰左腹皆陰也豈九三曰右肱陽也古人尚
右故陽曰右而陰曰左易伏羲書非文序陽在右陰在左又書
文之稱上文爲右下文爲左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其傳十章別
爲序次如左皆此義也○四與上同爲坤體是腹心之臣貴戚
之卿與國同休戚者本義云得意于遠去則已恝矣于宗社何
補要看明夷之心字其出門庭者不得已而爲存宗祀計爾
如微子不去徒爲紂所殺无補于國而宗祀遂斬矣覩其請于
父師少師其情迫其辭哀去則不忍不去不得是多少苦衷萬
不得已方出于行遯一法以存商祀何得意之有蓋微子雖出

門庭其得明夷之心則與箕子同故曰殷有三仁焉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畧倒明夷爲暗之主在于上六初最遠之故曰君子于行五最
近之而難不能務故謂之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傳上六陰闇傷明之極故以爲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
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于
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于紂矣若不自晦其
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爲奴以免于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

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　也若箕子可謂貞
矣
本義居至闇之地云上○朱子曰文言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
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雲峯胡氏曰士大夫處平時易處明夷之時難處明夷之時爲
微子比干易爲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
死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殷有三仁而爻獨以箕子言
也訂疑三仁不可分難易箕子微子比干其明夷艱貞一也試
觀當日微子之去比干之死那是易得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傳箕子晦藏其明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
息也若遇患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
楊椎者是也　訂疑蔡邕亦然
蘇子瞻曰箕子之貞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也
訂疑明不可息以贊箕子之明暗主能辱其身不能息其明也
若以戒人則是身可辱而不可自息其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程傳本居于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更傷其明而昏暗後

入于地也訂疑以下二句為上一句之象甞自傷其明也

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云云

訂疑程傳以下二句分項上一句不如本義文理自然本義以處高位解登天傷人之明帶言耳且以自傷墜命解入地更勝程傳以更傷其明為入于地也其自傷明處豈至于後而始然乎疏云不明而晦本其初也其意在于光照四國其後由其不明遂入于地謂見誅滅也此說亦好但其意在于光照四國則不然此人之志只是殘暴荒淫何嘗有光照四國之志

蒙引云本義不明其德以至于晦此有垂教之意焉言上六本非生成便暗者明德人之所固有彼不能自明其明德而昏為欲昏以至于晦耳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訂疑本義照四國以位言極確疏不知此故解文辭云其意在于光照四國失則是推原之詞程傳以更傷其明解入地是以失則正講入地了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程傳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或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于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處而不失倫理方可

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云云

或問男女莫非家人獨曰利女貞何也張中溪曰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昔舜刑于二女正合此象

雲峯胡氏曰九五居外六二居內男女正位之象也長女居上中女居下尊卑有序之象也四陽二陰陽强而陰弱夫唱婦隨之象也二柔皆居陰位執柔而不敢抗之象也內明而外巽處家之象也自初至五皆貞尊卑各安其分之象也而卦獨曰利女貞先正乎內也天下以國為內國以家為內家以女為內訂疑彖傳本義云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畫卦推之又有此象胡氏何反遺之

蒙引莫難化者婦人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人離必始于婦人此所以先正乎內也看先之一字方知男亦在所貞女貞

如何閫儀必肅饋事必慎必孝舅姑必順夫主必和家衆必睦宗姻不生謗妬以間夫之骨肉不預外事以貽夫之禍患凡有數端不專指脩潔也莫難正者家而家莫難正者婦人此亦以難易論耳其實夫為妻綱刑于寡妻全在丈夫

家人者一家之人要不出乎父子兄弟夫婦而已或曰若伯叔與姑姪不亦家人乎曰伯叔亦父也故曰伯父叔父姪猶子也叔故曰從子姑則諸母也伯叔母則從母也姊妹則女兄弟也故彖傳只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盡之矣○此所謂家人奴婢不與焉古制入家无奴婢有犯某罪者没入為官奴婢謂之臧獲如胥靡之類臧者被贓罪而没入者也獲者逃亡捕得而奴使之者也非人家所得買賣也王莽曾稽古法禁人不得買賣奴婢又有奚奴周禮奚三百人鄭玄註曰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有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本義言內正則外无不正亦從女貞而對言之耳非拘拘是一男一女之際也夫父之與母同此內外也兄之與嫂弟之與弟婦亦同此內外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註女正位乎內謂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五也

疏因正位之言明家人之義乃道均二儀非惟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乎內男正乎外二儀正則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乎男女正位故曰天地之大義也杜光本曰道均二儀非惟人事而已二句礙又反謂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乎男女之正不但于理不順于彖傳語意亦不合

程傳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本義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馮去非曰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明一家之人皆利于正有補世教為多

梁山來氏曰男女二字一家之人盡之矣

訂疑男女不指夫婦杜光本曰男女不指夫婦但不假分疏而所該自廣矣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疏上明義均天地此又言道齊邦國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國有嚴君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建安丘氏曰既言男女之正至此又推本于父母之嚴故曰家人有嚴君焉君謂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必父母之嚴于其子如君之嚴于其臣則倫理

一定尊卑截然无干名犯分之事而家道正家道正則天下莫不一于正矣趙氏汝楳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賣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媟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訂疑丘氏趙氏合下節通釋之論理亦通但本文口氣原不相似

彖引必須說出九五陽剛中正而為主于外六二柔順中正而為主于內方見有尊嚴之義方見是君長之象若講男女之正位內外處也是此二爻一是陽剛中正一是柔順中正但莫用主字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疏此嘆美正家之功可以定于天下申言道齊邦國既家有嚴君即父不失父道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　訂疑此合上節而通釋之丘氏趙氏說本此蒙引辨之

蒙引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句不可說作效只帶上家道正說來傳意不在效正家而天下定此家道之所以貴于正而不可不正也或說正家而天下自定了用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為例是不可用彼自有人人字彼主在下之人為道者言此主在上之有國有家者言周子曰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主化言也蓋即此傳之意三節不必用過文相承

雲峯胡氏曰卦惟以女貞為利夫子發言外之義則謂男女皆當正又謂父子兄弟夫婦皆當正本義又即卦畫以推其象明且備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註言必有物而口无擇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擇行

程傳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則能施于國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　訂疑程傳此處重在齊家以治天下蓋以風喻風化火喻家人中溪張氏從之不如後說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于外由言行之謹于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程傳此段謂正家之本在正其

身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本義之所取也。

本義身修。則家治矣。

訂疑物、即左傳不軌不物之物。取物以昭物采謂之物。言有物而行有恒、只是法言法行。可為一家之視效爾。諸子相曰、言行只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見、此切家人、然亦不止此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程傳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于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

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云云

庸齋趙氏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

測言有家、與王假有家之家同例。

訂疑有家有二義。有始娶而有家者。有子受父事而有家者。初泛言治家之始事。以子受父事為主。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本義志未變而豫防之。雲峯胡氏曰、家人志已變而防之難。未變而防之易。潛室松曰、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所謂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註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而已。是以貞吉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云云。進齋徐氏曰、遂、專成也。婦无專成。惟在主中饋而已。所謂惟酒食是議者也。

濮上朱氏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

而已。故有閨門之脩。无境外之志。是也。

訂疑中饋之事、亂與胡氏、皆以祭祀言之、愚謂凡賓客自養皆是。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俞玉潤曰、眾之五順以巽。事師之道。漸之四順以巽。事君之道。家人之二順以巽。事夫之道。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程傳九三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于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于嚴

厲骨肉恩勝過嚴故悔也雖悔于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
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
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于放肆寧過于
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云云
東萊呂氏曰此爻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
濟濟有禮可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日以歌舞為樂可知其必
敗
訂疑于理可為法戒但于本文不合

緊引嗃嗃非九三嗃嗃也家人嗃嗃者以九三
之治家過剛也悔厲吉言一時雖不无悔厲畢竟吉也終吝言
一時間大家懽洽若无害者然終吝也此聖人揆人情之必至
者
訂疑嗃嗃固以九三之過剛不中亦以其居離之極則過于察
而不能容又燥暴而不能忍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云云　訂疑六四巽順之體而居四得正是
生財有道者不止主利居上也若不指出巽體得正則凡斂財
而行專利而聚斂者皆能富其家亦大吉乎
說統治家治國正是一般道理不必主大臣理財說
訂疑凡治家以治生為先必選子弟中善會計有才幹和順公
直者主其出入之事明洪武時浦江鄭氏常以此道居家能十
數世同居焉又按富家之道亦如富國不過生衆為疾食寡用
舒易田疇廢恩施食以時用以禮而已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梁山來氏曰八卦正位巽在四
訂疑順者察事理體人情審時勢所謂義以為利也在位以位

言任理財之任者也凡居家者錢穀貨布出入之事當擇人而
任之若六四之巽順得正可治此事而在上位又操一家理財
之權者也故能富家而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註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則下莫不化矣　訂疑下指家人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
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　訂疑此以正身以正家
言假作格感格也交愛當兼五與家人言不可專指家人也
蔡氏廷瑞曰剛中正為家人之主而初二三四各當其位亦如

人君正身齊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位乎內外、而不相紊、故不待憂恤而吉、 訂疑與註同。但不言天下定、及為更勝。建安丘氏曰、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三剛而不中。失之過嚴。未免有悔厲之失。五剛而得中。感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也。故人无不化。可无憂恤而吉也。 訂疑假亦作感格之格。本義假、至也、云云。○朱子曰、有家之有、只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于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于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海之有也。 訂疑書言有家有邦。言有三德者使為大夫。有六德者使為公卿。大夫有采地。故

曰有家。公卿之田祿視諸侯。故曰有邦。且功德之大者。亦封為諸侯。如書云伯禹后稷后夔伯益伯夷伯與。皆諸侯為王官者也。朱子解差了。如云使夙夜浚明于其家。豈有三德者。只着他各料理其家事乎。朱子欲成己說。何不引假有廟為証乎。紫引語錄所謂到這裏有妻有妾、方始成箇家、非也。初之閑有家時。都无妻妾耶。六二之在中饋。非妻妾耶。三之家人嗃嗃。則妻妾固在其中矣。況又有婦子云云。此語錄明與本義不合也。○有家猶言有國、此只要解出有字義例。非以家為國也。若曰有家之有。即有國之有爾。

訂疑凡至于者、皆非常居而有時至于此也。如假有廟。廟亦非常居之處也。程傳以假為至本義以為至極之至若家則常常處此者。何云至此。本義至于其家之說有不然也。 杜光本曰、爻辭乃是有家、而本義解以為其家、遺却有字。則訓假為至于理便費周旋矣。 王者无時无家。非前此无之。至是時方有也。苟不以聘納后妃言。則于文義亦有難通者矣。此紫引謂以是至于其家、是以已納后妃在家者言、亦非也。蓋自古帝王繼世以有天下。幼而即位。及長而後聘納后妃者有矣。如周成王即位時。尚未冠。其未納妃可知矣。則以此爻為王者聘納后妃。亦无妨也。孟子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為之有家。則有室有家。正夫婦居室之事。以之証王假有家。則本義訓假為至。未為不可。但與王假有廟。句法文義有不同耳。王假有廟。有字虛。以納妃為有家。則有字實也。○假廟之假。亦有感格之義。故不言至而言假。書曰歸格于藝祖。則王假有家之假。訓至亦有感格之義。○家人卦以九五六二為正位乎內外之主。故他爻皆泛言治家之道。而二五獨以夫婦之正理專言之。五正位乎外。二正位乎內。如王者治外。后妃治內。相為敵體。二尚在下卦。故且泛言婦道。五在上卦君位。故取王假有家之義。

蒙引本義又云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是謂不必拘拘聘納后妃也凡娶婦者皆是但要有是德耳有是德婁二五言

彖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本義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訂疑用程傳

建安丘氏曰治家之道尚嚴在彖以嚴正為義五以相愛為義何也曰殺以分言正家之義也愛以情言假家之義也假有感格之義歟彖以相愛言之 訂疑感格之義不止篤恩義兼有正倫理在中即相愛亦不止愛以情兼愛其有倫理若以情分分言之則是卦專言正倫理五專言篤恩義矣卦為嗃嗃五為嘻嘻矣不如本義兼盡

補註曰假有感格之義故彖言交相愛

訂疑家人五爻曰王假有家萃渙卦辭皆曰王假有廟其句法同而彖傳象傳義例各不同家人象傳曰交相愛也萃彖傳曰致孝享也此訓假為感格之義也渙彖傳曰王乃在中也此訓假為至之義也書中固有一字而兼二義釋之始盡其意者如貞訓正也正字釋不盡又釋之以正而固也又曰正而常也則王假有廟之假有時義取于至則訓身親涖莩之義而曰王乃在中有時義兼取于感則訓感格之義而曰致孝享也繫卦辭者但言假廟則涖至之內自兼感格之義夫子釋之則或取至或取感實互相發也王假有家爻辭自兼至感夫子自專言感耳 以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為夫以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為婦周家之盛時夫婦世濟其美如此此二南之化所以獨隆千古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程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于卦終言也 訂疑有孚就心言以孚威平說以終吉頂威如本象傳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云云 訂疑正家久遠之道切終字勝程傳本字終吉平頂孚威胡氏紫引來氏從之

雲峯胡氏曰九三嗃嗃處家之過嚴上九威如律身之自嚴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六陰柔以其不足于嚴而勉之家人有孚威如九陽剛以其能自律之嚴而許之也卦未有如家人皆

吉者然始之吉易終之吉難故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也
衆引本義云以剛居上在卦之終剛能正其家居上則衆之
主也在卦之終則其有家也久周公以是特言正家久遠之道
以為能有孚以篤其恩義則既无家人嗃嗃之悔能威如以正
其倫理則又无婦子嘻嘻之吝終吉則无凶者也
梁山來氏曰一家之中禮勝則離寡恩者也樂勝則流寡威者
也有孚則至誠惻怛聯屬一家之心而不至乖離威如則整齊
嚴肅振作一家之事而不至瀆亂終吉長久得吉也 訂疑孚以
恩言

唐疑庵曰家之本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觀
其所以閑家者皆其實有諸己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孚則閑
訂疑當作令 之自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即
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 訂疑此本涑水司馬氏之說而串言
之而孚字作有諸己解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涑水司馬氏曰上九以剛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為
儀表苟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為下所信然後有
威可畏而獲終吉 訂疑孚字既指實有諸己又云內盡至誠是
兼兩說也亦本象傳反身而言也

○訂疑司馬氏唐疑庵以有孚為反身程傳本義以有孚自為誠
信威如自為嚴威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程傳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言治家當有
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于己則人
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
道不行于妻子也
本義謂非作威也云云
南軒張氏曰居家之上家人所瞻仰而視效者也身不脩則家

不齊此家人六爻卒歸于反身也反身謂何言有物而行有恒
而已
梁山來氏曰如言有物而行有恒正倫理篤恩義正衣冠尊瞻
視之類皆是也 杜光本曰言有物而行有恒則正倫理篤恩義
正衣冠尊瞻視之類皆在其中而反身之道盡之矣若以此數
者另講于其外反多遺漏
杜光本曰家人之道尚嚴自天子至于庶人從之則治違之則
亂萬世不易者也卦辭云利女貞孔子以正內正外釋之矣而
猶恐人不知其謂正者為何故特指嚴字以示之初九之閑有

家六二之无攸遂、九三之嗃嗃、上九之威如、皆嚴也。而究其所以為嚴、則歸于反身自治、言有物行有恒而已矣

卷之六終

周易訂疑卷之七

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芸較正

上下　吉

說文云、睽、目不相視也。○易攷云、睽字從目、目少精也、目主見。故周公爻辭初曰見惡人、三曰見輿曳、上曰見豕負塗、皆見字之意。

疏睽者、乖異之名、物情乖異、不可大事、大事、謂興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訂疑之世二字當衍　方可為之、小事、謂飲食衣服、不待衆力、雖乖而可、故曰小事吉也、小事亦有幾等、飲食衣服、古人何用占、○小事者、謂如祭祀賓客之類耳。

本義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云上　訂疑以二女取義、彖傳偶舉之耳。其實二女同居、即志不同歸、亦禮也、情也、若以不同行即為睽、先王制禮、何不以姊妹並嫁一丈夫乎。予嘗謂十翼之文、有不可盡拘者、此類是也。○二女之睽、以胡雲峯正不正之說推之、方可。○不同行、如以火上澤下之性推之、亦有相乖意、但澤火另一象、二女另一象、原不相因也。○二女乃後天之易。

建安丘氏曰小事吉柔爲卦主也凡卦陽剛爲主則可以大事睽合兌離成卦其才不能大有所爲故以之處小事猶可得吉也
訂疑張氏說可以敗之
中溪張氏曰離下兌上爲革兌下離上爲睽革以九居五而六居二剛柔得位故曰元亨利貞睽以六居五而九居二剛柔失位故曰小事吉若革之九五則可以大有爲矣湯武之革命順天而應人是也
彖引睽乖異也不獨曰異而曰乖異主乎情之不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 夫睽則衆情乖離本不可有事以卦德卦變卦體如是則雖不可大事若小事无甚賴于衆力之協同者猶可爲也 此卦辭當以豫之利建侯行師對看豫者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故大事可爲睽雖有此三善兼之得中應剛然打頭一睽字壞了故可小不可大也
本義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 訂疑晉卦本義云順而麗乎大明之德旅卦本義云艮止而離麗于明睽卦本義云內說而外明或言麗或不言麗蓋以明爲離卦之德重明不重麗麗字特帶言之也愚謂離麗也以一陰而麗乎上下之二陽而取麗之義也又陽明而陰暗離之所以爲明者正以陰之能麗于陽而取也彖傳言麗乎明者麗字最重言其質雖柔暗而能麗乎剛明故足取也 睽於時不好故或可小事吉或可小事晉之時好故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本義以卦變言之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 訂疑彖傳言柔進而上行者三晉睽鼎也又噬嗑云柔得中而上行晉卦與睽鼎噬嗑之柔上行皆指六五而言不應睽獨爲言六三且他卦之六三多以陰柔不中正而見凶咎睽之卦亦何取于六三而與六五之柔而得中者同類而語哉又凡言上行者必其在上卦而權位足資者耳六三下卦之爻何取上行之義乎愚謂不如獨以五言而曰以卦變言之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剛去離與家人二卦之變也或曰卦中原有二爻之柔彖傳又未嘗有專指六五而不言三之意故不可遺六三曰噬嗑柔得中而上行亦可云本自未濟初六之柔上行以至于二而得其中自渙來者爲之本義何獨不言而睽必爲言六三乎豈噬嗑之六二柔順中正反不如睽之六三乎自離來者柔進居三既可爲柔進而上行噬嗑之六二自未濟來者柔進居二獨不可爲柔得中而上行乎總之凡言上行者必其在上卦之中位勢足資耳故晉睽鼎二卦只六五一爻便取柔進

上行之義。壯光本曰、東坡易傳云、謂五也、而不及六三、與訂疑所見正同。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沙隨程氏曰、水火相遠。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

訂疑澤火之性。固不相得。然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守。則火克金。亦不好。故非睽則革也。亦後天之象。

雲峯胡氏曰、中少二女、志不同歸爲睽、長女中女、亦非同歸、而曰家人、何也、家人離之陰在二。巽之陰在四。女正者也。睽則兌陰在三。離陰在五。不正矣。

訂疑卦。自二至上五爻皆不得正位。亦可取睽。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也

註事皆相違。害之道也。何由得小事吉。以有此三德也。

程傳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訂疑噬嗑柔得中而上行、亦是。○凡言麗乎明者。亦皆上卦晉睽旅是也。

臨川吳氏曰、睽之時、无所爲吉者、觀其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皆柔之爲也、柔豈能成大事哉、故其吉者、小

事而已。紫引曰、非也、可小事之旨、承睽字來、時雖睽也、有是三者、猶可以小事、如无是三者、小事亦不可矣、誠以是三者而非當睽之時、大事亦容有可者矣、

紫引又曰、一說睽卦雖有是三者。然力量終是未大。故僅可小事。向使其動而明。剛進而上行。剛中而應。則睽有可濟之理。不但小事吉而已。此云小事吉。是熟睽之時。與睽之力量言也。且如習坎剛中。則行有尚矣。大過說而巽。加以剛中而志行。則利有攸往亨矣。革文明而說。而非主之以柔。則大亨以正矣。然則先儒所謂以柔爲主。及三者皆柔之爲之說。亦未全非也。

訂疑晉順而麗乎明。睽巽而耳目聰明。亦是柔而可大事者。此不可爲典要之義也。丘氏（建安丘氏之說見卦辭下）吳氏之說。乃發明卦之餘縕。雖非彖傳所取。然其理可通。亦可取以補傳之未備也。不可以彖傳本義所未及而緊斥之。蓋聖人作易繫辭。取義多端。儘有彖傳象傳所未盡及者。亦有傳之所取。或未必是作易之本旨者。所以朱子作本義。亦時與大傳相出入。不必盡合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疏天尊地卑、其體懸隔、是天地睽也、而生成品物、其事則同也、

男外女内、分位有別、是男女睽也、而成家理事、其志則通也、萬物殊形、各自為彙、是萬物睽也、而均于生長、類聚群分、其事即類、

訂疑睽者其別也、事同志通、事類其交也、別者其體也、交者其用也、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萬物睽者、牝牡雌雄之分也、其事類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蒙引來註亦云、（從正義體中而用合也二句來）蒙引大全此條下引朱子曰、睽者言始異終同之理、愚疑此句當是論六爻、脩書者見此三句相類、遂置于此、孫質菴曰、性情之睽、不可有、形體之睽、不可无、人知睽之為睽、而不知睽之為合、故極言其理。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傳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和而不流是也、

本義二卦合體而性不同、或問之、朱子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異、（訂疑本義非也、二卦合體自是睽、何為同、若以二卦合體為同、六十四卦除八重卦、餘皆二卦合體也、豈皆取同義乎、）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在

人則出處語默、事不同而同歸于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于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于忠君、（象傳天地睽一段言異而同、大象言同而異、朱子此段宜在萬物睽而其事類也一段之下、今置之大象、脩書者之誤也。）

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朱子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周而不比、群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訂疑大象下句雖是就人事之近處說、然天下无理外之事、如理一分殊在理如此、在人事亦如此。

誠齋楊氏曰、禹稷顏回同道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餽異辭受、此同而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本義上无正應、云云、訂疑既云上无正應、又云同德相應、此處自相矛盾、貴辭只當云初與四同德相應、然當睽之時、其初未免有相左而悔處、而當睽之初、其嫌不深、故不久自合、此悔之所以亡也、上无正應句不用可也、○此與曹參蕭何韓琦范仲

淹相類

訂疑初之睽所以易合者以當睽之初嫌亦不大小有不合少間即合矣若上九居睽之極積嫌既深故其合也難

中溪張氏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　訂疑此厤本義必見之說

杜光本曰爻但言見惡人无咎而本義乃云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遂未免語意死煞與爻旨相去遠使天下无不可見之惡人无不見惡人之君子名節因之而隳身家繇之而滅者衆矣且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晝論甚明何嘗有必見之說而本義乃引以為必見惡人之証愚不敢阿考亭也

蒙引見惡人无咎承上文言同德者固與之倘非同德者來亦不宜拒之也此處睽之時然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誠齋楊氏曰見惡人子見南子陳實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无事乎見惡人矣孔子不見陽虎是也　訂疑南子君夫人非惡人之比陳實弔張讓以子觀之實為多事唯當辟地而早去耳蓋惡人亦有幾等如鄉里惡少无賴之徒不足為國家之大然

則見之亦无妨事如張讓董卓之徒直當倹德辟難使之不吾物色上也若吾之名德已著彼欲網羅之以為羽翼以樹聲名此直當如管寧梅福耳且君子之自樹立者固自不同古今時勢亦異（從古之為胡廣林宗者何限太丘之得免幸耳）如當法網厳密之時一名剌投其人異日事敗我之身家與之俱喪矣陳實之弔張讓使朝廷誅了張讓按其弔籍而誅之陳太丘能免乎

項平庵曰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以辟咎非望其有所行也

説統同德之合異德之忌也絕惡人而勿見不將衆仇于君子乎見惡人以辟咎正所以固同德之合　訂疑此說今多從之愚謂悔亡（辟得文書證講通文為中者終屬出合）是睽後合之占喪馬勿逐自復是走失之占見惡人无咎是見人之占世有勢迫于不得已而往見惡人吉凶未卜而占之者如華元之于子反沛公之于項籍韓愈之于王廷湊謝安之于桓温之類故占之若尋常無見何占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程傳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矣而居睽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于相遇覬其相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巷者委曲之途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

究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云云
雲峯胡氏曰坎四比五納約自牖睽二應五遇主于巷皆非所
由之正坎險睽乖之時不得不委曲相求如斯也委曲求合此
聖人達節之事非狷介辟世者之所知 訂疑納約自牖辨見上
經○聖人作經義通上下此又不必行權之聖人也
西溪李氏曰二五君臣之位故言君臣之睽
紫引二五陰陽相應宜相遇者也然居睽之時陰陽相應之道
衰而剛柔相戾之意盛乃睽而不合雖然二之與五本正應也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故為君者雖或失于下接而為臣者終不
可自外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則睽以合而无咎矣○巷字
當得其意勿泥于辭西溪李氏謂不必拘于堂陛之常分似失
其旨小象程傳云云此正委曲相求之本義
訂疑君臣之睽自古有之即賢君不免但賢臣不忍聽其終睽
而委曲以求其合如周公之以鴟鴞遺王孟子之三宿出晝汲
黯之求為補缺拾遺劉向之反復奏疏魏徵姚崇李泌之諷諫
懇切程顥朱熹之積誠動主皆是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程傳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
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惑蔽以
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僻邪曲
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謂引君以當道
訂疑程傳主引君當道較深一層本義又說委曲相求而得會
遇却平正蓋臣之于君猶子之于親當其睽也雖忠告善道亦
无所入必也先得親而後順親故曰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臣之
于君亦猶是也使睽之未合而輒欲引君當道則為數斯辱矣

○本義云本其正應非有邪也可見二與五素有君臣之分時
雖偶睽忠愛之義自不容已故委曲以求一遇未為失道若素
无交與而輒欲求合所謂未同而言者也便是失道也如孔子
之于魯君孟子之于齊王張良之于漢王李泌之于唐肅宗皆
有正應之素也若商鞅因景監見秦王韓愈三上宰相書蘇轍
上書韓太尉皆失其自重之道者也鄧禹之杖策謁光武乃英
雄之士共圖時艱所謂同舟遇風而共濟者又當別論但當太
平之時主有常臣臣有常主自有相遇之正則不可為禹之為
矣故王通之上太平十二策愚當鄙其躁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本義六三上九正應云云○平庵項氏曰、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

杜光本曰、朱子曰、天合作而、劓額也、本義乃解以爲髡○髡者、剃髮之刑○則又不作而解矣○是以熊過象旨謂其附會太甚○而云其人謂三○三之天謂上也○陽爻故稱天○且者、未必然之辭○其人蒙引見輿曳、作旁人所見也○與上九見豕負塗之見不同○其人、輿中之人○訂疑虛齋指三○與程傳同○

訂疑見字當是其字之誤○其人、余初指上九○因本義云○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也○後疑見字當是其字之誤○則上兩其字指六三○下其字不應又指上九○必如蒙引以其人亦指六三方確○此爻與上九大似廉頗藺相如○賈復寇恂之事○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疏由位不當○故輿被曳○由遇上九之剛○故有終也○

訂疑位不當、合見輿曳三句而總釋之○單擧見輿曳、省文也○三之睽○雖由居二陽之間○上九猜狠方深○亦以六三以陰居陽○其德業聞望素不足取信于人耳○遇剛者、幸上九陽剛○故能一旦釋疑而相合也○

彦陵張氏曰、大凡剛底人、性最躁急、稍見形迹可疑、便不惜情面○最狠最毒○然胸中實无他腸○心迹一明○渙然氷釋矣○若性柔底人○畢竟優柔不斷○如何得有終○可見天下最難事者○莫如英主○最易事者○亦莫如英主○

訂疑桓公恨管仲而卒大用之○高祖恨季布雍齒而卒封之○用之宜矣○所可異者○昭帝幼主○而能識上官之詐○武后女主○而能辨仁傑之宽○代宗庸主○而不加子儀之罪○而太宗英主○反始終不釋然于田舍翁也○人之睽合○亦有時也○高明之人○易惑亦易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且遠矣○問辨惑○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子張亦是剛上分數多者○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疏元夫、謂初九也○初四俱陽而言夫者○蓋是丈夫之夫○非夫婦之夫也○

程傳當睽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元夫、猶言善士、四初皆陽、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至誠相與、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

本義睽孤謂无應云云

訂疑本義必危厲乃得无咎不如程傳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為

確厲先睽也无咎後合也

粟欽睽孤而遇元夫交孚如許遠與張巡本非統屬各自孤守

一城乃以同心為國遠為巡守巡為遠戰戮力捍賊而相合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程傳謂不止无咎且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 訂疑睽之六爻只

令睽者復合便是志行不必云救時之睽

梁山來氏曰志行者睽者可合孤者得朋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註厥宗謂二也 訂疑疏程傳本義楊氏胡氏李氏從之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云云 朱子曰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誠齋楊氏曰厥宗者五與二應而二為宗臣也

雲峯胡氏曰宗二象噬膚五與二易入象睽本有悔悔之所以

亡者以其有合之象也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為宗其合也

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為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遺宗親之也上當

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

隆山李氏曰所謂噬膚猶噬嗑噬以求合也夫君臣相應當太

平之時精神交合志協義從堯舜禹夔之遇合也不幸當睽之

時兩兩間隙相疑而至于相噬以求合可謂德之下衰也然不

如是以通其相應之志則彼此之情轉相乖隔而天下之睽无

時可合也 訂疑不必以太平之時形睽之時亦不必云天下之

睽

訂疑噬嗑者物有間者噬而嗑之也 噬嗑睽噬膚之旨今日經明 噬嗑六二噬膚噬初也初

惡未形故噬之易合睽之六爻所以睽者亦必有以間之所以

亦必噬之而後合但五柔中二剛中相為正應其間易合故有

噬膚之象與噬嗑六二同能為間者必剛也五與二中間雖隔

九四一陽又四與五同為離體離之為卦以一陰而麗于上下

之二陽則二陽者皆其宗也故同人之六二以初九九三為宗

睽之六五以九四上九為宗上九在六五之外不能間五與二

獨九四一陽隔于二五之間乃二五之所以睽而不合者也五

之厥宗指九四也所噬之膚亦指九四也九四陽剛非易噬者

但六五柔中在上為文明之主又與九二剛中正應理與勢皆

足勝之故噬之為易耳噬嗑六二亦以其柔順中正故噬之易

不然陽剛豈易噬者哉

又睽六爻言悔亡者二初謂上无正應五謂以陰居陽皆非也

悔謂始之睽悔也。終而合。悔亡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蒙引有慶、亦就睽上說。即爻辭之意。申贊之耳。不必說開。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程傳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戾。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安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故上與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安也。安安能常。故終必復于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為寇讎。乃婚媾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與三始睽而終合。陰陽合而益和。故云往遇雨則吉。

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云云

建安丘氏曰、上睽、疑而未敢親近乎三。如見豕負塗。疑其汚我也。又如載鬼一車。疑其祟我也。豕猶有之。鬼則無矣。

雲峯胡氏曰、四與上皆言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而自猜狠以至于孤也。

蒙引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即見輿曳其牛掣也。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即其人天且劓也。本義兩句。都歸入睽孤之義。至下文見豕負塗四句。又專幷上九猜狠之事。而不及二陽所制之義者。辭為上九繫也。申言其所以睽孤也。見字、連載鬼一車句。往、上九往也。往而就之。

訂疑 三為二陽所掣、此是本義因六三爻辭補出。愚謂刪了此句。而專以上居明極云云。釋睽孤之義可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列子云、有疑人之竊鐵者。視其人。無非竊鐵也。既而得鐵。視其人之狀貌。無一似竊鐵者。

程傳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群疑盡亡也、

朱子曰、夫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之類。只說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孤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多牽强。

蒙引不必依程傳云所以能和者以群疑亡也看孔子只釋率非推原也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註西南(坤)地也東北(艮)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險則道窮利見大人往則濟也久位皆當各履其正居難履正正邦之道也難由正濟故貞吉 訂疑全本彖傳

疏蹇難也(本義見險而止故為蹇從本于此)有險在前畏而不進故稱為蹇西南坤位平易之方東北險位阻碍之所世道多難率物以適平易 訂疑率物二字當刪 則蹇難可解若入于險阻則彌加壅塞去就之宜理須如此能濟衆難惟有大德之人居難之時若不守正而行其邪道雖見大人亦不得吉 訂疑申註

程傳蹇險阻之義為卦坎上艮下坎險艮止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于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于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于險則難益深矣 訂疑順止之義不必取 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于守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亦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于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

訂疑處險者期于能濟然險難亦有幾等有世道之蹇有一人之蹇有數十年之蹇有一時之蹇隨其所處而作用之大小亦別程傳濟天下之難是以蹇之大者言之凡處難者是以蹇之小者言之看占者之時事何如耳

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

本義蹇難也云云

訂疑彖傳蹇難也險在前也此正釋卦名義也見險而止知矣哉乃卦名外義卦之緼也餘意也 杜光本曰訂疑又云若只用險在前也一句是遺却內卦了故兩言之似得朱子之意并得彖傳之意此如需須也險在前也正釋卦名義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亦卦名外義卦之餘緼也本義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此釋蹇字之義非釋卦名義也其曰見險而止乃用彖傳之餘義以為卦名之正義欠斟酌末云見險者貴于能止亦然然又曰不可終于止則全不成理解其意蓋以貴于能止貼卦名不可終于止貼利西南見大人愚謂此數句直當刪之耳

又按東北者艮坎方也卦之所以為蹇也故不利西南者東北艮坎之反對也既不利東北則利西南矣本義及朱子小註不必用徐氏之說明白可從

進齋徐氏曰卦合艮坎而為蹇坎北方也艮東北方也而乃利西南不利東北何也蓋處蹇難之時當適他方訂疑時當作地所以利于坤西南之平易也不當止于危險之地所以不利于坎艮東北之險阻也大人指九五也

雙湖胡氏曰蹇卦无西南文王姑即東北對方言之不必卦內有取于西南也訂疑正大可從

雲峯胡氏曰前有水之險後有山之阻足不能進行之難也訂疑前水後山乃卦名本意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本義乃釋蹇字字義就人之跋蹇者言之如屯卦本義云故其為字象屮穿地而未申也之例胡氏誤解了坤言西南得朋是矣又言東北喪朋取艮與坤對也蹇下艮言不利東北是矣又言利西南取坤與艮對也蓋以對待言則此為得彼為喪此為不利知彼為利訂疑明白

紫引不可謂東與北西與南只是東北一隅西南一隅方與本義又艮方也一句合坤卦西南東北亦主此二隅言也訂疑此

自正大明白坤卦本義云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蓋又別取一義不以坤與艮對待言之矣其意蓋因得朋喪朋而言遂指坎艮震為陽朋坤離兑為陰朋也（新得例）然東南亦陰方西北亦陽方何不皆東南西北乎此朱子習于程傳之成說而未及更正者也

本義方在險中不宜走險是以理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又卦自小過而來云云是以卦變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當蹇之時必見大人云云是以理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而卦之九五以下云云又是以卦體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蓋據理言本是如此而卦中又自具此義此法可通用以看六十四卦

又西南平易東北險阻蓋通天下大勢言之

訂疑此但以後天卦位言之耳若以天下大勢言則西南之險阻更甚于東北蓋中華之內山川通地而是西南荊梁雍州之險多于東北青兗冀州也（說將如此廣大圓通斯與窦入作抄）故以一家言之有一家之西南東北焉（之言利分坤在離之卦辭俱大明于天下其）以一國一邑言之有一國一邑之西南東北焉以天下言之有天下之西南東北焉而中國之邊境皆以山海為華裔之限則四方皆有險阻也將指何處為平易何處為險阻乎又何處為西南何處為東北乎況卦辭本示占者以出行之方何坤蹇辭皆同不可如紫引所云險阻處便是東北平易處便是西南

也。

又按周易周人所作。周自后稷以來。世居西南。至紂之末年。周日盛。而商日衰。商在周之東北也。以周公之時言之。三監背武庚以叛。淮夷徐奄。皆在周之東北也。又以九州之地勢言之。西南荊梁雍豫。天府之國。形勝之地也。東北青兗幽冀。平下之方沮洳之場也。故坤蹇解皆以西南為利。在王者占得此卦。則為利據西南形勝上游之地。而不宜都東北。西南、天下之首也。東北、天下之尾也。起于西南。則能收東北。起于東北。則難于收西南。故劉歆一言。而高祖即日徙都長安。唐家亦都長安。宋太祖欲都長安。因太宗欲居東京。太祖不得已從之。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其後金元謀宋。必先爭關陝。破荊襄。而後東下。而宋末諸臣。必欲竭力以經營荊襄唐鄧等處也。西南東北之利不利可見矣。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疏釋卦名也。此本義之所由來蹇者有難而不進。能止而不犯。故就二體有險有止。以釋蹇名。坎在其外。是險在前也。有險在前。所以為難。若冒險而行。或罹其害。艮居其內。止而不往。相時而動。非知不能。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傳坎險在前。此來註、訂疑之所由來下止。而不得進。故為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險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吝。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　訂疑程傳以止而不得進。入在蹇字之內。見有難意。勝本義見險而止。夫見險而止。乃處蹇之道。非正釋蹇之義也。

彖引險在前也。此是遵孔頴達本義說上坎。見險而能止。說下艮。以見名卦之義。不可以險在前也。只帶蹇難也讀。蹇難也。是訓其義。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是申其義。　訂疑此說此是非程傳來註也。險在前也。釋卦名義已完矣。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又以卦德而贊其美。乃卦名外義。如需須也。險在前也。釋需名義已完。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又以卦德贊其美也。剛健而不陷。重剛健。見險而能止。重能止。蹇之為難。全在險在前也句。取見險而能止。全是處蹇之道。非釋蹇之義也。

梁山來氏曰、坎德為險。居卦之前。不可前進。此所以蹇也。然艮止在後。止之而不冒其險。明哲保身也。不其知哉。　訂疑界限明白。

經解需險在前。乾恒易知險而不陷。其知也大矣。蹇險在前。艮

體篤實光明勿之有陷焉其亦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疏之于平易救難之理故曰往得中也之于險阻更益其難其道彌窮故曰其道窮也往見大人必能除難故曰往有功也二三四五爻皆當位所以得正而吉居難守正正邦之道也能于蹇難之時建立其功用以濟世非小人之所能故曰時用大矣哉

程傳蹇之時利于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

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于見大人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如以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于蹇矣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雲峯胡氏曰坎睽蹇皆非順境夫子以為雖此時亦有可用者故皆極言贊之但坎睽釋卦辭之後復從天地人物極言之以贊其大蹇則釋卦辭以贊之而已訂疑避㳂亦然蓋上文所謂往得中有功正邦即其用之大者也

訂疑凡言其卦之時之時義之時用大矣哉者必上極言其事而後以此句結之其无者類缺文爾

蒙引以正邦也從大處置識論○說統當位專指九五而本義通二至上諸爻言之此意正在正邦內見上下无不歸于正正明九五之為大人所為利見者在此程紀曰五以當位居正而

諸爻為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正吉

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

訂疑易辭之例有一卦言一事者有一爻言一事者有一卦一爻而言數事者有先統言而後逐項言者有先逐項言之而後統言之者如蹇卦則是當蹇之時有占得避難而行者則利西南而不利東北有占處難而求人以濟者則利見大人也大抵當守貞則吉蓋素患難行乎患難道无不在不可行險以徼幸也往得中者所往之處恰好也道窮者百為不遂也往有功者得大人相扶助也貞者自二至上五爻皆當位也吉者若以大

事言之可以正邦也小事可以例推也
梁山來氏曰往得中者所往得其地據形勝而得所安也若非
其地其道窮矣往有功者所依得其人也蓋陽剛中正以居尊
位其德足以聯屬天下之心其勢足以汲引天下之士　訂疑此
句指得人了故往有功正邦者所處得其正正則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不為所以能信正義於天下而邦其底定矣有此三說
者方可濟蹇故贊其時用之大○說統得中道窮俱主形勢說
得中猶云得天下之中　訂疑亦不必云天下之中　所謂可戰可
守者是也道窮者所謂英雄无用武之地也當位解貞字正邦
解吉字
或曰得中亦主德言當蹇時布寬大除煩苛是也　訂疑若就德
說則于西南東北字全无干而彖傳往字亦无着落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註除難莫若反身脩德
疏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
程傳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已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已故遇艱蹇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
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于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

德以俟時而已
或問蹇與困相似致命遂志與反身脩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
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
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
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
蹇兩句便全然不同
訂疑當與天降大任章參看西銘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
梁山來氏曰山上有水為山所阻不得流行蹇之象也君子以
行有不得者此身之蹇也若怨天尤人安能濟其蹇惟反身脩
德則誠能動物家邦必達矣此善于濟身之蹇者也
却解君子觀象往而蒙難不如反而脩德德脩身正天下歸之
履道坦坦无地非西南也思不出位君子所以艮背故為反身
常德行君子所以習坎故為脩德免禍莫如知止險而止可
謂智矣然不反身脩德天下何處無險是以險則不往來則脩
身不以遇險而歸罪于人不以能止而諉責于已
粟微唐錢徽為禮部段文昌以書託徽徽不從昌奏徽取士以
私坐貶江州或勸出昌私書以自直徽曰苟无愧于心安事辨
証竟焚其書宋范純仁為章惇所中貶嶺南時年七十有一因

疾失明。開命即行。諸子毋怨悖。公輙怒叱之。後渡江舟覆。公衣盡濕。乃謂諸子曰。此亦章悖為之耶。洪忠宣忤秦檜。方雄陰山之北。復泛瘴海之南。未嘗有幾微見于顏面。此皆處蹇自反。人情所難。

訂疑濟一身之蹇。固宜反身脩德。如漢武帝末年。民心思亂。天意將絕。幾為亡秦之續。輪臺之詔一下。而天下歡然。國家安于磐石。唐德宗猜忌聚斂。以致出奔。然奉天之詔一下。山東為之感泣。此亦有天下者反身脩德以濟蹇之驗也。

初六往蹇來譽

程傳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于蹇、當蹇之時、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本義往遇險。來得譽。○朱子曰、來往二字。雖程傳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是來就三、九三是來就二、上六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則位居最下。无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

訂疑來只是見險而能止耳。止則可云反云連云碩矣。不必又說下來一層也。

隆山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仆。為後世之指笑者。有間哉。

沙隨程氏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往則犯難。來則獲見險能止之譽。

象引或說初六一爻、初則難日方長、既非濟蹇之時、位居于下、又无濟蹇之資、況陰柔質弱、又无濟蹇之才、故周公云上、愚謂不然、此爻雖是初九而上又有應援。亦不宜往。且九三非陽乎。況在艮之極亦曰往蹇則是以蹇之時言无疑矣。（鄭道生云。此爻无所取特指蹇之時而言耳）

鄭解與遯初六不往何災同。艮。其義一也。

訂疑需下三爻皆陽。且純陽至健。以險在前。且不可往。屯下卦震動之才。初九剛正。以在險之下。亦不可往。可見天下有天勝人之時。君子亦无如之何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訂疑鄭本宜待下有時字。諸本雖无。而時字之義甚確。故解者必遵之。

研說宗旨玩一待字。見聖人无日不欲濟難。非若晨門荷蕢之果于忘世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註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于五、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履中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也、

本義柔順中正。云云　訂疑程傳死煞了。本義活。○杜光本曰、王臣蹇々、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々者、五。蹇。而二。亦。蹇。大蹇朋來、熊過云、大、謂陽、朋、指九三。陽類。六二言臣而九五不言君。大。即。君。也。人。君。无。可。去。之。義。故。止。其。所。而。俟。朋。來。以。濟。難。非于本義不合。然未嘗不平正可從。

雲峯胡氏曰、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主憂臣辱。亦二之蹇也。他爻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々。事君能致其身者也。復六四不言吉。本義引董子之語云々。此不言吉。則引孔明之言云々。而後義利之界限明矣。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蒙引見險者貴于能止。必度其時之可進而後進。如九五是也。不然。必其義之不容止而後不止。如六二是也。其餘諸爻則皆以止為利。

梁山來氏曰、張巡許遠。此爻近之。訂疑文天祥亦然。然其不濟者也。若甯武子狄梁公則濟者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本義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雷氏曰、初以不往為有譽。二以匪躬為无尤。有位无位之間耳。○彥陵張氏曰、聖人取其志義。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蓋也。非曰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訂疑此取程傳之辭。以闢楊氏之說也。觀本義不言其才之不足。可見不重才也。然甯武子孔明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張巡許遠顏真卿杲卿段秀實李綱宗澤岳飛陸秀夫張世傑程濟等。成敗雖殊。其才皆足以有為。但有幸有不幸也。若全无才。但有志義。亦庸夫耳。故屢不稱其才。加稱其德也。非全无力也。无力則駑馬耳。

九三往蹇來反

註進則入險。來則得位。故曰往蹇來反。為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也。　訂疑勝程傳。

本義云、反就二陰、得其所安、　訂疑欠所。亦不如註。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疏內喜之者、內卦三爻。惟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　訂疑中註。

六四往蹇來連

本義連于九三合力以濟　訂疑申程傳
蒙引四之時方蹇且才弱自往則蹇矣下有九三之剛惟連之以共濟可也故象傳曰當位實也正指九三連與反不同來連將以進也來反只是退此又上下體之別不可不知
梁山來氏曰許遠當安祿山之亂對張巡曰君才十倍于遠由是帷幄之謀一斷于巡此六四之來連者也
訂疑昔漢昭烈狼狽于荊州孔明勸令東就孫權合力以拒曹操亦類此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訂疑註疏傳皆以陰居陰為當位實、雲峯胡氏曰、六四陰也而曰當位實者以三之陽當位實四陰虛以連三之陽實合力以濟蒙引來氏從之是也說統曰、陽實陰虛九三以陽居陽位得其當而實為濟蹇之才正明四所以宜連之故
又按來反者、往則入于坎體其蹇益深故來而不往所謂見險而止知也且內之二陰又喜其同體共濟相倚以安可也來連者、卦惟二陽五剛健中正三以剛居剛為得其正皆能濟險者也六四居上下二陽之間往則阻于五而不得進且入險益深來而不往安處二陽之間上連于五下連于三四又柔正而比附二陽以共濟可也諸家皆拘往來二字不知來者對往而言不往即為來不必下退一爻乃為來也且如初六之下更无可退何亦云來上六之上更无可進何亦云往此往來字正不可如他彖傳卦變往來之義也卦辭利見大人九五是也四近五又與五同體諸家以為獨連于三何不並云連于三與五乎上六來碩亦以上無復有爻但不復往即為來就九五耳故四之當位實當並五與三

九五大蹇朋來

程傳五居君位、而在蹇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訂疑言非一身

一家之蹇當蹇之時、而又險中、亦為大蹇、言蹇又甚于他時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來之助也、不必獨指六二

本義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云云　朱子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訂疑無程傳二義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群策、用群力、乃可濟也、又曰、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訂疑大蹇只對常人言不必對人臣說人臣亦有天下之責如孔明文天祥等豈非大蹇
瀘川毛氏曰、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言之

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蒙引他爻只是蹇耳九五君位其蹇也國家治亂所關宗社存亡所繫又非他人蹇之比故為大蹇謂非常之蹇也然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足以致天下之英俊故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將見知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蹇之濟也不難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疏得正居中不易其節故致朋來
蒙引不曰中行曰中正又不曰道曰德而獨曰節者以在蹇中言也如劉先主當猖獗之時信義著于四海是其中節也故士

從之如雲是亦朋來也○中節畢竟只是中德以在蹇而易其名耳訂疑易之象傳類以韻相叶節字與上文實字相叶咸文故爲上九小象剛柔節也亦與上文中以爲實也叶後人不知遂多穿鑿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程傳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得剛陽之助可以紓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紓則為吉矣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于蹇也大人謂五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

本義已在卦極云云杜光本曰內與貴本義既俱指九五則利見大人便是來碩吉重複費解故本義以利見大人句為戒占者○張良之就沛公鄧禹之就光武孔明之就先主頗得此爻之旨
平庵項氏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
訂疑蹇字原以足不能行取義故諸爻有往來之象不往即為來來猶解之來復
蒙引已在卦極似可濟矣乃益以蹇何歟恐亦才弱之故今本

義不然云已在卦極往无所之而益蹇則初與三不在卦極往有所之而亦以蹇何也訂疑初四上之往蹇以才弱也九三之往蹇以前為坎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訂疑註疏內與貴皆指三本義徐氏胡氏董氏指九五程傳丘氏張氏來氏以內為三以貴為五蒙引從本義
蒙引初最在下不可往也三四非蹇主正應未可往六二却是正應故生死以之而吉凶非所論至九五則又在收賢俊以夷大難而九五之德亦自能如此訂疑位亦當如此故聖人從而

發之以示人至于上六蹇極有可濟之理然緣其才則未能以
自濟也故又教以下就九五云丈夫不幸而生蹇時此卦及六
爻之義足以應用矣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音解陸德明作蟹音按卦以免險為義則讀當如解棼之解
序卦解緩也一義乃如德明作胡賣反耳
東坡易傳所以為解者震與坎也震東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
在彼東北解者之所在則西南者所解之地也
疏若无難可往則以來復為吉若有難可往則以速赴為善褚
氏云世有无事求功故戒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戒以
有難須速也
程傳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
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
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于西南也
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
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
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天下之吉也有攸往夙

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
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本義難之既解云云
訂疑有攸往夙吉註疏程傳只據本文釋之自明且盡矣本義
云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非也觀彖傳只
云往有功也何嘗又戒以早復云云 又西南平易之說程傳
發之本義及諸家並從之愚謂西南東北諸卦辭不過指占者
以出行之方耳並无平易險阻之義也解彖傳明言往得衆也
則是往西南則得衆正如坤西南得朋之義何得違彖傳而陡
生平易之解乎此愚所以不敢槩從程傳本義也又本義云
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愚按彖傳
有往來字者本義例以卦變釋之今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本義
既云卦變自升來者九進居四則其來復吉乃得中也何以不
云自小過來者九來居二乎
趙汝楳曰夙吉者九四震體如迅雷之擊使人掩耳不遑而威
已震然後姦邪不得起謀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本義居險能動則出于險之外矣解之象也

訂疑險與動有內外之分險以動動而免乎險動乎險之外也
故解如動乎險中動于險之內也故屯
隆山李氏曰蹇之止乎險中不如屯之動乎險中屯之動乎險
中又不若解之動乎險外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疏解之為義兼濟為美往之西南得施解于衆 訂疑文義不通
所以為利也 如拄 无難可解退守靜嘿得理之中故云乃得中
也解難能速則不失其幾故往有功也

程傳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

歸也 訂疑此以得衆解利字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云云 梁山來氏曰往有功即上文得衆
也 彖言无所往其來復吉言乎二也有攸往夙吉言乎四也

訂疑本義云得中有功皆指九二又云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愚
謂往有功亦指九四易讀曰自內而外曰往二在內為无為无
所往四在外為有攸往是也 諸家皆以利西南為利于平易
來復為安靜有攸往為往解未盡之難愚謂利西南者大難既
解之後若有所往以圖久安之計則宜往西南而有得衆之利
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原處乃得中適之所有攸往夙吉申利
往西南之意言速往則善也 觀彖傳往得衆也則利西南之上
雖无往字而指往言可知 蓋大難之時人皆失其常居其故園
焚燬宗族逃散今既解矣或擇善地而定居或投親友以安身
則宜往西南而可以得衆力之扶助且宜速往則有功若往之
遲則或善地為先往者所占或往投者衆而親友有所不能容
也其或无所往者或自料无地可遷或无人可奔或有不忍捐
其故土之意而已之力尚可以恢復其故園則宜來復其所亦
為不失舊物而得其中也 此事在士大夫及庶人多有之即帝
王家亦有之如光武中興即位于河北而定都東京是解利西

南也如唐之中衰安史之亂既定仍都長安是无所往而
來復也如宋之高宗既不能西入關陝又不能恢復汴京乃南
渡而都臨安是不往西南又不來復故都故不利不吉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疏此因震坎有雷雨之象以廣明解義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疏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
宥皆解緩之義也 訂疑過亦有重者但誤失則為過无心也罪
亦有輕者但故犯則為罪有心也書曰宥過无大刑故无小

雲峯胡氏曰程傳云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寛之而已蓋雷雨者造化與物更新之仁也赦過宥罪者君子與民更新之仁也

中溪張氏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之有赦宥

梁山來氏曰赦過宥罪君子之用刑原當如此非因大難方解當如此也无心失理之謂過恕其不及而赦之不問有心爲惡之謂罪矜其无知而宥之從輕 訂疑有心之罪國有常刑書但云罪疑惟輕非謂不疑者亦槩從輕也今曰宥罪明是謂大難方靜嘉與維新之義來氏云云非也

訂疑赦宥有兩様或因天災大變而行之眚災肆赦是也或因新造之邦而行之咸與維新是也 又宥罪者從輕也後世弗察或因新君即位或因國家有喜慶事濫行赦令凡殊死以下槩赦之是爲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而肆大眚耳

丘瓊山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處危疑之時赦不可无无則反側不安而禍難不解 訂疑光武行之以安諸將王允反之以亂中原

初六无咎

訂疑卦之六爻皆取解除陰柔小人之義不復用解難之義初爻獨无象辭止著无咎之占故諸家初无定說但據象傳剛柔際也一句各自爲說今並錄之而參以愚見侍高明擇焉

疏險難未夷則賤弱者受害柔弱者不能无咎否結既釋剛強者不復凌暴初六在剛柔始散之際雖以柔弱處无位之地逢此之時不慮有咎 訂疑賤弱之義本義取之然卦中初无剛強凌暴之說亦无剛柔解散之義此疑不妥

程傳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安寧无事爲无咎也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 訂疑蒙引從其安靜休息之說 ○象傳剛柔之際當以坎六四剛柔際也之例釋之不必取以柔居剛以陰應陽之義也卦辭有西南來復故取安靜休息此爻无此辭亦不合用此爲義矣

本義難既解矣云云 訂疑難解取諸疏傳以柔在下似取疏賤弱之說而不同上有正應取諸程傳而義未甚明愚申其意難既解矣時之平也以柔在下免患之道也上有正應得其助也柔下不取賤弱之義以柔在下柔也上有正應剛也亦取象傳之義但未免說是剛柔之應而非剛柔之際耳

隆山李氏曰震陽動乎險上初與為應藉以解散乎屯蹇者安有咎哉 訂疑卦名解居解之初是難方解之時也藉以解蹇與本義不同

紫引以柔居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援上有正應則不孤立而有所仗以為安 訂疑愚辨見程傳下

說統難之方解雖貴安靜而解後人心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療廢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援亦不弛所以无咎 訂疑就治道言

訂疑以上諸說皆承卦名難解為義愚按卦之六爻凡有四陰

除六五君位餘三陰皆取小人之象故二為田獲三狐三為負乘九四以初六為拇而解之上為隼為悖而公用射以解之初六獨得无咎者蓋陰常以資陽為從貴陽常以繫陰為累也故四以解初為善而初以應四為无咎如禹之初六應四為從貴而四以應初為折足也此余向日之說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訂疑諸家解文辭皆以初之无咎為應九四于義固通今按坎六四象傳剛柔際也指四與五也（有按坎六四足愚不為作異）泰九三象傳天地際也指三四陰陽之際解初象傳剛柔之際豈非指初與二乎柔中換有承

剛之說或有見也初與四雖為正應然九四以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九二剛中又與初同體而近語曰遠親不如近隣故解初不曰剛柔應而曰剛柔際與上九剛柔節以本爻以剛居柔言也 蒙九二剛柔接以二五之應也 坎六四剛柔際以四五之近也

杜光本曰貧苓傳云他卦貴應惟解不貴應以解乃分判君子小人不使同群之時也故初之无咎但取承二不取應四 傳明之曰剛柔之際剛謂二柔謂初際謂兩爻相交接處也 象旨云際交也九二為下卦之主而初陰柔弱自下承之也 易瑩云以

初之柔承四之剛與之交際而順從之此皆以剛柔際指初與二言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程傳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于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乃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

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變化
除去之 訂疑變化二字卦之可也 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
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
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況用解去小人
之義使不宜復顧難解之義聖人作易特假借卦名以立義必
明白新截一以己意為主不為騎墻之說拖泥帶水也
本義大抵此爻云云
蒙引得黃矢于田獵上難說只是取中正之義不然田獵之矢
豈有黃者耶 訂疑謂田獲三狐並得黃矢者或前此狐為射者

黃矢所中尚未中其要害而制其死命故至是並狐與矢而獲
之如家語所記隼集陳庭有石砮孔子以為肅慎氏之矢是也
蒙引云難說古有旌矢一名盧矢黑矢也又有彤矢赤矢也周
禮五射有白矢既有旌矢彤矢白矢何獨无黃矢也田獵何遂
不用黃矢也 ○狐亦獸之黃者詩云狐裘黃黃 論語曰黃衣狐
裘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蒙引得中道不可作得中直得中道在去邪媚而得中直之前
指本義 下文所謂能守其正者也能守其正然後邪媚可去中直可得
是謂吉
訂疑上舉九二下舉貞吉則全釋一爻之辭矣象傳例原如此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程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
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
本義繫辭備矣云云
訂疑乘字程傳平聲本義去聲二說皆據繫辭傳繫辭傳乘也
者君子之器也此本義所據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此程傳所
據也然以乘字對負字看則平聲為是 ○程傳雖使所為得正

亦可鄙吝非聖人勉人為善之旨不如本義為長
蒙引本義云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夫負且乘者安有
以正得之之理曰世間自有此等无望之福然非意之得有道
者之所憂也所謂安知其不為禍也如劉盆子在赤眉軍中為
人牧牛樊崇以其為漢宗室帥衆稱臣盆子時畏恐欲啼可謂
負且乘矣豈其出于詐力所能得者哉是固以正得之也然終
不免為宜陽之降虜向非光武首領且不完矣又如漢文帝以
夢貴幸鄧通擢為大中大夫賜以銅山亦非盜而得之者然景
帝時不免下吏籍家卒至餓死如此古今蓋屢屢有焉自君子

為之謀惟避而去之為可免耳又凡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
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若漢之田千秋唐之鄭綮今人亦多以
為負乘是未考二公之實也千秋雖以片言入相然為人質厚
有智居位自稱及愈于前後數公鄭綮雖自謂歇後鄭五作宰
相時事可知然宦業數著且固辭相位不得然後受之既相後
无復故態至三月知時事不可為竟以疾乞骸骨則又是知避
而去之者況千秋自其片言悟主時敢言人所不能言此亦有
大過人之奇矣鄭公歇後原非祿祿自其筮仕為盧州時嘗檄
黃巢巢不敢犯州矣且彼負且乘者豈能知避去耶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蒙引亦可醜所謂雖得市童僕遷為識者鄙也（節解附傳言致戎為禍）

訂疑陸德明釋文本戎又作寇愚按依經文寇字是需九三象
傳（且及因繫辭）亦是自我致寇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
六之陰為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
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
初六之陰柔則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

本義拇指初云云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初應四固可无咎自
四觀之九二非應類也初六雖應非類也必去初六非類之陰
則九二之陽朋至而相信本義但云君子之朋意可見矣

訂疑拇註謂三李鼎祚曰九四體震為足三在足下為拇來氏
從之程傳本義謂初朋徐氏胡氏蘇氏謂九二王註謂初按朋
同類也四與二皆陽則徐氏胡氏蘇氏為是拇足指在下之物
以咸拇例之程傳本義指初為是或疑指初則剛柔之際有碍
曰剛柔際指初與二也非指初與四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程傳四雖陽剛然居陰于正疑不足若復親小人則其失正必
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訂疑傳謂
正疑不足若復親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愚謂若以彼為小人則
已雖得正亦不可親之矣直當云九四位既不當若再繫于初
六則愈有陰柔之累故戒以必解也

蒙引未當位兼初與四言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者也故在
四之陽宜解初之陰

訂疑六十四卦初爻未有論其當位不當位者又小象之例凡

言當位不當位只以本爻言之不論應爻之當否也獨褰之六四當位實也實字于六四難說故不得已而以三五言之耳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程傳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所云見驗也可驗之于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
本義卦凡四陰云云　訂疑從程傳
雲峯胡氏曰五得中可為君子六為陰亦類小人君子有解之

吉必以小人之去為驗也九二以陽居臣位三陰非類也必解而去之乃吉六五以陰居尊位三陰同類也不解而去之失君道矣吉未可知也卦唯四五言解四能解非類之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同類之小人亦可驗其能為君子
建安丘氏曰有孚于小人謂小人心孚而退聽也　訂疑彭季山從之
說統五與三陰同類聖人慮為小人所牽引故歆之以君子之名而示以決絕之勇若曰君子處此維有解去一着有大義獨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無禍亂矣故吉然必以

小人之退為驗者小人易進而難退人君往往外疎而中親故聖曲為開導如此
許衡讀易私言云光武少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及為天子
卻湖陽公主之請而賞董宣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得解道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說統此夫子又為易之之辭見得君子只是不解若使有解小人即退矣此歆之使必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註六三負乘處下體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在高非三之

所履上六居動之上為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亂者也故用射之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无不利
疏公者臣之極上六以陰居上故謂之公也
訂疑程傳從註疏本義无解然二以三狐為三陰五以三陰為小人則上六在其中矣
雲峯胡氏曰卦六爻唯上六獨正故以象君子也繫辭曰待時而動待所終也曰成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
馮厚齋曰解諸爻皆不當位故以二五得中為貴以剛爻能出險為尚唯上一爻當位故无不利也　訂疑以上皆如註

象引上六以陰居卦之上隼之在高墉之上也占遇此者解而去之斯利矣所謂公猶乾九三之君子訂疑不如也六三之君子遺上六之王皆指占者上六是在位之奸雄去之者亦必是得位而有權力之人故稱公看來不可依程傳如因六三本義亦云繫辭備矣然却云石指四蒺藜指二云云今不曰隼指三而諸家果何所據乃取外爻為隼耶 外爻謂三

訂疑象引極是當以象之初六爻為例象初六以陰居下象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象云云此爻當云以陰居卦之上隼在高墉之上之象也占者遇此當用射之獲之无不利矣此以爻

為賓占者為主之例也

杜光本曰以隼為上六以公指占者此說最確而郭青螺謂考之爻中无此例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亦以九三為公夫易中爻賓占主足例此爻者非一而大有九三剛而得正故可以公稱之而許其用亨于天子解之上六乃三狐之一也以公稱之而望其射隼于高墉豈可哉

馬融云墉城也○禽經云隼祝鳩也鶻屬凡鷹搏螯不能无失惟隼為有准每發必中故名曰隼

梁山來氏曰高墉者王宮之墻也近六五之君高墉之象也隼集于山林人皆得而射之唯棲于王宮高墉之上則如城狐社鼠有所憑依人不敢射矣

訂疑上六居三陰之上小人之尤也此君側之小人惡極罪大而不可解者皆繞論之初六以陰居下在卦之初其惡未形而九二遇之于早九四解之于上故小懲而大誡得免大戮而无咎此小人之福也六三其惡已著其勢稍盛然陰柔不中正乃庸惡陋劣之鄙夫也故止于吝上六則日在君側竊寵靈擅威福惡罪貫盈而不可貸矣故射而獲之

稟徵中宗朝崔湜通于上官昭容鄭愔傾附武韋二人用事侍

御史靳恒李尚隱對仗彈之下獄免死愔流吉州湜貶江州上官氏及武韋等曲為申理明日俱改官尋引為相高墉之隼豈易射乎若王曾之計除丁謂楊一清之計去劉瑾則機深謀密獲之无不利者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程傳損上而益于下則為益取下而益于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如壘土損于

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于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訂疑此釋卦名義

本義損減省也云云 訂疑損減省也此為卦辭而言也為卦損下卦云云至所以為損也此釋卦名損之義也損所當損以下承減省之義而言不復承損下益上之義矣

雲峯胡氏曰二簋可用享必以用享為訓者損之時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簋為中二簋為簡

訂疑二簋用享程傳以祭祀言本義不別例蓋亦從程傳也蒙引從之徐氏胡氏以燕享言

蒙引有孚至二簋用享元不斷其以利往斷者今本也

訂疑本義當以昌之用二簋可用享並連利有攸往而于四者之應矣下加二簋可用享一句然後接云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蒙引剝民奉君之義只可用之卦名其卦辭只承損字 訂疑減省之義從說言損所當損人皆可用不專指上之損下也蓋卦亦然此說猶未果斷蓋卦辭只以減省為義就儉以制用言不從用損下之義矣有孚以下慎乃儉德惟懷永圖非以犧音笑貌為恭儉者故元吉可貞利有攸往也二簋可用享者舉其率以為例也

享謂祭享也損之時所當損者多矣而此專以祭享言者蓋古人非飲食而致孝鬼神則祭享宜不可損矣今言二簋可用享猶可損則其他无不在所損矣此聖人舉重見輕之意也 訂疑此正旨也

損下非得已也既不得已而損下須用儉用始得若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取于下也既不得已其用于上也又得已而不已此聖人之所惧也故為之律令曰二簋可用享 訂疑此又

承損下說非也觀卦辭云有孚云元吉云可貞云利往皆是就儉以制用言不復承損下言矣若承損下說則損下之事非得已者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久何云元吉可貞利往乎 杜光本曰卦以損下為義辭以減省為義此定辭也彼承損下講入有孚云云者已失其旨而綷囿析疑于有孚以下俱作損下說而絕不及減省之義不經甚矣

一說言人人皆可用之占不必專指上人說故曰二簋應有時只是當損之時其義當然不必拘于不得已而損下則當儉于用也上條之說亦好聽耳未必其本旨也 訂疑此說自正

張大數曰人君當匱乏時必節用于上存約己裕民之實心而有孚則一節省而國用自充大善而吉之道也不加賦而怨讟自息无咎之道也且自損之道殆萬世當守之規可貞亦四海通行之法故利往即如用享乃國家大事而時詘不可舉羸則二簋亦无不可况其他乎舊說有孚以下俱在損下益上上看至二簋用享方在制用上看不知聖人豈為國用不足而立賦外取民之法哉此卦要看損所當損四字損下非所當損也惟自損以節用為當損耳易之用二句正節用之實也

訂疑國家有匱乏之時也剝蹇損困旅節是也有豐盈之時大

有豫大畜益萃豐是也今損卦之辭自有孚至利有攸往則皆儉以制用之事不論時之豐約而皆可用者故彖傳不復釋之也獨二簋用享則只可用于匱乏之時而豐盈之時不可用矣萃之大牲豐之大烹是也故彖傳特釋之曰二簋應有時而本義一則曰言當損之時則至薄无害一則曰時謂當損之時彖傳與本義蓋謂上文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即在乎時損所當損則有是四者之應也二簋用享則惟當損之時為然平時則不可也然愚竊謂此是孔子之意未必是繫辭者之意也繫辭者之意則如張大數通承匱乏之時而言也有孚者實心惟懷儉德也元吉者事從節省而財用可恒足也无咎者人不得以吝嗇譏之也可貞者不唯匱乏之時可如此即當豐豫大有之時亦可用此道也故禹承唐虞之盛而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舜嘉其克儉于家孔子嘆其无間然也利有攸往者能如是則節儉所畱粟紅貫朽百事可為不唯可以救匱乏且可以裕財用而作大事與大有豐豫之時无以異矣易之用二簋可用享者又更端而指其當損之時制損之用者言之謂禮之不可損者无如祭享然當損時則不得已而損至于二簋亦可也甚言匱乏之時寧可損于神不可損于民也蓋民者神之

主也故節省可行于鬼神而朘剝斷不可及于百姓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開封耿氏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上與俱益損下則上與俱損

梁山來氏曰剝民奉君民既貧矣君不能以獨富是上下俱損矣故名損

劉氏曰古為人上者无損下益上之理故易以損下為損益下為益後世乃有百姓輸己之財以助公上者皆非盛世之事也

訂疑漢卜式以牧養致富輸財于官以助邊此富而不學之過

先儒加以逢君之惡之名所以塞後世以利要君之源也若夫鼂錯建輸粟之策而鬻獄賣官遂為禍于萬世世之戮民始則捐廉恥棄禮義逞一人之私智籠衆人之財利而歸諸已繼則或任財使氣以干法紀曰即獲罪官家吾有財可贖也而貧民日受其虐无如何矣或輸錢買爵以致身貴曰即不无所費而取民以償之利不啻百倍也而下民日受其攘奪无如何矣此又上之巧于損下之一端也故劉氏並及之 杜光本曰弦高捐牛所以解國之危卜式輸財不過逢君之欲故弦可為式不可為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本義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 訂疑損剛益柔有時此句承上文言不惟二簋應有時即卦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亦有時也蓋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此三句乃發明卦辭外意以贊其時義之大耳本義但云釋卦辭似未體貼及此蒙引一段甚明白

中溪張氏曰當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不當損而損則非時矣損其盈者益其虛者違時之宜與之偕行雖聖人亦不能違也

雲峯胡氏曰損于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可乎哉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

潘氏曰于時為損則享祀用二簋足矣蓋處損之時則可若處萃之時則大牲矣

蒙引一說聖人恐人泥二簋用享之辭而失之故釋之云二簋應有時唯損之時為然而非可以為常法又云且以卦言之大凡剛非必在所損柔非必在所益也亦有其時耳○本義云時

謂當損之時此只解二簋應有時之時不兼解下二時字

彥陵氏曰時者天之運也偕行者聖人之權也

姜廷善曰聖人之所謂損不出于聖人之意而出于天下之時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 訂疑二簋用享蓋凶荒之歲禮宜從殺者非示儉也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此特就治人言也若以自治言則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亦是損剛益柔有時也又以教人言則退而進求之類亦是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乎剛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此

損剛益柔之義凡事皆然不止致刑制俗二者而已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程傳山下有澤深下以增高損下之象在脩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慾也

本義君子脩身所當損者莫切于此 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 訂疑始則損澤以益山終必墮山以入澤亦是上下俱損

或問忿慾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于將後欲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于初古人說情竇竇是罅隙須是塞

其罅隙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于後若是怒時也須先懲治他始得懲者懲于今而戒于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

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污染人須當填塞了或問觀山之象以懲忿曰人怒時自是突兀起來故孫權云令人氣湧如山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問伊川窒慾莫是欲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否曰然

建安丘氏曰忿慾者吾身愛惡之私皆當損也然懲忿易窒慾難蓋忿屬陽其發也氣勢暴湧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欲屬陰其溺人也如水之浸淫泯无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故窒之難懲忿惟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窒慾不惟用剛非見理之精未易察也 訂疑二者人各有偏亦難分難易學者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懲忿宜用柔克窒慾宜用剛克其貴明理則一也

蒙引朱子小註謂象山象澤亦非正意此所謂縱橫說來都合處

程子曰七情怒為難制第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懲

之謂也 訂疑即理所當怒亦須平其心氣无使過怒懲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制之窒之謂也顏子不遷不貳是也

楊誠齋曰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慾（此說與諸儒相反然于理亦通）

梁山來氏曰忿生于怒心剛惡也慾生于喜心柔惡也

俞氏曰忿怒如山之突兀況多忿如少男乎故君子懲之如摧山意欲如澤之汙下況多欲如少女乎故君子窒之如填澤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本義初九當損上益下之時云云

訂疑已事者不過暫時輟其所爲之事耳非謂廢其自脩之道而枉己以殉人也酌損之者又當斟酌己之事與彼之事其大小輕重何如假如己之事視彼之事重且大則己之事亦有不可已者矣本義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此是照六四損其疾而言恐其數而辱且疎也與脩初六叅看

雲峯胡氏曰量其所受隨器而止酌之義也 訂疑此似有病恐坐視而不救者借口于弗能如冉子之于季孫也此只當以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无自辱焉釋之

訂疑本義當損下益上之時此句要看若不是當損下益上之

時則已事遄往便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故被髮纓冠而往救鄉鄰之鬬矣謂居下而益上者以損其疾即以益上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訂義本義尚上通本程傳傳曰四賴于初初益于上與上合志也

廣平游氏曰四之志願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

蒙引一說如諸葛亮不求聞達者也而乃爲先主馳驅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于私家也不復別治生以長尺寸可謂已事遄往矣何非感于先主三顧之禮魚水之歡何以如此此說是損由于尚合志也義畧異矣 訂疑此說勝傳但以君臣言則較偏其理可以旁通不必專言君臣也必合志而往已含酌損之意

〇杜光本曰槐劉孟白引鄧長倩以廣謹期公孫弘爲酌損之之証則知以此又與象傳專指君臣言者非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本義九二剛中云云 訂疑本義因象傳云中以爲志也故不說壞九二利貞征凶皆以戒占者言

雙湖胡氏曰二雖弗損然與六五爲正應以剛濟柔固未嘗无

益之之道也

蒙引九二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宜若无益于上矣然由是而啟時君尊德樂道之心士習可正風俗可厚則其益于上也不少如不顧廉隅而苟于進焉徒足以滋君心之驕慢而長士習之奔競非惟損己且无益于上矣故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節義之有益于人國也如此 訂疑此依文辭本文而爲說 〇一說不專說隱逸之士言如在朝有守正骨鯁之臣如漢汲黯魏高允之徒是已汲黯以戇直不苟容至使武帝內嚴憚而疎之然實能禁制上心使有所畏所謂法家拂士者又淮南王謀反差等朝

臣獨畏黜不敢發所謂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其益于上何如哉魏主謂群臣曰汝等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說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三公高視倨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耳以此觀之短于守者乃爵位日進而康介自持者乃數十年不遷官信乎允之志在自守不肯妄進矣然以魏主為益不少之言則其所以益于上者為何如哉此亦一說也看來九二不是幽人後說更長且云不肯妄進非不進而避世者也 一說以占辭征凶照看只以隱逸之士言

訂疑以隱逸之士言于本文利貞征凶之意順矣而卦爻无隱逸之義以在朝骨鯁之臣言于利貞弗損益之之意順矣而征凶之義弗合愚謂利貞征凶言占得此爻者宜靜不宜動爾泛指出行者言之也弗損益之一句乃本卦名損之義而言之亦利貞征凶之義也益卦以損下為義下卦本乾三已損矣有漸損及二之勢故戒以利貞征凶言動則受損也弗損益之者言當損下益上之時人知損下之為益上而不知亦有弗待損已而後可以益人者象傳有見于此故曰損剛益柔有時言固有損剛益柔之時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也亦有（二本中損剛不及五亦中）剛不可槩損柔不可槩益之時如二以剛居柔得下之中矣五以柔居剛得上之中矣若二復損剛益柔則盈者益盈虛者益虛非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道矣或曰初何以已事遄往也曰初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初之損已以益四正所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者也如下卦本乾而三過剛上卦本坤而上過柔故損下卦上畫之陽以益上卦上畫之陰亦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者也彖傳末三句正為下卦三爻而言也易為占卜而作有一爻而言數事者有一爻而包數義者故上下多不相紫今說易者率以義理言之如他書之上下連貫未免穿鑿附會耳

陸庸成曰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沈皆損其剛者也 訂疑此亦一創耳非此爻專言立朝也

說統二以剛居柔慮其媚說以殉五也故以利貞示之後以征凶戒之 訂疑此本程傳之說今多從之然易中征凶未有以枉己殉人解之者不可從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郝解九二利貞者以執中為志不以益上為志與初異也

訂疑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不過損有餘補不足以求其中而已九二以剛居柔已得下卦之中无所用損益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程傳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益三 杜光本曰損卦原取損下益上為義而傳以損上益三並言于卦名義不相合故三人行則損一人本義但云下卦本乾損上爻以益坤而熊過謂三人即下兌三爻一人六三也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一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

朱子曰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伊川說六爻上說得好

中溪張氏曰陰陽對待惟二而已三則餘其一而當損此所以損九三而益上六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也此一人也獨往以應上則乾兌相合男女構精而有萬物化生之功矣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訂疑一與二相對待三則餘一而當損此亦就偶然所見而言爾非謂天下物理必如此也苟謂其必如此則伏羲畫卦何以不止于兩儀四象而必再倍而三乎

本義下卦本乾云云

建安丘氏曰此爻乃損之所以為損也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為上上六下而為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雙湖胡氏曰此爻大旨本義盡之矣繫辭致一之說自是夫子之意而程傳則又推之六爻者也

訂疑本義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本繫辭傳繫辭傳蓋以申象傳之意也此自夫子之意非繫爻本義也爻辭不過說占出行者若三人行則損去一人以

此卦本泰卦下三爻皆陽今損乾上爻以益坤是三人行而損去一人之象也若是行者一人則出外必得其友蓋此卦一陽上而一陰下是兩人相交與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又按兩相與者不止損卦中孚小過皆以二陰二陽相比而兩相與者也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皆以陰陽相應而兩相與者也此爻云云只是偶見卦畫中具有此象故云然耳不必過為牽纏也且如泰卦乾下坤上天地交而為泰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豈不是天地絪緼乎三陽三陰兩兩相應豈不是兩相與乎所以易不可為典要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訂疑象傳兼釋下句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註履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也
程傳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者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于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于深過為可喜也

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己云云
中溪張氏曰初言遄往四言使遄蓋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
雲峯胡氏曰六四與初九為應初方已其事而速于益四四以初之陽剛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汲此乃悠悠非受益之道也（亦有四使初意）
蒙引六四陰柔不立是其疾也以初九陽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以友輔仁從善克己之道也唯速則善學如不及過則勿憚改之意也能如是雖柔必強矣　訂疑奚思必明亦可

訂疑註謂四自損其疾程傳本義胡氏紫引皆取以初益己而損其疾然皆謂四自速損其疾而使遄使字皆不明唯張氏謂初之遄實四使之也使字之義方有着落
誠齋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謂之疾偏乎剛者怠之疾也偏乎柔者慾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　訂疑以剛柔分怠慾雖屬纖巧然謂物不得剛柔之中者謂之疾則是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林次崖曰夫子見諱疾忌醫者多故言亦可喜以歆之要玩味亦字見得无疾固可喜有疾而能損則變不美之質以為美矣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流馬鄭皆按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本義柔順虛中云云　訂疑朱子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句弗克違句此破程傳之誤也
朱子曰損益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

濟說晁方亦然訂疑夬姤二卦說臀无膚亦然
雲峯胡氏曰龜爲大寶直二十貝爲大龜或益之以此其益也
大矣
進齋徐氏曰班固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謂直二千一）
十（百六十文也）爲大貝十朋註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
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
有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玄
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
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

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玄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
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貝不得
爲朋
訂疑必以貝準穀與錢方知其價之輕重漢中歲粟一石直錢
三十文錢二千一百六十直粟七十二石是元龜大貝十朋之
價也又按本義兩龜爲朋當作兩貝爲朋十朋之龜言龜一
直貝十朋也（杜光本曰坊刻本義亦有兩貝爲朋者則兩龜爲朋當是誤刻）
蒙引元龜此天子所有者又有公龜侯龜子龜元龜是以天子

言然朱子本義初无此意只是以爲貴重之物或以此益之如
云重賄相似取象之辭也稱名小取類大也
訂疑龜有四品貝亦有四品又只言十朋之龜未嘗云是何品
然在損六五是受天下之益者即以爲元龜亦可在益六二是
出于意外受上之益不必復拘元龜之說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疏上謂天也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義同　訂疑程傳從之
王子雍曰上祐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
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曰无家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註得臣則天下爲一故无家也
傳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內
外也故曰得臣无家
訂疑九二弗損益之程傳云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
之也此云不損其下而益之解法不同不可從
本義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云云
訂疑本義云而欲自損以益人也而欲自損四字此朱子臆度
之辭而无所本也下又云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

利有所往、夫弗損益之、即是貞矣、何云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云云也、豈弗損益之尚不得為貞乎、愚謂此无咎利有攸往、與卦辭同、貞即卦之可貞、但卦以約己言、此以裕民言、所指不同耳、本義自損以三字、衍之可也、无咎者、无違道干譽之咎也、貞者、可為萬世利民之常法也、吉利有攸往者、民受其益、樂與赴功也、得臣无家者、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无思不服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疏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曰利涉大川、

程傳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

朱子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隆山李氏曰、益卦損卦之反也、損卦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損乾之九三、以益坤于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虛者也、益卦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損乾之九四、以益坤于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則寧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則寧使在己、而不在民、益肥己瘠民者、民貧而己无所寄、己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己亦无憂、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為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

本義益、增益也、云云、

中溪張氏曰、處益之時、无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

蒙引或謂利往利涉、皆益之事、非也、損卦辭、專以理言、當承損字說、益卦辭、取卦體卦象、則不必牽制于益字、訂疑凡卦辭未有不承卦名者、杜光本曰、損卦名以損下為義、損卦辭以减省為義、是卦辭但不承卦名之義耳、非并不承卦名也、六十四卦之名、猶經傳四書之有章指也、長篇文字、從橫反覆、起伏斷續、未有不顧章旨者、易辭不獨卦辭承卦名、即爻辭亦未有不承卦名者、或卦爻之才有可取、則取之以命辭、然論其理亦須如此也、蒙引解蹇卦本義善矣、何至此而云云也、如益卦之辭

不必本卦名則也比否同人隨觀咸遯家人蹇革漸旣濟二五皆以中正相應何以不曰利有攸往乎恒亦二體皆木何以不云利涉大川乎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鄱陽董氏曰有若對哀公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盖深有得于損上益下之旨也

林次崖曰自上下下雖生于損上益下一句然又見其有廣被極到之義利歸于下故民說无遠弗屆故道光

說繞自上下下者乃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見得恩自上究

不徒恃賑濟之虛名而已大光二字正與霸主之驩虞有辨

訂疑自上下下當究本義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一句上之加意于下民當使天下之遠深山幽谷窮鄉下邑无一處之不到使天下之人凡鰥寡孤獨疲聾殘疾窮而无告者无一夫之不獲乃為德意下究當見近世覃恩止及于貴戚大臣或京畿之近即有賑濟甚省其處名色亦盡歸于官吏之中飽下里窮民何嘗沾其絲粒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訂疑當益之時凡利往利涉固能豫備裕如而卦之體象又如此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云云不可如時說以利往與利涉復說益民之事言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疏雖施益无方不可恒用當應時行之故舉凡益結之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訂疑疏說大意極是與時偕行當與損彖傳同看損之道固與時偕行時不可必為損也以戒省言益之道亦與時偕行時不當益不可強為益也如冉子之請益粟及時繼舉盈之類損彖傳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已

詳之故益彖傳則姑從省文耳非有二也丘氏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為說誤矣

本義動巽二卦之德云云

臨川吳氏曰以卦德言人事之益人之動能卑巽則日有進益无窮已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是也又以卦變言天地之益乾之九四易初而下交于坤天之施也坤之初六易四而上達于乾地之生也萬物並育增益衆多无有方所也凡益之道總言天地之于萬物人之于萬事其為增益皆无時而止息所謂與時偕行也訂疑動能卑巽看動字太輕又訓巽為

早巽非也動者奮發有為也巽者沈幾觀變審乎情理時勢也
凡事皆然不止學也引書言學特其一端耳專指為學則非也
凡益之道又于天地人事之外令人推類以例其餘非復申上
文也與時偕行吳說尤謬
彖外巽入也與坤之順不同傳釋八卦之德云巽入也不曰順
也可見入為正義傳又曰巽德之制也又曰巽稱而隱未嘗只
以順字當他訂疑此見吳氏早巽之說非也凡益之道舊說只
總上二句此說未當亦駁吳氏說又一說時者行而不已也于
時字尤牽強與他處時字絕不同矣安可從 亦駁吳氏說且其

謂動而巽天施地生皆與時行猶可也謂凡益之道止于動巽
施生則終不可也為動而巽天施地生二句猶未足以盡益之
道故更用末句以盡其餘正如咸卦天地聖人之下又更用觀
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之例
訂疑動巽天地二義卦之德體所具也凡益之道又教人廣之
于卦德卦體之外以人事物理類推之
節齋蔡氏曰无疆言其悠久无方言其廣大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疏子夏傳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

程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見善能遷則可
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于人者无大于是
本義風雷之勢云云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
之猛
雲峯胡氏曰雷與風自有相益之勢速于遷善則過當益勇決
于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自有相益之功也
東萊呂氏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无如懲忿益无如遷改若
甚易如推到精密處甚難懲窒遷改皆是用力處
臨川吳氏曰遷善巽象巽在外于人之善見則遷之自外而益

也改過震象震在內于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內而益也
梁山來氏曰善者天理也吾性之本有也過者人欲也吾性之
本无也理欲相乘除去得一分人欲則存得一分天理
象旨風雷益與雷風恒大象異以巽史繩祖曰震雷位巽風位
先震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子體之立不易方益則先
巽後震此為變動故君子體之遷善改過
杜光本曰風雷之益疏在萬物上說程傳本義在風雷上說惟
吳幼清從疏而諸家悉從傳義者以雷風恒恒字離不得雷風
說則風雷益益字亦離不得風雷說也且遷改有相益之功與

風雷有相益之勢爲切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程傳震動之主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于巳則宜以其道輔于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爲大作也必須所爲大善而吉則无咎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

本義初雖居下云云 訂疑勝傳 ○朱子曰吉凶是事咎是理有事雖善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說統初九一爻爲一卦受益之最利用大作是教初九大幹事

以圖報稱然人臣儘有出一時之感激而不能善其成者亦有姑借是以塞責而不知求其善者故必元吉乃得无咎戒勉之辭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本義下本不當任厚事云云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註以柔居中而得其位居益以冲益自外來不召自至

本義六二當益下之時云云

訂疑本義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卜郊之吉占愚謂此或因周王享帝時嘗占得此爻故因而繫之此辭耳泰之六五歸妹之六五帝乙歸妹大有九三之公用享于天子隨之上六升之六四王用享于西山晉之六二受福于王母旣濟未濟之伐鬼方俱倣此

梁山來氏曰帝无常享享于克誠居中處下亦誠德也故得享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疏明益之者從外自來不召而至也

程傳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

益之五爲正應固在其中矣

本義或者衆无定主之辭

雲峯胡氏曰乾言或躍坤言或從 訂疑訟言或從亦然 或在我者未定也恒或承之損益或益之或在人者未定也 益或擊之亦然

紫引自外來者不求而自至之辭也本義忽于此處着此一句終未可深曉

訂疑或益之云云泛指受天下之益說不可指定九五故小象云自外來也本義恐人指定受九五之益故着此句損六五亦

然而本義不着此句者。以損五象傳有自上祐也一句。則其不專指九二其義已明。益二象傳但云自外來也。五亦在外。恐人專指九五也。故特釋之。

杜光本曰、以六二為迮受天下之益。此程傳本義之所同。而萬不容易者也。學者動云守功令。遵程朱。于此等極確處翻悖之。而多以六二為專受六五之益。何不取或字一玩之。（迮指受天下之益則永貞吉底吉字唯當如此講。）義林密子賤治單父推誠任人故鳴琴堰席而百姓寧子奇年十八。齊王使治阿。詢茲黃髮。子弟皆兵。遂卻魏師。此可見虛中永貞之效矣。

梁山來氏曰、言不知所從來也。與上九同。但二則吉來。上則凶來。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在下當承稟于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唯于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訂疑謂如汲黯矯詔發粟之事。雖當凶難、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于中道、則誠意通于上矣、專為而无愛民為上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此本義所從、）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訂疑林氏栗、隆山李氏、潘氏、西溪李氏、潛齋胡氏、皆從程傳。朱子曰、伊川說凶事作凶荒之事、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違守令。恐難如此說。○愚觀六三之才。亦不能為此。

本義六三陰柔。云云。○朱子曰、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訂疑書所稱王者事。此所言人臣事。

雲峯胡氏曰、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處多凶之地、有益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或曰、以二體、則二五各居中、以全體、則三四並居中、故中孚以

三四為中、此三四稱中行、訂疑復九四亦稱中行。○益三四稱中行。因其不足而戒之耳。若以三四並居全體之中。六十四卦无此例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資質亦不好。不止居多凶之地也。

蒙引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或曰、上言无咎、此二句、是言其所以无咎、據本義又戒云云又之一字、非申无咎之義也、蓋无咎字、只承益用凶事說、言此等人、須得上人有以警戒震動之、乃得无咎、而有孚中行、乃為之計也、益用凶事者、上之責望我者有在也。我之有孚中行者、所以應其責望之意也。我之告公用圭

者所以慰其責望之意也此二句于爻无所取只據理言受上人凶事之益者便當如此

訂疑本義以益用凶事為儆戒震動此亦未盡凶事之義益天以殷憂啟聖賢貧賤憂戚用玉汝于成與孟子天降大任章所云孔子愛之能勿勞乎之類固是儆戒震動之事至于國家于臣子亦有事之遭難地之或遠未必是欲儆戒震動之也詩曰王事一裨益我莫非王事我獨賢勞是也肅人當此每苦于束手无策嘆時命之不猶聖賢遇之直以為臣子分內事故不曰損而曰益象曰固有之也言其職分之當為亦性分之固有耳

本義于爻與象專作儆戒震動似屬有心以苦之者非也（不因剝比殷人損不害本義有未盡處）禹之平治水土稷益之播奏艱鮮周公之東征是皇或數十年而後竣事或三載而後班師亦豈有心以苦之哉故漢之張綱虞詡當時用事者皆欲以凶事苦之而二公者欣然坦然无難色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本義益用凶事云云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程傳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于君上告于上而獲信從矣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云云

訂疑象傳但言益志程傳曰益上又曰順下而動殊欠分曉有類騎墻本義曰益下益以此卦為益下而得名四又上卦初畫已損陽以益初陰者故斷為益下勝程傳然其實下益即上亦益矣

雲峯胡氏曰遷四自上而遷于初坤為國四下之初有遷國象

訂疑四本陽也而損之以益初以益下為心也坤為國邑四之陽遷于初為震之主長子大臣元侯之象也素以益下為心民已信從之久矣故遷國者利依之

蒙引言能以益下為心而合于中行則以告公无不見從矣雖依以遷國亦利也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民之所居宜乎不可遷而至于遷者要在利下耳如盤庚遷殷則有以免萬姓蕩析之患太王遷岐則有以全民于狄人鋒鏑之下婁敬留侯議遷都長安以其地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是省多少兵財益終西漢之利也是固未嘗无益下之心也又如宋太祖亦欲徙都長安曰吾欲據山河之固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及晉王固諫而止乃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以此觀之遷國益下之說益信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程傳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于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中溪張氏曰益志者益民之志也夫遷國者不以利已唯欲益民所以告公而見從也
訂疑盤庚遷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以惑群心是知有已私而无益下之心也契丹入寇澶淵邊書告急中外震駭真宗問群臣方畧王欽若臨安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此豈可依以遷國者哉左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

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問獻子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晉遷于新田故絳今絳州郇瑕氏今猗氏縣新田今絳縣俱屬平陽府趙尹鐸為晉陽減戶口薄賦斂後智伯圍襄子于此決晉水以灌晉陽沈竈産蛙城不沒者三版而民无叛志此皆利用為依遷國者也

又按告公從以平日言遷國蓋別一占也中溪通以遷國言大謬
杜光本曰文辭當以本義為正象傳當以程傳為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程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有惠益于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苟至誠益于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

本義上有信以惠于下云云
訂疑惠心者惠民之心也下惠字作感字看德即是心自施者言為心自受者言則為德耳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註求益无已心无恒者也○疏勿猶无也
程傳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利者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

之深戒也。衆人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

本義以陽居益之極云云。○朱子曰：或者，衆无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

雙湖胡氏曰：大抵損極則益而吉，益極則損而凶。是以君子怕處其益之極也。

訂疑 此序卦傳損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決之義也。愚謂當損下益上之極，則變而益下；當損上益下之極，則變而損下。極則必反，盈則必虧，理勢之常也。○愚嘗疑損之上九，損下益上之極，宜繫以莫益或擊之辭；益之上九，損上益下之極，宜繫以弗損得臣之辭，而乃相反如此，疑是二爻互為錯簡。○立心勿恒凶，朱子亦疑之，竊恐是說人之立心不可以損人益己為常也。若損人益己為常，則不免或擊之凶矣。此戒人急于改過也。

象曰：莫益，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本義莫益之者云云。

去疑 偏猶言一邊也。

卷之七終

周易訂疑卷之八

集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乾下兌上

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疏 夬，決也。此陰消陽長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夬。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顯然發揚決斷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

程傳 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訂疑 號，程傳作去聲，本義作平聲。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方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蘭廷瑞曰：孚信以布號令，與衆棄之也。

進齋徐氏曰：陽剛之長，當終于六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惡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无能為，不盡去之而存其蘖也。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患生于所忽，不旋踵而君子

之禍烈矣聖人于夬設戒之意甚深

程傳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脩己舜之數文德是也 訂疑舜數文德非專爲誅四凶也引甚牽强

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于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于太過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 利往句未安

建安丘氏曰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與兵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所以深戒也

本義以五陽去一陰云云

訂疑本義以告自邑爲先治其私用程傳以利有攸往爲上文之效皆未安揚王庭告自邑二句相對謂鳴其惡于公朝又暴其罪于國邑皆所以絶其黨也孚號揚庭時事不利即戎者蓋明正其罪既暴之公朝又暴之國邑則朝廷内外咸知其惡無與爲援已足以制其命矣不可治兵相攻也即戎則我與彼均之有勇而无義爲亂矣利往者恐人疑有弗勝而不敢擧事也故決之以利往也蘇紫溪曰井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不知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不知孚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凶産禄猶在罔防莫夜之戎非有厲也何進欲卓紹之群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温之援而竟以啟灾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決之不勝則禍集于君子勝則禍貽于國家晉上九維用伐邑或問朱子程傳以爲自治如何朱子曰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爲取諭恐謂告自邑與泰卦上六自邑告命謙卦上六征邑國晉上九維用伐邑皆是實事耳朱子本義于泰謙晉皆作實事何獨于夬忽從程傳云云也且自治之説只可行于平日當揚王庭孚號于衆乃明目張胆定大計于俄頃之際矣何至此始反而自治其私乎真迂論也

中溪張氏曰一決之後則由夬而乾往无不利矣故曰利有攸往 訂疑張氏據彖以釋利往句勝本義承上文而言其效也

雲峯胡氏曰聖人彖復其辭平彖夬其辭危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爲敵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聖人爲君子謀至矣于剝見剝一陽之易于夬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爲君子者安

可以易心處之哉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蘭氏廷瑞曰、內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

隆山李氏曰、以和說濟健決、則夬之道不傷太過、于是為得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程傳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于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威武、即戎則所

尚乃至窮極矣、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雲峯胡氏曰、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復之陽必至于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本義澤上于天、云云　訂疑　兩潰字當作之潰字、是不好字、施祿及下是好事、何云潰決之意

隆山李氏曰、居者、積而不流之意。若傳所謂奇貨可居之居。

梁山來氏曰、居者、施之反也。紂鹿臺之財、居德也。周有大賚、施祿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本義當決之時、云云○朱子曰、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潘氏曰、陰居高位、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也、

李氏曰、壯于趾征凶。當壯之時而戒其用壯也。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當夬之初而戒其好勝也。　訂疑　只泛言用壯、不就決小

人說、是勝潘氏。

象引當決之時、居下任壯、則所謂揚庭孚號而告自邑者、或不暇顧、而所謂即戎者、或有之矣、宜其往不勝也、　訂疑　如潘說。

梁山來氏曰、凡所謂咎者、背于理也、若君子之決小人、非背于理也、但不量力、不能勝小人、反為小人所傷、則為咎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程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　訂疑　泛就任事說、與本義又不同。○往不往、不唯論理、還要看時勢力量何如。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云云

說統九二處中豪所謂孚號告自邑者此爻當之內懷兢惕外嚴戒號自治之密如此則雖莫夜有戎亦可勿用憂恤矣蓋小人心術暗昧陰行不測變常出于意外故云莫夜有戎剳疑此以莫夜有戎象小人之陰險與本義不同

孫質菴曰二之所得即初之所失也

觀象云狄仁傑拳拳以復廬陵王為憂者惕也密結五王者號也卒能反周為唐是亦有戎勿恤矣

五代史唐明宗時行幸司馬路晏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心動取燭照之盜即告晏請勿驚某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敢動匣劍而去由是晝夜驚懼以備不虞召董賀筮遇夬二爻用事曰察象徵辭大有害公之心然難已過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无患

杜光本曰王子猷占遇夬九二占者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盜旋得洪帥是又以戎象為有兵權也與爻義无涉而朱子語錄載之足見易不可為典要而其用无方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臨川吳氏曰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而勿憂也

梁山來氏曰思惕慮周而黨號與眾是以莫夜有戎變生不測亦可无患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本義九三當決之時云云○朱子曰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則无咎如王允之于董卓溫嶠之于王敦是也○有慍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

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此類也剳疑自不能堪是說自己有慍與本義不同

蒙引溫嶠之于王敦○晉明帝二年時王敦有異志以帝親任中書令溫嶠忌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其所寧錢鳳為之稱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明錢鳳甚說深欲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而用之使覘視朝廷嶠恐既去而鳳于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

㧞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而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相讒嶠至建業盡以敦畧謀告帝與亮計畫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嶠卒與王導應詹郗鑒等分督諸軍討平之蓋嶠之必為晉室去敦此其夬夬之志可知也方且為敦司馬深結錢鳳時進密謀若誠心為之宣力者自人之不察者觀之能无疑乎是其為獨行遇雨若濡也然終得成其志功在晉室不可磨滅甚无咎又不足言矣

王允之于董卓卓以何進召入朝誅宦官遂廢弑弘農王立獻帝益淫刑以逞又奏免黃琬太尉楊彪司徒而以王允為司徒允屈意承卓卓亦推信焉既而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使弓馬膂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為父子然卓性褊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卓亦意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乃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因帝疾新愈大會卓朝服乘車入令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着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墜車大呼呂布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百姓歌舞于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暴卓屍于市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觀允之曲意承卓時是亦獨行遇雨若濡而有慍也終能用呂布以誅卓无咎矣

顏杲卿之于安祿山唐玄宗乙未年祿山反起自范陽至藁城杲卿時為常山太守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

輙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着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豫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謀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潜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率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

撒魏趙、斷燕薊要脊、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計也、果卿說、用其謀、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果卿乃使人入饒陽、慰勞將士、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何使果卿不偽降祿山○獨以常山一郡與賊抗○雖得无恙○能不能合十七郡之衆○以斷其要脊○以緩其西入之謀也○此亦得夬夬之意也○

易經疑問緜子大臣論云○知者○內以自固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忤小人之意○以待其閒○寬之使不吾疾○縱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无後患○功成而天下安之○此一段○極得此爻之旨○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程傳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難進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猶臀无膚、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惟剛明者能之、訂疑傳釋牽羊之義○與本義不同○然似勝之○

本義以陽居陰、云云○朱子曰、牽羊悔亡、其說得于許慎之、○張子曰、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謂也、讓之使先行、○則有肯前之勢也、

別傳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然又不能不為公論所持、故行止兩失其據也、聖人示以牽羊之法、正欲其恊衆君子之力以決小人、庶不至貽事後之悔、

訂疑卦以決陰為義○爻辭只初二別取義○大畧與大壯初二同○三五上取義○皆與卦同○今九四之辭○與姤九三同○姤三以不遇陰為義○則夬四亦以不能決陰為義可知矣○蓋九四與上同為兌體○決之○則以繫于私情而不忍○不決○則又迫于公義○而不敢○故○居不安而行不進也○諸說皆病其居柔○而不知以剛居柔剛而○不過○健而說○決而和○正決之善也○何病之有○四之悔○五之中未光○皆病其與上同體○為以私情相說○不能決耳○牽羊之說○程

傳為勝先為羊有羊象焉羊者群行之物旅進旅退不能相先
九四在衆陽之中若能不繫于同體之私而力挽衆陽以進決
小人則可以亡其悔矣此如酈寄黨于呂祿呂產及酈商為平
勃所刼寄迯紿呂祿釋兵就國以大義論之正牽羊悔亡之義
也或者不知而譏以賣友真小人之黨哉 ○本義云牽羊者當
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此非牽羊乃驅
羊耳辭言牽羊明是人在羊前牽之以行也
梁山來氏曰次且即趑趄字 ○訂疑陸氏釋文次本亦作趑馬
云却行不前也且本亦作趄馬云語助也 杜元本曰馬融以且
為語助大誤 王肅云次且行止之礙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蒙引其行次且定蕪辭无庸而皆歸之于位不當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程傳五雖陽剛中正居尊位然切近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
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
大如莧陸然則于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
馬齒莧是也暴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者如莧
陸雖感于陰而決斷之易則于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

正也
本義九五當決之時云云 ○朱子曰莧陸是兩物莧者今馬齒
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
其物難乾其子紅
漢上朱氏曰莧蕢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草也
葉大而柔根大而深有赤白二種
蒙引莧陸本義以為一物語錄又以為二物然按正類本草則
分明為二物馬齒莧在菜部商陸在草部其載馬齒莧云至難
燥節葉間有水銀每十斤水銀八兩主目盲翳利大小便剪為
青塗瘡良則其性冷為感陰氣之多可知初不曰一名莧陸也
其載商陸云除癰腫消瘡毒只可貼腫外不可服服則傷人至
死蓋亦性冷也語錄亦載其難乾又其如人形者有神俗名章
柳根聞今邪術章柳神者用之則其感陰氣之多又可知廣雅
謂之馬尾易謂之莧陸皆謂此商陸也是則有以莧陸只為商
陸一物然未嘗以莧陸為馬齒莧也今程傳直以莧陸為馬齒
莧而本義從之不知其何所考耳豈朱子亦只述前聞而未暇
更考耶抑嘗親得之辨驗而知其止為馬齒莧一物耶抑易例
一象不取兩物此不當分耶

字彙莧菜名陸佃云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其字從見易莧陸夬
夬傳曰青泥殺蠶得莧復生今人食鱉忌莧其以此乎字說莧
治眩莧治瞖又馬齒莧
梁山來氏曰諸菜秋冬皆可種獨莧三月種之夬三月之卦故
取象于莧亦如瓜生五月故姤取瓜象訂疑此胡氏所引或說
按三月種莧或有所見五月瓜生則无據瓜之種類最多亦不
止五月生之恐涉附會
說統決而又決始爲中行而得无咎此中行正在夬夬上見非
夬夬而又合于中行之說本義作兩層非也人君之去小人

與人臣異人臣欲去君側之奸權有所制未免有所顧忌故必
健而說決而和爲中人君權由獨制此念稍有狐疑不決小人
即窺其隙而中之故以夬夬爲中訂疑小人亦幾希此所云云
乃小人之供者耳如漢唐宦官之禍人主之權亦爲所制除之
不得其術每生不測之變此本義所以有又不爲過暴之說也
明思宗之去魏璫得之○杜光本曰以夬夬即爲中行程傳之
說也本義分爲兩層義絕周到而說統翻以爲非亦未察古今
之變矣
易經疑問三與上應而專五與上比而泥故皆以夬夬言

杜光本曰夬象五以莧陸取其感陰氣之多耳傳義以爲馬齒
莧之一物朱子語録又以爲馬齒莧商陸之二物皆无所擬蒙
引雜謂本草未嘗以莧陸爲馬齒莧然與爻義既切則不必拘
李本草深求之也至虞翻以莧作莞爾之莞蜀才虞翻以陸作
睦謂和睦也來註易玫觀象疑問諸書以莧爲莧菜以陸爲地
謂即鴻漸于陸陸字夫夬乃三月之卦因以莧爲莧菜猶可也
莞蔭陸地等說則穿鑿附會之甚而熊過象旨京山易解從之
反以程朱爲非何其妄哉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傳卦辭言夬夬則于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申其義云中未光
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
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
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于此示
人之意深矣
本義程傳備矣○朱子曰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
乎中行則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
有些箇意思斷未得照管不到便走將那裏去爻雖未有此意
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

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行則无
咎、不然則有咎、

訂疑爻辭就決去小人說○象傳因爻辭見陸之象○見得五之決上○非出于自然而迫于不得已者○故曰中未光也○則爻辭中行○无咎○爲因其比于上六而戒之矣○與象傳本无異也○程傳于爻辭借五之比陰○邪移到溺于欲上說去○不就決小人說矣○故于象傳云云○是就心學上工夫說也○朱子小註亦然○皆與本義不合○

鄭氏剛中曰、衆剛並進○同力爲決○而夬夬之辭○獨見于三五者○

蓋三與上應○五與上比○當決之時○二爻容有牽私愛昵近之心○故雖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爲未光也○ 訂疑卽鄭氏此說○可見四之惕○亦以其暱于同體之私而不能決矣○

楊止庵曰自古君子于小人○徇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能不繫○私情○故婦除痛絕○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滋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夫未終而姤已萌矣○故拳拳以中未光爲戒云○

上六无號終有凶

本義陰柔小人云云

雲峯胡氏曰、九二惕號○呼衆陽也○ 訂疑卦辭亦同○ 上六一陰○何所號哉終凶而已

象曰无號之凶不可長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註施之于人、卽女遇男也、以陰而遇五男、爲壯至甚、故不可取也、 訂疑本義從之○壯光本曰、註以陰而遇五男、本義于句中增又一兩字、句上增遇已非正一句○卦辭意義○然後精當无遺○

程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漸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訂疑文理不合○豈如

長○則不取乎○

本義姤、遇也○云云○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爲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蒙引本義云、遇已非正○此是就姤字上生義○以入勿用取女意○便見得是偶合○不是六禮所聘○如咸之男下女○漸之女歸○則非遇矣○又一陰而遇五陽○看又字○上句重在遇字○此句重在一與五字○又云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一則害身○一則害名也○或說女壯、亦該有氣體甚壯之義、看來固有氣體甚壯○而貞守不移者○亦有氣體未爲壯○而人盡夫者○一陰而遇五陽○陰尚微也○謂之

女壯者以其一陰而當五陽也如此看則不是說他氣體之壯明矣

訂疑本義之說確矣然巽為長女世亦女長于男而為夫婦或夫制于婦或夫死于婦者故娶女者恒欲女少于男又女欲弱而男欲壯有女之氣體聲音雄壯如男者亦多不利于夫 杜光本曰雖是卦辭別義而却是正理惜伊川未及見此故其傳于理上說不去

杜光本曰姤彖辭傳義主男女實象言最為親切而時講如袁肯之類盡主君子小人言便舉業耳學者弗察而乃曰遵程朱夫程朱之傳義具在曷嘗以君子小人為說哉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疏以下廣明遇義卦得遇名本由一陰與五剛相遇故遇辭非美孔子更就天地嘆美遇之為義不可廢也天地若各亢所處不相交遇則萬品庶物无由章顯必須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訂疑程傳從之

本義以卦體言 訂疑若以咸恒睽革之例看則不取卦體亦可若以下文剛遇中正例之則是以卦體言也地指一陰言

朱子曰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人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

陰山李氏曰以畫觀之則一陰之生是為五月五月在辰為午南離之光所熱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于大辰非品物咸章而何 訂疑中溪張氏亦云

蒙引此以陰陽之不可相无者言若女壯是以淑慝之分言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本義指九五 朱子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云云却又是甚好蓋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訂疑又是別取一義謂與本義異

節齋蔡氏曰中正五也以剛明之才遇中正之位也 訂疑吳氏蒙引同

說統中猶中天下而立之中正猶正南面之正

訂疑中正就德言亦可然若无位亦不得大行矣故就位言

姤之時義大矣哉

疏上既博美此又結嘆一女遇五男不足稱美博論天地相遇乃致品物咸章 訂疑當兼剛遇中正節然後姤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天地不相遇則品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訂疑君臣相遇蓋指剛遇中正言不如本義專指九五聖賢以下則又就彖傳而推廣之

本義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訂疑他卦言大矣哉皆釋卦辭之外別引天地聖人等而極言之以贊其大也姤即本卦之體舉天地二節以贊之又別是一例本義云云不如疏與程傳專就好邊言也大過坎遯睽蹇姤旅皆是不好卦聖人亦贊美其時義之大者皆是于不好卦看

出世間有應須如此者故就好處極贊之再雲峯胡氏紫引皆拘本義云云非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疏風行天下无物不遇故為遇象風行草偃天之威令訂疑威當作命故人君法此以施教命誥于四方也

中溪張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號令實以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无相遇之理惟天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于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訂疑古者人君時與百姓相見不似後世人主深居簡出下民不得見而言情也又恐不能人人引見以通其遇故施命以誥之使四方之民无有遠近皆喻上意也巽為號令之象

程傳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訂疑剥又稱上稱先王者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下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李氏開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群后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本義一陰始生云云

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于本爻觀之則曰豕于二四觀之則曰魚于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而在下之象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本義牽進也云云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本義魚陰物云云

訂疑或曰九二以獨力制之何若以衆力制之曰初勢甚微九二制之有餘力矣故九二遇之如女子小人臣妾畜之惟我有

罪而誅之亦唯我若假之顔色為之寵異為之揄揚使之得遇于衆以初六柔媚善入之性最能入人一遇于衆衆皆説之則其制馭之權有非二之所能主矣自古小人之禍人國家未有不自君子為之緣釁而後遂不可制者也　唐李翶餌鄭注藥顔驗署為牙推從預軍政安作威福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无可取去之未晩乃使注見守澄守澄與之語亦喜促膝恨相見之晩守澄因薦注于上上亦厚遇之　又宋張浚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秦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无措足處矣浚不以為然及與檜共政方知其暗不復再薦檜因恨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用于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不獨蔽于私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訂疑玩一義字見為二者宜以義斷之不可暱于私情也豈獨論其及賓之不利哉大抵小人之過君子必有説之以非道者所以君子貴有知人之明尤貴有克己之斷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云云

紫引危得于陰往往亦失于陰故小畜九三卒有説輻之虞而兑之九五不免孚剥之厲今雖孤危亦時之不遇耳與尊自已作者異矣故无大咎

訂疑臀无膚者下无遇也其行次且者上无應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註二有其魚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　訂疑起作動作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當相與者也而初已遇于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居上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初六正應云云

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譬衆漁之取魚先至者一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及已矣

訂疑姤女壯勿用取女初則戒其勿往二則不利及賓三則幸

其无陰邪之傷五則包瓜而幸其隕而四獨以无魚而凶上九
獨以无遇而吝何也曰卦以陽消陰長為義此正例也爻辭初
二五與卦同餘皆以過不過為義變例也如剝之六五不取剝
陽為義夬之初二不取決陰為義變例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本義民之去己猶己遠之 朱子曰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个
君臣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 訂疑本義猶與由同
雲峯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
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義 杜光本曰象傳乃是

發明爻義而以為別取一義大謬
蒙引得道者多助鄰國之民且仰之若父母此非己有以致之
而何遠民二字夫子極有深意恐人以有包有魚同看而以魚
為小人故出一民字而爻義自明聖人之筆一字萬鈞
訂疑若以魚為小人不應以无魚為凶矣故夫子以民字釋之
按汲冢周書載武王伐殷師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解者以為
殷民歸周之象詩衆維魚矣則魚之象民其來久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註杞之為物生于肥地者也 疏先儒說杞亦有不同馬云杞

大木也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注則為杞梓之杞薛虞記云杞
杞柳也桑王氏云生于肥地蓋以杞為今之枸杞也 陸氏釋
文鄭云柳也薛云柳柔脆木也 程傳杞木高而葉大處高體
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 訂疑本義從之 李隆山曰杞叢生性堅
而壽
訂疑高大之木既非所以包物若以其葉包之亦何物不可而
必取杞葉乎若云瓜生杞木之下似以杞包瓜者亦強牽不通
且瓜在杞木之下亦必不能生長成瓜也然瓜之為類亦最多
西瓜唐以後始有之周時未入中國也禮記有削瓜之說詩豳

風有有敦瓜苦施于栗薪則此之所謂瓜或此瓜苦之瓜也始
而苦熟而甘美自隕也枸杞亦雍州所生至今猶多產之以杞
包瓜者瓜生枸杞之旁蔓延于枸杞之上瓜垂于枸杞之下如
以杞包瓜者然及其熟也則瓜自落此以上皆借義非實事也
如以包魚例則是實以杞包瓜也嘗見賣瓜者多以杞柳覆之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云云
蒙引潰者瓜熟而爛也瓜至熟且爛瓜之極也此對陰始生言
故雲峯胡氏以瓜之潰同魚之餒善潰猶漢書言岸善崩含章
者非避陰也靜以制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

患于未萌也。九五陽剛中正。主卦于上。衆君子之領袖也。不
必以爲君。象爲含章有隕說不去。
訂疑本義云、主卦于上。未以人君言之也。故蒙引謂五爲衆君
子之領袖。其意以人君者。有造命之權。况有德有位。下防始生
之陰。爲力極易。不宜云含章以俟其自潰也。故以衆君子之領
袖言之。蒙引說是。
又瓜者、物之井美者也。以杞包瓜、即含章之象也。瓜蔓延于枸
杞叢上。而瓜實生于叢中。人所不見。內含章美之象也。故象傳
舉九五含章。以包以杞包瓜于中而通釋之曰。中正也。杞包瓜、

遠取諸物也。含章、近取諸身也。○嘗遊田中。見叢蔓之中。忽有
美瓜數顆方熟。隕于地。井美冷脆。剖食之。真如自天而至也。蓋
爲田者遺種而生。又在僻處。人所不見。故生遂成熟如此。因悟
以杞包瓜。乃含章之象。有隕自天。乃无意之獲。不期而遇之象。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雲峯胡氏曰、瓜雖始生而必潰、五陽剛中正、能包含章美、靜以
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姤其可
轉而爲復乎、
蒙引命不必說是天理、含章者、蓋以其爲時命之常、故含章以

俟之。
訂疑姤、遇也、卦辭初六爻辭、以陰陽消長淑慝之分言之。餘皆
不取此義矣。故象傳又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推言之。而贊其
時義之大也。然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此其大例耳。若夫婦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以及耳目口鼻之遇。與夫四肢之遇安。飢寒之
遇衣食。士夫之遇貴顯。農人之遇豊年。良工之遇利器。商賈之
遇善價。行旅之遇館舍。舟楫之遇順風。以至一事一物。莫不有
遇。然遇亦有善惡。世俗以爲因緣。吾人以爲遭逢。以卦辭言。此
男女相遇之不善也。然天下男女之遇不盡爾也。以爻辭言。初

六柔惡之遇也。上九剛惡之遇也。三四无所遇者也。二遇乎民
也。而不利于遇賓。若以占賓客之事。必有善柔之損。纖惡之事
也。九五遇之最善也。自貴于己。不期而遇。真時命之至盛。昔舜
發于畎畝之中。伊尹起于有莘之野。傅說舉于版築之間。太公
載于渭水之濱。膠鬲顯于魚鹽之內。百里奚興于牛口之下。孫
叔敖舉于海。冀缺取于耕饁。婁敬說于輓輅。鄧禹逢于杖策。孔
明顧于長吟。馬周薦于草疏。此皆千古之奇遇也。然亦其抱負
不凡。故功業著于當時。聲名垂于後世矣。若夫孔孟之老于行
顏閔之安于困。賈生之不遇武帝。董子之不遇漢文。二程之短

于絲然道門之柳于張汝米于之陀于佗胄德秀之僭于彌遠皆遇之不善也所謂時命之不猶也至于孔程文合于傾蓋僑札邂逅于立談一言合道栲然明于鄭階片音經心楫仲宣于蔡席巷室春樹李杜千里而寄相思夜語對床朱程兩地而講道義願于窩學得孔子而名益彰相如能文遭漢武而行益遠此亦千古知遇之隆也若夫美似莊姜及遭衞侯之怒醜如黃女更來諸葛之求淑貞而配庸夫孟光而耦良士遇不遇豈偶然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程傳至剛而居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云云

訂疑本義云象占與九三類象字當衍姤其角者角剛也以剛遇剛上與三也諺云銅門遇鐵刷于是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陸氏釋文亨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无此字程傳萃下有亨字羨文也　訂疑本義從之　平菴項氏曰卦名下原无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傳初不及此字

訂疑以亨為衍文者以下文有利見大人之亨為複而彖傳又无萃亨之文故云愚謂萃亨之亨統言之亨也大人之亨專言一事之亨也彖傳无萃亨偶遺之也如豐亨兌亨彖傳亦无之豈皆衍文乎如以其複則蒙二包蒙既云吉納婦又云吉復上六既云迷復凶又云以其國君凶解既云其來復吉又云夙吉巽九五既云貞吉又云後庚三日吉未濟六五既云貞吉又云有孚吉易固有辭繁而不殺者矣梁山來氏王肯堂亦云又按六十四卦卦辭承卦名之下而即繫以元亨或亨或小亨者共三十卦此萃亨之亨所以不宜衍也胡白木曰按疑同萃有亨遂不作衍文亦可陸庸成曰萃有二亨一吉三利則亦不作衍文知益見訂疑之確

程傳萃合人心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　訂疑本因萃之時宜有假廟之舉非以假廟而萃天下也程傳之說非也

天下之萃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

則革所以致爭亂也、訂疑利見大人此謂見貴人之吉占也。卦體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故其占如此。程子以為治革之道、本義從之、如此則前此无君乎。无君物聚于何人乎。不可從。

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訂疑彖傳以利見大人亨利貞為一事。本義是也。程子以亨利貞別為一事、非也。

萃者、豊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

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訂疑利有攸往出行之吉占也。程傳謂宜有所作為○

本義坤順兌說○云云○朱子曰、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底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又曰、數句○是占辭○非○發明○萃○聚之義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而明吉凶之意○訂疑此駁程傳之說也○

彖引言王者可以至于宗廟之中○此可以字○與聚則可以有所往之可以字同○更以下句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一句照看○方知是己之精神已聚○乃可以至于廟○是聚己之精神在前一步○不可依舊說謂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也○重在己上○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且本義是謂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非謂假廟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以平時言○聚己之精神者、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是也○廟本聚祖考精神所在子孫之假之也○又必先聚己之精神○乃可以往聚之○○補註云、凡云歸格于藝祖○公假于大廟○宜作祭之誠○以格于祖廟○大抵此卦卦

辭○都從聚之一字生○

訂疑假廟承萃來○有聚百物百順合萬國之歡心以承祖考意○

彖引利見大人亨利貞、如有事于學術者、聞見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正其學矣、有事于功業者、學術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展其志矣、又必利于貞者、如聞見不正、雖以見大人、而其所以取正之具已非矣、如學術不正、雖以見大人、而其所以致用之術已疎矣、安得亨、訂疑本義彖引利貞在未見大人之前、是。例說了。愚謂利貞即在見大人之時。謂以正論而相質。無由學以阿世也。所謂聚以正也。否則或為假正人以為名。或為說不以

道而苟合必見棄于大人矣何利而亨之有

蒙引用大牲吉豈唯大牲諸般祭品皆在所厚矣苟非時物之聚胡可得也故曰大牲必聚而後有于以見二簋非吝也時乎无也用大牲非奢也時乎有也程傳事莫重于祭故以祭享為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 訂疑推傳如

蒙引聚則可以有所往以其備素具也所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皆成器而動者也

訂疑利往所該固廣即以出行言亦必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兮矢張干戈備資用周車馬閑從衛具然後可以啟行此非萃時何以能之乎凡事皆然可以例推

蒙引彖辭謂皆占吉而有戒之辭吉萃之時如是則亨且利否則不亨不利如是則吉否則不吉非也戒意須仔細體認如用大牲吉卦辭非謂用大牲方吉不用大牲則不吉為戒也是謂大牲必聚而後有不然无有也是戒甚累求豈于匱之之時也利有攸往非謂有攸往則吉无攸往則不吉為戒也是謂聚則可以有所往不聚則不利有所往也是戒其无素備而欲有為者也又如利見大人亨若非物已聚則何所執以見大人則亦不得亨若物已聚而不見大人則亦不得亨皆戒意也至于利貞意尤明白矣又如王假有廟豈可苟且云乎哉非七日戒三日齋則不可至于廟而承祖考其為戒為尤大也

訂疑占吉而有戒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本義此句應乎乾元亨利貞處發為凡例也此處此句當刪之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渠山來氏曰內順乎外外說乎內五以剛中而下交二以柔中而上應內外君臣皆相聚會所以名萃

蒙引順以說彼此之情聚也

說統順以說主君民之萃剛中而應主君臣之萃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程傳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豈聚之時交于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蒙引聚己之精神猶在致孝享之前致孝享正是格廟時事朱子曰順天命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說豈萃之時若不用大牲便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蓋伊川謂聚則宜用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有所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為順天

命朱子是謂大牲必聚而後可用不然則不可用也聚則可以有所往不然不可往也以此為順天命伊川之說未悖于此亦有同于此但語意輕重所指不同
梁山來氏曰盡志以致其孝盡物以致其享聚以正者如蕭何張良諸人一時聚會以見高祖聚也除暴秦正也能成一統之功亨也天命者天理之自然也以人事言即當其可之時也言時當豊亨時當往而往者乃所以順其天理之自然也
訂疑見大人者君臣之聚也以正者言見大人者當以正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註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氣合而後乃羣
疏引天地交而二氣通天地之聚也父子兄弟夫婦聚于家君臣朋友聚于外農以農之類而聚商以商之類而聚以至魚鱉黿鼉聚于淵鳥獸草木聚于山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也此見天地萬物之情一聚而已矣
訂疑此上必有缺文此句特其結語爾觀咸恒彖傳可知矣三原王氏亦云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註聚而无防則衆心生 疏除治也

程傳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本義除者脩而聚之之謂 朱子曰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于地上是水盛而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中溪張氏曰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必敝當簡治而除其敝壞也
建安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又非戒不虞之謂乎
趙汝楳曰凡陂澤衆水所聚然其形勢高于平地為澤上于地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或有意外之事故簡治兵戎之器以豫備夫不虞所以保其萃也 訂疑坤有兵衆之象兌有金兵之象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程傳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

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爲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陽剛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 訂疑本義從之

訂疑初與四爲陰陽正應有孚而相萃然四陽正應而遠二三同類而近初又陰柔不能自守故有孚而不終而亂其所萃也

〇一握陸氏釋文云傅作渥鄭云握當讀爲夫三爲屋之屋蜀本同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歸震川曰邪正之極定于內則流俗不能易遠邇不能間毀譽不能亂 訂疑當以六二象傳中未變也照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註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時處于中正而行以忠信故可以省薄薦于鬼神也

陸氏釋文禴殷春祭名馬王肅同鄭云夏祭名 訂疑愚按殷不改月與時周改月不改時春秋改月並改時周之禴以夏與殷同也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夏則陽盛矣其享以聲爲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備物

本義云上 訂疑從程傳

訂疑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必牽引以進乃吉而无咎若因六二之所不足而戒之者愚謂二以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何乃憂其不足而戒之乎

孚齋馮氏曰本爻與五爲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于五爲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

雲峯胡氏曰二在三陰之中而與五應惟牽引上下而萃于五則吉无咎矣爻之象占已備而于占之下又發孚乃利用禴之義以爲卜祭之占者蓋謂萃之時用大牲吉然能如六二之孚則雖用禴亦利也本義虛中誠實發明孚字虛中孚之本誠實孚之質也

訂疑本義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其于孚禴之義已備矣而又曰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者如鬼神之聰明正直來享其祭而加福也乃釋利字之義而兼釋上文吉字之義也不可謂文辭孚爲兼九五言也

中溪張氏曰卦以用大牲爲吉而二乃以用禴爲利何歟曰備物乃王者之所以隨其時有孚乃臣下之所以通乎上也

訂疑此程傳之說也朱子曰孚乃利用禴如伊川說固好但如

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愚按本義解字論、亦是從程傳、說君臣說、而後移向祭祀之占上去、小註云云、乃爻辭本意、傳與本義、皆作象解矣、今人皆從程傳本義、就人臣事君言、蓋厭言占卜之病也、然理可相通、事人事神、理一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象引下句只是卜祭之吉占、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說統中本下卦之中來、實指心說、言其愛君許國之忠、不溺于朋比、不奪于利交、故能牽引以萃、不然、其不至于乃亂乃萃者幾希、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註履非其位以比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人之應、害所起也、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也、上六亦无應而獨立、處極憂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與其萃于不正、不若之于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陰相合、猶不若一陰一陽之應、故有小吝、

訂疑易中間有以六三比九四而得之者、隨是也、

程傳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于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而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二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故得其萃而无咎也、始求萃于四二而不得、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本義云云

訂疑本義大率從程傳、是也、戒占者以下、又用註說、則非也、若以六三為隨附推勢之小人、則三方與九四以不正相比相萃、斯時也、方且盱豫鳴豫以明得意矣、何嗟之有、此註與本義戒占者云云、不可從也、蓋九四自有初六之正應、六二亦與九五正應、六三上六獨无應、故三嗟如而上齎咨涕洟、情易見耳、本義何乃為兩岐之說乎、戒占者三句只宜刪去、胡句水曰、復得陰極無位之爻、句亦可刪、只用然後往、便是小吝、若窮應分也、命也、何羞焉、雲峯亦未亂耶、

雲峯胡氏曰、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故雖无咎、又以小吝少之、本義以上為正應之窮爻、正應二字恐誤、訂疑本義如此之類有數處、除訟九二與九五為敵應、

若萃之三上、困九二之上、應豐二之應五、中孚之二五、皆不可睠、

梁山來氏曰、三之于上、雖彼此陰爻、无相偶之情、能往而從之、我性順而彼性說、必能相聚而无咎、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覡以上體柔巽以求其朋、故三可以往而无咎也、

程傳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註履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所據、處萃之時、不正而據、故必

大吉、立夫大功○然後无咎也○

本義云云○訂疑休本義、則大吉者○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蒼生也○

雲峯胡氏曰、益之初九、在下而受上之益、且戒之曰元吉无咎○然則萃之九四、在上而受下之萃、戒之宜周也○訂疑此勝張氏丘氏、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程傳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盡善○故云必大吉、然後為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本義云云

建安丘氏曰、此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為之主也、一則尊、尊則衆陰順從、唯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為之主也、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在五有匪孚永貞之戒、此萃天下之道、不如比天下之廣也、

蒙引九五萃有位无咎、是以有元永貞之德、而人信之者言、匪孚元永貞悔亡、是○戒○占○者○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萃有位、則人

无不信、行无不利矣、故曰无咎、若或居此位而人有未信者、則是吾德有未至、故但反己自脩其元永貞之德耳、元永貞、即陽剛中正也、如此、則又何不信之有、故悔亡、此○為○占○者○設○戒○在○九○五○未○見○有○匪○孚○處○

訂疑丘氏謂有九四分其萃、故有匪孚者、此于象傳好講、本義蒙引、謂匪孚以下、為戒占者而設、于五之德位上好講、應接比之九五、亦云夫前禽與萃五之匪孚○同○其○无○損○于○九○五○則○一○也○

三苗之負固不服○豈舜之文德未足乎○帝王聖賢、自是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耳、故曰堯舜猶病、

彖曰革有位志未光也

程傳彖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于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未孚、是其志之未光也、訂疑本義從之、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註處萃之時、居于上極、五非所乘、內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助、危莫甚焉、若能知危之至、至于齎咨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本義云上〇訂疑陸氏釋文、齎咨、嗟嘆之辭、鄭同、馬云、悲聲怨聲、

縉雲馮氏曰、萃極而散、窮无所歸之象、齎咨、嘆聲、涕洟、悲泣也、

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錢氏曰、初之號〇三之嗟〇上之齎咨涕洟〇皆陰柔之常態也〇

雲峯胡氏曰、六爻皆吉无咎、

蒙引陰柔則質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无位則望輕、雖有求而人莫之應、故必憂危之甚、乃僅得全、

梁山來氏曰、危者得平、所以无咎、

疑問姚承菴曰、此恐非求萃不得之說〇愚卦德說以順著、上巫說以當天下之萃者〇但五為萃主萃其宜也〇九四猶以大吉无咎戒之〇而象以位不當申之〇上其可以當民之萃乎〇惟急上推去〇甚至齎咨涕洟以道其所不敢當萃之意于其君〇斯于分義為无咎耳〇觀傳未安上也四字〇自見得〇

彖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中溪張氏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其心憂懼、未敢自安于上也、訂疑亦註中一義、

說統安字、正與危懼相反、上、即處萃終意、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程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本義云上〇朱子曰、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看命家虛拱得話說、

潘氏夢旂曰、方升之時、宜擇所從、唯大德之人則无憂、向陽明之方則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易以陽為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二見九五之大人也、升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

訂疑易言大人者十二、有指定一爻言者、有兼指衆陽爻言者、有泛以理言而于爻无所指者、否二之大人、指衆陽言也、升之大人、以理言也、蓋升以士君子升進為義、不應指六五下見九二也、

紫引勿恤者、凡人要見一貴人、心下未免有惟其不見欣納之意、故云勿恤、

又云南征、當指仕進、凡有事出行者不得用、

訂疑此說非也、聖人教人卜筮、凡人皆可用、升元亨、仕進事也、見大人勿恤、謂貴事也、南征吉、示出行之方也、下二句以仕進言亦可、各作一事亦可、彖傳特就大者言之、且有慶志行大小事亦俱說得、

白水曰、昔明仁宗在東宮時、講官進講乾九四爻、以太子為說、既退、東宮問楊士奇曰、莫不含諷譏否、士奇曰、講官授經、安敢含譏諷、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凡卦六爻人人可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士庶有士庶用、東宮大悅、

彖曰柔以時升

訂疑彖曰下、脫升字、

本義以卦變釋卦名、訂疑此以後天之易名卦也、又以德體言亦可取升進之義、何必卦變、

進齋徐氏曰、升晉二卦、皆以柔為主、晉自觀來、六四上而為六五、故曰柔進而上行、升自解來、六三上而為六四、故曰柔以時升、晉以五為主、升以四為主也、

訂疑晉取仕進之義、義與升相似、但晉之取義在明出地上、非取柔進上行也、且柔進上行、指六五、六五君也、謂上有好賢之明主也、與升柔以時升大不同矣、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童溪王氏曰、順而又順、无適而不用其順也、

紫引巽若止當順字、則易只是七卦、无八卦矣、巽而順中正而應、要做一人說、當如觀卦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例、

梁山來氏曰、內巽而外順、心不躁妄、行不悖理、又我有剛中之德、而六五以柔應之、所以元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紫引不可依中溪謂二為大人、五應之、為見大人、卦辭元亨、統言之也、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申言其事也、觀本義只把卦德卦體直解至下文、而彖傳專以屬之元亨、以其包下文意耳、

陸庸成曰、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

方○故以向明行道爲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義云云○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于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要日日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 訂疑 順不作愼于理亦通

中溪張氏曰順德坤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

雲峯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日不愼則退必念念謹審事事謹審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也

蒙引胡氏念念謹審敬以直內也事事謹審義以方外也二端盡之矣○又曰積小只是不忽近小步步着實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云云也孟子所謂自善信而美大者積小以高大也

訂疑 致曲由善端發見之處而擴充之至于極也中庸章句曲无不致則德无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于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于聖人矣孟子章句四端在我隨處發現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此數處皆于積小二字有洗發至于善信美大數句則是大槩說由積小以漸至高大之意于高大二字明白○

○書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漢昭烈帝曰勿以善小而不爲無以惡小而爲之此亦愼德積小之義也○胡氏避宋諱故易愼爲審

初六允升大吉

註允當也巽卦三爻皆升者也雖无其應處升之初與九二九三合志俱升當升之時必大得是以大吉也 訂疑 允作當不可從

程傳允升謂信從于二而同升

本義云云○訂疑看允字太輕當必字看不如胡氏說

雲峯胡氏曰晉三衆允下爲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爲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適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說統初爲巽之主不爲衆進故二陽重而信之援以同升其升必矣

訂疑 玩象傳云上合志也蓋初與二三有交信之義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訂疑 上合志正釋允字之義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本義義見萃卦

中溪張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象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
雲峯胡氏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宜如損六五十朋之龜言之于反卦六二可也今皆在下卦中爻言之何也萃六二求萃于上升九二求升于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辭同而象傳剛中而應亦同
蒙引九二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六五柔順中正虛中以下應

故卜祭者利用禴 訂疑以萃六二例看當如此 又曰非孚則不利用禴所謂无其誠則无其神也安得无咎 訂疑无咎亦指祭祀言
又曰此卦六爻俱要見升意此爻誠實而上交亦升也
訂疑萃六二之利用禴對用大牲而言大牲萃其物用禴萃其誠萃其聲也升九二之用禴用享皆取升意蓋祀享者升誠意以上交于神明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程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道无咎 无咎猶為臣說方切 而已可以行剛

中之志澤及天下是有喜也 訂疑象傳只舉孚不及用禴其意蓋截取孚字專為事君之義不復顧祭享之事也
蒙引一說有喜也從以升言不專以祭祀言蓋九二誠實而上交六五虛中以下應正言升也用禴特一事之占耳 訂疑此說當從萃二亦然
九三升虛邑
註獲得其位以陽升陰以斯而舉莫之違距故若升虛邑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陽一故實陰二故虛九三進臨坤體如入无人之

境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訂疑疑之為言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訂疑亨字程傳及進齋徐氏皆作亨通之亨王指文王謂文王柔順之至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今人皆從文王但以亨字作祭享看耳
本義義見隨卦
朱子曰亨只是享字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王享于岐山

與享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問升萃二卦多是說祭享萃固取聚義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象○訂疑凡祭祀皆是誠意上通不止祭山為然故九二亦取用禴○升六四隨上六益六二皆非君位而繫以王用享之辭者或周王祭山享帝時嘗筮得此爻故繫此爻之辭即以此當之如高宗帝乙之類亦然否則无緣特地取此義也

蒙引王者望秩山川舉天下之山皆在所祭而獨言岐山者何蓋此所謂王用享西山者蓋指文王武王為諸侯時事便是諸侯祭封内山川未必說是望秩之祭而專指岐山也○訂疑按望秩者名山也支山无名者不在祀典岐山岐周之名山也岐周又為周家王業之所興西周之王自幽王以上或嘗登此而旅祭之非望秩之說也此爻所謂王則文王武王成王皆不可知蓋周公繫易正在成王之時也

蒙引本義云義見隨卦隨卦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此當釋之云六四以柔居柔柔順之至誠意之極也是積其誠意以升者也故王用享于岐山此訂疑此取誠意之極可通神明二句耳隨之固結而不可解此自釋拘係從維之義此處不必用○又按若如蒙引取以柔居

柔柔順之至為誠意之極則用享岐山之辭當于上六係之蓋上六亦以柔居柔且居坤卦之上又為柔順之至其為誠意之極不尤著乎愚謂此還是因周王享岐山時嘗占得此爻祭而受福故繫此爻以此辭耳

蒙引本義曰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類字正指此等也或曰王用出征如何曰據詩書文王伐密伐崇西伯戡黎武王伐商滅國者五十獨无實事乎曰然則王用享于帝者何曰此指武王及成王之有天下者言也○訂疑詩書所載伐崇伐密戡黎事岐山西山出征文王亦可追稱之至于享帝則斷自武王以後諸侯可祭封内山川西伯受斧鉞亦可專征伐獨享帝則唯天子方用得○薛畏齋曰六四以順而升順有至誠之義升有上通之義是大臣以誠而事君猶王者以誠而事神也訂疑近皆從之以享岐山為人臣以順事君之象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本義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蒙引或曰登山者一步然後一步一節然後一節非順而何如此只是登山非登祭于山矣必依朱子小註積誠意以事鬼神

有升而上通之義者解之、然後通、

訂疑、如蒙引取朱子小註說、則凡祭祀者皆可云々、不必為享岐山矣、愚謂凡登山者、必高下相因、此卽順字之義、事字解享字義、

蒙引或又云、爻辭是就理上說、象傳是就象上說、亦未然、本義以順而升云々、係之象傳者、因本文順事在所當解、故係之此耳、不可以其在象傳之下、而謂其非爻辭內意也、

訂疑、在爻辭、可說王享岐山時、嘗占得此爻、在象傳中、卻用不得此說、只得又象上貼取出登祭于山之義來、

白水曰、又按蒙引升還是意升、非身升也。此語自確。蓋登祭于山是象。而象中之義。猶作意升。其理方長。

六五貞吉升階

程傳、五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貞固。乃得吉。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

本義云々　訂疑、本義釋貞吉、與傳亦同。但不取應九二義。愚謂程傳自好。當從。

雷氏曰、先儒以為戲作、　訂疑、此大非也。五已居尊。何云戲作乎。

世子卽位、豈亦如莽操司馬氏等進階加錫、而後卽位乎、

蘇紫溪曰、階卽階級、有次第而升者、有循序漸進之天德、便可以語必世後仁之王道、　訂疑、此從階字生義、而大象亦有積小以高大之說、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程傳、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程傳、以陰居升之極、昏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于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于貞正之德、終日乾々、自強不息、如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無已之心、移于道德、何善如之、

本義云々

蘭氏廷瑞曰、升豫皆以陰居上、故豫曰冥豫、升曰冥升、　訂疑、冥豫者勉之以成有渝。冥升者勉之以不息之貞。廣遷善之門者至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程傳昏冥于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中溪張氏曰、坤為晦冥、陰為不富、
訂疑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乾文言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而有悔也、夫升而不已必困、此消息盈虛之理也○深明易理方有此上下千古之論四時之令○成功者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而況于人乎○堯舜之老也○家无肖子○則求人而禪之○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周公相成王○天下已定○成王已長○復政于王○而志在明農○天下事何有○升而不已者也○霍光不學无術○履滿而不知戒○卒有赤族之禍○寇萊公勳業爛天壤○然契丹既退○卽求使相○事事皆欲劾天子所為○卒有雷州之貶○張江陵輔冲主○立朝事業○頗有可觀○然夭死不去貪位固權○卒以抄滅○皆冥升之故也○亦焉往而利哉○惟用之不息之貞○則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一息尚存○此志匪懈○此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年彌老而德彌卲也○衛武公行年九十○而日箴儆于國曰○无以我耄老而棄我云○故薨而謚曰睿聖武公○詩頌有斐君子不諼也○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程傳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于二陰之中、皆陰柔揜于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也、
本義云云　訂疑道亨○不○如○云○心○亨○愚謂困亨者○困有亨道也○
西銘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當以孟子天降大任章參看○
雲峯胡氏曰、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言貞○不貞則不亨○亨由于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于亨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
疏處困求濟、在于正身修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戒之以有言不信、
蒙引身困而道則亨者、道在我、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不失義也、所以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益自反而緝其困者、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
梁山來氏曰、必平日有學有守之大人、操持已定、而所遇不足

以戕之方得亨而无咎也
訂疑推出學守來有補于經傳○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㹅處險而不改其說、困而不失其亨也、
程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難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剛中五與二也、
廬陵龍氏曰雖在困中、不愧不怍、泰然不失其常、此之謂亨、能此者其唯君子乎、

南軒張氏曰凡人處困、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剛不中耳、
西溪李氏曰尚口乃窮者、當遜言以避禍、
紫引載貞字連大人者、欲以明大人正是得貞者而已耳、剛中內便有困亨貞慧、困亨猶云顏子雖貧而不以改其所樂、蓋自有其樂也、
梁山來氏曰貞字在文王卦辭○連亨字讀○彖傳連大人者○孔子恐人認貞字作戒辭○尚口、凡受人之謗、不反已自脩、而與人辯謗之類、

沈德培曰不失見吾心自有所亨、不是到困時方亨、仰困而所亨之道依然不失、須是見真守定之君子能之、君子即剛中之大人○尚口乃窮者、兌為口舌、明處險者用兌之說則可、尚兌之口則不可、李膺范滂輩吹枯噓生、互為標榜、卒貽黨錮之禍、尚口之窮、信夫○
馮氏所曰處困、內不可不光明、外不可不悔黙、
疑問姚睽菴曰所亨所字極有意味○論語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吾心原有所好○不充詘于富貴○原有所亨○不隕穫于困窮○
彖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疏澤无水者、水在澤下、則澤上枯槁、萬物皆困、故曰澤无水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守道而死、雖遭困阨之世、期于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改移也、訂疑澤无水困、指萬物說、求好、致命遂志、本義從之、
程傳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患之道、而不得免、訂疑補此句 則命也、當推致其命、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于險難、隕穫于窮阨、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心乎、
本義云云○朱子曰、困阨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

時檢點自己念慮動作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不幸而填溝壑喪身須命有不暇恤只是成就一箇是處○致命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却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　訂疑當從本義

雲峯胡氏曰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于天困而不失其亨則遂其志于我

蒙引致命未必便都死只是已拚一死了如蘇武是也若死者則是比干之自靖而自獻于先王亦為亨矣　訂疑不必說比干亦是亨所以致命遂志只是成就一箇是○

訂疑呂東萊簡令富弼使契丹而易其國書弼曰吾出都門已置生死于度外○即致命意○

梁山來氏曰患難之來論是非不論利害論輕重不論生死身存者張良之椎蘇武之節是也身死者比干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是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本義云々

中溪張氏曰人之體行則趾在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

平菴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坎初六入于坎窞也

蒙引居暗之甚甚字貼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蒙引正貼不覿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程傳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朱子曰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于理又似不甚通

訂疑詩車攻紱作芾註諸侯之服斯干朱芾註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註命服天子所命之服○朱芾黃朱之芾也○方叔之朱芾亦諸侯之服也今困之赤紱朱紱總之為王公大人之服爾

本義云々○朱子曰此是困于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于好事者有困于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是困于好事　訂疑困之中有好底困如益之中有不好底益需姤漸旅皆然

蒙引困于酒食猶帶困說朱紱方來則不復帶困說矣利用亨祀亦然或曰困于酒食飲食之困也朱紱方來亦應接之困也

訂疑前說非也觀九五云困于赤紱則此朱紱方來宜連困于酒食言蓋困于酒食而朱紱又方來則并爲所苦矣朱紱若止作服物說則是承君之賜而有再拜稽首之困也若作大人盛服而來言則是應接侍陪之困也亨祀句可不帶困說矣利用亨祀內事則利也征凶外事則凶也无咎者恐人認作此爻爲不好爻故既曰征凶又曰无咎言此爻除征行不利餘皆无咎也无咎亦指祭祀之類小事內事如婚姻賓客謁貴朝享之類是也說者每欲如看他書之例要求上下文咸相連貫故牽于穿鑿若止就筮占言則一句自爲一事不必相蒙便好講了

○本義方來上應之也此如中孚九二九五皆剛陽而相應此不可曉　胡白水曰或是同德相應否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本義云云○朱子曰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六三以上六爲妻　訂疑本義妻則六也六當作上繫辭傳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非本旨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註金車謂二也二剛以載者也故謂之金車徐徐疑懼之辭也志在初而隔于二履不當位威命不行棄之則不能欲往則畏二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也有應而不能濟之故曰吝也

程傳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有合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

訂疑初陰而四陽又初在下而四居上則初爲四之妻與臣也程傳說得未分曉

本義云云

訂疑註程傳以來徐徐困于金車指九四言本義以徐徐指四困于金車指初六悉按易中除需上六不速之客三人來爲自下而上外凡言來者皆自上而下也如蹇之來反來碩兌之來兌尤其著也則註傳以來徐徐指九四下就初六爲確矣則困于金車正承來徐徐而言其所以來徐之故故彖傳只釋來徐徐爲志在下而不復釋困于金車句以二句通爲一意也古詩一朝登樞要孰肯顧寒微又曰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者九四可以免矣

中溪張氏曰坎爲輿九二坎體又剛健故曰金車初六之來徐

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始若可吝久必有終訂疑案引從之

訂疑按也四雲峯胡氏曰凡爻例上爲往下爲來六四下從初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于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愚謂據理言之當困之時賤者求濟于貴弱者求濟于强九四陽剛在上初六陰柔在下初當求四四无求于初理也亦勢也來徐徐困于金車自應指初志在下者四爲初之正應其志亦未忘乎初也但九四亦在困時方上爲陰揜未能往濟初六之困反之于心不无有愧

恨于時勢而力有弗能非有負于初心也故得終吉此張氏參酌于理勢而爲此說亦或可從

白水曰初四正應雖弱賤無濟四亦自當援也此易中定理故仍以前訂疑爲確且象來徐徐二句連說若上句指初下句謂四甚失口氣中溪只可備一說

訂疑或謂世无以金爲車之理愚謂金車金輅也周禮五輅一大輅玉輅也二金輅三象輅謂以玉與金與象胥飾之也四革輅五木輅此金車即金輅也與朱紱赤紱爲類皆車服之貴者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臨川吳氏曰志在極初也不當位謂居吝故其行徐訂疑此註傳之說愚謂雖不當位無釋小吝有與釋終吉言終有合也

紫引初之來徐徐四之才固不足以拔之然其志固在于極初也訂疑此張氏之說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本義云云

紫引九五不主人君言舊說以上爲陰揜是爲褻御所蔽下則乘剛是爲强臣所迫今旣定五不取君象此說无所用矣

訂疑易中取象擬人必于其倫如五旣說君說則劓刖之刑豈可加于君者哉蓋此爻之占賤者得之爲當受劓刖之刑此一占也貴人得之爲困于赤紱又一占也若就一人言之則爲劓刖之人服役于赤紱之貴人也此說長然要之遲久當有喜說蓋古者刑餘之人亦皆給役于公家如宮刑之人爲閹寺詩人所稱寺人孟子爲巷伯是也刖者使之守門或守庫藏如子羔仕衛嘗刖人衛輒之難子羔避難而出遇刖者守門示子羔徑竇是也漢司馬遷下蚕室之後仍爲太史令見親幸于武帝孫臏爲龎涓所刖後爲田忌軍師皆徐有說者也此句兼承上二

占可也利用祭祀另是一占兑為毀折故有劓刖之象劓刖二字一句一韻困于赤紱二句一韻自為一義占此爻者在小人則為受劓刖之刑在君子則為困于赤紱乃徐有說此二句猶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建安丘氏曰二言中而五言中直所以釋象辭貞字之義二言有慶五言受福所以釋彖辭吉字之義

訂疑二言朱紱五言赤紱皆大人之服也九四之金車亦大人之所乘也中直即中正不言正而言直者叶韻也坤文言曰直其正也同人九五象傳以中直也同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本義云云

程子曰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險故凶上以柔居說體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梁山來氏曰動悔之悔事之悔也有悔之悔心之悔也悟也聖人教占者之悔也

訂疑動悔之悔憂悔吝之悔也有悔之悔震无咎者存乎悔之悔也舊說如此愚按易中有悔例无如此解者乾上有悔動而有悔也蠱三小有悔无大悔也豫三悔遲有悔言悔之遲則有悔此曰動悔有悔亦困于葛藟于臲卼之占也征吉者以困極將亨為出行之占也或者如震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之例乎以九二之剛中而征凶方在坎中也以上六之陰柔而征吉困極而說體時將出乎困也然終是強解實不可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訂疑困于心衡于慮然後作意如此乎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註改邑不改井井以不變為德者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德有常不渝變也汔至亦未繘井已來至而未出井也羸其瓶凶井以已出為功幾至而覆與未汲同也

观此卦明君子脩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无改養物不窮莫過于井故以脩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

程傳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也木入

于水下而上出乎水汲井之象也○朱子曰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巽木之義　訂疑此說確

程傳井之爲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也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爲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于井同也　訂疑此句與本義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缾作一句

厚齋馮氏曰繘關西謂綆汲水索缾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无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罍古皆用木疑古皆用木爲缾從缶則又瓦爲之者此象巽木无疑

訂疑本義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爲井亦取巽木象汲水器也而小註乃云井只是取巽入之義不取巽木之義此與本義不同

雲峯胡氏曰改邑不改井三句爲井言汔至三句爲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

訂疑此就學言因繫辭傳井德之地也而生此義亦通○或見彖傳有井養而不窮也一句大象有勞民勸相之說遂以此卦專主養道言非也彖傳專就井能養人而贊其美如鼎言聖人烹以享上帝大烹以養聖賢以贊鼎用之大爾大象偶就養民發一義乃孔子于卦爻辭之外另取一意非名卦繫辭之本旨也

彥陵氏曰守法者无喪可矣曷以云无得得與喪原相因世主輕變先王成法皆喜功一念爲之也不知成法一壞所喪者實多其始欲求其得究且得不足以償所喪矣安能使天下蒙其澤也然則世主第患不守成法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奈何不敬慎以要其終也

訂疑此又以治道言按本義云其占爲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凡事皆然不止言治也亦不止言爲學爲養也然學與養人爲治亦在其中矣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訂疑彖曰下脫一井字

疏坎爲水在上巽爲木在下又巽爲入以木入于水而又上水

井之象也

隆山李氏曰、以巽遇坎、巽木在坎水中、巽木而上、亦猶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蓋汲水之象也、井之汲、為烹飲灌漑、日用可既乎、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訂疑汲水者所用不同、其汲器亦異、灌漑者、或用甕、漢陰老人、抱甕灌園是也〇或用轆轤、北方多用之、上爻所謂收是也〇或用桔槹、所謂前輕後重、挈水若抽者、子貢之教漢陰老人是也〇近世、則又或水車、以驢騾推轉、其機巧更妙于桔槹矣〇或汲以食者、則用甕、爻言甕敝漏是也〇或汲以飲、則用瓶、卦言羸其瓶是也〇要在隨宜而用器〇李氏專以桔槹言、非也〇

梁山來氏曰、凡井中汲水、井上用一轆轤、以索加于其上、用桶下汲、方能取上、是以桶入乎水、方能上也、故曰巽乎水而上水、巽字、有木字入字二義、文選彈極之綆斷幹、綆即轆轤之索也、養而不窮者、民非水火不生活也、

訂疑用轆轤者則用斗罐〇不用桶〇亦不用瓶甕〇轆轤之索〇不著井幹〇其斷幹之綆〇乃以手挈瓶甕或木桶〇而汲水之索也　〇　汲有多少、器亦有大小、各隨所宜、或者乃各挾所見、或以為必用木桶、或以為必用瓶甕、然卦言瓶矣、爻又言甕、二言甕矣、上又言收、收晁氏以為鹿盧、既用鹿盧、將不用木為斗罐、而必瓶甕之瓦器乎、此小義本不必辯〇然竊笑世儒之徒執偏見〇而好為此紛紛也〇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本義云云

林氏栗曰、剛中者、泉在中也、

建安丘氏曰、井以上出為功、汔至、亦未繘井、猶可以得水、故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並與其瓶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

蒙引或曰未有功、即是凶、非也〇未有功〇是汔至亦未繘井意〇未有功〇未〇成〇功〇也〇羸其瓶、則終无功〇而所喪多矣〇不〇但〇未〇有〇功〇也〇故凶、

梁山來氏曰、青苗之法、安石之志、將以利民、而不知不宜于民、反以致禍、正羸其瓶之凶也、

訂疑安石之志、在于富國強兵〇而為法又不善〇何嘗從民起見哉〇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傳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

本義云〻○朱子曰、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水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

訂疑○人多以木上有水、解作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非也○蓋大象只是就八象上○畧綽説箇影象○不是説事實○巽乎木而上水○是○事○實○非○象○也○木上有水○是○象○非○事○實○也○本義當從○程傳悞○

郝京山曰、百尺之木○生于高陸○折其枝則津液出○根入于黃泉而潤升于數仞之顛○所謂巽乎水而上水○○説者以今世桔槔象巽木誤也○

訂疑郝氏此條、得象傳正旨○

蒙引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也、勸相者、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比閭族黨之相親、貧窮患難之相恤是也、此取井養之義、非取井田之制也、勞、是安存慰勞之意、不必依吳氏閔其勞而休息之説、勞民勸相、君子之所以為井也、

訂疑勞民者、驅（不拘本義○而字字發明精切○）游惰之民、使之盡力于南畝○早作夜息○耕而食、鑿而飲、以勤農事、或為工以飭五材而足器用○或肇牽服賈以通有无而引恬養○皆所以戒其逸豫惰窳也○勸者、勸課獎勵之意○如古者循行阡陌、省其耕斂之類○相者恤其有无○加以補助之類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註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沉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則是久井不見渫治者也、禽所不向、而况人乎、一時所共舍棄也、

程傳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井上之水、（訂疑當作有水之井）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亦不復往矣、

本義云〻

訂疑因其水之泥而无泉、故人不汲而食之、遂為廢棄之舊井、

人既不汲、則井上无遺澤、故禽鳥不顧、世間自有一種无泉之井、地基不好、人自不肯渫甃也、

進齋徐氏曰、人品污下、不能強于為善、无用于世、為人所棄、觀于此爻、可以知所勉矣、

蒙引改邑不改井、井皆舊也、此舊井是廢而不用者、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本義言為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註鮒、謂初也、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井中微物朱子曰程沙隨以為蝸牛今廢井中多有之進齋徐氏曰蛙屬正韻曰鮒魚名韻會曰似鯽色黑韻府曰旅行吹沫以相即曰鯽相附曰鮒紫引莊子曰涸轍之鮒云云如君言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矣孟子三嚥五嚥小註所引有魚用鮒之說則其為魚也明甚又玉篇鮒鯽魚也鯽重鯉也按此數証則鮒明是魚而謂為蝦為蟇為蝸牛為蛙屬者恐非也況蝸牛蝦蟇蛙字從虫鮒却從魚愚又按以涸轍之鮒及相煦以沫之言推之則今水潦之年道旁溝渠散井之中率多此魚而鯽魚為多所謂草生魚也正韻亦曰鮒鯽魚喜潛泥中
紫引九二剛中本有泉象然上无正應以為之汲引而與之同井諸公下比初六又是卑賤之交不能維持調護以相推轂者故其功不上行以井言則為井谷射鮒以汲井言則為甕敝漏
訂疑井以上出及人為功今上无應而下比初陰是功不上行而近泥又穢物為累也下比初陰是下斷為井谷為甕敝漏比陰為射鮒譬如鄉里富室恩及下賤之人也總之下比初陰一句是其本體便不好了不但上之无應象傳无與自是孔子之意若只惜其无應何不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乎至九三則水深而去泥遠便自不同矣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特見從來未及）
訂疑此自孔子之意若依本義上无應與下比初陰為功不上行則匹夫懷仁于物必有所濟雖所施不博所濟不衆獨不得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仁乎今觀其辭曰井谷曰甕敝漏分明謂二之體用皆不足惜耳陰在下為泥二近初陰故取此象若惜其无與九三有應何亦不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疏渫治去汚穢之名也井被渫治則清潔可食九三處下卦之上巽初六井泥之時得位而有應于上非射鮒之象但井以上出為功猶在下體未有成功功既未成井雖渫治未食也為我心惻者為猶使也井渫而不見食猶人脩己全潔而不見用使我中心惻愴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二句是占
雲峯胡氏曰初六井泥而不食可也九三井渫可食矣而不食何也為我心惻惻此水可汲而不汲也惻其與應者才柔不能汲也汲之者其唯五乎五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

周易箚疑 卷八 井卦 七三 正祖堂

訂疑才柔不能汲、所謂綆短不可以汲深也、
蒙引為我心惻、我指旁人所謂行惻也、
訂疑惻者惻井也、非惻人也、王明並受其福、方是說人、○本義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此以汲井喻用賢、施者、指汲水以飲人者、喻明王、受者、指來飲之人、即行人也、喻民、蓋賢人不見用、則人皆為之歎曰、此人不出、誰與圖吾君、其如蒼生何、一見用、則上可尊主、下可庇民、故曰施者受者並受其福、○此句非實說、乃設為行惻之辭、亦可見其非如初六之井泥无禽、九二之井谷射鮒矣、若九二者、縱使有人汲之、則

濁汙之水、適可以濯足而浣私爾、亦不可飲食也、如世之俗官者、縱使見用于當途、亦不過妻妾親戚之沾恩、所識窮乏之得我、所謂雖得市童憐、終為識者蚩也、安得並受其福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楊誠齋曰、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而无善汲、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故徵明揚之帝堯、則大舜雷澤之漁夫、徵恭黙之高宗、則傅說岩野之胥靡、

訂疑求王明、非三求之也、程傳不可從、蒙引云、謂有求賢之明王、是明王求矣、文氣又倒、亦不可從、求者行惻之人、意中巽望祝禱之辭也、觀行惻也求王明二句連說、可見譬行道之人、暍煩之際、見有甘美冷潔之井、望得長綆汲器、汲而飲之、則人已並受其福矣、

疑問曰、曰行惻、見為我心惻、非三之自惻、曰求王明、見人為之求、非三之自求、聖人之別嫌以垂訓、益如此、

六四井甃无咎

本義云〻○訂疑魯論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訂疑渫者、淘去井中之泥穢也、所以清其源、甃者、砌井之壞幹、所以防其敗、

九五井冽寒泉食

本義云〻

訂疑詩冽彼下泉、冽亦寒也、井冽者、井深而寒氣偪人也、寒泉者、井深而泉亦寒也、下有二三以為泉、中有四以為幹、坎正位在五、是泉自下湧出、上近井口、而上六坎口不揜、可任人汲取而下窮也、故初泥不食、无泉也、三渫而亦不食、以遠于井口而

未上出也五為坎之正位得水之性而寒又近上六坎口而上出故曰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訂疑冡引中正以位言非也井以陽剛為泉九二中而不正九三正而不中獨九五中而且正故井既洌而泉又寒可為人之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本義云云

訂疑收註疏訓成程傳訓汲取也晁氏訓鹿盧收繘者也愚謂皆非也凡甃井者其底欲廣廣則泉多而水盛口欲其斂斂則壙堅而使汲故井至將近口處漸約而收之使益就于小至于井口或以木或以石鎮之使堅斂持久且使汲者无失陷之懼也文選殫極之綆斷幹幹井緣也即此收字也其訓收成汲取鹿盧者皆牽强之解也

冡引有孚非說井亦依稀井象而說人事耳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人之有孚亦象上之井收勿幕故如此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訂疑在上井之終也終而元吉則井之全體大用盡善盡美既无改井之勞又无羸瓶之凶故曰大成在上對下也言大成對未有功言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註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後得元亨利貞悔亡也已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也

本義云云　訂疑其占為有所更革云云至所革之悔亡也就已然者言卦之所具有此善也一有不正以下以戒占者

雲峯胡氏曰離明則灼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强革此所以為革之正也

冡引已日乃孚據理勢言聖人係革首及此句一以見革之可已者且須已之以其徒起衆駭也二以見革之不可已者終不容已雖駭衆不恤也已日乃孚以革得其正者言若所革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文明之德見于當革之前和說之氣形于方革之際凡改革而未免于悔者只坐不得此二

者王安石是也
訂疑管仲商鞅王安石方孝孺皆變法者然各不同利害亦隨之管于君民兩利之道商鞅七分是利國猶有二三分使民慶若王安石則全是殃民者民既病極國亦隨之矣若方孝孺則皆是无變緊事上不利于國下无利于民徒為紛擾變亂成法耳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程傳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訂疑生息之義乃客意程傳明云革之相息謂止息也則不取生息之義明矣本義何又引以為說乎竊謂程傳本義生息之義直刪之可也

本義云云

蒙引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此平舉而言也若大象澤中有火則只是水決則火滅之象故語錄云澤中有火水能滅火下語自是精當而程傳于大象乃亦曰水火相息為革則欠精矣
宗義汝吉曰革變革也卦與睽體同而位易上火下澤性睽為已也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相息矣二女同居志睽焉已也少上中下倫序有爭且成仇隙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則凶悔吝乗之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程傳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信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當故悔亡也

本義云云

建安丘氏曰孚謂信于人心當謂合乎天理

訂疑必合乎天理然後信于人心又革之為義凡事皆有之不必為治也故下文又以天地湯武推而言之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中溪張氏曰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能後時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彖傳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蒙引革命之命是王者易姓受命之命
梁山來氏曰天命當誅順天也人心共忿應人也
姚承菴曰舉天地以盡造化舉湯武以盡人事只以此二事示

例○見時之所趨、不得不與天下更始○革非聖人意也○時也○
蘇紫溪曰、獨言湯武、何也、堯舜禹相授受、繼治者其道同也、湯武承桀紂之後、繼亂者其道異也、訂疑此說易動人○但非彖辭正旨○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本義云〻()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

臨川吳氏曰、曆謂日月五緯之躔度、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也、在上者、得以敬天而勅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而起事、

訂疑五星之曆、漢書律曆志詳之、其餘歷代頒行曆書、止有日月四時之曆耳、

吳晉明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晝夜不及天一度、此次舍躔度、所由起也、日行南北陸、而四時氣候隨之、此分至啓閉所由起也、然周天之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餘不盡之數、一歲之日、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欠不足之數、此歲差所由起也、但其加減之法、古今氣運、遲速不同、訂疑氣運遲速○四字當刪 若歲積之久、又當有更、是以君子以曆體之、治曆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

訂疑今所用湯若望之曆、又有里差之法、謂去北極地有遠近、則日之出沒有早晚、節氣之至有遲速、今按去極有遠近○則日月之食有多少○想里差之法○亦不妄也○

潘雪松紀聞曰、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焉○曆所以步其數也○天運不齊○而曆乃定法○天時无不動○欲以一定之曆步之○久而必差○則治以求合○

初六鞏用黃牛之革

程傳變革、事之大者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于事始、則无審慮之意、而有

躁易之象 訂疑此段紫引辨之 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于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剛也、離性上而剛性健、皆速于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守而无妄動、則可也、鞏、拘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

本義云〻○訂疑程傳无援只帶言之、本義以无援對居初、極重、

蒙引此所謂居初、如漸初六、所謂始進于下者、故曰居初、

訂疑程傳居初以時言本義以位言𧰼引從本義蓋既云當革時則不論初終也

𧰼引自革言中順之道只是安常守分凡事仍舊貫之意誠以革而不當則有悔不如勿革為愈故聖人慎之或曰當革之時則事已當革矣而猶固守之所守者非敝壞之物乎曰所當革者衆人之通患所固守者一己之常分孔子不能革春秋之弊孟子不能革戰國之弊何害中順乎或曰居初程傳以時言子以位言反之矣曰此言時正關着位也所謂新進也若以為事初未可以革則必待事勢蠱壞之極乃革耶易大抵教人謹

微此蠱所以先甲三日也豈處革而不然乎本義居革之初乃吾出身任事之初非如蠱之初也又曰此所謂時乃一己之時與上革之時不同

訂疑孔子曰魯一變至于道及其仕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至有辟衆之謗其後男女別途市不飾偽淫者出境四方則之强齊歸地然後墮三都而除姦慝此正鞏用黄牛之革之義也

𧰼引又或問既非壞極乃革然則所謂已日乃革之非耶曰已日乃革非謂俟已壞之日方革也是令審處得停當 訂疑此句是 果然當革 此句非 然後革不可輕驟也如或在所得已則猶且已之如閔子騫𣸪為長府之意耳 此段非 事果將壞當改无疑者則正為已日矣

訂疑此段半是半非謂令審處得停當然後革不可輕驟事果將壞當改无疑則正為已日矣此皆是也蓋事至將壞當革者謂可自新以為善後之圖而不使至于大壞也所謂先甲三日也必已日乃革者謂熟思審處務令事出萬全或申曉中外務令咸喻吾意然後革之所謂後甲三日也

雲峯胡氏曰遯六二執用黄牛之革六柔順而二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黄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

道所不足也下无位上无援不可有為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訂疑初與四不應且有水火相息之厄初火力微不能勝四

𧰼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疏可以守常不可以有為也

程傳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守也

詭綂當革之時人皆喜于有為故聖人以不可設戒所以止其好動之念也 訂疑此不論時位才只以理言之然无着落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註二與五雖有水火殊體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

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拂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訂疑以上本義取之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又當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于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

訂疑註有可從程傳大貲辭

本義云云○訂疑征吉无咎卽承上句本義征字卽當革字

蒙引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于上程傳之說最是

參義二之可革有四其文明足以燭理也其中正足以有行也其應上足以任事也其體順足以得衆也當其時得其位位字當作應字而又有其才德宜革之易云

訂疑已日乃孚孚于已革之後已日乃革愼于未革之前也已日革之以革言也征吉出行之占是兩事无咎承上二句象傳行有嘉也卽以征吉貼到革之內自是孔子之意本義從之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蒙引行有嘉征吉无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本義云云○朱子曰革言三就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卻不是三人來說

雲峯胡氏曰革貴乎中初九不及乎中故勉以鞏用黃牛之革九三過乎中故戒以征凶貞厲

蒙引征凶貞厲正以其躁動而无以取信于人也有孚二字正

與凶厲相應○過剛以體言不中兼用言○居離之極程傳居離之上而不得中此義與本義不同蓋離以德言則明也明者發越昭宣而不容自蔽何病之有以象言則火也火性猛烈而木性緩于產胥言之矣故居離之極爲躁也設居艮之極必不爲躁動

訂疑居艮之極必不躁動此二句不然咸漸艮九三皆居艮之極而躁動

蒙引征凶貞厲躁于革則不可也革言三就有孚審于革則可也○必曰有孚者誠以改革之事出于人情久安之餘最要

人之信否則有悔觀卦辭已日乃孚則可見矣故六爻多言孚
○革言三就言語也與利執言德言盛之言不同若以為語辭則所謂三就者畢竟是何事三就若以為革而三就則此時尚未革也蓋只是議革之言也凡有所革必先謀諸心次詢諸人亟畫詳盡務使當乎事理合乎人情然後事當而人安之
潛解三當可革之時與初不同聖人所以危之者特嫌其剛躁不免拂衆任己未盡利害耳
姚承庵曰同一征也何以有吉凶之殊曰革故是天下大事必慎重以得之輕躁以失之二已日乃革其慎重至矣于此而遲

疑則緩以失天下之機故急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全在一征字于此不加慎審則驟以貽天下之禍故詳示之以革言三就有孚聖人視天下事若烹丹之文武火而其立教也若用藥之標本劑各有攸當而皆所以為萬世訓
瀘川毛氏曰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征則凶而居則危本爻適當其會也
訂疑上六征凶居貞吉動凶而靜吉也九三征凶貞厲動凶而靜亦危也性有恬躁而靜而不動亦有吉危之別○毛氏從彖傳水火相息來諸家皆未之及愚于初二兩爻稍及之或曰初與四不相應也故初不可以有為或以不相應為不相得則有相息之義矣六二九五陰陽正應則為水火既濟之功故不相息而相得也三與上陰陽正應如二五也何以二征吉而三上則征凶也曰初與上論革之始終三與四為上下卦水火之際正卦之所以為革者也火在下而水在上火之勢不能勝水也故征則見尅于水而居亦為水火相息所謂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者此也九四本義亦云水火之際乃革之時有見于此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程傳稽之衆論至于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
本義言已審
梁山來氏曰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利害詳悉可否分明又復何之
訂疑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革者也此就九三之才性言也然其時與勢則有不得不革者卦將過中時之不得不革也水火之際勢之不得不革也雖火在水下勢不能敵亦不暇恤昔孔明當曹丕竊據之時僻處一隅天時地利皆不能如魏何

徒以漢賊不兩立、故六出祁山、以延門祚、國審于謀、无再計之勢也、昔齊人築薛、滕文公謀于孟子、敎以致死勿去、此皆征凶貞厲、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之意也、非謂其可不凶不厲也、但時勢至此、凶厲所不暇恤、惟求此心之可信于皇天后土先王先公天下萬世耳 白水曰、臆讖開天闢地、展讀至此、拍案起舞、使諸葛君知之、木頫珊〻欲動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程傳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 訂疑 際當作濟、革之用也、四旣具此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旣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謂革之也、旣事當而與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

訂疑傳指定大臣說、悔亡、用彖辭之義、有孚、就已心至誠說、改命、就改爲言、吉、就上信下安說、愚謂悔亡有孚、傳說未妥、卦之悔亡從已日乃孚元亨利貞來、此之悔亡從爻之善來、有孚以卦爻諸辭例、當是就人信之言、觀彖傳信志也可見、若就已心說、則商鞅王安石方孝孺、其心亦皆各自以爲是而信其當也、

○旣云革之而當其悔乃亡、又云改命吉、亦複

本義云〻　訂疑獨悔亡異程傳、餘大率同、

林次崖曰、已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

蒙引改命〻字與百里之命同、謂改也、悔亡、但不乖于理體、不拂于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矣、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 訂疑程傳上下信其志、非釋有孚、與爻辭同意、

蒙引程傳可從、據九四之位、有在其上者、有在其下者、

訂疑九四是將革之湯武、九五是旣革之湯武、如乾之四五之飛龍在天、即前此之或躍在淵者耳、只看改命字樣、可見何嶐云改命有孚信志者、信其志在救民也、即孟子天下信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彘九五居中處尊、以大人之德、爲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煥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

訂疑以象傳釋爻辭、而專主制作說、恐與豹變文蔚說不來、

本義云〻○朱子曰、大人虎變不是空殺子做得、文王其命維

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時雍正如
孟子所謂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
這箇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
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得只是錮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
訂疑朱子小註是解自新々民之極一句鑪鞴之喩取合沙鄭
氏東卿之説也
雲峯胡氏曰希革毛毨蓋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
澤而鮮好卦離夏革爲兌秋故有此象未占有孚諸家皆以爲
不待占決而人自信之本義不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

先而孚又當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
而室家相慶于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
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々辭而中實含戒之々意
蒙引在大人則自新々民之極以處常言堯舜是也順天應人
之時以處變言湯武是也自新々民未必皆遇不得已而有順
天應人之舉但順天應人者亦自該得自新々民之功在本義
兼舉要説得盡爾
訂疑自新々民順天應人本義特舉其大者言之其實內中包
底廣制度文爲皆是○象傳文炳文蔚特就虎豹之文説正義

却在外虎文光而疏故曰炳豹文秀而密故曰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蒙引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文章是也文蔚之文止于一身
言動威儀是也
訂疑炳蔚只就虎豹二物分別耳其正義則虎變之大人以君
言○則有光昭格被氣象○堯舜湯武是也○豹變之君子以賢士大
夫言則文質彬々○令聞令望○出言有章○非復前日舊染之汚○鄙
陋汶晴之習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註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處之則變面
以順上也改命創制則變道已成功成則事損事損則无爲故
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　訂疑本義從之
訂疑居字當連貞字讀○對征字註以居字斷非也
程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善良則已從革而變其
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
以從上之教令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
能移者以堯舜爲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
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蒸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

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于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遂復變天下之事始則患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 訂疑叅義從之

訂疑以征為深治小人非也其餘本義皆從之然本義但曰小人革面聽從說到矯邊亦可與傳心絶于善道異 愚謂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此論革道之成也征凶居貞吉此別是一占說見九三爻

本義云云 訂疑亦用程傳而稍不同

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以位則有上下以德則有正邪今既无不革矣此時豈可復有所往也唯居貞不動則吉革非得已之事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

蒙引征凶居貞吉言革道之成不當復有為若復有為則徒事紛擾乃王莽之為也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

訂疑君子小人程傳專以德言不如胡氏兼以德位言 此如論語先進于禮樂章集註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此野人即小人

平菴項氏曰小人革面非謂面革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謂之有孚 訂疑爻不見有孚字面 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也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 此破程傳之說

訂疑革面猶俗云改頭換面也不云革心而云革面者叶韻也左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革面則革心矣故象傳曰順以從君也史記蒯徹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面亦謂向也

彭季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革戒其輕動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程傳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于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易其外以順從君子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也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從而治之則凶矣 白水曰勉而假善非湯武革面之世

蒙引上六革道已成革者非上六革之自有革之者上六特其時位耳猶小畜上九畜極而成也君子小人皆不過從革者耳若以上六為君子則小人為誰乎當此之時舉天下君子小人

皆其革之內矣故曰革道已成也○又曰君子小人之革雖非上六所致然實上六所受如周之成康然若謂上六全无干預○非則下云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者不通矣

訂疑君子小人二句自言革道之功以上六之時言也○征凶居吉以上六之才言別一占也二三同

蘇紫溪曰天下之變勢為之也聖人非不欲與斯世相安于无事而何樂乎其為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勢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急遽則後先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

讟易興慮不顧後則為烏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為治絲之棼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于圖回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商君之革令行于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午實其始也无已日之孚而其究也為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寧安靜而无功无寧輕變以速禍哉

卷之八終

周易訂疑卷之九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太平門人胡　泉白水較正

上

亨

程傳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取其象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于上者耳也橫亘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之象故為鼎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于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卦器之先

後不害于義也

雲峰胡氏曰革茹毛而為火食包犧有取于鼎也尚矣後世制器尚易之象則已取諸井鼎之象矣

訂疑史言庖犧始教民烹飪鳥獸以為熟食是以謂之庖犧氏是伏羲時已有鼎矣夫始為烹飪者以物加燒石之上而熟之耳不必鼎也伏羲名卦為鼎是鼎興于畫卦之前可知矣○孔子刪書斷自虞書前此之書已散逸无徵故耳則古人制器之事不必盡在伏羲畫卦作易之後也說者拘于繫辭傳之言而云舟楫車馬弓矢杵臼之類盡出伏羲之後泥矣繫辭傳亦彷

彿意慶之辭耳故皆用益字
程傳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羑吉字彖傳止云
元亨其羑明矣
本義云云　訂疑用程傳而以彖傳足之
蒙引聖人當初只是畫卦不是畫鼎也故上所謂云云　訂疑謂
下除為足云云大抵皆後天之易也六十四卦名大抵皆然
又云一說鼎伏羲所制教人熟食者故稱庖犧氏當時若无鼎
所謂以佃以漁將何由熟耶既有鼎則須有腹足耳鉉矣此說
有理

訂疑伏羲以前卽有鼎亦未可知不必伏羲所制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
註亨者鼎之所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為亨飪調和之器也
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大亨養聖
賢
疏亨飪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二當賓客若祭祀則天神為
大賓客則聖賢為重故舉其重大則輕小可知享帝直言亨養
人則言大亨者享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多養須
飽飫故亨上加大字也
程傳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
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本義云云　訂疑傳本義皆從註疏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程傳上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
也下體巽為巽順于理離明而中虛于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
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
訂疑噬嗑云柔得中而上行晉睽鼎云柔進而上行其餘離大

有旅未濟不云也
雲峯胡氏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故與睽同然在鼎則
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在睽則
說而麗乎明與巽而耳目聰明者不同故彼特曰小事吉此則
曰元亨雖時之不同亦其德之殊也
訂疑巽之德與說之德互有得失巽之得為順為入而其失也
為進退不果說之得也為和而其失也為媚此无甚相勝也至
于耳目聰明之義乃夫子以己意取之未必是繫辭本意也假
令孔子當日以倒言巽而麗乎明亦何不可乎凡看易有當比

例相參者不可不引例以明之其于例有相合而于義无甚深（讀易當如是）
取者不必强生支節也
裳引此卦元亨不就此字而言爲就此上道理說不去即便自
爲占辭也如井卦可就井上貼道理則從井上說此卦說有不
貼處則別自爲一例矣可見聖人自无拘執
訂疑順亦就頤上說道理噬嗑則另取亦如井鼎○時有以元
亨就人君保重器說者因大象與序卦傳而云然也亦通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傳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也故爲鼎君子觀鼎之

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
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于
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
令也○朱子曰正位凝命伊川說恐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
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那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
之命如所謂恊于上下以承天休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釋者皆以命爲命令本義獨以爲天命鼎之器正
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子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正

者端莊安重之謂也
裳引朱子小註云伊川說得恐未然蓋嫌其凝命之說非兼嫌
其正位之說也但朱子專主臨朝言其意亦似欠周帀爾觀其
所引恊于上下以承天休則豈止臨朝俄頃之工夫耶須主敬
德言漢成帝有威儀臨朝莊重儼若神明史臣謂其有穆穆天
子之容者矣何以不能凝命可見正位不可淺淺說也當兼表
裏言○恊于上下益指天人言若以人言則天子孰爲之上乎
訂疑程傳以端正貼正字以安重貼凝字而以正位凝命平說
極是但以凝命爲安重其命令則未然爾愚亦欲兩平說而以

凝命爲凝承天休○如盤于遊畋荒于巡幸如太康周穆王秦
始皇漢武帝成帝隋煬宋徽宗明武宗皆不能正位者也○
臼水曰正位者其大則在无荒于遊畋巡幸其小則如程傳君
子所處云云其理方括若裳引主敬德說太深了不像正位字
且漢成不能凝命寵飛燕耳若臨朝莊重自是他好處
梁山來氏曰孔子因大禹鑄九鼎象物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所以說到正位凝命上去周烈王二十三年九鼎
震此不能正位凝命之兆也其後秦遂滅周取九鼎則鼎所繫
非輕矣故以鼎爲宗廟之重器

宗義項平庵曰、正位象離、離為聽政之位○凝命象巽○巽為命○命
者天休也○

初
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程傳初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于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
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否
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于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
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訂疑刪數句、可以成事功、如鼎之
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

臨川吳氏曰、否不善之物、謂鼎中之穢惡也、當鼎之初、未實牲

體、正當洗濯之時、顛其趾、以傾出其穢惡、故趾雖顛、而于出否
則為利也、

本義云〻

雲峯胡氏曰、此爻象中取象○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未為
重、有子則為重矣、陰柔在下、于鼎為趾象、于人為妾象、鼎偶顛
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為功也、因得妾而遂有得子之慶、
是因賤以致貴也、天下事、固自有偶如此者、非可以有心致之
也、

訂疑作偶然說、是朱子小註、然以實事○亦不必盡偶然也○

索引顛趾出否、此象也、非占也、此全以鼎言、其意、則因敗以為
功也、其在人、則正猶管仲之舉于市居、孟明之勝敵于囚虜之
餘也、因賤以致貴、亦不止因妾得子一事、就人事中、舉其彷彿、
如蕭曹絳灌之徒、皆起自刀筆負販、至于遭時遇主、而位將相
之類皆是也、韓信舉于行陣、陳平拔于亡命、皆是也、

訂疑因敗為功、有兩樣○有今敗而後功者、如曹沫反侵地于三
敗之餘○孟明勝晉人于殽師之餘○馮異垂翅回谿而奮翼澠池○
此先敗後功○因警戒震動而思蓋前愆者也○有即時反敗為勝
者○如韓原之戰、秦穆公幾獲于晉、而反獲晉侯○唐太宗為老上

所敗、而反禽老上○此勝敗變于俄頃、而轉禍為福者也○是其先
之敗也、皆出于偶然○而非固為敗以弄敵也○若李牧之備趙邊、
堅壁不出、而卒敗匈奴○晉文公之避楚三舍、而卒敗楚師○此皆
定計于先、非因以為功也○因賤以致貴、亦有兩樣○有先賤而後
貴者○如管仲之舉于檻車○百里奚舉于牛口之下○蕭曹奮于刀
筆○絳灌興于負販○韓信舉于行陣○陳平拔于亡命○此一人而先
賤後貴者也○亦有因此而得彼者○如齊桓公因九〻、而致寧戚
隰朋諸人○燕昭王因郭隗、而致樂毅等○蕭何勸漢王養民以致
賢之類○此如以囮致鳥○以餌致魚○以彼一物、致彼一物也○得

妾以其子如以事實如高祖得薄姬而生文帝文帝得竇姬而生景帝武帝得鉤弋夫人而生昭帝衛青之父與衛氏野合而生衛青包拯幸媵女而生包綖之類此事甚多不可屈指竊意此爻又為買妾之吉占也

說統初六偶畫居下為趾凝然何由見其顛趾蓋由應四取也為初陂未有實因其顛而警戒震動則舍舊以圖新趾雖顛而出否亦未為不利也

訂疑據說統以取新之義取象則是初六質本不善而能痛自克勵覲賢取友以成令德如晉之周舉是也折足則為敗不可復用矣顛趾趾反居上耳為无悉也反正則如故矣故初四有吉凶之異九四以應初而凶初六以應九四為出否為得于何也陽以應陰為累陰以應陽為利易之例也

宋義胡仲虎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註倒以瀉否故未悖也從貴棄穢以納新也

程傳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否出惡之時也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于四上從于貴者也

本義云上

白雲郭氏曰從貴者否為賤而潔新為貴也

訂疑鼎貴端正而趾顧居上是悖也云未悖者對折足言也利出否以從貴者否不出則不可以受新人不能革其舊習之污必不能受仁賢之益而大賢亦將拒我矣故顛趾者可即借以為出否之利出否者即所以為從貴之地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程傳二以剛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二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

本義云上

進齋徐氏曰初自顛趾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故吉

訂疑與象傳程傳本義異而可從象傳程傳本義作戒勉言此以現成言

雲峯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蒙引我仇有疾謂彼來仇我而我為所病也二與初密比是君子不幸而地近小人未免為所迫求也我仇者彼雖善意然不以正適為我害也故以為我仇

訂疑仇有好惡詩曰公侯好仇徐氏曰怨耦曰仇據左傳而云也其實初與二未遽是怨耦惟初即二則有相陷于惡之勢故曰我仇有疾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程傳鼎之有實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于非義二能不暱于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 訂疑兼下句

訂疑初二象傳皆用上句生下句之法慎所之含下意言當慎所之則雖我仇有疾亦不我能即而終无尤矣

本義云云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程傳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未得于君其道何由而行陰陽交合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合和也

本義云云

訂疑本義殊為難曉六爻之應本有定位三與五原无相應之例又非承乘相比何由以越五應上為三咎乎又九三與上九

皆為陽爻是為无應又不知何緣而陰陽將和也如依程傳謂與五將合則六十四卦又无此例程傳猶未言九三之失本義則緣象傳失其義也之文而咎其越五應上又教以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夫三雖自守故不肯苟合于六五耳苟（辨駁无應義）自守矣則三終不應五而上又无應陰陽終无將和之理矣愚謂鼎之九三與井之九三同井三井渫不食鼎三雉膏不食一也良才无終棄之理故井三有王明受福之望而鼎三有方雨虧悔之占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莫之致而至莫之為而為也如必拘象傳而斷為九三之失義恐未然也

雲峯胡氏曰井鼎九三皆居下而未為時用井三如清潔之泉而不見食鼎三如鼎中有雉膏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鼎耳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革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必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為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謂王明並受其福亦猶是也

訂疑君子抱道自守无終廢之理不必指定為何人之用也九三有雉膏之腴終當見食不必指定六五之求也猶井三所稱王明不必九五也孔子不悅于魯衛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亦何嘗決其為何國之所用乎不過以理言之耳卽終不見不可謂孔子之失其義也 ○ 離為雉為牛故有雉膏之象 ○ 方雨虧悔本義艱澁難通愚意此句承上言雉膏之美不為人所食乃為雨所虧壞故未免有悔然非三所致終當見食故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訂疑三之應上義也上九不相應時也谷三之不應五而應上為失義此不可曉闕之可也不可信象傳而病九三也觀文辭何嘗為九三譏哉竊恐象傳是孔子以己意斷之未必是文辭本旨孔子或見沮溺丈人等果于忘世而為後世為我之流弊白水曰五為鼎耳三應上則越五矣故曰鼎耳革失其義者五為君三非其臣也如人有濟世之才而阻于時之不偶不得出而行君臣之義象傳為三惜非為三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註渥沾濡之貌既覆公餗體為沾濡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

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

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于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重而所用非人至于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初未有實故因顛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則餗皆覆矣否舊穢餗取新者也其形渥諸家或以為赭汗 訂疑 伊川說或以為沾濡之象 註 皆未足以見四之凶如本義則大

臣居上任重而信用陰柔之小人必有重刑之凶聞者懼矣
雙湖胡氏曰按邵氏聞見後錄云王弼註其形渥凶以為沾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故新唐史元載贊用刑剭亦周禮屋誅云按元載以罪誅贊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剭諒哉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鄭司農註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刑剭之剭謂所殺不于市而以適佃師氏者也

訂疑伊川解作赭汗則上文方說鼎此句忽就人說文義不倫鄭司農作屋誅謂夷三族古者罪人不孥无夷族之刑此決不

可從者也本義從晁氏作重刑古者大臣有罪風令自裁不加刑焉故曰刑不上大夫則重刑之說亦非且上下兩相承一意覆餗小過不宜加夷族之罪又上文方就鼎說不應此句忽移就人說或以為占然槩觀易辭之例象用韻占不用韻此卦初六以趾否子為一韻九二以實疾即為一韻九三以革塞食為一韻九四以足餗渥為一韻不合獨截其形渥一句屬占也竊謂王弼註謂鼎體沾濡則文義相蒙也而凶字自作人事之占矣蓋鼎折足則餗覆于地而鼎既委倒體亦為餗所塗淋濡汗渠矣此事理之最易見者諸家好為穿鑿引證使深自謂新奇而不知其說之有弊也

蒙引此爻繫辭傳有說本義獨不曰繫辭備矣者大傳只是智小謀大等語未及用初六不勝其任之意○此爻正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

訂疑諸家皆罪九四之應初六而不咎九四之才品何如獨融堂錢氏謂四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愚謂此正與大傳專責九四之德薄知小合可以補諸家之未備假使四非不中不正亦何至任非其人如此

宗義胡雲峯曰初顛趾四應初故有折足之象初未有鼎實故因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則餗皆覆矣

濬雪松述曰彭季山曰九四以剛處于二三兩剛之上任重者也而巽體一陰在下才弱不能承之四又居位不中 訂疑亦不正德薄而无基本可恃則不能自立矣故有鼎折足之象餗者李鼎祚曰雉膏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適其私故曰公餗鼎折足則公餗盡覆矣其形渥言折足之狀也大臣以凉德取充位至敗養人之功虧鼎位之重包失職之羞凶可知矣

疑問曰孔子原有斷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

鮮不及矣此只照本文以陽居陰不能任天下之重說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程傳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本義言失信也

蒙引言向者相期許之意云何也蓋君之用大臣與大臣之見信于君其始也未始不以康庶事寧兆民相期許今乃用人致誤至敗乃公事向者相期許之意如何矣 訂疑傳本義自好

滄雪松述曰不量而受○以至于滿而溢也○始不自量○至于力不能支○而國受其敝○身蒙其恥○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程傳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于五來從于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于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于中也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本義金鉉指九二者以二五陰陽正應各居一卦之中為君臣正位故其相需尤為重于上九之相比也

童溪王氏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 訂疑此本義所謂或曰云云也

雙湖胡氏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 訂疑當作鼎 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及為優○然上九又謂玉鉉者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皆未為不可也王氏馮氏之說亦足以發六五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以貞則利也 訂疑雲峯胡氏亦云云

訂疑象傳得中而應乎剛○正指應九二言○當以象傳為斷○

蒙引貞者任賢勿貳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程傳以中為實德也

鄭孩如曰鼎非鉉无以舉耳非耳无以受鉉耳虛而鉉實○鉉之實耳之虛中受之也○故曰中以為實也○

訂疑陰虛陽實易之通例鄭說勝程傳○

上九玉鉉大吉无不利

程傳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用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 訂疑上九自循剛柔之義不必云履柔

本義云云

梁山來氏曰玉豈可為鉉亦如金車之類

訂疑玉鉉者以玉飾鉉也金鉉亦然周有玉輅金輅象輅以金玉與象骨飾之即名為金輅玉輅象輅又如瑚璉簠簋皆以玉為飾為宗廟黍稷之器器之貴重而華美者金鉉玉鉉亦然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

程傳震之為卦一陽生于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震動之義陽生于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為動為恐懼為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

隆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以一爻交于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蘊結而不得出于是奮擊而為雷震之初動物皆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威乃所以震陰達陽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

臨川吳氏曰雷動而萬物發生者亨也人聞雷而恐懼脩省者亦能致亨

程傳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寧之貌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旋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 動之

大者莫若雷震為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至于失夫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于俎鬯以灌地降神方其酌祼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訂疑程傳以執匕鬯為誠敬之象以不失為誠敬之效文義既倒于理亦乖蠅虎之說亦无味當刪

本義云云

蒙引震亨以下數句一意總是謂能臨事而懼則无後悔矣危者使平易之道也亦天之道也

蘇紫溪曰震之義有二有震于心者有震于事者險阻患難之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事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

宗義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彖曰震亨

本義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訂疑此語可删愚謂震有亨道程傳備矣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程傳震來而能恐懼自脩自慎則可反致福慶也笑言啞啞言笑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

本義云云

蒙引恐致福此猶未見福恐懼以致福也

訂疑後有則此正所致之福也

梁山來氏曰恐者恐懼也致福者生全出于憂患自足以致福也後者恐懼之後也非震驚之後也則者法則也不違禮越矣即此身日用之常度也人能恐懼則操心危慮患深自不違禮越分失日用之常度也即俗言懼法朝朝樂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註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不喪匕鬯則已出可以守宗廟　訂疑已指長子

疏出謂君出巡狩等事也君出則長子留守宗廟社稷攝祭主之禮事也已出謂君也

訂疑長子者君在之稱也此時猶未為君也故彖傳云可以以者異日事也疏出謂君也程傳從之不如本義即指長子他日繼世而主祭蓋不喪匕鬯二句象辭本為占立世子言謂此世子也他日繼世而出主宗廟社稷之祭可不失其主器也此為立世子之吉占也豫為立君之吉占

楊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于主祭之手者蓋執匕鬯以祭則一敬之外无餘念一匕鬯之外无餘物故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而懼有所忘也於外卦為遠內卦為邇內外皆震是驚遠而懼邇借雷以明至可畏也不喪匕鬯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

程傳彖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

訂疑分彖辭彖傳為二說非也、此朱子小註蒙引諸說所由紛紛也

本義云々　訂疑本義解出字、勝疏與程傳

訂疑震為長子、能震來虩々、不唯今有笑言啞々之度、異日繼世而主祭、雖當震驚百里之時、遠者驚、近者懼、猶能不失其所

主之重也、所主之重、謂匕鬯、即不喪匕鬯句

宗義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々、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々、然不安寧、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々之象、笑言啞々、即在震來虩々之內、是于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平時業已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喪匕鬯、神明在念、匕鬯在執、與奏格无言時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匕、舉鼎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于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匕鬯以祭之象、

蘇紫溪曰、主祭者、誠敬于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動、主治者、憂勤于无事之日、則中有定算、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疏洊者重也、因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為威震也、此是重震之卦、故曰洊雷震也、君子恒自戰々兢々、不敢懈惰、今見天之怒、畏雷之威、彌自脩身、省察已過、故曰君子以恐懼脩省、

訂疑推出平日恒自戰兢一層好

程傳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訂疑又就雷而推廣之

建安丘氏曰、雷天威也、方其洊仍而至、聞之者莫不恐懼、而君子于恐懼之後、必以脩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也、徒恐懼而不脩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猶无懼爾、恐懼者、憂其變之來、脩省者、思其變之弭、恐懼者、敬天之實心、脩省者敬天之實事、　訂疑分恐懼與脩省、為先後二時、非是

中溪張氏曰、宣王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景公反身脩德、熒惑亦為之退舍、此皆恐懼而能脩省者也、　訂疑推程傳之義

梁山來氏曰、脩理其身、使事々合天理、省察其過、使事々遏人

欲訂疑此亦程傳意恐懼以心言脩省以事言

訂疑諸家皆以恐懼脩省、為因災變而然、愚謂遇災而懼此固理之當然但象傳本意則以恐懼脩省當洊雷之象如自強不息當天行厚德載物當地勢申命行事當隨風常德行習教事當水洊至繼明照四方、當明兩作思不出位當兼山朋友講習當麗澤也蓋洊雷者天之震也恐懼脩省者君子之震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无時而不恐懼脩省、故中庸云、君子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即恐懼之謂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必慎其獨、即脩省之謂也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君子无衆寡无小大、无敢慢、又曰君子有三畏、有三戒、又曰內省不疚、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亦何戚何災而然乎蓋自古帝王聖賢通體是敬處常如是處變不過不失其常耳

宗義呂涇野曰、洊雷震而群陰辟君子恐懼脩省而衆欲退皆以震自治也洎胡亦曰、恐懼而不脩省僅于聲音咲貌之間而已恐懼而脩省則始于恐懼終于无恐懼是之謂善處震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本義云〻

蒙引成震之主以三畫之卦言處震之初以六畫之卦言呈人

繫辭于卦辭為當詳卦辭既詳、則此為可畧矣何也、爻為成卦之主、理固无異也也初九、大畧亦與此卦同、

訂疑郘山來氏曰、八純卦、震正位在初按後字、當作衍文此先儒之本因彖傳象傳後有則之後而誤也觀象傳无後字可凡、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本義云〻

訂疑又當喪其貨貝、當字乃其占當得大通之當非戒辭也喪貝、亦因震來而失財物也、財貨外物、可喪可得、若七鬯、則是所主之重、不可喪也、本義足以自守句可刪足自守矣何云喪乎

疑問曰、七鬯是國君所主之重必不可喪者貝是國家之貨賄可以喪可以得者

臨川吳氏曰、六二因怖畏而有喪失、又且辟易遠避、可謂怯懦无所守矣、然居中得正、苟有墮甑不顧之達則有去珠復還之喜故曰勿逐七日得、

訂疑億字、程傳曰度也、本義未詳、雲峯胡氏解為大意若以六五象傳大无喪也例看則胡氏為勝

蒙引乘初九之剛是以柔弱之資而遇强梁之人或此艱險之事皆是也升于九陵一則據高以望遠一則遠引以幸安也
訂疑亦有據勢以示敵使不敢近之意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本義云云

廬山李氏曰陽爻震物陰爻被震而不敢輕犯其鋒必須逃避而後獲免故二則欲其躋于九陵三則欲其行无眚

訂疑小人懷土懷居君子則見幾而作二之中正其不以恋土

坐危所自能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豈能然也震行无眚因其不能而教之行者避去之謂也本義未免深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程傳九四處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于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

本義云云　訂疑從程傳

梁山來氏曰既无能爲之才而又溺于宴安之私者晉元帝困于五胡而大業未復宋高宗不能恢復中原皆遂泥者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程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于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初吉而四泥者梁氏所謂震正在初而四陷于二陰之間故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程傳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爲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

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于正矣所以中爲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于正也盖中則不違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于九二六五可見　訂疑此上泛論中德之重于正五之德動上往則柔不可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爲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　訂疑之字宜衍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而不至于凶也以无喪有事作一句看勝本義

本義云云　訂疑无時不危下語斬截无喪有事句不如程傳人

名有所事如爲商賈則以貨貝爲所有事如在廟中則以執乜鬯事思神爲所有事是也象傳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通作一串說可見本義云欲无所喪而能有事則斷爲二句爲二義也○有事如有事于太廟有事于武史之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訂疑行字釋往來二字六二震來指初九陽進而上來以逼于二也五之震往來厲謂六五當震之時往來皆危猶坎六三之來之坎坎詩云進退維谷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程傳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處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

本義云云

訂疑蘇蘇猶有生氣索索則氣盡而索索然矣○征凶對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行无眚震往來厲无喪有事言○蓋躋于九陵猶有勿逐自得之望也行无眚即不能如二之勿逐而自得猶无眚也○震往來雖厲猶能无喪有事也○上六則征而輒凶矣○戒其不可以有所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本義云云

索引程傳謂未得中道于意似遠故本義云中謂中心○益索索矍矍是見于外者○其實則由中自危也○

宗義汪都山曰震恐懼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虞○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蓋知懼則有備无患而弗畏入也○卦之震來虩虩初之後笑言啞啞與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皆震于先事而懼之于始也○二之勿逐自得○三之震行无眚○五之无喪有事○皆震之已事而慎之于終也○四之震

逐泥○不能先爲之慮○不能後爲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然君子之震懼○非怵于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威○修省者又因天之實事也○如是雖有卒然之變○而吾存之有主○養之有定○必不失其所主之重○真可守宗社以爲祭主矣○

☶ 艮下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程傳人之所不安其止者動于欲也○欲牽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

身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
其人謂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
道于止為无咎也 訂疑程傳艮其止句皆就行事當理說觀彖
傳中之說可見

或問伊川解艮其背云止于所不見又云不交于物則是无所
見无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无所止
處矣朱子曰這處无不見底意思濂溪也恁底說是他偶看這
一處錯了相傳如此

又問伊川云内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止似只說

得靜中之止否曰然

問外物恐无絶而不接之理苟拘拘然務絶乎物而求不亂其
心是在我却无所守而為外物所動則柰何曰此一段亦有可
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于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用力

又曰伊川謂艮其背謂止于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
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
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
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于所當止也所即止善之地
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太桀看易須謹守彖傳之言聖人自解

得精密平易

訂疑此彖傳艮其止一節本義意

又曰伊川說艮其背是止于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
之于外以安其内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于聰明淫樂慝禮不
接于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義未必如此

訂疑今人之習舉業者入山中讀書遠離塵俗冗務亦是如此
但所務不同

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朱子曰說得
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

是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于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
于仁為人臣止于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敬只認
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
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更難
說只做止其所止便不費力

朱子曰艮其背背只是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故取
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又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便
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地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
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 訂疑此段當删正犯程傳之

疵 艮其背只是道理合當如是入自己一些私意不得這四句只說艮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不獲其身如君止于仁臣止于忠但見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纔將此身預其閒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 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 此是卦辭正旨

總說則艮其背為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 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彖傳先說止

其所也云云却云是以不獲其身云云 彖傳之意

本義云云

訂疑本義中有平說者其占則必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又益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乎靜為所以得无咎也 此二段皆平對說乃彖傳首節之意卦辭正旨也有以艮其背作一頭而以不獲其身對行其庭不見其人串說者蓋身動物也惟背為止艮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止于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獲其身也如是則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此段是串說乃彖傳第二節釋卦辭之意非卦辭之本旨也嘗讀者各以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彖傳之說為卦辭之說也朱子小註除辨程傳外餘盡是串說

雲峯胡氏曰不獲其身內艮象不見其人外艮象 訂疑此平對說又曰文王彖辭震艮又自是一例震來虩虩以下三句只是發明虩虩之效驗艮其背以下三句亦是發明艮背之效驗 此串說

訂疑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今艮辭以背與庭對言之又彖傳艮其背釋為止其所也以所字釋背字其亦處

所之意而非肩背之義明矣如依詩註作北堂解則艮背與行庭文義相叶(可疑)理復正大矣北堂者老母之所居亦靜處而為所當止之所也學者見六爻之辭皆以人身取象遂謂卦辭之背亦肩背之類耳姑記偶見以備一義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程傳君子所貴乎時仲尼仕止久速是也

本義云云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

雙湖胡氏曰、艮一陽見于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得而揜蔽之、故艮獨稱光明、

訂疑雜卦傳、蒙雜而著、著亦謂艮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

程傳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事萬物、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于其所而已、○程子曰、八元有善而擧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勞者、事各當其所也、若鑒在此、而物之姸媸自見于彼、聖人不與焉、

朱子曰、程傳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云云、此意解得分明、○艮背之用、固在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

訂疑程傳此處較卦辭更明白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疏此就六爻皆不相應、釋艮卦之名、又釋不獲其身以下之辭、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之位、雖復相當、而爻皆峙敵、不相交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純卦、皆六爻不應、何獨于此言之、○謂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也、○

○彖引此就卦畫上說道理、○亦非文王正意、○孔子自看得有此象耳、故曰學者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周公之說也、○

本義云云

訂疑晁氏說可從、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疏思慮所及、不出其己位也、○訂疑說思字重、是逐條說、

程傳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訂疑此說思字輕、只當敬字、

建安丘氏曰、大學言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與中庸言素富貴、行乎富貴之類、皆其義也、凡人所為、所以易至于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其所止矣、訂疑思字與疏同、

雲峯胡氏曰、不出位、身止也、思不出位、心止也、訂疑與疏同、

鄭孩如曰、中庸富貴夷狄等是位、大學仁敬孝慈信亦是位、彖

傳動靜亦是位 訂疑如祭思敬喪思哀及九思之類皆是
劉調甫曰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故能六位時成
訂疑此看得時位為一合象傳時止時行之義勝丘氏之説
彦陵張氏曰位字與所字一樣不出者固不馳騖于位外然位
內所當自盡道理亦未嘗虧欠故傳曰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
也此理甚細
訂疑凡人不能止其所者皆起于願外也願外者妄思也思不
出位者哲人知幾誠之于思也或曰學者入學時便學治國平
天下之道不為出位乎曰萬物皆備于我陸氏曰宇宙內事皆

吾分內事凡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者是也如未為臣時便
思做忠臣未為父時便思做慈父女子未嫁便思做好婦慈母
皆非出位出位者分外妄想也
白水曰思不出其位與思无邪一般思无邪則凡所為者皆無
邪矣思不出位則凡所為者皆不出位矣所謂哲士知幾誠之
于思也疏傳不同而後儒因之仍當以疏為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程傳六在最下趾之象也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于動之初也
事止于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
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
本義云云 訂疑大畧以程傳
唐凝庵曰艮趾即所為遏人欲于方萌意
訂疑程傳本義及諸家皆不說艮趾為止何事獨唐凝庵以止
欲言艮與咸相似聖人以主靜為先不過恐其動于欲耳如
義所在動亦何妨初六當趾之處為艮其趾與咸初當拇之
處為咸其拇于陰柔无取也本義以陰柔為能止非也以陰柔
三字當衍若利永貞則以陰柔不能固守而戒之耳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訂疑趾者動之始動始而即止之此中庸章句所云遏人欲于
將萌而不使其潛滋闇長于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此
卦以理學言則如程傳朱子小註之說矣若以出處言則此卦
正是可以止則止也故序卦云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
者進也他事亦有當止而不進者可以類推不必專以學言之
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本義云云
或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

隨之、如樂正子之于子敖、冉求之于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于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矣○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朱子曰、得之

訂疑程子之說、以不拯為一讀、其隨為一讀、與本義異○本義只言不能拯九三耳傳則謂不能拯之而又隨之矣所謂長君之惡者也不可從

蒙引爻辭不拯其隨、只咎六二、本義兼取小象、謂九三過剛不中以止于上、訂疑二當腓之處○已止于腓矣○他所不以為意也○故雖同體之三○亦未能拯也○○咸九三、曰執其隨○艮六二、謂三為隨○竊疑艮為少男○男之賤者○有童僕之象○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本義云云

蒙引不拯其隨、本是二之才不足、今象傳曰、未退聽也、却獨罪三者以爻辭已咎二○故獨咎三○所以互相發也○須看本義亦字

梁山來氏曰、二下而三上、故曰退、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程傳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于一、其堅强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暌絕、其危甚矣、

本義云云

訂疑限、身上下之際、可屈可伸、象三當下之上、可進可止也、今艮其限、是不可止而止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本義云云

訂疑艮以人身取象○只論爻位○不論爻才○初六以陰柔居艮初、六二之居中得正、○九三之過剛不中、六四之以陰居陰、皆不必用也○至其占之吉凶則自爻才取之○

蒙引六四時止而止、與艮背不同、此只就行止上說、不但出處之處、皆是艮其身、又如鄉鄰而閉户、曾子不預沈猶之難之類、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程傳人之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于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

本義云云○雲峯胡氏曰、初艮趾、止其行、五艮輔、止其言也、

凝初[illegible]氏曰、序者、義理之次第、

蒙引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言之悔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本義正字羨文叶韻可見、
楊敬仲曰、明艮輔亦不易、能本之中德、則樞機之發自審、不然、如制逸馬、訂疑本納不及否○如遏決川、本防口如防川○安得而止之、
彥陵氏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以其得中、故言自不妄發、
訂疑子曰、為之難、言之得无訒乎、朱子曰、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閉之而不出也、心常存、即中之謂也○言自不苟、即艮其輔也○

上九敦艮吉
程傳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于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訂疑艮體篤實、八純卦、艮之正位在上○
本義云云
蒙引此艮字兼動靜、與卦辭同、
○說統諸爻皆取象于人身之一、唯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艮體篤實、故曰全本剛陽居止極、來德性本自堅凝、功夫又无間斷、所以成其為敦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唐凝菴曰、以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吉○漸女歸吉、嫁者之吉也○
臨川吳氏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

蒙引止于下而巽于上、上下不可分、人己亦不可分、內外、是方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迫切、漸之義昭昭矣○利貞、不專謂女歸宜貞也、凡進皆利于貞也、彖傳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何嘗說女歸之義、但女歸亦須以正也、咸之取女吉、特感之一事耳、此之女歸吉、特漸之一事耳○咸之利貞○凡有感皆然○漸之利貞○凡有進皆然○
訂疑今舉業家、以取女吉女歸吉全作象、非也、
蒙引本義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其初上雖不正、終不害其二三四五之正、此亦舉大槩而不舉細瑕、如人已有六七分正處、便

是正人了胡致堂教人讀史先看統體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二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二事稍寬不害其為嚴此所謂自二至五皆得正而初上又自不正者當以此例論斷矣

訂疑初上二爻多以卦之始終事之初末為義而不論其位之當否此王弼㧾所謂初上无位者也苟中四爻正則大體已自正矣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本義云云

蒙引人爲重疊字處多用兩點承之而兩點之勢常類之字或是漸字之說更有理若以為衍則進字就當漸字不得亦須加一漸字于進字之上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程傳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于天下也

本義云云

蒙引利貞之義卦辭本義以卦體言則兼二三四五彖傳本義以卦變言則只及三五孔朱之說不同何也朱子之意以為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固皆得其正矣若二四之各以柔居柔獨不得其正乎似亦不可沒也故兼言之唯彖傳獨不及二四則孔子之意或以陰柔不足預正邦之功而于利貞之義為力量少故與然塞之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亦不在所嫌矣夫以大理論之剛柔固皆利于貞也不是進得位是一項事進以正又是一項事上言進得位已是得正了下句又挑出正字而言其可以正邦見其所以為有功也

訂疑凡單言當位則正在其中言得位又言正則位自位而正自正若此者則見其進既得位故決其往有功而進又以正故

因贊其可以正邦也此卦以漸進為義則專主臣言進得位有事權也進以正則正已可以正人故可以正邦也得位以正以九五一爻言正邦者二三四之皆正也猶塞之當位貞吉以九五一爻言正邦者二三四上皆正也九五爻辭不以君道言則彖傳九五亦只是仕進之得大位者也或曰既云得位有功何必又曰以正曰正邦乎曰世固有進得位或亦有功却正不以正而不能正邦如商鞅得位于秦而致富強之功矣然其始也因景監見又屢變其說以迎孝公之好是進不以正也故功止于富強而秦俗由此益壞而鞅亦不免誅夷焉能正邦乎

蹇之正邦九五以君言漸之正邦九五以臣言蓋漸進之義于
君位上說不去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釋漸吉之義也進以正
可以正邦也釋利貞之義也下文其位剛得中也申言上文所
謂進得位者專指九五而言非兼二三四也 自水心嘗疑上節
既曰進得位矣下節又曰其位二位字殊似重複得此申言上
文云云不惟全彖傳雪亮而卦體卦變諸說亦冰消霧捲矣快
甚快甚

又本義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亦可云自未
濟來者兼此二變不言者偶遺之也

其位剛得中也

疏此卦爻皆得位上言進得位嫌是兼二三四等故特言剛得
中以明得位之言唯是九五也

程傳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有功復言其
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陽剛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
亦可謂之得位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本義云云

止而巽動不窮也

本義以卦德言漸進之義

紫引上曰漸漸進也只釋名義而已遂承以女歸吉也未暇及
所以為漸處故俟釋盡卦辭後方及之

訂疑彖傳只釋吉利貞而不釋女歸何也曰利貞統言之也女
歸其中一事耳如以彖傳貼女歸說則進得位往有功者九五
陽剛中正在女子為賢正之德進得上卦之中而居小君之位
是往有內助之功也進以正六禮備而後行也可以正邦二南
之化是也止而巽者止有幽閑貞靜之德也巽有婉娩聽從之
德也以此而動又何窮乎只以歸妹卦彖傳反對照看便明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程傳人之進于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
在己且然 訂疑四字當刪 教化之于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
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潘雪松述曰木一也在地中則見其升不見其漸土沃故也在
山上則見其漸不見其升土磽故也

本義云云

楊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君子知木者
至微之物猶不可以不漸況居賢德善俗乎居賢德而以漸脩
而後至勤而後精此揚子雲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也善俗

而以漸恭而始變久而後成此孔子所謂善人為邦百年可以
勝殘去殺也
訂疑賢德善俗仁賢之里也君子擇居而處于此則見正人習（漢昭烈云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即此賢德也有賢有德則俗善矣）
正事聞正言知益廣而學益明德日進而大有功身有琢磨之
令範後有允宗之子孫家語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不
聞其香十年與之俱化也木托于山則成美材人托于賢里
則成名德子曰里仁為美又曰魯无君子斯焉取斯古人云千
金買宅萬金買鄰皆見及此也慎德積小以高大擇術之智
也居賢德善俗者擇里之知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註始進而位乎窮下又无其應若履于干危不可以安也　訂疑
本義有初只論位之在下不論有應无應
本義云云
中溪張氏曰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也木落南翔氷泮
北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也有序漸之象也干者水之湄也
鴻為水宿之鳥初在卑下有鴻漸于干之象
蒙引厲亦危而已非凶也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也
游謙溪曰小子厲謂才弱處微有言謂人不見是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蒙引時也位也命之不偶而无應也非已有以致之也故于義
為无咎
訂疑予寓京邸謁選見寒士仕進之初其為有司所顛倒胥吏
所舞弄群小所訕謗乃信晋漸之初爻作易者已繫以此可見
古今通患智愚同痛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傳二居中得正上應于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
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

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猶平易莫加焉故其
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初始進于下未得所安二則自于進于磐未安者
安矣初小子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且樂矣時使之
然也在初則无應二則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也
訂疑二之德亦勝于初不獨時命也
蒙引飲食衎衎言其飲食之自適也此句承上句鴻鴈言非謂
六二飲食也或曰鴻水鳥陸非所安也石豈所安乎曰磐水

邊之大石也、鴻水鳥、今往往見其群憩于此而安之、何嘗見常在水涯哉、只是自水中由水涯以進耳、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本義云云

訂疑飲食衎衎、爻本說鴻、象傳移何人上說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本義云云○朱子曰、漸九三爻、最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不同也○

訂疑左傳襄公十年、衛卜追鄭師、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與此爻意正同○利禦寇者、亦取止極之義○禦者、止之使不來也○過剛不中、有勇士不忘喪其元之象○以之禦寇○則有死之心○无生之意矣○詩曰、上愼旃哉、猶來无止、又曰、猶來无死、註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夫征不復○征夫之不利○禦寇者之大利也○蒙上九、亦曰利禦寇、亦取過剛止極之義○卦辭有女歸吉之占、故三五皆有夫婦之辭、蓋九三爻、婦歸之不吉者也、九五婦歸、初不合而後相得之占也○雜卦傳亦云、漸女歸待男行也、

宗義易註云、過剛之道○在他事爲逆○禦寇爲順○在他事爲相戕○禦寇爲相保○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蒙引順字、正指過剛也、非極剛、不能與衆同心戮力以致死、有望風而先自潰者矣、故象傳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自禦寇言之、則三之過剛、乃所以爲順也○

訂疑蒙上九象傳曰、上下順也、此又曰順相保也○順者、士卒用命之意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本義云云　訂疑揔括程傳、

蒙引或得、庶幾可望之辭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韓伯康曰、四性順而體巽、能順乎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得安也、

訂疑此順巽字、與象傳止而巽巽字同、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本義云云 訂疑指程傳

訂疑鴻漸于陵、凡事之占也、不必指君道也、婦孕二句、孕婦之占也、不必指君臣之遇合、程傳本義、皆以不孕爲隔于三四、殊不可解、六爻之例、其相應者、皆隔兩爻、何爲于此爻獨以隔三四爲嫌、孕而不育者、孕而死也、不孕者特不孕、孕則生矣、

宗義唐凝菴曰、九三之不育者、已孕而不育、以合之不正也、九五之不孕者、未合而不孕、以有待而合也、仲虎曰、觀二爻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註進處高潔、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

程傳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在人則超逸于常事之外者也、賢達之高致也、

胡雲峯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

本義云云

鄭氏剛中曰、鳥羽皆有用、而各有所取、雉取其彩、鷺取其白、鴻取其知時取其羽以爲儀則、則君子去就進退之義、亦孰得而亂之、可觀以爲法矣、 訂疑此謂其去就進退之節、可爲世法

蒙引儀、是儀衛儀仗之儀、指羽、在人則其實德不爲世用、其清風高節、猶足以廉頑而起懦、爲世標表也、 訂疑清風高節、似指隱逸者

梁山來氏曰、羽可儀、猶言人之言行可法則也、 訂疑此却有實益于世

訂疑世人皆錯看了此爻、謂爲高隱之流、逸民之類、非也、觀本義云、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又曰位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

象又曰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亦何嘗以爲隱逸乎、古來自有此等賢人、爲天子之師友、不屑祿位者、其一言一動進止威儀皆足爲天下萬世法、而非如世俗所稱巢父許由卞隨務光伯成子高申屠蟠之流、其在春秋之末、有若楚狂荷蕢長沮桀溺等、亦是當世高士、但其自爲放廢、混迹塵汚、其羽不可爲儀矣、故孔子或譏其與鳥獸同群、或譏其廢君臣之義、或譏其果、或譏其固、而未嘗一語以稱之者、以其志之不可則、而羽之不可儀也、如孔子所云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所云尚志、方是此等人物、若嚴光之羊裘行釣、終是狂奴故態、豈可爲儀可爲則哉

三代而下惟有未出之孔明既歸之李泌彷彿似之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本義云云

訂疑漸進愈高之說、不可曉、位極人臣、不過三公止矣、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位愈高則其用愈重矣此亦何疑于无用而設爲變例之論哉愚謂鴻漸二字承諸爻之辭耳不必泥漸進之義矣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程傳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以說而動、非情之正、恣情肆欲、何所不至、

訂疑本義少女從長男、亦理之常（說得太過）故大過有老夫女妻之吉、惟說以動、中爻皆不正、則爲恣情滅禮、以柔乘剛、則爲以妻凌夫、故征凶无攸利、

疑問曰、咸止而說、曰取女吉、吉在取也、其辭與男、歸妹動以說、曰征凶、凶在征也、其辭罪女、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本義云云

雙湖胡氏曰、卦自泰來、乾九三、交坤而爲九四、坤六四、交乾而爲六三、是天地交也、

訂疑此于卦畫上、看出天地交、義亦通、然易中此類甚多、不盡合也、

蒙引家人則天地定位、此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女之各正乎內外、此即天地之義、歸妹則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室女家之交感、亦天地之大義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蒙引上節特因卦名歸妹二字、說其正理、至此方說出卦名義內、所以不足之義、所歸妹也、蓋云所以爲歸妹也、古文省字、在系傳象傳中猶多、

梁山來氏曰、歸妹、雖天地之正義、但說而動、則女先乎男、所歸在妹、乃妹之自爲、非正理而實私情矣、所以名歸妹、

訂疑女先乎男、固是不好、但說以動、即是以私情滅正理、縱男先挑女、亦是不好、不說先後、但責其恣情縱欲耳、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本義云云　訂疑男女之交以下、總論上文卦之德體、非釋彖傳也、

進齋徐氏曰、位不當、則紊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倡隨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訂疑彖傳以位不當釋征凶、以柔乘剛釋无攸利、无未、徐氏合釋之○勝彖傳○

彖引柔乘剛、剛柔易位、是爲婦制其夫、夫屈于婦、所謂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本義云云　訂疑因本義推之事物二句、遂使後學皆以此卦說仕進說、是認客作主也、

建安丘氏曰、婚姻之道、欲其永遠而有終也、必豫有以知其不終之敝、女子從人、以說而動、至于失身敗德、不能永終者多矣、所謂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者是也、而原其所以、則由奔說而爲夫婦、狥情肆欲之所致、而不知其敝之過也、何使說動之時、而爲永終知敝之戒、則无此失矣、

訂疑彖辭彖傳、責女之不正也、雖責女之不正○却是教君子之无用取此女也○女子何知恥○何足責乎○大象○則直戒男之知敝而不爲也○丘氏亦責女子、誤矣○

白水曰、唐破黃巢、獲其姬妾百數、上問曰、何故從賊、內一女子答曰、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而乃以不能拒賊○責女子○置公侯將相何地○上无以應○訂疑責歸君子方是正論○

梁山來氏曰、凡以道德仁義相交合者、則久久愈善、即劉孝標所謂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此永終无敝者也、故以勢合者、勢盡則情疏、以色合者、色衰則愛弛、垝垣復關之望、雖笑言于其初、而桑落黃隕之嗟、終痛悼于其後、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其敝至此○　訂疑此推之萬事之說、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

隆山李氏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也、

訂疑古者諸侯一取九女、一夫人也、兩國之戚黨○又各以一女媵之○凡二一夫人、合二媵爲三、而夫人與二媵、又各姪娣二人以從嫁、凡六人、皆謂之娣、是一取凡九女、凡三姓、李氏曰、左右媵猶是也、其曰以姪娣充媵、非也、姪娣自稱娣、不稱媵、如左傳

隱三年、衛莊公、取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此夫人也○又取于陳曰厲嬀、此媵也○其娣戴嬀、厲嬀之娣也○何云以姪娣充乎○取夫人與二媵凡三姓○何待云所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乎○媵與娣、皆有謚、唯見于厲嬀戴嬀、他國不槩見、魯國之女○爲諸侯夫人與媵與娣、類稱字○然亦可見其尊卑之等、而娣亦非甚賤者矣○媵與娣、稱夫人爲君○本義承其君○與大五其君之袂○皆謂小君夫人也○

雲峯胡氏曰、卦曰征凶、初爻曰征吉、何也、以一卦論、則以說而動、故其征也凶、即此一爻論、初以剛居剛、是女子而有賢正之德者、故征吉、然在下无應、非匹也、媵也、爲媵雖賢正、僅能承助其君、不能大有所行也、故有跛能履之象、象如此而占吉、以有德故也、　訂疑此亦以娣爲媵非也、

歸震川曰、賢女爲娣、非分所宜、而道无所不在、貴命也、

訂疑古者諸侯嫡女、適諸侯爲夫人、以其庶之姪娣從、庶女雖賢、亦不得不從其嫡之姑姊而爲娣、此亦嫡庶之分定故也、其兩國之媵女、或亦嫡夫人所生之仲女季女乎、其兩媵之姪娣、亦兩國之庶女也、

疑問曰、六爻皆就女歸說爲是○若以女歸爲象○跛能履眇能視又作象之象矣○且諸卦皆以其本卦之事言○此卦斷不宜作象說○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本義恒、謂有恒久之德、

訂疑古者嫡長女適諸侯爲夫人、庶女從嫁而娣、此恒禮也○今初九以賢正之女而爲娣者以恒禮故也跛能履吉句、相承也句、相承正安其恒分處故吉否則爲小加大、賤妨貴、少凌長、去順效逆矣、何吉之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傳曰、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

紫引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一則賢女而非正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一則女賢而正室矣、而其配不良、亦不能大成內助之功也、故一曰跛能履、一則曰眇能視、其薄命不偶、亦晉衛兄弟也、

又曰、幽人得此占、則利、爲其所處與九二同、九二是既嫁之賢女幽人是不仕之賢人、所處似乎不同、然其不偶則同、蓋幽人无賢君、正猶九二无賢夫也、

訂疑幽人得此占則利、非也○爻本以賢女爲主言其既配不良○

則當以義命自安、如幽人不遇賢君、則當抱道守正、不可怨天尤人、以自摧折、亦不枉道求合、以自卑污也、幽人是容乃賢女之象也○如利武人之貞、豈武人得此占、則利乎進退不果、豈武人之利乎○天下多少不平之事、眞天命之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在此賢女乃配不良、惟其賢也、乃能以義命自安耳、若夫朱淑貞以配之不良、而遂懷怨恨、以至自隕、此亦不足爲賢矣、何不思天下之聖賢、其抱道不遇、如孔孟顏閔者不知其幾、莫不安貧樂道、以盡其在已、而絶无怨天尤人之意、此其所以爲幽人之貞也、以女子而配不良、何不以此自擬乎、彼漢

之賈誼、一遭長沙之抑、輙感憤而弔屈原、不勝其悲恨之私、其不是仲舒之兩事驕主、而從容以自盡其道也遠矣○夫雖不良、婦不可以不幽閑貞靜、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程傳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

訂疑○詩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朂寡人、跛能履之捐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利幽人之貞之謂也○世之號爲哲婦者、庸奴其夫、而卒貽晨牝之誚者、皆有才而不知道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程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爲欲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爲人配矣、當反歸而求娣媵、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訂疑反歸以娣、不如本義承上句○作一氣說○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初之吉、二之利、皆以德取、六三无德、象所謂征凶

无攸利、不言可知矣、

訂疑初九亦歸妹以娣、何遂不善乎、六三爲兌之主、居下卦之上、宜爲小君嫡室者、而不德、反歸以娣、乃可賤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本義云云　訂疑指程傳

林次崖曰、愆期、非人不我取、乃我不輕許人、而愆期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本義云云○朱子曰、易中言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明夷之類、疑皆當時帝乙高宗箕子、曾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如漢書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亦是啟曾占得此爻也、火珠林亦如此、○

訂疑今焦氏易林、所引古人事極多、未必盡是古人占得此爻○或是彼見古人繫易、有引古事者、因亦效之以求雅訓、未可知、火珠林亦然、但古人繫易、是用實事、後人爲之、皆是影說耳、

節初齊氏曰、君、小君、先降二女于嬀汭、而後世一稱㣧君、一稱㣧夫人、嫡倒爲君、而餘皆媵也、

雲峯胡氏曰、月幾望、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蒙引六五尚德、只在柔中上取、居尊、帝女象也、吉、宜家之位也、尚德不貴飾、如何便爲女德之盛、无以加、蓋女子貴飾、萬萬皆然、不貴飾、自然貴德矣○所謂內重外輕也○尚德之義、何所不該、必能敬不怨于夫子、孝不衰于舅姑、慈不畧于媵妾、恩尚周于姻族、必能輔佐君子而不爲牝雞之鳴晨、必能正位乎內而不致內顧之憂、豈特不貴飾之一端、遂足爲女德之盛哉、

都聖與曰、月者至陰之精、而羣陰之主、女君之象也、

訂疑此處說極好、但小畜中孚說不來、

彖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本義云云

楊敬仲曰、其位在中、爲嫡爲女君、其體又尊也、未歸曰妹、已歸曰君、

蒙引上二句舉爻辭、下二句方釋之、與訟九二象傳同、

訂疑本義貴以德言、程傳以位言、程傳是○蓋帝女位尊、又嫁爲諸侯夫人○皆是貴也○其位在中、是以尊貴之位而行尚德不尚飾之事、尤人所難也

宗義孫質菴曰、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爲貴、凡能把外面許多艷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箇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潘雪松述曰、娣袂雖良、終在下位、五有中德之貴、而行自不尚飾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以夫婦不能承先祖、奉祭祀言、不如本義、

參義夫婚姻之禮成、而厚其資送者、女歸之盛也、爲酒食以召

鄉黨僚友者男婚之宜也今女之承筐是將而无幣帛之實士宴其新婚而刲羊未見血是男女之禮皆不備也所以爲約婚不終之象

訂疑承筐不是幣帛婦人之贄不過榛栗棗脩用幣非禮也但資嫁之物則有五兩之屨公子之裳與婦人之衣飾亦須用筐將之也○承筐无實是因不歸而不備其實也刲羊无血是因不取而不刲羊也叅義但云禮不備而已未足見其約婚之不終也如凶歲多嫁娶禮皆不備亦謂之終其婚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云云

雙湖胡氏曰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與

訂疑王假之象傳訓爲尚大假有大意言王者當豐盈之日便有狹小前人嘉功好大之意秦皇漢武唐太宗玄宗宋眞宗是也○宜日中象傳訓爲宜照天下也日中則能照臨天下也謂民之利病俗之美惡當遍知之如大有象傳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叢雜瞢于其間之意本義云云乃用象傳之餘意爲正意然本義則勝象傳

蒙引豐之可憂者天運也勿憂宜日中者人事也人事所以保持天運聖人之責人謀如此 訂疑歸重人事深得聖人立言之旨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三原王氏曰故豐豐字疑當作亨王假之尚大也

蒙引王者際此豐亨之日挾此盈成之運以民則普天率土之廣生衆日繁也以物則四海九州土賦之入充斥王府也故凡所以供耳目之需者率大其規模所以聳朝野之觀者率大其鋪張文物則益以輝煌而下視衆時之文物矣制度則益以宗麗而狹小向日之制度矣蓋其居得爲之位挾得爲之勢而又當此得爲之時凡百如意所謂不期侈而自侈者故曰尚大也如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旋致海內之虛耗所以可憂

訂疑王假之不是斷句乃起下句之辭象傳卽以此作句而訓訓爲尚大此自孔子之說也

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彖引宜照天下、此心常在天下、不敢自有其盈盛也、衆義曰、夫盈極而衰、治極而亂、固天道也、然亦必以人事感之于下、然後天應之于上、聖賢能戰兢惕厲、常如蹈春氷、履虎尾、而不敢少懈焉、則无孽孽之萌動、可以永天休于永久、所謂宜日中者此也、

訂疑　卦辭本義訓假爲至、訓日中爲守常而不至于過盛、此正意也、彖傳訓假爲大、訓日中爲照天下、乃別一意、乃孔子以己意釋經也、然所謂守常者、又非謂漢惠之荒于酒色、唐宗之日事酣歌而不復事事也、身雖安靜、无爲无所紛更、而此心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所謂此心一日常周天下、一兩遺、孔子恐人不違日中之意、而發此言、有作用在內

日中則昃、日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本義此又發明卦辭外意、云云

訂疑　彖傳既以宜照天下也、釋日中之義、則釋卦辭已畢矣、又因日中之言而推廣之、以戒人當守常而不使過盛、在孔子蓋以此爲卦辭外意也、朱子卦辭本義以此意作正義、而不以爲外義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傳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于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斷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本義云云　或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亦一同、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法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差、故云折獄致刑、這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訂疑　折獄致刑者、或不必定法之先王、固可无明罰勅法之事、若明罰勅法之先王、亦必有折獄致刑之事、不必定要留待後人之用、而先王遂无折獄致刑之用也、

宗義蘇紫溪曰、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曖、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于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于刑、則天下无冤民矣

蘭氏廷瑞曰、折者、折衷其至當之理、

紫引明罰勅法、以立法者言、故曰先王、折獄致刑、以用法者言、故曰君子、

姚承庵曰、遏惡揚善、以防孽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消

蠢究之氣、所以持豐○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註旬均也、初四俱陽、故曰均也、

程傳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爲配主○四于初云夷也、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常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剛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往而相從、則能成

其豐、故云有尚、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

訂疑大畜之三上、睽之初四、困之二五、中孚之二五、皆以兩剛相應、

本義云云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程傳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敵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

本義云云

蒙引勢分才力、旣自相敵、則相下不倦可也、于是或一萌求勝之心、則兩貴不相事、兩賢或相阨、其災必矣、此亦天下之通患、故小象特發之、

訂疑平勃交歡○成誅呂之討○房杜相協○成相唐之功○旬无咎也○袁曹孫劉○日尋干戈于漢末○蜀洛朔黨○互相排擠于宋朝○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程傳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爲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則獨明不能成豐、喪其明功、故爲豐蔀日中見斗、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旣不能下求于己、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何而可、夫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得行其道、吉也、

訂疑管仲猶用術不是積誠以動之○若董仲舒之兩事驕主○蘇琦之調和兩宮○郭子儀李泌之悟肅代○朱夫子之敎光寧○皆是積誠以動之○

本義云云

鄭氏孩如曰、易雖假象、亦須以意會之、夫人設蔀以自障蔽、昏闇則有之、何至見斗乎、唯日食將既時、渾天昏黑、斗乃見于日中、斗見者、日食既也、

訂疑豐其蔀一象也取諸人事也日中見斗又一象也取諸天文○豐蔀見妹做此、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傳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

中溪張氏曰、臣之事君、不可以君之明闇而異其心、一于孚信、終可以感六五之志、而行其道、顧不吉與、

蒙引疑疾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格其外者也、有孚發若者、積其誠意、以感發之、格其心者也、此萬世人臣事闇主之法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程傳沛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爲幡幔、則是旆也、幡幔圍蔽于內者、豐其旆、其闇更甚于蔀也、三明體而反闇于四者、所應陰闇故也、沬、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沬、闇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沬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爲可知、賢知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爲于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

或問六四近幽闇之君、所以有豐蔀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朱子曰、也是如此、

訂疑或問據象傳、而歸咎于九四之位不當、朱子是之、而本義不用、何也、蓋象傳是孔子偶見九四有此缺失、故云云○然于六二爻○則說不去矣○故本義不從象傳○而直以當豐而遇闇主釋之○

建安丘氏曰、初剛在下而離體、至明者也、上與己應、可以助己、四若資之以輔五、則昏蔽之主可開○而豐亨之治可保○宜其吉也、

訂疑象傳本義无悟主意只是不得于君則當下就同德爾若六二則有有孚發若句不妨說悟主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蒙引位不當只說近五闇主

訂疑凡言位不當者皆是說本爻之失无指乘承比應之爻者蒙引云云非也四與二取象雖同而四之德與二則不同二文明中正四以陽居陰不正則其素行亦有不足見信于君者矣此雖五闇而四亦有未盡善者故象傳以位不當責九四也至于幽不明則指六五與二爻同行也二字為句指下就同德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程傳云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然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來章指來六二徐氏丘氏胡氏同本義獨泛指天下之賢以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也然六二本義既云上應六五之柔暗則六五云下應六二亦似不妨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胡庚公曰五去慶譽者益能來章其效不止得美譽而已實得用賢之利也象只云有慶者舉其重言之而譽亦在其中矣

慶譽便是吉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

本義云云

蒙引漢武帝是何等剛明至于躬親祀竈力求神仙至于方士尚公主何闇如之所謂往往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又秦始皇隋煬帝皆是漢武帝若非賞罰嚴明又有輪臺之悔同歸无人不覿之凶矣嘗見今世所謂十分乖巧底人方做出十分呆癡底事明極反暗不其然哉

訂疑上非離體如何云明極反闇只是當豐之極而以柔闇居之又性動之至好為窮大之事如後世昏主之所為耳上六之辭雖是取象却是實事如桀紂之璚室瑤臺長夜之宮秦始皇之阿房漢武帝之離宮隋煬帝宋徽宗之大興土木正是如

此〇闚從具爲入聲訛从貝具俱非、

彖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本義藏謂障蔽〇朱子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鞶斯飛樣、

言其屋高大、到于天際却是自障蔽得闊、

蒙引闃其无人、非眞无人、閒不見人也、

☲☶ 離上 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本義云云

吳氏愼回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于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

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

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

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訂疑天子失位出奔亦曰旅、然此卦不

必云天子諸侯也、

胡辰公曰、王者以四海爲家〇巡幸所至〇謂之行在〇若天王出居

于鄭〇〇〇〇則變例矣、吳氏以爲天子有旅者非也〇

雲峯胡氏曰、止而麗乎外、旅之義也、山上之火、去其止而不處、

旅之象也、或曰、山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止、旅人之象、

訂疑山火之象、宜留于大象、用五得中于外、旅人即次之義、頗

乎上下之二陽、附賢豪以爲助也〇艮止知足知止、將適舍、求捋

固也〇離麗于明、友他邦之仁賢也〇

彥陵氏曰、他卦止言貞、旅獨加一旅字、蓋羇旅之中、志識卑靡

者固失之、苟且又有一等高曠識見、謂天地皆逆旅、萬物皆過

客、日放于流蕩而不自知、故聖人從旅然出貞吉、正是君子素

位而行的學問

訂疑卦辭中有復用卦名字者、皆借一字之文成一句之辭也〇

蒙復頤井震是也〇若此旅字即衍之、亦可凡卦辭之言貞者莫

不承卦名之最而云、何獨旅而云然〇

宋義潘雪松述曰、旅不能不暫止、艮爲主、有隨寓而安之意、旅

不能以无附、麗乎明、有外比于賢之意、處旅以此、得正而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

吉也

訂疑旅字下小亨二字疑衍、

疏柔處乎外、弱而爲客之象、若所託不得乎主、得主而不能順

從、則乖異而離散、何由得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

剛則是得其所託、而順從乎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于

旅時而得正、不失其所安也、

訂疑剛不必定是主人只是剛明之人柔能順之則得其助
郝京山曰旅莫善于柔爻柔者吉剛者凶柔則得剛則喪初以柔居下旅之微賤者二柔中故兼得二過剛故喪四剛居柔雖得不快五柔中小實大得上剛過高大喪而凶矣
進齋徐氏曰一柔在外而處二剛之中是羈旅之人交予強有力者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禍鮮不失矣 訂疑高平二意當以形得中二字不宜以起下文 雖于止知其所止无私交无暗事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夫如是內不失己外不失人雖在旅困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

訂疑意思儘有發明但不宜以卦體卦德串說
蒙引或說外指旅謂在逆旅間此說非按曰柔得位乎外亦有取耶此例耳若不曰得中乎外无以別于二矣二亦柔得中也有象傳此類尚多
訂疑蒙引例觀別卦以解旅卦其理固當但在旅卦則柔得中乎外指旅說爲无妨也
蒙引或曰止而麗乎明固是內止外明然須得麗字出謂內說外明是說麗乎明也內止外明是止麗乎明也此說未是如此說則麗字反屬艮與兌而不屬離矣止而麗乎明者言內既止而外又得明而麗之便是我之明矣
訂疑麗乎明是我本未明而能麗乎明也明指上下二陽所以言離之德又即謂之其德爲文明蒙引又曰得明而麗之便是我之明矣然則人之明遂爲我之明乎曰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又曰與勝己者友如入芝蘭之室不聞其臭十年與之俱化知此則知麗乎明便是我之明矣
蒙引說旅言本身既有柔中之德又能順乎陽剛則所如宜皆合矣內既靜專而外又灼乎物情則不迷于所往矣故小亨也
訂疑止訓靜專尚欠切實如訓止爲知止不殆之止則止爲不

貪求之意曲禮所云將適舍求毋固是也 如訓止爲篤實之義蓋止義唯而[illegible]則如蒙引下條所云言忠信行篤敬是也
蒙引旅自有旅之正道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必仁于童僕義于同侶必禮以律身必知以照物道安往不在哉
訂疑象傳就卦體卦德以言處旅之貞蒙引又推之仁義禮知恐以論語一書可以處旅者類推之溫良恭儉讓因不失其親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危不入亂不居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不忮不求主敬行恕敬而无失與人恭而有禮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危行言遜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不怨天不尤人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恭寬信敏惠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旅之正道也說統處旅最忌以剛凌物故當貴柔而過柔則屈柔而得中既不至過亢又不至過卑可謂善于持己矣又加一外字明其爲旅也順乎剛見所依得人止而麗乎明內持知足之念而外所行者又洞燭乎事幾隨其所處自无不宜矣 訂疑他卦多用外字不必云明其爲旅

旅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云云 訂疑按程傳

雲峯胡氏曰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義之所以爲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玩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

程傳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也

本義云云○雲峯胡氏曰山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止旅人之象

朱子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只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訂疑程傳曰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建安丘氏曰獄者因徒之所旅寓則淹滯故不可使久留于獄也此皆以獄爲禁獄之地所謂囹圄是也盖以客寄于外尚有寡覩之嘆況夫囚徒久淹于獄法吏爲伍桁楊與居其拘攣幽縶之苦更不可言每見不肖有司爲索賂之計不論有罪无罪與罪之輕重動行監禁因縶經月逾年不爲審結祁寒溽暑爲獄卒之所苦蟲鼠之所傷災疫之所染瘐死獄中者不可勝數故爲此說蓋有罪者固宜按其輕重早與决放其无罪者速遣寧家不至淹留于囹圄顛沛于他鄉也○又獄不止禁地凡兩造來質成者皆獄也其株連萬引

動至數十百人背離鄉井耗費不貲甚有破產外死者其委瑣流離更可哀也豈啻旅人之苦哉○旅與賁均山火也而上下易體賁火在山下明不及遠故无敢折獄旅與賁反故可用刑而不留獄但慎爾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程傳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于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當旅之時才質如此上雖有援无能爲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爲大臣

之位者不同矣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旅而居下其道途負販之旅乎

中溪張氏曰詩云瑣兮委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梁山來氏曰羈旅之間計財利得失之毫末也

○訂疑不必負販之人計財利之末也○但一種鄙瑣之態○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處處起侮招辱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訂疑初柔惡也上剛惡也孟子論好遊曰尊德樂義斯囂囂矣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惟尚志故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程傳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貞字諸家自作一句讀本義以連上文益旅中不能無賴童僕之用亦多不能免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無欺而有賴此旅之最吉者也

訂疑童僕自己帶來底于得字說不順○只宜說得他貞信○故以貞字連童僕讀○喪則是原有而失之○○本義旅之最吉者也○通○承○三○句○胡氏尊承得童僕貞非也

九家易以陰居二即就其次訂疑不如兼居中得正承陽有實故懷其資懷資不露善處旅而免禍矣童僕謂初艮為少子故稱童僕

訂疑按艮三索而得男故為少男本指九三言故咸艮稱隨遯三稱臣妾損上九稱得臣○懷資不露即深藏若虛意權世人皆錯認作獲字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無尤也

胡琢公曰貞不徒責童僕○須在我有以得之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程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乎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

本義云云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潘氏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以此與下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深矣

雲峯胡氏曰柔而得中旅之道也九三過剛不中而處下卦之上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上九過剛不中而居上卦之上以旅之時而在上之道如此義亦當焚也兩象本相對說

蒙引下即童僕故繼曰其義喪也不兼焚次 訂疑破潘氏說

宗義趙汝楳曰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已可傷矣夫旅由我非由童僕我能撫之○使安焉如家○始肯衛其主○乃不能安之○致彼有不堪行旅之心○以此與下○雖无棄僕之心○其義則應喪也○洪覺山曰有患責而无寬簡爲之童僕者其亦難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本義云云 訂疑枯程傳

雲峯胡氏曰雖勝三之焚次終不若二之行而即次也雖勝三之喪童僕視二之懷資得童僕貞有間矣三以剛居剛而在下卦之上用剛而不能下人者也四以剛居柔而在上卦之下爲能用柔而下于人者故得資足以自利得斧足以自防也

訂疑既得資又得斧是更勝于二矣不如以資斧爲一物

進齋徐氏曰才剛得其資斧也或曰資當作齊按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楊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讀如齊衰之齊誤作資

蒙引即次之次次舍也言已得所歸宿所謂就館也旅于處只是旅其所可旅之處而不投非其所耳資斧只作一物與巽上九同莫依程傳作二物亦莫依徐氏作利斧只是資身之斧正旅中宜有之物只是有以自防又不如懷資之裕矣據正韻齎持也裝也无訓利者徐引應劭說非也

訂疑陸氏釋文得其資斧如字子夏傳及衆家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也張晏云整齊也應劭云齊利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下卦同○愚謂黃鉞齋斧之說不切羈旅事○其說蓋從王肅等以爲軍旅也○蒙引引正韻作齎亦不必○懷資者如所云良商深藏若虛也得資斧者意外之獲也

疑問曰二曰旅即次即所次舍若故居也○曰懷其資懷所資用

无、不、備、也○四曰、旅于處、不、過、得、一、寓、耳○曰得其資斧、不、過、得、一、
用、耳○而緊要未得稱心、所以其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蒙引未得位也、起下文、不可以非其正位釋旅于處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本義云云、○朱子曰、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遺鏃之亡、不是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无人去解析得他、

雲峯胡氏曰、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五不取君象、終以譽命、本

義云云、爲旅人言也、爲旅者不免計得喪也、

訂疑、譽者、聲名○命者、初命爲士之命○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牧○九命作伯○是也○譽者衆所稱命者上所加也○

宗義游讓溪曰、人君无旅故以羈旅之臣言之遠臣入國觀文明之光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說統主羇旅之臣言、則上逮爲君命、

訂疑五正象傳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麗乎明者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註旅客得上位、故先笑也、以旅而處于上獨、衆之所嫉也、以不親之身、而當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

宗義潘夢旂曰、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則愈亢、則禍愈深矣、

雲峯胡氏曰、旅之時、不宜用剛、故三陽皆不利、六二柔順中正、六五柔順文明、皆得乎道、上九剛亢、失其柔順而不自知、故有

喪牛于易之象、以内卦論初六不及乎中、故有瑣瑣之象、三過乎中、故有焚次之危、以外卦論、四不及乎中、故不快、上過乎中、故號咷、不及則弱不自持、過剛則必自折、在内在外皆然、

郝京山曰、離爲牛○周書曰、肇牽牛遠服賈○大傳云、服牛引重致遠○皆旅人所必資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註衆所同嫉、危而不扶、至于喪牛于易、終无一言告之、使聞而悟也、

潘氏曰、于易者、禍生于所忽、而莫之察也、

訂疑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本義云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潘氏之說蓋本于此大壯六五本義又曰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埸作易旅本義不復釋易字義見大壯六五也兌為羊羊外柔而內剛為剛壯喜觸之物大壯六五當剛而失其剛故為喪羊于易離為牛牛順物故離辭畜牝牛吉旅上九當柔而不柔故為喪牛于易

彥陵氏曰在旅而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无良也而聖人則曰其義喪不尤人也在旅而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也而聖人則曰其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則无怨所謂旅

貞如此

建安丘氏曰雜卦傳曰旅寡親也人之窮者也故處旅之道以得中為善卑則取辱高則召禍初處最下旅之卑者也故以瑣瑣而取災三在下之上上在上之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喪童僕上焚巢喪牛也四處上之下雖无太高太卑之失亦未得中故雖得資斧而未快也惟二五得二體之中故二即次懷資而得童僕五亦終有譽命之榮也然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五不免射雉亡矢之患然則居旅道之善者其唯六二乎

訂疑初之瑣瑣固以位之在下亦以其陰柔也三上之焚而有喪固以其位之在上亦以其過剛也

周易訂疑卷之九終

周易訂疑卷之十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太平門人胡師旦辰公較正

巽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程傳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爲巽也巽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内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无細不入

厚齋馮氏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取其下于陽順取其承乎陽伏以其藏于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爲風亦以其委曲而入于物无所不順也○

訂疑入之爲義取自外來而居于内之義凡自外來曰入○自内出曰出○

彖曰重巽以申命

程傳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複也丁寧之謂也

本義云云

訂疑此句上下疑有缺文贊重巽之美如離彖傳之例不則此句當是衍文以于彖傳爲複也且此句上下不繫奚出此句象傳无此例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本義云云

說統巽主柔而柔所以亨利者實以剛爲主利往處全賴見大人以仗其力故揭出剛巽乎中正句以明九五之爲大人柔皆順乎剛正項說以見攸往之所以利○小亨在利往處見○利往即在見大人處見○總是一意不必過爲分析○柔皆順剛九五陽剛中正爲在上之大人尤以九五爲主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建安丘氏曰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于申命之後○

平菴項氏曰巽主命令凡卦之有巽者多言文教風俗之事○小畜之懿文德○蠱之振民育德○觀之觀民設教○姤之施命誥四方○漸之居賢德善俗○皆此意也○

蘇紫溪曰必申命而後行事重申命上商之盤庚○周之八誥○諄諄于言語之間○唯懼不明且盡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无其心而徒事命令之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廉恥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强藩之獘○雖申命

何益耶○

梁山來氏曰、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亦如風之動物也○陸贄從衍奉天○所下制書○目以百計○雖武夫悍卒无不感動流涕○則申命之係于人○亦大矣○

疑問曰行事所該甚廣、總之則興利除害而已、五爻之先庚後庚正是其行事處、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

雲峯胡氏曰巽爲進退、爲不果、初處重巽之下、性柔、進退不能

決惟臨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武人之貞勉之之辭也○訂疑六陰爻爲退、從陽爲進、故不言于六四而言于初、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梁山來氏曰進退者、以陰柔居巽下是非可否莫之適從○志疑故也、疑則方寸已亂矣若濟之以剛、則心之所之者有定見○事之所行者有定守○可進則決于進○可退則決于退○不持疑于兩可矣○

胡庚公曰、天下事无不從心上做○治天下之亂易○治吾心之亂難○故初在于自治其志○所爲志者氣之帥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有不安之意、此恭而安之安

胡庚公曰、恭以近禮爲安若過于巽則爲足恭程傳云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絕辱者非也○九二剛中其心之懇到意之丁寧无非欲通其誠于五豈爲過諂乃禮之當然耳

建安丘氏曰古者尊上坐于牀卑者拜跪于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也、

訂疑巽伏也、伏于牀下也、

厚齋馮氏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吉凶、祓禳

所以除災害、

訂疑左傳云、祝史正辭○祭祀皆用之○不必卜筮也○

紫引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不是兩時事

訂疑史巫求神○必伏于牀下○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紫引以其得中故自不至已甚也、

九三頻巽吝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

紫引過剛不中、既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扶上人之勢○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童溪前倨後恭動而易窮、豈其志與、
蒙引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三雖强巽、然人之視己、如見肺肝、終不足以欺之矣、謂之志窮
訂疑當驕之時〇則必極亢〇當巽之時〇則必過卑〇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
雙湖胡氏曰、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穀梁傳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〇庖

陵龍氏曰、詩車攻註自左膘達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爲中殺、左髀達右䯒爲下殺、此又三品也、面傷翦毛不成禽皆不獻
訂疑胡氏以三田爲三品非也、龍氏謂三殺爲三品是、蓋田禽以速死者爲上殺〇膘音飄上聲脇後髀前肉也、達膺腢與髃同、音魚膊前骨也、今人曰肩頭、又音偶平聲、髀音彼股骨也、䯒音杳與䯚同肩骨也、
蒙引上殺貫心死疾、肉最美潔、故以爲乾豆、次殺遠心稍遲、故以供賓客、下殺益遠心死又遲、故爲下、以充庖廚也、
訂疑祭祀田獵等事、必前此曾有人占此等事而得此爻者、繫辭者因以入爻辭也
蒙引陰柔既不得已之力、无應又不得人之力、而上之所承、下之所乘、又非陰柔之所能處、固宜有悔矣、然巽之時用柔能下、則所承乘之剛、非獨不之傷〇而反爲之助〇雖曰无應而亦有應矣、雖曰陰柔而實陽助矣、此所謂敬而无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者、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者、故不但悔亡、而且有獲也、
訂疑蒙引解悔亡則是、而以田獲三品爲悔亡後之效、較悔亡深一層則未必然、蓋悔亡〇自是柔順乎剛之占、乃大槩言也〇田〇

獲〇自是田獵之占〇自是一事〇以獲禽爲悔亡之象〇乃舉業家說〇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蒙引田獲三品、見所求必得之意、故恒九四云田无禽、本義云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此可類推、故象傳曰、有功也、
訂疑初與四、皆爲巽之主、初進退不果、而六四有三品之獲、何也〇八純卦〇正位〇巽〇位在四故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程傳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

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觧在蠱卦、

本義云云○朱子曰、无初有終、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使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个意思、如坤先迷後得以下、都是一个意思○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爲卜日之占模樣○

訂疑以先庚後庚爲卜日之占（此說不易）○予亦謂是如此○易中指定日期者放此○古有筮日卜日之禮○冠禮筮日○曲禮葬先遠日○祭先近日○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是也○

蒙引九五剛健中正、其德本无不善、以其巽體、則苟且偷安之弊、容或有之、然以性體剛健中正、終于奮發而改圖也、故爲貞吉悔亡而无不利、是无初有終也、然其改圖也何如、丁寧于其變之前、揆度于其變之後、善處如此、所謂貞也、

郝京山曰、九五陽剛中正○居尊制命○象所謂利見大人○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也○

說統先甲先庚、吳秘註法言曰、周禮治象浹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浹日、是以易稱先甲二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若以申命言、初之進退○築室道旁○聚訟之令也○三之頻巽○政令无常○煩數之令也○訂疑似王業上之巽牀○失其操柄○下移之令也○二之得中四之有功○乃爲奉命惟謹之臣○五之貞吉乃爲更化善治之主○○鄭孩如曰、先三後三、即是申命行事、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說統、正中所以能善其更變而吉、既不失之因循○又不失之躁率○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離乎中○可爲萬世更化者法○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註處巽之極、極巽過甚、故曰巽在牀下也、斧、所以斷者也、過巽失正喪所以斷、故曰貞凶、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程傳巽在牀下、過乎巽也、處卦之上、巽至于窮極也、居上而過極于巽、至于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

訂疑程傳正乎句、凶也句、文法如通書天乎、人也、然象傳中從无此例○不如本義平正○

本義正乎凶、言必凶、

雲峯胡氏曰、程傳謂正乎疑辭、凶也決辭、本義以爲必凶、蓋大

壯之初曰其孚窮也、言必窮、此曰正乎凶也、言必凶、
訂疑爻辭本義雖正亦凶○此通例也○用程傳意、象傳正乎凶也○則非易辭之通例矣○故本義亦據象傳釋之、蓋各以其本文消息、非相矛盾也、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程傳說致亨之道也○能說于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非道求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訂疑此以理言○不取卦體也、

本義云云

訂疑後一說、乃註說也、見象傳、愚謂兌之爲說○以一陰在二陽之上○爲喜之見乎外○則柔外爲說亨明矣○利貞非剛中而何○程傳亦用註說、見象傳、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註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以利貞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

程傳剛陽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

訂疑說以利貞、猶言說而正、古以而二字通用○象傳之例也○利字帶言之、程傳說而能貞○下語簡捷○

說統、剛中柔外、本義以亨貞分屬、則利貞之戒、專爲柔外而設、故蒙引謂剛中輕、柔外重、不知說之易涉于不正者○病在柔外○而說之所以能得其正者○實在剛中○如以利貞專戒柔外、則剛中二字○又无著落○傳曰陽剛在中○中心誠實之象云云○合來見得箇說以利貞○此說爲妥、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程傳、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譽○苟說之道○非順天應人○苟取一時之說爾○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于其心而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于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

朱子曰、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倒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

訂疑順天應人亦无甚分别易有時亦言應天本義亦有時言
順人心
胡泳公曰王道不令人喜一言說便涉驩虞故曰剩貞貞者何
也說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衆人之所共協矣
既得民說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殺我以生我是以說而且勸也
夫勸民與民相勸相去遠矣是以謂之大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註麗猶連也
程傳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程子曰天下之說

不可極唯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兌澤有相滋益處朋友講習
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進齋徐氏曰天下事可說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
徒詳紬繹无得雖曰為學亦將枯燥生澀而无可嘗之味危殆
杌隉而无可即之安矣豈能說懌于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
之于先又必親切體驗以習之于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
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資之
實而真說在我矣
訂疑講謂討其理習謂習其事二者皆須朋友相資而後有相
觀而善之益如習禮習樂習書習射之類必朋友相演習比試
乃有進益蒙引乃云講習只是一件事講而又講非矣
宗義涵詞曰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復紬繹或衆論而參
比協合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耳若獨學无朋
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一時之見自誤且以誤人論語首篇即
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即此義　胡泳公曰此說亦可從
初九和兌吉
註居兌之初應不在一无所黨繫和兌之謂也說不在諂履斯
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

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云云　訂疑處下无私不如註居
兌之初
說統兌自有和義獨于初言之者爻位皆剛不比于柔得說之
正和而不流于和故吉
訂疑此括節齋蔡氏雙湖胡氏之說確四比三二亦比三故
有悔五比上獨初无比
余四明曰和非和說之和乃發皆中節之和即所謂說以利貞
者也程敬承亦云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鄭孩如曰和兌即和而不同之和以陽剛而无繫應故也信心信理而出行之于外未與心疑使有繫應便不能自決疑于是而又疑于非不覺流入于同而失其和矣

訂疑易象傳中疑字多作礙字解坤文言小畜上九賁六四遯上九升九三是也獨巽初六旣濟六四不作礙字

九二孚兌吉悔亡

程傳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悔矣

訂疑程傳以比三爲悔是

本義云云　訂疑九二正象傳所謂剛中也

濟雪松曰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宜有悔也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允則非妄說者君子同德相信小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所以吉而悔亡　訂疑此合程傳本義兩從之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註其志信也

程傳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乎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游讓溪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信志者則人信之矣志存乎中者也

訂疑華九四信志也謂人信其志也此云信志亦人信之也游氏說可從蓋孚兌者孚存乎己信志者信存乎人內已有乎誠積于中故人亦信之所謂誠能動物也子夏曰信而後諫信而後勞其民信隷人已然必已先自信而後人信之

六三來兌凶

程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于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性陰下也

本義云云

梁山來氏曰凶者非惟不足以得人之與且有以取人之惡所以凶也蓋初剛正二剛中乃君子也說之不以道豈能說哉求親而反疎矣如弘覇嘗元忠之糞彭孫濯李憲之足丁謂拂萊公之鬚皆爲人所賤至今猶有遺臭焉豈不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程傳四上承中正之五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

柔、陽所説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也、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

本義云云　訂疑全用程傳意、九五不作君看、

蒙引不必以九五作在上之明君、六三爲在下之小人、只是説在邪正之間爾、參義曰、如大臣之絶私黨而忠其君○學者之遠損友而親仁賢○皆可喜也○　訂疑九五亦不指定是君、

胡庭公曰、四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所以奔走服役于其下而求説于我者○无所不至○況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之○介○不○可○不○審○也○　此以五作君説、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蒙引有慶○只○申○喜○字○意○

九五孚于剝有厲

註比于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説信乎陽、而説信乎陰、孚于剝之義也、剝之爲義、小人道長之謂、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説之感人、最爲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者也、況爲君者、易狃于所説、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而況凡爲君子者乎、

蒙引陰柔小人、内則蠱壞人之心術、外則虧喪人之德業○何剝如之○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蒙引本義與履九五同、蓋履之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凡事必行而無疑、兌之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密近小人而不畏、皆危道也、如唐玄宗明知李林甫之奸邪而猶用之○蓋一則恃己之聰明○二則恃海内之平安○謂其必不能爲害故也○不知但恃聰明○便是昏了○但恃平安○便致危了○

郝京山曰、人主居崇高○不與悦朔而悦之者至○其○居○使○之○然○也○

上六引兌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引之者將以剝之也、五言厲、上不言凶、凶可知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萃言假廟、是言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于廟所以聚之、

蒙引假廟于渙言之者天下之渙者皆在所當聚自王者言此其最大者也觀大象可見雖曰事神實與治道相關利涉大川只是卦有此象遂著其占與益同例不必拘于渙易辭所取只是理象兩端王假有廟據理取利涉大川據象取亦有兼取者

訂疑本義卦變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也其云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非也諸卦六三三十有二其以爲陰柔不中正而得凶害悔吝者二十有二未有以爲得九之位而取之者象傳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四以柔居柔爲得位乎外外謂外卦上同謂上與二陽同爲巽體也巽體三爻同爲木而在坎水之上同力濟渙以出險也朱子小註亦曰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不穩却爲是六三不喚作得位○愚按象傳只云柔得位乎外不云柔往居外而得位也可以不就卦變言只宜以卦體言可也或以易之爲例剛與剛爲同德柔與柔爲同德无以剛柔相與爲同德者故因上同二字遂以六三上同于六四耳不知象傳之例其言柔得位者三小畜之六四同人之六二及此卦之柔得位是也豈彼二卦皆以柔居柔爲得位而此卦獨以陰居陽爲得位乎大有六五象傳謂爲柔得尊位特以尊位表之亦非謂其得正位也或曰依本義則得位二字難說依乎說則上同二字亦難說曰巽之爲卦以陰從陽柔順乎剛者也小畜巽體三爻同力畜乾升卦初六巽于二陽允升大吉渙之六四與五上二陽同爲巽木上同二陽以濟渙出險何不可況卦之六爻惟四五得位故曰上同

郝京山曰柔往居四陰得陰位九五陽得陽位是上同也訂疑此與余說同但亦就卦變說爲難說耳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註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于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內剛而无險困之難外順而无違逆之乖是以亨利涉大川利貞也

訂疑不窮者一陽居中上下二陰則一陽可上可下而不礙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指六四則是通釋利涉大川則非也（郝京山亦主此說）以下文自有釋利涉大川之文也○象傳无釋利貞之文則以柔得位爲釋利貞亦通但九五以剛居剛而得上卦之中亦爲得正且濟渙者賴剛之力爲多不宜專指六四釋利貞也○又六四爻註云渝乎險難得位巽體與五合志內掌機密外宣化命者也此亦象傳柔得位而上同意

疑問曰內坎主剛是剛來而不窮外巽主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分明俱是卦體不知何以又云卦變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本義中謂廟中○朱子曰此卦只是卜祭吉又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宜在廟祭祀不須說滑深只是輕輕說過

訂疑王乃在中指九五

胡承公曰紫溪謂在中非廟中王者之心渾然在中所謂不爲之孚无言之奏是也與朱子本義不合第王乃在中言王者當渙之時當躬詣廟中聚一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耳若命

官代攝人心愈至攜貳當看當渙之時與他時不同他時尚可命官代攝唯渙時則不可耳本義自確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雲峯胡氏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也渙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亦以此也

訂疑不釋利貞者缺文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訂疑享帝立廟王者合渙之首務

初六用拯馬壯吉

本義云云　訂疑用程傳

訂疑用拯者九二救之也說見明夷六二爻此如蒙卦初六爲蒙之甚者發蒙九二發之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爲賓主占者在險中則拯之者在人而吉在我占者欲拯人之險則拯之在我而吉在人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傳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

梁山來氏曰陳平交歡太尉而易呂爲劉仁傑潛授五龍而反

周爲唐皆拯急難而得壯馬者也

訂疑此爻不必專言（自宜推廣言之）國家大事大事小事貴賤皆有之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註机承物者也謂初也　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凭以爲安者也　訂疑餘同註

本義云云

訂疑机之爲字其寫之形體諸家不同爲說亦異王弼作机承物者也陸氏釋文音几程傳東谷鄭氏蒙引皆從之朱子本義

杌愚按杌之爲字其義皆不美書曰邦之杌隉左傳檮杌字書云杌木無枝也易何以奔杌爲善乎机之爲字字彙音已釋曰几也引易渙九二奔其机又曰俗讀爲几非蒙引古人席地而坐危坐勢亦難久故有机以憑老者所居猶宜有几如漢文帝賜吳王几杖成王憑玉几孟子隱几而卧之類愚按几杖之几各經傳無從木者獨左傳云設机而不倚一字從木今人知几杖之几而不知設机之机矣○又按今人坐几亦或作机則是自所憑倚言則爲机自所坐言則爲机杌亦椅凳之類○但似椅而無上面倚靠之物似凳而人短耳而字書釋義獨無此說何

也○又按木無枝之說雖是不好字然在渙時則可用更切於杌蓋渙者人在水中而離披解散之義也則奔憑倚之机反不足濟事而奔無枝之杌反爲得據蓋杌小而卑水至則漂而難恃杌木植立地中者高大不動人爲水所漂得杌木而奔據之則可攀附以久待以俟水落或俟舟楫之至而可免於沒溺矣○又本義九而居二宜有悔不如程傳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之說蓋處險中者九二之所以爲渙也九而居二正象傳所謂剛來而不窮者也何反云有悔乎不如程傳爲切也○程傳從註以奔杌爲俯就初六不如本義來而不窮爲據象傳而有據

也蓋初六柔微不足賴也柔賴剛剛無賴於柔也

象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訂疑中流一壺千金況當渙之時而奔其杌乎故曰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無悔

註與剛合志故得無悔疏曰內不比二而外應上九○梁山來氏曰諸爻獨六三有應故無悔

本義云云

訂疑本義只據象傳柔得位之句而以卦變解之故云云愚謂從註疏之說既與志在外之說合而於本義志在濟時能散其

私之意亦不妨也○程傳亦從註疏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疏志在外者釋六三所以能渙其躬者正爲身在於內而應在上九是志意在外也

梁山來氏曰志在外卦之上九也

宗義約說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志在于外不有其私渙其躬之象也故無悔　訂疑畧本意

程傳志應于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于渙而無悔

瓜山潘氏曰居下之上有應于外其志將以身濟患也何悔之

有、

訂疑程傳謂身免于渙、潘氏謂以身濟天下之渙○勝程傳○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本義云云○朱子曰、老蘇曰、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有朋黨不能混一○唯六四能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故此等話說、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訂疑三當依六三本義作四、

疑問曰、此○爻○正○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其志上同、全本公爾忘私來○故爻著渙其羣之辭○能渙其羣○則功業所就○自有超人一等者○故云渙有丘匪夷所思、

雲峯胡氏曰、四下无應、散其羣之象、惟此爻大善而吉、蓋初二三上、皆不正、六四得陰柔之正○九五得陽剛之正○而四則近五○能輔君以濟渙者也○ 訂疑胡氏此節、可釋象傳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梁山來氏曰、凡樹私黨者○皆心之暗昧狹小者也○唯无一毫之私則光明正大自然渙其羣矣

宗義游讓溪曰、大臣而能下絕黨與、表正羣辟、一德奉公、以濟天下之渙、非其心之光明正大、何以能之、故曰以光大也、象傳贊此爻之詞、與泰九二同者、瀚渙之烈、亦與保泰同也、

胡康公曰、朋黨之植○賢者不免○如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彼皆英傑之儔○與理學之彥○卒相激○而不相化○其患遂中于國家○且致人主有去賊易而去黨難之慨○良由此心暗昧无光○狹小弗大故也○渙四之大忠大公大智○宜爻象之交贊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註處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號以盪險阨者也、爲渙之主、唯王居之、乃得无咎也○疏爲渙之主、名位不可假人、唯王居之、乃得无咎、 訂疑雖當渙時、誰肯俸尊毀號以名位假人乎○此說无味

程傳、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唯當使號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浹于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爲稱而无咎、再言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

訂疑、與註疏稍異、亦无力、

中渙張氏曰、當天下渙散之時、民思其主、必有王者出而居中正之位、乃可成濟渙之功而无反汗之咎也。白雲郭氏曰、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說統玩小象无渙字、似傳註爲正、

訂疑、張氏郭氏之說、視程傳更好、但將文辭倒置了、則亦非也、當云、當渙之時、人主當發大號令、以號召天下、使天下知有天子、而王者但宜居中以運天下、不宜輕身屢出也。觀小象不用渙字、而以正位釋王居之義、蓋以渙字作衍文也、註疏程傳、已作是解、不知本義何以居積言之、且渙之時、離披解散、又安所

得居積而散之哉。荀慈明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也。梁山來氏曰、當渙之時、王者必定其所居之地、以正其位、位旣正、則人心无携貳、昔之渙者、今統于一矣。故渙王居者、乃正位也、

訂疑、以王居爲定都、以正位爲正位號、此亦濟渙第一要事、而享帝立廟次之、蓋中興之主、必先定都以立根本、必正位號以係屬天下之心、享帝者正位後第一事、立廟者定都後第一事也、

本義云云、

本義曰、人君當渙之時、所以宜散者、莫大于號令居積也、散其號令、則百姓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居積、則財散于上、而民聚于下矣、天下之大勢、其有不合于一乎、

蒙引本義引陸贄云云、朱泚之亂、德宗置瓊林大盈庫于行宮、陸贄諫悉出二庫貨賄以給軍實、則云云、是乃散小儲以成大儲、捐小寶而固大寶也、

訂疑、昔陸贄從行奉天、所下制書、日以百計、雖勇夫悍卒、无不感動流涕、是亦汗其大號之事也、

說統、渙王居、即渙大號內事、蓋天下之渙、始于人心之離、而人

心之離、由于財聚、發散財之詔于四方、正所謂宣鬱導滯、收拾人心之大機括、否則實惠不下究、即汗號亦空言爾、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程傳、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

梁山來氏曰、王居者、帝都也、如赤眉入長安、正渙之時矣、光武封更始爲淮陽王、而定都洛陽是也、又如徽欽如金、正渙之時矣、建炎元年、皇后降書中外、高宗乃即位于南京應天府是也、又光武、諸將于中山、上尊號、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

成其志爾今大王辟時逆衆不正位號恐士大夫絕望討窮有
歸去之思无爲久自苦也此即正位之意蓋京師天下根本當
渙之時王者必定其所居之地以正其位位既正則人心无携
貳背之渙者令統于一矣

訂疑以王居爲定都正位爲即位非也象傳正位即解王居二
字耳蓋定都自是定都即位自是即位即位者正位號也王居
居于都中如北辰之居其所而不動也此爻正意只是說九五
以陽剛中正之德爲濟渙之主但當出號令以號召天下而王
者則宜居中不輕自出而可无咎矣如光武當中興之時既正
位號于東京矣尚親出征公孫術郭憲諫之不聽既而術不肯
下張步又反而光武不能无悔矣高祖之被圍白登昭烈之摧
于陸遜唐太宗之幾危于高麗明文皇之屢自北伐而卒崩于
沙漠皆不得王居之義者也其餘夏太康周穆王秦始皇漢武
帝隋煬帝明武宗之巡幸漢成帝宋徽宗之微行又不足言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註逖遠也最遠于害不近侵克散其憂傷遠出者也

疏血傷也上九處于卦上最遠于險不近侵害是能散其憂傷
去而逖出者也

程傳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曰血惕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
之象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血下坎象惕亦坎象上卦已出坎險之外上九居
渙之極去險愈遠故有血去逖出之象

訂疑註疏逖訓遠程傳本義訓惕愚謂註疏儘通何必訓惕乎
以上諸說皆謂渙己之害是也舉業家有謂渙民之害者不
必

建安丘氏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蓋相援者也然三渙躬而曰
志在外上渙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三何也蓋
三處險內而應在外則爲有所攀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應于上
爲美上處險外而應在內則爲有所繫累而不能去故上以不
應于三爲善又易中以陰應陽陽則爲柔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爲
剛以柔累是以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疏居遠害之地故也

訂疑遠如字陸氏釋文袁萬反更與之辭切

槩引上句用三字省下三字象傳例如此

訂疑即欲省文、亦當連去字爲句、蓋孔子以去字作衍文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程傳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于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不可貞也、訂疑傳專以理言之、

本義云云

訂疑名卦之義、只依象傳剛柔分而剛得中、釋之已盡、澤上有水之義、宜于大象言之、

中溪張氏曰、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而无弊、故亨、苦節不可貞、謂上六失節中道也、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于苦者、亦非中也○苦則人病其難行、不可固守以爲貞也、

訂疑苦節已亦難久（註、象、人○己、說、）不止人病其難行也○

漢上朱氏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訂疑物不能堪、亦同張氏○此專以制行言○

蒙引陳仲子之廉、見孟子、申屠狄之潔、見劉向新序節士篇曰、申屠狄非其世、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人之于天地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无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于河、君子曰、廉矣哉、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周用齋曰、凡節之道、中則甘、過則苦、甘者人情之所共適、苦者人情之所不甘、先王之制數度議德行、皆因人情而爲之也、

訂疑以先王制數度議德行言、不過舉以爲例耳、若單指先王言、則偏矣、

梁山來氏曰、凡人用財脩己、皆有中道、如天地之牛角繭栗、賓客之牛角尺、損則用二簋、萃則用大牲、此中道也、若晏子之豚肩不掩豆、梁武帝以麪爲犧牲、則非常經而不可久矣、仕止久速、各有攸當、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如屈原申屠狄之自沉、陳仲子之三日不食、許行之並耕、泄柳之閉門、皆非常經而不可久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程傳節之道、自有亨義、又卦之才、剛柔分處、訂疑四字不妥、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爲節○所以能亨、

訂疑諸卦剛柔分而剛得中者多矣獨于節言之偶見此有義而及之亦如艮之上下敵應不相與耳剛得中專指九五

胡康公曰剛主裁制柔多縱濫剛柔均分固云豐儉適宜而必以剛得中爲言者節以剛爲主剛則能止剛尤易過故以剛得中明節道之善也蔡汝枏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行之不節患无用中之人耳故王弼曰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能制節不違中所以亨也此說亦可從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註爲節過苦物所不能堪也　訂疑張氏朱氏從之

本義又以理言

訂疑不取上六爻義者取義多端姑以理言耳

說統窮字正與通字對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程傳以卦才言也人于所說則不知已遇險難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者中正則通過則苦矣

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

業來近思錄註曰人唯說則易流見險而止則不至于流矣節節之義也

訂疑程傳朱子小註葉氏之說皆是說而止不是說以行險也行字又无着落與卦旨不合愚謂不仁者不可久處約小人窮斯濫皆由不能說以行險也故无節君子造次顛沛必于是素患難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焉皆說以行險也故能有節即極之殺身以成仁舍生取義只成就一箇是節也節大畧與困相似但上下卦相互易耳說以行險處約不濫也當位以節處樂不淫也中正以通兼乎常變順逆說以行險時窮節乃見也故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又曰士窮見節義皆從容以就義而无悲尤者也苦節者雖不至于濫而不及適時妥順中正以通矣　胡康公曰說以行險凡事皆然所包者廣也然以行險字義專指窮約邊尤爲切當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疏此就天地與人廣明節義天地以氣序爲節使寒暑往來各以其序則四時功成也王者以制度爲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程傳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爲

節故能不傷財不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
至于傷財害民矣
鄭康成曰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煩則害民二者奢泰所致
建安丘氏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四時不
差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爲制度量入爲出无過取
无妄用有損已益人之安而无剝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則不
害民矣語曰節用而愛人正此義也
訂疑疏程傳制度二字是對天地之氣序說章程度數也丘氏
同彖傳謂制爲度數則制字是用字度字是死字當依彖傳傷
財害民疏傳平對丘氏串說以上制度專就君說
蒙引度本是分寸尺丈廣狹長短之數此則所該自廣當取其
意也
誠齋楊氏曰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于節始聖人憂之
受之以中中无形也故受之以制先之禮後之法禮一立則截
然不可踰法一立則凜乎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然後財
不傷民不害矣 訂疑制度通上下言之更是
彖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疏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議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 訂疑

議德行句不如傳
疑問曰制有限制而不敢踰意議有詳議而不敢苟意制數度
則法度齊而國无異政議德行則道德一而人无異議
程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爲節君子觀節之象
以制立度數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度數所以爲節
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爲德發于外爲行人之德
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童溪王氏曰數度所以爲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之制器用
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存乎其間使賤不踰
貴下不侵上以是爲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乎中爲德發
于外爲行隨行合宜无過不及則爲中節如禹稷之于平世顏
子之于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爲同道其善
議德行也與 訂疑王氏謂議人之德行不如程傳胡氏
雲峯胡氏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也制數度所以定萬用
之限議德行所以肅一身之限也
胡泉公曰制數度似粗似末議德行爲精爲本然正不可過分
輕重德行是立身事數度是應用事由身以及用二者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

侯果曰、制則斷裁、議則斟酌、非无節而殤濫、亦非苦節而過抑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本義云云

李氏曰、以陽剛之才、上有其應、而險難在前、不可往也、自守以正、慎密而不出、此盡節之道也、故可无咎

訂疑若說險難在前、九二去險愈近、何又以不出爲凶乎、

雲峯胡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户象、二前遇六三、六陰耦、有門象、訂疑朱子又有一說見九二爻

訂疑户、居室之户也、其庭、在户之外、門宅院之門也、其庭在門內、

厚齋馮氏曰、初四有應、宜出者也、然前有陽爻蔽塞、一不可出也、四爲坎體、應則入于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无位、三不可出也、不出則免咎

訂疑四爲坎體一段、與同李氏、初二兩爻辭相反、朱子亦云拘定不得、扶之可也

梁山來氏曰、此象所該者廣、在學者爲含章、在處事爲括囊、在言語爲簡默、在財用爲儉約、在出處爲隱居、在戰陣爲堅壁、緊辭止以言語一事言之、

訂疑象傳以出處言、繫辭傳以語默言、此其大端也、來氏又就卦名以財用言之、其爲學處事戰陣、又推類以及其餘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程傳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于言則行可知、言常在先也、

疑問曰、節義所該甚大、觀象傳以通塞爲言、繫傳以君臣幾事爲言、則不獨仕止一節矣、

中溪張氏曰、或曰、塞者、乃九二以剛塞乎初之前也、初惟知其塞、故不出也、通則出矣、不出户庭、陋巷之顏子以之、

訂疑張氏以大壯九四爻及升九三爻本義推之、爲確

胡宸公曰、愚按初之不出、止可謂之知塞、象兼通爲言者、以明初非知塞而不知通者也、蓋時之宜塞而塞、則通之理寓焉、孔子謂顏淵以用行舍藏、非可藏而不可行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本義云云

朱子曰、户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就爻上推、訂疑

此說確。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亦愈于不節者如何便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爲恬退守節者乃以爲凶何也朱子曰這便拘定不得若以占言之只且爲下少間自有應處眼前皆未見得 訂疑 世有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者

南軒張氏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故曰當位以節中位以通初九无位之人雖愼密不出户庭而亦无咎九二有位人臣則不出門庭爲凶蓋處顏子之世不可爲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反是失節矣

建安丘氏曰通塞在時出處在己時之通則出爲是不出者非也時之塞則不出爲是出者非也若初之不出户庭則以其猶未得位前遇剛塞可以不出也二之不出門庭則以其既得中位且无窒塞不可以不出也而亦不出焉所以凶也

訂疑本義上无應與此正是舍之則藏于二何尤何凶之有此句似贅蓋二離下而上正出潛離隱之時何以見其不出門庭乎初二兩不出字從當節之時止而不進上取之也象傳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卦之六爻初上无位以節之初終論中四爻爲有位之爻而二與三皆不當位六三陰柔不中正九二以陽居陰亦不當位而不正故皆爲不能節而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紫引失時即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者也失時極謂失時甚矣惜之也

訂疑初去險遠上有九二而已不得位其視世之險亂猶鄉鄰之鬭也閉户可也九二剛中之才而又得位去險愈迫上惟六三陰柔不中正不能有爲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者九二是也其視世之險亂猶同室之鬭也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乃亦閉户不出焉昔杞人憂天之墜嫠婦不憂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九二益无君臣之義矣列女傳魯繆公時君老太子幼漆室之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也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无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濡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子乃曰婦人无與何哉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冠男子戰鬭婦人轉輸不得休息若九二不出門庭而得凶者正漆室女之

所云也。○秦晉圍鄭，鄭伯謂燭之武曰，鄭亡，子亦有不利焉。亦
此義也。然則世有居得爲之位，而坐視君父之危亡，泄泄沓沓，
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一恤門庭之寇，及國破君亡，身家俱
碎，妻子爲戮者，安可謂不出門庭遂无凶哉。此孔孟所以深憂
春秋戰國之危亂，而痛疾沮溺陳仲子之流也。
建公曰、孔孟又不待討及身家而始然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本義云云
進齋徐氏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

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
蒙引費于前、則乏于後矣、
梁山來氏曰、用財、恣情妄費、則不節矣。脩身、縱情肆欲、則不節
矣。嗟者、財以費而傷、德以縱而敗、豈不自嗟、自作之孽、何所歸
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云云　訂與本義云云、當在爻辭之下、誤錄此耳、
雲峯胡氏曰、又誰咎也、凡三見、而其義有二、同人初九、又誰咎
也、誰得而咎之也。解與節六三、又誰咎也、咎自己致、无所歸咎

于人也。但解三爻辭无无咎字、故本義曰此无咎與諸爻異。蓋
因爻辭言之。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此非
可以例論也。
六四安節亨
註得位而順、不改其節而能亨者也、承上以斯、得其道也、
疏六四得位而上順于五、是得節之道、但能安行斯節、而不改
變、則何往不通、故曰安節亨、明六三以失位乘剛、則失節而招
咎、六四以得位承陽、故安節而致亨、訂疑註疏承上一據道也
爲一句。

程傳非強節之、安節者也、
本義云云
梁山來氏曰、九五爲節之主、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四最近
君、先守其節、順而奉行之也、
胡康公曰、安字照下承字看。九五主節于上。四但安之。昭法守
之宜、遵中正之旨。非徒安于爲下之分而已。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程傳上承九五剛中之道以爲節、是以亨、
訂疑以道字屬九五、而四承之、揚誠齋張彦陵從之、本義只云

上承九五、自然有節、重承上二字、道字只作閑字、與上咎字叶韻耳、紫引從之、按彖傳多以道字與咎字叶、此通例也、道字不甚重、乾九三反復以道也、同人六二吝道也、此承上道也、同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程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在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甘節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有箇當節、

訂疑程傳兼本身欲民言、是本義從之、朱子小註、乃別一說、乃占法也、九五正是節之主、節天下者也、六四小象曰、承上道也、可見、甘節對苦節、以本身言、往有尚、以欲民言、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註以居尊位而得中、故得甘節之吉也、

訂疑居位一讀、中也一句、程傳從之、

程傳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爲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

訂疑中則正矣、此句有病、九二亦剛得中者、何凶乎、居位、即彖

傳當位以節中、即中正以通、彖傳不言正者、省文以叶韻耳、中溪張氏曰、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所以吉者、以其居位之中也、

訂疑張氏位字輕、不如紫引云中兼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本義云云

趙氏曰、三戒不節、上戒苦節、過猶不及、失均之、

雲峯胡氏曰、五位中、故爲甘、上位極、故爲苦、彖曰、節亨、五以之、曰、苦節不可貞、上以之、悔亡、諸家謂必悔之而後凶可亡、訂疑

程傳之說、易中无此例、悔其苦而之甘可也、悔其節而不節、弊將若何、本義謂禮奢寧儉、苦節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與束帛戔戔終吉意同、蓋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嗟也、

紫引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于禍福、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矣、又必曰无咎、節上六、曰苦節貞凶矣、又必曰悔亡、理之得失、猶重于事之吉凶也、

訂疑節貴中正以通、而正猶重于中、九五中而且正、節之最美者、六三不中又不正、无節者也、九二中而不正、故凶、上六正而不中、又居節之極、而在險體、故爲苦節、以其正也、故悔亡、然意

士仁人行其心之所是而已吉凶非所論也故寧殺身以成仁
含生而取義苟得其正矣雖凶何悔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此爻是也 胡庚公曰恐亦陳仲子之流取義成仁或未然 此
又專以制行言之然苦節實兼制用制行二義本義專言制用
亦偏

宋義蘇紫溪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
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僅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願其
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
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扞格矣其何亨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

自甘其苦戔戔之嗇可以共德硜硜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
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无甘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无
苦節之心

彖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梁山來氏曰見象傳

建安丘氏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爲善不當位爲不善初四五
當位者也故五吉四亨初无咎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
而三嗟上雖當位而亦凶者則以當節之極居上之窮故其取
義又不同也訂疑最確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爻各相比而
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户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
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爲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三
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
苦上反乎五者也聖人于爻義用意之精如此

訂疑相比相反之說爻辭之偶然耳以爲作易者用意如此則
非也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傳內外皆實而中虛爲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爲孚

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或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朱子曰只看中虛中實便
見本質之異中虛是无事時虛而无物故曰中虛若有物便不
是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一念之間
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
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
不入而言故曰實 又曰孚有在陽爻者有在陰爻者伊川謂
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是也

陳潛室曰中實爲孚謂實理充足于內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

孚之體中虛爲孚謂外邪不入中惟有空明道理此中孚之用
訂疑不如朱子虛體實用之說
程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无不至矣
所以吉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這卦中他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
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着便
須穿鑿
訂疑凡鳥獸蟲魚之類皆可馴擾之唯吾意指所欲象猴虎豹
之類是也術者能使雀御帖鼠穿圈狗將道僧人使豬跪鳴乞

化南方養魚者使魚各辯旗色出應此皆相習相馴以至孚信
故也人之相信須漸習之久而後得之亦猶是也
雲峯胡氏曰或以豚魚爲江豚生大澤中每作知風之至是物
之有自然之信本義不取蓋以爲江豚則信在豚魚不在我以
豚魚爲无知之物而信足以及之則信在我而自能及物于義
爲長下說以應上下信上也上巽以順下上信下也豚魚至愚
无知唯信足以感之至險不測唯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
正則如盜賊相羣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遂
背之其爲孚也人爲之僞非天理之正也故又戒之利貞

訂疑信足涉川之說近附會但取中虛與風木澤之象耳于孚
信无與可也
蒙引不曰感豚魚而曰豚魚吉承中孚云也不然乃爲豚魚之
吉而不爲中孚者之吉矣象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聖人固已
着字眼在矣文王之意蓋以于難感者感之則是信之至矣既
而說觀信友獲上治民无往而不孚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特以豚魚至爲无知故假以爲象耳且如有苗敎象直豚
魚也豈必眞有其事耶唐德宗謂張萬福曰江淮草木亦知爾
名豈草木眞知萬福之名耶至信莫如聖人聖人亦未嘗必有

感豚魚之事泥者殆未足以語易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
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動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此
說儘明白利貞當管上文故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
不可以失其正蓋感物不以正則爲違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
則爲行險以僥倖
訂疑涉川乃卜舟行之占耳蒙引承本義云云乃是濟患之象
矣詳象傳中
象曰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以柔在内而剛得中爲釋卦名義而以說而巽孚乃
化邦也爲言卦之用不如卦辭本義云云又按孚乃化邦句
已含信及豚魚意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程傳信能及于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
蒙引木在澤上乘木之象外實内虛舟虛之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程傳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
訂疑象傳釋利貞特著中孚二字益添明利貞二字特爲中孚
言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君子貞而不諒小信害義故聖人
深戒之卦辭蒙引乃以利貞二字當管上文謂感物不以正則
爲違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爲行險以僥倖誤矣
胡庭公曰愚按天者理之本然也信而正則合乎理之本然矣
故曰應天否則尾生之固白公之愚即所謂其蔽也賊小信害
義是也違道干譽行險僥倖不但不貞而且先不孚矣蒙引
之說的誤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傳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

物之感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之于議獄盡其忠而已于決
死極于惻而已故誠意常求于緩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
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訂疑程傳重水之虛是中孚之象全取于水木亦不見有虛底
意思
本義云云
或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惟其所感有
相信從之義故爲中孚朱子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
有相孚之義
訂疑風能感水能應彼感此應有相孚之義故爲中孚諸家紛
紛皆未免偏重
楊誠齋曰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
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
訂疑楊氏又重風之能感爲中孚
楊誠齋曰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无
惡大憝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
訂疑議獄緩死皆指獄之可疑者言也既議之而當死矣猶因
其本疑獄也而姑緩其死焉蒙引曰議生于疑不疑何必緩是

也。豐曰折獄致刑。旅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曰致。曰用。此皆其獄之不疑者也。然但曰刑。亦未必是刑之至死者也。

胡宸公曰、愚按獄至于死。刑之極者也。議之而不緩者。則以爲獄之无所疑耳。不知疑之一字。其造福于獄者。无窮。析揚簺楚之下。其屈抑而无所告者。可勝道哉。書曰。殺之三宥之三。詩曰。有兔爰爰。雉罹于羅。嗟夫、死者不可復生矣。則議獄者。疑之之功誠大也。

祥刑要覧、桂氏後序曰、翁易尉爲人殺、莫知主名、捕吏誣執俞達者、證佐皆具、已承伏矣、且謀連三兮手、結款无一異辭、有其

人不能无疑、躬造府臺、府臺請緩其事、重立賞格、廣布耳目、俾緝正因、未幾、果得龔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横致四无辜于死地、余聞之瞿然、因嘆吾夫子三絶韋編。特著議獄緩死之象于中孚而古之君子。亦盡心于一成而不可變者焉。蒙引曰此正中孚之意、益恐其急于致刑而誤殺不辜也。

訂疑。澤上有風、風波震盪。可危可懼者也。人之在獄。出入寄于法吏生死決于片言。其反覆變更。眞令人痛心酸鼻。所謂堪恨更堪憐風波獄者此也。故君子觀風澤之象。而議獄緩死焉。

宗義滄雪拾述曰、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二旬而識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程傳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旣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初與四爲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

本義云云

訂疑卦唯二陰。衆陽所求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與初同體。六四柔正。與初爲正應。恐其不審所信。故敎以虞度。又恐其不專于

四。而或說于三也。故又戒以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疏以志未改變、不更親于他也、

訂疑此爻與萃之初六、正相反、萃初陰柔不正。不能自守。故亂乃萃而象傳指其志亂也。此爻陽剛得正。能要其終者也。故其虞度之初而即斷之以吉。象傳謂其志之未變也。虞字註訓專。程傳訓度。本義從傳。愚謂虞者娛也。有相安相守之義。下文不燕。正與虞字相及。謂初與四相孚以正相安于无他、故吉。若有他則不得相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程傳二剛實于中孚之至者也有孚于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故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誠通故也
本義云云
訂疑二五皆剛不相應也程傳泛言不主二五之應本義以二五之應言之
胡泉公曰按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恐時當中孚與他卦陰陽相應不同似宜從本義

叅義物之相愛者无如子母之同心人之所慕者无如好爵之可貴鶴鳴子和者天機之自動也好爵爾靡者天理之自孚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蒙引象傳雖獨舉其子和之然中心願也又自兼吾與爾靡之意
訂疑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于中中乃孚之主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本義云云

或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朱子曰其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哀樂都无常也
胡雲峯曰或鼓或罷作止之无常或泣或歌哀樂之无常
蒙引陰柔不中正與上九爲應蓋陰柔不中正則躁性无常又居說之極說極則无節而改其常訂疑說極恐是樂極生悲意
又與上九信之窮者爲正應夫以我之无恒應彼之不通在己既動不中度所應又全不足賴是以不能自主但見其或鼓而起又或罷而止或悲而泣又或喜而歌耳蓋亦无可久之理也

訂疑上九不唯信之窮亦居巽之極爲進退不果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註疏馬匹謂六三
程傳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兩馬爲匹謂對也
本義云云
蛟峯方氏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爲黨也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韓愈不污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象引六四居陰得正、位近于君、以是德而居是位、所謂權不張而自失勢不招而自集月幾望象也、設非居陰得正、而徒位近于君、則德不稱位君不信其忠亦不能有其盛也如負且乘致冠至晉如碩鼠貞厲、是也然以柔正之資而膺君上之寵必能公爾忘私而不暇顧其朋友是謂馬匹亡也

訂疑初九以剛正之德在下以應于四非私黨也六四大臣之位以人事君正宜援初以助己之不足何故絶之（此語自不可易先得我心者也）本義從程傳之方氏、至比初于崔陳牛李之黨、亦過矣馬匹、當依註疏指六三卦惟二陰三與四相比所謂類也馬匹人所乘也四下乘六三

又同爲陰類故象傳曰、絶類上也

郝京山曰、四以陰居四爲巽主柔順靜虛以承五故月幾望之象下乘六三兩陰相比如馬之匹四居正履順上承剛中之主下絶不正之朋故爲馬匹亡之象四與三皆陰而邪正不同四絶陰類上從九五何咎之有

潘雪松曰、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爲光、六四柔之虛而承剛實如幾望之月于日光无所不受以位近于五、正原與五同體也、三陰不正、與己爲匹、如馬並驂、四則惟知上從于五、而不下繫于三、此大臣之絶私黨而一心于君者

彥陵張氏曰、陰與陰爲類指三爲確

訂疑潘氏解馬匹亡確、月幾望從本義與胡氏未確、蓋月近日則无光遠日則光盛故上弦以前下弦以後則月如鉤望之前後則月遠于日而光滿如以四近五取象則五爲君日之象也四爲月月近日焉得幾望乎卦惟二陰三不中正四居陰得正又巽之正位在四六四爲巽之主又得正位陰德之盛也故爲月幾望耳不必在位近于君上取也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註類謂三俱陰又故曰類也

訂疑六四位近于五、又與同體、且巽以陰從陽者也、故絶六三之陰類以上巽乎五若謂初九、初九剛正之賢與六四爲近應四、獨、不、可、與、之、同、升、諧、公、乎

疑問曰、四雖與三俱陰而並處若共服共驂然者寧舍之而上乎于五蓋孚得其正而于理爲允協者故繫其辭曰月幾望云云、六四之匹、非六三而何、三位不當而匪乎正六四之所宜絶者故取象如此若初之剛則非四之匹矣、且虞吉而不他其可絶之而上往耶、須細理會、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註處中誠以相交之時。居尊位以為羣物之主。信何可舍。故有孚攣如、乃得无咎也、訂疑疏同、

程傳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動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无咎也。訂疑進齋徐氏建安丘氏皆從之、

本義云云

訂疑二五皆剛、不相應。本義云云。不如註疏程傳之言為是。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訂疑易言位正當者四。履否兌中孚之九五也、皆對六三之位

不當而言、否與中孚、則就好邊說。履兌則就不好邊說。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本義云云　訂疑從程傳

程傳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

雲峯胡氏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其鳴有信。故于中孚言之。五上天位。

訂疑本義雖曰翰音、出曲禮。翰音登天、謂其亢極耳。同小過上爻、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訂疑誠于中者可久。飾于外者不可繼。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義云云

訂疑既過于陽。可以亨矣。二句甚鶻突不可曉。愚謂名卦者。以陰陽之多少分大過小過之名。大過者、大不得已之時。有大過于人之才為大過人之事也。小過者小不得已之時。有小過于天下之心為小小過人之事也。大過之時。大過之事。謂遺天下國家之大變。不可以常理處者。如大征誅大興除大改革是也。小

（至理精識惜不令程朱見之遊紛紛聚訟耳）

過之時之事。尋常小過乎中之時。如文質之偏勝。奢儉之失宜是也。大過之才。聖人也。小過之才。只是小心謹慎之人爾。程傳紛紛不知何云。本義既過于陽、可以亨矣、又生支蔓。蓋朱子原說中孚小過二卦難曉也。

胡康公曰、愚按小過之亨。每謂就理而言。陰固不可過陽。就勢而言。既過于陽。亦可以亨。此說雖從本義。究于理有礙。大過小過。以陰陽多少分過之大小。不必以君子小人言。只以才識之大小言。第大過之所以得亨者。以剛之得中。小過之所以亨者。以柔得中也。觀象傳可見、

或問飛鳥遺之音本義以爲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朱子曰看這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是也

訂疑鵩鳥凶類當以釋飛鳥以凶(自宜釋利言之)飛鳥離之若飛鳥遺之音下有宜下大吉之占本是好音如鵲噪鶴鳴之類爾

蒙引此與中孚能致豚魚之應不同中孚以德之感應言小過以占之應驗言

訂疑中孚本義豚魚有兩說前言至信可感豚魚本象傳信及豚魚以理言也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與小過能致飛鳥遺音之應一意皆以占之事應言也中孚朱子小註亦云占法則莫獨是見豚魚則吉明與象傳別作事應言愚嘗見占卜家有驗事應多取外來或近傍小物爲驗以決後來之應者黔之遇兩吉凶之方兩虧悔之類皆是中庸論至誠前知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云云蓋吉事凶事各有兆善惡各以類應今人多以鵲噪蟢垂爲善應鴉鳴蛇見爲凶應亦是此意

鄭氏剛中曰不宜上者上二陰乘陽而上非陰所宜也宜下者下二陰順陽而協非上逆之比也

中溪張氏曰小過中二爻象鳥之身上下四爻象鳥之翼

實峯胡氏曰易貴陽賤陰故二陽函四陰爲順四陽含二陰爲中孚皆美名也二陰函四陽爲大過四陰含二陽爲小過非美名也大過陽多于陰小過陰多于陽易于陽之過則猶許其往此則利貞以下无非戒辭

蒙引飛鳥多有聲聲皆下聞或曰既可下聞獨不可上聞乎曰大抵風皆自上而下聲難逆風而上況鳥飛于空風力尤勁鳥聲安得排風而上乎只是遺下爾

訂疑風亦自地而起至上乃益大耳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可見風自下起予嘗見風之始起實自地中

蒙引或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亦有上聞者曰此以鳥音自然之理言彼則極其鶴聲所聞之遠言意各有主也其上章云聲聞于野其意可見

訂疑宜下者鳥音之常也聞于天者鶴音之獨異也聞爲烽火者以狼糞雜焚之其煙直達于天風不能撓自物性之有異于常耳

蒙引聞有人清晨自武當山而下天色甚霽初不聞雷聲及至山下見道路行潦問何時雨則云正是今早雷雨大作而山上初不聞以此推之雷聲且壅而不上聞也況鳥音乎是皆風之

爲耳或說鳥喙何下故聲皆下而不上 訂疑聲鳴喙猶何也
又曰不宜上宜下此以人事之占言不指飛鳥遺之音蓋于鳥
聲難蕭寓字宜下只是欲退一步做事的意如此始大吉
訂疑不宜上宜下說鳥音說完方移來就人事上說做事宜斂
退一步耳
說統不宜上宜下句又從小事中抽出以申戒總之所以成其
貞洪昭化曰可小事之中亦宜下而不宜上
訂疑小過卦爻辭不一例較諸卦尤爲難說別卦亦有兼兩說
者如小畜履臨大畜大過損益姤亦以兩義間說獨小過則
兼數說且騁可游移而解之大抵此卦及六爻之占占者宜各
以其事求之而學易者自當有一定之說也如以上諸條皆定
說也其可游移以占事者如左
蘇子瞻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因陽于內謂之小過小過者
君弱臣強之世劉石間曰象爻貴承順而戒先迷故小過坤德
也
訂疑臣子之勢過于君父僚屬之勢過于長官其說本此以六
二不及其君過其臣之例此說有據也如魯之三家強時公室
微弱季氏舞八佾旅泰山僭雍徹祖諸侯是大事之不可者孟

獻子莊子安守臣節忠于公室是可小事而宜下也便是守貞
大吉如晉六卿便是大事之不可者如叔何便可小事而宜下
者齊之崔慶陳氏是大事之不可者晏平仲是可小事而宜下
者鄭之七穆是大事之不可者子產游吉太叔子羽諸人同寅
協恭是可小事而宜下者但子產是大有作爲之人所處亦多
大事爾
黃正憲曰此小人衆而君子寡之時也可小事不可大事宜下
不宜上无非要君子善藏其用
訂疑此以九三爻例爲據也
陸君啟曰小過不以人類言以事類言君子雖行貴得中事期
當可而氣或稍偏勢有偏重時或損餘以補缺事必矯枉而後
平必小有所過然後得宜豈可復以不正爲過哉即夫子所謂
寧儉寧固之意理所當過即是時中
訂疑此以大象推之爲有據氣或稍偏如由宜退之求宜進之
狂宜裁抑之猶宜激厲之之類勢有偏重如周末文勝當救之
以質泰法過嚴當救之以寬鄭俗太玩當糾之以猛之類損餘
以補缺矯枉而後平即承上二項
疑問曰卦具陰過乎陽之義曰小過陰者謹密陰過乎陽則其

所爲謹畏周防之意勝而于理于勢有可以得亨者但貴因其時合其宜不失當然之貞耳貞者何陽爲大陰爲小小其貞也陽爲上陰爲下下其貞也故據小過之才德則但可小事不可大事謀其小不謀其大可也又據小過之象若飛鳥然而所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居其下不居其上可也是所謂安其分之常協其時之當大吉之道也不然力小而任大德薄而上人未有不以大而獲戾者安所稱亨吉哉○易止陰陽二義凡陽剛的人鼓動迅昂之意多凡陰柔的人謹密周慎之意多此卦陰過乎陽謹密周順之過常是陰之過也此過卻是極好事故聖人

就是而與其亨然或揆其時此可亨之說不量分力而爲之則又未必得吉也故又戒之以利貞而申之以大小上下之說○初孫而上應曰飛鳥以凶上過而已亢曰飛鳥離之凶陰柔的人雖能謹畏或謂時可得亨翩翩輕舉者有之即非小過之所宜者故聖人紫紫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教之處下而得吉

姚承庵曰凡陽剛底人鼓動迅昂之意多凡陰柔的人謹密周慎之意多小過云者正其過于謹密周慎也　訂疑此自正旨

訂疑世亦有臣子之才德過于君父者是亦人小過一端也父在觀其志五伯之君不及其臣是也臣子之分壓于君父雖亦可亨然常分不可過終是可小事不可大事宜下不宜上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建安丘氏曰陽大陰小此卦陰多于陽故曰小者過

訂疑小者過對大者過言此釋卦名義而亨字帶言之

三原王氏曰小過下脫亨字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紫引時謂小過之時小過之時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稍貞者過于小而不過于大小過而不甚過之謂也過于小如喪過乎哀行過乎恭用過乎儉也可以小

過如哀不至滅性恭不逕足恭儉不至脉肩不掩豆是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建安丘氏曰大事非陽剛得位之才則不可爲也

姚承庵曰小事在日用常行温克過慎之人皆可以辦得大事關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沈毅之守不克勝其任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處

訂疑即有剛健沈毅之才還要得位而中○胡庚公曰剛不徒曰不中而曰失位不中正見權勢不我屬而徒負不平之意氣鬥務相逞適足以敗乃事也故聖人斷言不可以示訓也

有飛鳥之象為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註上則乘剛逆也下則承陽順也
程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夫擧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
疑問曰小過曷以亨小者謹密周畏之謂也謹密周畏之既過則于理于勢有必可通者小者過而亨也過曷以利貞時當過慎而必其謹密周畏之獨至與時而偕行斯為利耳曷云可小事不可大事小事用柔柔得過慎之中是以小事吉也大事用剛剛失位而不得善處之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不宜上宜下大吉者正以陰處下不宜處上上逆而下順故必安處其下無翩翩輕擧上人之念則吉可必得耳明柔剛順逆之義安大小上下之分斯知利貞之說小過其可以得亨哉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小過之時理該慎畏周密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本義云云朱子曰小過是過于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訂疑也因一卦大象因類而推）又曰大過便說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于小如行過乎恭云云皆是過于小退後一步自家底意思皆是宜下之意
建安丘氏曰雷在天上則震薄宇宙于卦為大壯今在于山上則其聲小過而已
晁氏曰恭過則偽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為而為之將矯之以為中也時有擧趾高之莫敖故考正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
訂疑過恭過哀過儉畢竟是失中是亦過矣但非大過耳晁之以為矯之以為中非也所引三人亦非故以此矯彼也不以辭害意可也

雲峯胡氏曰可過于小而不可于大（可過與不可甚過二義分疏對切）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傲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為不可甚過蓋恐其恭之甚則為足恭哀之甚則為喪明儉之甚則為豚肩不掩豆也
訂疑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蓋指小事也蒙引此就行喪用三事說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等事則大者之過也
疑問曰曰行曰喪曰用其關于吾身者不小然以天下國家之

大觀之則三者其小也以此三者言行儉爲大恭爲小喪易爲大哀爲小用奢爲大儉爲小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則謹小之意多而張大之心少是君子所以善體小過之象者恭從此心之敬畏出哀從此心之憂戚出儉從此心之節約出與儉易奢侈之大樣者不同是爲過于小而不過于大

初六飛鳥以凶

本義云云　訂疑又居過時四字不明宜云當小過之時

蒙引初六飛鳥以凶象就人事言之便是行只管過乎儉喪只管過乎易用只管過乎奢如此安得不凶○或問初六以陰柔居

下何以爲上而不下以致凶愚曰初六陰柔不正而上應九四此如鳴豫之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朱子曰若占得者更无可避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

胡辰公曰程傳以爲初過之疾如鳥飛之迅无容救止故不可用其力也取義亦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程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于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　訂疑祖字當衍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凌及于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　訂疑不及君二句辭費

本義云云

訂疑以爻位觀之三爲父四爲祖五爲妣上爲祖妣程傳謂五爲祖妣非也若以五爲祖妣當稱王母矣○本義串說謂唯其過陽而遇陰所以不及君而自得其分也然下文皆過而不過云云玩一皆字又是以過祖遇妣不及君遇臣平對着平對是祖可過而君不可及也過祖爲亢宗及君爲僭偪也妣可遇臣

亦可遇也遇妣爲柔中遇臣亦爲柔順中正也小過之時宜下不宜上獨此爻柔順中正而在下卦故視諸爻獨美○進則過三四而過六五是過陽而遇陰固過而不過也不進則不及君而遇臣亦適合臣道之宜胡氏之說確矣

雲峯胡氏曰使進而往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之陰是過其祖遇其妣也只如此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遇其臣之分矣

兩過字微不同遇其妣邂逅之遇故本義曰反遇遇其臣適相當之遇故本義曰適遇小過本陰過于陽今進則過祖而遇其妣不進則不及君而遇其臣皆過而不過者也二柔順中正所

以如此又曰過其祖則有繼世之譽過其君則有僭分之嫌
蒙引曰祖曰妣以陰陽之象言曰君曰臣以上下之象言義不相襲同一六五也對三四而言則爲妣對六二言則爲君
梁山來氏曰初在下有臣象
訂疑其指二祖四也妣與君皆指六五臣初六也以家人言之有爲二之祖者九四也有爲二之妣者六五也以朝廷言之有爲二之君者五也有爲二之臣者初六也初在二下故曰臣六二進則過三四而過六五是過祖而過妣也不進則不及六五而退過初六是不及其君而適過其臣也三四二陽非其類故

進則寧過三四而過六五也二與初陰同類又在初故不進則上含三四而下過初六也象傳臣不可過臣又以二言自二視五則五爲君而二爲臣臣不可過故不及其君也自二視初初又爲二之臣臣僕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二與初比初在二下故爲過其臣故梁山來氏可備一說蓋祖妣君皆指他爻不應臣獨六二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本義云云

訂疑君臣之分毫不可過臣而及君是過越乎分也魯之三家是也臣字指六二二五之臣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　訂疑事每當過亦欠明宜云事每當過于謹慎
蒙引曰本義云云何以見衆陰欲害九三蓋九三剛正邪正不容兩立况當小過之時陰多于陽又是小人道長之時唐五王惟失此義故中武三思之害先儒謂爲人君爲人臣皆不可不知春秋今以此觀之爲人君爲人臣亦不可不知易

訂疑小過之時當過于敬慎而九三過剛不中未免自恃患生于所忽凶宜矣陰之害陽易中多有之不必少過之時爲然解之三陰夬之上六困之剛揜井九三之射鮒鼎九二之我仇有疾兌九四之介疾九五之孚剥是也小過小字原以才德之小言不指小人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疏言不可如何也程傳言其甚也
胡康公曰凡事不可過惟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爲之慮閑衛一跌傷害立至象曰凶如何三字危之之詞所以聳動君子

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程傳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九弗遇過之○疑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訂疑本義全用傳說、或說乃朱子以已義補之。小註之說、正本義後一說也○本義只云當過之時、亦不明、宜云當小過之時、雲峯胡氏曰、往非也、固守不能隨時之宜亦非也、必知時識變者可悟此乎

訂疑朱子小註、依本義後說、乃象傳位不當也之義也○弗過遇之、是不加意以待之、便是行不過乎恭、非小過之時宜下之道、故如此而往則有厲而當戒也○然過恭亦不可甚過、故又曰勿用永貞、以象傳觀之、則後說爲是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是莫長恁底

訂疑小過之時、宜下不宜上、九三以過剛居二陰之上、故爲弗過防而或遭其戕、九四以剛處柔、不極其剛、又能下于二陰、所以无咎、往厲者、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故又因而戒之曰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揔之、三四二爻剛失位而不中、不可大事、故三以弗過防而有或戕之凶、九四以弗過遇而有往厲之戒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本義云云○朱子曰、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

雲峯胡氏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爲小畜六四言也、周公以言小過之六五、蓋言小者不能大有爲也

蒙引陰柔既非有爲之才、居尊又太高而過、象傳所謂已上也

訂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取諸天道、知其不可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取諸人事、知其不可大事也、若是雲行雨施、或田獲三品、王用三驅、便是大有爲之占也○本義與象傳不同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本義已上、高大也、

梁山來氏曰、本卦上逆而下順、宜下不宜上、今已高在上矣、故曰已上也、

訂疑象傳來氏皆據卦辭、宜下不宜上言○本義乃是據象辭、可小事不可大事而言○意各不同、皆通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是謂災眚

本義云云 訂疑全用傳意或說更可從
訂疑小過宜下不宜上五上居卦之上故五與上皆不好
疑問曰小過宜遇不宜過上居動之上處過之極不知時與分
之當然與逕爲過而唯過其過人之爲若飛鳥離入于雲漢者
然則凶不免矣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紫引即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
李東一曰大抵小過六爻皆反覆于過不過之間以弗過而遇
爲宜過而弗過爲非宜揔是發明卦辭可小事而宜下之意

訂疑愚按過字有兩音過去之過失之過過不及之過過去聲
過乎恭過防之過是過不及之過也本義三者之過皆小者之
過過失之過也過其祖弗遇過之過去之過也卦中只有此三
義王肅音戈乃之于歸不我過荷蕢而過楚狂歌而過孔子過
之過之必趨之過平聲卦中无此義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本義云云 取義甚確
訂疑象傳不取相應者水在火上有相剋之義故既濟卦爻終
不甚好
紫引只緣既字不好此即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所謂飲酒酩酊
開花披離時節
雲峯胡氏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一而陰
二故治常少而亂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
而亂初吉无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于既濟之時深戒之
也
說統六爻皆應者八卦然應皆得位者獨此一卦
訂疑皆應者八卦謂泰否損益咸亨既濟未濟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註柔得中則小者亨也○訂疑小者六二也六二爲下卦之主
而方得時九五爲上卦之主而時已過故曰小者亨也小謂陰
疏具足爲文當更有一小字○本義云云○訂疑宜恐作疑
林次崖小者亨主天運不作小事解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本義以卦體言
胡庵公曰剛當剛之位則剛得其正自不至紛更以釀禍柔當
柔之位則柔得其正自不至因循以滋弊

初吉柔得中也

程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本義柔指六二

蒙引柔中則能持盈而守成謹畏而不怠故吉

宗義程敬承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可見濟天下事者未有不自一念謹畏中裔回者也既濟而曰終止未濟而曰不續終可見濟天下事者未有不自一念堅持中底績者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程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于未窮不使至于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訂疑專言時運

中溪張氏曰卦曰終亂而象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于其終而有止心則亂之所由生也

建安丘氏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怠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肇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彖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贊易其旨深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註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疏水在火上炊爨之象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故曰水在火上既濟也但既濟之道初吉終亂故君子思其後患而豫防之

胡庭公曰既濟本无患正惟无患乃生患耳患生于无每隱而不及覺故貴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于无又卒而不及持故貴防防者防其始也思以心言防以事言不思患則不能豫防徒思而防之不豫思亦无益耳

平庵項氏曰人之用莫大于火而火常生患善濟火者莫如水思火之爲患而備水以防使水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亡矣故君子發政舉事知末流之生患必皆有以防而濟之

梁山來氏曰思患者慮乎其後豫防者圖之于先

訂疑項氏之說善矣然水在火上亦有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

滅之患○水在火上其初有既濟之功其既亦有相息之變初吉終亂或亦見于此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本義云云○朱子曰曳輪濡尾只是爭些子時候是欲濟與未濟之間不是不欲濟是欲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蒙引曳輪濡尾言其栗栗之心有若此者若真曳輪濡尾便是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也

訂疑初九之曳輪濡尾亦如六二之喪茀下卦初濟者也上卦既濟者也二將濟初未濟故初曳輪濡尾而二喪茀勿逐自得耳○本義蒙引以爲言其心之謹慎如此未免鑿○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與此爻正同○初九之曳輪濡尾就目前言爾終必可濟也○曳輪陸行不前也○濡尾水浮不濟也吳氏皆以濟水言非也○濡尾以狐之涉水言也○觀未濟可知程傳謂凡獸涉水必揭其尾○亦不盡然○水淺則揭其尾水深則濡其尾凡獸皆然故曰深則厲淺則揭狐之涉水則未之見○若馬牛狗鼠則常見之○但此等獸則雖濡尾而

亦未能濟狐之濡尾者其濟不濟則未之知也○初與二雖正應在上○然有水火相尅之義○故初二之象如此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訂疑不言濡尾者二句一意省文也○象傳例如此○未濟濡尾爲无攸利爲吝而既濟之初爲无咎者意與輿說輻同美惡不嫌同辭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訂疑字彙茀發入聲車旁禦風者易婦喪其茀○詩翟茀以朝○爾雅笰輿革後謂之笰○郭璞曰以韋鞔後戶也愚按茀笰二字音義畧同而從竹爲是○蓋茀字義多別用或引柩者亦謂之茀又道多草不可行也又福也又茀茀盛貌又治也詩茀厥豐草又音佩即孛星也又與韍同芬香貌又音弼姓也竊恐車茀之茀當從竹盖竹可爲簟故可蔽車爾梁山來氏亦曰從竹

程傳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爲矣則于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于終況其下者乎于斯時也則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爲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

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則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爲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于今必行于異時也

本義云云　訂疑全用傳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程傳中正之道雖不爲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本義云云○朱子曰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引之以証此

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

訂疑本義全用程傳意然于爻義未盡九三有剛正之才文明之極剛明乃遠足以有爲又外應陰柔險陷之爻杯水不能勝輿薪之火故雖久而必克之故取高宗伐鬼方之三年克之象也小人无剛正文明之德不足以當之故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謂小人遇之不得用此爻也其餘无取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程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欲以殃民也

或問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朱子曰言兵不可輕用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註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者也

程傳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于患也免患則足矣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易失之躁故以高宗三年克鬼方

之象戒之六四以柔居既濟有能豫備而戒懼之象矣譬如乘舟者不可以无濡而忘衣袽亦不可以衣袽已備遂恝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雖有衣袽亦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于身常而慮患之念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

訂疑征伐大事久而後克自是實事非必取象也衣袽之戒備以作思患豫防之象可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程傳常疑患之將至也○蒙引心不自寧也

胡承公曰大凡人心疎忽不爲終日之計者只緣自信无事故

耳。若一念不敢自信。則无事可易。无時可安。保濟之道。孰有出于此乎。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註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方。謂二。

本義云云。朱子曰。揚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蓋十六日月雖缺。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于生魄時。畢竟是長底時節。

胡庭公曰。愚按此爻大抵言人君當既濟之時。享治平之盛。驕奢易崩。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為言。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享。享于克誠。殺牛者反不如禴祭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耳。沾沾焉必指文王與紂之事。只緣泥定君臣上說。殊覺太拘。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程傳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

訂疑既濟之九五坎體也。屯之九五亦坎體也。其辭意亦同。屯以初陽得民于下。既濟以六二得時于下。一義也。

紫引大來字當玩。有如川之方至。如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上六濡其首厲

本義云云

中溪張氏曰。初九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初則吉也。上六濡其首而厲者。以既濟之終止則亂也。說統全體為濟極。本體為險上。正終亂之時。濡首即載胥及溺之意。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程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惟在慎處。狐能渡水。老狐能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未能慎畏。故勇于濟。汔當為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于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汔字訓幾（正程傳之說）。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

隆山李氏曰。聖人作易。一卦必求所以亨之理。在既濟時。有既濟之亨。未濟時。有未濟之亨。既濟已然之亨。未濟方來之亨。

又曰坎爲水爲穴爲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閒者狐也
涂息齋曰未濟本有亨之道但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則无所
利矣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本義指六五言或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
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朱子曰然 訂
疑此程傳說
蒙引柔得中則能小心愼密
梁山來氏曰得中則既不柔弱而无爲又不剛猛僨事未濟終

于必濟所以亨前卦既濟之初吉已然之亨也柔中之善于守
成也此卦未濟之亨未然之吉也柔中之善于撥亂者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
也
程傳未出中指二而言也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
濟而有與若能愼重則有可濟之理
蒙引此中字與上文柔得中中字不同謂水中也與習坎求小
得未出中也正同不能愼終如始以致濡尾而无成功也對
汔濟言謂始也汔濟終也以不謹而不克濟是不續終也

節齋蔡氏曰既濟之後必亂故主在初卦而亨取二未濟之後
必濟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
說統在狐是未出水中在人事是未出險中此句只引起下意
將濟未濟之時正是利害關頭當事者不可不敬愼以要其終
耳
馮去非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苟能協力以濟可以致
亨未濟者終濟矣
訂疑此二句從明亨意
胡庚公曰愚按小狐汔濟未出中者就天運言既未出乎險中

濡其尾云云者就人事言敬愼之心終始又不相續似天下事
終于不濟而已何亨之有不知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
應可與同心協力終于克濟此未濟之所以亨也特在人之續
其終而已項平庵曰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亨
字意也與訂疑同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疏火在水上不成亨飪未能濟物
本義云云
訂疑既濟之思患豫防象火之爲患而儲水于上以濟之也未

濟之辨物居方象火上而水下各遂其性之宜不相射不相息
也〇水在火上既濟者後天之卦位水火相逮也火在水上未
濟者先天之卦水火不相射也丹家之術專以此二卦爲體用

初六濡其尾吝

疏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而欲上之其應進則溺身如小狐之
涉川濡其尾也

進齋徐氏曰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
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則雖濡尾亦終濟矣故无咎未濟之初
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

不知未濟之義則至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蒙引以陰居下无才无位當未濟之初又非其時故未能自進

訂疑坎險之下也亦不好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註不知紀極〇疏春秋傳聚歛積實不知紀極謂之饕餮言无
休已也

程傳不度其才力而進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訂疑知音智

本義云云〇朱子曰極字猶言極則或云當作拯字　訂疑作拯
字其義更新〇拯字亦與下正字叶

九二曳其輪貞吉

程傳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以剛陽之
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艱
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貞吉
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唐之郭子儀李晟
當危亂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得爲正而能保其終吉也
于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于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
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本義云云　訂疑全用程傳意蒙引亦云程敬承亦云云

訂疑九二雖以剛中之才上有柔中之應似得行其志者然當
未濟之時坎體在下性闇下而不上六五離火炎上而不下交
故爲曳輪之象然剛中之才无終廢之理能自守而不輕進終
必得行故曰貞吉傳與本義不切未濟凡九二應六五者皆可
用之而不止此卦爲然矣雖委曲爲說終是辭費〇坎爲輪爲
曳爲多眚〇既濟初九曳輪亦以上應六四坎體而初在下爲
曳輪之象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疏九二失位而稱貞吉者位雖不正以其居中故能行正也

本義云云訂疑[illegible]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本義云云、

蔺陽劉氏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且陰柔失位。才不足濟。又進求焉。訂疑前有九四疑之凶可知矣。爲能涉夫難乎。既曰未濟征凶、又曰利涉大川、文義相背、本義或疑利上有不字、爲得之。大抵未濟下三爻。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以濟險。九二剛中。才足以濟險。時未可進。守正則吉。以此推之。三非利涉可知矣。

訂疑劈頭只云未濟便是不利涉了。卦辭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正謂初與三也。○渙六三與其躬无悔。而未濟六三。未濟征凶者。渙六三上應巽體。爲風爲木。有舟楫之利。未濟六三上應離體之剛。爲火。有相尅而无相濟。且六三之柔。不足以勝上九之剛。故征凶。

蒙引本義以柔乘剛、以虛乘實也、與以剛乘險者不同、故利涉、且與上文將出乎坎協、本義利于水浮之義、實如此、又曰、或說甚有理、

訂疑易中下體坎者八卦。上體坎者八卦。未有以坎上爻爲以虛乘實。將出乎坎。而許其利涉者。說。說既曰征凶、又曰利涉、何得失相矛盾。至是、益行者、水浮則借舟力。此用人則裕之象。陸走則用已力。自用不足之象。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訂疑未濟六爻、位皆不當、獨六三言之者。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較諸爻爲更劣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註處未濟之時、而出險難之上。居文明之初。體乎剛質。以近至尊。雖發非其位。志在乎正。則吉而悔亡矣。其志得行。靡禁其威。

故曰震用伐鬼方也。伐鬼方者。興衰之征也。處文明之初。始出乎難。其德未盛。故曰三年也。既不能即勝、故曰三年、○訂疑下應初六坎水。火克水。終是費力。以其剛在上體。初又柔在下。力敵不勝九四。故雖久必能成功。五居尊。以柔體乎文明之盛。不奪物功者也。故以大國賞之。

疏九四既克而還、必得百里大國之賞。

訂疑註疏皆以伐鬼方爲實事、勝傳與本義、一說大國對鬼方言。鬼方小腆。王國大邦。玩有賞于大國語意、似爲確。

程傳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乎險。

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義力勤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 訂疑以君言又不如註疏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訂疑傳以震用伐鬼方爲大臣奮發有爲之象勝本義變化氣質之說然當未濟之時佐君征伐以成一統之業而定中興之功亦是實事不必云象也

本義云云

訂疑未濟之時以剛明之大臣而佐君討伐成中興之盛正實事時務也无緣忽爲變化氣質之說本義此等處多不可曉說統亦云與卦旨不恊註疏程傳及楊誠齋皆主大臣濟天下說宜從之

隆山陳氏曰既濟之三未濟之四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但既濟言高宗未濟則受命出征者耳

訂疑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故其象同取一事或伐鬼方之日高宗曾占得既濟之三其將亦曾占得未濟之四乎

郭鵬海曰九四大臣任濟世之責者也而以剛居柔志欲有爲而不免于沮喪不貞而有悔也誠能勉而貞乎未有一心不懈于位則得臣道之善悔可亡矣未濟之時禍亂未平正人臣戮力劬勤之日是必以剛決之心作其奮發之氣爲國家揚武定之烈殫厥心力乃克有勳如震用伐鬼方三年而受賞斯所謂貞也

訂疑此說切確正大東漢光武諸將足以當之孔明有其志而未遂天也

蘇子瞻易傳曰未濟之主在六五而九四爲之臣有震主之威者也其威不用之於主而用之于伐鬼方又曰九四有震主之威苟不用之于鬼方則无所行其志矣震主者悔也貞于主而用于敵所以悔亡也

宗義按此爻舊說有以變化氣質言者似與濟時不合程傳說是已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程傳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

沙隨程氏曰震用伐鬼方此大臣贊其興衰撥亂之事 訂疑當在爻辭

梁山來氏曰、已出其險、濟時之志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註以柔居尊、處文明之盛、爲未濟之主、故必正然後乃吉、吉方得无悔也、夫以柔順文明之質、居于君位、付與于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也、物則竭力、功斯克矣、故曰、有孚吉、

本義云云

訂疑舊亦主變化氣質言、非也、貞吉无悔者、因六五之不足而戒之也、君子之光、以六五文明之主也、中虛爲孚、貞吉无悔、與九四同、以濟時言、君子之光有孚吉、又更端另一占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本義云云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以時而言、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也、程傳于此發義命二字、本義分言之、命在天、義在我、不能自信自樂以俟命非也、過于自信自樂而失我之義亦非也、

蒙引以剛明居未濟之極、剛明則有能濟之才、居未濟之極則又值將濟之時、占者于此、只宜有孚飲酒、自信自養以聽天命之自至耳、所謂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是也、濡其首、有孚失是、又因而戒之、懼其牽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无以承乎天命也、

鄭孩如曰、此爻舊作將濟聽命說、愚謂未濟至六五、已變爲既濟矣、此爻正是周文武至成康時也、人主當此、唯真心實意、與天下共樂其樂、休養无爲而已、然亦不可戒生事而入怠荒、如飲酒无節、至于濡首、則失有孚之義矣、

訂疑易、亦不、拘此、例如否九五已休否矣、上九復言傾否是也、說繞有孚飲酒、非是盡誰天命、正是人事已盡、所以信得過爾、若放縱不反、湯不事事、飲酒而至濡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何由而濟、

訂疑此足補本義之缺、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朱子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溪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又狐性嗜酒、過飲至醉、至于涉水、必不致戒而濡首矣、

楊誠齋曰、既濟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故洊水之害

小于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于平洚水○

訂疑桀紂以糟丘酒池亡其天下○殘及萬姓○湯作訓後王○謂毋酒旨音有一必亡○武王作酒誥○衛武公戒賓筵○後王後賢○以飲食致敗禍者○指不勝屈○彼世之樂酒無厭者○自謂放達○皆傷聖人之言者也○○

朱子曰、大槪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便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坎、方好、

莆陽劉氏曰、未濟下三爻、未濟飲初濡尾、二曳輪、三征凶、上三爻已出險矣○四志行、五有孚、上有孚飲酒而已○

總論一經之終始

西溪李氏曰、天地之道○不過乎陰陽○五行之用○要、先乎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厚齋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訂疑上篇首乾坤○天地定位也○終坎離○水火不相射也○下篇首

咸恒○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也○終旣濟未濟○水火相逮也○

卷之十終

周易訂疑卷之十一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繫辭上傳

訂疑 韓康伯註只作周易繫辭上第七、无傳字。疏稱之繫辭者、繫屬其辭于卦爻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為卷、有以簡編重大、是以分為上下、然未明提傳字。程子亦名為繫辭、不言傳也。皆无分曉。惟本義名為繫辭傳、其分上下篇、仍依其舊、此于十翼之說為確。

陸德明釋文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說于雜卦皆有傳字、亦有无上字者、

本義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訂疑 本義與周易上經本義不合。或朱子初時作本義、尚依今本。其彖傳象傳、或如今本乾卦附之爻辭之後、或如今本坤卦以後六十三卦彖傳附之卦辭之後、大象傳附之彖傳之後、小象傳附之各爻之後。乾文言附之乾卦象傳之後、坤文言附之坤卦象傳之後、是皆有經可附、獨繫辭傳无經可附、又不若說卦序卦雜卦三傳可各自為篇、故自分上下也。後又疑經有

上下篇、故古易彖傳象傳、凡釋上篇者名為上傳、釋下篇者名為下傳。文言自為一篇、獨此繫辭傳、既不可依經以分上下、是亦无經可附也。又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不若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之各自為類而自為一篇、其所論雖不專繫辭之事、而繫辭之事為多、故名為繫辭傳、以其簡袠重大而自分上下也。後又見孔氏正義 即疏 論云、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此與愚後說同、見彖象傳是有經可附矣。然前說近是、此處恐是朱子未及更定之說耳。本義似此者不止一處。

朱子曰、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訂疑 亦有言人事處、或言聖人作易之由、或言聖人用易之事、或言學者學易之法、三者盡之矣。

朱子曰、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底、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

訂疑 自予言、倒是上繫有些寬泛籠統處、可任人游務說底、下繫便句句貼實、有吃緊為人處、着學者有實落下手處。

雙湖胡氏曰、若只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奧者易亦竟无以致用于萬世、而遵乎仁義中正之歸

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為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朱子曰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易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那乾坤卑高便是那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又曰上句是言造化之實體以明下句作易之事

雲峯胡氏曰朱子曰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乃是觀天地即見易也蓋乾坤之卦未畫觀之天尊地卑乾坤之位已定矣貴賤之位未齊觀天地萬物之卑高卦爻之貴賤已位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剛柔之稱也天地間陽者常動陰者常靜可見其為剛柔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吉凶之辭也天地間事事物物善惡各以類而分善者可知其為吉惡者可知其為凶矣未有蓍卦固未見所謂陰變陽陽化陰也天成象地成形蓍卦之變化已于此乎見矣此一節言畫前之易固如此也

蒙引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後而追論夫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易有乾坤剛柔吉凶變化然此等名物皆非聖人鑿空所為不過就六合中所自有者摸寫出耳是易雖未作易中許多事物色色皆備先儒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開眼即見者也至于下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乃是聖人作易處

○以此節為未畫之易最為有理方起得剛柔相摩一段

訂疑朱子不主畫前之易說謂易理原在天地間就眼前任舉一物一事盡是易未有易之先是如此既有易之後也是如此只是要人就眼前看易理耳此說自平正其云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乃餘意也

本義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純陰純陽之卦名也

蒙引天尊地卑天尊在上也地卑在下也愚謂即是推之雷動風散震巽定矣雨潤日晅坎離定矣山澤通氣艮兌定矣獨言乾坤者亦舉其一使人知所以例其餘也歟

本義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

蒙引本義云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以天地言之天尊地卑其卑高固昭然不易也以萬物言之如山川陵谷之類其卑

高亦昭然可覩也動物如人類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其卑高各有定位也如鳥獸之類則大而犀象微而鼠兎大而鯤鵬微而燕雀其類固各有卑高也在植物則枏橡杞梓或干霄蔽日而弱草僅足以棲塵何莫不有卑高之類也然自其類而言之則亦各自有卑高之別焉又曰、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以一卦分二體而言則上卦為貴下卦為賤以六爻言初賤而二貴三又貴于二四又貴于三五又貴于四上雖貴而无位亦終是貴為人上也故大傳云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爻有等則六爻各自為貴賤可知

本義動者陽之常云云至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

紫引凡陽物其性類皆動也陰物性皆靜也謂之有常者陰亦或有動者陽亦或有靜者然非其常也今以天地萬物觀之如天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常動也地則亘萬古而常靜也其有震動者乃變異也至于萬物如人之男女鳥獸之雌雄牝牡之類其性之動靜亦槩可驗矣故丈夫志在四方婦人得其正者自不輕出閨門雄鳴而雌伏牝雖不司晨牝馬雖健必非空群之逸足而羸豶之壯必羝羊也斯亦可見陰陽之分動靜而剛柔所由判也

本義方謂事情所向云云至占央之辭也

朱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伊川說是、亦是遣天下事物、各以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訂疑按伊川云、事則有類、形則有群、善惡分而吉凶生矣、形字欠妥

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訂疑本註疏、疏曰、方謂法術情性趣舍、故春秋左傳云、教子以義方註曰、方道也、是方謂性行法術也、愚謂性行者、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也、書曰、習與性成、賈生曰、習慣如自然、少成若天性、法術者、道不同不相為謀、孟子故術不可不慎也是也

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物事也、此條與下句无矛與本義及朱子前說不合勿從

紫引事物善惡各以類分如其為人孝弟則少好犯上不好作亂矣又如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事情所向之善者以類而聚也如紂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天下珍怪之物而御之矣是惡之以類而聚也豎刁之自宮以遣君管仲謂其不可近樂羊之食其子魏侯賞其功而疑

其心蓋以其不自愛必不愛人而所厚者薄亦當无所不薄焉
可見事情之惡亦各以類而聚矣此說未當一說只是如仁義
忠信孝弟廉耻為一類克伐怨欲放僻邪侈為一類此說勝前
一說事情所向謂好惡殊途趋舍異轍也 訂疑三說一也何分
從違
物以群分者在人類則君子小人各以其類故觀遠臣以其所
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元愷用而四凶抵罪孟子謂我退而寒
之者至矣吉凶生矣生于善惡也馬氏曰方以（簡確）事情言物以
人物言

說統方字舊指動念說物指人物之物取品格義聚者善惡之
積漸分者善惡之異黨朱子曰一念向善則百善俱集一念向
惡則百惡俱集此謂類聚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門內有小
人門外小人至此謂群分
訂疑本義事物善惡各以類分通釋二句方以類聚如六志仁
无惡又如揄義懷德懷刑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矜而不爭群而
不黨泰而不驕上達求己之類此善之以類聚也惡者反是物
以群分如共工驩兜之比周為黨飛廉惡來五十國之類此惡
物之以群分也如元愷五臣九官十二牧亂臣十人七十二子

此善物之以群分也又如直諒多聞之益者三便僻善柔便佞
之損者三皆物之以群分者也
本義象者日月星辰之屬云云至陽化為陰者也
蒙引成象成形各自有變化以成象之變化言之如日月之往
來寒暑之交代雷雨風雲之或作或輟之類皆是也以成形之
變化言之如山之或氣虛而品物流形或氣吸而萬物歸根如
水之往者過來者續或為朝或為汐如動物之有作息植物之
有榮枯之類皆是也
訂疑在天成象如日月之長短盈缺不一其度數經星之昏旦

不一其中五緯之順逆不一其行彗孛之出藏雷電之發藏風
雲之變幻之類皆是也在地成形如山陵之異其形勢水泉之
異其色性鳥獸之異其毛羽草木之異其質味災異妖祥之異
其態狀之類皆是也
蒙引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不可分蓍策卦
爻為二本義以蓍策冠卦爻之上者以此卦爻是蓍策中之卦
爻也不然卦爻為易之體蓍策為易之用當先言卦爻而後蓍
策矣易中卦爻本无變化變化者皆是蓍策中陰陽老少之為
也亦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義云卦爻陰陽

皆形而下者以卦爻冠諸陰陽之上知此陰陽乃指易之陰陽矣不然當置陰陽字于卦爻之上〇其以變化分屬陰陽者蓋陰重濁猶以漸而變陽輕清則化而无迹矣此須于造化人事上實見得方是勿徒只以變化二字分屬陰陽便了也如雷電風雲之類其聚散往來曾見有痕迹否若夫動植之類其變也雖終歸于盡然猶有渣滓在久則亦化矣此可見變者化之漸意所以然者有形故也若陽則止是氣故一化而无迹然單言變亦該得化單言化亦該得變並言則當有別

本義此言聖人作易云云 訂疑當移于下節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訂疑註與程傳皆以造化言梁山來氏從之本義指易卦言曰此言易卦之變化也此句極鶻突不如云此言聖人作易畫卦之事也若移上文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云云于此則確矣(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字物事自模寫出矣)上節只言陰陽之實體此節方承上文言(可疑自甚)聖人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乃作易之事也

朱子曰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與起下文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 訂疑此是故是承上文者

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如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自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又曰摩是兩个事物相摩戛盪是團轉推盪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轉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

訂疑此聖人始初畫卦之事只好就橫圖說(理如指掌)如邵子經世書伏羲八卦次序圖及六十四卦次序圖也本義正指此言其小註云摩旋如磨子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及盪是團轉推盪出來又云盪是團轉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似是就圓圖說了不可從

蒙引剛柔相摩即是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說八卦相盪即是因而重之之說嘗觀孔子說易只說到八卦便停住如此云八卦相盪後又云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八卦以象告是蓋以六十四卦即八卦之所重也要之似不如邵子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每加一倍者為尤明白痛快大抵亦是立言不同然邵子之說實為前聖之所未發也此條正指橫圖言乃聖人作易本手圖圓圖是即此圖而圓之方圖是即此圖而方之耳在伏羲畫卦時只一每加二而已何曾有相摩相盪之實其摩盪二字特假借

以明其意耳如所謂參伍錯綜皆假借字意也 訂疑 即參天兩地參兩字亦是假借字意人皆作實用字了看書須如君齋先生于無字句處討意旨方有實在受用處拘拘在文字上泥解終是影響

朱子曰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臨川吳氏曰畫卦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八卦○蒙引陽交于陰而陰生于陽于是有太陽少陰焉陰交于陽而陽生于陰于是有少陽太陰焉是兩相摩而生四也太陽交于少陰而乾兌分焉少陰交于太陽而離震分焉少陽交于太陰而巽坎分焉太陰交于少陽而艮坤分焉是兩相摩而為八也○時講云剛摩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剛而生少陽太陰太陽與少陰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摩而生巽坎艮坤○ 訂疑 此等解說真如屠龍雕楮技成而無用刻鵠鏤冰文成而無用也

潛解本文只言兩畫不言四象只言八卦不言六十四卦蓋舉兩而四在其中舉八而六十四在其中 訂疑 此一段簡捷了當斬盡葛藤愚謂只言八卦則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 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雖賅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四節言人身兼有乾坤之理易知二節言人能全乾坤之理則可與天地參矣如中庸首章首言道之大原出于天次言道之實體備于己末言聖神功化之極在此則首言易之大原本于

天地次言易理備于人身終言體易之極功也

朱子小註男女有兼植物言者蒙引辯之曰孔子只是就動物言如乾卦彖傳品物流形亦只是就植物言朱子語類所記亦朱子旁引曲証之辭耳學者泥之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豈惟說詩為然此虛齋善看書處

彭山季氏曰男女雖同陰陽之氣而主于陽者必健主于陰者必順(亦多用之)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

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　訂疑物性亦有健順如馬性健牛性順馬亦分健順如牡馬健牝馬健而順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

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之所由成也

訂疑以大體言之男健而女順然細分之男女各自有健順如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不論男女皆備此二者之德也如男子亦有寬裕溫柔女子亦有節烈貞固是也故下文合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豈男子遂不簡而女子全无易乎

蒙引人見男女只是受形氣于父母而不知父母之道原即乾坤之道也厥初氣化之始乾成男坤成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

化付于形化形化衍乎氣化故周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朱子註云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形氣交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无窮矣○嘗觀天地生物何緣有男女之分蓋太極實含陰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是以太極肇判之初其氣固自分陰陽陽之輕清上浮者為天陰之重濁下凝者為地及天地既位之後此氣又絪縕融結亦自分陰分陽得陽之奇而健者為男得陰之偶而順者為女所謂天地萬物之父母是也或曰此為

氣化者言也若今之成男成女何必皆出于乾坤曰此理萬古不易也人物始生之初男女之出于乾坤者氣化固自无疑但氣化无窮者也既有男女之後則所謂氣化者悉交付于男女之身矣于是父道之所在即乾道之所在母道之所在即坤道之所在也此二句其辭雖若專主氣化者言而其理則實兼形化者在其中

訂疑人之一呼一吸皆天地之氣為之貫通乾坤之道未嘗一息不在人身中人特天地傳遞耳如鬼神憑蓍龜以告人吉凶可謂吉凶者特蓍龜之所為乎此理甚明何必紛紛致詰難

乎。

梁山來氏曰、成男雖屬乾道、而男女所受之氣、皆乾以始之、成女雖屬坤道、而男女所生之形、皆坤以成之、分之則乾男而坤女、合之則乾始而坤終、此造化一氣流行之妙、兩在不可測者也。

訂疑此亦合下節。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知猶主也云云。朱子曰、知者管也、主之意也、如知州知縣之知、不當解作知見之知、乾為其始、為其萌芽、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為、

訂疑乾知大始、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也、坤作成物、即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也、資生以後生長收藏皆坤之事。本義輕清未形、未形尚未形也。

蒙引始指其初、大謂其全也、上文男女專指動物、故此云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則兼植物矣、

訂疑本義蒙引皆欠緊切、此節不過要就知大始處形出下文易字、就成物處形出下文簡字、以起下人當全易簡以配乾坤之意耳、

蒙引上文以乾坤準天地、下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亦指天地

故曰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則此乾坤似不當泛言。訂疑似字衍、本義云云、是據其理之所類而言、言不但乾坤之成男女然也、亦猶易有太極一節云畫卦揲蓍其序皆然、生生之謂易一節云理與書皆然也、若本旨則自各有所主、

訂疑乾知大始二節、雖言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者、然上文已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矣、知大始作成物、易知簡能、即申言上文乾道坤道之實、以明上文所謂乾道坤道者即此知始成物者也、所以知大始者易也、所以作成物者簡也、人能全易簡之理、則是兼體乾坤之道、而成位乎其中、而易之理在我矣、

說統上文發明男女所由成、已將乾坤之理交付在人身上、此復言知始作成者、專為下文易知簡能張本、以明人心自有一乾坤也、易則易知以下、是說人心之易簡、與天地之易簡一般、至于盛德大業、得天下之理而成位乎其中、方滿得此心知能之初、此正人心之乾坤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本義乾健而動云云

朱子曰、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卻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做上一截事、只做下一截、故簡、知便是起頭、能便是做

了○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可見只是這
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无疑滯要做便
做更无等待非健不能○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閑截
障蔽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 訂疑傳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朱子曰乾坤變
化而无為今朱子云做云施為說得不似天地无為而成底氣
象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
人而言言人要體乾坤之德也

誠齋楊氏曰自乾知大始至坤以簡能贊乾坤之功雖至晉而
无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煩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
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本義人之所為云云 訂疑德謂得于己者已當作心

朱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易簡在乾坤 訂疑即天地易則
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易知底人人自然去親他若
其中險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煩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
功使可成若是頭緒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无人從之如何得
有功易知而人親附自然可以常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為之事
自然廣大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人自然易知簡時
人自然易從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
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
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者富有
而无疆

平菴項氏曰稱賢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
聖人則嫌于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脩之路絕矣

雲峯胡氏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

心自具一乾坤蓋人之心本自與天地同體世人往往傾險使
人不可近勞擾使人不可行不可持久不可充拓卒自為小人
之歸殊可惜也

蒙引本義人之所為為字為立心處事猶論語吾十有五而志
于學註云為之不厭為字要知行也 訂疑學而時習之註後覺
者必效先覺者之所為為字亦然近日一二老先生反教學者
云只是就處事言如此則下文本義何故每每提掇个心字事
字及內外字而本文亦何分德業本義曰心曰事與下文德業
字相照應曰同心曰協力曰一乎內曰襲乎外曰得于己 當作

心曰成于事皆此意心所以主宰乎事者立心原不在行事之外也凡立心俱在處事之前立心易處事簡雖分內外其實未有易而不簡者未有簡而不本于易者如中庸或問論致中和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亦未有致和而不本于致中者

有親則一于內者信從者衆則吾之一心亦自信而不惑矣豈不可久如今之講書（布帛菽粟）一般我所主之說如此諸友皆以為然則我益信而持之益堅終主此說矣有功則兼于外有功自人之協力者衆而來故得兼衆人所有以為已之有而自成其大也李斯曰太山不棄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業今就古之大功業者論之如堯欽天授時命羲和明揚咨四岳徵與百揆賓門則一任諸舜他如禹益稷契皐陶之徒各効其力以贊其治是唯堯能兼收而與之共天工故也故稱堯之治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其至大者若以賢人之可大者言之則如漢高祖之腹心良平爪牙信布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一時天下英傑如十八元功皆入彀中是以能促秦滅項而繼三代一統之治也楊子曰漢屈群策以其能兼而有之也其在人臣者如唐史贊房杜云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而効之君所

以能成太宗之業而為一代之臣也豈非易從有功而可大者乎問有親則一于內其義固有別矣有功則兼于外似是上面協力者衆之義何如又做進一步說曰協力衆而有功矣由是而四方聞風而至寸善无有或遺將見合千萬人之才以為吾一人之才合千萬人之智以為吾一人之智何謀不就何功不成其勢自不容不大矣是亦進一步（深得聖人意亦有有親不能自守有功不能自拓者）可久可大者可進于久大而猶未至焉者也曰賢人之德業未為成人之德業也如堯之克明峻德文王之純亦不已斯為久矣如堯之巍乎成功文王之丕顯其謨斯為大矣此則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者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云云

雲峯胡氏曰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位而无愧于人焉然必如此後謂之成人前所謂賢人者猶未也本義前曰至此則可以為賢矣謂衆人皆可至也此曰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蓋謂賢者所可至也朱子教人之意深矣

蒙引言自可大可久而進之（極有分曉）則易簡所造醇乎其醇而天下之

理皆為我得矣則德為盛德業為大業兼天地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矣故曰成位乎其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亦是從可久可大處充來前段易簡是生底後段易簡是熟底自易則易知至可大則賢人之業此是自善信而美大之域者也過此以往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聖神之能事前面易簡誠之者也後面易簡至誠者也此兩段又要看得相貫不可謂兩項人也觀本義二个至此字可見蓋人體乾坤之易簡而至于可久可大則為賢人之德業又至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為聖人之能事此賢人聖人是隨其所至而命之非生來便有此一般

賢人那一等聖人也如中庸君子戒慎兩節是體道之始事由是充之至于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為聖人矣蓋是由學而至于聖者也經傳中如此者甚多

沈蛟門曰、天惟易則天成箇天而位上地惟簡則地成箇地而位下吾人兼體易簡則人成箇人而位于中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也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到此地位方成箇人

右第一章

疏周氏云、天尊地卑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為第二章、彖者言乎象者也為第三章、精氣為物為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為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大衍之數為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天一地二為第十章、（訂疑據本天一地二節在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之首、天數五節在大衍之數節後、故周氏如此分）是故易有太極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馬季長荀爽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為別章、成十三章、按白茅以下歷序諸卦獨分負且乘以為別章義无所取也虞翻分為十一章、合大衍之數、並知變化之道、共為一章、按大衍一章總明揲蓍

策數、及十有八變之事首尾相連其知變化之道以下別明知神及惟幾之事全與大衍章義不類何得合為一章余從先儒以十二章為定、

訂疑疏駁馬季長等是矣其所取周氏所分十二章次序亦多不倫、先儒章次既多不倫本義更定之亦有欠確者詳各章下按繫辭傳原本自有次序而今亂騰騰底或是後人所錯簡也即如釋諸爻辭者共十九節不依卦次又散做三處豈當日原本便如此混亂想必是在一處有次序如九卦之例也今既不能盡復原傳之序不如不分章次如曲禮檀弓諸篇之例其可

相承者相承說不可相承者聽人各以意會之不必强合牽爲一意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也即如第一章天尊地卑一節許多條件下文不應以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二句結之草草闕畧文氣不完又與上下文殊不相蒙也鼓以雷霆以下至末一氣相貫自為一章可也而朱子本義云此言易卦之變化也此變化之成象者此變化之成形者愚竊謂不然

本義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云云

蒙引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亦吾身之理孔子此章之言一以見人當求易理于天地二以見當求天地之理于吾

身蓋有天地之易有吾身之易有易書之易究竟論之則易本在天地與吾身其易書則是天地人身之影子也若不于天地吾身上體驗出則看易書終是死殺了孔子繫辭傳之作特地要人見得此破

訂疑此章言先天之易未及繫辭之易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疏吉凶之外猶有悔吝憂虞直云明吉凶者悔吝憂虞是凶中之小別舉吉凶則包之可知也 訂疑吉凶之類多端以例推之可也

朱子曰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向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占筮如何明吉凶

蒙引此聖人字指文王周公或言兼指伏羲為有設卦字非也此設卦字帶說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與莫大乎蓍龜洛書與龜皆帶說經傳中此類不一潤之以風雨風未嘗潤物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未嘗進也此章雖帶設卦其所指則在繫辭也此節若憑空說觀象繫辭而不先以設卦于文理亦未當也後面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則設卦與繫辭是兩

事矣

訂疑指文王周公者以周易而言也其實周易之前各代原有易書故洪範稽疑筮曰貞悔曰龜從筮從周禮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夏商亦有易也易始伏羲伏羲時想已有易書但今不可考耳

蒙引此設卦就指文王周公蓋六十四卦本伏羲所定今卦圖是也及文王周公繫辭須就圖上拆出而陳之于此然後看其象而繫以辭故亦謂之設卦乾初九本義云凡畫卦者自下而上則不但是伏羲也予信謂文王周公之繫辭无所用于設卦

乎、訂疑後說當從

本義象者物之似也云云

蒙引本義象者物之似也、物猶事也、卦與爻皆有之卦爻中自具此象、如下文得失憂虞之象是也、在乾卦則有大通至正之象在坤卦則有順而健之象乾初九九二有潛見之象九三有乾乾惕厲之象坤初六有陰始生而勢必盛之象六二六三有柔順中正以陰含陽之象至于元亨利貞、潛龍勿用等乃是辭也非象也聖人是觀出那象了、方依那象以繫辭、此象字與下文觀象玩辭之象同、而與上經本義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不

同、彼以象對占此則辭字內自包彼之象占也

易中所說象字、其類甚多、此所謂設卦觀象者是每卦每爻各有本然之象其義之所該者最廣究其要指則所謂時有消長事有當否故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云云本義云、事之變也、所主在人事也、有直說人事取象者如坤六三有含章之象蒙九二有包蒙納婦子克家之象也有假物類為象者如乾初九潛龍九二見龍坤六四括囊六五黃裳是據卦爻所似之象而取之要之亦是以象其人事者又有一類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及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雖是隨時以己意取之非說卦所列之類卻亦因爻之乘承比應處含有此象亦所謂事之變也故取其象亦主人事又有專以一事一物言者占者須隨時變通如田无禽雖主田言然征伐者得之必不能成功仕進者得之必不能顯身以占事上必不能獲上以占治下則為包无魚之象矣如勿用取女雖主一事言以是推之非其民不可使也非其友不可友也非其人不可用也所謂神明之存乎其人也蓋易中凡一卦一爻皆該萬事之變也

訂疑按坤初六爻疏云、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詩之比也、或取天地陰陽之象以明義者若乾之潛龍見龍坤之履霜

堅冰龍戰之類是也或取萬物雜象以明義者若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六四乘馬班如之屬是也如此之類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義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之例是也聖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則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則取人事也

說統卦內無爻言上章言先天之易主畫卦此章言後天之易主繫辭　訂疑雖主繫辭然繫辭時亦須觀象學者學易亦須觀象卜筮者亦須觀象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本義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云云
訂疑此節本義極无分曉愚謂此專指揲蓍之法言變化謂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也上節爲末二節居而安者易之序四句及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張本此節爲末節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張本也
蒙引此節于揲蓍求卦上看自明白蓋易占其變凡卦爻之辭皆是就變底說則皆剛化柔柔變剛也故今三百八十四爻盡謂之九六而无所謂七八者其末段本義亦云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則此變化字正與觀變之變同若據卦

爻見在說則與後本義相戾而解不通矣故乾初九本義云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用九本義云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故變化當如此斷此剛柔變化與彖傳中所謂卦變不同蓋剛柔變化乃聖人作易之本旨 訂疑指教人卜筮事 而其圖則在啟蒙考變占一段彖傳卦變云者朱子以爲易中之一義而非聖人畫卦作易之本旨也其圖則序例所謂卦變圖者是也今多披卦變之說來混 謂彖傳卦變 便認不出
又曰啟蒙考變占法如占得乾者上五爻皆七下一爻獨九則是乾之姤而初爻變矣即是柔推夫剛 訂疑當作剛推夫柔 而剛化爲柔也沙隨程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經傳无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之彖辭

訂疑三爻變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雅啟蒙卦變圖內列得詳今學者多不看性理不知啟蒙之書則不知何爲前十卦何爲後十卦矣愚有一要訣凡三爻變者每一卦共得二十卦初爻變者即爲前十卦初爻不變而他爻變者即爲後十卦
蒙引聖人觀象繫辭各擬其單變者繫之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訂疑或作得失或作失得得失爲是
本義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云云
蒙引此言吉凶悔吝及下文變化剛柔六爻之動皆是舉易中

所有其下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之象及三才之道則是把造化
人事來狀他不可謂辭之吉凶悔吝者以卦爻有得失憂虞之
象也論聖人當初繫辭固以卦爻有得失憂虞之象但自後來
據見成說則易之吉凶悔吝即是得失憂虞之象耳
訂疑初疑此得失之象憂虞之象二象字即上文觀象繫辭之
象後覺不是蓋此二象字與下文進退之象晝夜之象二象字
及三極之道字為類如以得失憂虞之象為設卦觀象之象則
進退晝夜之象與設卦觀象之象說不通矣所以看書須照上
下文聖人仰觀俯察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而作易則凡得失

憂虞人事之象與夫進退晝夜三極之道之象全已在聖人胸
中矣然後畫卦繫辭制為揲蓍之法則凡易中之吉凶悔吝等
又即人事中失得憂虞等象矣揲蓍之法中變化剛柔六爻之
動等又即造化中進退晝夜三極等象矣吉凶悔吝外有亨利
咎害等言吉凶悔吝以例其餘也變化剛柔外有分二掛一揲
四歸奇等言變化剛柔以例其餘也
蒙引憂虞不可分貼憂慮也虞度也凡慮患則驚疑而意度生
此情理之必然驗之人事自見矣或以憂屬悔虞屬吝按本義
憂虞雖未至凶云云及下章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者言乎其

小疵也往往合為一類似非可以分屬論
自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致悔而取羞矣皆自
人事言正如下文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
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
矣皆是分配其義耳漢高祖初聽酈生之說刻印立六國後及
張子房借箸為籌于是大悔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向无
此一悔則事去而悔无及决至于凶矣唯得此一悔後遂成功
而凶反為吉其襲項羽于彭城也羽尚握數萬兵在外帝驕于
一勝遂置酒大會羽反旗一擊漢兵敗睢水為之不流圍漢數

市至太公呂后亦為楚所得其取羞何如僅幸身未為楚獲可
以因敗為功未至于凶耳此實因勝而驕所致亦可見吝之自
吉而向凶也吉凶相對云云是以四者交互說來又以見上
文只言吉凶而此又言悔吝者以悔吝皆歸于吉凶也而上文
之吉凶就該得悔吝了
訂疑本義解吉凶悔吝一段此如邵子陽之陽陰之陰陰之陽
陽之陰之說乃本文外意不必入正講下節剛柔進退亦然
梁山來氏曰虞者樂也憂則困心衡慮漸趨于吉亦如悔之自
凶而趨吉也虞則志得意滿漸趨于凶亦如吝之自吉而向凶

也、○說繞虞與娛同、孟子驩虞、正此義、訂疑與蒙引不同

說繞此節承上文明吉凶來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陸氏釋文三極陸云、極至也、馬云、三繞也、鄭韓云、三才也、王肅云、陰陽剛柔仁義為三極、

本義旣變而剛、云云至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

訂疑本義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觱突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更不可曉其意以剛柔二字為揲蓍者既變化後之剛柔只有二少而无二老

又以六爻之動為變化後之少陽少陰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全不成道理、其病總由于既變而剛則晝而陽四句、先已串說了、則象晝夜之剛柔、便有二少无二老矣、而六爻之動、又全說不去、蒙引一條、可破此病、

蒙引進退晝夜、不必貫說、如下文三極之道、便貫不去了、大抵俱是借彼形此之辭、進退是造化人物消長處、故不可以晝夜貫、且剛柔變化、猶或可串說、若進退晝夜之與三極之道、則決串說不得、訂疑此段極是、其餘尚有串說如本義者、故刪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須是逐爻說變化、變則自柔而剛、化則自剛而柔、庶幾陰根陽、陽根陰、二本則一之妙、有以見太極之全體、无乎不在也、如三四皆剛、則人道亦有純用仁時、仁即義之變也、三四皆柔、則人道亦有純用義時、義即仁之化也、當純仁而仁、當純義而義、非偏也、此乃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者也、天道地道亦然、○六爻之動、只以即訂疑九六為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為剛柔、動即變化、所為剛柔相推也、

訂疑六爻之動、指揲蓍者所得之卦爻、老陽化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也、三極之道、謂天道陰或變為陽、陽或化為陰也、地道柔或變為剛、剛或化為柔也、人道仁或化為義、義或變為仁也、

天道之陰陽變化易說、人道之仁義變化亦易說、唯地道之剛柔變化為最難說、為天道之陰陽常互易、人道之仁義常互用、其變化可言也、至于地道之剛柔、則體質有定、何以說變化乎、蒙引云、天之陰陽、則寒暑晝夜之類、地之剛柔、則啟閉榮枯之類、人之仁義、則恩威寬猛之類、皆有變化之道、愚謂其說天道人道則是、其說地道則非也、地道之剛柔、謂山川方見明白陵谷原隰墳壤之類、其色有黑白黃赤青黎之殊、其勢有高下平險之異、其性有燥溼緩急肥磽寒煖之別、所謂賦形有定者、非若天道人道陰陽有互至、仁義有迭施也、故曰其變化難言也、然但就其

相因无窮處觀之其彼此忽易形勢頓殊如所云行山陰道上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不暇者非其變化之大者乎至于變盈爲謙海田變易之說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變瘠爲肥變惡爲美皆地道之變化也又嘗見有斥鹵變爲膏腴膏腴又變爲斥鹵者○當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二句參看但彼以爻位言此以揲蓍變化言其指不同其理一也

說統此節承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來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註序易象之次序

本義易之序云云○朱子曰居謂身之所處循其序則安○節齋蔡氏曰如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雲峯胡氏曰所居而安是安分

訂疑諸說皆因本義云云而誤也若如此說則君子便是聖人地位矣本義云易之序謂卦爻所着事理當然之次第此句若指辭說則于下句爲複若只指卦爻之次序說則不合着所着事理四字矣愚謂易之序如序例所列伏羲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六十四卦次序六十四卦圓圖方圖次第及後天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及二篇之卦序雜卦之反對六十四卦內上下兩[illegible]之六爻當位不當位承乘比應之類所謂上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者也○邵子曰先天无文吾終日言之而不離乎是者也居而安者即下節居則觀其象也安如禮記所云博依安詩雜服安禮操縵安絃之安謂時時觀察使吾心與之相服習浹洽也樂而玩者爻之辭即下節玩其辭也燕卦辭在內不言卦辭錯舉之省文也此節與下節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皆平居學易之事如上文聖人設卦觀象而繫辭也

或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朱子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于心則自然樂

李彭山曰序自易言則聖人畫卦以成列者是也辭自爻言則聖人觀象而繫辭是也

訂疑此說可從易之序即上文聖人所設之卦所觀之象也辭即上文所繫之辭也

象引爻之辭在所玩則卦辭可知矣吉凶之辭言乎其得失也悔吝之辭言乎其憂虞凡一字之着皆至理所寓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君子朝斯夕斯讀而玩之言雖有盡而意實无窮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象辭變已見上云云 訂疑上文本義解象辭㓗其解變化處殊觕实底繫
柴氏中行曰居者靜而未涉乎事也動者涉于事也居則觀卦爻之象而玩其辭以探其隱賾動則觀其剛柔之變而玩其辭之占以求不悖其道一動一靜不違天理則俯仰无愧心逸日休德進業長用无不利蓋言道之所寓人當體之也
節齋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用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時 訂疑用易不止用一爻亦

有用卦之時當活看看其所占之卦有動爻无動爻耳
雲峯胡氏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无非易即无非天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无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此獨言吉而无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訂疑于蒙引以居則觀象玩辭為動則觀變玩占之地者非也
理亦无妨平日學易理不精則動時用易必不盡善居而觀象玩辭亦自可以得吉利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

大過矣豈必皆爲動而觀變玩占者哉居則觀象玩辭未筮之時然也動則觀變玩占則何時所觀之象所玩之辭今則見于化裁推行之際而惟其占之所指矣故或居或動所趨皆吉所避皆凶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說統四其字皆指卦爻象變即易之序未筮則曰象既筮則曰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則曰辭既筮則曰占
訂疑下章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本義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則象與變有偏全之分矣辭與占亦有辯吉凶悔吝雖亦是易之辭然第十一章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定

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則吉凶者正指占說故上下經本義多分象與占言之則所云其象如此者即辭也其占如此者即占也即此本義所云所值吉凶之决也然經中亦有有占而无辭者如乾之元亨利貞坤之利永貞之類是也亦有有辭而无占者如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比之六三比之匪人否之六三包羞之類是也此本義所云即象而觀占在其中不言其占謹微之意見于象中其象如此其占可知者也
朱子學易之法一條云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今學易不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即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于自家所處

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云云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讀易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他胸中洞然于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矣訂疑居則觀其象即上文居而安者易之序但易之序通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言象則就逐卦逐爻而觀其象所謂卦德卦體卦象卦變爻之陰陽中正與否乘承比應何如時位何如也玩其辭即上文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謂將有為有言而抱蓍問易觀其所值之卦爻而玩其占決之辭也上句言辭不言占者平日所講求者重明其理言辭占在其中也下句言占不言辭者筮時所質疑者重決其吉凶也言占辭在其中其實辭中亦有占占中亦有辭也細玩此節似重觀變玩占句者蓋觀象玩辭不過複說上句以起下句耳

右第二章

本義此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象而君子學易必合伏羲卦象文王周公卦爻辭莫得之末歸結在卜筮上以獲自天之祐也

蒙引上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而言此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下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章次如此凡乾坤文言一節一節以至天下何思何慮等云云皆是孔子居則觀象玩辭中得來若觀變玩占則就其事求之未暇旁及而推廣也　訂疑此章第二節即言揲蓍變化之事不止言繫辭也繫辭傳及說卦序卦傳大半自觀象中得來此後天之易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註彖總一卦之義也爻各言其變也

訂疑經註王弼者繫辭以下諸註皆韓康伯者後凡言註者放此

疏彖謂卦下之辭言說乎一卦之象也爻謂爻下之辭言說此爻之象改變也

本義彖謂卦辭云云

訂疑變指揲蓍者所遇老陽老陰之當變者言占用其變易為占卜而作故又逐爻繫之以辭使遇此卦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疏云象之改變尚未明本義云變指一節而言對全體而言亦未釋變字之義也不釋彖變二字之義者以象辭變已見上章也卦亦有變六爻皆變及三爻變則用本卦及之

卦之彖辭是也爻亦有象乾初九本義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
其象為潛龍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象字本上章設卦觀象象字來變字本上章剛柔
相推而生變化變字來
訂疑雖繫辭傳未必上下相承說然此章象變字則即上章象
變字也
蒙引本義不曰象全體變一節也而曰指全體而言指一節而
言可見不以全體當象字一節當變字大抵有全體之象有一
節之象獨于卦言象者象在全體尤著耳有一節之變亦有全

體之變獨于爻言變者變在一節尤著耳　訂疑此著字當作多
字
梁山來氏曰象指全體而言乃一卦之所具者如元亨利貞則
言一卦純陽之象變指一節而言乃一爻之所具者如潛龍勿
用則言初陽在下之變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疏謂卦爻下辭也著其吉凶者論其卦爻失之與得之義也前
章據其卦爻之象故曰吉凶者得失之象此章據其卦爻之辭
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辭著悔吝者言此卦爻有小疵病
也有小疵病必預有憂虞故前章云悔吝者憂虞之象但前章
論其象此章據其辭也辭著无咎者即此卦爻能補其過若不
能補過則有咎也按畧例无咎有二一者善能補過故无咎二
者其禍自己招无所怨咎故節之六三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但
如此者少此據多者言之故云善補過也前章舉其大畧故不
細言无咎之事此章備論也　訂疑善字作能字
訂疑前章言象者失得憂虞與進退晝夜三極為類皆泛指人
事造化言取象在易之外所謂天下之賾之動也所謂效天下
之動與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是也此章所言失

得小疵補過乃卦爻之所各具如位有當否中與不中乘承比
應有相得與不相得時之盛衰消長所謂吉凶以情遷是也疏
云云未盡其指　疏又云此章備論也愚按此章亦畧論之耳
易中占辭最多如云亨云利其云禍云祉云有喜有慶有譽有
尚有獲有功有嘉有得之類皆吉无咎之例也如云勿用云无
譽云不利其云有眚有厲无攸利不可不宜災疾迷亡有言喪
亂之類皆凶悔吝之例也　又疏云善補過謂能補其過善字
作能字固通愚謂善字當與言字為類謂辭有許以无咎者善
其能補過也善者嘉獎之辭蓋卦爻中有可譏處又有可取處

亶于可議處是有能補過之理故聖人繫辭因而許之勿如胡氏說人說也臨川吳氏曰辭曰无咎者善其能補過也梁山來氏亦如此說或曰无咎曰善何不曰善乎曰上繫言吉凶故不便用善字非謂无咎更善于吉也

翼亭曰失得小疵補過都是卦爻中所具卦爻所以有此者以時才力之不同耳

蒙引其字指卦爻言也

楊誠齋曰悔者遷善之權輿也吝者長惡之膏肓也然聖人猶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恕之〻辭也○陳明卿曰悔者自責以省恐道心也故雖有疵而日損吝者因過以自辭人心也故因有疵而日增均為小疵而中有消長之勢矣

訂疑此上章本義悔吝居其中間之意非正吉也本文悔吝通說不好邊說故經不貴有悔而貴无悔悔亡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註六位有貴賤也齊猶言辯也

本義位謂六爻之位云〻○朱子小註以二四三五初上相對較其貴賤

訂疑小註偶然之說不必從○蒙引辭貴賤偶句處可從

楊龜山曰泰卦為大否卦為小○蒙引又推之曰小謂卦之以陰為主者如姤遯否之類大謂卦之以陽為主者如復臨泰之類

訂疑如此說則齊小大句只說得十二月之卦餘卦如何說且如同人大有謙豫履小畜頤大過小過中孚等卦又如何分大小乎竊謂小謂陰大謂陽學易者欲知其卦之六爻孰為九孰為六即在畫卦之奇耦觀之便知此是易中淺事何必紛〻多事

辯吉凶者存乎辭因卦爻之辭有不言吉凶悔吝等者如愚上章所言是也當觀于卦爻之辭則吉凶可知如坤初本義云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上六本義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之類是也○上二節釋卦爻辭之通例此下言學易之法亦通例也

蒙引位即是一節底卦即是全體底又曰此二句只是起下文辯吉凶者存乎辭一句非以應象者言于象二句也

訂疑此亦有理但此節及下節皆是學易之法與他處泛引以形起下句者不同

梁山來氏曰上文釋卦爻吉凶悔吝无咎之名義矣此則教人

體卦爻吉凶悔吝无咎之功夫也 訂疑體字欠妥不存應四言
一善列貴賤句應爻者言乎變齊小大者句應彖者言乎象 此
自可從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介謂辯別之端云云 或問悔吝未至于吉凶是乃或萌
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朱子曰然

丹陽都氏曰憂悔吝者必思患豫防而防禍于其始震无咎者
必恐惧脩省而省過于其終

雲峯胡氏曰前曰悔吝言乎小疵此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謂當

謹于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
无咎者存乎悔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悔者天
理萌動之機不悔則人欲汨錮而不自知也

訂疑悔吝咎三字亦差不多此處似分悔吝為未來咎為已成
之過憂將來之悔吝則當察于善惡方形之始而遏欲存理使
善念充而惡意去則不至于悔吝矣知咎之已成而動其補過
之心則當悔悟于前此之非而痛自洗滌舍其舊而新是圖則
有咎者可復于无咎矣聖人貴寡過而尤貴補也如是其勉人
遷善之意深矣○卦爻中有言悔言吝者非謂其必悔必吝而
遂可諉之无可如何也正欲人知其將有悔吝而憂之也徒憂
无益則貴于善惡之介而愼其投足之途也此大學愼獨之說
也卦爻中有言无咎者非謂其因循苟安而遂得无咎也正欲
人知其已有咎過而震其補過之心也然震之有術則貴乎自
怨自訟而振拔于困衡之餘也此曾子省身之學也以此推之
則吉非无故而吉必作善以迎祥凶非必凶當改圖以避禍也
此意不于吉凶發之而于悔吝无咎發之者舉悔吝无咎以例
吉凶悔吝无咎亦卦爻之辭中所存也舉吉凶而不及悔吝无
咎者亦以吉凶例悔吝无咎也錯舉互文之例如此 存乎悔

之悔與悔吝之悔不同悔吝之悔小疵也存乎悔之悔脩省也
太甲有桐宮之艾卒為商之令主宣王聽姜后之諫遂使周之
中興漢武有輪臺之詔遂免亡秦之續明英宗有南宮之困遂
成天順之隆悔之時義大矣哉

憂悔吝憂字震无咎震字蒙引皆指易說非也此二句與上三
句一例貴賤小大吉凶悔吝无咎易之象易之辭也列之齊之
辯之憂之震之者學易之人也存乎位存乎卦存乎辭存乎介
存乎悔則夫子示學者以學易之法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註其道光明曰大君子道消曰小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
險訂疑諸家從之
本義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朱子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
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
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卦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
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
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問卦有小大云云觀其爻之所
何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
險曰這只是依約看也是恁底自是不曾見得底透只是依衆

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作易
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只是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
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
訂疑卦有小大摘上文齊小大者存乎卦一句而言之謂卦中（二句如不專說一句承存乎卦一句承存乎辭亦可此要明言辭一遺故以辭也者句結之）
之爻有奇有耦而其辭亦有險易不同所謂吉凶以情遷也小
者未必盡險大者未必盡易只是約畧言之耳如論三多凶五
多功謂為貴賤之等又謂柔危剛勝豈能盡然孔子不過以已
意偶見約畧說耳其實小者亦多易大者亦多險三之位柔者
固危剛者亦危五之位剛者固多功柔者亦多功也○上文以

位之貴賤與卦之大小並舉此節單言卦有小大不及位有貴
賤者亦省文也錯舉也若以例推之則位有貴賤辭有凶功如
下篇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
蒙引辭之險者如剝之不利有攸往否之其亡之類是也易者
如復之朋來无咎泰之拔茅征吉之類是也要亦大畧如此未
必盡然也大過非不大也而棟橈訂疑夬非不大也而孚號有
厲臨非不大也而八月有凶觀非不小也而有孚顒若也五非
小也而屯其膏既濟九五非小也而不如西鄰坤六二非大也
而直方大故知此亦大約說不可拘定○卦字辭字皆兼卦爻說

是
張子曰指之使趨時順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則
不陷于凶悔矣○誠齋楊氏曰其辭夷易指人以所之吉且得
也其辭艱險指人以所之失且凶也○潘氏曰辭者各指其所
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乎人也訂疑
三氏之說即第十一章開物成務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
凶所以斷也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下繫因貳以濟民行以明
失得之報之意也
右第三章

本義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平庵項氏曰、自彖者至補過也、皆解易之文、自列貴賤至末、皆學易之法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本義易書卦爻云云○朱子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蓋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 訂疑用之謂下三節

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如非綸則空疎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雲峯胡氏曰、此易字指書而言、書之中、具有天地之道、自與天地相等、故于天地之道、彌之則是合萬為一、渾然無欠、綸之則是一實萬分、燦然有倫、此下三節、皆是聖人用易之書

訂疑易書二字、原不必重論、所重卦爻耳、此章是專言聖人觀象之學、未及于辭也、若重言易之書、便是兼辭了、易之辭雖亦足冐天下之道、皆是發明天地陰陽之理、然不如易象渾淪全體、無一缺罅、無一遺漏也、觀說卦一傳及序例諸圖可見

牽引天地之道、不外乎一陰一陽之變、而易書卦爻、亦一陰一陽之變也、凡幽明生死鬼神仁知之屬、易皆有以象之而無遺矣、幽明生死鬼神仁知之類、莫非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易書于此道也、自其外而統觀之、則幽明生死鬼神之類、無一不包括于其中、有以彌之而無遺焉、自其內而析觀之、則于所彌之中、或幽或明、或死或生、或鬼或神、或仁或知之類、又皆有以綸之而不紊焉、夫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如此、信乎與天地準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疏天有縣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

本義此窮理之事云云

朱子曰、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日出地上便明、日入地下便幽、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天是陽、地是陰、然天地又自各有陰陽、天之晝

晝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
阻屬陰○南東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開原始反終、曰、反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來看○看其終○如
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
又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爲魄、氣魂也、口鼻之呼吸爲魂、二者合
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无不之矣、魄爲鬼、魂爲神、禮
宰我問鬼神、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註、氣爲
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
又曰、變謂魂魄相離○雖獨說遊魂、而不言離魄、而離魄之意、自

可見矣、○又曰、變雖屬陰、然魂氣上遊、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
如言殂落、殂升也、便是魂之遊、落即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
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橫渠說精氣自无而有、遊魂
自有而无、其說亦分曉、○又曰、神氣上升、氣魄下降、不特人也、
凡物之枯斃、其香氣騰上、物則腐于下、推此可見、○又曰、生則
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問遊魂爲
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是漸漸散、若爲妖孽者、
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爲妖孽、若尫羸病死底人、
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爲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

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
別傳、魂原是氣、无形也、魂无所不之、故曰遊也、
訂疑原始反終二句○既就死生說○精氣爲物三句○又就死生說○
不○无○複○竊謂精氣爲物三句既是說鬼神之情狀○只○宜○就○造○化○說○
之○迹○二○氣○之○良○能○言○如中庸所言鬼神之爲德○體物不遺處○氣○
至○而○伸○（在○公○三○字活）則在人爲精氣爲物而爲神○陽○之○伸○也○氣○往○而○屈○則○在○
人○爲遊魂爲變而爲鬼○陰○之○屈○也○獨○以○人○說○鬼○神○以○例○其○餘○耳○
原始反終亦然○萬○物○皆○如○是○不止人也○何來都被朱子就人說
了○故一旦難信耳○

紫引生死說○人○物○言○鬼○神○說○造○化○言○鬼○神○是○人○物○之○所○以○生○死○
者○○精氣遊魂變○動○植○說○此說人未能信○實○有○此○理○草木俱有
香臭光彩○便是魂也○即所受之陽氣也○亦俱有津液○此便是魄
也○即其所得之陰精也○雖不如動物之分明○然上句生死既兼
動植○鬼神則物之所以生死者也○安得不兼動植耶○
（字面亦與原始反終合）
訂疑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此以理言也○體物而不
（字面亦與鬼神句合）（爲以三條）
可遺、張子云、氣至而滋息爲神、氣反而遊散爲鬼、此以氣言也○
（分○解○死○生○鬼○神○便○不○複○）
正可以解此處死生鬼神之說○
又按張子正蒙動物篇、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

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謂之神以其伸也反謂之鬼以其歸也此即兼動植之說也張子曰氣于人生而不離死而遊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此專以人言也蘇子瞻曰衆人之志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弱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賢爲神非有二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訂疑此非解此節之語因其有至理存焉故並錄之

朱子曰至謂之神反謂之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也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鬼祖考來格便是神

訂疑如祭祀時神之來格是神及祭畢送神皇尸載起則神又去而爲鬼矣以上所說紛紛愚謂此節大旨不過欲以屈伸往來聚散離合言鬼神之情狀特偶就在人者言之耳非專論在人之鬼神也其主意止以鬼神與幽明生死言陰陽之變以明天地之道因以明易之準天道耳

雲峯胡氏曰上文言易具陰陽之理此言聖人用易以窮陰陽之理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終而知死生之說即聚散而知鬼神之情狀皆窮理之事也

蒙引仰觀俯察固以易也至原始反終亦以易而原之反之也爲物爲變亦以易而推其如此也爲上已有兩以字便承他說出省文爾亦如善補過也一句不用言乎其三字

訂疑胡氏蔡氏二條爽快直捷

蒙引天下之物理多矣此言窮理獨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何也此三者理之至難窮者也于此而有以窮之則天下之理无不窮矣自聖人分上說亦舉重以見輕也

訂疑經畫當作難易若大學之格物則衆人所可能者

訂疑此亦如中庸三重之道上言本諸身六事而下文特申質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亦舉難以見易也

仰觀俯察三條得于易書者少得于卦圖者多試觀序例先天諸圖其圓者天文也方者地理也八卦圓圖兼天文地理也原始者陽生于震（朱子亦嘗稱此）復也反終者陽盡于艮剝也精氣爲物者自震復至乾也遊魂爲變者自巽姤至坤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說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者聖人无物不知是知周于萬物天下皆養是道濟天下也故不過者所為皆得其宜不使愆過使物失分也

訂疑疏解故不過意則是而語氣不順蓋能知而不能濟或能濟而知不能周則皆不能无過今知足周之而道足濟之所謂知之无不明而處之无不盡矣故不過

別傳與天地相似乾父坤母克肖之謂似故不違善繼其志善

述其事

本義此聖人盡性之事也云云

訂疑本義則知而不過矣知而二字當作衍文

朱子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輕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

訂疑不曰下章而曰下段者朱子為此說時或未分此兩處為兩章但依周氏所分精氣為物至君子之道鮮矣為一章也

蒙引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連下句都是聖人與天地相似處本義乃獨于此帖天地二字者舉一隅之意也

朱子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兩句本皆知之事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其本則流而入于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是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　訂疑此以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作一句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對與本義不同

又曰旁行而不流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却有故字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有將底處頗難曉

訂疑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是兩事上言知下言仁中加一而字以故不過結之旁行者行權之知也對上知周萬物對下樂天知命不流者守正之仁也對上道濟天下對下安土敦乎仁亦中間加一而字句法與上句同而无故不過三字以結之分明是缺文耳本義有見于此故以旁行不流作兩事平說而以知仁分之此正說也小註以此句合樂天知命為一句謂皆知之事而通與安土敦仁句對乃別一說而雙湖胡氏及潜辭梁山來氏皆從之

蒙引旁行而不流上一段知仁是以處常者言此則言其事消

雖處而不可以常理行者聖人則旁行焉旁行易流也聖人雖
旁行而又不流焉
訂疑下文樂天知命安土敦仁皆是甚處變意若非處變則何
必云樂天知命云不憂云安土云敦仁乎
蒙引樂天天以理言仁義忠信是也命以氣言吉凶禍福是也
樂乎天理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知有天命則惟脩身以俟之
又何憂
訂疑在聖人分上知命是淺事只帶言之程子曰聖人樂天則
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爾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是

也命者所以輔義一循于義則何庸衡之以命哉○愚又按聖
人亦有言命處如死生有命又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又曰道之
將行將廢命也然皆以曉衆人耳在聖人則知命不足言矣
朱子曰安土敦仁是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
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處而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
篤厚盡去己私純是天理更无欠缺充足盈滿方有箇厚之意
只是仁而又仁敦厚于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故其愛自廣又
曰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訂
疑樂天安土與崇德廣業兩章各言一事雖理可相形而不必

相牽也
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又曰安土者隨所寓而安
若自擇安處便是知有己不知有物也訂疑此答何叔景之說
也是以敦仁仁字作愛之理言蒙引從之本義與夫仁者己欲
立而立人集註云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
理之周流而无間矣同一解法于安字切
蒙引其知益深其仁益篤此又聖人仁知之極致也大抵聖人
之仁知非有至與未至篤與未篤特隨所寓而言便見一節難
于一節一節深于一節爾

飛龍講意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與天地同功旁行不流與天地
同變化樂天知命則益无違于天安土敦仁則益无違于地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
神无方而易无體
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也云
朱子曰天地之化滔滔不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
之瀉鑄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于中道曲成萬物而不遺
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狭長短方圓无不各成
就此物之理无有缺遺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

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範圍天地之
化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无過
差此特其一耳
縈引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若舉一二端來說如一氣流行籠
統相續聖人則裁之為四時二十四氣是也地形廣邈經緯交
錯聖人則裁之為九州凡封疆之界是也又如正經界治溝澮
使恒雨而滂則水有所歸使恒暘而旱則水有所取皆範圍之
事不然旱則隨他旱水亦隨他水其不過乎九州封疆之界不
辨則四海之内只是一大塊渾淪孰知其為何州孰知其為何

國如是則過矣四時節候不分則大運之中只籠統一氣而已
人知何時為春夏何時為秋冬何時為分至如是則過矣此所
謂裁成天地之道而輔相之宜亦在其中矣　訂疑中有涉曲成
萬物者刪之
曲成萬物於凡天下之物知之无不明處之无不盡使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耕田鑿井各利其利煖衣飽食各樂其樂賢知勿
使過愚不肖勿使不及動植之類則宜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
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舉天地間无一物不得其成就處所
謂大以成上下以成小者如此方謂之不遺亦不能枚舉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句最難看
訂疑不曰天地之道陰陽之道而曰晝夜之道舉一以例其餘
也此至淺者也上文幽明生死鬼神固是此理大言之則元會
運世小言之則呼吸動息莫非此理也知是知天地之化育之
知乃嘿契非推測也所謂與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天至誠如神者也後章退藏于密吉
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者
也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者也說諸心研諸慮者也
肯堂王氏曰神以聖心主宰言易以聖人運用言其所存主處

一神之所為不可以方所測其所運用處一易之所為不可以
定體執也又曰聖人範圍曲成通知則神易不在造化而在聖
人矣故凡物有定在者皆可以方求之聖人之神通乎天地萬
物晝夜之中而莫測其端无在而无不在也何方之有凡物之
有定體者皆可以體求之聖心之易妙于範圍曲成通知之內
而不滯于一无為而无不為者也何體之有聖人心易之妙如
此命无不至矣然孰非用易以至之哉
訂疑本義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
形體也此括程子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

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之語而為說也
然窮究之甚獨手肯堂以聖人說確極此句與上文是故知幽
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故不違故不過故不憂故能愛
相對然上二節皆一句一結此節獨三句一結此文法之變換
也
蒙引當初聖人窮理盡性以至命方能作易在後聖人用之又
可以窮理盡性而至于命要之聖人之窮理盡性而至命不必
盡由用易孔子立言主意只是以賛易道之大爾其實是有此
理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

訂疑三節相承說至命由于盡性盡性由于窮理仰觀天文俯
察地理既以易則原始反終精氣遊魂二句亦以易而窮之可
知矣窮理節既以易則盡性至命之由以易又可知矣此易之
大所以與天地準而又為聖人之所不可須臾離也

右第四章

本義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訂疑仰以觀于天文三節依本義就用易之聖人說則如前所
述矣愚謂若以作易之聖人說則仰觀節為聖人觀象于天觀
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神明之德

萬物之情如說卦所列者則理无不窮矣與天地相似節為聖
人得易簡之理盡三極之道于凡所謂知仁德業平易險阻變
化云為之類无不知之而處之當則性无不盡矣範圍天地
之化則為聖人窮理盡性之至極義精仁熟盛德大業知來藏
往聰明睿知可與天地參而成位乎其中者也則命无不至矣
夫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之變知仁之理所謂一陰一陽兩在不
測之神而已矣聖人者由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如此則聖人之
神亦上下與天地同流矣故其所作之易亦廣大變通至變至
神往來不窮也如此說則易无體之易與易與天地準首尾兩

易字相應而亦以見易書之作為有本領也姑記所見附之于
此

一陰一陽之謂道

程子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誰能
識之又曰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陰陽者氣也氣
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本義陰陽迭運者氣也云云○朱子曰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
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
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

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是陽望後是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為今恁地滚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為之哉乃道也從此句下文分兩脚

蒙引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當離合看此句最好蓋道不離于陰陽故當合看而又不離于陰陽故當離看此正所謂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又未嘗倚于陰陽也下文節節都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亦節節都有箇陰陽不測之謂神此章陰陽正指動靜言靜其體動其用也道兼動靜含陰陽則道无妄泊處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兩箇一字最活迭運意思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恁地迭運而道不外是矣蓋道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乃太極之謂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是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兼甚廣不止如下文所云如繼善成性顯仁藏用仁知及成象效法都取大底說若細言之就成象效法上亦各有陰陽此章所言陰陽大抵皆以流行者言

梁山來氏曰理乘氣機以出入

說皖此章大指只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便了聖人恐人外陰

陽以求道故從一陰一陽上指出道來又恐人泥着陰陽求道故就陰陽中說箇不測來非道外有神中間節節是道節節是神

訂疑本文兩一字本義迭運字極重周子所謂一陰一陽互為其根者此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義道具于陰而行乎陽云云

或問繼之者善也是此理之流行未賦于萬物朱子曰如兩箇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嘗喻之如兩片磨中間一个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米穀四散撒出所以為繼之善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个理在天地間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底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　訂疑末條是說性善之理與本義不合

建安丘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書帝降之衷中庸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既繼之義也　訂疑明甚

蒙引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與此理則一般、但彼是串合言之所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性已交過人物去了乾道變化總之者善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成之者性也

訂疑乾道變化以下、引乾彖傳、以釋此節、甚好、本周子、但周子止引到各正性命而截去保合大和一句尤得成之者性也正旨蓋保合大和釋貞義居多在草木為結果時在人為全而歸殁吾寧之時與此處本義不合不如截去通書、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朱子註曰、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而賦于人之本即圖之陽動也通書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朱子註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于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此可見蒙引帶保合太和句為衍文也

朱子曰、繼成二字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北溪陳氏曰、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蒙引或以繼之成之為氣、善性為理、何以分理氣而二之、蓋善字性字、難以屬氣也、然理亦寓諸氣二而一者也又曰、天地生物之心、无有不善、故曰天地之性也、對氣質之性而言也、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物便是氣質、性則物所有、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不同、而理亦隨之、又繼之時、純是乾道變化、不着形氣、故謂之善、

訂疑成之者性本義蓋就資生流形時說未及保合太和時也若人物之全而歸乃過此以後事

或疑成之者性、焉知非全于已生之後耶、曰、本義就各正性命時言而不就保合太和時言非无見也因下文知者見之謂之知云云天下之人猶未能盡是成性存存者況萬物之生又安能必其保合太和而全于已生之後耶故通書引易只至各正性命而止不及保合太和句而下文即証之以成之者性句成之者性也猶天命之謂性以始受天命而言非以盡性之後而言也○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朱子註曰通者方出而賦于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于已、性之成也、此註亦欠分明蓋上文、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只是元時尚未及于亨亨即流形資生時矣其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流形資生亨之時也尚未及利貞其云元亨誠之通正是指繼之者善

與成之者性而言其云利貞誠之後、正是保合太和時在萬物
則為句于實與實之既成也在人則為全而歸殁吾寧也故曰
誠之後後者歸根復命也朱子註小註及諸家之說皆欠分曉
○以上因本義云、周子程子之書、言之詳矣、故摘而錄之、並置
辯焉、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
源頭處說孟子所謂性善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言
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

成之者性時方能知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性善實淵源于夫
子○陸庸成曰、成性所謂物與无妄也

訂疑陳氏陸氏之語明白詳確斬盡葛藤

本義善謂化育之功、性謂物之所受、不言性理而言氣化者、照
下文顯仁藏用皆以造化言也故下文本義云、仁謂化育之功、
用謂機緘之妙也、然細觀之其在天地自應以氣化言其在人
則善性仁知自應以性理言原並行不悖也蓋造化原兼理氣
而氣為易見人性亦兼理氣而理為尤重故當隨本文而解之
不宜以性理而强合氣化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
道鮮矣

本義仁陽知陰云云○朱子曰、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
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行處便以為
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
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雲峯胡氏曰、首三句正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陰陽非道也一
陰又一陽所以循環而不已者道也繼者靜之終動之始本義
曰、繼言其發、成言其具、蓋在造化者、方發而賦于物、其理无有

不善、在人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
其具者、天命已不能不麗于氣質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氣質而
言也○上章說聖人之仁知、合而為一、此說仁者知者、分而為二、

訂疑本義自繼善以後節云云以陰陽交互而言欲以明首句一
陰一陽之謂道也首句是說陰陽迭運蓋統體一太極也到繼
善成性二節則是說一本萬殊之在人者也朱子自幼讀周子
太極圖通書及程子語錄以先入之言為主遂以陰陽互根之
說通解此一章不知周子自是獨出己見作為太極圖通書借
乾之彖傳及此章首二節以証其說耳原非以太極圖通書解

此章也本義遂據太極圖通書以定此章處〻為陰陽互根之說朱子曰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讀者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此言誠是也豈可以周子之斷章取義以明已說者為孔子之說乎即如前章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本義吉凶相對悔吝居其中間云〻變化者進退之象也節本義既變而剛則畫而陽矣云〻然皆朱子偶見此理而發明本文外意耳後人遂執為正解亦何異執周子之書為此通章之大旨乎此章有可互說處仁知德業生〻不測是也其餘不必

𥡴引上文成之者性也兼人物言此則承上文成性一節去了物而專以人言也蓋既謂之成性則道已落在氣質矣所以有偏謂之仁謂之知不是仁者名此道為仁知者名此道為知蓋仁者謂道止于仁耳不知仁之外有知也知者謂道止于知耳而不知知之外有仁也

說統君子之道何道也一陰一陽之道也（真捷）

訂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此段明快辭確諧暢所未發）與義皆兼三才而兩之也故以天言之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人言之則曰一仁一義之謂道在天道則分陰分陽又迭用陰陽在地道則分剛分柔又迭用柔剛在人道則分仁分義又迭用仁義兩者缺一不可為道故人之道兼仁義猶天之道兼陰陽地之道兼柔剛也今仁者知者所見既偏雖未必如楊子之義墨子之仁而已非堯舜禹三聖相傳執中之道矣君子之道或分仁分知或迭用仁知或仁中有知知中有仁或仁根于知知根于仁皆一知一仁之謂道也但不可如本義以仁陽知陰說歸天地之氣化耳上文自言氣化此節自是承成之者性也句說性理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至日新之謂盛德大旨是言造化之事繼善成性二句亦是言造化之事兼人物而言此節乃專言人者以人為萬物之靈而其性猶為易見也又人性之（本義）仁知正猶天道之陰陽故即以相配言之（亦是此意但欠明白）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程子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

訂疑天地與人一理人一小天地也人不能无心天地如何无心若天地无心是无主宰矣其福善禍淫互為感應者果孰為〻之（此處不分言）如聖人无為非真无為異乎人之為爾天地无心非真无心異乎聖人之心爾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顯諸仁
藏諸用
邵子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其度數之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又曰顯諸仁者天地生物之功
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訂疑程邵以表裏說朱子亦有如此說者見小註
本義顯自內而外也云云○朱子曰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
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諸用
是利貞誠之復 訂疑元亨利貞之說與本義同以先後說

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存底心顯諸仁是千頭萬緒藏諸
用只是一箇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又曰顯諸仁似恕藏諸用
似忠顯諸仁似貫藏諸用似一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
而隱 訂疑此皆作表裏說如孟子所過者化顯諸仁也所存者
神藏諸用也
雲峯胡氏曰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隱在費中費之外他
无所謂隱藏在顯中顯之外他无所謂藏蓋顯諸仁是用之迹
而盛德之所以行藏諸用即仁之心而大業之所以立顯諸仁
是發生之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發生者即藏于中而不可見

訂疑此亦表裏之說
楊誠齋曰聖人與天地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
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本義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云云
訂疑久大二字從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來
訂疑自首節至此是言造化
生生之謂易
本義陰生陽云云

訂疑本義本太極圖說來故主陰陽互根說其實易書生卦則
但如邵子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分為十六
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耳本義之說乃後天對
待而觀之見為此卦是某卦所變也
自此以下本義是以造化人事貼以易中字目以見易之理不
外于造化也其所以事以造化人事言而不主易書者亦因下
文成象效法二句在易書難說也如首章鼓之以雷霆以下說
易書難說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本義效呈也云云
朱子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底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說入易上去○凡屬陽底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形便屬陰成象如日月星辰在天亦无箇實體只是箇懸象如此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底意思
蒙引此乾坤就物說本義造化亦就物說言各有箇造化也法與象亦都就物說成象之謂乾陽之輕清未形也效法之謂坤陰之重濁有迹也
訂疑卽人事亦造化中物故舉造化便都該了如首章卑高方物亦是人事本義統以造化之實該之
蒙引下見象形器卽此成象效法就生物言是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只就做著上分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如乾坤二字既曰闔户之謂坤闢户之謂乾而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其以乾坤謂天地特其成形之大者也如元亨利貞有天道之元亨利貞焉有聖人之元亨利貞焉有君子之元亨利貞焉自其一物之生亦各備箇元亨利貞焉○夫乾其靜也專

之乾坤以對待言是就天地說成象闔闢户之乾坤以流行者言闔闢謂氣見形謂物也
訂疑此法象卽後章法象莫大乎天地之法象字天下无一物无法象但天地是法象之莫大者耳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本義占筮也云云
朱子曰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訂疑張乖崖宜用以解上節
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說到並處便說到占上去則此番分明是要做占用矣
訂疑此章易乾坤占事雖用易中字目實就造化物理人事而言也卽如極數知來之謂占一句在易中固就揲蓍言然世間占卜之術則不指揲蓍一件也如卜龜亦是又後世占卜或以雞卜或以虎卜或以碁卜或以紫姑仙卜或以牛蹄卜或以灼骨卜其他擲錢聽鏡相字觀梅風角鳥聲求籤問筊杓聽相形揣骨太素脉子平河洛數紫微斗數樟柳神扶箕耳報之類實繁有術皆能推測以知來往往有驗卽如春秋時左傳所記亦

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沈尹氏單襄公以政
卜孔成子以禮卜師曠以律卜子貢以執玉卜又如卜偃之卜
畢萬卜虢亡叔服相公孫敖之子梗陽巫之卜晏桴慎之占无
氷單愆期之占僖括裨竈卜伯有卜火其他甚多皆極數知來
之占也豈必抱蓍問易乃謂之占哉此聖人看易理爛熟後見
得天地間造化人事物理无一不是易理故繫辭傳一書直
橫竪无一不見得與易相合所以或就造化說一段或就物理
說一段或就人事說一段不過欲學者隨處見易理如中庸費
隱一枝或說夫婦或說聖人或說天地或說鳶魚或說富貴貧

賤患難夷狄或說兄弟妻孥或說鬼神或說子臣弟友或說禮
制或記政事无非道之費隱也
通變之謂事如傳中所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化而裁之謂之變
推而行之謂之通通其變使民不倦皆指人事而言不必考變
占也在用易上說則趨吉避凶便是變通之事本義只欲串說
故用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二句其實當刪

陰陽不測之謂神

本義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朱子曰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
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橫渠說得極好一
故神觀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間如
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伯千萬之中无非這一
个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
建安丘氏曰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
所以无方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託而顯者也
訂疑陰陽不測之謂神在造化物理人事易書俱有之玩此節
上下文勢是就造化物理人事言之然上文易乾坤占事五字
皆是借易中字目爲言則此神字亦借易之神而言也易中之
神如何下章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于斯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蓍之德圓而神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鼓之舞之以盡神數神字是也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言道之體用云云
纂引此章通以理言然蓍所以摸寫此理也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卦爻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學者黙而識之可也
訂疑本義此章通主陰陽互根說愚謂朱子蓋見首尾二句是
互根說又中間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亦
有就互根說者又得太極圖及程子之說爲之證故遂定爲此

說也然有可互說者亦有不必強爲互說者如繼善成性二節
成象效法二節亦何必互說乎〇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至日新
之謂盛德是說造化生生之謂易以下是從造化說到易書上
去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
地之閒則備矣

本義不禦言无盡云云〇朱子曰以言乎遠云云是无大无小
无物不包然當體便具此道理靜而正者言觸處皆見有此道
不待安排錯置雖至小至近至褻至陋之事无不隨處皆足无
所欠缺只觀之人身便見

雲峯胡氏曰以言乎遠則不禦語大天下莫能載也以言乎邇
則靜而正語小天下莫能破也本義以爲即物而理存者蓋言
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无非此真實
之理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此理
无物不有也

蒙引廣大二字亦須有別大就外面抱括得盡說廣就其中含
蓄得多說畧與彌綸二字相似

說統遠邇無時與地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是以廣生焉

本義乾坤各有動靜云云

朱子曰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彷彿似恁地問乾一而實
云云而曰廣曰天只是一个物事一故實從裏面出來流行發
生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形雖曰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于地
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天以其包得地　訂疑
又貫乎地中所以說其質之大地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
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乾只是一箇物事充
實徧滿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
相似〇問陽奇陰耦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大生是
渾淪无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
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闔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〇又曰
地到冬間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入地地氣開以迎之〇又
曰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闢便是兩開去翕是兩闔如地
皮上生出物來地皮便開今天固包着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
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〇又曰地却是在空缺處天却四方
上下都周帀无空缺偪塞宄滿皆是天地之四面底下却靠着

天天包地氣无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
又見地廣處問乾者天之情性曰乾者健也健之體爲性健
之用爲情情便是性之發靜專是性動直是情
繫引天地別无勻當只是生物而已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是故
乾之靜而利貞也雖未見于生物而其生物之心則常存不他
是其專也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中達外沛乎莫禦是其直
也夫坤其靜而利貞盡歛許多生意在內翕聚而无餘所謂翕
也及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能承以生動將許多生意都
一齊發散出來故曰其動也闢乾坤生物全在動上而此則

兼靜言且以靜居先者何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
聚則不能發散至哉言也天地之道盡于此矣豈唯天地凡人
物皆然凡聖賢之論陰陽先陽後陰者生物之序也如元亨利
貞之類先陰後陽者體立而後用行也如靜專動直之類　訂疑
後章先闔戶之謂坤本義云由靜而動也
訂疑先賢看書從元字句處生許多妙理類如此今人則只是
會身行數墨足矣
本義謂靜別動交靜則天地不交如七月以後也動交謂天氣
下降地氣上騰正月以後也如以六十四卦橫圖觀之乾坤各

居兩頭是靜別中間六十二卦便是動交先天圓圖八卦相錯
是靜別後天圓圖是動交（春夏以後靜別秋冬以後動交）以卦畫論之陽畫奇是一而實陰畫
耦是二而虛本義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此句當刪蓋此節
只言造化而易之所以廣大在言外後章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後篇言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正是易之所以廣大者又見
一本云易之所以廣大者如此如字却通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疏大以配天廣以配地四時變通易理亦能變通故云變通配
四時初章論乾坤易簡可久可大配至極微妙之德也然初章
易爲賢人之德簡爲賢人之業今總云至德者對則德業別摠
則業由德而來俱爲德也
本義易之廣大變通云云朱子曰廣大三句以易配天道易
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易之變通如老陽變少陰
老陰變少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
訂疑朱子小註以老陽老陰之變言（二說並行）如上章變化者進退之象
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之義愚謂易之圓圖自復至乾象各至

至夏至自姤至坤象夏至至冬至亦是配四時之一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註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

本義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云云○朱子曰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就切實處行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象地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脩身是禮卑之事○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是極卑无事无箇禮雖至微

細底事皆當畏謹戒懼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訂疑此段是卑遜之說與本義不同乃註說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无非卑底事然又不是强安排皆是天理合如此又貼入循理

訂疑論語註富而好禮句朱子亦引董子安處善而樂循理釋之與此本義同總謂循理固是但理字稍寬泛令人无處下手不如禮字使人當下便有持循處所以夫子循循善誘人不過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已博以文教其知也約以禮敎其禮也崇德廣業備于此矣崇德廣業崇廣有工夫知崇禮卑四句无工夫本義窮理循理此崇德廣業之工夫下手處此知之所以崇禮之所以卑也如乾大象君子自强不息只自然見成底无工夫本義補出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一句在前以示學者下手處也效天法地本義以如字解效法字輕說

業引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非是理之所在也聖人于是理也窮之于心則識見超邁而其知也崇循是理而行則工夫篤實而其禮也卑語錄以知崇禮卑不必專主聖人此朱子未定之見據本文當純以聖人言大意正與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以窮理盡性至命者相類

訂疑德業字首章言之崇德廣業之事第四章言之詳矣卽效

天法地亦于至命節見之矣細看此章文義甚畧玩其意只是欲出知禮二字以配天地耳以第四章言知仁矣說卦第二章言仁義矣此章又以禮字與知字對言之蓋易之爲書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將以順性命之理者也人之性備乎四德豈易之爲書獨可言仁言知言義而不可以言禮乎是其所以配至德者有未盡也故此章特地提出禮字與知字對言之如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道不虛行曰當名辯物正言斷辭何莫而非禮也聖人者用易

以窮理盡性則仁知禮義无不自我而出德崇如天業廣如地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又知屬陽禮屬陰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知之所以益崇而效天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禮之所以益卑而法地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本義天地設位而變化行云云○朱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陰陽升降便是易又曰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是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又曰成性成之者性字義同而用異成性

是已成之性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衆人多說是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

訂疑天地設位猶首章天尊地卑易行乎中猶乾坤定矣貴賤位矣剛柔斷矣吉凶生矣變化見矣易指易之見于實體者指易書之易而言不專指變化也知崇效天禮卑法地故承上天地二字而言以配知禮二字也知禮皆成性之德也聖人全體不息由知禮行非行知禮也亦如天地設位崇卑有定分而不易則凡百道義皆自此出亦如天地設位而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行乎其中矣

衆引易行乎其中易指造化訂疑當指易之見于實體者

薛敬軒曰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

葉爾瞻曰存存者聖心不已之純也

吳因之曰道義從成性而出所謂神无方而易无體也

說統上文說效天法地故用天地設位轉下易不出天地外德業不在吾性外

訂疑道義之門即上文德業也

右第七章

卷之十一終

周易訂疑卷之十二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本義賾雜亂也云云

朱子曰先儒多以賾字為至妙之義若若此何以謂之不可惡只是一箇雜亂冗鬧底意思　訂疑即雜而不越意　又曰是謂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便有一个象只管生去使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問擬諸形容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于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待郭子和云其先人云不獨天地風雷水火山澤是象只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　訂疑此是先窮畫天下之物理然後畫卦是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始作八卦之意擬形容象物宜即是畫卦

又曰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山澤之形容方擬諸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　訂疑此是先有了卦然後擬諸卦形以象天地山澤之物宜蒙引以之

雲峯胡氏曰聖人見天地之間陰陽相雜于是擬之而為六十四卦其象亦如此之雜也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陰陽之形容而象乾坤之宜于是為奇耦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擬乾坤之形容而取天地首腹馬牛以至金玉釜布之類皆象也

訂疑此是合朱子小註之兩說而兼之新增之說

訂疑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二句皆是未畫卦之前而觀察物理之意與下文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句為對此下却脫了設卦焉以觀其象一句故與下文不對學者當以意補之形容雷風山澤之象也（方有分說）物宜物各有宜謂徤順動止之性也此言先天之易止有卦畫而无文字第十二章所謂立象以盡意設

卦以盡情偽者也人見下節言爻不言卦遂謂此節指卦辭誤矣立象設卦尚未有辭也故十二章云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而亦不及彖辭也

蒙引擬諸形容是將畫卦時比度天下之賾底形容如何于是畫成卦以象其物宜即上經本義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云云也物宜物類也既畫卦則天下物宜如說卦所列者皆不外此矣○又曰語錄說擬其形容處恐未穩蓋未從說出卦如何有卦可擬形容且與下傳所謂仰則觀象于天云云于是始作八卦云云者背矣又擬字與象字須有分別擬是畫卦之時象是

畫卦之後、訂疑此指小註後一條說、

第二章衆引是故謂之象、此本偏主卦之象言、不兼爻、然却兼人事物類二義、如說卦所列者、天地山澤爲圜爲君之類、則所肖物類之象也、如健順動入各畜進退決躁矯輮之類、則所肖人事之象也、訂疑人事專以性情言、亦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程子曰、會通綱要也、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

本義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云云 訂疑以行、大全作可行、他本作所行可字是

朱子曰、會是衆理聚處、須覺得有許多難行窒礙處、必于其中、得箇通透得道理、乃可行耳、謂如庖丁解牛于族處、批大郤道大窾、此是于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于硎、且如事理間、若不于會聚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如何行底通、且如一事、関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之義、而致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可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典禮猶言常禮常法、辭謂卦爻之辭、

訂疑會通者大中至正之理、天下古今可共由者、所謂亨者嘉之會是也、本義云云、猶說得和平、至小註、則全是處變行權之事矣、豈易辭盡是疑難權變之事乎、不可從、

衆引觀會通以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着在易、然後把此理係之于易、以斷其吉凶、

說統、賾兼天地萬物、動則專指人事、

訂疑觀會通以行典禮、是聖人本身躬行實踐底事、所謂嘉其所會也、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不着作易、至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方是作易以教人卜筮、因貳以濟民行處、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所謂（明句詳上）明于天之故、而察于民之故也、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所謂洗心退藏于密、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設卦繫辭以斷吉凶、所謂開物成務、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也、

爻中亦有象、乾本義、其象爲潛龍、其象爲見龍在田、有能乾乾惕厲之象、之類是也、不言者、卦之象全、爻之象不過卦象之一節爾、繫爻之辭內、亦兼得見天下之賾、象言賾而爻言動者、互文也、卦下亦有繫辭、而獨以屬之爻者、省文也、亦互文以見義、

也卦之象全爻之辭多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朱子曰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
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上面各有道理故不可亂
訂疑此說學易之法言卦之象既由見天下之賾而立故善觀
象者亦當于俯仰遠近閒取之无所不該如說卦所列者豈不
至賾然各于卦象有取而不可厭也爻之辭既由見天下之動
而繫故善玩辭者亦當于動止語默閒推之无所不通如此下
七爻及下傳咸九四以下十一節及乾坤二卦文言多發明外

意雖非爻辭本意然于爻義有條而不紊辭之所蘊如此何可
亂也盖天下之賾之動无盡而聖人蔽之以象爻易之象爻有
盡而意之所緼實无盡程子易序云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
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
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其道至大而无不
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
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无變
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正此意也
下傳曰其稱名也小其辭文此象爻之名辭有盡之易也曰其

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此言天下之至賾
至動而不可惡不可亂无盡之易也
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動靜有常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縣象之謂
乾效法之謂坤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以體天地之撰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制器尚象取諸離益等十三卦陽一
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履德之基九卦易有天道人道地道
說卦雜卦皆言天下之至賾者也夫子若不明說言天下之至
賾至動而不可惡不可亂則凡繫辭傳說卦傳文言雜卦學者
鮮不目為支離而惡之亂之矣學者說書先以意逆志識得

作者之本旨了却又要借書辭作題目任己意所見盡力發揮
或援古今人物事實或泛言天下事理如今人作論一般然後
看出道理所謂格物致知之法盖如此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
以反說約也詳說者言天下之至賾至動是也反說約者不可
惡不可亂也至賾至動者一實萬分也不可惡不可亂者萬殊
一本也學者了曉正旨後須把心胸放開寬展些然後看得奇
透徹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本義觀象玩辭云云

或問凡一言一動皆即易而擬議之否朱子曰然
訂疑此節言君子體易之事
平庵項氏曰學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畧必當其理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仕止必各當于時而易之變化成于吾身矣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此之謂也 訂疑以言動分屬象爻二節非餘可玩
雲峯胡氏曰前言變化易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蒙引本義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分動靜言是擬議之事法字無

擬議行字無言行
訂疑成其變化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程傳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

朱子曰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
節齋蔡氏曰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
郭鵬海曰動天地又舉感通之大者言
梁山來氏曰此亦如乾坤之文言但多錯簡
訂疑或夫子嘗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文言而今但存其乾坤而餘皆逸亡繫辭所錄者乃逸文言中之僅存者觀亢龍有悔節即乾卦上九爻之文言可見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本義言君子之道云云 朱子曰聖人却恁底解
誠齋楊氏曰君子之道于其心不于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矣出處同道則禹顏稷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于人心故二人同心則石可裂金可拆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訂疑出處同道以下是說旁人論君子之同異

說非君子先睽後合之旨蒙引從之非也

蒙引先號咷後笑、只是始異終同之象、不可與先後字大泥故

本義云、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看若字及實字、只是云、自其初

而觀之、則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若不同也、然要其終而論之、則

是二人者、其心實同也、

訂疑久辭明言先悲後喜就君子本身與人相交處說本義明

云初不同而後无間亦就君子與人相交處說何得從他人尚

論之例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

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

矣

節齋蔡氏曰、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于慎、則无所失、故无

咎、

訂疑慎而无禮則葸葸亦咎也藉之用茅此慎之有禮者也當

大過之時時事艱難不得不過于慎時之所在即禮之所在也

蒙引自苟錯諸地、至用可重也、但就象上說、至慎斯術也以下、

方說象中之意、慎猶守也、守此以往、自然言无口過、行无怨惡

矣、訂疑須言動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

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本義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訂疑言字作求言配命永言孝思

之言念也

南軒張氏曰、大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載大

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擢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

而下人乎竊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

恭而接下如地焉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

忌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守其位也訂疑德禮平對

誠齋楊氏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

薄者无卑辭如鍾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

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訂疑恭

本于德

蒙引方勞于事之謂勞事成而有利于人之謂功不德謂不以

德自居也厚之至、此是贊辭、如上條慎之至也例、南軒誠齋之

說、似太深了、德言盛貼功禮言恭貼下人一說君子設心如

此猶云君子學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

禮一說、只是論理之辭、謂德正要他盛、禮正要他恭、不必說君

子立心如此故本義着一言字可斷 訂疑上說是
程傳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
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也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
名而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為善之故也 訂疑此分有心无
心也看來君子亦有安勉安者自然能恭不必計其位之存也
勉者則計及位之存亡自不敢不恭然均之為君子
梁山來氏曰德者及人之德即功勞也德欲及人常有餘禮欲
視己常不足 訂疑此蒙引後說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

而有悔也
說上既以謙德保位此明无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九証驕亢
不謙也 訂疑陳明卿從之
本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訂疑乾文言君子行此四德者節本義云下文別以子曰表孔
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愚謂玩本義此言則
是十翼雖孔子所作而實為門人所記如大學傳雖曾子所作
而亦為門人所記故中有曾子曰字皆非孔子曾子手錄之書
也故乾文言六爻皆有初九曰何謂也而此節則刪此六字亦

如論語一書本皆孔子與門人之言行而記之有詳畧或大同
小異則皆後人之節取有不同耳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建安丘氏曰文義主出處之節言此兼及言語之節者蓋口舌
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君子之
所重也
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
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則失身也寇準欲

去王欽若而被酒漏言此幾事不密則害成也
蒙引幾事不密通衆人言不止君臣也
梁山來氏曰如韓琦處任守忠之事歐陽脩曰韓公必自有說
此密幾事也
訂疑晉狐射姑殺陽處父而春秋書國以殺罪襄公之漏言也
此君不密則失臣也鄭伯使雍糾殺祭仲糾謀洩祭仲殺雍糾
鄭伯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鄭伯突出奔蔡此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梁山來氏曰上慢者慢其上不忠其君下暴者暴其下不仁其民

訂疑上慢君下暴民此卽夫之常也慢藏誨盜釋致寇之義乃别一義與上文不屬如坤文言釋初六之例

右第八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之用 訂疑殊不可解

節齋蔡氏曰自中孚二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爲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 訂疑下傳釋咸九四爻以下十一節與釋大有上九爻一節及乾坤文言皆然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无窮又豈辭之所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然夫子之辭特發其端耳學者當玩而有得也

雲峯胡氏曰夫子于乾坤皆有文言以申彖傳象傳之意其餘彖傳蓋亦有之如履與豫釋卦辭已畢復曰剛中正履帝位而无疚光明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云云此類皆是也然則繫辭此類卽象傳之文言也善學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訂疑草廬吳氏别出下七爻附于文言傳而獨存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九十五字自爲一章大是然大有上九爻咸九四等爻亦當如此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纔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

本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云云

董叔重問曰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卽太陰之數少陰之位卽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卽少陰之數太陰之位卽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八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居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居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 訂疑出經濟文衡前集四卷

朱子答袁侍郎云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

有此說然終无奈頡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无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則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于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初未嘗有數也至于河洛之初然後五十有五之數燦然可見此其

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泛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　訂疑出經濟文衡前集四卷

平庵項氏曰姚大老云天一至地十班固律曆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之上程朱皆用此說今從之為是

訂疑本義自五十居中以上是正解本文以下為大衍以下張

本

天地之數止于十者天地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行各有一生數一成數故止于十也本文明云天數地數天地之數不言河圖之數也而本義含本文天地之數而以河圖解之余竊疑之蓋本義之意以下文有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句謂天地之數自一至十只是以一直數去无所謂五位而世所傳之河圖其數又適與天地之數自一至十者相合又河圖自中五次十次一二三四次六七八九各居五行之方位為相得有合又後章有河出圖聖人則之之文故定以此章本文天地之數為河圖之數也愚按後章雖云河出圖聖人則之不云則之為何用果畫卦乎抑制蓍乎又與洛書並言之不知何故又下繫但云

伏羲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不一及河圖此畫卦之不本于河圖也又後章云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歷言闔闢往來見象形器制用之法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云云然後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亦未明言則之以制蓍又未嘗專以蓍數為本河圖也至說卦傳直云聖人作易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又絕不及河圖則此章天地之數即說卦傳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也縱使河圖之數亦或為聖人所則亦不過觀鳥獸之文遠取諸物萬中之一耳豈可含明明之

本文莫大之天地而必强以天地之數爲河圖之數乎況今相
傳之河圖又大率出于後儒之臆度或好事者之附會而不足
據也愚有辯在後河出圖下
或曰既不取河圖之說則五位之說于天地之數如何說乎曰
自一至十之數起于五行五行之位水王于北木王于東火王
于南金王于西土寄王于四時之季十八日或十九日而居于
中央五行之生成各占二數一生水六成之故一六屬水而位
于北二生火七成之故二七屬火而位于南三生木八成之故
三八屬木而位于東四生金九成之故四九屬金而位于西五

生土十成之故五十屬土而位于中而相得有合之義亦自明
白易見何必河圖而始通乎世所傳河圖之數正因此章天地
之數而附會之耳
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詳大衍節
一二二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伏羲畫卦四象
次序老陽位一少陰位二少陽位三老陰位四故曰次一二三
四爲四象之位以十數論之除五與十爲大衍之數一二三四
爲四象之位其餘六即四之餘也七即三之餘也八即二之餘
也九即一之餘也故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也下文乾之策本

義太陽居一而連九云云即指此也
二老位于西北一爲老陽位于北四爲老陰位于西也二少位
于東南二爲少陰位于南三爲少陽位于東也
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老陽之數與老陰之位爲類老
陰之數與老陽之位爲類少陰之數與少陽之位爲類少陽之
數與少陰之位爲類也而老陽之數錯于老陰之位外老陰之
數錯于老陽之位外少陰之數錯于少陽之位外少陽之數錯
于少陰之位外也
西北肅殺之方无用之地東南長養之方用事之地故二少位

于東南以效生育之能二老位于西北而處空虛之所此如父
母老傳而退休无爲以坐視子婦之生成聽其有爲也其數各
以類各錯于外此如男女各以其年之少長爲夫婦也下文所
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即于此數句內見之而本義猶未見
及于是○朱子就此位數上看得與伏羲四象之位揲蓍之數
有相脗會處微據于此處發之以爲下文張本乃前賢所未發
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註天地之數各五五數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五奇合為二
十五五耦合為三十變化以此成鬼神以此行
疏天一與地六相得合為水地二與天七相得合為火天三與
地八相得合為木地四與天九相得合為金天五與地十相得
合為土也
訂疑註疏之說本義所從出而相得有合之說尤勝于本義
本義相得謂一與二云云至兩相合
訂疑本義釋相得二字最難貼且于五位无與愚謂既言五位
相得分明是就五行之位上取了一與六為一位居北方得水

位矣二與七為一位居南方得火位矣三與八為一位居東方
得木位矣四與九為一位居西方得金位矣五與十為一位居
中得上位矣蓋水火不可同居金木不可相守使各居一方土
冲氣居中以間隔之而因以應乎四方于是五行各得其所各
司其令各遂其才以效功于天地而不相妨害此如左傳所稱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
干戈以相征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
主參焉此天地善全物性之妙用故聖人因以十數分為五位
各以五行之方配之故曰五位相得也或曰土尅水五十居中

為土而北與一六之水相鄰是五十與一六不相得也曰水泛
而易流得土以隄防之始不泛溢土又冲氣不雜不相害而且
相成矣
有合二字本義是矣而未暢其義上文本義中五為衍母次十
為衍子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各以其類交錯于
外此如男女各以少長為配固見有合之義然以五行之位數
論之則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各以其行之一
生一成者相合此如男女以才德相配為夫婦一剛一柔同心
同力合而有助也或曰如本義所云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

與八九與十豈不各以奇耦為配而自相合乎曰此如一父母
之子女比肩相次兄弟姊妹无相匹之理故必隔五相合如異
姓各以男女交配為婚姻也
漢書五行志火炎上傳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
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
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
訂疑五位皆以五而合謂如一生水隔二三四五而合于六二
生火隔三四五六而合于七皆歷五數而得其合也陰陽易位
如水之位一為陽而其相合之數則六為陰火之位二為陰而

其相合之數則七為陽之類也此亦如上節本義云二老位于
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但本義以
四象言班氏則以五行言其所指不同也然本義則實本于漢
書而變其說耳水之大數六云云謂水之位為一其數則六也
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放此大者多也一二三四五少者為五行
之位六七八九十多者為五行之數也此如朱子本義以一二
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本義亦本漢書而變
其說耳愚為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說後又得此以証之為之
快甚又見得五位相得謂一二三四五得五行之正位各有合

謂六七八九十各以次第合于一二三四五之五位也
本義變化、謂一變生水云云至十化成之
朱子曰、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出之序者則曰水火木金土有
以氣而語其流行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水水陰根陽火陽根
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
天五生土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
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曰、陽變陰合（訂疑 合即化也）初生
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
則確然有定矣又曰、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

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于水火土又重于
金木
訂疑班固律曆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
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朱子本義本此然為釋變化二字故不曰
天地而曰變化其實不及班氏〇或曰、何不以一生水、二成之、
三生木、四成之、五生火、六成之、七生金、八成之、九生土、十成之、
而必隔五為生成哉、曰、當其生時五行雖有先後亦須一齊俱
生但微有差次耳不應隔許多時而後再生一行也且始生尚
稚豈能遽成亦必須長養些時甫能得成也故一生水次生火

次生木次生金次生土五者生完初生者亦漸壯盛故六成水
次成火次成木次成金十成土先生者亦以次先成之（善言天者）此如人
家生子女一般先生者即先為婚娶也（必驗于人〇訂疑諸即得之）
變化二字、依註疏、本義、及律曆志、則如上文云云、愚竊謂此變
化即乾道變化之變化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者自无而
之有化者自有而之无四時之令各一其行成功者退方其當
時行事則為王為相而曰變及時過而退則為休為囚而曰化（明白暢快）
變化无時无之不止春夏為變秋冬為化也天地生成萬物不
過陰陽五行分而為二氣則為陰陽分而為四時則為五行木

王于春火王于夏金王于秋水王于冬土則寄王于四季各十八日或十九日而尤盛于夏季以火生土也由相而王變也由休而囚化也

本義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訂疑本義以變化字分屬自一至十奇耦之數為五行之生成又以鬼神為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亦不可解愚謂如春夏木火用事則為來為伸而為神秋冬之金水功成告退則為往為屈而為鬼矣如秋冬金水用事則為來為伸而為神春夏之木火功成告退則為往為屈而為鬼矣又細分之春木王而水退則木為神而水為鬼夏火王而木又退則火為神而木又為鬼秋冬亦然此天地之變化鬼神也而莫不有一定之數節制于其間如水生于一而成于六休于三八而囚于二七火生于二而成于七休于五十而囚于四九之類此自一至十五十有五之數乃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

王臨卿曰變化二字本義因周子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說遂以此解經（訂疑經當作傳）不知周子此說是論五行生成之序非為天地之數成變化行鬼神設也蓋天地之五數是即所謂五行也五行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謂五行因變化而（剖析明確）

成也

鄭孩如曰變化二字如乾道變化之義不當以五行分貼鬼神則變化之屈伸往來者非有二也變化鬼神皆就氣機說蓋此只言圖數中具有成變化行鬼神之理

訂疑愚辯本義之說後得王氏鄭氏之說又為之一快以十數配造化五行正大明暢確不可易矣

自一至十之數此聖人參天兩地而立之者也天氣實只一箇故為一地體虛能容天氣往來于中便是分開兩判故為二一加二為三除一為數之本二加二為四二加三為五三二二三皆為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三三為九一加九為十二加八亦為十三加七亦為十四加六亦為十五加五亦為十一為數之始祖故算家至盡不除一十為數之成故小九九之數至十不復算除一與十為數之始終不起算餘四五六七八九皆由二三而起此本義謂參天兩地數皆倚此而起也（八提出）（眼前妙諦无）

夫子以此十數以五奇屬天五耦屬地猶一歲之分為陰陽二氣也又以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猶一歲之分為四時而四季各土王用事十八日或十九日也至于陰陽五行之進退屈伸即歲功之循環无端終始无閒而

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皆不能出此十數之外此聖
人所制之數有以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以其數之生也由于
天地故謂之天地之數言非人之私智所能損益也妙哉至矣

此自一至十之數乎

此兩節贊古聖人所制十數之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天
數五地數五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皆聖人所制之數也與
下文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
歸奇于扐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
有四凡三百有六十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四營而成

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相配為例首節五天字五地
字次節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皆贊
數之妙足配造化也與下文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
五歲再閏當朞之日當萬物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相對為例
朱子亦云詳下節

梁山來氏曰變化者數也即下文知變化之道之變化也鬼神
指下文卜筮而言即下文佑神其知神之所為之鬼神故曰卜
筮者先王所以使信時日敬鬼神也非屈伸往來也

訂疑此說亦可與本義相通但未曉暢愚為之衍其說焉曰相
得而各有合謂一與六一為老陽之位六為老陰之數同居于
北二與七二為少陰之位七為少陽之數同居于南三與八三
為少陽之位八為少陰之數同居于東四與九四為老陰之位
九為老陽之數同居于西五與十五為衍母十為衍子同居于
中是亦相得老少之宜而各有陰陽之合也變化謂揲蓍者老
陰變為少陽老陽化為少陰也鬼神謂如下文揲蓍者之數法
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而其揲數策數進
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而皆從五位之數而
起故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如此

則與本義上下文皆相穩合而此節之變化鬼神又與末節知
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一呼一應而首尾相為擊動亦
一大奇也○相得有合在太陽居一而連九上亦可見得

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
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註王弼曰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
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奇凡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兩
疏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
以象三才也 訂疑與筮儀不同筮儀云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

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

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

訂疑本義與首節本義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其說不同朱子小註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則合為五十矣此首節本義之說也。又曰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位數而其五與十无所為則又以五乘十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此本節本義天五乘地十之數也。如子母之說則十為无用如相乘之說則五與十皆有用相乘之說似長。

本義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訂疑為下文神之所為張本

掛懸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間也。

訂疑本義不云取何手之策按筮儀云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大全朱子小註曰掛一者于右手之中取一策懸于左手之小指間愚謂不如孔疏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也蓋人之生資始于天又乾道成男配兩儀而成三才者必男子也掛一象三之策其當取于左手无疑矣

本義扐勒于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

朱子曰左手者歸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間

訂疑本當掛扐皆在右手以右手便作事故皆于左手掛之扐之以近中者為上故先者扐于三四指之間後者扐于三二指之間也

本義閏積月之餘日云云

西山蔡氏曰天行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閏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餘六日為三十日為再閏再扐而後掛

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餘之策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揲四獨言掛一者明二變不可不掛也又曰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天地非人則无以裁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

說統按曆法一歲以三百六十日為中數天行疾于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訂疑而多之間當有天行二字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為氣盈月行又緩于日一歲月與日會凡十二而少五日有奇是十二朔常不足為朔虛就日定歲一歲餘十有二日三歲積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置一閏月尚餘六日復加二

歲餘二十四日湊成三十日爲再閏蓋曆法五歲之中有再閏故筮法四營之後亦有再扐或謂歸奇句在三年一閏上言再扐後掛在五歲再閏上言非是

朱子曰掛一一歲揲左二歲扐左三歲一閏揲右四歲扐右五歲再閏也

訂疑朱子之說非也旣以掛一象三矣揲四象四時矣柰何復以掛一左右揲象一歲二歲四歲乎旣以扐象閏矣柰何復以象三歲五歲乎蓋本文只言再扐不言五者則但取再扐而後掛象再閏而後別起積分耳不必强牽象三象四時象閏之掛一左右揲左右扐後以象五歲也大傳正不爾區區求合也再扐以象再閏後掛以象別起積分不言象別起積分者省文也折衷例

朱子曰繫辭傳言蓍法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考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爲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扐皆是本文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

則衍之以當朞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衍之以當萬物之數于此可見訂疑恐又以首節及四營而成易以下至天下之能事畢矣亦准此例詳上節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

註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

疏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二百一十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據老陽之策也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之少陰一爻有三十二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畧不數五日四分之一也

訂疑註疏亦好但不說此策數從何而得則下落不明故本義又細推其得此策數之所以然

本義凡此策數生於四象云云至太陰居四而連六

訂疑十者天地之全數也一便含九九者一之餘數也故太陽居北之內一而連西之外九二便含八八者二之餘數也故少

陰居南之內二而連東之外八三便含七七者三之餘數也故少陽居東之內三而連南之外七四便含六六者四之餘數也故太陰居西之內四而連北之外六居一居二居三居四者橫圖四象之次第也太陽居一連九云〻則以天地之數分為五行之五位除五十居中為大衍之數而以其次之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之六七八九為四象所含之數而適與之內外相連焉此如朋友姻黨表裏糾繆鄰比相資有无相周也此朱子就天地之數上看出此義故前云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而于此焉又就其居連之位而發其義同以見揲蓍之法與策數所從起也

朱子曰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乾坤二篇之策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為言耳

本義揲蓍之法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耦

訂疑初掛之一不宜合之左右所扐之策而當合之第一變過揲策中以為第二變之用至第二變畢則又取掛一之策合之第二變過揲策中以為第三變之用至三變畢然後除其所掛之一如此則三變所扐之策皆左一則右三左二則右亦二左

三則右一左四則右亦四二變三變與初變皆得四者三得八者一而无啟蒙所云紛〻不同之弊矣且歸奇之策不四則八三變皆同初變不至多一策而為五為九積之于无用而去之第二第三變不至少一策而為三為七而反借掛一之策以足四八之數矣或曰三變既畢歸奇之策取以定奇耦老少之畫過揲之策取以定陰陽老少之策此掛一之策置之何用曰歸奇之策凡四為奇凡八為耦奇員員者一而圍三耦方方者一而圍四此所謂一者何所取之即取此所掛之一以為方圓所圍之徑一耳如此則掛一之策亦不為无用矣

本義凡四為奇凡八為偶　啟蒙曰三奇為老陽為一者三兩奇一耦為少陰為一者二為二者一兩耦一奇為少陽為二者二為一者一三耦為老陰為二者三　玉齋胡氏曰為一者謂一箇四策為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為二者謂二箇四策為二二即八也即耦也

本義奇圓圍三耦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

玉齋胡氏曰一奇象圓而圍三本參天之義二耦象方而用半亦兩地之義

訂疑奇圓圍三耦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此取陽全陰半

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之義圓通而說卦傳參天兩地本義云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為二與此處本義不同而其說本天地取方圓本方圓取三二更為明暢盖說卦本文有天地字故本義即就天地取方圓此處无天地字故但泛言奇耦其下字各有所當非偶然也但用全用半與說卦本義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為二為不同耳或朱子于此等處亦不十分見得下落而以己意虔之見有此二義皆說得去故分註兩處令後人擇之亦如大衍之數五十謂取之河圖矣

而或謂一衍為十或謂天五乘地十亦是二說雖定孰是故分註于首節三節而令後人擇之也

本義上文既云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則是陰陽老少之取數于六七八九者已有據不必又從方員全半等討下落矣此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矣豈必又于別處更討揲四之故乎

本義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

訂疑此指歸奇之數而言詳下本義

本義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

訂疑此指過揲之數通三變言之不止言第三變也第字當作衍文

本義蓋餘三奇則九云云至是為居四之老陰

訂疑本義餘三奇則九餘二奇一耦則八二耦一奇則七三耦則六此積歸奇之策數則為六七八九也本義而其揲亦九而其揲亦八而其揲亦七而其揲亦六此揲數之六七八九與歸奇之六七八九相符會也本義策亦四九三十六策亦四八三十二策亦四七二十八策亦四六二十四此策數之六七八九相符會也予初謂揲數上聲策數去聲為揲數上聲之策數

作一事看吾弟眷中曰揲數策數數字皆去聲此是揲數與策數作二項看今以本義觀之良是

本義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　訂疑此亦為末節張本

啟蒙蓋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為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故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為奇兩其四者為耦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為老陽掛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為老陰自老陽之掛扐而增一四則是四十四也一其

原缺第三十五、三十六葉

本義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云云 訂疑四分日之一謂以一日十二時分作四分四分之一則三箇時辰也

朱子曰、朞之日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四三百有六十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疏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二十四總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本義凡陽爻百九十二云云 訂疑用疏 朱子曰、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 又曰、若為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註分而為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于扐四營也

疏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也、

本義四營云云 朱子曰、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卻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訂疑班固律曆志、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愚謂三微成著三變成爻也三著成象三爻成內卦也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十八變而成六畫之卦也十八變凡七十二營

八卦而小成

本義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蒙引說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則求卦之法備矣乃又曰八卦而

小成何也曰上文四營而成易以一變者言也遂乘勢而說到十有八變而成卦處中間有內體之卦一節未及發故反足之以此句亦理勢之宜然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註伸之六十四卦

疏謂引長八卦而伸盡之、為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之、謂觸逢事類而增長之、若觸剛之事類、以次增長于剛、若觸柔之事類、以次增長于柔、天下萬事皆如此例、各以類增長、則天下所能之事法象皆盡、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訂疑朱子小註從之、

本義謂已成八卦云云○雙湖胡氏曰、按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壽變卦之法、詳見啟蒙原卦畫篇○訂疑按焦氏易林四千九十六卦、各繫以辭○實是四千九十六事之占也○若本義及啟蒙所變之卦○仍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耳○何取于四千九十六乎○朱子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為圜為君為父之類是也、訂疑此即疏說也、雖非本旨、猶勝本義

訂疑三變成爻○爻凡十二營、象十二時為一日也、十八變而成卦、卦凡七十二營、象七十二候而為一歲也、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象天干、凡九周而為一時也、是與曆法亦各有所象、而夫子不言者、畧其細小、不屑瑣瑣求合也、愚偶見及、因附錄之、

又按四營而成易、十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此三句○當與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後掛、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例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三句○當與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五歲再閏、當朞之日、當萬物之數、例看、所以贊筮法之妙也

引伸觸長、承上文四營而成易、十八變而成卦、就一卦言之、已有十八變七十二營矣○若依此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共得一千一百五十二變、四千六百八營、是又有以當天下之能事矣○蓋天下之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變化无窮、經緯多端、今揲蓍之營變、足以象之如此、蓋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當朞之日、以筮法配天地也、當萬物之數、以筮法配物理也、天下之能事畢矣、以筮法配人事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註酬酢猶應對也○疏言易道、訂疑易道當作筮法、下放此、如此萬物、萬物當作人、有所求為、此易道可與應答、萬物有求則報、故曰可與酬酢也、祐助也、易道弘大、可與助成神化之功也、

本義從之

本義道因辭顯云云

訂疑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天下之能事畢矣、啻言揲蓍之法、未啻一言及卦爻辭、本義道因辭顯、非也、助神化之功、本疏語久切

朱子曰、此是說蓍卦之用、道理因此而顯著、德行是人事、卻由取決于蓍、訂疑此語極明、但兼卦言、亦非、此章原不重卦

神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使是易來祐助神也
○又曰酬酢者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訂疑此意亦勝
本義然言動不如言蓍也
平庵項氏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
合于天訂疑此說不是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出鬼
神之命二語精切乃朱子小註之說
紫引道以理言不必拘是不道德行只據事為而言又曰德行
人事也道人事之理也訂疑非也
酬酢祐神只是說易之用明能應人事幽能助鬼神訂疑此朱

子小註之說
訂疑道字即上文所象天道物理人事之道也德行者人事之
趨避也說卜筮者之發言處事言神德行聖人百姓皆然在聖
人則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在百姓則為因貳以濟其行而
鼓舞以盡神所謂百姓與能也此神字與祐神神字不同此神
字以筮言祐神神字以鬼神言
由上文而觀之是天道物理人事之道皆由筮之數法而顯而
人之占筮趨避亦因筮之數法而盡神是聖人所制大衍之數
揲蓍之法能顯道神德行矣惟能如是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

神也言此以結上文而起下文贊美之辭也
人將有為也將有言也而叩蓍以决吉凶蓍即受命如嚮一一
有以應之此朱子所謂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是也故曰
可與酬酢鬼神因人事之善惡而造吉凶但不能以語人使之
有善而无惡也此鬼神之所欲如何者也今得蓍法而豫以告
人使知趨避有吉而无凶則鬼神之意亦得以遂矣此班固所
謂占者先王所以定禍福决嫌疑幽贊于神明者是也故曰可
與祐神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程子曰此節合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
訂疑自韓康伯以來皆以此節為下章之首故程子云云朱子
初作本義亦從舊說後從程子
本義變化之道云云
訂疑此神字即上文成變化行鬼神可與祐神之神也蓋无方
不測之謂也以大者言天地化育之功亦不外此此統體之鬼
神也以小者言則一事一物莫不各有鬼神焉此章所言數法
之妙其進退離合變化往來皆神之所為也此散殊之鬼神也
○上文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即變化之道也而皆出于理

妙之自然而非人之私知所能為是雖聖人之所制而實皆神之所為也蓋由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與道為體先天不違故其所為一神之所為也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為學易者言之也實夫子自道也所謂知者乃知化育之知蓋神而明之不言而信之謂非淺淺之知也後世若朱子者本義啟蒙二書表裏洞達直透先天後天之旨故其為說倒直横竪无不端端正正有左右逢源之妙而无旁出鑿空之私亦庶幾知變化之道者矣以先儒其為易者皆往一漏萬輾轉支離曰註曰疏曰傳雖時亦弋獲皆未免此病程子邵子之書多所

發明然程子一于理而不明于數邵子明于數然時出意見而未能盡知古聖人制作之原周子之書乃自為一理又非專為易書而作雖時有暗合止得其一端耳皆未有能如朱子發文切理絕无側出旁見其于聖人正經正傳之外无一穿鑿附會也

右第九章

本義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云云　訂疑太卜筮人之官見周禮

啟蒙見性理大全

蒙引天地大衍之數一句自天一地二起至大衍之數五十止也揲蓍求卦之法一句則斷自其用四十有九起至天下之能事畢矣止也或曰大衍之數宜該乾坤之策二篇之策且二條有當朞之日及當萬物之數字曰不然也

訂疑蒙引及或說皆非也天地固有數而无法矣至于大衍之數五十固聖人所定之數至于其用定為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老陽之數定為九少陰之數定為八少陽之數定為七老陰之數定為六此亦皆大衍中之數也何云大衍之數止于五十而不及下文乎此蒙引之所以為非也當朞當萬乃夫子贊其法之善各有所配與參兩象三象閏為例非數也

此或說之所以為非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疏言易之為書有聖人所用之道凡四事也　訂疑確

本義四者皆變化之道云云

訂疑註疏以上章知變化之道者節合下章朱子初間本義從之後見程子云當合上文不合在下遂改屬上章此節本義云云乃未及刪去者也今當作衍文

或問四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朱子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象

變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象變說曰然訂疑
此四句自是四事本文明分四道如何合併說底下文三節通
是靜以卜筮者尚其占一句不復辭上三句也
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益等不是先見乎
離益等而後為網罟耒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取
之遂做一箇物事去闌截他欲耕種見地上硬遂做一箇物事
去劚起他卻合于離之象益之象有取其象者有取其義者訂
疑此是制器尚象之正旨本義以參伍節為尚象之事非也後
包犧氏王天下章當看此段小註

問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朱子曰不用是文勢如此
廬陵龍氏曰四者皆是用易然有言動時取用者有制器卜筮
時取用者四句雖尚變難通凡舉動必合易之變雖心與理會
者能之訂疑尚變句確極
蒙引辭占如何分別曰人之發言處事亦有兩樣有上議論道
理不及吉凶泛應事物不關利害者則尚其辭以言而已（其二義說）亦有
事關成敗（亦无妨）幾涉善惡而須為決擇者則當尚占以斷其疑矣然
辭占其尚者固多下文君子將有為也一條亦兼辭占辭占有
別後章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于此可見訂
疑謂辭占有別甚是而辭以言者尚其辭一句則亦下文本義
之說恐有說詳下○第二章分言玩辭玩占亦已別之彼處于
有說
言動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下文問焉而以言及參伍以
變雖皆主筮易言然孔子此節實兼動居兩端下文只就卜筮
上發明耳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亦可用易也動則觀
其變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若專于筮則
其用狹矣况易之辭變象占可以窮理盡性至命可以崇德廣
業豈必拘拘于筮哉訂疑確不可易

訂疑尚辭尚變尚象皆不關卜筮事自泛言平日之用易也獨
以卜筮者尚其占一句是言卜筮事耳
以言者尚其辭乃古者言必占古語之義古人立說或引易或
引書或引詩此道在漢人尚多用之乃引作佐証之意非謂將
言者必以蓍問易而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之說也愚括
古之尚辭者以証之左傳宣十二年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
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襄二十八年子太叔告子
展曰周易有之復之頤曰迷復凶云云昭元年醫和視晉侯疾
告趙孟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云云二十七年龍見

原缺第四十七葉

已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序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
天弗違後天奉時所謂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也固非必擬于易而後動至于有時而動
或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所謂齋戒以神明
其德是也此動變字與動則觀其變之動變字全不同彼動
以將有為而占筮言此以平日舉動言彼變以卦爻之變不變
言指得窄此以凡易中所含變化之道言指得寬
以制器者尚其象包羲氏章言之詳矣本義以參伍以變節為
尚象之事不知于制器之義何居此不可曉朱子小註以包羲

氏章言之極確
以卜筮者尚其占下三節詳言之○或曰聖人神武不殺无卜
筮而知吉凶何又曰以卜筮尚其占乎曰聖人固全體易理而
不必假其物然其心常敬畏不敢自謂如此也是以其有大事
亦必取決于占卜以觀鬼謀之從違以察天心之順逆昔舜遜
禹湯伐桀盤庚遷殷武王伐紂周公之卜代恭成王之卜風雷
周公之卜營洛皆尚占之事也洪範之稽疑禮記之卜筮皆不
廢也但不如後世俗人之為不務民義而專責鬼神信禍福之
妄而為僥倖之圖耳○玩章末此之謂也一句則此節皆古語

而孔子稱之重卜筮者尚其占一句上三句特舉全文而帶言
之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疏君子將欲有所施為有所行往占問其吉凶而以言命蓍蓍
受人命報人吉凶如響之應聲无問遠之與近及幽邃深遠之
處悉皆告之物事也易以萬事告人人因此遂知將來之事也
訂疑疏確甚以言命蓍如筮儀假爾太筮有常下所命蓍之語
遂知來物指占者說亦通而不如本義本義屬蓍

本義此尚辭尚占之事云云
訂疑此下三節皆尚占之事詳見上文○言人以蓍問易求其
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此意不妨蓋人之言亦有大關國
家之治亂與一身之利害者亦須占之故本義以發言與處事
並言之發言辭本文以言二字也與疏說不同
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此却不是蓋以言者指平
日之語默言尚其辭見上文此以言却是特地建言而大有關
係者故用卜筮也若尋常言動那用得許此卜筮
朱子曰君子作事問于蓍龜言是命龜受命如響龜受命也
訂

疑典冊令但專言龜則非此節言蓍不言卜也乃朱子一時錯用字也本文前言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而下文乃專云以言而不及有為有行為前後不相應矣故硃解以言為命蓍之辭而朱子小註亦從之

訂疑有為有行二語重複恐有為當作有言之誤也本義補出處事二字亦如乾文言本文專言脩辭立誠本義却補出見于事者一意蓋以人之言行皆當立誠偏言脩辭覺得未全故用見于事三字周旋之人之言行皆當卜筮而處事尤重于發言豈可反缺乎故本義補之疏說明白正大小註既從之而本義却別自為說何也曰以本文問焉二字即是命蓍了再以言作命蓍之辭則複矣

朱子註書凡有數法天一地二節舊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以為宜在第九章之首而朱子從之天數五節舊本在大衍之下而朱子移于大衍之前知變化之道一節舊本合下章程子謂當合上而朱子從之而微顯闡幽本義恐當作微顯而此易置之法也

何以守位曰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此改易之法也

與地之宜本義取王昭素之說謂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吉

之先見者也本義曰漢書吉之上間有凶字此增補之法也

刳木為舟節致遠以利天下文義无有乖謬本義以為疑衍

而當名辨物本義云開而之而亦疑有誤此闕疑之法也

後而忝本義引晁氏云鄭本无而忝二字此刪羨之法也

又古易分經二卷傳十卷中間為漢儒所亂程傳既不為之更定而本義經依呂伯恭改正俗本而從古文此改正之法也

朱子最為謹慎不敢自用然猶時有改易刪增如此但或仍依舊文而以己說註其下或雖易置其原文而仍于註中記其原文終不敢徑伸己說而泯滅其舊文也大學一書有禮記舊本有羽道本有伊川本而朱子大學章句則又自為定本皆其卓有所見而為之非苟然也尚書二典三謨次序多亂間有遺書見于他書而尚書乃无之者愚亦依所見更定為一本但恐駭俗未敢輕以告人也

說統幽深與遠近例看俱屬人事事在幽暗之中如漢唐諸臣之謀誅宦者宋太祖之謀代周是也訂疑如霍光之謀廢昌邑王亦是深指禍機所伏亦當兼福之所倚武后在太宗時為才人袁天綱謂其人已在陛下宮中是也就人事說則是而分別幽深二字則未確幽深无甚分別總是事之隱暗難明者耳

梁山來氏曰速而天下後世近而瞬息户階

訂疑至精謂精切明皙如事事而為之備者 至精至變至神非是贊蓍其實是贊制蓍之聖人若不是聖人制作盡善有以幽贊神明如上章所云蓍亦枯莖耳焉能至精至變至神如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陸氏釋文天地之文一本作天下一本作之爻

本義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 訂疑與上節同 此節至變々字與尚變々字不同對上文至精下文至神與上下二節皆贊蓍之妙耳未及卦爻之辭也

本義參三數之也伍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 朱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非直為三與五而已矣 又曰揲蓍本无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 問不獨是以數筭大槩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

蒙引參伍以變四營而成易也一變成于歸奇故今人多以歸奇取變謂歸奇上見有多寡之數于左右歸奇上見其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多謂九八寡謂五與四其明筮贊有曰四五為少八九為多然實卜本義多寡二字正意

訂疑蒙引敢今人之說是也然引而不發愚謂參伍以變言揲蓍者既揲右手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必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必四此即不復更揲右手但觀左手之策所餘者多則右手所餘必少左手之策所餘者少則右手所餘必多或多或寡已可知矣而必更揲右手之策者誠恐先之所揲左手之策萬一或有差謬則多寡之實為无據矣故必更揲右手之策使一先一後更相考覈然後多者實知其為多寡者

實知其為寡矣非謂三數々之五數々之亦非謂三次數之又五次數之也其揲數策數亦然

本義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

訂疑本義已明 交而互之如一變歸奇之策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左四右四先各置一處而對觀之也綜而挈之謂合左右歸奇之策或共成四或共成八如稱物者前一秤一斤後一秤三斤合為四斤前一秤二斤後一秤二斤合亦為四斤前一秤三斤後一秤一斤合亦為四斤前一秤四斤後

一秤四斤共為八斤四為低八為昂亦多寡之喻也其揲數策數亦可類推參伍以變只說閒而數之未及計歸奇之數錯綜其數方是說參伍所餘之策而分合以觀其兩扐之數至是方成一變矣

本義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事

訂疑觀揲蓍求卦之一言可見此節辨得例分明是尚占之事如何乃云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乎

本義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

訂疑此通計三變扐數揲數策數也上章本義通計三變之餘

凡四為奇凡八為耦云云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老陽云云至是為居四之老陰即此意也今人但知通其變是計歸奇之策而不知亦通計其揲數與策數也故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二句亦必兼揲數與策數二者言之矣

此三變而成爻也三變既畢乃知此爻之老少也

本義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

疏窮極陰陽之數以定天下萬物之象猶若極二百一十六策以定乾之老陽之象窮一百四十四策以定坤之老陰之象舉

此餘可知也訂疑說本數雖然其義有可別用者

訂疑究七八九六之數以歸奇之數言之餘三奇則九餘二奇一耦則八餘二耦一奇則七餘三耦則六究極此數固足成六畫之卦而可以定天下之象矣以揲數策數言之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究極此數亦足成六畫之卦而定天下之象矣本義定卦爻動靜之象尚未確蓋卦爻之動只可言變不可言象也愚謂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如雷風山澤之類及說卦所列性情首股馬牛父母男女及廣八卦

之象之類又如上章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皆所謂天下之象也極數之說上章乾之策本義言之詳矣向來學者只知極揲扐之數而不知極揲數與策數只知定卦爻動靜之象而不知其實為定說卦所列之象及上章期之日萬物之數之象也愚既為此說又得疏所云定天下萬物之象又云極二百一十六策以定乾老陽之象窮一百四十四策以定坤之老陰之象以證之亦一快也通其變止可成陰陽老少之畫而不足以定天下之象至極其數則十八變而成六畫之卦矣八卦成列象已在其中

矣況六畫之卦凡六十四其備天下之象又何如

梁山來氏曰、定天下之象、如乾馬坤牛震雷艮山之類、各有其象也、說統天下之象包括甚廣非卦爻動靜、如乾、初潛、二見、三惕、四躍、五飛、上亢、天下之象備矣、訂疑亦勝本義

蒙引天下之至變○正謂蓍之德圓而神也○故能為多為少○為奇為耦○為老為少為靜為動莫知其方惟變所適也○

訂疑至變之變與上二變字不同○上二變字四營而成易之易字十八變而成卦之變字也○此變字乃變化無窮之義也○尚其變之變又取卦爻之變亦不指此變字也○此變字對上文精字

下文神字只指蓍言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本義此四者易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

訂疑本義此四者不知何指竊疑四者二字衍文寂然者感之體易之體所以立也感通者寂之用易之用所以行也

本義易指蓍卦、

訂疑此節承上二節言蓍之至精至變如此而遂贊之云云上文專言蓍不應此節突然又兼卦言也易字專指蓍言耳

本義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朱子曰、此與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身說、○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恕也、義也、行達道也、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也、寂感以心言者也、蓋中和所以為寂感也、

訂疑朱子說乃本文外意本于程子○程子曰、此只言人分上事、答與叔書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

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本義于此加出人心之妙二句雖是本文外意亦以為下文聖人張本也○

蒙引言其无心也、此句單解與寂然不動不相混、寂自與感為對、或以无思无為、亦為體之立非也、蓋无思无為只是无心、此句在寂感之上、若以對感通說、則以无心為體、而感通為用、將以感通為有心矣、易之感通、果有心乎、易只是蓍卦、何心哉、

訂疑蒙引與本義、未免看得无思无為、寂然不動、太深了○

蒙引遂通天下之故、遂知來物、遂字亦神字意、神故速也、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朱子曰、非是別有至神者在蓍卦之外也、

訂疑此上二節通是說蓍之能感而遂通上贊其至精至變故首言遂知來物次言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至此又總結之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贊其至神无思无為言其无心非贊其妙也即寂然不動句亦不過承无思无為而接一句以起下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見其為天下之至神耳古人立論多用抑揚之法以盡其贊美之意如夫子欲贊顏子悟道之妙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而後繼之以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先之以回也非助我者也而後繼之以於吾言无所不說南宮适稱禹稷之德先之以躬稼而後繼之以而

有天下孟子稱舜之樂善先之以居深山之中異于野人者幾希而後繼之以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皆抑揚之辭耳中庸言鬼神之德之盛亦先之以不見不聞而後繼之以體物而不可遺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不見不聞與微何足以為盛至觀其體物不遺顯而不可揜則真盛矣其稱天地之道先曰斯昭昭之多斯撮土之多而後繼之曰及其廣大云云及其廣厚云云昭昭撮土何足以見天地之道至觀其廣大廣厚則天地之道可見矣今易固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也卻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所以為天下之至神也

說統夫子欲形容感通之妙故先以无思无為起語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說易道弘大故聖人用之所以窮極幽深而研覈幾微也

訂疑此以用易聖人說

本義所以極深者至精也云云

訂疑本義以至精至變分深幾亦是但其語意欠明當說蓍惟至精聖人所以用以極深蓍惟至變聖人所以用以研幾是聖人尚占之事也上文君子將有為有行問焉而以言此是說占

筮之〻事以起天下之至精句重蓍不重尚其占次節做此至此節方說聖人以卜筮者尚其占也

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得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

訂疑此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與別處泛說所以窮理盡性以至命如崇德廣業者不同別處是說平日體察易理之事此與下章皆是說聖人以卜筮者尚其占底事當切卜筮時說方與

上下文理相應若實泛泛底慇地說恁未見親切
朱子曰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芒昧時便處置了
訂疑此似切卜筮尚占之事○說極深便要顧上文至精句說
研幾便要顧上文至變句○因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故聖人
卜筮即以此而極深研幾也用易以極深則聖人深矣而天下
之至精者在聖人矣故下文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用易
以研幾則聖人幾矣而天下之至變者在聖人矣故下文曰唯
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者至精也幾者至變也至精至變則

至神者亦在聖人矣故下文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上三節言易之占所以可尚之故下二節言聖人尚占之事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
本義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朱子曰通志亦只似
開物所以下句也說个成務
訂疑上文本義言聖人所以用易以極深者以易為天下之至
精也所以用易以研幾者以易為天下之至變也此節言聖人
能極深研幾則聖人亦至精至變而至神矣故易能受命如響

遂知來物聖人亦能遂通天下之志易能遂成天地之文遂定
天下之象聖人亦能遂成天下之務易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聖人亦能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之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聖人之至神也
○此上五節通言聖人以卜筮者尚其占之事故下文曰云云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平菴項氏曰四者雖云辭占象變而自君子將有為也以下則
皆論占至此又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句終之者蓋占則有辭
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皆在其中矣

訂疑辭占象變易之所有也言動制器卜筮聖人之道也君子
以下言易之占如是而聖人尚之也十翼中言尚辭尚變尚象
者詳矣故此章雖引古語而並舉四者而章內只詳言尚占之
事耳不必于尚占內又補辭變象三事也
說統亦歸功聖人也正見辭占象變皆聖人之道之所在
訂疑夫子恐人視易為卜筮之書看得易小了故十翼中每極
言易道之大大而天地造化細而一事一物莫不總挈而歸之
于易又恐世人看得卜筮太輕了而專以易為止言道理之書
故上章極言制蓍數法之妙而此章又以卜筮歸之聖人之道

而與聖人之言動制器並列為四而深言易之有占為天下之
至精至變至神而聖人尚之可以極深研幾而通志成務且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又如此夫言動制器卜筮皆聖人之大道也
而皆于易取之易之大也可知言動制器聖人之大道人皆知
之至于卜筮則人多忽為小道矣而今以與言動制器並列為
四則卜筮為聖人之所甚重而不可忽矣

右第十章

本義此章承上章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訂疑朱子于章內兼貼四者愚辨見上

衍引參伍以變條本義云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法亦字實承
上章也

訂疑本義崇引專以尚占一句為承上章而言其餘三者則又
推言易之用也愚謂不惟參伍節為承上章合上下兩節亦皆
承上章斷祐神之事也極深研幾二節亦承上章顯道神德
行之事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本義開物成務云云

朱子曰易之為書大抵是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裹
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中故曰冒天下之道訂疑此
似逐卦逐爻各足以冒天下之道愚謂一卦一爻豈能盡冒天
下之道

繫辭自大衍以下皆是說卜筮事今人說易所以不將作卜筮
為主者只是怕小了這箇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訂
疑程傳正坐此病殊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
極于无形粗至于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象玩辭
又不待卜而後見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訂疑此段是就卜

筮上說冒天下之道即此小註可見上章本義云此尚辭象變
尚象之事數句為未定之說

訂疑易之所以冒天下之道不止一二端即如兩儀四象八卦
未有文字而天文地理萬事萬物皆在其中邵子所謂圖雖无
文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
開物成務百姓與能冒天下之道非聖人孰能知之故十翼大
半言冒天下之道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三句以下文興神物以前民用制而
用之謂之法聖人則之效之象之等語觀之似是指作易之聖

人言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
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本義圓神謂變化无方云云至易以貢
訂疑圓即上章天下之至變神即上章天下之至神方謂卦體
有定所謂六十四卦爲其體也知字照下知以藏往知字易以
貢易字所謂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也卦亦有變易以告人
但六爻變而占之卦之彖辭與三爻變後十卦主悔者較少于

六爻皆不變與五爻變而占本卦彖辭者故曰方以知耳
本義聖人體具三者之德云云
朱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是以易之理來洗濯自家心
了更无些私知小意在裏許聖人便似易了不假卜筮而知吉
凶所以說神武不殺只是譬喻蓍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
猶武雖是殺人底事聖人卻存此神武而不殺也又曰退藏于
密圓不用這箇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箇物事用神而
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
訂疑上言蓍卦爻之德自洗心以下言蓍卦爻未制之先而三
者之德已備于心已先有一箇見成蓍卦爻了
朱子曰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具已見底道理此藏往也占
得此爻卻因已見底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
訂疑朱子一條乃未定之說知來藏往二句本是未有蓍卦先
有神知故下文方說明天道察民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而示
此爲齋戒以神明其德
朱子曰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未
及使出來到下文與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
于用也

訂疑本義明言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
吉凶即是使出來了但得其神而不假其物耳朱子之說非也
朱子曰未畫之前此理已具于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
然不動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圓神方知者各見于功
用之實
訂疑憂以天下之說乃聖人之情見乎辭因貳以濟民行之意
非正旨與本義不合本義有事无事是皆就聖人自己身上說
非憂世覺民之謂今人因朱子之說遂以吉凶同患句爲萬物
一體之說非也○衆人當有事關利害之時常憂疑不決聖人

亦然故曰與民同患但衆人則只是憂惧而已不能審其從違也聖人則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而有以處之矣神以知來謂能逆知其成敗藏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擇善而從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又如云不知爲吏視已成事也蒙引云神以知來即後章之占事知來知以藏往即後章之象事知器其說雖詳然皆是有占筮以後事若此處知來藏往皆是未有蓍卦之先那有占筮

卦之德方以知知便是藏往蓍之德圓而神神便是知來何以見卦之知以藏往益卦爻之辭大半取前人之占而有驗者繫之如高宗帝乙箕子王亨西山之類固是其他如包之婚媾即康、蒙之納婦、架罷、泰之歸妹、棊之侵伐涉川之類皆于卦名爻義无所取而忽係以此者想必是前人占之而有驗者太卜筮人皆記其事以備參考而聖人作易即取爲卦爻之辭但其人微細故不復録其爲誰也此可見卦爻之知以藏往矣其在聖人則只如夫子所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便是知以藏往孔子一生大槩如此觀其答顔子爲邦之問與說夏殷而從周及竊比老彭之語可見 知字與神字何別曰知字對神字猶俗云好記性也對聰明睿聖而言亦然 獨擧神知

不及易貢者卦可兼爻也又貢字之義于聖人之德上難說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本義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至末

朱子曰、明天道至前民用此言聖人作易之事也齋戒以神明其德此言用易之事也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猶見其精神之至明天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

訂疑小註解神明其德一句與洗心藏于密无別不如本義就考占說爲是蓋无卜筮而知吉凶者聖心神知之用亦用卜筮者聖人敬天之心不假蓍龜者朕志先定也卜筮尚占者謀之鬼神也舜之昆命元龜禹之欲枚卜功臣湯之卜吉武王之協朕卜周公之穆卜大事關係重大不敢自信也 陳明卿曰聖人之德本神且知得此神物之前而知益知神益神也

問天之道如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爲而生秋何爲而殺夏何爲而暑冬何爲而寒皆要理會 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

訂疑天道如天文地理幽明生死鬼神之類又如兩儀三才四

時闔法一歲之日皆是氏之故天下之動也易辭所繫者是也

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疏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闔户謂閉藏萬物若室之閉闔其户也闢户謂吐出萬物若室之開闢其户也開閉相循陰陽遞至或陽變為陰或開而更閉或陰變為陽或閉而更開是謂之變也須往則變來為往須來則變往為來隨須改變不有窮已恒得通流是謂之通也往來不窮據其氣也氣漸積聚露見萌兆乃謂之象言物體尚微也體質成形是謂器物言其著也聖人裁制其物而施用之垂為模範故謂之法以利而用或出或入使民咸用之故謂之神訂疑疏甚好利用謂利其施用即下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也以利而用句未妥

本義闔闢動靜之機也云云

象引制而用之聖人成能也利用出入百姓與能也見象形器生物之序也所生之物不止蓍龜但意之所主在蓍龜也猶天命之謂性三句及誠者自成也辭皆兼人物而意之所主則

皆在人也

息齋余氏曰户一而已闔斯謂坤闢斯謂乾且闔且闢為變可往可來為通見此户之象也户則器也制之于棟宇之初者法也千萬世由之而不能離者神也皆言户也知户之說則知乾坤之說聖人偶有觸于一物而發明乾坤之妙如此知此者謂之知易先儒觀兎及斵公事之說亦然

訂疑余氏說梁山來氏從之然止說得乾坤變通利用出入好與蓍龜不切則此節似泛泛无屬愚謂疏與本義只就造化生物及聖人制器上說而不及蓍龜其意則指蓍龜也○講此節須先泛說說畢然後說歸蓍龜此節原結上文與神物而前民用句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本義一每生二云云

訂疑本義畫卦揲蓍三句當刪蓋後人畫卦不過照原有卦圖而次第畫之不消說了至于揲蓍不過畫一卦而止何用畫得許多卦○一每生二二句先就造化說

南軒張氏曰易者生生之謂而太極者其所以生生者也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

非今日有太極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楊升庵曰此說精明可以補註疏之遺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本義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訂疑有吉凶便有趨避避凶趨吉則大業生所謂成天下之務也

朱子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陰陽往來交錯于其間時

則有消長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間而吉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

○蒙引此乃朱子學易之綱領也　訂疑固是如此亦不盡然也

訂疑上文不復言生六十四者省文故即繼之曰八卦定吉凶若无六十四卦只八卦如何便生吉凶　此處有繫辭一節(好補法)不言者亦省文也又本傳中言繫辭者多矣故不復贅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

龜

本義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云云

進齋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物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縣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為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惟聖人為大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賾者陳而隱者顯矣鈎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

人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

訂疑賾隱猶費隱定吉凶成亹亹者不止蓍龜蓍龜其莫大者指前極數知來之謂占下

雲峯胡氏曰此六者之功用皆大也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蓍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

蒙引備物致用立成器以利天下須有別聖人教人以五穀為粒食以鳥獸為鮮食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是備物致用若夫網罟以佃以魚舟車以濟川引遠弧矢以威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類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也物者天地間見成之物

也器者聖人所制也若单說備物致用似能該得制器今既継
以立成器則五穀六畜之類不可以成器言故須有辨
季彭山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即所謂无有遠近幽深遂知来
物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本義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云云
訂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字當是制字之誤也制蓍龜為卜
筮之用所謂制而用之謂之法也變化圖書皆可則效若蓍龜

只好制而用之說不得則字
生生編河圖洛書當以易之文為據聖人則之而作易何為熟
序疇也
訂疑則河圖洛書之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
之數河圖之五為衍母十為衍子洛書之五為衍母洛書雖无
十然五數亦各含十數也
河圖之說其見于經傳者顧命河圖在東序易傳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論語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但云河圖洛書不云出
于何時也自漢孔安國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
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云伏羲氏継天而王受
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
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說始于安國而劉
向父子班固關朗皆因之朱子據之以解易而劉牧之又兩易
之以十為洛書九為河圖亦不知其何所考以為出于希夷又
引大傳以為二者俱出伏羲時則于易傳為有據矣然考之異
書河圖玉版云倉頡為帝臨于玄扈洛汭之水神龜負書丹甲

青文以授帝路史曰倉頡授河圖緑字而創文字是河圖洛書
出于倉頡之世矣 倉頡在因提紀 名畫記云聖王受命則有龜
字效靈龍圖呈寶巢燧以來皆有之 有巢氏在太昊之前 禮含
文嘉 緯書皆出漢世 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
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 此劉牧所云皆出伏羲時之說所據
魏博士淳于浚以為伏羲因燧皇之圖以制卦 此名畫記所本
河圖挺輔佐 緯書 云天老謂黄帝曰河有河圖洛有洛書天其
授帝圖乎帝往河洛有大魚泝流而泛白圖帝跪受尚書中候
緯書 云黄帝巡洛龜書赤文成字象軒鄭鲂記 未詳 云黄帝受

河圖而定土蘇、伏羲得神蓍而垂皇策、晋志云、黄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漢晋間、又以河圖洛書、皆出黄帝之世矣、帝堯碑云、堯遊于玄河、龍龜負銜投鈐授與、然後受命、合誠圖緯書云、堯母慶都年二十、覩于三河之首、亦龍負圖出、慶都受之、及生堯、如圖云云、述異紀、陶唐世、越裳獻千歳神龜、背有文、紀開闢以來、録為龜曆、握河紀緯書云、堯即政十七年、至于稷、沈璧于河、龍馬銜甲、赤文緑字、自河而出、臨壇吐甲迴遊、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又沈璧于洛、有靈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孫氏瑞應圖云、堯即位、坐河渚、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域、是皆謂圖書出于堯時矣、孝經鉤命決緯書云、舜即位、巡省中河、録圖受文、孝經援神契緯書云、帝舜祇德。至于稷、榮光迭至、黄龍負圖、巻舒至水涘、置舜前、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發圖是河圖又出于舜之世矣、野王符瑞圖云、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藩侯陪位、群公皆就位、如舜、至于日昃、榮光塞河、青雲浮至、青龍銜玄甲臨壇、止、吐圖迴遊、註玄甲所以褁圖、周公與三公視其文、言周世之事、五伯之戒、與秦漢之事、隨巢子姬氏之興也、河出緑圖、又以河圖出周公之世矣、以上諸說紛紛、

臣誕不經、大約謂圖書之事、代皆有之、而朱子特取孔安國劉歆關朗之說、以為圖出于伏羲、書出于禹、以伏羲曾作易、河圖中宮十五、可則為大衍之數、次一二三四、可則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可則為四象之數、而洛書之數、自一至九、與箕子所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數相合、又其為說、文理雅馴、不似諸說之荒唐无稽也、愚獨疑圖出伏羲、至周成王崩時、當有數千百年、中間水火干戈、改革遷徙、不知經幾變故、凡治世之大經大法、如左傳所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遺亡斷滅、孔子時、尚書止存二典三謨、然且殘缺失序、又夏殷之禮、至孔子時、遠者千五六百年、近者千餘年、且不足徵、况河圖朽甲散文、何以獨存、是可疑也、其圖數與卦何取、而伏羲獨取之以畫卦耶、又可疑也、孔子但云聖人則之、不曰則之作何用、亦不曰伏羲、下繫但云伏羲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又何獨斬一語不曰則于河圖也、又可疑也、竊謂河圖洛書、事必有之、但皆出于周公時、非出于伏羲夏禹時也、洛書不知則之何如、或是卜龜之書、亦未可知、但今不可考矣、若河圖則或則之以制大衍之法、揲蓍求卦之法、如本義所云乎、但大傳天一地二章、夫子明言天地之數、又不云河圖

之數也或曰夏商以前皆有卜筮何以定河圖洛書聖人則之
為周公也曰五帝三王不相襲禮制度各別周人不用夏商之
方謂獨用伏羲氏之筮法乎夏商以前自有舊法易書周公自
用周易與大傳所云大衍之數法耳即如今日日者言命卜者
占課豈必一法乎
又按龍馬之說有二握河紀云堯時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自河
而出臨壇吐甲迴遊甲似龜廣九尺有文援神契云舜時龍馬
負圖卷舒至水洋置舜前此二說皆以圖文在甲上龍馬負出
留圖置堯舜前而龍馬銜舊入河去也野王符瑞圖周公時青

龍銜玄甲臨壇止吐圖迴遊註云甲所以裹圖則是圖自圖而
外有甲以裹之也此雖為說稍異然謂龍馬與圖為兩物則同
至宋胡方平號玉齋始謂周禮夏官馬高八尺以上為龍引漢
武帝得神馬于渥洼水中証之武帝自神其事各為神馬以自
欺欺人不可為証臨川吳氏曰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之在
馬背者其旋毛之圖有如星象故謂之圖如此二說則馬又為
陸產之馬特以其異于常馬故神之曰龍其圖則馬背上之旋
毛也而皆不云出于河愚按易傳顧命論語但言河圖不言龍
馬龍馬之說乃出于漢儒孔安國然既云河圖則必出于河无
疑出于河必神物也豈出于河為土人所生得獻之周公遂觀
其圖而則之後龍馬死因取其皮而藏之東序為傳世之寶乎
但皮毛易敝而難久惟甲差可久藏耳然甲久亦必敝東序之
河圖或圖其形于竹木之上以傳後世亦未可知總之物久易
敝其不出于伏羲時亦明矣○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亦不
言圖書出于何代山海經之怪誕亦不載河圖洛書事何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云云
訂疑吉凶悔吝等皆辭也分辭與吉凶而兩釋之何也曰辭者

事類也如潛龍見龍之類是也吉凶占也易中恒有有辭无占
者如坤之初上之類是也知者玩其辭吉凶可知然亦有辭相
似而吉凶反者如大畜九二之輿說輹與小畜九三同而九二
曰中无尤九三曰不得進而為所畜泰六四之不富以其鄰與
謙六五同而六四為失實六五為无不利故必定之吉凶以斷
之然間有不言吉凶者或傳久而脫亡也故漢書藝文志劉向
以中古文易經較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
古文同以此言之其不言吉凶者安知非脫失乎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

訂疑本義云云亦欠斟酌章內易有太極云云易有四象云云
豈不言畫卦繫辭乎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釋大有上九爻義云云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

鼓之舞之以盡神

疏非惟立象以盡聖人之意又設卦以盡百姓之情偽變謂化而裁之通謂推而行之訂疑確

本義言之所傳者淺云云

訂疑變通以事言本第五章通變之謂事確不可易矣變通二字平對疏以下文解之是也

朱子曰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

吳臨川曰盡情偽謂六十四卦各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其情之本乎性而善者曰情拂乎性而不善者曰偽

訂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則天下之情偽千態萬狀聖心已自了然但兩儀四象不足以盡其變故加之爲八卦而從順動入陷麗止說之情已盡天下之情偽雖則千態萬狀不過此八者盡之矣況又加之爲六十四卦而情偽有不盡者乎本義設卦即下文存乎卦之卦繫辭即下文存乎辭之辭下文卦即象也辭即爻也正應此二字卦下亦有辭爻中亦有情偽對舉之互文也聖人作易以盡情偽知者觀其彖辭雖思過半若止有卦无辭亦何能盡情偽而前民用使之因貳以濟行乎

臨川吳氏曰盡意盡情偽盡言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恐其有所未盡于是作揲蓍十有八變之法使其所用之策往來多少相通不窮而其所得之卦一可變爲六十四亦相通不窮其象其辭皆可通用而不拘于一則其用愈廣而足以盡利矣

訂疑吳氏之說今多從之然于本義不合本義云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又曰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指莫大乎四時也此章以人言只說以事言以人言何嘗云以卜筮言也後篇云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即此所謂以事言以人言其言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即此以盡利也但彼指三聖言此指易言耳其曰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止與此變通二字合若指揲蓍老少
之變言則久字如何解此章盡利字如何解前章通變之謂事
事字如何解又云卦一可變為六十四亦非其云辭皆可通用
則是

蘆中庵曰有象卦辭而无變通則易為確定之物不能相通不
足適用矣何利之有利是便利之利无適不順也言隨時變通
而適于用也

訂疑本義序云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
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
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即變通盡利之意

蒙引書不盡言繫辭亦書也如何盡言蓋易書是稽實待虛凡
依卦爻之象說箇道理隨甚樣事都該得隨甚樣人都應得所
以能盡其言

訂疑人用易須有變通之法方可如不能變通易之辭豈能恰
好合着那人事

臨川吳氏曰民皆无疑而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
疾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其孰
使之者所謂神也　訂疑此却乇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
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本義緼所包蓄者云云

蒙引語錄云緼綿絮胎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
皆坤可見此乾坤通指百九十二陽爻百九十二陰爻而言也
○易之緼乾坤指六十四卦之陰陽言乾坤其易之門乾坤專
指初始陰陽二畫言謂之緼者易中之所包蓄也故曰易之所
有陰陽而已謂之門者易諸卦之從出也故曰諸卦剛柔之體
皆以乾坤合德而成

訂疑本義易字指揲蓍而言蒙引從之愚謂易指易書言乾坤
成列如圖說所列六十四卦之次序也易立乎其中言圖雖无
文而卦爻之辭其理已具于此中也乾坤毀无以見易謂卦畫
不立則卦爻之辭无所繫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謂既无易書
則卦畫雖存後世亦將見其无文而廢之矣觀後世易書兩經
十翼見在而先天卦圖自程子以前世已不傳經生家只就經
文傳誦不知尋其作易之本原而伏羲四圖乃邵子得之李之
才之才得之穆脩脩得之陳摶摶不知得之何人朱子以為自
道家丹術中得之謂參同契也夫四圖為易之根本學易之家

皆不存之而使存之道冢書中有經有傳而卦圖且幾乎息況
无經文而圖畫其何以得存乎故此節言乾坤毁則无以見易
言象之不可以不立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言象既立
猶不可以不繫之辭也朱子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
只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又曰此易只是說易之書此
段極是不知作本義時何以又就變化說
潜室陳氏曰此掾先天圖言謂落筆之初陽畫在右陰畫在左
只此二畫分左右成行列而一部易書已在其中設若當時分
此兩畫不成則易書无自而見便是乾坤毁无以見易設若當

時作此易書不成則二畫幾乎歇滅无用便是易不可見則乾
坤息　訂疑此亦以易作易書說但乾坤專指奇耦一畫把中間
四象八卦六十四卦都丟過去便說易書則非也
說統此章都就卦說不復及蓍　訂疑此謂不復及蓍極是但專
言卦不及辭亦非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程子曰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朱子曰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
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說截攔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

别得一箇界限至分明
本義卦爻陰陽云云至道也　訂疑開口即就卦爻說亦非
蒙引道无形者也卦爻有形者也始初聖人因見天地間有許
多道理故設為卦爻以裁之即所謂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
情僞者也如乾道大通而至正形而上者也而六畫奇之卦
形而下者也如坤道之順而健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耦之卦
形而下者也如初陽在下之理形而上者也以初九一畫象之
形而下者也剛健中正出潜離隱之理形而上者也以九二一
爻象之形而下者也諸卦爻皆然此乃本義之正意其後先儒

引用或以太極為形而上者陰陽為形而下者則皆是借用之
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本指蓍卦　訂疑卦字當係先儒盡借以
論人心亦无不可
訂疑此節亦是逆說云云畢然後以易理貼之如上章闔戶節之
例
本義因其自然之化而裁之云云至以人言
訂疑說化字或无而夫只當分外字非也化字與推字舉字為
例雖不甚有為作然亦不是與裁字絕不相屬
問只是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謂之道就

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是裁行措這道朱子曰然 訂疑以化字爲裁字極是本義如何却把化字截出另作一小讀

又曰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于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爲四時一時裁爲三月一月裁爲十二時此是變也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行之即是通 擇化裁等項權當精詳

訂疑朱子欠分曉愚謂化而裁之是方經營區處是成箇規模

片段然此時有幾番安排易置故謂之變推而行之是以此見于事爲看是如何行得好時便是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是自已行得妥當无有難通悖謬處了方舉而措之天下之人使大家通行謂之事業如議禮制度先須斟酌裁定是化而裁之本諸身是推而行之徵諸庶民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此是就制作之聖人說如堯之命羲和治曆先將曆象日月星辰閏月歲時安排停當是化而裁之乃分命四人定四隩以殷正四時而驗其合否是推而行之後來見得无有差錯節氣時物皆應其曆然後制爲定法以授民時而垂之永久是舉而借之天下之民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義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又曰推而行之便是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 訂疑此條是就易上貼之然必于泛言後貼入方好

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至于无入而不自得是通否曰然 訂疑此說大非

梁山來氏曰此五謂言天地間之正理聖人之教化禮樂刑賞

皆不過此至于下文六存方說卦爻不然下文化而裁之二句說不去矣

訂疑來氏之說確極今人于此節便說向易上去則下文化而裁之二句便殺了此由朱子小註而誤也小註乃暫就易上說簡例耳若就揲蓍上說則大謬矣此章原不言卜筮也○易中亦有道器變通事業前後章多言之但此節乃泛言以起下文耳

說統說者因泥上文變通盡利句在蓍策上說而以易立乎其中易字做蓍策變化〻裁推行亦俱從蓍策上說不知此章與

揲蓍全无干預化裁之變推行之通卽盡利之變通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重出以起下文 訂疑此本疏說東萊呂氏草廬吳氏皆云
四字衍文是也
臨川吳氏曰謂之象申說卦以盡情僞一句繫辭焉以斷其吉
凶申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 訂疑亦申立象以盡意一句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卦卽象也爻卽辭也
訂疑卦中亦有辭爻中亦有象對舉之互文也
朱子曰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辭說出天下之動如
鼓之舞之相似
訂疑極天下之賾亦如說卦所列者是也聖人雖見天下之賾
而立象以盡意然不得後人究極出來亦何由見其能類萬物
之情乎夫子說卦一傳正就卦中極天下之賾也爻亦可極天
下之賾卦亦可鼓天下之動對舉之互文也
程敬承曰聖人見天下之賾見賾之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

之皆道也惟見道于賾而立卦故卦可用以極賾惟見道于動
而繫辭故辭可用以鼓動 訂疑確極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義卦爻之所以通變者在人云云○朱子曰神而明之一段
却與形而上者謂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變通事
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至神而
明之又是自至粗處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
又微矣
訂疑此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章同一陰一陽之謂道至謂之
盛德自至隱以至至費也自生生之謂易至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自至粗以至至精也與中庸一書相似中庸首言一理中散
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而又引三詩以贊歎之至无聲无臭而
後已焉
首節言變而通之以盡利言聖人設為變之通之之○法使人變
通以求易也所謂以一時而索卦以一事而明爻非易也化而
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釋上文變通二字之義也輕輕
泛言之如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云ゝ不過承上起下之意原无工夫當與下節謂之象謂之爻同例不過起下文耳亦如中庸中和一節不過為下文致中和三句張本也存乎變存乎通方說學易者身上說言人之于易其能觀象玩辭而化裁推行之者以其有得于聖人所設變通之法也變通二字且淺ゝ說以為下文神而明之ゝ地若无下文神而明之一句則存乎變存乎通自宜無神而明之ゝ意下文既有神而明之一句則變而通之自應淺說矣理勢不得不如此此如中庸誠形着明動變化共六層孟子只云至誠能動便完則誠字便無形着明動字便無變化了

蒙引黙而成之不言而信二句要為神而明之ゝ地神而明之用易之際變通之時也黙而成之不言而信以其平時理得于心而有其德理措于事而有其行德行之人雖端居无事无所取筮決方寸虛明萬善俱足无所虧缺絶无事于言說而其理皆實居之安資之深可以左右逢源其德行如此此其所以用易之際便有以神而明之也

右第十二章

卷之十二終